漢魏名文乘不分卷（三）

〔明〕張運泰　余元熹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漢魏名文乘無卷數》提要

鹽鐵論序

張子曰余嘗謂文學政事孔門設教判為兩科要之皆儒者之能事通一無閡者也是故學優乃仕仕優乃學此烏可以偏業

語之哉借所謂文學云者而不通政事則空言無當殆非達儒之謂矣余於桓氏鹽鐵論不獨好其文蓋多其善言政事焉夫君子非患不文也患不適用耳

乃世之策士云者徒騁章句之學而中無卓見牽合雷同阿徇逢迎多所顧忌不能一張膽正言吐露忠赤畢展其志何者大抵以干祿為累得失動心雖欲抗論不可得已苟如是則上負天子下負所學是尚可以為士乎夫士貴立志亦貴養氣志不立則中懦氣不養則外怯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

志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且云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盖君子求諸己而已其用其舍其得其失當自有任其責者於我何與焉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遇孟子亦奔走齊梁所如不合道之不行豈孔孟之罪哉然萬世之下六經聯如七篇具在道賴以傳至今不泯說者謂夫子賢

於堯舜孟子功不在禹下信哉言也漢興百有餘載敦尚儒術文學賢良皆誦法孔孟知所自也其議罷鹽鐵酒榷均輸憤切時政貫綜國體至能以章布直

詆公卿辯難侃侃無少假借不降其志不餒其氣雖古稱國士何以加爲當其時雖不見用卒乃賴桓氏采錄為書遂至不朽後之儒者試取而讀之不以俗

學自困則志意奮揚待問而發臨文不遜盡言不諱將以堯舜待其君伊周待其相孔孟待其身又何疑懼之有如其不遇則從吾所好簞瓢陋巷帶索鼓琴

以詠先王之風不肰或撰造一家之言建不朽之業寄知音於後世亦可矣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之謂也蓋古之人得志則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

於世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囂囂如也何必枉道求合哉夫一言之間推見心術窺測至隱若是乎言之不可不慎也漢武帝時頗多策士後先奏對

各異其說董生一言主正公孫氏一言主和至觀其終世行業亦以類判如其所言自此以降則文學賢良茂陵唐生九江祝生劉子雄魯萬生者穀稱孝昭

之世跡其行事雖不少概見然深考其說立意較然不詭於道其為孔孟之徒也必矣余嘗師事涇野呂公西玄馬公學儒者言勗余以立志養氣之說自

孔孟求之毋曲學以阿世及指稱漢代作者此書為冣其言治理誼可施設儒者之能事畢在是也嗟乎哲人既逝雅訓猶存不敢廢墜謹為註釋因著其說

如此若鹽鐵終始之詳余別有序姑藏之山中以俟知者此不具載云嘉靖癸丑閏三月朔旦

雲間張之象序

鹽鐵論總目

竟

鹽鐵論卷一

漢　汝南桓寬著

明　竟陵鍾惺評

本議第一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車千秋傳曰：武帝疾，立皇子鉤弋夫人男為太子，拜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並受遺詔，輔道少主。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政事壹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始元六年，昭帝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起焉。）

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坊（古防字）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食貨志曰：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煑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煑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武帝紀曰：天漢三年春二月，初榷酒酤。是時桑弘羊為大司農，蓋其所建也。應劭曰：縣官自酤榷賣酒，小民不得復酤也。韋昭曰：榷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榷，獨取其利，有若渡水之榷，因立名焉。史記平準書曰：元封元年，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代孔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眾。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愨。（愨音確）民愨則財用足，民侈則饑寒生。願罷鹽鐵、酒榷、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

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為暴於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為虜所係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先帝，漢武帝也。戍音恕，守邊也，從人持戈為意。）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蕃貨長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乘城，謂登城而守之也）饑寒於邊，將何以澹（古贍字）之？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故善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陳。（陳，古陣字）修之於廟堂，而折衝還（音旋）師。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

大夫曰：匈奴桀黠，（音轄。謚法云：賊人多殺曰桀）擅恣入塞，犯厲中國，殺伐郡縣、朔方都尉，甚悖不軌，（軌，法也）宜誅討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澹，（澹，古贍字。元元，庶民也）不忍暴士大夫於原野，縱然被（音披）堅執銳

有北面復匈奴之志又欲罷鹽鐵均輸憂邊用損武略無憂邊之心於其義未便也

文學曰古者貴以德而賤用兵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廢道德而任兵革興師以伐之屯戍而備之暴兵聚師以支久長轉輸糧食無已使邊境之士饑寒於外百姓勞苦於內立鹽鐵始張利官以給之非長策也故以罷之為便也

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萬貨農商工師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李奇曰深幣有不便於時則變更通利之使民樂其業而不倦也）故工不出則農用乏商不出則寶貨絕農不出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故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夫道民以德則民歸厚示民以利則民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老子曰貧國若有餘非多財也嗜欲衆而民躁也（賈逵曰躁擾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禮義防民欲實菽粟貨財市商不通無用之物工不作無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鬱滯工所以備器械非治國之本務也

大夫曰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蜀之丹漆旄羽荊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柟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絺紵養生送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貨殖傳曰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故聖人作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贍溪壑（淮南氾論曰霤水足以溢壺榼江河不能實漏卮王符曰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是以盤庚萃居（殷紀曰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乃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於是乎復興）舜藏黃金（泰族訓曰舜深藏黃金於嶄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排困市井（排斥）坊塞利門而民猶為非也況上之為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民罪梯者也（管子曰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 梯階也）

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

委府于京以籠貨物(籠包舉也)。賤即買，貴即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貿利(如淳曰牟取也)，故曰平準(白縣官天子也張晏曰不斥言天子謂之縣官也)。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為民罪梯者也。

文學曰：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紅(音工)効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音澗)者，郡國或令(平聲)民作布絮，吏恣留難，與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為耳。行姦賣平，農民重(平聲)苦，女紅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躍(司馬貞曰騰躍者謂物踊貴而價起)。騰躍，則商賈侔利自市(行貨曰商坐販曰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古音)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去)利而賈萬物也。

鹽鐵論　卷一　五

力耕第二

大夫曰：王者塞天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民。豐年歲登，則儲積以備乏絕；凶年惡歲，則行幣物，流有餘而調不足也。昔禹水湯旱，百姓匱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歷山之金，湯以嚴山之銅，鑄幣以贈其民，而天下稱仁。往者財用不足，戰士或不得祿，而山東被災，齊、趙大饑(穀梁傳曰五穀不熟為大饑)，賴均輸之蓄，倉廩之積，戰士以奉，饑民以賑。故均輸之物，府庫之財，非所以賈萬民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賑困乏而備水旱之災也。

文學曰：古者什一而稅，澤梁以時入而無禁，黎民咸被南畝而不失其務。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湯所以備水旱而安百姓也(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周書之曰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五年之積者霸無一年之積者亡)。草萊不闢，田疇不治，雖擅山海之財，通百味之利，猶不能澹也。是以古者尚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趣時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梁簡文帝曰九年之水不傷堯[illegible]七戒之旱無累湯朝)。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詩云：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也。

大夫曰：賢聖治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昔管仲以權譎伯(音霸)，而范氏以強大亡(出公十七年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為邑)。使治家養生必於農，

鹽鐵論　卷一　六

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為庖。故善為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虛蕩其實。今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汝漢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羌胡之寶也。夫中國一端之縵。音曼繒之無紋者也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贏音騾驢馲音宅駝。銜尾入塞。贏驢植而馬生也馲駝古本作橐陀言能負橐而佗物也驒音駄騱音奚騵音元馬。盡為我畜。驒騱古本作騨奚駏驉類也鼲音渾鼦音貂狐貉采旃文罽音計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為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詩曰。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文學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偽。故君子耕稼佃漁。其實一也。商則長音掌詐。工則致罵。內懷闚闞而心不作。闚闞私視也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昔桀女樂充宮室。文繡衣裳。故伊尹高逝遊亳。音薄而女樂終廢其國。管子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亳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亳而用有餘天非獨為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為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費時也今贏驢之用。不中去聲牛馬之功。鼲鼦旃罽。不益錦綈之實。綈音提厚繒也美玉珊瑚出於昆山。珠璣犀象出於桂林。此距漢萬有餘里。計耕桑之功。資財之費。是一物而售音受百倍其價。一也。一揖而中萬鍾之粟也。中去聲當也夫上好珍怪。則淫服下流。貴遠方之物。則貨財外充。是以王者不珍無用。以節其民。不愛奇貨。以富其國。故理民之道。在於節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韓詩曰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為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為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百步為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為百畝八家為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為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為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

大夫曰。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故聖人因天時。知去聲者因地財。上士取諸人。中士勞其形。長沮桀溺。無百金之積。蹠蹻之

徒。蹻音腳無猗頓之富。長沮桀溺楚隱者盜蹠莊蹻大為盜者也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宛周齊魯。商徧天下。故乃賈之富。或累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致也。羨饒也富國何必用本農。此言豈可出口足民何必井田也。

文學曰。洪水滔天。而有禹之績。河水泛濫。而有宣房之功。河渠書曰漢武元光中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於是天子自臨決河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導河北行商紂暴虐。而有孟津之誅。天下煩擾。而有乘羨之富。夫上古至治。民樸而貴本。安愉而寡求。愉樂也當此之時。道路罕行。市朝生草。故耕不強者無以充虛。織不強者無以掩形。雖以湊會之要。陶宛

之術無所施其巧自古及今不施而得報不勞而有功者未之有也（耕之為事也勞織之為事也擾而況不含者以始初甚勞終必利也）

通有第三

大夫曰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富冠（去）海內皆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衢跨街衝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術數不在勞身利在勢居不在力耕也（貨殖傳曰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文學曰荊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燔萊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廣而饒材然後呰窳偷生（呰音紫弱也窳音庾病也徐[illegible]曰呰窳苟且惰懶之謂也）好衣甘食雖白屋草廬歌謳鼓琴日給月單（單通作殫盡也）朝歌暮戚趙中山帶（遮也）大河纂（集也）四通神衢當天下之蹊商賈錯於路諸侯交於道然民淫好（去）末侈靡而不務本田疇不修男女矜飾家無斗筲鳴琴在室是以楚趙之民均貧而寡富宋衛韓梁好本稼穡編戶齊民無不家衍人給故利在自惜不在勢居街衢（顏師古曰編戶列於籍為[illegible]也如淳曰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富在儉力趣時不在歲司羽鳩也（左傳曰魯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而鳥名曰鳳鳥氏玄鳥氏青鳥氏丹鳥氏祝鳩氏鴡鳩氏鳲鳩氏爽鳩氏鶻鳩氏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

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阯有大

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也。今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用。而曹衛梁宋采棺轉尸。江湖之魚。萊黃之鮐(台音)不可勝食。而鄒魯周韓藜藿蔬食。天下之利無不贍。而山海之貨無不富也。然百姓匱乏。財用不足。多寡不調。而天下財不散也。

文學曰。古者采椽不斲(卓音)。茅屋不翦。衣(去)布褐。飯(上)土硎。鑄金為鉏(鋤音)。埏(延音)埴(植音)為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物。各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壞而競於淫靡。女極纖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尚珍怪。鑽山石而求金銀。沒深淵求珠璣。設機陷求犀象。張網羅求翡翠。求蠻貊之物以眩中國(眩亂也)。徙邛(渠容切)筰(作音)之貨。致之東海。交萬里之財。曠日費功。無益於用。是以褐衣匹婦。勞罷(疲音)力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溢利。節漏費。溢利禁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用給。是以生無乏資。死無轉尸也(轉棄也)。

大夫曰。古者宮室有度。輿服以庸。采椽茅茨。非先王之制也。君子節奢刺儉。儉則固。昔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為作也(蟋蟀詩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管子曰。不飾宮室則材木不可勝用。不充庖廚則禽獸不損其

壽。無味利則本業所出。無黼黻則女紅不施。故工商梓匠。邦國之用。器械之備也。自古有之。非獨於此。弦高販(上)牛於周。五羖賃車入秦。公輸子以規矩。歐冶以鎔鑄。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農商交易。以利本末。山居澤處。蓬蒿墝(敲音)埆。財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獨衍。少者不多饉。若各居其處。食其食。則是橘柚不鬻(育音粥也)。朐(劬音)鹵(魯音)之鹽不出。旃罽不市。而吳唐之材不用也。

文學曰。孟子云。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斧斤以時入。材木不可勝用。佃漁以時。魚肉不可勝食。若則飾宮室。增臺榭。梓匠斲(卓音)巨為小。以圓為方。上成雲氣。下成山林。則材木不足用也。男子去本為末。雕文刻鏤(漏音)。以象禽獸。窮物究變。則穀不足食也。婦女飾微治細。以成文章。極技盡巧。則絲布不足衣也。庖宰烹殺胎卵。煎炙齊(去)和(去)。窮極五味。則魚肉不足食也。當今世非患禽獸不損。材木不勝。患僭侈之無窮也。非患無旃罽橘柚。患無狹廬糟糠也。

鹽鐵論卷二

漢 汝南 桓寬 著
明 竟陵 鍾惺 評

錯幣第四

大夫曰。交幣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幷也。計本量委。民有饑者。穀有所藏也。管子曰令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令君鄉糴籍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入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故為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則君雖強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 知能夫者有百人之功。愚者不更本之事。人君不調。民有相妨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

不厭糟糠也。民大富則不可以祿使也。大強則不可以威罰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齊。故人主積其食。守其用。制其不足。禁溢羨。厄利塗。說文曰厄塞也 然後百姓可家給人足也。

文學曰。古者貴德而賤利。重義而輕財。三王之時。迭盛迭衰。衰則扶之。傾則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教。恭讓之禮。粲然可得而觀也。及其後。禮義弛崩。風俗滅息。故自食祿之君子。違於義而競於財。大小相吞。激轉相傾。此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無以充虛蔽形也。古之仕者不穡。田者不漁。抱關擊柝。皆有常秩。不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愚知同功。不相傾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

會當不物鹽非一遺宋斗為甚

伊寡婦之利。言不盡物也。

大夫曰。湯文繼衰。漢興乘弊。一質一文。非苟易常也。俗弊更法。非務變古也。亦所以救失扶衰也。故教與俗改。弊與世易。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物極而衰。終始之運也。故山澤無征。此亦不可 則君臣同利。刀幣無禁。則姦貞並行。夫臣富相侈。下專利則相傾也。

文學曰。古者市朝而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貿絲而已。貿易財也交互之義 後世即有龜貝金錢刀布之幣。交施之也。幣數音朔變而民滋偽。司馬貞曰古者寶龜貨貝食貨志有十朋五貝皆用為貨貝各有多少兩貝為朋故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直二千

一百六十已下各有差也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故周有泉府之官刀者錢也食貨志有契刀錯刀契刀長二寸直五百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其形如刀故曰刀以其利於人也布泉者言貨流布故同點有三夫之布食貨志貨布長二寸五分首長八分足枝長八分布者布於民間也 夫救偽以質。防失以禮。湯文繼衰。革法易化。而殷周道興。漢初乘弊。而不改易。畜利變幣。欲以反本。是猶以煎止燔。以火止沸也。上好禮則民闇飾。上好貨則下死利也。

大夫曰。文帝之時。縱民得鑄錢冶鐵煑鹽。吳王擅鄣海澤。鄧通專西山。山東姦猾咸聚吳國。秦雍漢蜀因鄧氏。吳鄧錢布天下。故有鑄錢之禁。禁禦之法立而姦偽息。姦偽息則民不期於妄得而各務其職。不反本何為。故統一則民不二也。幣由上則下

不疑也

文學曰往古幣眾財通而民樂其後稍去舊幣更行白金龜龍民多巧新幣幣數易而民益疑食貨志曰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因有司言又造銀錫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龍文直三千其二馬文直五百其三龜文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於是廢天下諸錢而專命水衡二官作吏近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輕重農人不習民行法之難物類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姦真商賈以美貿惡以半易倍買則失實賣則失理其疑惑滋益甚夫鑄偽金錢以有法而錢之善惡無增損於故擇錢則物稽滯而用人尤被其苦

春秋曰算不及蠻夷則不行故王者外不鄣海澤以便民用內禁刀幣以通民施

禁耕第五

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函匣匣一作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朐音劬邴邴音丙人君有吳王皆鹽鐵初議也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民賑澹窮小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貨殖傳曰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故曰以與富六脂朐故曰朐邴吳王閉游以鑄錢煮海國用益饒驕恣不朝陰懷逆謀夫不蚤絕其源而憂其末若決呂梁沛然其所傷必多矣太公曰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諸侯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今放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暴強遂其

貪心眾邪群聚私門成黨則彊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也

文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墻為藏閉天子以海內為匣匱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音件鑰曰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為主也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高論曰歐一作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墻而不在朐邴也

大夫曰山海有禁而民不傾貴賤有平而民不疑縣官設衡立準人從所欲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去之則豪民擅其用而專其利決市閭巷高下在口吻（音刎）貴賤無常端坐而民豪是以養彊抑弱而藏於跖也彊養弱抑則齊民消若眾穢之盛而害五穀一家害百家不在朐邠如何也

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也鐵器者農夫之死生也死生用則仇讐滅仇讐滅則田野闢田野闢則五穀熟而寶路開寶路開則百姓澹而民用給民用給則國富國富而教之以禮禮則行道有讓而工商不相豫人懷敦樸以自相接而莫相利夫秦楚燕齊土力不同剛柔異勢巨小之用居局之宜黨殊俗易各有所便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民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音疲）於野而草萊不辟草萊不辟則民困乏故鹽冶之處大校皆依山川近鐵炭其勢咸遠而作劇郡中卒踐更者多不勘責（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十是為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取庸代縣邑或以戶口賦鐵而賤平其準良家以道次發僦（音就賃也）運鹽鐵煩費邑或以戶百姓病苦之愚竊見一官之傷千里未睹其在朐邴也

復古第六

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歸言鹽鐵令品令品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眾無妨於民而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煩苦之今意總一鹽鐵非獨為穀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去聲）朋黨禁淫侈絕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為（去聲）下之專利也山海之利廣澤之畜天下之藏（去聲）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司農以佐助百姓浮食豪民好欲擅山海之貨以致富業役利細民故沮事議者眾鐵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眾庶所宜事也往者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採鐵石鼓鑄煑鹽一家聚眾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收放流人民也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偽之業遂朋黨之權其輕為非亦大矣今自廣進賢之途揀擇守尉不待去鹽鐵而安民也

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音砌）之術也不可以久行而傳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國子民之道也詩云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善為權利者孝武皇帝攘九夷平百越師旅數起糧食不足故立田官置錢入穀射官救急澹不給今陛下繼大功之勤養勞勸之民此用

橐蠹之時（蟬名曰橐蠹米使橐爛 消卓於橐彩粥蚀也）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
除害輔明主以仁義修潤洪業之道明主即位以來六年于茲公
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人人權縣（音懸）太久民良望於
上陛下宣聖德昭明光令郡國賢良文學之士乘傳（去聲）詣公車議
五帝三王之道六藝之風冊（通作策）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粲然
（律曰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今公
卿辨議未有所定此所謂守小節而遺大體抱小利而忘大利者
也

大夫曰宇宙之內燕雀不知天地之高也坎井之鼃（音蛙）不知江

海之大窮夫否婦不知國家之慮負荷之商不知猗頓之富先
帝計外國之利料吳越之兵兵敵弱而易制用力少而功大故
因勢變以主四夷地濱（通作近也）山海以屬長城北略河外開路
匈奴之鄉功未卒善文王受命伐崇作邑於豐武王繼之載尸
以行破商擒紂遂成王業曹沫棄三北之恥而復侵地管仲負
當世之累而立霸功故志大者遺小用權者離俗有司思師望
之計（師望太公呂望也）遂先帝之業志在絕胡貉擒單于故未遑扣
扃之義而錄拘儒之論（劉向曰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
文學曰鷰鵲離巢宇而有鷹隼（音笋）之憂坎井之鼃離其居而有蛇

鼠之患況翱翔千仞而游四海乎其禍必大矣此李斯之所以折
翼而趨高陵淵也聞文武受命伐不義以安諸侯大夫未聞弊諸
夏以役夷狄也昔秦常舉天下之力以事胡越竭天下之財以奉
其用然終不能畢而以百萬之師為一夫之任此天下共聞也且
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弊此百姓所疾苦而拘儒之所憂也

非鞅第七

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敎。姦僞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强。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於國。無害於人。百姓何苦爾。而文學何憂也。

文學曰。昔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愚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新序雜事篇曰、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爲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耶、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布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夜之有長短也。商鞅峭法長（音掌）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吳起長（音掌）兵攻取。楚人騷動。相與泣悼王。其後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音烏）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也。今商鞅之冊任於內。（冊通作策）吳起之兵用於外。行者勤於路。居者匱於室。老母號泣。怨女歎息。文學雖欲無憂。其可得也。

大夫曰。秦任商君。國以富强。其後卒并六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道不行。諸侯叛弛。宗廟隳亡。春秋曰。末言介。祭仲亡也。夫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椎車之蟬攫。（音卿、古本作蟬匷、淮南說林訓曰、古之所爲不可更、則椎車至今無蟬匷、許注曰、蟬匷、車輞也、匷當讀如矍）負子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雖有裨諶之草創。無子產之潤色。有文武之規矩。而無周呂之鑿枘。（爲音）則功業不成。今以趙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猶以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

文學曰。善鑿者建周而不拔。善基者致高而不蹶。伊尹以堯舜之道爲殷國基。子孫紹位。百代不絕。商鞅以重刑峭法爲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刑既嚴峻矣。又作爲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賦斂既煩數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說容言。崇利而簡義。高力而尚功。非不廣壤進地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爲秦開帝業。不知其爲秦致亡道也。狐剌（音卿）之鑿。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枘。（爲音）畚（音本）土之基。雖良匠不能成其高。譬如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雖有十子產如之何。故扁鵲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國也。

大夫曰言之非難行之為難故賢者處實而效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假當世之權為秦致利成業（司馬貞曰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也）是以戰勝攻取并近滅遠乘燕趙陵齊楚諸侯斂衽西面而向風其後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若壞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遺謀備飾素循也故舉而有利動而有功夫（音扶）蓄積籌策國家之所以強也故弛廢而歸之民未覩巨計而涉大道也

文學曰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無功也威天下非不強也諸侯隨風西面非不從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

鹽鐵論　卷二　十一

鞅以縱數危秦國家恃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衆敗此所謂攣朐之知（去聲）而愚人之計也（攣手之曲朐明曲也也）夫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先合而後忤初乘馬卒必泣血此之謂也（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小人乘非其位不可長也）言

大夫曰淑好之人戚施之所妬也賢知之志闒（音遝）茸之所惡也（詩解曰戚施不能仰酌房也李善曰非偃蠖也呂忱字林曰闒茸不肖也闒）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動而地割兵休而國富孝公大悅封之於商安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傳後世世人

不能為是以相與嫉其能而疵其功也

文學曰君子進必以道退不失義高而勿矜勞而不伐位尊而行（去聲）恭功大而理順故俗不疾其能而世不妬其業今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為俗欺舊交以為功刑公族以立威無恩於百姓無信於諸侯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雖以獲功見封猶食毒肉愉飽而罹其咎也蘇秦合從連衡統理六國業非不大也桀紂與堯舜並稱至今不亡名非不長也然非者不足貴故事不苟多名不苟傳也

大夫曰縲紲不能自分於緇墨聖賢不能自理於濁世是以箕

鹽鐵論　卷二　十二

子執囚比干被刑伍員相闔閭以伯夫差（去聲）不道而殺之樂毅信功於燕昭而見疑於惠王人臣盡節以徇名遭世主之不用大夫種輔翼越王為之深謀卒擒強吳據有東夷終賜屬鏤而死驕主背恩德聽流說不計其功故也豈身之罪哉

文學曰比干剖心子胥鴟夷（吳越春秋曰子胥伏劍死吳王乃取子胥之尸盛以鴟夷之器投之江）非輕犯君以危身強諫以干名也憯怛之忠誠心動於內憂之禍發於外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君子能行是不能禦非雖在刑戮之中非其罪也是以比干死而殷人怨子胥死而吳人恨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於私仇故孝公卒之日舉國而攻之

東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歎曰嗟乎為政之弊至於斯極也李斯車裂族夷為天下笑斯人自殺非人殺之也

鹽鐵論卷二

鹽鐵論卷三

漢　汝南桓　寬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晁錯第八

大夫曰春秋之法君親無將將而必誅（顏師古曰將謂有其意也）故臣罪莫重於弑君子罪莫重於弑父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招四方游士山東儒墨咸聚於江淮之間講議集論著書數十篇然卒於背義謀變法易常不用制度迫蹙宗族侵削諸侯蕃臣不附骨肉不親吳楚積怨斬錯東市以慰三軍之士而謝諸侯斯亦

在人在我實也

誅秦之平

文學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流曾子不入勝母之閭名且惡之而況為不臣不子乎（叢談曰邑名勝母曾子不入名盜泉孔子不飲其能也）是以孔子沐浴而朝告之哀公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傳曰君子可貴可賤可刑可殺而不可使為亂（司馬氏曰在物者有命故可貴可賤可生可殺在己者有義故不可使為亂也）若夫外飾其貌而內無其實口誦其文而行不由其道是盜固與盜而不容於君子之域春秋不以寡犯眾誅絕之義有所止不兼怨惡也故舜之誅誅鯀其舉禹夫以璵璠之玼而棄其璞以一人之罪而兼其眾則天下無美寶信士也（淮南子曰夏后之璜不能無玼明月之珠不能無瑕）

鼂生言諸侯之地大富則驕奢急則合從故因吳之過而削之會稽因楚之罪而奪之東海所以均輕重分其權而爲萬世慮也弦高誕於秦而信於鄭（秦穆公興兵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以存鄭國）鼂生忠於漢而讎於諸侯（鼂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欲請削地以尊京師也）人臣各效其主爲其國用此解揚之所以厚於晉而薄於荊

刺權第九

大夫曰今夫越之具區楚之雲夢宋之鉅野齊之孟諸有國之富而伯王之資也人主統而一之則強不禁則亡齊以其腸胃予人家強而不制枝大而折幹以專巨海之富而擅魚鹽之利也勢足以使衆恩足以卹下是以齊國內倍而外附權移於臣政墜於家公室卑而田宗強轉轂游海者蓋三千乘失之於本而末不可救（齊世家曰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爲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盛彊民思田氏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今山川海澤之原非獨雲夢孟諸也鼓金煮鹽其勢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姦猾交通山海之際恐生大姦乘利驕溢敦樸滋僞則人之貴本者寡大農鹽鐵丞孔僅等上請願募民自給費因縣官器煮鹽予用以杜浮僞之路由此而觀之令意所禁微有司之慮亦遠矣

文學曰有司之慮遠而權家之利近令意所禁微而僭奢之道著自利害之設三業之起貴人之家雲行於塗（如淳曰如雲而行言其衆多也）轂擊於道（顏師古曰轂擊言車乘交錯其轂相擊也）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澤擅官市非特巨海魚鹽也執國家之柄以行海內非特田常之勢陪臣之權也威重於六卿富累於陶衛（魏冉封陶商鞅封衛）輿服僭於王公宮室溢於制度

并兼列宅，隔絕閭巷，閣道錯連，足以游觀，鑿池曲道，足以騁鶩，臨淵釣魚，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蹋（音遝）鞠鬬雞，（蹋鞠以革為圓囊實以毛髮蹵蹋為戲）中山素女撫流徵（音紙）於堂上，鳴鼓巴歈（音俞）作於堂下，（宋玉曰歌於郢中者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和者止數人其曲彌高其和彌寡西域傳云巴歈二州名其人善舞）婦女被羅紈，婢妾曳絺紵，子孫連車列騎，田獵出入，畢弋捷健。是以耕者釋耒而不勤，百姓冰釋而懈（音懈）怠，何者？已為之而彼取之，僭侈相效，上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偽而罕歸本也。

大夫曰：官尊者祿厚，本美者枝茂。故文王德而子孫封，周公相而伯禽富。水廣者魚大，父尊者子貴。傳曰：河海潤千里，盛德及四海，況之妻子也。故夫貴於朝，妻貴於室，富曰苟美，古之道也。孟子曰：王者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居編戶之列，而望卿相之子孫，是以跛（音波）夫之欲及樓季也，（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無錢而欲千金之寶，不亦虛望哉！（何言之○隨）

文學曰：禹稷自布衣，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故起而佐堯，平治水土，教民稼穡，其自任天下如此其重也，豈云食祿以養其妻子而已乎？夫食萬人之力者，蒙其憂，任其勞。（雜傳　人之車者戴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一人失職，一官不治，皆公卿之累也。故君子之仕，行其義，非樂其勢也。受祿以潤賢，非私其利。見賢不隱，食祿不專，此公祿之所以為文，魏成子所以為賢也。（魏世家曰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翟璜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故周德成而後封子孫，不以為黨；周公功成而後受封，天下不以為貪。今則不然，親戚相推，朋黨相舉，公尊於位，子溢於內，夫貴於朝，妻謁行於外。無周公之德而有其富，無管仲之功而有其侈，故編戶跛夫而望疾步也。

刺復第十

大夫乃為色矜而心不懌曰。但居者不知負戴之勞。從旁議者與當局者異憂。方今為天下腹居郡諸侯。並臻中外未然。心憧憧(音冲)若涉大川。遭風而未薄(通作泊)。是以夙夜思念國家之用。寢而忘寐。饑而忘食。計數不離於前。萬事簡閱於心。丞史器小。不足與謀。獨鬱大道。思覩文學。若俟周召而望子高。(周召周公旦召公奭也高士傳曰伯成子高名唐虞之時王禹去而耕禹往趨而問之子高曰昔堯治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乎無落吾事)御史按事郡國。察廉舉賢才。歲不乏也。今賢良文學臻者六十餘人。懷六藝之術。騁意極論。宜

若開光發蒙。信往而乖於今。道古而不合於世務。意者不足以知士也。將多飾文誣能以亂實耶。何賢士之難覩也。自千乘兒寬以治尚書。位冠九卿。(兒寬千乘人也)及所聞覩選舉之士。擢升贊憲甚顯。然未見絕倫比。而為縣官興滯立功也。

文學曰。輸子之制材木也。正其規矩而鑿枘(音芮)調。師曠之諧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宮商調。當世之工匠。不能調其鑿枘。則改規矩。不能協聲音。則變舊律。是以鑿枘剌(音郎達反)戾而不合。聲音泛越而不和。夫舉規矩而知宜。吹律而知變。上也。因循而不作。以俟其人。次也。是以曹丞相日飲醇酒。兒大夫閉口不言。(曹參也兒寬)故治大者不可以煩。煩則亂。治小者不可怠。怠則廢。春秋曰。其政恢卓。恢卓可以為卿相。其政察察。察察可以為匹夫。夫綱維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曰。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凡而已。故任能者責成而不勞。任己者事廢而無功。桓公之於管仲。耳而目之。故君子勞於求賢。逸於用人。豈云殆哉。昔周公之相也。謙卑而不鄰。以勞天下之士。是以俊乂滿朝。賢知充門。孔子無爵位。以布衣從才士七十有餘人。皆諸侯卿相之人也。況處三公之尊。以養天

下之士哉。今以公卿之上位。爵祿之美。而不能致士。則未有進賢之道。堯之舉舜也。賓而妻之。桓公舉管仲也。賓而師之。以天子而妻匹夫。可謂親賢矣。以諸侯而師匹夫。可謂敬賓矣。是以賢者從之。若孫歸之。不疑。今當世在位者。既無燕昭之下士。鹿鳴之樂賢。而行臧文子蔽之意。蔽賢妬能。自高其知。訾(音紫)人之才。足己而不問。卑士而不友。以位尚賢。以祿驕士。而求士之用。亦難矣。

大夫繆然不言。蓋賢良長歎息焉。御史進曰。太公相文武以王天下。管仲相桓公以伯諸侯。故賢者得位。猶龍得水。騰蛇遊霧也。公孫丞相以春秋說(音稅)先帝。遽即三公。處周召之列。據萬里

之勢。為天下準繩。衣不重彩。食不兼味。以先天下。而無益於治。博士褚泰。徐偃等。承明詔。建節馳傳。(馳去聲)巡省郡國。舉孝廉。勸元元。而流俗不改。招舉賢良方正文學之士。超遷官爵。或至卿大夫。非特燕昭之薦士。文王之廣賢也。然而未覩功業所成。殆非龍蛇之才。而鹿鳴之所樂賢也。

文學曰。冰炭不同器。日月不並明。當公孫弘之時。人主方設謀垂意於四夷。故權譎之謀進。荊楚之士用。將帥或至封侯食邑。而絕獲者咸蒙厚賞。是以奮擊之士由此興。其後干戈不休。軍旅相望。甲士糜弊。縣官用不足。故設險興利之臣起。磻溪熊羆之士隱。涇淮造渠以通漕運。東郭偃孔僅建鹽鐵冊(策通作)諸利。富者買爵販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而為者徇私。上下兼求。百姓不堪。抗弊而從法。故憯(音慘)急之臣進。而見知廢格(音閣)之法起。(張晏曰見知謂吏見知不舉故為放能以共罪之也如淳曰廢格謂廢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杜周咸宣之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溫舒之徒。以鷹隼擊殺顯。(平準書曰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酷吏傳云以鷹擊毛摯為治)其欲據仁義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眾。獨以一公孫弘如之何。

論儒第十一

御史曰。文學祖述仲尼。稱頌其德。以為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然孔子修道齊魯之間。教化洙泗之上。弟子不為變。當世不為治。魯國之削滋甚。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廣韻曰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游士也)當此之時。非一公孫弘也。弱燕攻齊。長驅至臨淄。湣(音敏)王遁逃。死於莒而不能救。王建禽(通作擒)於秦。與之俱虜而不能存。若此。儒者之安國尊君。未始有効也。

文學曰。無鞭策。雖造父不能調駟馬。無勢位。雖舜禹不能治萬民。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故軺車良馬。無以馳之。(釋名曰軺遙也遠也四向遠望之車也古本作超車)聖德仁義。無所施之。齊宣之時。顯賢進士。國家富強。威行敵國。及湣王奮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卻強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諫不從。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內無良臣。故諸侯合謀而伐之。王建聽流說。信反間。用后勝之計。不與諸侯從親。以亡國。為秦所禽。不亦宜乎。

御史曰。伊尹以割烹事湯。百里以飯(上聲)牛要(平聲)穆公。始為苟合。

信然與之伯王哉。何言不從。何道不行。故商君以王道說孝公。不用。即以強國之道。卒以就功。鄒子以儒術干世。不用。即以變化始終之論。卒以顯名。孟子傳曰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故馬効千里。不必胡代。士貴成功。不貴文辭。呂氏春秋曰良劍期乎能斷不期乎鏌鎁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驁孟軻守舊術。不知世務。故困於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饑於黎丘。今晚世之儒勤德。時有乏匱。言以為非。困此不行。自周室以來。千有餘歲。獨有文武成康。如言必參一焉。取所不能及而稱之。猶躄音壁者能言遠不能行也。聖人異塗同歸。或行或止。其趣一也。商君雖革法改教。志

存於強國利民。鄒子之作變化之術。亦歸於仁義。祭仲自貶損以行權。時也。公羊傳曰古者鄭國處於留先鄭伯有善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於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故小枉大直。君子為之。今硜硜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即晉文之譎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恥辱以存亡。不足稱也。

文學曰。伊尹之於湯。知聖主也。百里之歸秦。知明君也。二君之能知伯王。其冊素行於己。非暗而以冥冥決事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如何其苟合而以成伯王也。君子執德秉義而行。故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寧窮饑居於陋巷。安能變己而從俗也。闔廬殺僚。公子札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魯公殺子赤。叔肸退而隱處。不食其祿。虧義得尊。枉道取容。効死不為也。聞正道而行。釋事而退。未聞枉道以求容也。

御史曰。論語云。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有是言而行不足從也。季氏為無道。逐君而奪其政。而冉求仲由臣焉。禮。男女不授受。不交爵。孔子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子路不說。子瑕佞臣也。夫子因之。非正也。男女不交。孔子見南子。非

禮也。禮義由孔氏出。且貶道以求容。惡在其釋事而退也。

文學曰。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煩亂。賢聖之憂也。是以堯憂洪水。伊尹憂民。管仲束縛。孔子周流。憂百姓之禍而欲安其危也。是以負鼎俎。囚拘。匍匐以救之。故追亡者趨。拯溺者濡。今民陷溝壑。雖欲無濡。豈得已哉。御史默不對。

憂邊第十二

大夫曰。文學言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故王者之於天下。猶一室之中也。有一人不得其所。則謂之不樂。故民流溺而不救。非惠君也。國家有難而不憂。非忠臣也。夫守節死難者。人臣之職也。衣食飢寒者。慈父之道也。今子弟遠勞於外。人主為之夙夜不寧。羣臣盡力畢議。冊滋國用。故少府丞令請建酒榷。以澹邊。給戰士。拯救民於難也。為人父兄者。豈可以已乎。內省衣食以恤在外者。猶未足。今又欲罷諸用。減奉邊之費。未可為慈父賢兄也。

文學曰。周之季末。天子微弱。諸侯力政。故國君不安。謀臣奔馳。何者。敵國眾而社稷危也。今九州同域。天下一統。陛下優游巖廊。覽羣臣極言。至內論非頌。外鳴和鸞。純德粲然。並於唐虞。功烈流於子孫。夫蠻貊之人。不食之地。何足以煩慮。而有戰國之憂哉。若陛下不棄。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內向款塞。自至然後以為胡制於外臣。即匈奴沒齒不食其所用矣。

大夫曰。聖主思念中國之未寧。北邊之未安。故使廷尉評（評若本作平）等問人間所疾苦。憐貧賤。周贍不足。（漢武紀曰始元二年閏九月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冤失職者）君臣所宣明王之德安宇內者。未得其紀。故問諸生。諸生議不干天則入淵。（修務訓曰所為言者末於衆而同於俗今不瑀）（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足兩端之末議何可以公論乎）乃欲以閭里之治。而況國家之大事。亦不幾矣。發於畎畝。出於窮巷。不知冰水之寒。若醉而新寤。殊不足與言也。

文學曰。夫欲安民富國之道。在於反本。本立而道生。順天之理。因地之利。即不勞而功成。夫不修其源而事其流。無本以統之。雖竭精神。盡思慮。無益於治。欲安之適足以危之。欲救之適足以敗之。夫治亂之端在於本末而已。不至勞其心而道可得也。（建本篇曰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孔子曰。不通於論者難於言治。道不同者。不相與謀。今公卿意有所倚。故文學之言不用可也。○意○末○改○

大夫曰。吾聞為人臣者。盡忠以順職。為人子者。致孝以承業。君有非則臣覆蓋之。父有非則子匿逃之。故君薨臣不變君之政。父沒則子不改父之道也。春秋譏毀泉臺。為其隳先祖之所為。而揚君父之惡也。（春秋曰夫人姜氏薨毀泉臺公羊傳曰泉臺者何郎臺也郎臺則曷為謂之泉臺未成為郎臺既成為泉臺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今鹽鐵均輸。所從來久矣。而欲罷之。得無害先帝之功。而妨聖主之德乎。有司倚於忠孝之路。是道殊而不同於文學之謀也。

文學曰。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世而制。（趙武靈王曰古今異利遠近異用陰陽不同道）

四時不一宜御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觀其御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故聖人上賢不離古順俗而不偏宜桑定公序昭穆順祖禰（音米）昭公廢卿士以省事節用不可謂變祖之所為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大阿房以崇緒趙高累秦法以廣威而未可謂忠臣孝子也

鹽鐵論卷四

漢　汝南桓　寬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園池第十一

大夫曰諸侯以國為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極為境其慮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修溝渠立諸農廣田收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入田收之利池籞（音御）之假（說文曰籞禁苑也顏師古曰池籞謂於水邊作小屋落障魚鳥鄉者禁苑之邊衛也本御幸者假與貧民）及北邊置任田官以澹諸用猶不足今欲罷之絕其原杜其流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安省事節用如之何其可也

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澹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澹非宇小而用菲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廚有腐肉國有饑民廄有肥馬路有餧（音餒）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服淫侈之變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除其本而欲澹其末設機利造田畜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

家也夫男耕女織天下之大業也故古者分地而處之制田畝事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之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於山河（三輔黃圖曰三輔者謂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漢武帝改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為三輔）地狹人衆四方並臻粟米薪菜不能相澹公田轉假桑榆菜菓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為非先帝之開苑囿池籞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已假稅殊名其實一也夫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畝匹夫之力盡於麻枲（音徙）田野闢（音闢）麻枲治則上下俱衍困乏之有矣大夫默然視其丞相御史

本系之論自不可笑

輕重第十四

御史進曰昔太公封於營丘辟草萊而居焉地薄人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紅（工音）之巧是以鄰國交於齊財畜貨殖世為彊國管仲相桓公襲先君之業行輕重之變南服彊楚而霸諸侯今大夫各修太公桓管之術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是以縣官用饒足民不困乏本末並利上下俱足此籌計之所致非獨耕桑農業也

文學曰禮義者國之基也而權利者政之殘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伊尹太公以百里興其君桓公以千乘之齊而不能至於王其所務非也故功名隳壞而道不濟當此之時諸侯莫能以德而爭於公私故以權相傾今天下合為一家利末惡欲（汗音）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君以心計冊國用（食貨志曰桑弘羊以心計師古曰心計不用籌算也）頗構諸侯參以酒榷咸以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可謂無間（諫音）矣非特管仲設九府徼（叫音）山海也（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顏師古曰周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九府掌財幣之官也）然而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

御史曰水有猵（篇音）獺而池魚勞國有強禦而齊民消故茂林之

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杞曰[illegible]山澂源不出草木松柟之地其土不肥）夫理國之道除穢鉏（音鋤）豪然後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張廷尉論定律令明法以繩天下誅姦猾絶并兼之徒而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大夫各運籌冊建國用籠天下鹽鐵諸利以排富商大賈買官贖罪損有餘補不足以齊黎民是以兵革東西征伐賦斂不增而用足夫損益之事賢者所覩非衆人之所共知也

文學曰扁鵲撫息脉而知疾所由生陽氣盛則損之而調陰寒氣盛則損之而調陽是以氣脉調和而邪氣無所留矣夫拙醫不知脉理之腠血氣之分妄刺而無益於疾傷肌膚而已矣今欲損有

餘補不足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矣嚴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姦而姦猶不止意者非扁鵲之用鍼石故衆人未得其職也

御史曰周之建國也蓋千八百諸侯其後強吞弱大兼小幷爲六國六國連兵結難數百年内拒敵國外攘四夷由此觀之兵甲不休戰伐不乏軍旅外奉倉庫内實今以天下之富海内之財百郡之貢非特齊楚之畜趙魏之庫也計委量入雖急用之宜無乏絶之時顧大農等以術體躬稼則后稷之烈軍四出而用不繼非天之財少也用鍼石調均有無補不足亦非也上大夫君與治粟都尉管領大農事灸刺稽滞開利百脉是以萬物流通而縣官富實當此之時西方征暴亂車甲之費克獲之賞皆瞻大司農此皆扁鵲之力而鹽鐵之福也

文學曰邊郡山居谷處陰陽不和寒凍裂地衝風飄鹵沙石凝積地勢無所宜中國天地之中陰陽之際也日月經其南斗極出其北含衆和之氣産育庶物今去而侵邊多斥不毛寒苦之地是猶棄江臯河濱而田於嶺坂（音反）菹澤也轉倉廩之委飛府庫之財以給邊民中國困於繇（音遥）役邊民苦於戍（[illegible]音）禦力耕不便種糴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之皮裘蒙毛曾不足蓋形夏不失複（音複重衣也）冬不離窟（苦骨切土室也）父子夫婦内藏於專室土圜之中中

外空虚扁鵲何力而鹽鐵何福也

未通第十五

御史曰。內郡人衆。水泉薦草。不能相贍。地勢溫濕。不宜牛馬。民跋（音發）耒而耕。負簷而行。勞罷（音疲）而寡功。是以百姓貧苦。而衣食不足。老弱負輅於路。而列卿大夫。或乘牛車。孝武皇帝平百越以為園圃。卻羌胡以為苑囿。是以珍怪異物。充於後宮。騊駼駃騠（騊駼馬也。生北海。駃騠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實於外廄。匹夫莫不乘堅良。而民間厭橘柚。由此觀之。邊郡之利亦饒矣。而曰何福之有。未通於計也。

文學曰。禹平水土。定九州。四方各以土地所生貢獻。足以充宮室。供人主之欲。膏壤萬里。山川之利。足以富百姓。不待蠻貊之地。遠方之物。而用足。往者未伐胡越之時。繇賦省而民富足。溫衣飽食。藏新食陳。布帛充用。牛馬成羣。農夫以馬耕載。而民莫不騎乘。當此之時。卻走馬以糞。（老子德經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注。糞田也。）其後師旅數發。戎馬不足。牸（音字）牝入陣。（牸牝母畜也）故駒犢生於戰地。六畜不育於家。五穀不殖於野。民不足於糟糠。何橘柚之所厭。傳曰。大軍之後。累世不復。（老子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方今郡國。田野有壟而不墾。城郭有宇而不實。邊郡何饒之有乎。

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畝。民井田而耕。什而藉一。義先公而後己。民臣之職也。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惰民不務田作。饑寒及己。固其理也。其不耕而欲播。不種而欲獲。鹽鐵又何過乎。

文學曰。什一而藉。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之。民勤。己不獨衍。民衍。己不獨勤。故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饑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疾耕力作。而饑寒遂及己也。築城者先厚其基而求其高。畜民者先厚其業而後求其贍。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乎。

御史曰。古者諸侯爭強。戰國並起。甲兵不休。民曠於田疇。什一而籍。不違其職。今賴陛下神靈。甲兵不動久矣。然則民不齊出於南畝。以口率被墾田而不足。空倉廩而賑貧乏。侵益日甚。是以愈惰而仰利縣官也。為斯君者亦病矣。反以身勞民。民猶背恩棄義而遠流亡。避匿上公之事。民相倣傚。田地日蕪。租賦不入。抵扞縣官。君雖欲足。誰與之足乎。

文學曰。樹木數徙則矮。（音萎）蟲獸徙居則壞。故代馬依北風。飛鳥翔故巢。莫不哀其生。（韓嬰曰。詩云。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由此觀之。民非利避上公之事而樂流亡也。往者軍陣數起。用度不足。以訾徵賦

常取給見民，田家又被其勞，故不齊出於南畝也。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憚，不敢篤責，刻急細民，細民不堪，流亡遠去，中家為之色出，後亡者為先亡者服事，錄民數創（音瘡）於惡吏，故相去尤甚，而就少愈多。傳曰：政寬者民死之，政急者父子離。是以田地日荒，城郭空虛。夫牧民之道，除其所疾，適其所安，安而不擾，使而不勞。是以百姓勸業而樂公賦。若此，則君無賑於民，民無利於上，上下交讓而頌聲作。故取而民不厭，役而民不苦。靈臺之詩，非或使之，民自為之。若斯，則君何不足之有乎？（修文篇曰：積恩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靈臺之所以為靈者，積仁也。）

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太學，與（去聲）小役；二十冠（去聲）而成人，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脈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荼，周師若烏（荼苦荼也，烏燕烏也，白項而羣飛者也）。今陛下哀憐百姓，寬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也。丁者治其田里，老者修其塘園，儉力趨時，無饑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矣。

文學曰：十九年已下為殤（音傷），未成人也。二十而冠（去聲），三十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已上曰艾老，杖於鄉，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鄉飲酒之禮，耆老異饌，所以優耆耋而明養老也。（鄉飲酒義曰：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故老者非肉不飽，非帛不煖，非杖不行。今五十已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輸，並給繇役，非養老之意也。古有大喪者，居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君子之所重而自盡者，其惟親之喪乎！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矧惟南面含仁保德，靡不得其所。詩云：夙夜基命宥密。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御史默不答也。

地廣第十六

大夫曰。王者包含并覆。普愛無私。不為近重施。不為遠遺恩。今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勞佚不齊。獨不當調邪。不念彼而獨計此。斯亦好議矣。緣邊之民。處寒苦之地。距強胡之難。烽燧一動。有沒身之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臥者。以邊郡為蔽扞也。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是以聖王懷四方獨苦。興師推却胡越。遠寇國安災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強則中國安。中國安則安然無事。何求而不得也。

文學曰。古者天子之立於天下之中。縣內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之地。禹貢至於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繇役不勞也。今推胡越數千里。道路迴遠。士卒勞罷。(疲音)故邊民有刎頸之禍。而中國有死亡之患。此百姓所以囂囂而不默也。詩云囂囂憂。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內足。然後卹外。故群臣論或欲田輪臺。明主不許。以為先救近務。及時本業也。故下詔曰。當今之務。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公卿宜承意。請減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其斯之謂歟。

大夫曰。湯武之伐。非好用兵也。周宣王辟(闢音)國千里。非貪侵也。所以除寇賊而安百姓也。故無功之師。君子不行。無用之地。聖王不貪。先帝舉湯武之師。定三垂之難。一面而制敵。匈奴遁逃。因河山以為防。故去沙石鹹鹵不食之地。故割什(斗音)辟(僻音)之縣。棄造陽之地以與胡。省曲塞。據河險。守要害。以寬繇役。保士民。(匈奴傳曰漢遂取河南地築(賽音)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與胡顏師古曰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其中造陽地也)由此觀之。聖主用心。非務廣地以勞眾而已矣。

文學曰。秦之用兵。可謂極矣。蒙恬斥境。可謂遠矣。今踰蒙恬之塞。立郡縣寇虜之地。地彌遠而民滋勞。朔方以西。長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費。不可勝計。非徒是也。司馬唐蒙鑿西南夷之塗。巴蜀弊於邛(窮音)筰(作音)。橫海征南夷。樓船戍東越。荊楚罷(疲音)於甌駱。左將伐朝鮮。閒隴洮(姚音)。燕齊困於穢貉。張騫通殊遠。納無用。府庫之藏。流於外國。非特什辟之費。造陽之役也。由此觀之。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為縣官計過也。

大夫曰。挾管仲之知(去聲)者。非為廝役之使也。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困之處。文學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訕上。處貧而非富。大言而不從。高厲而行卑。誹譽訾議。以要(平聲)名。采善於當世。夫祿

儒皆貧羸，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縣官之事乎？何什辟造陽也。

文學曰：夫賤不周知，貧不妨行。顏淵屢空，不為不賢；孔子不容，不為不聖。必將以貌舉人，以才進士，則太公終身鼓刀，而甯戚不離飯〔上聲〕牛矣。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時，不以窮變節，不以賤易志，惟仁之處，惟義之行。臨財不苟，見利反義，不義而富，無名而貴，仁者不為也。故曾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伯夷不以其行易諸侯之位，是以齊景公有馬千駟，而不能與之爭名。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故惟仁者能處約樂，小人富斯暴，貧斯濫矣。楊子曰：「為仁不富，為富不仁。」苟先利而後義，取奪不厭。公卿積億，大夫積千金，士積百金，利己并財以聚；百姓寒苦，流離於路，儒獨何以完其衣冠也？

貧富第十七

大夫曰：余結髮束修，年十三，幸得宿衛，給事輦轂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獲祿受賜，六十有餘年矣。車馬衣服之用，妻子僕養之費，量入為出，儉節以居之，奉〔俸音〕祿賞賜，一二籌策之，積浸以致富成業。故分土若一，賢者能守之；分財若一，知者能籌之。夫子貢之廢著，陶朱公之三至千金，豈必賴之民哉？運之六寸，轉之息耗，取之貴賤之間耳。

文學曰：古之事業不二，利祿不兼，然後諸業不相遠，而貧富不相懸也。〔詮言曰：賈多端則貧，士多技則窮，心不一也。〕夫乘爵祿以謙讓者，名不可勝舉也；

因權勢以求利者，入不可勝數也。食湖池，管山海，芻蕘者不能與之爭澤，商賈不能與之爭利。子貢以布衣致之，而孔子非之，況以勢位求之者乎？故古者大夫思其仁義以充其位，不為權利以充其私也。

大夫曰：山岳有饒，然後百姓澹焉；河海有潤，然後民取足焉。夫尋常之污，不能溉陂澤；丘阜之木，不能成宮室。小不能苞大，少不能澹多。未有不能自足而能足人者也，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故善為〔去聲〕人者，能自為者也；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文學不能治內，安能立外乎？

文學曰行遠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構宮室臺榭而不能自為專室狹廬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國君以為金鑪大鐘而不能自為一鼎盤材無其用也君子因人主之正朝以和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饒其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入荒（僉說僉慶）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

大夫曰道懸於天物布於地知者以衍愚者以困子貢以著積顯於諸侯陶朱公以貨殖尊於當世富者交焉貧者贍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稱其仁原憲孔伋當世被饑寒之患顏回屢空於窮巷當此之時迫於窟穴拘於縕袍雖欲假財信姦僞亦不能也

文學曰孔子云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事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君子求義非苟富也故刺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君子遭時則富且貴不遇退而樂道不以利累己故不違義而妄取隱居修節不欲妨行故不毀名而趨勢雖附之以韓（詞話韻甚）魏之家非其志則不居富貴不能榮謗毀不能傷也故原憲之縕袍賢於季孫之狐貉趙宣孟之魚食甘於知伯之芻豢子思之銀佩美於虞公之垂棘魏文侯軾段干木之閭非以其有勢也晉文公見韓慶下車而趨非其多財以其富於仁充於德也故貴何必財亦仁義而已矣

鹽鐵論卷四終

鹽鐵論卷五

漢　汝南桓寬著

明　竟陵鍾惺評

毀學第十八

大夫曰：夫懷枉而言正，自託於無欲而實不從，此非士之情也。昔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據萬乘以制海內，功侔伊望（謂伊尹、太公望也），名巨太山；而包丘子不免於甕牖蒿廬，如潦歲之鼃（音蛙），口非不眾也，然卒死於溝壑而已。今內無以養，外無以稱，貧賤而好義，雖言好義，亦不足貴者也。

文學曰：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為之不食，覩其罹不測之禍也。包丘子飯麻蓬藜，修道白屋之下，樂其志，安之於廣廈芻豢，無赫赫之勢，亦無戚戚之憂。夫晉獻垂棘，非不美也，宮之奇見之而歎，知荀息之圖之也。知伯富有三晉，非不盛也，然不知襄子之謀之也。季孫之狐貉，非不麗也，而不知魯君之患之也。故晉獻以寶馬釣虞、虢，襄子以城壞誘智伯。智伯身禽（通作擒）於趙，而虞、虢卒并於晉，以其務得不顧其後，貪土地而利寶馬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今之在位者，見利不虞害，貪得不顧恥，以利易身，以財易死。無仁義之德而有富貴之祿，若蹈坎穽，食於縣（音懸）門之下，此李斯之所以具五刑也。（傳曰：李斯，楚上蔡人也，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入秦，秦卒用其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世立，以郎中趙高之譖，乃具斯五刑，腰斬咸陽。）南方有鳥名鵷鶵，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飛過太山，太山之鴟俛啄腐鼠，見鵷鶵而嚇。今公卿以其富貴笑儒者，為之常行，得無若太山鴟嚇鵷鶵乎？

大夫曰：學者所以坊（古防字）固辭，禮者所以文鄙行也。故學以輔德，禮以文質。言思可道，行思可樂。惡言不出於口，邪行不及於己。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以終日言，無口過；終身行，無冤尤。今人主張官立朝以治民，疏爵分祿以褒賢，而曰縣（音懸）門腐鼠，何辭之鄙倍而悖於所聞也？

文學曰：聖主設官以授任，能者處之；分祿以養賢，能者受之。義貴無高，義取無多。故舜受堯之天下，太公不避周之三公；苟非其人，簞食豆羹猶為賴民也。故德薄而位高，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夫太山鴟啄腐鼠於窮澤幽谷之中，非有害於人也。今之有司盜主財而食之於刑法之旁，不知機之是發，又以嚇人，其患惡（音烏）得若太山之鴟乎？

大夫曰：司馬子言：天下穰穰，皆為利往。（傳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穰穰，皆為利往。）趙女不擇醜好，鄭嫗（音預）不擇遠近，商人不醜恥辱，戎士不愛

友力事不在親事君不避其難皆為利祿也儒墨內貪外矜往
來游說（音稅）栖栖然亦未為得也故尊榮者士之願也富貴者士
之期也方李斯在荀卿之門闒茸與之齊軫及其奮翼高舉龍
昇驥騖過九軼二翱翔萬仞鴻鵠華騮且同侶況跛（音避）牂（音北）
也燕雀之屬乎席天下之權（席猶因也席坐於席也若人）御宇內之衆後車
百乘食祿萬鍾而拘儒布褐不完糟糠不飽非甘菽藿而卑廣
廈亦不能得已雖欲嗛人其何已乎
文學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賢士徇名貪夫死利李斯貪其所欲
致其所惡（音汙）（老聃曰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叔孫數早見於未萌

三去相而不悔非樂卑賤而惡重祿也慮遠而避害謹也夫郊祭
之牛食養其年衣之文繡以入廟堂太宰執其鸞刀以啟其毛方
此之時願任重而止峻坂不可得也商鞅困於彭池吳起之伏王
尸願被布褐而處窮鄙之蒿廬李斯相秦席天下之勢志小萬乘
及其囚於囹圄（音語）車制於雲陽之市亦願負薪入鴻門行上蔡曲
街徑不可得也蘇秦吳起以權勢自殺商鞅李斯以尊重自滅皆
貪祿慕勢以沒其身從車百乘曾不足以載其禍也

褒賢第十九

大夫曰伯夷以廉飢尾生以信死由小器而虧大體匹夫匹婦
之為諒也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何功名之有蘇秦張儀智足
以強國勇足以威敵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萬乘之主
莫不屈體卑辭幣請交此所謂天下名士也夫智不足與謀而
權不能舉當世民斯為下也今舉亡而為有虛而為盈布衣穿
屨深念徐行若有遺亡非立功成名之士而亦未免於世俗也
文學曰蘇秦以從（音縱）顯於趙張儀以衡任於秦（衡音橫）（長蘇秦相六國合從而事秦故蘇為合從張為連衡也）（儀相六國連衡而事秦故蘇秦閉（？）而地形衡長張衡東地司馬貞）方此之時非不

尊貴也然知士隨而憂之知夫不以道進必不以道退不以義得
者必不以義亡季孟之權三桓之富不可及也孔子為之曰微
人臣權均於君富侔於國者亡故其位彌高而罪彌重祿滋厚而
罪益多（文子曰有榮必有悴）夫行者先全己而後求名仕者先辟害而
後求祿夫香餌非不美也龜龍聞而深藏鸞鳳見而高逝者知其
害身也夫為烏鵲魚鼈食香餌而後狂飛奔走避身屈遭（音…也）遑圍
無益於死（吳越春秋曰高飛之鳥死於芳餌深淵之魚死於芳餌）今有司盜秉國法進不顧
罪卒然有急然後車馳人趨無益於死所盜不足償於臧獲（奴婢）
也妻子奔亡無處所身在深牢莫知恤視方此之時何暇得以笑

乎

大夫曰文學高行矯然若不可卷盛節絜言皦然若不可涅然戍(音恕)卒陳勝釋輓輅首為叛逆自立張楚(陳勝世家曰陳勝乃立為王號為張楚欲張大其楚國故稱張楚也)素非有回由處士之行宰相列臣之位也奮於大澤不過旬月而齊魯儒墨薦紳之徒(徐廣曰薦紳即縉紳也)肆其長衣(長衣官服也)負孔氏之禮器詩書委質為臣(贄質也即孔甲為涉博士字陳涉勝)(孔鮒字甲孔子之八世孫也為陳王涉博士卒於陳下)卒俱死陳為天下大笑深藏高逝者固若是也

文學曰周室衰禮義壞不能統理天下諸侯交爭相滅亡并為六國兵革不休民不得寧息秦以虎狼之心蠶食諸侯(顏師古曰蠶食謂漸侵之如蠶之食葉也)并吞戰國以為郡縣伐能矜功自以為過堯舜而羞與之同棄仁義而尚刑罰以為今時不師於文而決於武趙高治獄於內蒙恬治兵於外百姓愁苦同心而患秦陳王赫然奮爪牙為天下首事道雖凶而儒墨或干之者以為無王久矣道擁遏不得行自孔子以至於茲而秦復重禁之故發憤於陳王也(陳涉之王而魯諸儒持孔子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庶幾成湯文武之功為百姓除殘去賊豈貪祿樂位哉

大夫曰文學言行(去聲)雖有伯夷之廉不及柳下惠之貞不可高

瞻下視潔言污行(去聲)觴酒豆肉遷延相讓辭小取大雞廉狼吞趙綰王臧之等以儒術擢為上卿而有好利殘忍之心主父偃以口舌取大官竊權重欺詒(音怠)宗室受諸侯之賂卒皆誅族(主父偃傳曰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拜偃為謁者一歲四遷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東方朔自稱辯略消堅釋石當世無雙然省其私行狂夫不忍為(風俗通曰東方朔文人……)(身不遜高自稱譽詔拜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污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況無東方朔之口其餘無足觀者也

文學曰志善者忘惡謹小者致大俎豆之間足以觀禮閨門之內足以論行夫服古之服誦古之道舍而為非者鮮矣故君子時然後言義然後取不以道得之不居也滿而不溢泰而不驕故袁盎親於景帝秣馬不過一駟公孫弘即三公之位家不過十乘東方先生說聽言行於武帝而不驕溢主父見困厄之日久此疾在位者不好道而富且貴莫知卹士也於是取饒衍之餘以周窮士之急非為私家之業也當世囂囂非患儒之雞廉患在位者之虎飽嗌(音益)咽於求覽無所孑遺耳(嗌咽也爾雅曰江東呼曰嗌覽通作攬撮特也)

相刺第二十

大夫曰古者經井田制廛里丈夫治其田疇女子治其麻枲（音徙）無曠地無游人故非工商不得食於利末非良農不得食於收穫非執政不得食於官爵今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曠日彌久而無益於理往來浮游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巧為良民以奪農妨政此亦當世之所患也

文學曰禹感洪水身親其勞澤行路宿過門不入當此之時簪墮不掇冠挂不顧而暇耕乎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東西南北七十說（音稅）而不用然後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

之萬世之後天下折中焉豈與匹夫匹婦耕織同哉傳曰君子當時不動而民無觀也故非君子莫治小人非小人無以養君子當不耕織為匹夫匹婦也君子耕而不學則亂之道也

大夫曰文學言治尚於唐虞言義高於秋天有華言矣未見其實也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為相子思子原為之卿然北削於齊以泗為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孟軻居梁兵折於齊上將軍死而太子虜西敗於秦地奪七削亡河內河外夫仲尼之門七十子之徒去父母捐室家負荷而隨孔子不耕而學亂乃愈滋故玉屑滿篋不為有寶詩書負笈不為有道要在安國家利人民不苟文繁衆辭而已

文學曰虞不用百里之謀而滅秦穆用之以至伯焉夫不用賢則亡而不削何可得乎孟子適梁惠王問利答以仁義趣舍不合是以不用而去懷寶而無語故有粟不食無益於饑覩賢不用無益於削紂之時內有微箕二子外有膠鬲棘子故其不能存言而不用諫而不聽雖賢惡（音烏）得有益於治也

大夫曰橘柚生於江南而民皆甘之於口味同也好音生於鄭衛而人皆樂之於耳聲同也越人夷吾戎人由余待譯而後通而並顯齊秦人之心於善惡同也故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

師曠鼓琴百獸率舞未有善而不合誠而不應者也意未誠與（平敬）何故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也

文學曰扁鵲不能治不受鍼藥之疾賢聖不能正不食諫諍之君故桀有關龍逢而夏亡紂有三仁而商滅不患無由余夷吾之倫患無桓穆之聽耳（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因論五帝三王之所以衰布衣之所以亡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繆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心生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矣）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遇屈原放逐於楚國故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終非以此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者也

大夫曰。歌者不期於利聲。而貴在中（去）節。論者不期於麗辭。而務在事實。善聲而不知轉。未可謂能歌也。善言而不知變。未可謂能說也。持規而非矩。執準而非繩。通一孔。曉一理。而不知權衡。以所不覩不信人。若蟬之不知雪堅。據古人以應當世。猶辰參之錯。膠柱而調瑟。固而難合矣。孔子所以不用於世。而孟軻見賤於諸侯也。

文學曰。日月之光。而盲者不能見。雷電之聲。而聾人不能聞。夫為不知音者言。若語於瘖聾。何特蟬之不知重（蕤平）雪耶。夫以伊尹之知。太公之賢。而不能開辭於桀紂。非說者非。聽者過也。是以荊和抱璞而泣血。曰。安得良工而剖之。屈原行吟澤畔。曰。安得皋陶而察之。夫人君莫不欲求賢以自輔。任能以治國。然率於邪說。惑於道諛。是以賢聖蔽掩。而讒佞用事。以此亡國破家。而賢士饑於巖穴也。昔趙高無過人之志。而居萬人之位。是以傾覆秦國而禍殃其宗。盡失其瑟。何膠柱之調也。（皇雖事篤曰秦趙高者生而隱宮始皇聞其彊力通於獄決拜中車府）令

大夫曰。所謂文學高第者。智略能明先王之術。而資質足以履行其道。故居則為人師。用則為世法。今文學言治則稱堯舜。道行（故去）則稱孔墨。授之政則不達。懷古道而不能行。言直而行之枉。道是而情非。衣冠有以殊於鄉曲。而實無以異於凡人。諸生所謂中直者。遭衆率。備數適然耳。殆非明舉所謂。固未可與論治也。

文學曰。天設三光以照記。天子立公卿以明治。故曰。公卿者。四海之表儀。神化之丹青也。上有輔明主之任。下有遂聖化之事。和陰陽。調四時。安衆庶。育群生。使百姓輯睦。無怨思之色。四夷順德。無叛逆之憂。此公卿之職。而賢者之所務也。若伊尹周召三公之才。大顛閎夭九卿之人。（伊尹殷湯之臣周公旦召公奭周武王之臣太顛閎夭周文王之臣也）文學不中（去）聖主之明舉。今之執政。亦未能稱盛德也。

大夫不說（音悅）。作色不應也。

文學曰。朝無忠臣者政闇。大夫無直士者位危。任座正言君之過。文侯改言行。稱為賢君。袁盎面刺絳侯之驕矜。卒得其慶。故稱忠臣以干主之過者。忠臣也。犯嚴顏以匡公卿之失者。直士也。鄙人不能卷言面逢。方今人主穀之（也款祿）。數令張而不施。食祿多非其人。以妨農商工市井之利。未歸於民。民望不塞也。且夫帝王之道。多墮壞而不循。詩云。濟濟多士。意者誠任用其計。非苟陳虛言而已。

鹽鐵論卷五

鹽鐵論卷六

漢 汝南桓寬 著
明 竟陵鍾惺 評

殊路第二十一

大夫曰：七十子躬受聖人之術，有名列於孔子之門，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政事者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宰我秉事，有寵於齊，田常作亂，道不行，身死庭中，簡公殺於檀臺。子路仕衛，孔悝作亂，不能救君出亡，身菹於衛。子貢、子臯遁逃，不能死其難。食人之重祿不能更，處人尊官不能存，何其厚於已而薄於君哉。同門共業，自以為知古今之義，明君臣之禮。或死或亡，二三子殊路，何道之悖也。

文學曰：宋殤公知孔父(甫音)之賢而不早任，故身死。魯莊知季有之賢，授之政晚而亂。衛君近佞遠(去聲)賢，子路居蒲，孔悝為政。簡公不聽宰我而漏其謀。是以二君身被放殺，而禍及忠臣。二子者有事而不預(與音)其謀，故可以死，可以生，去止其義一也。晏嬰不死崔慶之難，不可謂不義；微子去殷之亂，可謂不仁乎。

大夫曰：至美素璞，物莫能飾也。至賢保真，偽文莫能增也。故金玉不琢，美珠不畫。今仲由、冉求無檀柘之材，隋和之璞，而強文之，譬若雕朽木而礪鉛(㕣音)刀，飾嫫(模音)母畫(懷音)土人也。被以五色，裴然成章，及遭行潦流波，則沮矣。夫事懷古道，枕藉詩書，危不能安，亂不能治，郵里逐雞，雞亦無黨也。

文學曰：非學無以治身，非禮無以輔德。和氏之璞，天下之美寶也，待鑑識之工而後明。毛嬙天下之姣人也，待香澤脂粉而後容。周公天下之至聖人也，待賢師學問而後通。今齊世庸士之人，不好學問，專以己之愚而負荷巨任，若無楫(接音)舳(逐音)，濟江海而遭大風，漂沒於百仞之淵，東流無崖之川，安得沮而止乎。

大夫曰：性有剛柔，形有好惡，聖人能因而不能改。孔子外變二

三子之服，而不能革其心。故子路解長劍，去危冠，屈節於夫子之門，然攝齊(咨音)師友，行行(杭音)爾，鄙心猶存。宰予晝寢，欲損三年之喪。孔子曰：糞土之牆不可杇也，若由不得其死然。故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挂音)脂鏤(陋)冰，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戚施，香澤不能化嫫母也。

文學曰：西子蒙以不潔，鄙夫掩鼻；惡人盛飾，可以宗祀上帝。使二人不涉聖人之門，不免為窮夫，安得卿大夫之名。故砥所以致於刃，學所以盡其才也。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故事人加則為宗廟器，否則廝養之爨(問音)才(張耳傳曰廝養卒廝者養馬之後也韋昭曰析薪為廝炊烹為養)。於越之鋌

吾不厲。豐詘皎而未讅者也定。鋏箭足入槖中者也匹夫賤之。工人施巧。人主服而朝也。夫醜者自以為姣。故不飾。愚者自以為知。故不學。觀笑在己而不自知。不好用人。是自之過也。

訟賢第二十二

大夫曰。剛者折。柔者卷。故季由以強梁死。宰我以柔弱殺。使二子不學。未必不得其死。何者。矜己而伐能。小知而巨牧。欲人之從己。不能以己之從人。莫視而自見。莫賈而自貴。此其所以身殺死而終菹醢也。未見其為宗廟器。覩其為世戮也。當此之時。東流亦安之乎。

文學曰。騏驥之輓鹽車垂頭於太行。屠者持刀而睨之。太公之窮困。負販於朝歌也。蓬頭相聚而笑之。當此之時。非無遠筋（音斤）駿才也。非文王伯樂（音洛）莫知之賈也。子路宰我生不逢伯樂之舉而遇狂屠。故君子傷之。若由不得其死然。天其祝予矣。（季路死孔子曰噫天祝予）孔父累華督之難。不可謂不義。仇牧涉宋萬之禍。不可謂不賢也。（天祝祝音咒 孔父事見左傳）

大夫曰。今之學者。無太公之能。騏驥之才。有以蜂蠆介毒而自害也。（蠆音丑介反 介大也）東海成顒。河東胊建是也。二子者。以術蒙舉。起卒伍。為縣令。獨非自是。無與合同。引之不來。推之不往。狂狷不遜。忮害不恭。刻轢公主。侵陵大臣。知其不可而強行之。欲行于名。所由不軌。果沒其身。未覩功業所至而見兩觀之殃。（家語曰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崔豹古今注曰古者帝王每門樹兩觀）

兩觀于前所以標表宮門登之可以偏觀故謂之觀懸法象處也身得重罪。不得以壽終、徼幸

反而以為知、訐而以為直、不孫以為勇。其遭難、固亦宜也

文學曰、二公懷精白之心。行忠正之道。直己以事上、竭力以徇公。奉法推理、不避強禦。不阿所親。不貴妻子之養。不顧私家之業。然卒不能免於嫉妬之人。為衆枉所排也。其所以累不測之刑而功不遂也。夫公族不正。則法令不行。股肱不正。則姦邪興起。趙奢行之平原。范雎行之穰侯。二國治而兩家全。故君過而臣正。上非而下譏。大臣正、縣令何肯。不取諸己而行殺非於人。執政之大失也。夫屈原之沉淵、遭子椒之譖也。管子得行其道。鮑叔之力也。今不覩鮑叔之力而見汨羅之禍。雖欲以壽終。惡其能得乎。

鹽鐵論　卷六　五

遵道第二十三

大夫曰。御史。御史未應。謂丞相史曰。文學結髮學語。服膺不舍。辭若循環。轉若陶鈞。結髮猶言總角少時也循環言其旋繞往來無窮也陶家名摶者為鈞蓋取周回均調之義也文繁於春華。無功於抱風。飾虛言以亂實。道古以害今。從之則縣官用廢。虛言不可實而行之。不從文學以為非也。衆口囂囂。不可勝聽。諸卿都大府曰。久矣。通先古明當世。今將何從而可矣。丞相史進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所由不同。俱歸於伯。而必隨古不革。襲故不改。是文質不變。而椎車尚在也。故或作之。或述之。然後法令調於民。而器械便於用也。

鹽鐵論　卷六　六

孔對三君殊意。晏子相三君異道。非苟相反。所務之時異也。韓非子曰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晏子春秋曰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逆焉仁人固多心乎對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公卿既定大業之路。建不竭之本。願無顧細故之語。牽儒墨論也。

文學曰。師曠之調五音。不失宮商。聖王之治世。不離仁義。故有改制之名。無變通之實。上自五帝。下及三王。其不明德教。謹庠序。崇仁義。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殷周因修而昌。秦王變法而亡。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法教也。故沒而存之。舉而貫之。貫

而行之。何更為哉。（甘龍曰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

丞相史曰。說西施之美。無益於容。道堯舜之德。無益於治。今文學不言所為治。而言以治之無功。猶不言耕田之方。美富人之困倉也。夫欲粟者務時。欲治者因世。故商君昭然獨見存亡不可與世俗同者。為其沮功而多近也。庸人安其故。而愚者果所聞。故舟車之始。使民三年而後安之。商君之法立。然後民信之。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權。文學可令扶繩循刻。非所與論道術之外也。

文學曰。君子多聞闕疑。述而不作。聖達而謀大。叡知而事寡。是以功成而不隳。名立而不頓。小人知淺而謀大。羸弱而任重。故中道而廢。蘇秦商鞅是也。無先王之法。非聖人之道。而因於己。故亡。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於天。後入於地。禹之治水也。民知其利。莫不勸其功。商鞅之立法。民知其害。莫不畏其刑。故夏后功立而王。商鞅法行而亡。商鞅有獨智之慮。世不獨見之證。文學不足與權當世。亦無負累之殃也。

論誹第二十四

丞相史曰。晏子有言。儒者華於言而寡於實。繁於樂而舒於民。久喪以害生。厚葬以傷業。禮煩而難行。道迂而難遵。稱往古而言訾（音紫）當世。賤所見而貴所聞。此人本枉。以已為式。此顏異所以誅黜。而狄山死於匈奴也。處其位而非其朝。生乎世而訕其上。終以被戮而喪其軀。此獨誰為負其累而蒙其殃乎。

文學曰。禮所以防淫。樂所以移風。禮興樂正。則刑罰中。故隄防成而民無水菑。禮義立民無亂患。故禮義壞。隄防決。所以治者未之有也。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故禮之所為作。

非以害生傷業也。威儀節文。非以亂化傷俗也。治國謹其禮。危國謹其法。昔秦以武力吞天下。而斯高以妖孽累其禍。廢古術。隳舊禮。專任刑法。而儒墨既喪焉。塞士之塗。壅人之口。道諛日進而上不聞其過。此秦所以失天下而殞社稷也。故聖人為政。必先誅之。為巧言以輔非而傾覆國家也。今子安取亡國之語而來乎。夫公卿處其位。不正其道。而以意阿邑順風。疾小人。讒讒而從。以成人之過也。故知言之死。不忍從苟合之徒。是以不免於縲紲。悲夫。

丞相史曰。檀柘而有鄉。萑葦而有藂。言物類之相從也。孔子

曰：德不孤，必有鄰。故湯興而伊尹至，不仁者遠矣。未有明君在上而亂臣在下也。今先帝躬行神聖之道，以臨海內，招舉奇才賢良之士，唯仁是用，誅逐亂臣，不避所親，務以求賢而簡退不肖，猶堯之舉舜、禹之族，殛鯀放驩兜也。而曰苟合之徒，是則主非而臣阿是也。

文學曰：皐陶對舜：在知人，惟帝其難之。洪水之災，堯獨愁悴而不能治，得舜、禹而九州寧。故雖有堯之明君，而無舜、禹之佐，則純德不流。春秋刺有君而無臣。先帝之時，良臣未備，故邪臣得間。堯得舜、禹而鯀殛驩兜誅，趙簡子得叔向而盛青有詘。語曰：未見君子，不知偽臣。詩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

丞相史曰：堯任鯀、驩兜，得舜、禹而放殛之，以其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人君用之齊氏，而顛異濟南亭長也。先帝舉而加之高位，官至上卿。賈山起布衣，為漢議臣，處舜、禹之位，執天下之中，不能以治，而反歸訕上，故驩兜之誅加而刑戮至焉。賢者受賞，而不肖者被刑，固其然也。文學何怪焉。

文學曰：論者相扶以義，相喻以道，從善不求勝，服義不耻窮。若相迷以偽，相亂以辭，相矜於後息，期於苟勝，非其貴者也。夫蘇秦、張儀熒惑諸侯，傾覆萬乘，使人主失其所恃，非不辯，然亂之道也。君子疾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患其聽從而無所不至也。今子不[illegible]正義以輔卿相，又從而順之，好須臾之說，不計其後。君子之為人臣宜受上戮，子姑默矣。

孝養第二十五

丞相史曰豪闐士之居世也衣服足以勝身食飲足以供親內足以相卹外不求於人故身修然後可以理家家治然後可以治官故犯蕪(音奸)糲(音辣)者不可以言孝(蕪菜也糲粗米也益康)妻子飢寒者不可以言慈緒業不備者不可以言理居斯世行斯身而有此三累者斯亦足以默矣

文學曰善養者不必芻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錦繡也以己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禮歠菽飲水足以致其敬(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歠菽飲水盡其歡斯之為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體貴其禮不貪其養禮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易言可)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也故富貴而無禮不如貧賤之孝悌閨門之內盡孝焉閨門之外盡悌焉朋友之道盡信焉三者孝之至也居家理者非謂積財也事親孝者非謂鮮肴也亦和顏色承意盡禮義而已矣

丞相史曰八十曰耋七十曰耄耄食非肉不飽衣非帛不煖故孝子曰甘毳(吹夫毳)以養口輕煖以養體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無端絻(音問)雖公西赤不能以為容無肴膳雖閔曾不能以卒養

禮無虛加故必有其實然後為之父子與其禮有餘而養不足寧養有餘而禮不足夫洗爵以盛水升降而進糲禮雖備然非其貴者也

文學曰周襄王之母非無酒肉也衣食非不如曾皙也然而被不孝之名以其不能事其父母也君子重其禮小人貪其養夫嗟來而招之投而與之乞者猶不取也君子苟無其禮雖美不食焉故禮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是饋輕而禮重也

丞相史曰孝莫大以天下一國養次祿養下以力故王公人君上也卿大夫次也夫以家人言之有賢子當路於世者高堂邃宇安車大馬衣(音去)輕煖食甘毳無此者褐衣皮冠窮居陋巷有旦無暮食蔬糲者葷茹膢(音婁)臘而後見肉(漢儀注立伏貙膢蘇林曰貙虎屬常以立秋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故有貙膢之祭也蔡邕獨斷曰臘者歲終大祭縱吏(逐□語)民宴飲臘者獵也言田獵取獸以祭祀其先祖也)審老親之腹非唐園唯菜是盛(音成)夫蔬糲乞者所不取而子以養親雖欲以禮非其貴也

文學曰無其能而竊其位無其功而有其祿雖有富貴由蹠蹻之養也高臺極望食案方丈而不可謂孝老親之腹非盜囊也何故常盛(音成)不道之物夫取非有非職財入而患從之身且死禍殃安得膢臘而食肉曾參閔子無卿相之養而有孝子之名周襄王富

有天下而有不能事父母之累（夏侯勝曰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故禮莅
而養豈非孝也涼（丘偏反）國而以養非孝也
丞相史曰上孝養色其次安親其次全身往者陳餘背漢斬於泜（音止）水伍被邪逆而夷三族近世主父偃行不軌而誅滅呂步舒弄口而見戮（呂步舒者董仲舒弟子也）行身不謹誅及無罪之親由此觀之虛禮無益於己也文實配行禮養俱施然後可以言孝孝在於質實不在於飾貌全身在於謹慎不在於馳語也

文學曰言而不誠期而不信臨難不勇事君不忠不孝之大者也孟子曰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逢其意以順其惡今子不忠不信巧言以亂政導諛以求合若此者不容於世春秋曰士守一不移循理不外援共（音供）其職而已故卑位而言高者罪也言不及而言者傲也有詔公卿與斯議而空戰口也

鹽鐵論卷七

漢　汝南桓　寬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刺議第二十六

丞相史曰山林不讓椒桂以成其崇君子不辭負薪之言以廣其名故多見者博多聞者知距諫者塞專己者孤故謀及天下者無失策舉及衆者無頓功也（頓壞）詩云詢於芻蕘故布衣皆得風議何況公卿之史乎春秋士不載文而書咺者以為宰士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公羊傳曰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為以官氏宰士也）孔子曰雖不吾以吾其與聞諸侯僕雖不敏亦嘗傾耳下風攝齊（音咨）句指受業徑於君子之塗矣使文學言之而是僕之言有何害使文學言之而非雖微丞相史孰不非也

文學曰以正輔人謂之忠以邪導人謂之佞夫怫（音勃）過納善者君之忠臣大夫之直士也孔子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今子處宰士之列無忠正之心枉不能正邪不能匡順流以容身從風以說上上所言則苟聽上所行則曲從若影之隨形響之於聲終無所是非衣儒衣冠儒冠而不能行其道非真儒也譬若土龍文章首目具而非龍也葶藶似菜而味殊玉石相似而異

類子非孔氏執經守道之儒乃公卿面從之儒非吾徒也冉有為季氏宰而附益之孔子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故輔桀者不為知為桀歛者不為仁丞相史默然不對

利議第二十七

大夫曰作世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之未安故使使者舉賢良文學高第詳延有道之士將欲觀殊議異册虛心傾耳以聽庶幾云得諸生無能出奇計遠圖匈奴安邊境之册策通作明枯竹守空言不知趨舍之宜時世之變議論無所依如膝癢而搔背辯訟公門之下訩訩音凶不可勝聽訩訩衆言也如品即口以成事此豈明主所欲聞哉

文學曰諸生對冊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財利遵往古之道匡當世之失莫不云太平雖未盡可亶用亶信也宜畧有可行者焉執事闇於明禮而喻於利末沮事隳音灰議計利籌冊以故至今未決非儒無成事公卿欲成利也

大夫曰色厲而內荏亂真者也文表而枲裏亂實者也文學裒衣博帶竊周公之服鞠躬踧踖竊仲尼之容議論稱誦竊商賜之辭刺譏言治過管晏之才心卑卿相志小萬乘及授之政昏亂不治故以言舉人若以毛相馬此其所以多不稱舉詔冊曰朕嘉宇內之士故詳延四方豪俊文學博習之士超遷官祿言者不必有德何者言之易而行之難有舍其車而識其牛貴其不言而多成事也吳鐸以其舌自破主父偃以其舌自殺鶡鳴

音旦夜鳴。無益於明。主父鳴鴞。無益於灾。鶡鳴渴鳴也詩云相彼盍旦尚或惡之鳴忽旦也增韻曰鶡鳴求旦之鳥形似雞晝夜常鳴陸佃曰怪鴟共非鳴廣韻曰鶡鵙可以聚衆鳥一名曳狐晝無所見夜即飛也

有司欲成利。文學桎梏於舊術。牽於閒閒言者也。

文學曰。能言之。能行之者。湯武也。能言而不能行者。有司也。文學竊周公之服。有司竊周公之位。文學桎梏於舊術。有司桎梏於財利。主父偃以舌自殺。有司以利自困。夫驥之才千里。非造父不能使。禹之知萬人。非舜為相不能用。故季桓子聽政。柳下惠忽然不見。孔子為司寇。然後悖熾。驥舉之在伯樂。音洛其功在造父。造父攝轡。馬無駑良。皆可取道。周公之時。士無賢不肖。皆可與言。至治。故

御之良者善調馬。相之賢者善使士。今舉異才而使減騶御之是猶扼驥鹽車而使責之疾。軛鹿鄉也扼通作軛轅端橫木駕馬領者此賢良文學多不稱舉也。

國病第二十八

大夫曰。嘻。諸生闒茸音塔戎無行。音去多言而不用。情貌不相副。若穿踰之盜。自古而患之。是孔丘斥逐於魯君。曾不用於世也。何者。以其首攝多端。迂時而不要也。攝引持也故秦王燔去其術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乃安得鼓口舌申顏眉預前論議是非國家之事也。

文學曰。國有賢士而不用。非士之過。有國者之恥。孔子大聖也。諸侯莫能用。當小位於魯。三月不令而行。不禁而止。沛若時雨之灌萬物。莫不興起也。況乎位天下之本朝。而施聖主之德音教澤乎

今公卿處尊位。執天下之要。可謂驕之言十有餘年。功德不施於天下。而勤勞於百姓。百姓貧陋困窮。而私家累萬金。此君子所恥。而伐檀所刺也。昔者商鞅相秦。後禮讓。先貪鄙。尚首功。務進取。無德厚於民。而嚴刑罰於國。俗日壞而民滋怨。故惠王烹菹其身。以謝天下。當此之時。亦不能論事矣。今執政患儒貧賤而多言。儒亦憂執事富貴而多患也。大夫視文學悒悒而不言也。悒悒不安也

丞相史曰。太辯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大夫難罷鹽鐵者。非有利也。憂國家之用。邊境之費也。諸生闒闒爭鹽鐵。亦非為己也。欲反之於古而輔

戍仁義也二者各有所宗時世異務又安可堅任古術而非今之理也且夫小雅非人必有以易之諸生莫有能安集國中懷臧之來遠方使邊境無寇虜之灾租稅盡為諸生除之何況鹽鐵均輸乎所以貴術儒者貴其處謙推讓以道盡人今辯訟愕愕然無赤賜之辭而見鄙倍之色非所聞也大夫公卿而諸生亦如之諸生不直謝大夫耳

賢良文學皆離席曰鄙人固陋希涉大庭狂言多不稱(去)以逆執事夫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去)故愕愕者福也諓諓(音淺)者賊也林中多疾風富貴多諛言萬里之朝日聞唯

唯而後聞諸生之愕愕此乃公卿之良藥鍼石大夫色少寬面文學而蘇也(蘇氣索貌不安也)

丞相史曰窮巷多曲辯而寡見者難喻(公孫勃曰窮巷多怪曲學多辯)文學守死溟涬之語而終不移夫往古之事昔有之語已可睹矣今以近世觀之自以目有所見耳有所聞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吏即鮮廉民即寡恥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世人有言鄙儒不如都士(都美也都者鄙之對也左傳曰都鄙有章)文學皆出山東希涉大論子大夫論京師之日久顧分明政治識之事故所以然者也(顏師古曰子者人之美稱大夫學官之稱也忠亦優賢故謂之子大夫也)

賢良曰夫山東天下之腹心賢士之戰場也高皇帝龍飛鳳舉於宋楚之間山東子弟蕭曹樊酈滕灌之屬為輔雖即異世亦郎閎夭太顛而已禹出西羌文王生北夷然聖德高世有萬人之才負迭翟之任(迭通作軼相通也)出入都市一旦不知返數然後終於厮役而已僕雖不生長京師才駑下愚不足以大議竊者以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暖而不靡器質朴牢而致用衣足以蔽體器足以便事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音耽)樂

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樂之聞出無佚遊之觀行即負羸止作耕耘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天下乂安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告緡江充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罰贖科適微細並行不可勝載夏蘭之屬妄搏(音博)王溫舒之徒妄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食貨志曰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矣犯法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并兼之徒守相為利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苛刻為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

（出而大費頸異誅矣）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豪富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乃刑戮充等。誅滅殘賊。以潑（所切）成必罪之怨。塞天下之責。故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殘疾之政。而強宗尚有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陵。富貴奢侈。貧賤篡殺。女紅（工音）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車不累期。器不終歲。一車千石。一衣十鍾。常民文杯畫（袁音?）案。几席緝蹭。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粺（稗音）飯肉食。里有俗。黨有場。康莊馳逐。窮巷蹋鞠。秉耒抱插。躬耕身織者寡。聚要（古腰字）斂（古作臉?）從容。傅白黛青者眾。無而為有。貧而強（巨兩切）夸。文表無裏。紈袴枲麻。生不養。死厚葬。送死殫（丹音）家。遺女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富者空藏（去聲）。貧者稱貸。是以民年急而歲促。貧即寒恥。乏即少廉。此所以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故國有嚴不急之徵。即生散不足疾矣。

散不足第二十九

大夫曰。吾以賢良為少愈。乃反其幽明。若胡車相隨而鳴。諸生獨不見季夏之螇（音奚）乎（方言曰蛥蚗齊謂之螇螰蟬之別名也）。音聲入耳。秋風至而聲無。者生無易由言。不顧其患。患至而後默。晚矣。

賢良曰。孔子讀史記。喟然而歎。傷正德之廢。君臣之危也。夫賢人君子。以天下為任者也。任大者思遠。思遠者忘近。誠心閔悼。惻隱加爾。故忠心獨而無累。此詩人所以傷而作。比干子胥遺身忘禍也。其惡（?）勞人若斯之急。安能默乎。詩云。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孔子栖栖。疾固也。墨子遑遑。閔世也。大夫默然。

丞相史曰。願聞散不足。

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為之制度以防之。間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義。故百姓倣効。頗踰制度。今故陳之曰。古者穀物菜果。不時不食。鳥獸魚鱉。不中殺不食。故繳網不入於澤。雜毛不取。今富者逐驅殲（尖音）網罝。掩捕麑（迷音）鷇。躭湎沉猎。鋪百川。鮮羔跳（兆音）。殲（幾音）胎扁皮。黃口春鵝。秋雛冬葵。溫韭浚茈（茈音）。蓼蘇豐萸。耳菜毛果。蟲貉。古者采椽茅茨。陶桴復穴。足禦寒暑。蔽風雨而已。及其後世。采椽不斫。茅茨不翦。無斲削之事。磨礱之功。大夫達棱楹。士顛首。庶人斧成

言富者不衣見近來衣袍可也
今富相如瑰紋三之爲淺

木構而已今富者井幹增梁（井幹複屋狀井刻花見其巾也）雕文檻修（雕文雕文章也）鏤堊（音）珍憂壁飾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粥於市今民間雕琢不中之物刻畫（懷音）無用之器玩好玄黃雜青五色繡衣戲弄蒲人雜婦百獸馬戲鬪虎唐銻（涕音）追人奇蟲胡妲古者諸侯不秣馬天子有命以車就牧庶人之乘者馬是以代其勞而已故行則服軛止則就犂今富者連車列騎驂貳輜軿中者微輿短轂煩尾掌蹄夫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耋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後則絲裏枲表直領無褘（揮音）袍合不緣夫羅紈文繡者人君后妃之服也繭紬縑

鹽鐵論　卷七　十

練者婚姻之嘉飾也是以文繒薄織不粥於市今富者縟繡羅紈中者素綈冰錦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夫紈素之賈倍縑縑之用倍紈也古者椎車無柔棧輿無植及其後木軨不衣長轂數幅蒲薦苙蓋蓋無漆絲之飾大夫士則單椱木具盤韋柔革常民漆輿大軨蜀輪今庶人富者銀黃華左搔結綏韜杜中者錯鑣（呢音）塗采珥（二音）靳飛軨古者鹿裘皮冒蹄足不去及其後大夫士狐貉縫腋羔麑豹袪庶人則毛絝衳（鍾音）彤（同音）襆皮傳今富者鼲（渾音）鼯（吾音）狐白鳧翥（佐音）中者罽（計音）衣金縷燕鴼（雒音）代黃古者庶人賤騎繩控革鞮（低音）皮薦而已及其後革鞍氂（牛音）成鐵鑣不飾

今富者轊（劌音）耳銀鑷（聶音）韅（列音）黃金琅勒罽繡令汙無珥胡鮮中者漆韋紹系采書（暴音）暴乾古者汙尊抔飲蓋無爵觴樽俎及其後庶人器用即行柳陶匏而已唯瑚璉觴豆而後雕文彤漆今富者銀口黃耳金罍玉鍾中者舒玉紵器金錯蜀杯夫一文杯得銅杯十賈（通作價）賤而用不殊箕子之譏始在天子今在匹夫古者燔黍食稗而熚（畢音）豚以相饗其後鄉人飲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醬一肉旅飲而已及其後賓婚相召則豆羹白飯綦膾熟肉今民間酒食殽旅重疊燔炙滿案臑（如音）鱉膾腥麑卵鶉鷃橙枸鮐（台音）鱧（禮音）醢醯衆物雜味古者庶人春夏耕耘秋冬收藏昏晨力作夜以繼日

鹽鐵論　卷七　十一

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非膢（考音）臘不休息非祭祀無酒肉今賓昏酒食接連相因析費什半棄事相隨慮無乏日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膢臘祭祀無酒肉故諸侯無故不殺牛羊大夫士無故不殺犬豕今里巷縣伯阡伯屠沽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魚菽之祭春秋修其祖祠士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於五祀（月令曰孟春之月其祀戶孟夏祀竈中央祀中霤孟秋祀門孟冬之祀行謂之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舞像中者南居當路水上雲臺屠羊殺狗鼓瑟吹笙貧者雞豕五

芳衛保散臘傾蓋社場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古故小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於鬼怠於禮而篤於祭嫚親而貴勢至妄而信日聽訑言而幸得出實物而享虛福古者君子夙夜孳孳思其德小人晨昏孜孜思其力故君子不素飡小人不空食世俗飾偽行詐為民巫祝以取釐謝堅額頟音健舌或以成業致富故憚事之人釋本相學是以街巷有巫閭里有祝古者無杠樠瞞音之寢牀移移音之案及其後世庶人即采木之杠葉華之樠士不斤成大夫葺芫而已今富者黼繡帷幄塗屏錯跗夫音中者錦綈高張采畫丹漆古者皮毛草蓐無茵席之加旃蒻弱音之美及其後大

鹽鐵論　卷七　十二

夫士復薦草緣蒲平單莞庶人即草蓐索經單藺吝音遽蒢而已今富者繡茵翟柔蒲子露牀中者獲皮代旃闒沓音坐平莞古者不粥飪不市食及其後則有屠沽沽酒市脯魚鹽而已今熟食遍列殽施成市作業墮怠食必趣時楊豚韭卵狗腊摺音馬朘夋音煎魚切肝羊淹雞寒桐馬駱日蹇捕庸脯胹而音羔豆賜彀谷音膹憤音鴈羹臭鮑甘瓠熱粱和炙古者土鼓凷塊音枹浮音擊木拊府音石以盡其歡及其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往者民間酒會各以黨俗彈箏鼓缶而已無要妙之音變羽之轉今富者鐘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儛趙謳古者瓦棺容尸木板堲即音周足以收形骸藏髮

齒而已及其後桐棺不衣采槨不斲卓音今富者繡牆題湊湊音腠題湊積木內向也中者梓棺楩槨貧者畫荒衣袍繒囊緹橐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及其後則有醯醢之藏桐馬偶人彌祭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器用如生時郡國繇遙音吏素桑楺柔音偶車櫓輪匹夫無貌領桐人衣紈綈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壇宇之居廟堂之位及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中者祠堂屏閣垣闕罘浮音罳音思罘浮思也罳絲也謂織絲之文柽罘浮虛之類蓋宮殿蓋戶之間也古者鄉有喪春不相杵巷不歌謠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今

鹽鐵論　卷七　十三

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辦歌舞俳優連笑伎戲古者男女之際尚矣嫁娶之服未之以記及虞夏之後蓋表布內絲骨笄雞音象珥耳音封君夫人加錦尚褧而已今富者皮衣朱貉繁露還佩中者長裾交褘璧瑞簪珥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故聖人為制節非虛加之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稱以為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故黎民相慕效至於發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有姪娣九女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曠怨失時男或放死無匹

古者凶年不備，豐年補敗，仍舊貫而不改作。今工異變而吏殊心，壞敗成功，以匿厥意。意極乎功業，務存乎面目。積功以市譽，不恤民之急。田野不辟，而飾亭落，邑居丘墟，而高其郭。古者不以人力徇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糟糠不接，而禽獸食肉。古者人君敬事愛下，使民以時，天子以天下為家，臣妾各以其時供（音供）公職，古今之通義也。今縣官多畜奴婢，坐稟衣食，私作產業，為姦利，力作不盡，縣官失實。百姓或無斗筲之儲，官奴累百金；黎民昏晨不釋事，奴婢垂拱遨

鹽鐵論　卷七　十四

遊也。（垂拱言晏安無事，垂衣拱手而已。）古者親近而疏遠，貴所同而賤非類。不賞無功，不養無用。今蠻貊無功，縣官居肆，廣屋大第，坐稟衣食。百姓或旦暮不贍，蠻夷或厭酒肉。黎民泮汗力作，蠻夷交脛肆踞。古者庶人麤菲草芰（音技），縮絲尚韋而已。及其後，則綦下不借，鞔（音瞞）鞮（音低）華舄。今富者華中名工，輕靡使容，紈裏紃（音巡）下，越端縱緣。中者鄧里閒作蒯（音快）苴，恒秦堅婢妾，韋沓絲履。光者茸芰（音技）狗官古蹠。人勞罷養神，瑕欲遂情，尊天敬地，履德行仁。是以上天歆焉，永其世而豐其年。故堯秀眉高彩，享國百載。及秦始皇覽怪迂，信禨祥，使盧生求羨門高，徐市等入海求不死之藥。當此之時，燕齊之士

釋鋤耒，爭言神仙方士。於是趣咸陽者以千數，言仙人食金飲珠，然後壽與天地相保。於是數（音朔）巡狩五嶽、濱海之館，以求神仙蓬萊之屬。數幸之郡縣，富人以貲佐，貧者築道旁。其後小者亡逃，大者藏匿；吏捕索掔（音徹）頓（釋名曰掔制也制頓之使順已也），不以道理。名宮之旁，廬舍丘落，無生苗立樹，百姓離心，怨思者十有半。（半作九一）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己，非正道不御於前。是以先帝誅文成、五利等，陛下建學官，親近忠良，欲以絕怪惡之端，而昭至德之塗也。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之食，五穀之蠹也。口腹從恣，魚

鹽鐵論　卷七　十五

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謂已壙泉而木，折棠大而墻樂）墮成變故傷功，工商上通傷農。故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風就萬人之功，其為害亦多矣。目修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極甘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口腹不可為多。故國病聚不足即政怠，人病聚不足則身危。

救匱第三十

丞相史曰。治聚不足奈何。

賢良曰。蓋橈枉者過直。（橈通作撓舊也）救文者以質。昔者晏子相齊。一狐裘三十載。故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方今公卿大夫子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紅有所粥其業。如是則氣脉和平。無聚不足之病矣。

大夫曰。孤子語孝。躄（音璧）者語杖。貧者語仁。賤者語治。議不在己者易。稱（去聲）從旁議者易是。其當局則亂。故公孫弘布被。倪寬練

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內。蠻夷暴於外。盜賊不為禁。奢侈不為節。若疫歲之巫。徒能鼓口耳。何散不足之能治乎。

賢良曰。高皇帝之時。蕭曹為公。滕灌之屬為卿。濟濟然斯則賢矣。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尚有爭（去聲）引守正之議。自此之後。多承意從欲。少敢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田蚡）訟園田。爭曲直人主之前。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倪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己以下士。功業顯立。日力不足。無行人子產之繼。而葛繹彭侯之等（傳曰公孫賀為丞相封葛繹侯劉屈氂為左丞相封澎侯）隳壞其緒。紕（音避）亂其紀。毀其客館議

堂以為馬廄婦舍。無養士之禮。而尚驕矜之色。廉恥陵遲。而爭趨利矣。故良田廣宅。民無所之。不恥為利者。滿朝市。列田畜者。彌郡國。橫暴掣頓。大第巨舍之旁。道路且不通。此固難醫而不可為工。

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應。

鹽鐵箴石第三十一

丞相史曰吾聞諸鄭長孫曰君子正顏色則遠暴嫚出辭氣則遠鄙倍矣故言可述行可則此有司夙昔所願覩也若夫劍客論博奕辯感色而相蘇秦立權以不相假使有司不能取賢良之議而賢良文學被不遜之名竊爲諸生不取也公孫龍有言曰論之爲道辯故不可以不屬意屬意相寬（顏師古曰猶言注意也）相寬其歸爭爭而不讓則入於鄙今有司以不仁又蒙素餐無以更責雪恥矣（顏師古曰素空也）縣官所招舉賢良文學而及親民偉仕亦未見其能用箴石而醫百姓之疾也

千古良相良臣所難於此

賢良曰賈生有言曰懇言則辭淺而不入深言則逆耳而失指故曰談何容易談且不易而況行之乎此胡建所以不得其死而吳得幾不免於患也語曰五盜執一良人枉木惡直繩今欲下箴石通關鬲則恐有盛胡之累懷箴橐（疑作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此子石所以歎息也

除狹第三十二

大夫曰賢者處大林遭風雷而不迷愚者雖處平敞大路猶暗惑焉今守相親剖符贊拜蒞一郡之衆古方伯之位也受命專制宰割千里不御於內善惡在於己己不能故耳道何狹之有哉

賢良曰古之進士也鄉擇而里選論其才能然後官之勝職任然後爵而祿之故士修之鄉曲升諸朝廷行之幽隱明足顯著疏遠無失士小大無遺功是以賢者進用不肖者簡黜今吏道壅而不選（通古作）富者以財賈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師古曰以財出爲郎顏師古曰今戲車之技也）累功積日或至卿相垂青繩擐銀龜擅殺生之柄專萬民之命弱者猶使羊將狼也其亂必矣強者則是予狂夫利劍也必妄殺生也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綱紀非其道蓋博亂愈甚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百里之中而爲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爲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聰不得達故立卿大夫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或無古諸侯之賢而蒞千里之政主一郡之衆施聖主之德擅生殺之法至重也非仁人不能任非其人不能行一人之身治亂在己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私人以財不

私人以官，懸賞以待功，序爵以俟賢，舉善若不足，黜惡若仇讎，固為其非功而殘百姓也。夫傅主德，開臣途，在於選賢而器使之，擇練守相，然後任之。

鹽鐵論卷七

鹽鐵論卷八

漢 汝南桓寬著

明 竟陵鍾惺評

疾貪第三十三

大夫曰：然。為醫以拙矣，又多求謝。為吏既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顏師古曰侵漁言侵奪百姓若漁者之取魚也）。長吏厲諸小吏（厲病也），小吏厲諸百姓。故不患擇之不熟，而患求之與得異也。不患其不足也，患其貪而無厭也。

賢良曰：古之制爵祿也，卿大夫足以潤賢厚士，足以優身及黨；庶人為官者，足以代其耕而食其祿。今小吏祿薄，郡國繇役，遠至三輔，粟米貴，不足相贍。常居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賣畜粥業。非徒是也，繇使相遣，官庭攝追，小計權吏，行施乞貸，長吏侵漁，上府下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語曰：貨賂下流，猶水之赴下，不竭不止。今大川江河飲巨海，巨海受之，而欲谿谷之讓流潦；百官之廉，不可得也。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也。

大夫曰：賢不肖有質，而貪鄙有性，君子內潔己而不能純教於彼。故周公非不正管蔡之邪，子產非不正鄧析之偽也。夫內不

從父兄之教外不畏刑法之罪周公子産不能化必也今一二
則責之有司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為非哉
賢良曰騶馬不馴御者之過也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春秋刺譏
不及庶人責其率也故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刑以當矣猶
三巡而嗟歎之其耻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闇而不著百
姓顛蹶而不扶猶赤子臨井焉聽其入也若此則何以為民父
母故君子急於教緩於刑刑一而正百殺一而慎萬是以周公誅
管蔡而子産誅鄧析也刑誅一施民遵禮義矣夫上之化下若風
之靡草無不從教何一一而縛之也

後刑第三十四

大夫曰古之君子善善而惡惡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無用
之苗無用之苗苗之害也無用之民民之賊也鉏一害而衆苗
成刑一惡而萬民說雖周公孔子不能釋刑而用惡家之有鉏
子器皿不居況鉏民乎民者敖於愛而聽刑故刑所以止民鉏
所以別怙也

賢良曰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
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
施故威厲而不殺刑設而不犯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

而不能防民陷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
不盡不止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姦猶弋者觀鳥獸挂罻羅而
喜也今天下之被誅者不必有管蔡之邪鄧晳之僞恐苗盡而不
別民欺而不治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民亂反之
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恩及刑
人德潤窮夫施惠說爾行刑不樂也

授時第三十五

大夫曰共其地居是世也非有災害疾疫獨以貧窮非惰則奢也無奇業旁入而猶以富給非儉則力也今曰施惠說爾行刑不樂則是閔無行之人而養惰奢之民也故晏子不為惠惠惡者不為仁

賢良曰三代之盛無亂萌教也夏商之季世無順民俗也是以王者設庠序明教化以防道其民及政教之洽性仁而喻善故禮義立則耕者讓於野禮義壞則君子爭於朝人爭則亂亂則天下不均故或貧或富富則仁生贍則民爭止昏莫叩人門戶求水火貪

夫不恡何則所饒也夫為政而使菽粟如水火民安有不仁者乎

大夫曰博戲馳逐之徒皆富人子弟非不足者也故民饒則僭侈富則驕奢坐而委蛇起而為非未見其仁也夫居事不力用財不節雖有財如水火窮乏之可立而待也有民不畜有司雖助之耕織其能足之乎

賢良曰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饒樂國無乏人非代之耕織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則民富矣上以奉君親下無饑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徙義而從善莫不入孝出悌夫何奢侈暴慢之有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故民易與適禮難與適道

大夫曰縣官之於百姓若慈父之於子也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故春親耕以勸農賑貸以贍不足通滯水出輕繫使民務時也蒙恩被澤而至今猶以貧困其難與適道若是夫

賢良曰古者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不給民勤於財則貢賦省民勤於力則功業牢為民愛力不奪須臾故召伯聽斷於甘棠之下為妨農業之務也今時雨澍澤種懸而不得播秋稼零落乎野而不得收田疇赤地而停落成市發春而後懸青幡而策土牛殆非明王勸耕稼之意而春令之所謂也

水旱第三十六

大夫曰。禹湯聖主。后稷伊尹賢相也。而有水旱之災。水旱天之所為。饑穰陰陽之運。非人力。故太歲之數。在陽為旱。在陰為水。六歲一饑。十二歲一荒。天道固然。殆非獨有司之罪也。

賢良曰。古者政有德。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時。故行修於內。聲聞於外。為善於下。福應於天。周公載紀。而天下太平。國無夭傷。歲無荒年。當此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以夜。無丘陵高下皆熟。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今不省其所以然。而曰陰陽之運也。非所聞也。孟子曰。野有餓莩。不知收也。狗豕食人食。不知檢也。為民父母。民饑而死。則曰非我也。歲也。何異乎以刃殺之。則曰非我也。兵也。方今之務。在除饑寒之患。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也。寡功節用。則民自富。如是則水旱不能憂。凶年不能累也。

大夫曰。議者貴其辭約而指明。可於眾人之聽。不至繁文稠辭。多言害有司化俗之計。而家人語。陶朱為生。本末異徑。一家數事。而治生之道乃備。今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饑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

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業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

而得作多。農夫樂事勸功。用不具。則田疇荒。穀不殖。用力鮮。功自半。器便與不便。其功相什而倍也。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為大器。務應員程。不給民用。民用鈍弊。割草不痛。是以農夫作劇。得獲者少。百姓苦之矣。

大夫曰。卒徒工匠。以縣官日作公事。財用饒。器用備。家人合會。褊於日而勤於用。鐵力不銷鍊。堅柔不和。故有司請總鹽鐵。一其用。平其賈。以便百姓公私。雖虞夏之為治。不易於此。吏明其教。工致其事。則剛柔和。器用便。此則百姓何苦。而農夫何疾。

賢良曰。卒徒工匠。故民得占租鼓鑄煮鹽之時。鹽與五穀同賈。器和利而中用。今縣官作鐵器。多苦惡。（鹽既味苦器又脆惡故總名苦惡也）用費不省。卒徒煩而力作不盡。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務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農事急。輓運衍之阡陌之間。民相與市買。得以財貨五穀新幣易貨。或貰民。不棄作業。置田器。各得所欲。更繇省約。縣官以徒復作。繕治道橋諸發。民便之。今總其原。一其賈。器多堅䃂。善惡無所擇。吏數不在。器難得。家人不能多儲。多儲則鎮生。棄膏腴之日。遠市田器。則後良時。鹽鐵賈貴。百姓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耰淡食。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於

民卒徒作不中程時命助之發徵無限更繇以均劇故百姓疾苦之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農民不離畦畝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斬伐而足乎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便而上無事焉是以王者務本不作末去炫燿除雕琢湛民以禮示民以樸是以百姓務本不營於末

崇禮第三十七

大夫曰飾几杖修樽俎為賓非為主也炫燿奇怪所以陳四夷非為民也夫家人有客尚有倡優奇變之樂而況縣官乎故列羽毛陳戎馬以示威武奇蟲珍怪所以示懷廣遠明德遠國莫不至也

賢良曰王者崇禮施德上仁義而賤怪力故聖人絕而不言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不可棄也今萬方絕國之君奉贄獻者懷天子之盛德而欲觀中國之禮儀故設明堂辟雍以示之揚干戚昭雅頌以風之今乃玩好不用之器奇蟲不畜之獸角抵

諸戲炫燿之物陳夸之殆與周公之待遠方殊昔周公處謙以卑士執禮以治下天下辭越裳之贄見恭讓之禮既與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目覩盛儀干戚之容耳聽清歌雅頌之聲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非重譯狄鞮來觀猛獸熊羆也狄鞮西方之民也夫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騾驢馲駞北狄之常畜也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南越以孔雀珥門戶昆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以厚中國明盛德也隋和之名寶也而不能安危存亡故喻德示威惟賢臣良相不在犬馬珍怪是以聖王以賢為寶不以珠玉為寶昔晏子修之樽俎之

閭而折衝乎千里。不能者，雖隋和滿篋，無益於存亡。隋和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也

大夫曰：晏子相齊三君，崔慶無道，劫其君，亂其國，靈公圍城，景公之時，晉人來攻，取垂都，舉臨菑，邊邑削，城郭焚，宮室隳，寶器盡，何衝之所能折乎？由此觀之，賢良所言賢人爲寶，則損益無輕重也。

賢良曰：管仲去魯入齊，齊伯魯削，非持其衆而歸齊也。伍子胥挾弓干闔閭，破楚入郢，非負其兵而遠與也。故賢者所在國重，所去國輕。楚有子玉得臣，文公側席；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夫臣所在，辟除開塞者亦遠矣。故春秋曰：山有虎豹，葵藿爲之不採；國有賢士，邊境爲之不害也。

備胡第二十八

大夫曰：鄙語曰：賢者容不辱。以世俗言之，鄉曲有桀，人尚辟之。今明天子在上，匈奴公爲寇，侵擾邊境，是仁義犯而藜藿不採。昔狄人侵太王，匡人畏孔子，故不仁者，仁之賊也。是以縣官厲武以討不義，設機械以備不仁。

賢良曰：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賤而棄之。無壇宇之居，男女之別，以廣野爲閭里，以穹廬爲家室。衣皮蒙毛，食肉飲血，會市行牧豎居，如中國之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兔罝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

大夫曰：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衆，其義莫不願爲臣妾。然猶修城郭，設關梁，厲武士，備衛於宮室，所以遠折難而備萬方者也。今匈奴未臣，雖無事，欲釋備，如之何？

賢良曰：吳王所以見禽於越者，以其越近而陵遠也。秦所以亡者，以外備胡越而內亡其政也。夫用軍於外，政敗於內，備爲所患，增主所憂。故人主得其道，則遐邇潛行而歸之，文王是也。不得其道，則臣妾爲寇，秦王是也。夫文衰則武勝，德盛則備寡。

大夫曰：往者四夷俱強，並爲寇虐。朝鮮踰徼，劫燕之東地。東越

東湖略浙江之南南越內侵滑服令氐僰人冉駹（音茫）嶲（音髓）唐昆明之屬擾隴西巴蜀今三垂已平唯北邊未定夫一舉則匈奴中外震懼釋備而何寡也

賢良曰古者君子立仁修義以綏其民故邇者習善遠者順之是以孔子仕於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隳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音運）讙（音歡）龜陰之田故為政而以德非獨辟害折衝也所欲不求而自得今百姓所以囂囂中外不寧者咎在匈奴內無室宇之守外無田疇之積隨美

草甘水而驅牧匈奴不變業而中國以騷動矣風合而雲解就之則亡擊之則散未可一世而舉也

大夫曰古者明王討暴衛弱定傾扶危衛弱扶危則小國之君說討暴定傾則無罪之人附今不征伐則暴害不息不備則是以黎民委敵也春秋貶諸侯之後刺不卒戍行役戍備自古有之非獨今也

賢良曰匈奴之地廣大而戎馬之足輕利其勢易騷動也利則虎曳（音異）病則鳥折辟鋒銳而取罷極少發則不足以更適多發則民不堪其役役煩則力罷用多則財乏二者不息則民遺怨此秦之所以失民心隕社稷也古者天子封畿千里繇役五百里勝敵相聞疾病相恤無過時之師無踰時之役內節於民心而事適其力是以行者勸務而止者安業今山東之戎馬甲士戍邊郡者絕殊遼遠身在胡越心懷老母老母垂泣室婦悲恨推其飢渴念其寒苦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之我哀故聖人憐其如此閔其久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故春使使者勞賜舉失職者所以哀遠民而慰撫老母也（漢昭紀曰始元元年赦天下賜民百戶牛酒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德惠甚厚而吏未稱奉職承詔以存恤或侵侮士卒與之

為市并力兼作使之不以理故士卒失職而老母妻子感恨也宋伯姬愁思而宋國火魯妾不得意而魯寢災今天下不得其意者非獨西宮之女宋之老母也春秋動眾則書重民也宋人圍長葛譏久役也君子之用心必若是大夫默然不對

鹽鐵論卷八

鹽鐵論卷九

漢　汝南桓　寬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執務第三十九

丞相史曰先王之道軼（音益）人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夫稱上聖之高行道至德之美言非當世之所能及也願聞方今之急務可復行於政使百姓咸足於衣食無乏困之憂風雨時五穀熟螟螣（音特）不生天下安樂盜賊不起流人還（音旋）歸各反其田里吏皆廉正敬以奉職元元各得其理也

賢良曰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詩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及離（去）道不遠也顏淵曰舜獨何人也回何人也夫思賢慕能從善不休則成康之俗可致而唐虞之道可及公卿未思也先王之道何遠之有齊桓公以諸侯思王政憂周室匡諸夏之難平夷狄之亂存亡接絶信義大行著于天下邵陵之會予（上）之為主傳曰予積也故土積而成山阜水積而成江海行積而成君子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而已（詩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夫婦不失時人安和如適獄訟平刑罰得則陰陽調風雨時上不苛擾下不煩勞各修其業安其性則螟螣（音特今文作螣）不生而水旱不起賦斂省而農不失時則百姓足而流人歸其田里上清靜而不欲則下廉而不貪若今則徭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涉胡越之域今茲往而來歲還（音旋）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身在東楚志在西河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賈捐之曰孝武以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北卻匈奴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故民離怨若此）詩云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吏不奉法以存撫倍公任私各以其權充其嗜欲人愁苦而怨思上不恤理則惡政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祀雩祝用事百神無時豈能調陰陽而息盜賊矣

能言第四十

大夫曰：盲者口能言白黑，而無目以別之。儒者口能言治亂，無能以行之。夫坐言不行，則牧童兼烏獲之力，逢須苞堯舜之德。故使言而近，則儒者何患於治亂，而盲人何患於白黑哉？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故卑而言高，能言而不能行者，君子恥之矣。

烏獲秦武王之力士舉龍文鼎者逢須古本作逢蒙荀子淮南子及王褒頌又作逢門

賢良曰：能言而不能行者，國之寶也。能行而不能言者，國之用也。兼此二者，君子也。無一者，烏獲逢須也。言滿天下，德覆四海，周公是也。口言之，躬行之，豈若默然載施其行而已。則執事亦何患何恥之有？今道不舉而務小利，慕於不急以亂羣意，君子雖貧勿為可也。藥酒，病之利也；正言，治之藥也。公卿誠能自強自忍，食文學之至言，去權詭，罷利官，一歸之於民，親以周公之道，則天下治而頌聲作。儒者安得治亂而患之乎？

取下第四十一

大夫曰：不軌之民，困橈公利，而欲擅山澤。從文學賢良之意，則利歸於下，而縣官無可為者。上之所行則非之，上之所言則譏之，專欲損上徇下，虧主而適臣，尚安得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而何頌聲能作也？

只二諸便之破好利之非

賢良曰：古者上取有量，自養有度，樂歲不盜，年饑則肆，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籍斂不過十一。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而天下平。浚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也。君君臣臣，何為其無禮義乎？及周之末塗，德惠塞而嗜欲眾，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怠於公事，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

詩序曰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衛靈公當隆冬興眾穿池，宛春諫曰：天寒，百姓凍餒，願公之罷役也。公曰：天寒哉？我何不寒哉？

王褒曰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夏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

人之言曰：安者不能恤危，飽者不能食饑。故餘粱肉者難為言隱約，處佚樂者難為言勤苦。夫高堂邃宇，廣廈洞房者，不知專屋狹廬、上漏下濕者之瘤也。繫馬百駟，貨財充內，儲陳納新者，不知有旦無暮、稱貸者之急。廣第唐園，良田連比者，不知無運踵之業、竄頭宅者之役也。原馬被山，牛羊滿谷者，不知無孤豚瘠犢者之窘。

也高枕談卧無叫號者不知憂私責（債音）與吏正戚者之愁也波紈躡韋搏粱齧肥者不知短褐之寒糠粃之苦也從容房闈之間無拱持案食者不知蹠耒躬耕者之勤也乘堅驅良列騎成行者不知負擔步行者之難也同床旃席侍御滿側者不知負輅輓舩登高絕流者之難也衣（去）輕煖被（彼音）英裘處溫室載安車者不知乘邊城飄胡代鄉（向音）清風者之危寒也妻子好合子孫保之不知老母之顦顇匹夫之悲恨也耳聽五音目視弄優者不知蒙流矢距敵方外之死者也東嚮伏几振筆如文調者不知求索之急捶（上）楚之痛者也坐旃茵之上按圖籍之言若易易然亦不知步涉者之難也昔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菅（開音）茅用師若彈丸從軍旅者暴骨長城戍漕者輦車相望生而往死而還（旋音）彼獨非人子耶故君子仁以恕義以度（鐸音）所好惡與天下共之所不施不仁者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太王好色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文王作刑國無怨獄武王行師士樂為之死民樂為之用若斯則民何苦而怨何求而譏公卿愀然寂若無人於是遂罷議止詞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猥（委音）以鹽鐵而為不便請且罷郡國榷沽關內鐵官奏可賢曰文學既拜咸取列大夫辭丞相御史

擊之第四十二

大夫曰前議公事賢良文學稱引往古頗亂世務論者不必相反期於可行往者縣官未事胡越之時邊城四面受敵北邊尤被其害先帝絕三方之難（去）撫從方國以為蕃蔽窮極郡國以討匈奴匈奴壤界獸圈孤弱無與此困亡之時也遼遠不遂使得復喘息休養士馬負給（急音）西域西域迫近胡寇沮心內解必為巨患是以主上欲掃除煩倉廩之費也終日逐禽罷而釋之則非計也蓋舜紹緒禹成功今欲以小舉擊之如何

文學曰異時縣官修輕賦公用饒人富給其後保胡越通四夷費用不足於是興利害算車船以訾（紫音）助邊（漢武紀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車李奇曰始稅商賈車船令出算也）贖罪告緡與人以患矣甲士死於軍旅中士罷於轉漕仍之以科適吏徵發極矣（漢武紀曰天漢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發天下七科謫及勇敢士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夫勞而息之極而反本古之道也雖舜禹興不能易也

大夫曰昔夏后底洪水之災百姓孔勤罷（疲音）於籠臿（察音）及至其後咸享其功先帝之時郡國頗煩於戎事然亦寬三陲之役語曰見機不遂者隕功一日違敵累世為患（先軫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休勞用供因弊乘時帝王之道聖賢之所不能失也功業有緒惡勞

而不卒循耕者勸休而困止也夫事輟者無功耕怠者無獲也

文學曰地廣而不德者國危兵強而凌敵者身亡虎兕相據而螻蟻得志兩敵相機而匹夫乘閒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方今為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士厚幣結和親修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急不計其難弊恃以窮無用之地亡十獲一非文學之所知也

結和第四十三

大夫曰漢興以來修好結和親所聘遺單于者甚厚然不紀重質厚賂之故改節而暴害滋甚先帝覩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故廣將帥招奮擊以誅厥罪功勳粲然著於海內藏於紀府何命亡十獲一乎漢武紀曰元光二年春詔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亡已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議宜擊夏六月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將三十萬眾屯馬邑谷中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走出夫偷安者後危慮近者憂邇賢者離俗知士權行君子所慮眾庶疑焉故民可以觀成不可與圖始此有司所獨見而文學所不覩

文學曰往者匈奴結和親諸侯納貢即君臣外內相信無胡越之患當此之時上求寡而易澹民安樂而無事耕田而食桑麻而衣家有數年之稸縣官餘貨財閭里耆老咸及其澤韓安國曰高皇帝嘗困于平城匈奴至而投鞍高于城者數所平城之厄七日不食天下歎之及解圍反位無忿怒之心雖得天下而不報平城之怨者非以力不能也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之私怨傷天下之公義故遣劉敬結為和親至今為世利孝文皇帝嘗一屯天下之精兵於常聚廣武無尺寸之功天下黔首約要之民無不憂者孝文皇帝悟兵之不可窮也乃為和親之約至今為後世利而主者之迹足以為効自是之後退文任武苦師勞眾以累無用之地立郡沙石之間民不能自守發屯乘城輓輦而澹之愚竊見其亡不覩其成

大夫曰匈奴以虛名市於漢而實不從數為匈奴所紿不痛之何故也高皇帝伏劍定九州今以九州而不行於匈奴閭里常民尚有梟散（梟散淡離也閱西人謂梟日淡雖散云梟散）況萬里之主與小國之匈奴乎夫以天下之力勤何不推以天下之士民何不服今有帝名而威不信（音伸）長城反賂遺而尚踞敖此五帝所不忍三王所畢（必一作怒也）（匈奴使曰太初四年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虜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征和四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閭大關取漢女為妻歲給遺我蘖酒萬石稷米五千斛雜繒萬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

文學曰湯事夏而卒服之周事殷而卒滅之故以大御小者王救去以強凌弱者亡聖人不困其衆以兼國良御不困其馬以兼道故造父之御不失和聖人之治不信德秦攝利銜以御宇內執修箠以笞八極驂服（近世秦如此不以德服秦也）以罷（音疲）而鞭策愈加故有傾銜遺箠之變士民非不衆力勤非不多也皆內倍外[illegible]為用此高皇帝所以伏劍而取天下也夫兩主好合內外[illegible]下安寧世世無患士民何事二王何愁焉

大夫曰伯翳之始封秦地為七十里穆公開伯（音霸）孝公廣業自卑至上自小至大故先祖基之子孫成之軒轅戰涿鹿殺兩暤蚩尤而為帝湯武伐夏商誅桀紂而為王黃帝以戰成功湯

武以伐成治故手足之勤腹腸之養也當世之務後世之利也今四夷內侵不攘萬世必有此長患先帝興義兵以誅暴強東成朝鮮西定冉駹（音尨南夷傳曰自筰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顏師古曰今夔州開州首領多姓冉）南擒百越北挫強胡（若木背內使也）李牧追匈奴以廣北州湯武之舉蚩尤之兵也故聖主斥地非私其利用兵非徒奮怒也所以匡難避害以為黎民遠慮

文學曰秦南禽勁越北卻強胡竭中國以役四夷人罷極而主不恤國內潰而上不知是以一夫倡而天下和兵破陳涉地奪諸侯何嗣之所利詩云雍雍鳴鳱旭日始旦登得前利不念後咎故吳王知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遂之患秦知進取之利而不知鴻門之難是以知一而不知十也周謹小而得大秦欲大而亡小語曰前車覆後車戒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矣

誅秦第四十四

大夫曰。秦楚燕齊。周之封國也。三晉之君。齊之田氏。諸侯家臣也。內守其國。外伐不義。地廣壤進。故立號萬乘。而為諸侯宗周。修禮長文。然國翦弱。不能自存。東攝六國。西畏於秦。身以放遷。宗廟絕祀。賴先帝大惠。紹興其後。封嘉潁川。號周子男君（古本作周子南君顏師古曰子南其封邑之號以為周後故總言周子南君也）。秦既并天下。東絕沛水。并滅朝鮮。南取陸梁。北却胡狄。西略氐羌。立帝號。朝四夷。舟車所通。足跡所及。靡不畢至。非服其德。畏其威也。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矣。

文學曰。禹舜堯之佐也。湯文夏商之臣也。其所以從八極而朝海內者。非以陸梁之地。兵革之威也。（秦紀曰始皇三十三年發諸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司馬貞曰南方之人其性陸梁故曰陸梁曰晉灼曰[illegible]者陸梁而跳也）秦楚三晉號萬乘。不務積德。而務相侵。構兵爭強。而卒俱亡。雖以進壤廣地。如食萴之充腸也。（廣雅曰附子一歲曰萴子二歲烏喙三歲附子四歲烏頭五歲天雄蘇秦為燕說齊王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為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欲其安存。何可得也。夫禮讓為國。若江海流彌久不竭。其本美也。苟為無本。若蒿火暴怒。而無繼。其亡可立而待。戰國是也。周德衰。然後列於諸侯。至今不絕。秦力盡而滅其族。安得朝人也。

大夫曰。中國與邊境。猶支體與心腹也。夫肌膚寒於外。腹腸疾於內。內外之相勞。非相為助也。脣亡則齒寒。肢體傷而心憯（音慘）怛。故無手足則支體廢。無邊境則內國害。昔戎狄攻太王於邠。踰岐梁而與秦界於涇渭。東至晉之陸渾。侵暴中國。中國疾之。今匈奴蠶食內侵。遠者不離其苦。獨邊境蒙其敗。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不征備則暴害不息。故先帝興義兵以征厥罪。遂破祁連天山。散其聚黨。北略至龍城。大圍匈奴。單于失魂。僅以身免。乘奔逐北。斬首捕虜十餘萬。控弦之民。旃裘之長。莫不沮膽挫折。遠遁遂。乃振旅。渾（古本作昆）耶（古本作邪）率其眾以降。置五屬國以距胡。則長城之內。河山之外。罕被寇菑（菑音）。於是下詔令。減戍漕。寬繇役。初雖勞苦。卒獲其慶。（匈奴傳曰元狩二年春漢使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衛青傳曰其秋單于怒昆邪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於是天子其嘉驃騎之以減隴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

文學曰。周累世積德。天下莫不願以為君。故不勞而王。恩施由近及遠。而蠻貊自至。秦任戰勝以并天下。小海內而貪胡越之地。使蒙恬擊胡。取河南以為新秦。而亡其故秦。築長城以守胡。而亡其所守。往者兵革亟動。師旅數起。長城之北。旋市遺鏃。相望。及李廣利等輕計。還馬足。莫不寒心。雖得渾邪。不能更所亡。此非社稷之

師古曰更償也言所得不足以償其所失也李奇曰天數計也漢二年使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

伐功第四十五

大夫曰。齊桓公越燕伐山戎。破孤竹。殘令支。（古本作離支令離枝相近也）趙武靈王踰句注。過代谷。略滅林胡樓煩。燕襲走東胡。辟地千里。度遼東而攻朝鮮。蒙公為秦擊走匈奴。若鷙鳥之追群雀。匈奴勢懾。（[illegible]）不敢南面而望十餘年。（懾懾也）及其後蒙公死。而諸侯叛秦。中國擾亂。匈奴紛紛。乃敢復為邊寇。夫以小國燕趙。尚猶卻寇虜以廣地。今以漢國之大。士民之力。非特齊桓之眾。燕趙之師也。然匈奴久未服者。群臣不并力。上下未諧故也。

文學曰。古之用師。非貪壤土之利。救民之患也。民思之若旱之望雨。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故憂人之患者。民一心而歸之。湯武是也。不愛民之死。力盡而潰叛者。秦王是也。孟子曰。君不鄉道。不由仁義。而為之強戰。雖克必亡。此中國所以擾亂。非蒙恬死而諸侯叛秦。昔周室盛也。越裳氏來獻。百蠻致貢。其後周衰。諸侯力征。蠻貊分散。各有聚黨。莫能相一。是以燕趙能得意焉。其後匈奴稍強。蠶食諸侯。故破走月支。因兵威徙小國。引弓之民。并為一家。一意同力。故難制也。前君為先帝畫匈奴之冊。（冊通作策）兵據西域。奪之便勢之地。以候其變。以漢之強。攻於匈奴之眾。若以強弩潰癰疽。越之禽吳。豈足道哉。上以為然。用君之義。聽君之計。雖越王之任

種蠡不過以搜粟都尉為御史大夫持政十有餘年未見種蠡之功而見靡弊之效匈奴不為加俛而百姓黎民以敝矣是[illegible]之用不能弱匈奴而反衰中國也善為計者固若此乎

[illegible]之患[illegible]之痛擾中國之門留背之瘰疵也

鹽鐵論卷十

漢　汝南桓寬著
明　竟陵鍾惺評

西域第四十六

大夫曰。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利。民富兵強。行入為寇。則句注之內驚動。而上郡以南咸城。文帝時。虜入蕭關。烽火通甘泉。羣臣懼不知所出。乃請屯京師以備胡。匈奴傳曰孝文十四年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羣羌通。先帝推讓斥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隔絕羌胡。瓜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國皆內拒。匈奴斷其右臂。曳劍而走。故募人田畜以廣用。長城以南。濱塞之郡。馬牛放縱。蓄積布野。未覩其許之所過也。匈奴傳曰元鼎三年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夫以弱越而遂意強吳。才地計衆非鈞也。主思臣謀。其往必矣。

文學曰。吳越迫於江海。三川循環之。處於五湖之間。地相迫。壤相次。其勢易相禽擒通作也。金鼓未聞。旌旗未舒。行杭音陳陣音未定。兵以接矣。師無輜重之費。士無乏絕之勢。此所謂食於厨倉。而戰於門郊者也。今匈奴牧於無窮之澤。東西南北。不可窮極。雖輕車利馬。不能得也。況負重羸兵以求之乎。其勢不相及也。茫茫乎。若行九

畢。未知所止。皓皓（一作浩浩）乎若無網羅而漁江海。雖及之三軍罷弊。逐遺之餌也。故明王知其所無利。以為役不可數行。而權不可久張也。故詔公卿大夫賢良文學所以復往興微之路。公卿宜思百姓之急。匈奴之害。緣聖主之心。定安平之業。今乃留心於末計。雖本議不順上意。未為盡於忠也。

大夫曰。初貳師不克宛而還也。議者故使人主不遂忿。則西域皆瓦解而附於胡。胡得眾國而益強。先帝絕奇聽。行武威。還襲宛。宛舉國以降。效其器物。致其寶馬。烏孫之屬駭膽。請為臣妾。匈奴失魄。奔走遁逃。雖未盡服。遠處寒苦墝（音敲）埆（音殼）之地。壯者死於祁連天山。其孤未復。（漢武帝紀曰太初元年秋八月行幸安定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四年春貳師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顏師古曰天山即祁連山也匈奴謂天為祁連今鮮卑語尚然也）故群臣議以為匈奴困於漢兵。折翅傷翼。可遂擊服。會先帝棄群臣。以故匈奴不革。譬如為山。未成一簣而止。廢功業而無斷成之理。是棄與胡而資強敵也。輟幾沮成。為主計若斯。亦未可謂盡忠也。

文學曰。有司言外國之事。議者皆激一時之權。不慮其後。張騫言大宛之天馬汗血。安息之真玉大鳥。縣官既聞。如甘水。焉乃大興師伐宛。歷數期而後克之。夫萬里而攻人之國。兵不戰而物故過

半。（顏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雖破宛得寶馬。非計也。當此之時。將卒方赤面而事四夷。師旅相望。郡國並發。黎人困苦。姦偽萌生。盜賊並起。守尉不能禁。城邑不能止。然後遣上大夫衣繡衣以興擊之。當此時。百姓元元。莫必其命。故山東豪傑頗有異心。（漢武紀曰天漢二年秋泰山琅邪群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賴先帝聖靈。斐然其咎皆在於欲畢匈奴而遠幾也。為主計若此。可謂忠乎。

世務第四十七

大夫曰諸生妄言議者令可詳用無徒守椎車之語滑稽而不可（脩也崔浩曰滑稽酒器也吐酒終日不已姚察曰滑稽猶俳諧也謂諸如字稽音計也以言諧語滑利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也）夫漢之有匈奴譬若木之有蠹如人有疾不治則寖以深故謀臣以為擊奪以困極之諸生言以德懷之此有其語而不可行也諸生上無以似三王下無以似近秦令有司可舉而行當世安蒸庶而寧邊境者乎

文學曰昔齊桓公內附百姓外綏諸侯存亡接絕而天下從風其後德虧行衰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春秋刺其不崇德而崇力也故任德則強楚告服遠國不召而自至任力則近者不親小國不附此其效也誠上觀三王之所以昌下論秦之所以亡中述齊桓所以興去武行文廢力尚德罷關梁除障塞以仁義導之則北垂無寇虜之憂中國無干戈之事矣

大夫曰事不豫辦不可以應卒內無備不可以禦敵詩云詰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必有武備昔宋襄公信楚而不備以取大辱焉身執囚而國幾亡故雖有誠信之心不知權變危亡之道也春秋不與中國為禮為其無信也匈奴貪很因時而動乘可而發飆舉電至而欲以誠信之心金帛之實而信無義之詐是猶親蹠（音隻）蹻（音腳）而扶猛虎也

文學曰春秋王者無敵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賓服莫敢受交也（淮南王安曰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德行延及方外舟車所臻足迹所及莫不被澤蠻貊異國重譯自至方此之時天下和同君臣一德外內相信上下輯睦兵設而不試干戈藏而不用老子曰兕無所用其角螫蟲無所輸其毒故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世安得蹠蹻而親之乎

大夫曰布心腹質情素信誠內感義形乎色宋華元楚司馬子反之相親也符契內合誠有以相信也今匈奴挾不信之心懷不測之詐見利如前（如一作而古而字通作如字樂府[illegible]作而張亦作張如）乘便而起潛進市側以襲無備是猶措重寶於道路而莫之守也求其不亡何可得乎

文學曰誠信著乎天下醇德流乎四海則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執禽而朝之故正近者不以威來遠者不以武德義修而任賢良也故民之於事辭佚而就勞於財也辭多而就寡上下交讓道路鴈行方此之時賤貨而貴德重義而輕利賞之不竊何寶之守也

和親第四十

大夫曰昔徐偃王行義而滅好儒而削知文而不知武知一而不知二故君子篤仁以行然必築城以自守設械以自備為不仁者之害己也是以古者蒐（音搜）獮（音癬）振旅而數軍實焉恐民之愉佚而亡戒難故兵革者國之用城壘者國之固也而欲罷之是去表見裏示匈奴心腹也匈奴輕舉潛進以襲空虛是猶不介而當矢石之蹊禍必不振此邊境之所懼而有司之所憂也

文學曰往者通關梁（通各本脫不著）交有無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內附往來長城之下其後王恢誤謀馬邑匈奴絕和親故當路結禍紛拏而不解兵連而不息邊民不解甲弛弩行數十年介胄而耕耘鉏耰而候望燧燔烽舉丁壯弧弦而出鬬老者超越而入葆言之足以流涕寒心則仁者不忍也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故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為兄弟也故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大夫曰自春秋諸夏之君會聚相結三會之後乖離相疑伐戰不止六國從親冠帶相接然未嘗有堅約況禽獸之國乎春秋存君在楚（傳曰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詰皋（一作鼬音宥）之會書公紿（音怠）夷狄（春秋曰五月公及諸侯盟於皋鼬）也（春秋曰春王正月公在楚公羊）匈奴數和親而常先犯約貪侵盜驅長詐謀之國也反覆無信百約百叛若朱象之不移商均之不化而欲信其用兵之備親之以德亦難矣

文學曰王者中立而聽乎天下德施方外絕國殊俗臻於闕庭鳳皇在列樹麒麟在郊藪羣生庶物莫不被澤非足行而人辦之也推其仁恩而皇之誠也范蠡出於越由余長於胡皆為伯王賢佐故政有不從之教而世無不可化之民詩云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故公劉處戎狄戎狄化之太王去豳豳民隨之周公修德而越裳氏來其從善如影響為政務以德親近何憂於彼之不改

繇役第四十九

大夫曰屠者解分中理可橫以手而離也至其抽筋鑿骨非行金斧不能決聖主循性而化有不從者亦將舉兵而征之是以湯誅葛伯文王誅犬夷及後戎狄猾夏中國不寧周宣王仲山甫（古本作尹吉甫）式遏寇虐詩云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自古明王不能無征伐而服不義不能無城壘而禦強暴也

文學曰舜執干戚而有苗服文王底德而懷四夷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普天之下惟人面之倫莫不引領而歸其義故畫地為境人莫之犯子曰白刃可冒中庸不可入至德之謂也故善攻不待堅甲而克善守不待渠梁而固武王之伐殷也執黃鉞誓牧之野天下之士莫不願為之用既以義取之以德守之秦以力取之以法守之本末不得故亡夫文猶可長用而武難久行也

大夫曰詩云獫狁孔熾我是用戒武夫潢潢經營四方故守禦征伐所由來久矣春秋譏戎曝未至豫禦之故四支強而躬體固華葉茂而本根據故飭四境所以安家國也繇戍增所以審勞佚也主憂者臣勞上危者下佚先帝憂百姓不贍出禁錢解

乘輿驂貶樂損膳以賑窮備邊費（食貨志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賑貧）未見報施之義而見沮成之理非所聞也

文學曰周道衰王跡熄諸侯爭強大小相凌是以強國務侵弱國設備甲士勞戰陣役於兵革故君勞而民困苦也今中國為一統而方內不安繇役遠而外內煩也古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憂愁妻子詠歎憤懣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於骨髓此杕杜采薇之所為作也

險固第五十

大夫曰虎兕所以能執熊羆服羣獸者爪牙利而攫便也秦所以超諸侯吞天下并敵國者險阻固而勢居然也故龜猖有介狐貉不能禽（擒通作）蝮蛇有螫人忌而不輕故有備則制人無備則制於人故仲山甫補袞職之闕蒙公築長城之固所以備寇難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不固其外欲安其內猶家人不堅垣墻狗吠夜驚而闇昧妄行也

文學曰秦地左殽函右隴阺前蜀漢後山河四塞以為固金城千里良將勇士設利器而守陘隧墨子守雲梯之械也以為雖湯武

復生蚩尤復起不輕攻也然戍卒陳勝無將帥之任師旅之衆揮空拳而破百萬之師無墻籬之難故在德不在固誠以行義為阻（[illegible]）道德為塞賢人為兵聖人為守則莫能入如此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矣夫何妄行之有乎

大夫曰古者為國必察土地山陵阻險天時地利然後可以王伯故制地城郭飭溝壘以禦寇固國春秋曰冬浚洙（音朱）修地利也（穀梁傳曰浚洙者深洙也著力不足也）三軍順天時以實擊虛然困於阻險敵於金城楚莊之圍宋秦師敗崤嶔巖是也故曰天時地利羌胡固近於邊今不敢取必為四境長患此季孫之所以憂顓臾有

句踐之變而為伍員之所擒也

文學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之致遠不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世不奪非以險以德也吳有三江五湖之難而兼於越楚有汝淵滿堂之固而滅於秦秦有隴阺崤塞而亡於諸侯晉有河華九河而奪於六卿齊有泰山巨海而負於田常桀紂有天下兼有濟亳秦王以六合困於陳涉非地利不固無術（[illegible]）以守之也釋邇憂遠猶吳不內定其國而西絕淮山與齊晉爭彊也越因其罷擊其厭使吳王用申胥修德無恃極其衆則句踐不免為藩臣海崖何謀之敢慮也

大夫曰楚自巫山起方城屬巫黔中設扞關以拒秦秦包商洛崤函以禦諸侯韓阻宜陽伊闕要成皋太行（行音）以安周鄭魏濱洛築城阻山帶河以保晉國趙結飛狐句注孟門以存荊代燕塞碣石絕邪谷繞援遼齊撫阿甄關榮歷倚太山負海河關梁者邦國之固而山川社稷之寶也徐人滅舒春秋謂之取惡其無備得物之易也（春秋曰徐人取舒公羊傳曰其言取之何易也）故恤來兵仁傷刑君子為國必有不可犯之難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言備之素修也（易下繫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文學曰。阻險不如阻義。昔湯以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舒以百里亡於敵國。此其所以見惡也。使關梁足恃。六國不兼於秦。河山足保。秦不亡於楚漢。由此觀之。衝隆不足為強。高城不足為固。行善則昌。行惡則亡。王者博愛遠施。外內合同。四海各以其職來祭。何擊柝而待。傳曰。諸侯之有關梁。庶人之有爵祿。非升平之興。蓋自戰國始也。

論勇第五十一

大夫曰。荊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三尺匕首不足恃也。秦王憚於不意。列斷賁育。介七尺之利也。使專諸空拳。不免於為禽。左傳作鱄設諸　要離無水。不能遂其功。吳越春秋曰王子慶忌與要離俱涉於江要離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慶忌捽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　世言強楚勁鄭。有犀兕之甲。棠谿之鋌也。內據金城。外任利兵。是以威行諸夏。強服敵國。故孟賁奮臂。眾人輕之。怯夫有備。其氣自倍。況以吳楚之士。舞利劍。蹶強弩。以與貉虜騁於中原。一人當百。不足道也。夫如此。則胡無守谷。貉無交兵。不支漢。其勢必降。此商君之走魏而孫臏之破梁也。

文學曰。楚鄭之棠谿墨陽。非不利也。許慎曰二者皆利劍名曰皆地名出良劍者也　犀兕之甲。非不堅也。然而不能存者。利不足恃也。秦兼六國之師。據崤函而御宇內。金石之固。莫耶之利也。莫邪吳王劍名干將妻之所造也　然陳勝無士民之資。甲兵之用。鉏耰棘橿。以破衝隆。武昭不擊。烏號不發。許慎曰衝臨衝也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者也隆高也劍以登隆能也言能隆而登也樂書曰弩蕭弩也弩之樂也武大武也武不之弩也急功曰烏號弓也　所謂金城者。非謂築壤而高土。鑿地而深池也。所謂利兵者。非謂吳越之鋌。干將之劍也。言以道德為城。以仁義為郭。莫之敢攻。莫之敢入。文王是也。以道德為胄。以仁義為劍。

莫之敢當，莫之敢御，湯武是也。今不建不可攻之城，不可當之兵，而欲任匹夫之役，而行三尺之刃，亦細矣。

大夫曰：荊軻提匕首入不測之強秦，秦王惶恐失守衛，群臣懼。專諸手劍摩萬乘，刺吳王，尸孽立正，鎬冠千里。聶政自衛，由韓廷刺其主，功成求得，退自刑於朝，暴尸於市。今誠得勇士，乘強漢之威，凌無義之匈奴，制其死命，責以其過，若曹劌之負齊桓公，遂其求，推鋒折銳，穹廬擾亂，上下相遁，因以輕銳隨其後，匈奴必交臂不敢格也。

文學曰：湯得伊尹，以區區之亳兼臣海內；文王得太公，廓酆鄗以為天下；齊桓公得管仲以霸諸侯；秦穆公得百里奚，由余，西戎八國服。閔得賢聖而蠻貊來享，未聞劫殺人主以懷遠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非畏其威，畏其德也。故義之服無義，疾於原馬良弓；德之召遠，疾於馳傳重驛。

鹽鐵論卷十一

漢　汝南桓　寬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論功第五十二

大夫曰：匈奴無城郭之守，溝池之固，修戟強弩之用，倉廩府庫之積，上無義法，下無文理，君臣嫚易，上下無禮，織柳為室，旃席為蓋，素弧骨鏃，馬不粟食，內則備不足畏，外則禮不足稱。夫以中國天下腹心，賢士之所總，禮義之所集，財用之所殖也。夫以知謀以義伐不義，若因秋霜而振落葉。春秋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況以天下之力乎。

文學曰：匈奴車器無銀黃絲漆之飾，素成而務堅；絲無文采裙褘曲襟之制，都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繡淫巧之貢，纖綺羅紈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修戟強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一旦有急，貫弓上馬而已。資糧不見案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為城郭，因水草為倉廩。法約而易辨，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從。嫚於禮而篤於信，略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之書，刻骨卷木，百官有以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群臣為縣官計者皆言

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驅之而反更亡也（嚴尤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為弱以存為亡一朝爾也（晁錯曰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俛仰之間耳）

大夫曰曩連有言秦攝使其士虐使其民故政急而不長高皇帝受命平暴亂功德巍巍惟天同大焉而文景承緒潤色之及先帝征不義攘無德以昭仁聖之路純至德之基聖王累年仁義之積也今文學引亡國失政之治而況之於今其謂匈奴難圖宜矣

文學曰有虞氏之時三苗不服禹欲伐之舜曰是吾德未喻也退而修政而三苗服不牧之地不覊之民聖王不加兵不事力焉以為不足煩百姓而勞中國也今明王修聖緒宣德化而朝有權使之謀尚首功（斬首之功）之事臣固怪之夫人臣席（席藉也）天下之勢奮國家之用身享其利而不顧其主此尉佗章邯（邯音寒）所以成王秦失其政也孫子曰今夫國家之事一日更百變然而不亡者可得而革也逮出兵乎平原廣牧鼓鳴矢流雖有堯舜之知（去聲）不能更也戰而勝之退修禮義繼三代之迹仁義附矣戰勝而不休身死國亡者吳王是也（吳王謂夫差也）

大夫曰順風而呼者易為氣因時而行者易為力文武懷餘力不為後嗣計故三世而德衰昭王南征死而不還凡伯囚執而使不通晉取郊沛王師敗於茅戎今西南諸夷楚莊之後（西南夷傳曰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朝鮮之王燕之亡民也（朝鮮傳曰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南越尉佗起中國自立為王德至薄然皆亡天下之大各自以為一州倔強倨傲（倔強梗戾貌）自稱老夫先帝為萬世度恐有冀州之累南荊之患於是遣左將軍樓船平之兵不血刃咸為縣官也（南越傳曰南越已平樓船將軍以推鋒陷堅為將梁族自）七國之時（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歲而亡）皆據萬乘南面稱王提（衍秦上王也衆也斩）

（所以節行止也）為敵國累世然終不免係虜於秦今匈奴不當（去）漢家之巨郡非有六國之用賢士之謀由此觀難易察然可見也

文學曰秦滅六國虜七王沛然有力自以為蚩尤不能害黃帝所不然及二世殺於望夷子嬰係頸降軹道曾不得七王之俛（免音）首使六國並存秦尚為戰國固未亡也何以明之自孝公以至於始皇世世為諸侯雄百有餘年及兼天下十四歲而亡何則外無敵國之憂而內自縱恣也自非聖人得志而不驕佚者未之有也

論鄒第五十三

大夫曰。鄒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曠之道。將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萬方。猶無準平而欲知高下。無規矩而欲知方圓也。於是推大聖終始之運。（始終自次共）以喻王公列士。中國名山通谷。以至海外。所謂中國者。天下八十一分之一。名曰赤縣神州。而分為九。川谷阻絕。陵陸不通。乃為一州。有八瀛海圜其外。此所謂八極。而天下際焉。禹貢亦著山川高下原隰。而不知大道之徑。故秦欲達九州而方瀛海。牧胡而朝萬國。諸生守畦畝之慮。閭巷之固。未知天下之義也。（騶衍傳曰。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餘閎大不經。）

文學曰。堯使禹為司空。平水土。隨山刊木。定高下而序九州。鄒衍非聖人。作怪誤。惑六國之君。以納其說。此春秋所謂匹夫熒惑諸侯者也。（騶衍傳曰。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如燕。昭王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近者不達。焉能知瀛海。故無補於用者。君子不為。無益於治者。君子不由。三王信經道而德光於四海。戰國信嘉言破亡而泥山。昔秦始皇已吞天下。欲并萬國。（[illegible]）亡其三十六郡。欲達瀛海而失其州縣。知大義如斯。不如守小計也。

買傳前 欤當之 者衙居 寒

論菑第五十四

大夫曰。巫祝不可與並祀。（泰族訓曰。陳簠簋。列樽俎。設籩祝也。齊明盛服而不言神之所默者尸也。）諸生不可與逐語。信往疑今。非人自是。夫道古者稽之今。言遠者合之近。日月在天。其徵在人。菑異之變。夭壽之期。陰陽之化。四時之敘。水火金木。妖祥之應。鬼神之靈。祭祀之福。日月之行。星辰之紀。曲言之故。何所本始。不知則默。無苟亂耳。

文學曰。始江都相董生推言陰陽。四時相繼。父生之。子養之。母成之。子藏之。故春生仁。夏長德。秋成義。冬藏禮。此四時之序。聖人之所則也。刑不可任以成化。故廣德教。言遠必考之邇。故由恕以行。是以刑罰若加於己。勤勞若施於身。又安能忍殺其赤子以事無用。罷弊所恃。而達瀛海乎。蓋越人美蠃蚌而簡太牢。鄙夫樂咋唶。而怪韶濩。故不知味者。以芬香為臭。不知道者。以美言為亂耳。人無夭壽。各以其好惡為命。羿蒙以功力。不得其死。知伯以貪狠亡其身。天菑之證。禎祥之應。猶施與之望報。各以其類及。故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好行惡者。天報以禍。妖菑是也。春秋曰。應是而有天菑。周文武尊賢受諫。敬戒不殆。純德上休。神祇相貽。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日者陽。陽道明。月者陰。陰道冥。君尊臣卑之義。故陽光盛於上。衆陰之

類消於下，月望於天，蚌蛤盛於淵。（說山訓曰月盛衰於上則蠃蛖應於下）故臣不臣，則陰陽不調，日月有變；政教不均，則水旱不時，螟螣（音特）生，此災異之應也。四時代序，而人則其功；星列於天，而人象其行。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衆星齊，常星亂則衆星墜矣。（天文志曰：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宮官物類之象。）

大夫曰：文學言剛柔之類，五勝相代生。易明於陰陽，書長於五行。春生夏長，故火生於寅木，陽類也；秋生冬死，故木生於申金，陰物也。四時五行，迭廢迭興，陰陽異類，水火不同器。金得土而成，得火而敗，金生於巳，何說何言然乎？

文學曰：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為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音壓）而不陽。詩云：載戢干戈，載櫜（音高）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衰世不然，逆天道以快暴心，僵尸流血，以爭壤土，牢人之君，滅人之祀，殺人之子，若絕草木，刑者肩靡於道。以己之所惡而施於人。是以國家破滅，身受其殃，秦王是也。（秦王謂始皇也）

大夫曰：金生於巳，刑罰小加，故薺麥夏死。（薺水也，水王而生，土王而死也）易曰：履霜堅冰至。秋始降霜，草木隕零，合冬行誅，萬物畢藏。春夏生長，利以行仁；秋冬殺藏，利以施刑。故非其時而樹，雖生不成。秋冬行德，是謂逆天道。月令：涼風至，殺氣動，蜻蛚鳴，衣裘成，天子行微刑，始貙（音樞）膢（音呂），以順天令。

文學曰：同四時，合陰陽，尚德而除刑。如此，則鷹隼不鷙，猛獸不攫，秋不蒐獮（音鮮），冬不田狩者也。

文學曰：天道好生惡殺，好賞惡罰，故使陽居於實而宣德施，陰藏於虛而為陽佐輔。陽剛陰柔，季不能加孟。此天賤冬而貴春，申陽屈陰。故王者南面而聽天下，背陰向陽，前德而後刑也。霜雪晚至，五穀猶成；雹霧夏隕，萬物皆傷。由此觀之，嚴刑以治國，猶任秋冬以成穀也。故法令者，治惡之具也，而非至治之風也。是以古者明王茂其德教而緩其刑罰也。網漏吞舟之魚，而刑審於絹墨之外，及臻其末而民莫犯禁也。（司馬遷曰：漢興破觚而為圜，斲琱而為樸，號為網漏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乂安。由是觀之，在此在彼也。）

刑德第五十五

大夫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姦也令嚴而民慎法設而姦禁網疏則獸失法疏則罪漏罪漏則民放佚而輕犯禁故禁下必法夫徼倖誅誠跖[音隻]蹻[音腳]不犯是以古者作五刑刻肌膚而民不踰矩

文學曰道德衆人不知所由法令衆人不知所辟[音避下同]故王者之制法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隱遠方折乎知之室女童婦咸知所避是以法令不犯而獄犴[音岸]不用也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姦偽萌生有司治

之若救爛撲焦不能禁特網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亨之刑]方今律令有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況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也詩云宜犴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刑法繁也親服之屬甚衆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五服]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不過五[五刑墨劓剕宮大辟][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故治民之道務篤其教而已

大夫曰文學言王者立法曠若大路今馳道不小也而民公犯之以其罰罪之輕也千仞之高人不輕凌千鈞之重人不輕舉

商君刑棄灰於道而秦民治[李斯曰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故盜馬者死盜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絕輕疾之資也武兵民食所以佐邊而重武備也盜傷與殺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責其意也猶魯以楚師伐齊而春秋惡之[音汙][春秋僖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左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故輕之為重淺之為深有緣而然法之微者固非衆人之所知也

文學曰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從法約而易行今馳道經營陵陸紆周天

下是以萬里為民穽也罻羅張而縣其谷辟陷設而當其蹊矰弋飾而加其上能勿離乎聚其所欲開其所利仁義陵遲能勿踰乎故其末途至於攻城入邑損府庫之金盜宗廟之器豈特千仞之高千鈞之重哉管子曰四維不張雖皋陶不能為士故德教廢而詐偽行禮義壞而姦邪興言無仁義也仁者愛之效也義者事之宜也故君子愛人以及物治近以及遠傳曰凡生之物莫貴於人人主之所貴莫重於人故天之生萬物以奉人也主愛人以順天也聞以六畜禽獸養人未聞以所養害人者也魯廄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今盜馬者罪死盜牛者加乘

車馬馳行道中吏未苛而不止以為盜馬而罪亦死今傷人持其刀劍而亡亦可為盜武庫兵而殺之乎（三輔黃圖云武庫在未央宮蕭何造以藏兵器者也）人主立法而民犯之亦可以為逆而輕主約乎深之可以死謝之可以死非法禁之意也法者緣人情而制非設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今傷民未有所害志不甚惡而合於法者謂盜而傷人者即將執法者過耶何於人心不厭也古者傷人有創（瘡音）者刑盜有贓者罰殺人者死今取人兵刃以傷人罪與殺人同得無非其至意與大夫俛仰未應對（自謙多對）

御史大夫曰執法者國之轡銜刑罰者國之維檝（音楫）也故轡銜不飭雖王良不能以致遠維檝不設雖良工不能以絕水韓子曰疾有國者不能明其法勢御其臣下富國強兵以制敵遇難（[illegible]云）惑於愚儒之文詞以疑賢士之謀舉浮淫之蠹加之功實之上而欲國之治猶釋階而欲登高無銜橛而禦捍馬也（銜馬勒也橛車鈎心也）今刑法設備而民猶犯之況無法乎其亂必也

文學曰轡銜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調法勢者治之具也得賢人而化執轡非其人則馬奔馳執軸非其人則船覆傷昔吳使宰嚭持軸而破其船秦使趙高執轡而覆其車今廢仁義之術而任刑名之徒則復吳秦之事也夫為君者法三王為相者法周公為術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韓非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不從卒蹈陷穽身幽囚客死於秦夫不通大道而小辨斯足以害其身而已（韓非子曰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

鹽鐵論卷十一終

鹽鐵論卷十二

漢 汝南桓 寬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申韓第五十六

御史曰。待周公而為相。則世無列國。待孔子而後學。則世無儒墨。夫衣小缺襟裂可以補。而必待全匹而易之。政小缺法令可以坊〔古 防〕而必待雅頌。乃治之。是猶舍鄰之醫。而求俞跗而後治病。廢汙池之水。待江海而後救火也。（虢中庶子曰俞跗之為醫也柟木為腦芷草為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迂而不徑。闕而無務。是以教令不從而治煩亂。夫善為政者。弊則補之。決則塞之。故吳子以法治楚魏。（范睢曰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毀譽必有霸王彊國不辭禍凶）申商以法彊秦韓也。（要略曰申子者韓昭釐之佐泰族訓曰申子之三符商鞅之啟塞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

文學曰。有國者選衆而任賢。學者博覽而就善。何必是周公孔子。故曰法之而已。今商鞅吳起。反聖人之道。變亂秦俗。其後政耗亂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復。愚人縱火於沛澤。不能復振。蜂蠆螫人。放死不能息其毒也。（傳曰吳起刻削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煩而止之。躁而靜之。上下勞擾而亂益滋。故聖人教化。上與日月俱照。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御史曰。衣缺不補。則日以甚。坊漏不塞。則日以滋。大河之始決於瓠子也。涓涓爾。及其卒。氾濫為中國害。菑梁楚。破曹衛。城郭壞沮。稸積漂流。百姓木棲。千里無廬。令孤寡無所依。老弱無所歸。故先帝閔悼其菑。親省河堤。（隄通作）舉禹之功。河流以復。曹衛以寧。百姓戴其功。詠其德。歌宣房塞。萬福來焉。亦猶是也。如何勿小補哉。（漢武帝瓠子歌曰頹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

文學曰。河決若甕口。而破千里。況禮決乎。其所害必多矣。今斷獄歲以萬計。犯法滋多。其為菑豈特曹衛哉。夫知塞宣房而福來。不知塞亂原而天下治也。周國用之。刑錯不用。黎民若四時各終其序。而天下不孤。頌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此天為福。亦不小矣。誠信禮義如宣房。功業已立。垂拱無為。有司何補。法令何塞也。

御史曰。犀銚（銚音調）利鉏（鉏音鋤）。五穀之利。而閒（閒音間）草之害也。明理正法。姦邪之所惡。而良民之福也。故曲木惡直繩。姦邪惡正法。是以聖人審於是非。察於治亂。故設明法。陳嚴刑。防非矯邪。若檃栝輔檠之正弧刺也。（檃揉曲者也栝正方者也輔檠輔正弓弩者也弧剌弓之不正者也剌音辣）故水者火之備。法者止姦之禁也。無法勢。雖賢人不能以為治。無甲兵。雖孫吳不能以制敵。是以孔子倡以仁義而民從風。伯夷遁首陽而民不可化。

文學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鍼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為非非貴其拘之囹圄(音語)而刑殺之也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己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年奔亡若癰疽之相濘(音佞)邑淫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痛傷無罪而累也非患銚(音調)耨之不利患其舍草而去苗也非患無準平患其舍枉而繩直也故親近為過不必誅是鉏不用也疏遠有功不必賞是苗不養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

周秦第五十七

御史曰春秋罪人無名號謂之云盜所以賤刑人而絕之人倫也故君不臣士不友於閭里無所容故民始犯之命不軌之民犯公法以相寵(寵古本作龍包舉也)舉其親不能伏節死理遁逃相連自陷於罪其被刑戮不亦宜乎一室之中父兄之際若身體相屬一節動而知於心故今自關內侯以下比地於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司父不教子兄不正弟舍是誰責乎

文學曰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後等之以刑刑罰中民不怨故舜施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服其誅刑必加而無赦赦惟疑者若此則世安得不軌之人而罪之今殺人者生剽攻竊盜者富故良民內解怠輟耕而隕心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殛而辱後世故無賢不肖莫不恥也(王制曰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今無行之人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禮義恆於苟生何者一日下蠶室(三輔黃圖云蠶室行腐刑之所也)創(音瘡)未瘳宿衛人主出入宮殿得由受奉(音俸)祿食太官享賜身以尊榮妻子獲其饒故或載卿相之列就刀鋸而不見閔況眾庶乎夫何恥之有今廢其德教而責之以禮義是虐民也春秋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也今以子誅父以弟誅

兄。親戚小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誅及無罪。無罪者寡矣。臧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矜。子貢曰。民將欺而況民流乎。故吏不以多斷為良。毉不以多刺為工。子産刑二人。殺一人。道不拾遺。而民無誣心。故為民父母。以養。疾子。長掌育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爾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緩追以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之相坐。老子曰。上無欲而民樸。上無事而民自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比地何似而執政何責也

御史曰。夫負千鈞之重。以登無極之高。垂峻崖之峭谷。下臨不測之淵。雖有慶忌之徒。賁育之勇。莫不震慴（習音）悚慄者。知墜則身首肝腦塗山石也。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灼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傷也。彼以知為非。罪之必加。而戮及父兄。必懼而為善。故立法制辟。若臨百仞之壑。握火蹈刃。則民畏忌。而無敢犯禁矣。慈母有敗子。小不忍也。嚴家無悍虜。篤責（秦紀作督）急也。今不立嚴家之所以制下。而修慈母之所以敗子。則惑矣。

鹽鐵論　卷十二　五

文學曰。紂為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帑之法。（帑子也司馬貞曰收錄其妻子沒入為官奴婢也）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百官以峭法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顏師古曰側目言深懼之也重累也言其極恐懼不敢自寬也纍）也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哀今之人。胡為虺蜥。方此之時。豈特冒火蹈刃哉。然父子相背。兄弟相慢。至於骨肉相殘。上下相殺。非刑輕而罰不必。令太嚴而仁恩不施。故政寬則下親上。政嚴則民謀主。晉厲周幽二世見殺。惡在峻法之不犯。嚴家之無悍虜也。聖人知之。是以務恩而不務威。故高皇帝約秦苛法。慰怨毒之民。而長和睦之心。惟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是以施恩無窮。澤流後世。商鞅吳起。以秦楚之法為輕而累之。上危其主。下沒其身。或非特慈母乎。

鹽鐵論　卷十二　六

詔聖第五十八

御史曰。夏后氏不倍言。殷誓周盟。德信彌衰。無文武之人。欲修其法。此殷周之所以失勢。而見奪於諸侯也。故衣弊而革裁。法弊而更制。高皇帝時。天下初定。發德音。行三章之令。權也。非撥亂反正之常也。（刑法志曰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悅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其後法稍犯。不正於理。故姦萌而甫刑作。王道衰而詩刺彰。諸侯暴而春秋譏。夫少目之網。不可以得魚。三章之法。不可以為治。故令不得不加。法不得不多。唐虞畫衣冠非阿。湯武刻肌膚非故。時世不同。輕重之務異也。

文學曰。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清則靜。濁則擾。擾則不安其居。靜則樂其業。樂其業則富。富則仁生。澹（瞻古音）則爭止。是以成康之世。賞無所施。法無所加。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而不賞。民莫不仁也。若斯則吏何事而理。（晚近之民不言擊此）今之治民者。若御拙馬。行則頓之。止則擊之。身創於箠。吻傷於銜。求其無失。何可得乎。乾谿之役。土崩。梁氏（泰族訓曰靈王作章華之臺發乾谿之役外內擾動百姓罷弊）內潰。不能禁。峻法不止。故罷馬不畏鞭箠。罷民不畏刑法。雖曾（曾音增）而累之。其亡（亡音無）益乎。

御史曰。嚴墻三仞。樓季難之。山高千雲。牧竪登之。故峻則樓季難三仞。陵夷則牧竪易山巔。（韓非子曰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踰犯㵼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鑠金在鑪。莊蹻不顧。錢刀在路。匹婦掇之。（掇拾取也）非匹婦貪而莊蹻廉也。輕重之制異。而利害之分明也。故法令可仰而不可踰。可臨而不可入。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為其無益也。魯好禮而有季孟之難。燕噲好讓而有子之之亂。禮讓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明君據法。故能長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

文學曰。古者明其仁義之誓。使民不踰乎上。刑之不教而殺。是以虐也。與其刑不可踰。不若義之不可踰也。聞禮義行而刑罰中。未聞刑罰行而孝悌興也。高牆狹基。不可立也。嚴法峻刑。不可久也。二世信趙高之計。渫篤（秦紀作督）責而任誅斷。刑者半道。死者日積。殺民多者為忠。厲民悉者為能。百姓不勝其求。黔首不勝其刑。（黔首古言其頭黑也）海內同憂而俱不聊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死不再生。窮鼠齧貍。匹夫奔萬乘。舍人折弓。陳勝吳廣是也。當此之時。天下期俱起。方面而攻秦。聞不一期而社稷為墟。惡在其能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御史默然不對。

大夫曰。瞽師不知白黑而善聞言。儒者不知治世而善訾議。夫善言天者合之人。善言古者考之今。（漢武帝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令何為施。法何為加。湯武全肌骨而殷周治。秦國用之法弊

而犯。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或以治。或以亂。春秋原罪。甫刑制獄。竊聞治亂之本。周秦之所以然乎。

文學曰。春夏生長。聖人象而為令。秋冬殺藏。聖人則而為法。故令者教也。所以導民人。法者刑罰也。所以禁強暴也。二者治亂之具。存亡之效也。在上所任。湯武經禮義。明好惡。以道其民。刑罰未有所加。而民自行義。殷周所以治也。上無德教。下無法則。任刑必誅。劓鼻盈蔂（音螺）。斷足盈車。舉河以西。不足以受天下之徒。終而以亡者。秦王也。非二尺四寸之律異。所行反古而悖（逆）民心也。（桓範曰德多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刑多德少者五霸也純用刑而亡者秦也）

儒仰言今不勢患業肯時野民不獲見用古其賤也

大論第五十九

大夫曰。呻吟槁簡。誦死人之語。則有司不以文學。文學知獄之在廷後而不知其事。聞其事而不知其務。夫治民者若大匠之斵。斧斤而行之。中繩則止。杜大夫王中尉之等（謂杜周王溫舒也）繩之以法。斷之以刑。然後寇止姦禁。故射者因勢。治者因法。虞夏以質。殷周以文。異時各有所施。今欲以敦朴之時。治抏弊之民。是猶遷延而拯溺。揖讓而救火也。

文學曰。文王興而民好善。幽厲興而民好暴。非性之殊。風俗使然也。故商周之所以昌。桀紂之所以亡也。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蹠蹻之民以亂也。故治亂不在於民。（甘龍曰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者難。訟而聽之易。夫不治其本而事其末。古之所謂愚。今之所謂知。以箠楚正亂。（箠杖也楚荊木也即今之刑子也）以刀筆正文。（刀所以削書古者用簡牘故吏家以刀筆隨）古之所謂賊。今之所謂賢也。

大夫曰。俗非唐虞之時。而世非許由之民。而欲廢法以治。是猶不用檃栝斧斤。欲撓曲直枉也。（子貢曰夫檃栝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故為治者不待自善之民。為輪者不待自曲之木。往者應（古本作憶）少伯正（古作百攻）之屬。潰梁楚。昆（古本作微）盧徐穀（古本作穀紀又作勤）之徒

亂齊趙山東關內暴徒保人阻險當此之時不任斤斧折之以武而乃始設禮修文有似窮醫欲以短鍼而攻疽孔丘以禮說跖也

文學曰殘材木以成室屋者非良匠也殘賊民人而欲治者非良吏也故公輸子因木之宜聖人不費民之性是以斧斤簡用刑罰不任政立而化成扁鵲攻於腠理絕邪氣故癰疽不得成形聖人從事於未然故亂原無由生是以砭石藏而不施法令設而不用斷已然鑿已發者凡人也治未形覩未萌者君子也

大夫曰文學所稱聖知者孔子也治魯不遂見逐於齊不用於衛遇圍於匡困於陳蔡夫知時不用猶說強也知困而不能已貪也不知見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恥也若此四者庸民之所不為也何況君子乎商君以景監見應侯以王稽進故士因士女因媒至其親顯非媒士之力孔子曰進見而不以能往者非賢士才女也

文學曰孔子生於亂世思堯舜之道東西南北灼頭濡足庶幾世王之悟悠悠者皆是君闇大夫妬孰合有媒是以嫫母飾姿而矜夸西子彷徨而無家非不知窮厄而不見用悼痛天下之禍猶慈母之伏死子也知其不可如何然惡已故適齊景公欺之適衛靈公簡之遂陳匡人圍之遂蔡桓魋害之適楚子西譖之夫欺害聖人者愚惑也傷毀聖人者狂狡也狡惑之人非人也夫何恥之有孟子曰觀近臣者以所為主觀遠臣者以其所主使聖人偽容苟合不論行擇友則何以為孔子也大夫憮然內慙四據而不言當此之時順風承意之士如編口張而不歙舌舉而不下闇然而懷重負而見責大夫曰諾膠車修逢雨請與諸生解

雜論第六十

客曰余覩鹽鐵之議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通作尚）仁義或務權利異哉吾所聞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張子曰周有天下八百年而滅秦有天下十四歲而亡）始汝南朱子伯為予言當此之時豪俊並進四方輻輳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論太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詞誾誾焉侃侃焉雖未能詳備斯可略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是時丞相車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皆不悅文學賢良之議奏罷酒榷均輸而鹽鐵均不變）公卿知任武可以辟（闢音）地而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則何為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蓄利長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徼（徼音澆伺察之意也）切而不燥（音素）斌斌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憤懣（音悶）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彊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辯（辟便僻也累卜輕傷也略智也方略計畫也）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惡然大能自解（漢書作不能自解顏師古曰解釋也言理不出於弘羊也）可謂博物通士矣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末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車千秋傳曰桑弘羊為御史大夫八年自以為國家興榷筦之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怨望霍光與上官桀等謀反遂誅滅）車丞相即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羣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筲之人道諛之徒何足選哉（顏師古曰筲竹器也容一斗選數也）

鹽鐵論卷十二終

新序叙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既明其政既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説而已故

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未嘗不相為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説未有能出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蓋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

尚其私學者蠭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所短矜其所得而諱其所失天下之士各自為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

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
況於秦為世所大禁哉漢興六
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已無
復所見先王之道為衆說之所蔽
闇而不明鬱而不發乃怪奇可

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
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
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
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
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

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為衆
說之蔽而不能有折衷者也孟
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
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
士豈特無所先王之道以一之

者哉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
士少歟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
絕學之後也蓋向之敘此書於
今茲為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
至舜禹以次及於周秦以來者

人之素善以亦惟之而在心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明臣之志者豈好辯哉蓋臣之不得已也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新序目錄

目錄終

新序卷一

雜事第一

漢　沛郡劉　向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父瞽瞍頑母嚚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舜盡孝道以供養瞽瞍瞽瞍與象為浚井塗廩之謀欲以殺舜舜孝益篤出田則號泣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故耕於歷山歷山之耕者讓畔陶於河濱河濱之陶者器不苦窳漁於雷澤雷澤之漁者分均及立為天子天下化之蠻夷率服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莫不慕義麟鳳在郊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舜之謂也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有沈猶氏者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牛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既為司寇季孟墮郈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孫叔敖為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之蛇者必死，嚮者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及長，為楚令尹，未至而國人信其仁也。

禹之興也以塗山，桀之亡也以妹喜；湯之興也以有莘，紂之亡也以妲己；文武之興也以任姒，幽王之亡也以褒姒。是以詩正關雎，而春秋褒伯姬也。樊姬，楚國之夫人也。楚莊王罷朝而晏，問其故。莊王曰：今旦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賢相為誰？

王曰：為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為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為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為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楚，莊王卒以霸，樊姬與有力焉。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衛大夫史鰌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鰌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尸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為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鰌字子魚，論語所謂直哉史魚者也。

晉大夫祁奚老，晉君問曰：孰可使嗣？祁奚對曰：解狐可。君曰：非子之讎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讎也。晉遂舉解狐。後又問：孰可以為國尉？祁奚對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子

也。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祁奚之謂也。外舉不避仇讎，內舉不回親戚，可謂至公矣。唯善，故能舉其類。詩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為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筦蘇為上卿，而逐申

侯伯出之境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反其本性共王之謂也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於以開後嗣覺來世猶愈沒身不寤者也

昔者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未也莊王之語奈何吳起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己而群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且群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矣吾是以有憂色也莊王之所以憂

而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逡巡而謝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

衛國逐獻公晉悼公謂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也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無使失性良君將賞善而除民患愛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若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若雷霆夫君神之主也而民之望也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乎必不然矣若困民之性之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焉用之不去何為公曰善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群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群臣皆推車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是會為人臣侮其主為人臣侮其主其罪何若虎會對曰為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虎會曰身死妻子又死若是謂死而又死君既已聞為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何若虎會對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為謀辯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鬭智者不為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為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為鬭則邀境侵簡子曰善乃罷群臣不推車為士大夫置酒

與群臣飲以虎會為上客

昔者周舍事趙簡子立趙簡子之門三日三夜簡子使人出問之曰夫子將何以令我周舍曰願為諤諤之臣墨筆操牘隨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簡子悅之與處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厚葬之三年之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子泣諸大夫起而出曰臣有死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反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昔紂昏昏而亡武王諤諤而昌自周舍之死後吾未嘗聞君過也故人君不聞其非及聞而不

故皆亡。吾聞其義於亡矣。是以泣也。

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文侯大怒。而逐翟黃。黃起而出。次至任座。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入。拜為上卿。

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太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為我祝。犧牲不肥澤耶。且齋戒不敬耶。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密子有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也。唯患車之不足也。夫舟車飾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為祝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為損。世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慚。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得

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為東面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強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眾。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斯之謂也。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酣。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樽觶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為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

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為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閒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嘆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

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昆山此三寶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沖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為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耶將腹背之毳也平公默然而不應焉

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耶何士民眾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陵採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也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鯨鳳鳥上擊於九千里絕浮雲負蒼天翱翔乎窈冥之上夫糞田之鷃豈能與之斷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奇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眹甚矣子之墨墨也師

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羣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傍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

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孰先亡乎對曰其中行氏乎文子曰何故先亡對曰中行氏之為政也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

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歛為良譬之其猶鞟革也大則大矣裂之道也當先亡

楚莊王既討陳靈公之賊殺夏徵舒得夏姬而悅之將近之申公巫臣諫曰此女亂陳國敗其羣臣嬖女不可近也莊王從之令尹又欲取申公巫臣諫令尹從之後襄尹取之至恭王與晉戰於鄢陵楚兵敗襄尹死其尸不反數求晉不與夏姬請如晉求尸楚方遣之申公巫臣將使齊私說夏姬與謀及夏姬行而申公巫臣廢使命道亡隨夏姬之晉令尹將徙其族言之於王曰申公巫臣諫先王以無近夏姬今身廢使命與夏姬逃之晉是欺先王也請徙其族王曰申公巫臣為先王謀則忠自為謀則不忠是厚於先王而自薄也何罪於先王遂不徙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竟陵鍾惺評

雜事第二

昔者唐虞崇舉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康要荒來賓麟鳳在郊商湯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閎天成王任周召而海內大治越裳重譯祥瑞並降遂安千載皆由任賢之功也無賢臣雖五帝三王不能以興齊桓公得管仲有霸諸侯之榮失管仲而有危亂之辱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楚不用伍子胥而破吳闔閭用之而霸夫差非徒不用子胥也又殺之而國卒以亡燕昭王用樂毅推弱燕之兵破強齊之讎屠七十城而惠王廢樂毅更代以騎劫兵立破亡七十城此父用之子不用其事可見矣故闔廬用子胥以興夫差殺之而以亡昭王用樂毅以勝惠王逐之而敗此的的然若白黑秦不用叔孫通項王不用陳平韓信而皆滅漢用之而大興此未遠也夫失賢者其禍如彼用賢者其福如此人君莫不求賢以自輔然而國以亂亡者所謂賢者不賢也或使賢者為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圖之與愚者謀之不肖嫉賢愚者嫉智是賢者之所以隔蔽也所

孫于載不合者也。或不肖用賢而不能久也。或久而不能終也。或不肖子廢賢父之忠臣。其禍敗難一二錄也。然其要在於己不明而聽眾口。譖愬不行。斯為明也。魏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來言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曰二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疑矣。曰三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龐恭曰。夫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議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也。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龐恭自邯鄲反。讒口果至。遂不得間。甘茂下蔡人也。西入秦。數有功。至武王以為左丞相。樗里子為右丞相。樗里子及公孫子皆秦諸公子也。其外家韓也。數攻韓。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至周室者。其道乎韓之宜陽。欲使甘茂伐韓。取宜陽以通道至周室。甘茂曰。請約魏與伐韓。令向壽輔行。甘茂既約魏。魏許甘茂。還至息壤。謂向壽曰。子歸言之王。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名為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者曾參之處鄭。人有與曾參同名姓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然二人又來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殺人。有頃一人又來告。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然三人疑之。

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也。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也。又不如曾參之母之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也。臣恐大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也。樗里子公孫子二人挾韓而議。王必信之。是王欺魏而臣受韓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使伐宜陽。五月而宜陽未拔。樗里子公孫子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使甘茂將擊之。遂拔宜陽。及武王薨。昭王立。樗里子公孫子讒之。甘茂遇罪。卒奔齊。故非至明。其孰能毋用讒乎。

楚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畏昭奚恤。亦誠何如。江乙答曰。虎求百獸食之。得一狐。狐曰。子毋敢食我也。天帝令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帝命也。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見我無不走。虎以為然。隨而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任之於昭奚恤也。北方非畏昭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故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

魯君使宓子賤為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

教品魯君子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書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美其德也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囷倉粟有餘者國有餓民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庖有肥魚

新序　卷二　四

廄有肥馬民有餓色是以亡國之君藏於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喻寡人也且今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振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以妻鰥夫楚民欣欣大悅鄰國歸之故漁者壹獻餘魚而楚國賴之可謂仁智矣

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鄒忌曰夫琴所以象政也遂為王言琴之象政狀及霸王之事宣王大悅與語三日遂拜以為相齊有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鄒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謂設以辭鄒忌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鄒忌淳于髡之徒禮倨鄒忌之禮卑淳于髡等曰狐白之裘補之以弊羊皮何如鄒忌曰敬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淳于髡曰方內而員釭如何鄒忌曰敬諾請謹門內不敢留賓客淳于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鄒忌曰敬諾減吏省員使無擾民也淳于髡等三稱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而去鄒忌之禮倨淳于髡等之禮卑故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貴騏驥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乎絲氂猶能挈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美敏捷也

新序　卷二　五

昔者燕相得罪於君將出亡召門下諸大夫曰有能從我出者乎三問諸大夫莫對燕相曰嘻亦有士之不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亦有君之不能養士安有士之不足養者凶年饑歲士糟粕不厭而君之犬馬有餘穀粟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完四體不蔽而君之臺觀帷簾錦繡隨風飄飄而弊財者君之所輕也士者君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燕相遂慚遁逃不復敢見

晉文公出獵前驅曰前有大蛇高如隄阻道竟之文公曰寡人聞之諸侯夢惡則修德大夫夢惡則修官士夢惡則修身如是而

禍不至矣今寡人有過天以戒寡人還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文喜者無賞怒者無刑今禍福已在前矣不可變何不遂驅之文公曰不然夫神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禍福未發猶可化也還車反宿齋三日請於廟曰孤少犧不肥幣不厚罪一也孤好弋獵無度數罪二也孤多賦斂重刑罰罪三也請自今以來者關市無征澤梁無賦斂赦罪人舊田半稅新田不稅行此令未半旬守虵吏夢天帝殺虵曰何故當聖君道為而罪當死發夢視虵臭腐矣謁之文公曰然夫神果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奈何其無究理而任天也應之以德而已

梁君出獵見白雁羣梁君下車彀弓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雁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襲下車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襲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襲對曰昔齊景公之時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為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也為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雁之故而欲射人襲謂主君言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今日也他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而國有妖乎一虜答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答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其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

晉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所欲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猒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九繒之憂黿鼉保深淵猒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網羅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為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吾漁所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猒閑而近人故得魚鱉之居也猒深而之淺故得諸侯猒眾而亡其國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放

不歸人將君之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武子曰獵得獸乎
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欒武子
曰其人安在乎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
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
老古與俱歸

扁鵲見齊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
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利也欲治不疾以為功居
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肌膚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
桓侯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
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還走桓
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
所及也在腸胃大劑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無奈何也今
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扁鵲已
逃之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疾也攻之於腠理此事皆治
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聖人蚤從事矣

莊辛諫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陵君同軒
淫衍侈靡而忘國政郢其危矣王曰先生老悖歟妄為楚國妖
歟莊辛對曰臣非敢為楚妖誠見之也君王卒近此四子者則
其必亡[illegible]臣請辟於趙以觀之於是不出十月王果亡巫山江
漢鄢郢之地於是王乃使召莊辛至於趙辛至王曰嘻先生來
邪寡人以不用先生言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曰君王用辛言
則可不用辛言又將甚乎此庶人有稱曰亡羊而固牢未為遲
見兔而呼狗未為晚湯武以百里王桀紂以天下亡今楚雖小
絕長繼短以千里數豈特百里哉且君王獨不見夫青蛉乎六
足四翼蜚翔乎天地之間求蚊虻而食之時甘露而飲之自以
為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五尺之童子膠絲竿加之乎四仞之
上而下為螻蟻食已青蛉猶其小者也大爵俛啄白粒仰棲茂
樹鼓其翼奮其身自以為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公子王孫左
把彈右攝丸定操持審參連故晝遊乎茂樹夕和乎酸鹹爵猶
其小者也鴻鵠嬉遊乎江漢息留乎大沼俛啄鱣鯉仰奮陵衡
修其六翮而陵清風飄搖高翔一舉千里自以為無患與民無
爭也不知弋者選兵工弩修其防翳加繒繳其頸投乎百仞之
上引纖繳揚微波折清風而殞故朝遊乎江河而暮調乎鼎俎
鴻鵠猶其小者也蔡侯之事故是也蔡侯南遊乎高陵北經乎
巫山逐麋麛獐鹿彈谿子隨時鳥嬉遊乎高蔡之囿溢滿無涯
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子發受令宣王厄以淮水填以巫山庚子

之朝，變以米絲臣而奏之乎宣王也。蔡侯之事猶其小者也，今君王之事遂以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陵君淫衍侈靡康樂遊娛馳騁乎雲夢之中，不以天下與國家為事，不知穰侯方與秦王謀實之以黽厄而投之乎黽塞之外。襄王大懼形體悼栗曰謹受令乃封莊辛為成陵君而用計焉與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

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為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耶（[illegible]）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眾而錢十倍必取諸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所以賀我也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眾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逌貴富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逌安彊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逌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為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為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

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驕士民哉

楚莊王莅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士慶問左右羣臣曰王莅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胡不入諫左右曰子其入矣士慶入再拜而進曰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蜚不鳴不審其故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慶曰臣言亦死（[illegible]）不言亦死願聞其說王曰此鳥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羣臣之慝是鳥雖不蜚蜚必沖天雖不鳴鳴必驚人士慶稽首曰所願聞已王大悅士慶之問而拜之以為令尹授之相印士慶出門顧左右笑曰吾王成王也中庶子聞之跪而泣曰臣尚衣冠御郎十三年矣前為豪矢而後為藩蔽王賜士慶相印而不賜臣臣欲將有目矣王曰寡人居泥塗中子所與寡人言者內不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此者可富而不可貴也於是乃出其國寶璧王以賜之曰忠信者士之行也言語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不修治士無所行矣

靖郭君欲城薛而客多以諫君告謁者無為客通事於是有一齊人曰臣願一言過一言臣請烹謁者贊客客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少進客曰否臣不敢以死戲靖郭君曰嘻寡人毋得已試復道之客曰君獨不聞海大魚乎網弗能止繳弗能牽

湯而六水陸居則跂蟻得意焉且夫齊亦君之水也君已有齊
矣以薛為君者無齊城薛猶且無益也靖郭君大悅罷民弗城
薛也

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其為人也臼頭深目長壯大節
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
衒嫁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一見謂謁
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埽除頓首
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
之莫不掩口而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而

見之謂曰昔先王為寡人取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寡人今日
聽鄭衛之聲嘔吟感傷揚激楚之遺風今夫人不容鄉里布衣
而欲干萬乘之主亦有奇能乎無鹽女對曰無有直竊慕大王
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之
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矣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
讀之退而惟之又不能得明日復更召而問之又不以隱對但
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
無鹽女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
外有三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

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
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
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偽立於
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湎以夜續朝女樂俳優
從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
殆哉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意入黃泉忽然而昂喟然而嘆
曰痛乎無鹽君之言吾今乃一聞寡人之殆寡人之殆幾不全
於是立停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闢公
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顯隱女拜無鹽

君為王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

新序卷二

新序卷三

漢 沛郡劉 向 撰
明 竟陵鍾 惺 評

雜事第三

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曰王誠好色於王何
有王曰若之何好色可以王孟子曰大王好色詩曰古公亶父
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大王愛厥
妃出入必與之偕當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若好色與百
姓同之民唯恐王之不好色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

曰王若好勇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勇可以王孟子曰詩曰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
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民唯恐王之不好勇也

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
上得天時下得地利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曰
不然臣之所聞古之道凡戰用兵之術在於一民弓矢不調羿
不得以中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御遠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
以勝故善用兵者務在於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夫兵之

貴先發故孫卿正之
無而詳不知言妙

所貴者勢利也所上者變詐攻奪也善用之者奄忽焉莫知所
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觀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曰
不然臣之所言者王者之兵君人之事也君之所言者勢利也
所上者變詐攻奪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
落單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渙然有離德者也若以桀詐桀猶有
幸焉若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若以指撓沸若羽蹈烈火
入則焦沒耳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之兵鋌則若莫邪之利刃
嬰之者斷銳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止若盤石
然觸之者隴種而退耳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之兵或將三軍

同力上下一心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也若弟
之事兄也若手足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
後擊之一也夫又何可詐也且夫暴亂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
所與至者必其民也民之親我驩然如父母好我芳如椒蘭反
顧其上如灼黥如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有肯為其所惡而賊
其所好者哉此猶使人之孫子自賊其父母也詩曰武王載旆
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
善請問王者之兵孫卿曰將率者末事也臣請列王者之事君
人之法昔者秦魏為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

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罔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答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是大王籌策之臣失之也。且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為秦之強足以為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太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為大王籌策之臣失之矣。秦王瞿然而悟。遽發兵救之。馳騖而往。齊楚聞之。引兵而去。魏氏復故。唐且一說定強秦之策。解魏國之患。散齊楚之兵。一舉而折衝消難。辭之功也。孔子曰。言語我子貢。故詩曰。辭之集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唐且有辭。魏國賴之。故不可以已。

燕易王時。國大亂。齊閔王興師伐燕。屠燕國。載其寶器而歸。易王死。燕國復。太子立為燕王。是為燕昭王。昭王賢。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醜。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告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用死馬。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市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朞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走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樂毅之策。得賢之功也。

樂毅為昭王謀。必待諸侯兵。齊乃可伐也。於是乃使樂毅使諸侯。遂合連四國之兵以伐齊。大破之。閔王亡逃。僅以身脫。匿莒。樂毅追之。遂屠七十餘城。臨淄盡降。惟莒即墨未下。盡復收燕寶器而歸。復易王之辱。樂毅謝羅諸侯之兵。而獨圍莒即墨。時田單為即墨令。患樂毅善用兵。田單不能詐也。欲去之。昭王又賢。不肯聽。燕昭王死。惠王立。田單使人讒之惠王。惠王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去之趙。不歸燕。騎劫既為將軍。田單大喜。設詐大破燕軍。殺騎劫。盡復收七十餘城。是時齊閔公已死。田單得太子於莒。立為齊襄王。而燕惠王大慚。自悔易樂毅以致此禍患

新序　卷三　五

王乃使人遺樂毅書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志故君捐國而去寡人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弗肯聽也故使使者陳愚志君誠諭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於先王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明棄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明罪之也寡人之罪百姓弗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損人以自益仁者不危軀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恶所望之今君厚受德於先王之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厚薄故施異行有得失故患同今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無所取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未得志未若商容箕子之累也然不內盡寡人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高義而薄於行也非然苟可以成君之高明君之義寡人雖惡名不難受也本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毀而君不得榮是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毀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之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

新序　卷三　六

下季為理於魯三絀而不去或曰可以去矣柳下季曰苟與人異恐往而不絀乎猶且絀也寧故國耳柳下季不以絀自累故自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寡人之罪國人不知而議寡人皆天下謗曰仁不輕絕知不簡功簡功棄大者仇也輕絕厚利者怨也仇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若今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損念和怒追順先王以復教寡人寡人意君之曰余將快心以成而遂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循初退不得變過此君所制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志敬以書謁之樂毅使人獻書燕王曰臣不肖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鉞之罪以傷先生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自負以不肖之罪而不敢有辭說今王數之以罪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臣之理不白乎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不敢不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愛能當者處之故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觀先王舉措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臣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欲

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者霸王之餘業戰勝之遺事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必與天下圖之圖之莫若徑結趙且淮北宋地楚魏之傾也趙若許約楚魏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王曰善臣乃受命具符節南使趙顧反起兵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兵受命而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齊齊王遁逃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皆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於歷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五伯以來功業之盛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快其志以臣不損令故裂地而封臣使比小國諸侯臣聞賢聖之君功立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齊收八百年之積及其棄群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義法執政任事之臣循法令順庶孽施及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吳為遠迹至郢夫差不是也賜之鴟夷沉之江故夫差不計先論之可以立功也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也故入江而不化夫免身而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墮先王之明臣之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君子絕交無惡聲去臣無惡辭臣雖不肖數奉教於君子臣恐侍御者親交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以書謝

齊人鄒陽客遊於梁人或讒之於孝王孝王怒繫而將欲殺之鄒陽客遊見讒自冤乃從獄中上書其辭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爾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者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熟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欺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之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而新傾蓋而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昔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之以駃騠白

主頭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臏於宋卒相中山范睢拉脇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藉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

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逐墨翟夫以孔墨之辯而不能自免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是以秦用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為仇讎朱象管蔡是也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說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而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

勤勤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而卒車裂商君越用大夫種之謀擒勁吳霸中國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仲子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世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通無變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之沈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眾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

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祇足以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遊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使天下布衣窮居之士得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素無根柢之容而欲竭精神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不得當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能不牽乎卑亂之言不惑乎眾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恬之言以信荊軻之說故匕首竊發周文王校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

墻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皂此鮑焦之所以忿於世而不
留於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礪名號者
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
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勢位之貴回面汙行以
事諂諛之人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
有盡精神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

新序卷四

雜事第四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竟陵鍾惺評

管仲言齊桓公曰夫墾田剏邑闢土殖穀盡地之利則臣不若寗
戚請置以為田官登降揖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置以為
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重富貴不避死亡則臣
不若東郭牙請置以為諫臣決獄折中不誣無罪不殺無辜則
臣不若弦寧請置以為大理平原廣囿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
之而三軍之士視死若歸則臣不若王子成甫請置以為大司
馬君如欲治國強兵則此五子者足矣如欲霸王則夷吾在此（句真不小）
夫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
車管仲之功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桓公其似之矣
有司請吏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公曰以告仲
父若是者三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一則告仲父易哉為君桓
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得味）已得仲父曷其為不易也故王者勞於
求人佚於得賢舜舉眾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為而天下治湯
文用伊呂成王用周邵而刑措不用兵偃而不動用眾賢也桓

公用管仲則小也故王於霸而不能以王故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蓋善其遇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至明主則不然所用大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土之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士也者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群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鄰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臣之所議也公季成自退於郊三日請罪

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黃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李克李克對曰君若置相則問樂商與王孫苟端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為不肖翟黃進之樂商為賢季成進之故相季成故知人則哲進賢受上賞季成以知賢故文侯以為相季成翟黃皆近臣親屬也以所進者賢別之故李克之言是也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黃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

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昔者齊桓公與魯莊公為柯之盟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於城下城壞壓境君不圖與莊公曰嘻寡人之生不若死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及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曹劌手劍拔刃而進迫桓公於壇上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仲曰然則君何求曹劌曰願請汶陽田管仲謂桓公曰君其許之桓公許之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已盟標劍而去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劌可讎請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讎而君不讎著信天下矣遂不倍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為鄄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為陽穀之會貫澤之盟遠國皆來南伐強楚以致菁茅之貢北伐山戎為燕開路三存亡國一繼絕世尊事周室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為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

晉文公伐原。與大夫期五月五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吏曰。原不過三日將降矣。君不如待之。君曰。得原失信。吾不為也。原人聞之曰。有君義若此。不可不降也。遂降。溫人聞之。亦請降。故曰伐原而溫降。此之謂也。於是諸侯歸之。遂侵曹伐衛。為踐土之會。溫之盟。後南破彊楚。尊事周室。遂成霸功。上次齊桓。本信由伐原也。

昔者趙之中牟叛。趙襄子率師伐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堵。襄子擊金而退士。軍吏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也。君曷為去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城而後攻。中牟聞其義。乃請降。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襄子遂滅智氏。并代。為天下彊。本由伐中牟也。

楚莊王伐鄭。克之。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迎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鄙之臣。以干天之禍。是以使君王味焉。辱到敝邑。君如憐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麾軍。還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斯役死者數百人。今尅而不有。無乃失民力乎。莊王曰。吾聞之。古者盂不穿皮不蠹不出四方。以是見君子重禮而賤利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從而不赦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菑之及吾身何日之有矣。既而晉人之救鄭者至。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彊國也。道近力新。楚師疲勞。君請勿許。莊王曰不可。彊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枹而鼓之。晉師大敗。晉人來渡河而南。及敗奔走。欲渡而北。卒爭舟而以刃擊引舟中之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能也。百姓何罪。乃退師以軼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莊王之謂也。

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已。且君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孔子聞之曰。楚莊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敵還。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也。

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之術。文公用之而勝鄴。將賞趙衰。衰曰。君將賞其末乎。賞其本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

於閭之郄虎公召郄虎曰美言所以勝鄭遂勝將賞之曰蚤聞之乎子嘗賞郄虎對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郄虎不敢固辭乃受賞

梁大夫有宋就者嘗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心惡梁亭之賢已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就曰惡是何可搆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褊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為楚亭夜善灌其瓜弗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暮夜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楚王聞之惄然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微搔瓜者得無有他罪乎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楚王時稱則祝梁王以為信故梁楚之歡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為功因禍而為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夫人既不善胡足效哉

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為當罪半以為無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決之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由此觀之牆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蓄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譴而行其誅乎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自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天之視聽不可不察也

鄭人遊於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然明謂子產曰何不毀鄉校子產曰胡為夫人朝夕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將行之其所惡者吾將改之是吾師也如之何毀之吾聞為國忠信

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譬之若防川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能救也不如小決之使導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材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此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桓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酒桓公謂鮑叔姑為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無忘其出而在莒也使管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也使甯子無忘其飯牛於車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皆無忘夫子之言齊之社稷必不廢矣此言常思困

時之時必不驕矣

桓公田至於麥丘見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為者也對曰麥丘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為寶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嘗聞君得罪於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者之亞也子亟之麥丘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為謝至今不赦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於此狀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避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

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君入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榱棟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旦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安不至矣君平旦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列必有數矣君以此思懼則懼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懍乎如以腐索御奔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冰不亦

魯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昔者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爲何墟。野人曰。是爲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爲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爲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爲墟也。桓公歸以語管仲。管仲曰。其人爲誰。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桓公招野人而賞焉。

昔文公田於虢。遇一老夫而問焉。曰。虢之爲虢久矣。子處此故矣。虢亡其有說乎。對曰。虢君斷則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

用人。此虢之所以亡也。文公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應以霸。

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曰。其趙武乎。平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於口。然其身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是以無私德也。臣故以爲賢也。平公曰。善。夫趙武賢臣也。相晉國。天下無兵革者九年。春秋曰。晉趙武之力盡得人也。

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爲人何若。對曰。好學而受規諫。葉公曰。疑未盡之矣。對曰。好學智也。受規諫仁也。江出汶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其廣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人而好學受規諫。宜哉其立也。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之謂也。

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且召問之曰。何哉子之擊磬若此之悲也。對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臣之母得而爲公家隸。臣得而爲公家擊磬。臣不睹臣之母三年於此矣。昨日爲舍

市而睹之。意欲贖之無財。身又公家之有也。是以悲也。鍾子期曰。悲在心也。非在手也。非木非石也。悲於心而木石應之。以至誠故也。人君苟能至誠動於內。萬民必應而感移。堯舜之誠。感於萬國。動於天地。故荒外從風。鳳麟祥舞。下及微物。咸得其所。易曰。中孚豚魚吉。此之謂也。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之開。況人心乎。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其

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揮而四海賓者誠德之至已形於外故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齊有彗星齊侯使祝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之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宋景公時熒惑在心懼召子韋而問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身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也而移死焉不祥寡人請自當也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將誰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餓必死為人君欲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仁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舍君延壽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三賞星必三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曰延壽二十一年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三徙舍如子韋言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之王也

宋康王時有爵生鸇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之曰威服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為無頭之棺以示有勇剖傴者之背鍥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病而死故見祥而為不可祥反為禍臣向愚以鴻範傳推之宋史之占非也此黑祥傳所謂黑眚者也猶魯之有鸜鵒為黑祥也屬於不謀其咎急也鸇者黑色食爵大於爵害爵也攫擊之物貪功之類爵而生鸇者是宋君且行急暴擊伐貪叨之行距諫以生大禍以自害也故爵生鸇於城陬者以亡國也明禍且害國也康王不悟遂以滅亡此其效也

新序卷五

漢　沛郡劉向譔
明　竟陵鍾惺評

雜事第五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大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大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後世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呂子曰神農學悉老黃帝學太真顓頊學伯夷父帝嚳學伯招帝堯學周文父帝舜學[illegible]禹學大成執湯學小臣文王武王學太公望周公旦齊桓公學管夷吾隰朋晉文公學咎犯隨會秦穆公學百里奚公孫支楚莊王學孫叔敖沈尹竺吳王闔閭學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句踐學范蠡大夫種此皆聖王之所學也且夫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則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則不若瘖使其心可以智不學其智則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之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

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為此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四十國非徒網鳥也

周文王作靈臺及為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枯骨又況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文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管仲傅齊公子糾鮑叔傅公子小白齊公孫無知殺襄公公子糾奔魯小白奔莒齊人誅無知迎公子糾於魯公子糾與小白爭入管仲射小白中其帶鉤小白佯死遂先入是為齊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奔魯桓公立國定使人迎管仲於魯遂立以為中父

衰國而聽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里鳧須晉公子重耳之守府者也公子重耳出亡於晉里鳧須竊其寶貨而逃公子重耳反國立為君里鳧須造門願見文公方沐其謁者復文公握髮而應之曰吾鳧須邪曰然謂鳧須曰吾猶有以面目而復見我乎謁者謂里鳧須鳧須對曰臣聞之沐者其心覆心覆者言悖君意沐耶何悖也謁者復文公見之曰若竊我貨寶而逃我謂汝猶有面目而見我邪汝曰君何悖也是何也鳧須曰然君反國國之半不自安也君奔棄國之半乎其寧有全晉乎文公曰何謂也鳧須曰得罪於君者莫大於鳧須矣君誠赦鳧須顯出以為右如鳧須之罪重也君猶赦之況有輕於鳧須者乎文公曰聞命矣遂赦之明日出行國使為右翁然晉國皆安語曰桓公任其賊而文公用其盜故曰明主任計不任怒闇主任怒不任計計勝怒者強怒勝計者亡此之謂也

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者執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於車下（明賢人自不次遇）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執其僕之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曰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桓公以合境內明

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去齊五百里不遠不若使人問之固賢人也任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恐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遂舉大用之而授之以為卿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所以霸也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而不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遇士於是也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桓公其以之矣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僕曰君何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高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者也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

馬庾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按兵而輟不攻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夫君子善用兵也不見其形而攻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沖天流矢如雨扶傷舉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已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未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能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進在本朝置而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愨必為順下矣雖窮困凍餧必不以邪道為食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計叫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裁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才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走魯之鬻牛馬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罟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為人上何如孫卿對曰其為人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

天下不為也若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之外應之而懷之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謌謳而樂之遠者謁走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為人下也如彼為人上也如此何為其無益人之國乎昭王曰善

田贊衣儒衣而見荊王荊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贊對曰衣又有惡此者荊王曰可得而聞邪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熱衣無惡於甲者矣贊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厚無敵而好衣人以甲臣竊為大王不取也意者為其義邪甲兵之事析人之首刳人之腹墮人城郭係人子女其名尤甚不榮意者為其貴耶苟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貴人甚不安之二者為大王無取焉荊王無以應也昔衛靈公問陳孔子言俎豆賤兵而貴禮也夫儒服先王之服也而荊王惡之兵者國之凶器也而荊王喜之所以屈於田贊而危其國也故春秋曰善為國者不師此之謂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棄老取幼家

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
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
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為命也
顏淵侍魯定公於臺東野畢御馬於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
御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
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人乎顏淵不悅歷階而去須臾馬
敗聞矣定公蹴席而起曰趣駕請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向寡人
曰善哉東野畢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矣不識
君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

工於使馬舜不窮於其民造父不盡其馬是以舜無失民造父
無失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
畢矣歷險致遠而馬力殫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也定公曰
善可少進與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
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
之謂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
孔子比之山戎氏有婦人哭於路者其哭甚哀孔子立輿而問曰
曷為哭哀至於此也婦人對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
以哀也孔子曰嘻若是則曷為不去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吾

以是不能去也孔子顧子貢曰弟子記之夫政之不平而吏苛
乃甚於虎狼矣詩曰降喪飢饉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伐
四國而況二人乎其不去宜哉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數勝文侯
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
勝則主驕以驕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
不亡者也
趙襄子問於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吳君吝而不忍
襄子曰宜哉吳之亡也吝則不能賞賢不忍則不能罰姦賢者

不賞有罪不能罰不亡何待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
吾聞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自今以來君有取
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
必也正名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可不慎乎
君子曰天子居闉闕之中帷帳之內廣廈之下旃茵之上不出襜
幄而知天下者以有賢左右也故獨視不如與眾視之明也獨
聽不如與眾聽之聰也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

近臣畏罰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
令國曰欲進善言謁者不通罪當死
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於情對曰臣非
能相人也能觀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
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交皆誠
信有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益此所謂吉士也主明臣
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
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交也莊王曰善
於是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

以備卿相遂成霸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齊閔王亡居衛晝日步走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
所以亡者其何哉公玉丹對曰臣以王為已知之矣王故尚未
知之耶王之所以亡者以賢也以天下之主皆不肖而惡王之
賢也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閔王慨然太息曰
賢固若是其苦耶丹又謂閔王曰古人有辭天下無憂色者臣
聞其聲於王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有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
[illegible]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自去國而居衛
也帶三益矣遂以自賢驕盈不止閔王亡走衛衛君避宮舍之

稱臣而供具閔王不遜衛人侵之閔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
不納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閔王淖齒擢閔王之筋
而懸之廟梁宿昔而殺之而與燕共分齊地悲夫閔公臨大齊
之國地方數千里然而兵敗於諸侯地奪於燕昭宗廟丧亡社
稷不祀宮室空虛身亡逃竄甚於徒隸尚不知所以亡甚可痛
也猶自以為賢豈不哀哉公玉丹徒隸之中而道之諂佞甚矣
閔王不覺追而善之以辱為榮以憂為樂其亡既矣而卒見殺
先是靖郭君殘賊其百姓害傷其群臣國人將背叛共逐之其
御知之豫裝齋食及亂作靖郭君出亡至於野而饑其御出所

裝食進之靖郭君曰何以知之而齋食對曰君之暴虐其臣下
之謀久矣靖郭君怒不食曰以吾賢至聞也何謂暴虐其御懼
曰臣言過也君實賢唯群臣不肖共害賢然後靖郭君悅然後
食故齊閔王靖郭君雖至死亡終身不諭者也悲夫宋昭王出
亡至於鄙喟然嘆曰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發政舉吏無
不曰吾君聖者侍御數百人被服以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內外
不聞吾過是以至此由宋君觀之人主之所以離國家失社稷
者諂諛者衆也故宋昭王而能悟以得反國云
秦二世胡亥之為公子也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群臣召諸子諸子

賜食先罷胡亥下階視羣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而去諸
聞見之者莫不太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必棄之也故二世
惑於趙高輕大臣不顧下民是以陳勝奮臂於關東閻樂作亂
於望夷閻樂趙高之婿也為咸陽令詐為逐賊將吏卒入望夷
宮攻射二世數二世欲加刃二世懼入將自殺有一宦者從
之二世謂曰何謂至於此也宦者曰知此久矣二世曰子何不
早言對曰臣以不言故得至於此使臣言死久矣然後二世喟
然悔之遂自殺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

君曰列地而與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
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
奚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不見從出亡而送
是詐為也故忠臣也者能盡善與君而不能與陷於難

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
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
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兔曰東郭
鋑蓋一旦而走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
百里使之遙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躡迹而縱
緤則雖東郭鋑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緤與遙見
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樂棄我如遺此之謂也其友人曰僕人
有過僕人有過

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或謂曰先生何談
說之不揚計畫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子獨不見夫玄蝯乎當其
居桂林之中峻葉之上從容遊戲超騰往來龍興而鳥集悲嘯
長吟當此之時雖羿逢蒙不得正目而視也及其在枳棘之中
也恐懼而掉慄危視而蹟行衆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而
體益短也處勢不便故也夫處勢不便豈可以量功校能哉詩

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
乎易曰臀無膚其行趑趄此之謂也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而鴻鵠舉
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
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鬬者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
信也雞有此五者君猶日瀹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夫
鴻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菽粟無此五者君
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鴻鵠舉矣哀公曰止吾書子之
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

士不用。何出其言爲遂去之燕。燕立以爲相。三年燕之政太平。國無盜賊。哀公聞之。慨然太息。爲之避寢三月。抽損上服。曰不愼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春秋曰。少長於君。則君輕之。此之謂也。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昔者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虎豹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言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

受也。秦穆公所以敗其師。殷紂所以亡天下也。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齊有閭丘卬。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卬對曰。不然。昔有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由此觀之。卬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角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閭丘卬對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驊騮騄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狸鼬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狸鼬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閭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闕。刺石不銼。使之與管槀決目出眯。其便未必能過管槀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卬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卬對曰。夫雞豚讙嗷。即奪鍾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故孔子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此之謂也。

荆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荆厲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謾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復奉玉璞而獻之武王。武

玉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為謾而斷其右足武王薨共王即位和乃奉玉璞而哭於荊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共王聞之使人問之曰天下刑之者衆矣子刑何哭之悲也對曰寶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戮之以謾此臣之所以悲也共王曰惜矣吾先王之聽難剖石而易斬人之足夫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續何聽之殊也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故曰珠玉者人主之所貴也和雖獻寶而美未為玉尹用也進寶且若彼之難也況進賢人乎賢人與姦臣猶仇讎也於庸君意不合夫欲係姦臣進其讎於不合意之君其難萬倍於和氏之璧又無斷兩足之臣以排其難猶拔山也千歲一合若繼踵然後霸王之君興焉其賢而不用不可勝載故有道者之不戮也宜白玉之璞未獻耳

新序卷六

漢　沛郡劉　向　撰
明　竟陵鍾　惺　評

刺奢第六

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趣遂適湯湯立為相故伊尹去官入殷殷王而夏亡

紂為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雨作炮烙之刑戮無辜奪民力冤暴施於百姓慘毒加於大臣天下叛之願臣文王及周師至令不行於左右悲夫當是時求為匹夫而不可得紂自取之也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鍤入曰聞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綰曰雖無力能商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

五百里之臺高既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為臺趾古者堯舜建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為臺趾材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魏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以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苴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寒以宛春知而罷役是德歸宛春怨歸於君公曰不然宛春魯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靈公論宛春可謂知君之道矣

新序　卷六　二

齊宣王為大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二年而未能成群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荊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為淫樂敢問荊邦為有主乎王曰為無主敢問荊邦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居曰今王為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群臣莫敢諫者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遽召尚書曰書之寡人不肖好為大室香子止寡人也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誠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優莫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耳不亡何待優莫曰桀紂之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

齊景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侍者曰仁人亦樂是夫梁丘子曰仁人耳目亦猶人也奚為獨不樂此也公曰速駕迎晏子

新序　卷六　三

晏子朝服而至公曰寡人甚樂此樂也願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盡勝嬰而又勝君所以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唯無禮故父子同麀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無良左右淫湎寡人以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好禮左右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若惡禮亦將如之公曰善請革衣冠更受命乃廢酒而更尋朝服而坐觴三行晏子趨出

魏文侯見箕季其牆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為不築對曰不時其牆

以示我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其園之桃箕季禁之少日晏進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於箕季矣曩者進食臣竊窺之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曰吾何無得於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牆壞不築云待時者教我無奪農時也牆枉而不端對曰固然者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桃箕季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侵上也食我以糲餐者季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斂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士尹池為荊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牆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鞔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為鞔已食三世矣今徙是宋邦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不徙西家高吾宮卑潦之經吾宮也利為是故不禁也士尹池歸荊荊王適興兵欲攻宋士尹池諫於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人攻之無功為天下笑楚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於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謂也

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錢金玉為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秕無得以粟於是倉無秕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秕吏以為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惰者豈為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奈何其以養鳥且爾知小計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不聞歟夫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秕不食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與公家為一體也此之謂知富之道

新序卷七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竟陵鍾惺評

節士第七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為諸侯焉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位而問焉曰昔者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焉堯授舜吾子猶存焉及吾在位子辭諸侯而耕何故伯成子高曰昔堯之治天下舉天下而傳之他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其位至公也以至無欲至公之行示天下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舜下猶然今君賞罰而民欲且多私是君之所懷者私也百世知之貪爭之端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以是處野也今君又何求而見我君行矣無留吾事耕而不顧書曰旁施象刑維明及禹不能春秋曰五帝不告誓信厚也

桀為酒池足以運舟糟丘足以望七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為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無盡用人若恐不能然不革大禍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囚而拘之君子聞之曰末之命矣夫

薄天子而不為

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進諫三日不去朝紂囚而殺之詩曰昊天太憮予慎無辜無辜而死不亦哀哉

曹公子喜時字子臧曹宣公子也宣公與諸侯伐秦卒於師曹人使子臧迎喪使公子負芻與太子留守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子臧見負芻之當主也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從之負芻立是為曹成公成公懼告罪且請子臧子臧乃反成公遂為君其後晉侯會諸侯執曹成公歸之京師將見子臧於周天子而立之子臧曰前記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不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亡奔宋曹人數請晉侯謂子臧反國吾歸爾君於是子臧反國晉乃言天子歸成公於曹子臧遂以國致成公成公為君子臧不出曹國乃安子臧讓千乘之國可謂賢矣故春秋賢而褒其後

延陵季子者吳王之子也嫡同母昆弟四人長曰遏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札札即季子最小而賢兄弟皆愛之既除喪將立季子季子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固立

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遏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季子必不受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諸侯乎季子皆曰諾故諸其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若有吳國必疾有禍於身故遏也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而國宜之季子也季子使而未還僚者長子之庶兄也自立為吳王季子使而還至則君事之遏之子曰王子光號曰闔閭不悅曰先君之所為不與子而與弟者凡為季子也將從先君之命則國宜之季子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而與子我宜當立者也僚惡得為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曰爾殺我君吾授爾國是吾與爾為亂也爾殺我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號曰延陵季子君子以其不受國為義以其不殺為仁是以春秋賢季子而尊貴之也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而反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劍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偽心廉者不為也遂脫劍致之

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許悼公疾瘧飲藥毒而死太子止自責不嘗藥不立其位與其弟緯哭泣啜餰粥嗌不容粒痛己之不嘗藥未踰年而死故春秋義之

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壽與朔後母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人與伋乘舟於河中將沈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二子乘舟之詩是也其詩曰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於是壽閔其兄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其詩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又使伋之齊將使盜見載旌要而殺之壽止伋伋曰棄父之命非子道也不可壽又與之偕行壽之母知不能止也因戒之曰壽無為前也壽又為前竊伋旌以先行幾及齊矣盜見而殺之伋至見壽之死痛其代己死涕泣悲哀遂載其尸還至境而自殺兄弟俱死故君子義此二人而傷宣公之聽讒也

魯宣公者魯文公之弟也文公薨文公之子子赤立為魯侯宣公殺子赤而奪之國立為魯侯公子肸者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殺子赤而肸非之宣公與之祿則曰我足矣何以兄之食為哉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仁恩厚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

晉獻公太子之至靈臺蛇繞左輪御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蛇繞左輪者速得國太子遂不行返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為人子者盡和順不行私欲恭嚴承命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聞得國而拜其祥非君欲也廢子道不孝逆君欲不忠而使我行之殆欲吾國之危明也拔劍將死御止之曰夫機祥妖孽天之道也恭嚴承命人之行也拜祥戒孽禮也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孝也今太子見福不拜失禮殺身恨君失孝從僻心棄正行非臣之所聞也太子曰不然我得國君之孽也拜君之孽不可謂禮見機祥而忘君之安國之賊也懷賊心以事君不可謂孝挾偽意以御天下懷賊心以事君邪之大者也而使我行之是欲國之危明也遂伏劍而死君子曰晉太子徒御使之拜蛇祥猶惡之至於自殺者為見疑於欲國也己之不欲國以安君亦以明矣為一怒而過言之激至於身死廢子道絕祭祀不可謂孝可謂直婞一節之士也

申包胥者楚人也吳敗楚兵於柏舉遂入郢昭王出亡在隨申包胥不受命而赴於秦乞師曰吳為無道行封豕長蛇蠶食天下從上國始於楚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吳夷狄也夷狄之求無厭滅楚則西與君接境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未定君其圖之若得君之靈存撫楚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君聞命矣子其就館將圖而告子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休下臣何敢即安倚於庭牆立哭日夜不絕聲水漿不入口七日七夜秦哀公為賦無衣之詩言兵今出包胥九頓首而坐秦哀公曰楚有臣若此而亡吾無臣若此吾亡無日矣於是乃出師救楚申包胥以秦師至楚秦大夫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會之大敗吳師吳師既退昭王復國而賞始於包胥包胥曰輔君安國非為身也救急除害非為名也功成而受賞是賣勇也君既定又何求焉遂逃賞終身不見君子曰申子之不受命赴秦忠矣七日七夜不絕聲厚矣不受賞不伐矣然當所以勸善也辭賞亦非常法也

齊崔杼者齊之相也弑莊公止太史無書君弑及賊太史不聽遂書賊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又嗣書之崔子又殺之死者二人其弟又嗣復書之乃舍之南史氏是其族也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將復書之聞既書矣乃還君子曰古之良史

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岑鼎往齊侯不信而反之以為非也使人告魯君柳下惠以為是因請受之請魯君請於柳下惠柳下惠對曰君之欲以為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所難也魯君乃以真岑鼎往柳下惠可謂守信矣非獨存已之國也又存魯君之國信之於人重矣猶輿之輗軏也故孔子曰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此之謂也

宋人有得玉者獻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與我者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摶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摶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取彌精其知彌粗其取彌粗子罕之所寶者至矣

昔者有饋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鄭相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揉桑以為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聞之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冠桑葉冠杖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衽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子貢逡巡面有愧色不辭而去原憲曳杖拖屣行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累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晏子之晉見披裘負薪息於途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吾名曰越石甫晏子曰嘻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甫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也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可也越石甫曰（無以[illegible]一請此亦不足贖矣）吾聞君子詘乎不知己而信乎知己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乃

吾見之所以也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譏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越石甫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為上客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於阨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子列子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子陽令官移之粟數十秉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佚樂今妻子皆有飢色矣君過而遺先生先生又辭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者也以人之言而知我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其罪我也又將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且受人之養不死其難不義也死其難是死無道之人豈義哉其後民果作難殺子陽子列子之見微除不義遠矣且子列子內有飢寒之憂猶不苟取見得思義見利思害況其在富貴乎故子列子通乎性命之情可謂能守節矣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潔之行懷王用之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為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

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張儀因使楚絕齊許謝地六百里懷王信左右之姦謀聽張儀之邪說遂絕強齊之大輔楚既絕齊而秦欺以六里懷王大怒舉兵伐秦大戰者數秦兵大敗斬首數萬級秦使人願以漢中地謝懷王不聽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曰以一儀而易漢中地何愛儀請行遂至楚楚囚之上官大夫之屬共言之王王歸之是時懷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於此於是復用屈原屈原使齊還聞張儀已去大為王言張儀之罪懷王使人追之不及後秦嫁女於楚與懷王歡為藍田之會屈原以為秦不可信願勿會群臣皆以為可會懷王遂會果見囚拘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懷王子頃襄王亦知群臣諂誤懷王不察其罪反聽群讒之口復放屈原屈原疾闇王亂俗汶汶嘿嘿以是為非以清為濁不忍見於世將自投於淵漁父止之屈原曰世皆醉我獨醒世皆濁我獨清吾獨聞之新浴者必振衣新沐者必彈冠又惡能以其泠泠更事世之嘿嘿者哉吾寧投淵而死遂自投湘水汨羅之中而死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為人也公正而好義王使為理於是廷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遂反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

父成此不孝不行君法不忠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之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鈇鑕刎頸而死於廷中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孔子曰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石子之謂也

晉文公反國李離為大理過殺不辜自繫曰臣之罪當死文公令之曰官有上下罰有輕重是下吏之罪也非子之過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下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過聽殺無辜委下畏死非義也臣之罪當死矣文公曰子必自以為有罪則寡人亦有過矣李離曰君量能而授官臣奉職而任事臣受印綬之日君命曰必以仁義輔政寧過於生無失於殺臣受命不稱壅惠蔽恩如臣之罪乃當死君何過之有且理有法失生即生失殺即死君以臣為能聽微決疑故任臣以理今離刻深不顧仁義信文墨不察是非聽他辭不精事實掠服無罪使百姓怨天下聞之必議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積於百姓惡揚於天下權輕於諸侯如臣之罪是當重死文公曰吾聞之也直而不枉不可與往方而不圓不可與長存願子以此聽寡人也

[illegible]曰君以所私害公法殺無罪而生當死二者非所以教於國也離不敢受命文公曰子獨不聞管仲之為人臣邪身辱而君肆行汙而霸成李離曰臣無管仲之賢而有辱汙之名無霸王之功而有射鉤之累夫無能以臨官藉汙以治人君雖不能加之於法臣亦不敢汙官亂治以生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

晉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召咎犯而將之召艾陵而相之授田百萬介子推無爵齒而就位觴三行介子推奉觴而起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既入深淵得其安所蛇脂盡乾獨不得甘雨此何謂也文公曰嘻是寡人之過也吾為子爵與待旦之朝也吾為子田與河東陽之間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爭而得財廉士不受也文公曰使我得反國者子也吾將以成子之名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為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則不敢當其後為人臣而不見察於其君者則不敢立於其朝然推亦無索於天下矣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為之避寢三月號呼朞年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適彼樂郊誰之永號此之謂也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謂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民之父母也今為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聖智也不用故也遂負石沈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乎如仁與智吾未見也詩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此之謂也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摟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餓者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東方有士曰爰旌目將有所適而餓於道狐父之盜丘人也見之下壺餐以與之爰旌目三餔而能視仰而問焉曰子誰也曰我狐父之盜丘人也爰旌目曰譆汝乃盜也何為而食我以吾不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縣名為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故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不飲盜泉之水積正也旌目不食而死潔之至也

鮑焦衣弊膚見挈畚將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上不已知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棄其蔬而立槁死于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為人不祥鮑子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而止矣詩曰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公孫杵臼程嬰者晉大夫趙朔客也晉趙穿弒靈公趙盾時為貴大夫亡不出境還不討賊故春秋責之以盾為弒君屠岸賈者幸於靈公晉景公時賈為司寇欲討靈公之賊盾已死欲誅盾之子趙朔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賊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公孫杵臼謂程嬰胡不死嬰曰朔之妻有遺

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無何而朔妻免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朔妻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乎。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立孤亦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吾請先死。而二人謀取他嬰兒。負以文褓。匿山中。嬰謂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孤。誰能與吾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嬰攻杵臼。杵臼曰。小人哉程嬰。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之。縱不能立孤兒。忍賣之乎。抱而呼天乎。趙氏孤

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也。諸將不許。遂并殺杵臼與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兒乃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病。卜之。大業之冑者為祟。景公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存。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衍。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噣。降佐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繆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筴。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病。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兒。兒名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病。群臣固將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群臣願之。於是召趙氏程嬰徧拜諸將。遂俱與程嬰趙氏以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氏田邑如故。趙武冠為成人。程嬰乃辭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後。今子既立為成人。趙宗復故。我將下報趙孟與公孫杵臼。趙武號泣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棄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皆先我死。今我不下報之。是以我事為不成也。遂自殺。趙武服衰

三年。為祭邑。春秋祀之。世不絕。君子曰。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交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

有士曰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鄙有罪。拘將死。譚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於道而從。乃知其夫吾也。轍行而辭曰。義不同於子。故前交而後絕。吾聞之。君子不為危易行。今我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易行也。與吾因子而生。不若反拘而死。闔閭聞之。令吏釋之。張胥鄙曰。吾義不同於譚夫吾。同不受其任矣。今吏以是出我。以譚夫吾故見也。吾庸遽受之乎。遂觸墻而死。譚夫吾聞之曰。我任而不受復也。不知而出之愚也。仮不可以

接上忠不可以事君吾行虛矣人惡以吾力生吾亦恥以生
於世乃絕頸而死君子[illegible]譚夫吾其以失士矣張晉鄙亦未為
得也可謂剛勇矣未可謂得節也

蘇武者故右將軍平陵侯蘇建子也孝武皇帝時以武為移中監
使匈奴是時匈奴使者數降漢故匈奴亦欲降武以取當單于
使貴人故漢人衛律說武武不從乃設以貴爵重祿尊位終不
聽於是律絕不與飲食武數日不降又當盛暑以旃厚衣并束
三月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僵撓稱曰臣事君由子事父也子為
父死無所恨守節不移雖有鈇鉞湯鑊之誅而不懼也尊官顯
位而不榮也匈奴亦由此重之武留十餘歲竟不降下可謂守
節臣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蘇武之
謂也匈奴絡言武死其後漢聞武在使使者求武匈奴欲蓋義
歸武漢尊武以為典屬國顯異於他臣也

新序卷七

新序卷八

漢 沛郡 劉向 著

明 竟陵 鍾惺 評

義勇第八

陳恒弑簡公而盟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殺之石他人曰昔之事
其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他人曰舍而君而事我他人不
能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生於亂世
不得正行劫於暴上不得道義故雖盟不以父母之死不如退
而自殺以禮其君乃自殺

陳恒弑君使勇士六人劫子淵棲子淵棲曰子之欲與我以為
知乎臣弑君非知也以我為仁乎見利而背君非仁也以我為
勇乎劫我以兵懼而與子非勇也使吾無此三者與何補於子
若吾有此三者終不從子矣乃舍之

宋閔公臣長萬以勇力聞萬與魯戰師敗為魯所獲囚之宮中數
月歸之宋宋閔公博婦人在側公謂萬曰魯君孰與寡人美萬
曰魯君美天下諸侯惟魯君耳宜其為君也閔公矜婦人妒因
言曰爾魯之囚虜爾何知萬怒遂搏閔公頰齒落於口絕吭而
死仇牧聞君死趨而至遇萬於門攜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而

殺之於[illegible]門斵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趙臣之雖顛不旋踵

崔杼弑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杯血仰天嘆曰惡乎崔子將為無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我與子分國子不吾與吾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勾之唯子圖之晏子曰嬰聞回已利而倍其君者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謂不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鉤之嬰不知回也崔子舍之晏子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拊其手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厨馳不益生緩不益死按之成

節然後去之詩云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佛肸以中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之至於田卑田卑中牟之邑人也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褰衣將就鼎佛肸脫屨而生之趙氏聞其叛也攻而取之聞田卑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卑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為也賞一人而慚萬夫義者不取也我受賞使中牟之士懷恥不義辭賞從處曰以行臨人不道吾去矣遂南之楚

楚太子建以費無極之譖見逐建有子曰勝在外子西召勝使治白號曰白公勝怨楚逐其父將弑惠王及子西欲得易甲陳士勒兵以示易甲曰與我無患不富貴不吾與則此是也易甲笑曰嘗言吾義矣吾子忘之乎立得天下不義吾不取也威我以兵不義吾不從也今子將弑子之君而使吾從子非吾前義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忍為也子行子之威則吾亦得明吾義也逆子以兵爭也順子以殺鄙也吾聞士立義不爭行成不鄙拱而待兵顏色不變也

白公勝將弑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拔劍而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子不與我必殺子廬曰子殺叔父而求福於

廬也可乎吾聞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為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劫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內其劍

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閭以為王王子閭不肯劫之以刃王子閭曰王孫輔相楚國匡正王室而後自庇焉閭之願也今子假威以暴王室殺伐以亂國家吾雖死不子從也白公勝曰楚國之重天下無有天以與子子何不受也王子閭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也以明其德也不為諸侯者非惡其位也以潔其行也今吾見國而忘主不仁也劫白刃而失義不勇也

予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為也白公彊之不可遂殺之葉公高率衆誅白公而反惠王於國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既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君子曰好義乎哉

齊崔杼弒莊公也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餐則失匕上

車失軾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鬬之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

知伯置之時有士曰長兒子魚絕知伯而去之三年將東之越而道聞知伯置之見殺也謂御曰還車反吾將死之御曰夫子絕知伯而去之三年矣今反死之是絕屬無別也長兒子魚曰不然吾聞仁者無餘愛忠臣無餘祿吾聞知伯之死而動吾心餘祿之加於我者至今尚存吾將往依之反而死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於滎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表因自刺其腹內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衛於楚丘

芊尹文者荊之歐鹿彘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旗之長拖地芊尹文拔劍齊諸軫而斷之貳車抽弓於韜援矢於筩引而未發也司馬子期伏軾而問曰吾有罪於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拖地故也國君之旗齊於軫大夫之旗齊於軾今子荊國有名

大夫而滅三等文之斷也不亦可乎子期悅載之王所王曰吾聞有斷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悅使文為江南令而大治

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冬與魯戰卞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而神有所歸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曰毋沒爾家宜止之請為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

出。遂反敵殺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以塞責。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

新序卷九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竟陵鍾惺評

善謀第九

齊桓公時。江國黃國。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方存亡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為陽穀之會。貫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於貫澤。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人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君子閔之。是後桓公信壞德衰。諸侯不附。遂陵遲不能復興。夫仁智之謀。即事有漸。力所不能救。未可以受其質。桓公受之。過也。管仲可謂善謀矣。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晉文公之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亡居於鄭。不得入。使告難于魯。于晉。于秦。其明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且大義也。諸侯信之。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

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迎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師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而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侑予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開南陽之地其後三年文公遂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賜之弓矢秬鬯以為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卒成霸道狐偃之謀也夫秦晉皆疑晉有狐偃之善謀以成霸功故謀得於帷幄則功施於天下狐偃之謂也

虞虢皆小國也虞有夏陽之阻塞虞虢共守之晉不能禽也故晉獻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以屈産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彼受吾璧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置之外府取之中廄而置之外廄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也荀息曰宮之奇知固知矣雖然其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之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之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之使者其幣重其辭卑必不便於虞語曰脣亡則齒寒矣故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公不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旋歸四年反取虞荀息牽馬抱璧而前曰臣之謀如何獻公曰璧則猶是而吾馬之齒加長矣晉獻公用荀息之謀而禽虞虞不用宮之奇謀而亡故荀息非霸王之佐戰國并兼之臣也若宮之奇則可謂忠臣之謀也

晉文公秦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而附於楚鄭大夫佚之狐言於鄭君曰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國必解鄭君從之召燭之武使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鄭君曰吾不能蚤

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不利焉燭之武許諾夜出見秦君曰秦晉圍鄭鄭知亡矣若亡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鄭在晉之東秦在晉之西越晉而取鄭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晉晉秦之鄰也鄰之強君之弱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資糧亦無所害且君嘗晉君許君焦瑕朝得入而夕設版而畫界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猒之有既東取鄭又欲廣其西境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而利晉唯君圖之秦兵說引兵而還晉咎犯請擊之文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能弊鄭因人之力以弊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

易除不武吾其還矣亦去鄭圍遂解燭之武一言存鄭而安秦鄭君不蚤用善謀所以削國也因而覺焉所以得存

楚靈王即位欲為霸會諸侯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君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其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誰與爭公曰

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終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足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或多難以固其國開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克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狄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有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霣周是

以山大豈爭諸侯哉乃許楚靈王遂為申之會與諸侯伐吳起章華之臺為乾谿之役百姓罷勞怨懟於下群臣倍畔於上公子棄疾作亂靈王亡逃卒死於野故曰晉不頓一戟而楚人自亡司馬侯之謀也

楚平王殺伍子胥之父子胥出亡挾弓而干闔閭大之甚勇之為是而欲興師伐楚子胥諫曰不可臣聞之君子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楚令尹囊瓦求之昭公不予於是拘昭公於郢數年而後歸之昭公濟漢水沉璧曰諸侯有伐楚者寡人請

為前列楚人聞之怒於是興師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諫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於是興師伐楚遂敗楚人於柏舉而成霸道子胥之謀也故春秋美而襃之

秦孝公欲用衛鞅之言更為嚴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度恐大臣不從於是召衛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使民之道君曰代位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明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更法以教民吾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行之無疑殆無

願天下之議也矣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
必見警於民語曰愚者暗成事知者見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
與樂成功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
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治國
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臣聞
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
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今君變法不循故更禮以教民臣
恐天下之議君願孰慮之公孫鞅曰子之所言者世俗之所
知也常人安於所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
也非所與論於典法之外也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
霸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
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治君無疑矣杜摯曰利不百不
（乎高利不必費器）
變法功不什不易器兩聞之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
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
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其時而立
法因事而制禮禮法兩定制令各宜甲兵器備各便其用臣故
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故湯武之王也不循古殷夏之滅
也不易禮然則反古者未可非也循禮者未足多也君無疑矣

孝公曰善吾聞窮鄉多怪曲學多辯愚者之笑知者哀焉狂夫
之樂賢者憂焉拘世之議人心不疑矣於是孝公違龍摯之言
謀遂從衛鞅之過言法嚴而酷刑深而必守之以公當時取強
遂封鞅為商君及孝公死國人怨商君車於市裂之其患流漸
至始皇赤衣塞路群盜滿山卒以亂亡削刻無恩之所致也三
代積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秦項嚴暴而亡漢王垂仁而帝數
仁恩謀之本也
秦惠王時蜀亂國人相攻擊告急於秦惠王欲發兵伐蜀以為道
險峽難至而韓人來侵秦惠王欲先伐韓恐蜀亂先伐蜀恐
韓襲秦之弊猶與未決司馬錯與張子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
錯欲伐蜀張子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
兵三川塞什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
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
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
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倫也弊兵勞眾不
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今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
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
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者務廣其地欲強者務富其

臣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以豺狼逐羣羊也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服焉服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予楚以地予魏王不能止此臣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秦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日益强富厚而制諸侯司馬錯之謀也

楚使黄歇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服事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黄歇適至聞其計是時秦已使白起攻楚取數縣楚頃襄王東徙黄歇上書於秦昭王欲使秦流交絶而攻韓魏以解楚其書曰天下莫强於秦楚今聞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鬬兩虎相與鬬而駑犬受其弊也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碁是也今大國之

地徧天下有其二乘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也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復之有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黄濟陽甄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歷之北注之秦齊之要絶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相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挾戰功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伯見伐趙之利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遂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親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爲越人所禽於三渚之浦知伯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畔之殺知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强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曰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王中道而

信韓魏之善王也此吳之親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絕腸折頤折頸身首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于境係臣束子為群虜者相及於路鬼神潢洋無所食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齎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出兵之日而王憂其不及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魏齊魏得地保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楚王之為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一舉事而樹怨於楚出令

韓魏歸帝重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為一而以臨韓韓必拱手王施之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伐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入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也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辭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加楚之禍全彊秦之兵資欲之謀也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係死寡人將束甲而赴之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寶使而為構虞卿曰昌言構者以為不構軍必破也而制構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王之重寶必內吾使吾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恐天下之合從必一心如此則構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構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構秦秦已內鄭朱矣虞卿以為如何對曰王不得構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

新序　卷九　十二

秦鄭朱貴人也而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
趙為構必不救王則構不可得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楚
戰勝者終不肯構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不從虞卿之
謀也秦既解圍邯鄲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
構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亡其力尚能進之愛
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歸也虞卿
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
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
言告趙郝郝曰虞卿能量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進此

彈九之地不予令秦來年復攻於王王得無割其內而構乎王
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乎趙郝曰此非臣所
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
所以事秦者必不如韓魏也今臣之為足下解負親之攻開
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獨取攻於秦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
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
構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復割其內而構乎今構郝又不能必
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以
構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構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

新序　卷九　十三

守亦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疲我以五縣收天下以攻罷秦
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
弱以強秦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
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坐而地盡來年秦復來割王將予
之乎不予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予之即無地而給之語曰強
者善之而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
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王
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
趙矣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與無予

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
緩對曰亦聞夫公父文伯母乎公父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為
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
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
而婦人為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
故從母言是為賢母從妻言是必不免為妬婦故其言一也言
者異同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
恐王以臣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
諾虞卿聞之曰此飾說也王慎勿予樓緩聞之以見王王既以

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
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強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
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
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弊而瓜分之
趙見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
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
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
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
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
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讎可以報矣而示天
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為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而反
構於王也從秦聞構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
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即
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之謀行而趙霸此存亡之樞
機樞機之發間不及旋踵是故虞卿一言而秦之震懼趨風兜
指而請備故善謀之臣比於國豈不重哉微虞卿趙以亡矣人
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
也虞卿入見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
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
從終不可邪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大國受福
有敗小國受禍今魏以小請其禍而王以大辭其福臣故曰王
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令魏為從使虞卿久用於趙
趙必霸會虞卿以魏齊之事棄侯捐相而歸不用趙旋亡

漢得天下實此計之力不獨解宛圍也

善謀第十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竟陵鍾惺評

沛公與項籍俱受令於楚懷王。曰。先入咸陽者王之。沛公將攻武關。入至南陽。南陽守戰。南陽守齮保宛城。堅守不下。沛公引兵圍宛三匝。南陽守欲自殺。其舍人陳恢止之曰。死未晚也。於是恢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兵盡日圍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眾。蓄積多。其吏民自以

為降而死。故皆堅守乘城。足下攻之。死傷者必多。死者未收。傷者未瘳。足下曠日。則事留。因兵而去。宛完繕弊甲。砥礪凋兵。而隨足下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強宛之患。為足下危之。為足下計者。莫如約宛守降。封之。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舉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遂先入咸陽。陳恢之謀也。漢王既用滕公蕭何之言。擢拜韓信為上將軍。引信上坐。王問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向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曰然。大王自料勇

仁悍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楚。請言項王為人。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呴呴。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印刓敝。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多怨。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彊服耳。名雖為霸王。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

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弟子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與諸侯約。大王當王關中。民戶知之。大王失職之蜀。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東出。秦民歸。漢王遂誅三秦王。定其地。收諸侯兵討項王。定帝業。韓信之謀

也
趙地亂武臣張耳陳餘定其地立武臣為趙王張耳為相陳餘為
將軍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囚之欲與三分其地乃歸王使
者至燕輒殺之以固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
人曰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人皆笑之曰使者往十輩
死若何以能得主廝養卒曰非若所知乃洗沐往見張耳陳餘
遣行見燕王燕王問之對曰賤人希見長者願請一卮酒已飲
又問之復曰賤人希見長者願復請一卮酒與之酒卒曰王知
臣何欲燕王曰欲得而王耳卒曰君知張耳陳餘何人也燕王

新序　卷十　三

曰賢人也曰君知其意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
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策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
而面而王豈為卿相哉夫臣與主豈可同日道哉顧其勢始定
未敢三分而王且以長少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
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因趙王此兩人名為
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兩
賢王左提右挈執直義而以責不直之弱燕滅無日矣燕王以
為然乃遣趙王養卒為御而歸遂得反國復立為王趙卒之謀
也

酈食其說酈生說漢王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
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
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
乃引而東令謫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
而漢反卻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
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
有所定也願陛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
險杜太行之路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
則天下知所歸矣漢王曰善乃從其計畫復守敖倉卒糧食不

新序　卷一　四

盡以揄項氏其後吳楚反將軍竇嬰周亞夫復據敖倉塞成皋
如前以破吳楚皆酈生之謀也酈生說漢王曰方今燕趙已復
唯齊未下今田橫據千里之齊田間據二十萬之軍於歷城諸
田宗強負海阻河濟南近楚民多變詐陛下雖遣數十萬師未
可以歲月下也臣請奉明詔說齊王令稱東藩於是使酈生食
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
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所歸則齊國未可保也
齊王曰天下何歸曰歸漢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
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倍約

不與而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
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
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傑賢才皆樂為兵用諸侯之
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
實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
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能用事為人刻印刓而不能授攻城得
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
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
乘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破北魏舉十十二城此蚩尤之兵

非人之力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
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
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橫以為然即聽
酈生罷歷下兵戰守之備與酈生日縱酒此酈生之謀也及齊
人蒯通說韓信曰足下受詔擊齊何故止將三軍之衆不如一
豎儒之功可因齊無備擊之韓信從之酈生為田橫所害後信
通亦不得其所由不仁也
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生謀撓楚權酈生曰
昔湯伐桀封其後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無德棄義

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
後畢授印已此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德莫不嚮風慕義願為
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嚮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
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酈先生未行張良從外求謁漢王方食曰
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食其言告之曰其於子房
意如何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
對曰臣請借前箸而籌之曰昔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斯能
制桀之死命也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
也武王伐紂而封其後於宋者斯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

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矣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軾
箕子之門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人之閭軾
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
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
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載干戈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
能偃革倒載干戈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於華山之陽
以示無所用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
休牛於桃林以示不復輸糧今陛下能休牛不復輸糧乎曰未
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夫天下游士捐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

陛下游士皆日夜望尺寸之地今復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其下游復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惟無彊六國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誠用客之計陛下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止不使遂并天下之兵誅項籍定海內張子房之謀也

漢五年追擊項王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奈何對曰楚兵且破而未有分

新序　卷十　七

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今可立致也則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淮陽以北至穀城盡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乃使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已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行彭越兵自梁至諸侯來會遂破楚軍于垓下追項王誅之於淮津二君之功張子房之謀也

漢六年正月封功臣張子房未嘗有戰鬭之功高皇帝曰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也子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齊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及蕭何等其餘功臣皆未封羣臣自疑恐不得封咸不自安有搖動之心於是高皇帝在雒陽南宮上臺見羣臣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何故而反留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定天下陛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皆平生怨仇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以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將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

新序　卷十　八

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數窘辱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得封即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還僻畔之心銷邪道之謀使國家安寧累世無患者張子房之謀也

高皇帝五年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事虞將軍欲與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虞將軍入言上上乃見賜食已而問敬對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

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
桀居豳，太王以狄伐，去豳，杖馬策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
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
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
成周雒邑，以為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
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德以致人，不欲恃險
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及周之衰，分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
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
蜀漢，定三秦，與項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民肝腦塗地，

新序　卷十　九

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
隆成康周公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
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
此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
人鬭，不搤其亢，拊其背，未全勝也。高皇帝疑問，左右大臣皆
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肴澠，倍河，嚮伊洛，其
固亦足恃。且周王數百年，秦二世而亡，不如都周。留侯張子房
曰：雒陽雖有此固，國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狹，四面受敵，此非
用武之國。夫關中左肴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

有殽函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向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
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
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於是高皇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由
是國家安寧，雖彭越、陳豨、盧綰之謀，九江、燕、代之兵，及吳、楚之
難，關東之兵雖百萬之師，猶不能以為害者，由保仁德之惠，守
關中之固也。國以永安，婁敬、張子房之謀也。上曰：本言都秦地
者婁敬也，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曰奉春君。後卒
為建信侯。留侯張子房於漢已定，性多疾，即導引不食穀，杜門
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氏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

新序　卷十　十

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
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為上計，今
曰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
臣，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
呂澤強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
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
年老矣，皆以上慢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
人。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以安車迎之，因使
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上見之則必

覈此一段則高帝已造知有人參之矣

吳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亦一助也於是呂后令澤使人奉太
子書卑辭厚禮迎四人四人至舍呂澤所至十二年上從破黥
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太傅叔
孫通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佯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
子侍四人者從太子皆年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
而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乃驚曰吾求公數歲
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對曰陛下輕士善罵
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聞太子為人子孝仁敬愛士天下莫
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

為壽已畢起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為欲易之
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下上
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蜚一舉千里羽翮已就
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
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召四人之謀
也

漢

十一年九江黥布反高皇帝疾欲使太子往擊之是時園公綺
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已侍太子聞太子將擊黥布四人相謂
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

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
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乃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
不肯為用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抱子今戚夫人日夜
侍御趙王常居抱前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明乎其代太
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謂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
用兵諸將皆陛下故等倫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
為用且使布聞之即鼓行而西耳上雖疾臥護之諸將不敢不
盡力雖苦強為妻子計載輜車臥而行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
呂后承間為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故不足遣乃

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疾強起
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
說上曰今太子為將軍監關中諸侯兵上謂子房雖疾強起臥
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為太子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遂誅
黥布太子安齊國家晏然此四公實為之謀也

齊

悼惠王者孝惠皇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孝惠皇帝與悼惠王讌
飲乃行家人禮同席呂太后怒乃進鴆酒孝惠皇帝知欲代飲
之乃止悼惠王懼不得出賊上東太息內史參乘怪問其故悼
惠王具以狀語內史內史曰王帝六十城邪將亡齊國也悼惠

王曰得全身而已何敢愛城哉。內史曰。魯元宮主太后之女大
王之勇也、大王封國七十餘城。而魯元公主湯沐邑少大王誠
獻十城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內有親親之恩外有順太后之意。
太后必大喜。是七十城而得六十城也。悼惠王曰善至邸上奏
獻十城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太后果大悅。受邑厚賜悼惠王而
歸之國遂安齊內史之謀也。

孝武皇帝時。大行王恢數言擊匈奴之便。可以除邊境之害欲絕
和親之約。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為兵不可動。孝武皇帝召羣臣
而問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今單于逆命加

慢侵盜無已。邊郡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以攻匈奴如何。
大行臣恢再拜稽首曰善。陛下不言臣固謁之。臣聞全代之時。
北未嘗不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也然尚得養老長幼樹
種以時。倉廩以實。守禦之備具。匈奴不敢輕侵也。今以陛下之
威海內為一家。天子同任。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為之
備而匈奴侵盜不休者。無他。不痛之患也、臣以為擊之便。御史
大夫臣安國再拜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
至而投鞍高於城者數所。平城之厄。七日不食。天下歎之。及解
圍反位無忿怒之色。雖得天下而不服。平城之怨者。非以力不

能也。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之私怒傷天下之公義
故遣劉敬結為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嘗一擁天下之
精兵於常谿廣武。無尺寸之功。天下黔首約要之民無不憂者。
孝文皇帝悟兵之不可宿也。乃為和親之約。至今為後世利。臣
以為兩主之迹足以為効。臣故曰勿擊便。大行曰。不然。夫明於
形者分則不過於事。察於動者用則不失於利。審於靜者恬則
免於患。高帝被堅執銳以除天下之害。蒙矢石沾風雨行幾十
年。伏尸滿澤。積首若山。死者什七。存者什三。行者垂泣而倪於
兵夫以天下未力厭事之民而蒙匈奴飽佚。其勢不便故結和

親之約者所以休天下之民。高皇帝明於形而以分事通於動
靜之時。蓋五帝不相同樂。三王不相襲禮者。非故相反也。各因
世之宜也。教與時變。備與敵化守一而不易。不足以子民。今匈
奴縱意日久矣。侵盜無已。係虜人民。戍卒死傷。中國道路槥車
相望。此仁人之所哀也。臣故曰擊之便。御史大夫曰。不然。臣聞
之。利不什不易業。功不百不變常。是故古之人君謀事必就聖。
發政必擇語。重作事也。自三代之盛。遠方夷狄不與正朔服色。
非威不能制。非彊不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域不牧之民。不足以
煩中國也。且匈奴者輕疾悍亟之兵也。畜牧為業。弧弓射獵。逐

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也至不及圖去不可追來若風雨
解若收電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之業以支匈奴常事其勢不相
臣故曰勿擊為便大行曰不然夫神蛟濟於淵而鳳鳥乘於風
聖人因於時昔者秦繆公都雍郊地方三百里知時之變攻取
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二隴西北地是也其後蒙恬為秦侵胡
以河為境累石為城積木為塞匈奴不敢飲馬北河置烽燧然
後敢收馬夫匈奴可以刀服也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大
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如以千石之弩射潰癰
必不留行矣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御史大

夫曰不然臣聞善戰者以飽待飢安行定舍以待其勞整治施
德以待其亂按兵奮眾深入伐國墮城故常坐而役敵國此聖
人之兵也夫衝風之衰也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力不能入魯
縞盛之有衰也猶朝之必暮也今卷甲而輕舉深入而長驅難
以為功夫橫行則中絕從行則迫脅徐則後利疾則糧之不至
千里人馬絕飢勞以遇敵正遺人獲也意者有他詭妙可以擒
之則臣不知不然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之便大行曰
不然夫草木之中霜霧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也
通方之人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

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伏輕卒銳士以待之險阻以
備之吾勢以成或當其左或當其右或當其前或當其後單于
可擒百全必取臣以為擊之便於是遂從大行之言孝武皇帝
自將師伏兵於馬邑誘致單于單于既入塞道覺之奔走而去
其後交兵接刃結怨連禍相攻擊十年兵凋民勞百姓空虛道
殣相望槥車相屬寇盜滿山天下搖動孝武皇帝後悔之御史
大夫桑弘羊請佃輪臺詔卻曰當今之務務在禁暴止擅賦今
乃遠西佃非所以慰民也朕不忍聞封丞相號曰富民侯遂不
復言兵事國家以寧繼嗣以定從韓安國之本謀也

孝武皇帝時中大夫主父偃為策曰古諸侯不過百里強弱之形
易制也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易為淫亂急則
阻其強而合從謀以逆京師今以法割之則逆節萌起前日晁
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
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
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分封其國而稍自消弱矣於是上
從其計因關馬及弩不得出絕遊說之路重附益諸侯之法急
詿誤其君之罪諸侯王遂以弱而合從之事絕矣上父偃之謀
也

新序卷十終

孔叢序

孔叢子世傳漢孔鮒撰鮒字子魚一名甲魏相子順之子也秦幷六國呂鮒為魯國文通君拜少傅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斯議

令燔書鮒懼遺典之滅亡也方來之無徵也逞令之禍烈也乃與其弟子襄歸藏書壁中隱居嵩山之陽無何陳涉起為楚王以鮒為博士鮒以目疾辭還而

著是書乃蒐輯仲尼而下子思伋子上帛子高穿子順慎之言行列為六卷至漢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所著賦與書合為一卷附焉曰孔叢子云益言有善

而叢聚之也嗚呼是書也果鮒之手筆否耶按漢志無孔叢子而儒家有孔臧十篇雜家有孔甲盤盂二十六篇宋晁氏謂孔叢子疑即漢志所謂孔甲盤盂

者也然攷顏監註云甲黃帝史或曰夏帝孔甲疑皆非又史稱田蚡學曁孟書註亦云黃帝史謂鮒著曁孟豈徵信哉朱子云其文軟弱不類西京多似東漢人語愚謂或子豐季彥輩集先世遺文而成之故其書東京始行謂為曁孟書則不可知其自孔子則無疑也乃參孔臧所贅而刻之

丁丑夏日大梁李爊志

孔叢總目

孔叢卷一

嘉言第一

漢　魯人孔　鮒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萇弘曰堯舜文武之道近弛而隳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

陳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為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遽竊赦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眾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眾能立大大之功唯君爾

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倡而女隨之義也以為纘組紃織紝黹文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義婦人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於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

宰我使於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虺毒三旬而後瘳朝齊君會大夫眾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大夫眾賓並復獻攻療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為病也今梁丘已療矣而諸夫子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欲梁丘大夫復有虺害當用之乎眾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肱

為良醫梁丘子遇虺毒而獲瘳猶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之方焉眾人為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參據所以已之之方優劣耳

夫子適齊晏子就其館既宴其私焉曰齊其危矣譬若載無轄之車以臨千仞之谷其不顛覆亦難冀也子吾心也子以齊為游息之館當或可救子幸不吾隱也夫子曰夫死病無所為醫大夫之政令者人君之銜轡所以制下也今齊君失之已久矣子雖欲挾其軸而扶其輪良弗及也抑猶可以終齊君及子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田氏矣

不對 發乘

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為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捨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見戦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為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至懼之哉

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為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孔子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

舊作可又證謂 此才不上韻得

論書第二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於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

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昔者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何謂也曾師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為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克圖室家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歿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為天子其如舜何

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秦誓可以觀議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

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於高宗肜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

歸忘而致其敬焉。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

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為一夫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為書也

子夏讀書既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為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慷喟忘己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夫闚其門而不入其室惡覩其宗廟之奧百官之美乎

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官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不悖烈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

宰我曰敢問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牢於太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禜所以祭星也雩禜所以祭水旱也禋於六宗此之謂也

書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季桓子問曰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蓋與居其爵以厲其世臣故稱焉桓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既然矣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臣死難雖食之功廟可也桓子曰其位次如何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

書曰惟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丘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之自此以下未之知也

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威威顯民何謂也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

矣畏可畏則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
也
子張問書云奠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視
焉子張曰其禮如何孔子曰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小名山視
子男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孔子曰夫山者巋然高子張曰高
則何樂爾孔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
私焉四方皆伐焉直而無私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
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
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
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
人也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羑里之害
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
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乎
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仲由也惡言
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
臣有辭焉是以遲公笑而目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陳子
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慎矣孔子答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

之地命為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
成勑誡之文其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
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并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
致刑罰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己德之明也
公曰寡人不有過言則安得聞吾子之教也
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武丁祖
乙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為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君何也孔子曰
君子之於人計功而除過太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
之政伊尹放之於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
由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何謂也
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
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猶且應之況百獸乎夔為帝舜樂正實
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尚夔乎孔子曰夫
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衆官之長既咸熙熙然後樂乃
和焉公曰吾聞夔一足有異於人信乎孔子曰昔重黎舉夔而
進又欲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惟聖人為能和六
律均五音知樂之本以通八風夔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一足

非一定也公曰善

記義第三

季桓子以粟千鍾餼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為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為季孫之惠且以為能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

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姓有服乎答曰然同姓有相死之義貴賤殊等不為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宮适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為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

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大子亦好人之譽己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為尚賢者我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

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

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
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
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
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
則耳目人終無已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為亂不敢舍其重
器而行盡寘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
人知其為知也吾未知其為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
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素

規去就尸利携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幸
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

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遺孔子焉宰
予曰夫子無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
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
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
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
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
之靡麗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

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
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
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王曰乃今
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
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
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
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

孔子適齊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
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為榮也而降階以遠自絕於寡人寡

人未知所以為罪孔子答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
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

顏讐由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讐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
贖焉衛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
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舍取於義非義而
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
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
以為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歎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

也於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包苴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鷄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公之所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為幽沉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為發淡則貪得之所為施夫子何所感而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見貓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為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刑論第四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為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唯刑謂先禮以教之然後繼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耻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

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耻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耻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耻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川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為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其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

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匱其生饑寒切於身而不為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毋由審故也況為政者與其賢者而與其不賢者以化民乎知審此二者則盜息

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為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微淵所以為德也

書曰非從維從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況聽訟乎必盡其辭矣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惟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為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書子張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取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

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

書曰哀矜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尅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眾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答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將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於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義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

記問第五

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

子思問於夫子曰為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用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任能者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譽為賞以毀為罰賢者不居焉

子思問於夫子曰伋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奚由乎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

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焉及河聞鳴犢與竇犨之見殺也迴輿而旋之衛使鄒遂作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鄒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於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當用也故夫子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峛崺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涕霣潺湲

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為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

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眾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麕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為其難致也敢問見其誰應之乎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為之

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孔叢卷二

漢 魯人孔鮒著
明 竟陵鍾惺評

雜訓第六

孔白字子上子思之子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

縣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時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瑱巷哭三月竽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家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

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顧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武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宴，遂為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賓也。

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答曰：吾以其疏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為宗，合族為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繼之以食，序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

魯穆公訪於子思曰：寡人不得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為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為之若何？願先生教之也。子思答曰：以伋所聞，舜禹之於其父，非勿欲也，以為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云耳。責以虛飾之教，又非伋所得言。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子思曰：願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公曰：諾。

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為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正為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答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不以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為是。若必欲犯，何有於異？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子思

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群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

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亂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居衛第七

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

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修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寄帑於君之境內從襁負之列其榮多矣若無此鬚鬣非伋所病也昔堯身修十尺眉乃八彩聖舜身修八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禿骭背僂亦聖不以鬚鬢美鬣為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先君生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鬢之不茂也

子思謂子上曰有可以為公之尊而富貴人眾不與焉者非惟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夫錦繢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太

宰丐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

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巡守於諸侯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人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

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留妻矣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趣利惡有不至者乎

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偕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

申祥問曰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棄至武王而王同嚳之後也周人追王大王王季文王而殷人獨否何也子思曰文質之異也周人之所追大王王迹起焉又曰文王受命斷虞芮之訟伐崇邦退犬戎追王大王王季何也子思曰狄人攻大王大王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來耆老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曰與之與之至無而狄人不止大王又問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曰

欲土地大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為社稷乎大王曰社稷所以為民也不可以所為民者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為社稷不為宗廟乎大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止乎岐下豳民之束修奔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於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廣其基焉雖同追王不亦可乎

羊客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為王者後子孫據國至大王王季文王此固世為諸侯矣焉得為兩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

功九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
為伯猶周召之君為伯也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
篇善也下此以訖于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
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異處其書同矣樂
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
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
也曰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
其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
其徒曰魯雖以宋為舊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
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
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
九篇

巡狩第八

子思遊齊陳莊伯與登泰山而觀見古天子巡狩之銘焉陳子曰
我生獨不及帝王封禪之世子思曰子不欲爾今周室卑微諸
侯無霸假以齊之衆連鄰國以輔文武子孫之有德者則齊桓
晉文之事不足言也陳子曰非不悅斯道力不堪也子聖人之
後吾願有聞焉敢問昔聖帝明王巡狩之禮可得聞乎子思曰
凡求聞者為求行之也今子自計必不能行欲聞何為陳子曰
吾雖不敏亦樂先王之道於子何病而不吾告也子思乃告之
曰古者天子將巡狩必先告於祖禰命史告羣廟及社稷圻內
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申命冢宰而後
清道而出或以清廟之主行載於齊車每舍奠焉及所經五嶽
四瀆皆有牲幣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於上帝望秩於山
川所過諸侯各待於境天子先問百年者所在而親問之然後
覲方岳之諸侯有功德者則發爵賜服以順陽義無功者則削
黜貶退以順陰義命史采民詩謠以觀其風命市納賈察民之
所好惡以知其志命典禮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之等協時月
日辰入其疆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君免山川社稷有不親舉
上荒民遊為無教無教者則君退民淫僭上為無法無法者則

君罪入其諸上地聚關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君有慶遂南巡五月至於南嶽又西巡八月至於西嶽又北巡十有一月至於北嶽其禮皆如岱宗歸反舍於外次三日齋親告於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羣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此古者明王巡狩之禮也陳子曰諸侯朝於天子盟會霸主則亦告宗廟山川乎子思曰告哉陳子曰王者巡狩不及四岳諸侯盟會不越鄰國則其禮同乎異乎子思曰天子封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虞夏殷周之常制也其或出此封者則其禮巡狩朝會無變其不越封境雖行如國陳子曰古之義也吾今而後知不學者淺之為人也

公儀第九

魯人有公儀潛者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為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也

鬪丘溫見田氏將必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魯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常宗子思曰伋雖能之義所不為也公曰何子思對曰彼為人臣君將頗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身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伋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召姦非忍行也

穆公問子思曰吾聞龐欄氏子不孝其行何如對曰臣聞明君之為政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方之內孰敢不化若夫過行是細人所識不治其本而問其過臣不知所以也公曰善

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為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正其辭然

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然非
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為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
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
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對曰非
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為善有勸
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
臣是臣之為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雞
鳴為善孳孳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已臣以謂
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

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
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為行道也毀道以求容
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
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一車焉或獻樽酒束脩子思弗為
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
名於分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伋不幸而貧於財至
乃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為周乏也酒脯則所以飲
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為分哉度義而行也
或者擔其酒脯以歸

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為之奈何對曰苟君
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
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矣
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由不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
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

抗志第十

曾申謂子思曰、屈己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屈己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己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鰥魚魚之難得者也、子果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

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不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答曰、臣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為之服、寄公寓乎是國、而為國服、吾既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縣子曰、善哉、吾未之思也。

衛君言計是非、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卻衆謀、況和非以長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為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

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答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者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公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答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懌者、臨其事必疵、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

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塟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而加麻、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塟、則其服何服、答曰、三年之喪、未塟服不變、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塟、既塟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

公叔木謂申祥曰、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祥以告

妙之觀敘人有美鄰點此

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答曰義也申祥曰請聞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己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毀慢吾矣申祥曰其不知賢奈何答曰有龍穆者徒好飾弄辭說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為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橋子良修實而不修名為善不為人之知己不撞不發如大鐘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為愛同己而不知賢也

講文一隻眼只眼說

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然不以衛之偏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羈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蓽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伋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顧未有可以報君者唯進賢爾衛君曰賢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未審君之願將何以為君曰必用以治政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何故答曰衛國非無賢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故也君曰雖然願聞先生所以為賢者答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答曰世農夫也衛君乃胡盧大

運術之分了然

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周公大聖康叔大賢今魯衛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李音父祖雖善農則亦未必與之同也君言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則臣所謂有賢才而不見用果信矣臣之問君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李音之所以為賢才而聞其世農夫因笑而不愛則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實者也衛君屈而無辭

衛君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苟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槩於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

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擾諸侯無伯吾國大人眾圖帝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如子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汩之人之性安而嗜欲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

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皐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

宋非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

貴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宗周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以泣清之也其為無益莫大焉故微子去殷紀季入齊良知時也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

齊王戮其臣不辜謂子思曰吾知其不辜而達觸吾念故戮之以為不足傷義也子思曰文王葬枯骨而天下知仁商紂斬朝涉而天下稱暴夫義者不必徧利天下也暴者不必盡虐海內也

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今君內心之念遷戮不辜以為無傷於義此非臣之所敢知也王曰寡人實過乃今聞命請改之

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也

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鄙土蓋為賓主之餼焉子思曰伋寄命以來典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又且朝夕受酒脯及祭燔之賜衣食已優氣數已定以無佗志未敢當車馬之貺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今重違公子之盛言則有失讓之備焉若何公子曰交已言於君矣答曰不可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未之聞也謹受教

衛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顧將去衛衛君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

又欲已限天下之君臣竊為言之過也

齊王謂子思曰先生名高於海內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今寡人欲相梁起起也名少願先生談說之也子思曰天下之士所以屬耳目者欲伋之言是非當也今君使伋虛談於起則天下之士必改耳目矣耳目既改又無益於起是兩有喪也故不敢命齊王曰起之不賢何也子思曰君豈未之知乎厚於財物必薄於德自然之道也今起以貪成富聞於諸侯而無救施之惠以好色聞於齊國而無男女之別焉有一於此猶受其咎而起二之能無累乎王曰寡人之言實過願先生赦焉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為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焉、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弊。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

孔叢卷二終

孔叢卷三

漢 魯人孔鮒著
明 竟陵鍾惺評

公孫龍第十一 孔穿字子高、伋之玄孫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為非白馬、或謂子高曰、此人小辯而毀大道、子盍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校枉也、吾何病焉、或曰、雖然子為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之日久矣、然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為非白馬、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為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為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先教也、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謂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真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廣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鬬、王將以為臣乎、王曰、夫士

也見侮而不鬭是辱則寡人不以為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鬭是未失所以為士也然而王不以為臣則鄉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鬭是全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為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鬭為辱必以敢鬭為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所不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

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謂馬悖也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學而使龍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無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會衆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人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分而先生翻然欲高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任穿之退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

記六鷁過飛覩之則六察之則鷁鷁猶馬也六猶白也覩之得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顯謂之白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為緇素青黃色名雖殊其質則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緇布不曰布緇𤜯牛玄武此類甚衆先舉其色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君子之謂貴當物理不貴繁辭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智悅其行也去白馬之說智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矣是楚王之言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狹之故曰

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為喻乃相擊切矣凡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誠察此理則公孫之辨破矣平原君曰先生言於理善矣因顧謂衆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

公孫龍又與子高記論於平原君所辨理至於臧三耳公孫龍言臧之三耳甚辯析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辯也先生實以為何如答曰然幾能臧三耳矣

雖然實非僕願得又問於君今為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

季實言賁良於平原君欲仕之平原君以問子高子高曰不識也平原君曰良常得見於先生矣故敢問子高曰世人多自稱上用我則國無患美用智莫若觀其身其身且猶不免於患國用之亦烏得無患乎平原君曰良之有患時不明也居家理治可移於官良能道待故欲仕之子高曰未可知也今有人於此身修計明而貧者志不存也身不脩會計闇而富者非[illegible][illegible]取術之也

儒服第十二

子高衣長裾振褎袖方屐麤翣見平原君君曰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答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袞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從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為名何取爾子高曰取包眾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

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節者與子高相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曰先生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未知

後會何期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此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焉謂此二子丈夫耳乃今知其婦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聚乎其徒曰若此二子之泣非耶答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若於取斷必不足矣其徒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姦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

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即如先

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厲獎戚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

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又云南遊過乎阿谷而交辭於漂女信有之乎答曰士之相信閒流言而不信於何哉以其所已行之事占之也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焉拒而不告問不已攝駕而去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覲乎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若夫阿谷之言起於近世治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為也

子高適衛會秦兵將至信陵君懼造子高之館而問祈勝之禮焉子高曰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於敵所從來之方為壇祈克於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於社稷宗廟邦域之內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於太廟曰某人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尚皆同心比力死守將帥稽首再拜受命既誓將帥勒士卒陳於廟之右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於社百官各警其事御於君以待命乃大鼓於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告廟用兵於敵也乃兵徇勅乃鼓而出以即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信陵君曰敬受教

陵君問子高曰古者軍旅賞人必於祖戮人必於社其義何也答曰賞功於祖告分之均示不敢專也戮罪於社告中於土示聽之當也

陳莊性多穢皆每得酒食必先擇揃之然後乃食子高告之曰子無然也似有態者昔君子之於酒食有恆常之義無揃放之道假其可食其上下如擇假令不潔其下滋甚陳莊曰吾知其無益意欲如此子高曰意不可恣也夫木之性以縣括自直可以人而不如木乎子不見夫鷄耶聚穀如陵蹤而啄之若縱子之意則與雞豈有異乎陳莊跪曰吾今而後知過矣請終改之

子高任司馬又為將於齊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明故信子也答曰君知穿孰若周公齊君曰周公賢人而子賢者弗如也子高曰然臣固弗如周公也以臣之知又孰若周公之知其弟齊君曰兄弟密於他人子高曰君之言是也夫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而近失於管蔡朋人難知也臣與又相見觀其材志察其所履齊國之士弗能過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穿何衛焉且曹子為魯三與齊戰三敗失地然後以勇敢之節奪三尺之劍要桓公管仲於盟壇卒收其所喪夫君子之敗如日月之蝕人洛有能又庸可藉於今燕以詐破又是又不能於詐

也臣之稱人稱其武勇才藝不稱其詐也又雖敗臣固不失其所稱焉齊君屈辭而不然司馬又

對魏王第十三

魏王問人主所以為患子高對曰建大臣而不與謀嬖倖者言用則知士以疎自疑嬖臣以遇徼幸者內則射合主心外則擬士之非此最人主之大患也

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焉張叔謀有餘范感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感也不逮何同乎答曰驥騄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為之歎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真偽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感不逮也

魏王問何如可謂大臣子高答曰大臣則必取衆人之選能犯顏諫爭公正無私者討陳事成主裁其賞事敗臣執其咎主任之而無疑臣當之而弗避君總其美臣行其義然則君不猜於臣臣不隱於君故動無過計衆無敗事是以臣主並各有得也

信陵君問曰古之善為國至於無訟其道何由答曰由乎政善也上下勤德而無私德無不化俗無不移衆之所譽政之所是也衆之所毀政之所非也毀譽是非與政相應所以無訟也

齊王行車裂之刑羣臣諍之弗聽子高見於齊王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以為下吏之過也王曰寡人以民多犯法為法之輕也子高曰然此誠君之盛意也夫人含

五常之性有喜怒哀樂喜怒哀樂無過其節過則毀於義民多犯法以法重無所措手足也今天下悠悠士無定處有德則往無德則去欲規霸王之業與衆大國爲雖而行酷刑以懼遠近國内之民將叛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不具以閑徒恐逆主意以爲憂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務者小所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縋之又非徒不諍而已也心知此事之爲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忿意實然我諫諍必有龍逢比干之禍是爲虚自居於忠正之地而閑雖君主使同於桀紂也且夫爲人臣見主非而不舉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弼已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虐戚之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

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穆焉王曰穆容貌陋民不敬答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稱其材也君王聞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三尺面貌惡齊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非但體陋乃氣人吶吶然其相晉國晉國以寧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以穆軀形方之二子猶悉賢之昔臣常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修八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屠商姓名）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誠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爲臨淄宰

陳士義第十四 孔武後名斌字子順子高之子

魏王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子順為相子順謂使者曰若王信能用吾道吾道固為治世也雖疏食飲水吾猶為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則魏王不少於一夫子度魏王之心以告我使者曰魏國狹小乏於聖賢寡君久聞下風願委國先生親受教訓如肯降節豈惟魏國君臣是賴其亦社稷之神祇實永受慶於是乃之魏魏王郊迎謂子順曰寡人不肖嗣先君之業先生聖人之後道德懿邵幸見顧臨願圖國政對曰臣羈旅之臣慕君高義是以戾此君辱貺而問以政事敢不敬受

君之明命

魏王朝羣臣問理國之所先李文對曰唯在知人王未之應子順進曰知人則哲帝堯所病故四方在朝鯀任無功夫豈樂然哉人雖知故也今文之對不稱君之所能行而乃欲強吾君以聖人所難此不可行之說也王曰先生言之對曰當今所急在修仁尚義崇德敦禮以接隣國而已昔舜命衆官羣臣競讓德讓之致也苟屬人臣皆有推賢之心主雖不知人則臣位必當若皆以知人為務則人主宜未過堯且其目所不見者亦必濫矣王曰善矣

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以示東方諸侯魏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泥焉是則古亦有焉王曰火浣之布若何對曰周書火浣布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王曰今何以獨無對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厭是故西戎閉而不致此以素防絕之也然則人而貪欲乃異物所以不至不可不慎也

魏王曰吾聞道士登華山則長生不死意亦願之對曰古無是道非所願也王曰吾聞信之對曰未審君之所聞親聞之於不死

者耶聞之於傳聞者耶君聞之於傳聞者妄也若聞之於不死者今安在在者君學之勿疑不在者君勿學勿疑

李由之母少寡與李音竊相好而生由由有才藝仕於魏王甚愛之或曰李由母姦不知其父不足貴也王以告由且曰吾不以此賤子也雖然古之聖賢亦有似子者乎將舉以折毀子者李由對曰今人不通於遂在臣欲言誰耳且孔子少孤則亦不知其父者也孔子母死猶於五父之衢人見之皆以為孤葬問鄹曼父之母得合葬於防此則聖人與臣同者也王笑曰善子順聞之問魏王曰李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自顯無傷也對曰

塵進論言以誣聖人非無傷也且夫明主之於臣唯德所在
以小瑕妨大行也昔闘子文生於淫而不害其為令尹今李由
可則寵之何患於人之言而使橫生不然之說若欺有知則有
知不受若欺凡人則凡人無知必亦聞臣則臣亦不為君之故
誣祖以顯由也如此羣臣更知由惡此必聚矣所謂求白潔而
益其垢猶抱石以救溺愈不濟矣

魏王使相國修好鄰國遂連和於趙趙王既賓之而燕閑子順曰
今寡人欲求北狄不知其所以然答曰誘之以其所利而與之
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之若與交市分我國貨散
於夷狄是彊之也可乎答曰夫與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取
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術也王曰何謂我之無用彼之
有用答曰衣服之物則有珠玉五綵飲食之物則有酒醪五熟
此即我之所有而彼之所利者也夷狄之貨唯牛馬旃裘弓矢
之器是其所饒而輕以與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饒如斯不
已則夷狄之用將糜於衣食矣殆可舉棰而驅之豈徒弱之而
已乎趙王曰敬受教

枚產問子順曰臣置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
當知其術願以告我答曰然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

桑則常寒聞陶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
畜五牸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
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且夫
為富者非惟一術今子徒問猗頓何也欲雍由亦將問之於先
生也答曰吾貧而子問以富術縱有其術必不可用之術也昔
人有言能得長生者道士聞而欲學之比往言者死矣道士高
蹈而恨夫所欲學學不成也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
為學也今子欲求殖貨而問術於我我且自貧安能教子以富
乎子之此問有似道士之學不死者也

東里閭空腹而好自賢欲自親於子順子順不下或曰夫君子之
交於世士亦取其一節而已東閭子踈達亮直大丈夫也求為
先生役而先生無意接之斯者無乃非周公之交人乎子順曰
此吾所以行周公之行也夫東閭子外質頑拙有似踈直然內
懷容媚諂黠非大丈夫之節也若其度骸稱膺而目驀倨實美
於人聖人論士不以為貴者無益於德故也然東閭子中不應
外侮慢世士即所謂愚人而謂人為愚者也持其驕狀以不德
於人此乃周公之所罪何交之有
害他見子順曰他困貧賤將欲自託富貴之門麼京衆乎子順曰

夫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義君子，明識窮達，則不可。今子所欲托者誰也。宮他曰：將適趙公子。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自奉而已，終弗能稱也。宮他曰：將適燕相國。子順曰：彼徒兄弟甥舅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宮他曰：將適齊田氏。子順曰：齊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容子也。宮他曰：然則何向而可。子順曰：吾弗識也。宮他曰：唯先生知人，願告所擇，將往庇焉。子順曰：濟子之欲，則宜善郈成子者也。昔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日者右宰之觴吾子甚歡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有亂乎。背衛三十里，聞甯喜作難，右宰穀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反命於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夫子聞之曰：智可與微謀，仁可與託孤，廉可以寄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今子求若人之比，庶焉可也。宮他曰：循先生之言，舍先生將安之。請從執事。子順辭不得已，乃言之魏王而升諸朝。

子順相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乃造謗言。文咨以告，且曰：夫不害前政而有成，孰變之而起謗哉。子順曰：民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為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為政日新，雖不能及聖賢，庸知謗止獨無時乎。文咨曰：子產之謗，嘗亦聞之，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謗誦曰：麛裘而芾，投之無戾；芾之麛裘，投之無郵。及三年政成化既行，民又作誦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文咨喜曰：乃知先生亦不異乎聖賢矣。

魏王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奈何。子順對曰：昔周穆王聞祭公謀父曰：吾欲得天下賢者，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幾乎得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其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為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夫求齊無欲，雖文武不能制，君安得而臣之。

論勢第十五

魏王問相國曰、今秦負强、以無道陵天下、天下莫不患、寡人欲割國之半、以親諸侯、求從事於秦可乎、子順對曰、以臣觀之、殆非計也。今天下諸侯、畏秦之日久矣、數被其毒、無欲復之之志、心無所計、委國於遊說之士、遊說之士、挾强秦以爲資、賈其國以收利、又非蹤從者不能制、如君之謀、未獲其利而祇爲名、適足以速秦之首誅、則無以得之、不如守常、以須其變也、王曰、秦其遂有天下乎、對曰、必然焉、雖然、取不以道、得不以道、自古以來、未有能終之者、五國西謀秦、子順命之、秦未入境而還、諸侯留兵於成皐、子順謂市丘君曰、五國罷、師必歸、楚爲之主、今兵罷而不散、殆有異意、君其備之、市丘子曰、先生幸而教之、願以國寄先生、子順許諾、遂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事既不集、天下之士、且以市丘論、君者、或以爲君、欲攻市丘以償兵費、天下之士、且以是輕君而重秦、且又不義、君之爲矣、王何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子順曰、王出令使五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則聽王之令矣、不重王、則且反王之令而攻市丘、以此卜五國交王之輕重、必明矣、楚王敬諾而五國散、

趙聞魏將以求親於秦、子順謂趙王曰、此君之下吏計過也、比自之魚、所以不見得於人子、以偶視而俱走也、今秦有兼吞天下之志、日夜伺間、不忘於側息也、趙魏與之鄰接、而猶弱不敵秦、所以不致亂者、徒以二國併目周旋者也、今無故自離以資强秦、天下拙謀、無過此者、故臣曰、君之下吏計過也、夫連鷄不能上棲、亦猶二國構難、不能自免於秦也、願王熟慮之、趙王曰、敬受教、

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韓與魏敵侔之國、而釐侯執圭見梁君者、非好卑而惡尊、慮過而計失也、與嚴敵爲隣、而動有滅亡之變、獨勤不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己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忠臣也、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今韓弱於始之韓、魏弱於始之魏、秦强於始之秦、而背先人之舊好、以區區之衆、居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以虛名自累、而不見近敵之困者也、爲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好也、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患、是不如吳越之舟人也、韓王曰、善、

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爲於魏便、子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因而焉、不勝趙則可乘弊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

孔叢　卷三　十八
孔叢　卷三　十九

嘗蚤今皆良將何弊之乘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不修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煦煦然其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知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

齊攻趙圍廩丘趙使孔青帥五萬擊之剋齊軍獲尸三萬趙王詔勿歸其尸將以困之子順聘趙問王曰不歸尸其困何如曰其父兄子弟悲苦無已廢其產也子順曰非所以困之也於一淺歸尸與不歸無異焉以臣愚計貧齊之術乃宜歸尸王曰何謂對曰使其家遠來迎尸不得耕農一費也歸所葬使其送死終事二費也二年之中喪卒三萬三費也欲無困貧不能得已王曰善既而齊大夫聞其子順之謀曰君子之謀其利溥哉

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歎曰不見用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而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也尸利素餐吾罪深矣退而以病致事魏王遣使入其館謝曰寡人昧於故事不瀕明是非以啟罪於先生今知咎矣願先生為百姓故幸赦而教之辭曰臣有犬馬之疾不任國事昔得從四民之列子弟供魏國之征乃君惠也敢辱君命以速刑書人謂子順曰

王不用子子其徐乎答曰吾將待如之山東則山東之國將暴於秦秦為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

秦急攻魏魏王恐或謂子順曰如之何答曰吾私有計然豈能賢於執政故無言焉魏王聞之駕如孔氏親問焉曰國亡矣如之何對曰夫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人能棄之弗能用也能死之不能棄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秦之強天下無敵魏之弱甚矣而王是以質秦此王能使秦能棄之也是重過也若能用臣之計則虧地不足傷國卑體不足苦身患除怨報矣今秦四境之內執政以下固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皆如是今王誠能割地賂秦以為嫪毐功卑身尊秦以固嫪毐王是以國贊嫪毐也則嫪毐勝矣於是太后之德王也深如骨肉王之交最為天下之主矣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毐天下皆然則王怨必報矣

孔叢卷三

孔叢卷四

漢　魯人孔鮒著

明　竟陵鍾惺評

抗節第十六

道莘戌王問曰昔伊尹為臣而放其君其君不怨何行而得乎此也子順答曰伊尹執人臣之節而弼其君以禮亦行此道而已矣王曰方以放君為名而先生稱禮何也子順曰以禮格其君使入於善也曰其說可得聞乎答曰其在商書太甲嗣位而不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營卽桐邇於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徂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是言太甲在喪不明乎人子之道而欲知政於是伊尹使之居桐近湯之葬處憂哀之地放之不得知政三年服竟然後反之卽所以泰禮執節事太甲者也率其君以義弼其君以孝道未有行此見怨也王曰善哉我未之聞也

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回之為人雖少才之梗梗亮直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為相可乎答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答曰聞諸孫卿云其為人也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謟得罪

新垣固謂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即以退其有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答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理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當今日山東之國弊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節而入秦燕齊宋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盡為秦乎

季節見於子順子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今日家之忌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飲也禮雖服衰麻見於君及先生與之燕無辭所以敬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方於衰服則輕矣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答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君夫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與體成習與體成則自然矣

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為名何答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為經矣且不為孔子其無經乎齊問子順子順曰無傷也

秦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為名焉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吾聞
泰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十所謂貴賤
不嫌同名也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雀於趙王而綴之以五綵趙王大悅申
叔以告子順子順曰王何以為也對曰正旦放之示有生也子順曰
此委巷之鄙事爾非先王之法也且又不令申叔曰敢問何以
不令答曰夫雀者取其名焉則宜受之於上不宜取之於下下
人非所得制爵也而王悅此殆非吉祥矣昔虢公祈神神賜之
土田是失國而更受田之祥也今以一國之王受民之雀將何

悅哉

申叔問曰犬馬之名皆因其形色而名焉唯韓盧宋鵲獨否何也
子順答曰盧黑色鵲白色非色而何

魏公子無忌欲韓君將親弔焉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必辭
之禮鄰國君弔君主之今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其弔也其子
辭韓韓君乃止

子高以為趙平原君霸世之士惜其不遇時也其平子順以為衰
世之好事公子無伯相之才也申叔問子順曰子之家公有道
先生既論之矣今子易之是非焉在答曰言貴盡心亦各其所
見也若是非則明智者裁之

申叔問子順曰禮為人臣三諫不從可以稱其君之非乎答曰禮
所不得也曰叔也昔者逮事有道先生問此義焉而告叔曰得
稱其非者所以使天下人君不敢遂其非也子順曰然吾亦聞
之是亡考起時之言非禮意也禮受放之臣不誹人以無罪先
君夫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言不從顯君之非也申叔曰然則
晏子叔向皆非禮也敢問此二大夫相與私燕言及國事未以
為非禮也晏子既陳讒而歸責於其君其君為之省刑然以
及叔向叔向聽晏子之私又承其間所宜亦答以其事也

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為之下嘉穀周以
遂興往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為云天雨之反古國向亡
也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
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
農殖嘉穀皆說種之其義一也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謂
天祥也

趙王問相於平原君平原君曰鄒文可王曰其行如何對曰夫孔
子高天下之高士也取友必行交友以道文與之遊稱曰軒義
王其用之王卒不用後以平原君言問子順且曰先生知之乎

答曰先父之所交也何敢不知王曰寡人雖失之在前猶循聞其行於先生也答曰行不苟合雖賤不渝君子人也王遂禮之固以老辭

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孔氏之世自正考父以來儒林相継仲尼重之以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天下諸侯咸貴禮焉先生承其緒作二國師從古及今載德流聲未有若先生之家者由前訓將與天地相敝矣答曰若先祖父爲聖人之世如君王之言也至如臣者學行不敏寄食於趙祿仕於魏幸遇二國之君寬以容之非爲師也未敢承命假令賴君之顧後世嗣不忝前人不泯祖業豈徒一家之賜哉亦天下之慶也王曰必然然

獨治第十七 子魚即孔鮒

子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然獨樂先王之道講習不倦季則謂子魚曰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爲於世者也今先生淡泊世務修無用之業當身不蒙其榮百姓不獲其利竊爲先生不取也子魚曰不如子之言也武者可以進取文者可以守成今天下將擾擾焉終必有所定子修武以助之取吾修文以助之守不亦可乎且吾不才無軍旅之任徒能保其祖業優游以卒歲者也

秦始皇東并子魚謂其徒叔孫通曰子之學可矣盍仕乎對曰臣所學於先生者不用於今不可仕也子魚曰子之材能見時變今爲不用之學殆非子情也叔孫通遂辭去以法仕秦

於會謂子魚曰子之讀先王之書將奚以爲答曰爲治也世治則助之行道世亂則獨治其身治之至也

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爲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顧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

子魚居衛與張耳陳餘相善耳餘魏之名士也秦滅魏求耳餘走會陳勝吳廣起兵於陳欲以誅秦餘謂陳王曰今必欲定天

下取王侯者其道莫若師賢而友智。孔子之孫今在魏。居亂世
能正其行。修其祖業。不為時變。其父相魏。以聖道輔戰國。見利
不易操。名諸侯世。有家法。其人通材。足以幹天下。博知足以慮
未形。必宗此人。天下無敵矣。陳王大悅。遣使者齎千金加束帛
以車三乘聘焉。爾又使謂子魚曰。天下之事已可見矣。今陳王
興義兵討不義。子宜速來以集其事。王又聞子賢。欲諮良謀。虛
意相望也。子魚遂往。陳王郊迎而執其手。議世務。子魚以霸王
之業勸之。王悅其言。遂尊以博士。為太師。諮度焉。
子魚名鮒甲。陳人。或謂之子鮒。或稱孔甲。陳勝既立為王。其妻之

父兄往焉。勝以衆兵待之。長揖不拜。無加其禮。其妻之父怒曰
怙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為顧。
王心慚焉。遂遂博士太師之鮒而言曰。予雖大夫哉。然塞於禮
義以啟於姻婭。唯先生幸訓誨之。使免於戾可乎。子魚曰。王所
問者善也。啟因無辭以對乎。今以禮言耶。則禮無不拜。且宗族
婚媾。以與衆賓異。啟者也。敬而加親。自古以然也。王曰。雖以失
之於前。庶欲收之於後也。願先生修明其事。必遵奉焉。對曰。昔
唐堯內親九族。外協萬邦。禮以婚為昆弟妻之父。母為外舅姑。
由是明之。則拜之可知。夫婚親之義。非宗賢之類也。雖自己至

莫敢不敬。昔魏信陵君嘗以此所臣之父。臣之先曰。於諸母之
昆弟妻之諸父。則以親配德。年以上。雖拜之可也。幼於己者。揖
之可也。此出於人情而可當者也。王曰善哉。請問同姓而服不
及者。其制何耶。對曰。先生制禮。雖國君有合族之道。宗人掌其
列。繼之以姓而無別。醊之以食而無殊。各隨本屬之隆殺。屬近
則死為之免。屬遠則弔之而已。禮之正也。是故族之家哭孔氏
之別姓於弗文之廟。哭孔氏則於夫子之廟。此有據而然也。周
之道。雖百世婚姻不通。重先君之同體也。王跪曰。先生之言厥
義博哉。寡人雖固。敢不盡心。

問軍禮第十八

陳王問太師曰行軍之禮可得備聞乎答曰天子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自天子出必以歲之孟秋賞軍師武人於朝簡練傑俊任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於是孟冬以級授軍司徒搢朴北面而誓之誓於社以習其事先期五日太史筮於祖廟擇吉日齋戒告於郊社稷宗廟既筮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牲特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於帝學以受成然後乃類於上帝柴於郊以出以齋車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謂之主命亦載

卷四 九

齋車凡行至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主車止於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於道左社主居於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祭告焉及至敵所將戰太史卜戰日卜右御先期三日有司明以敵人罪狀告之史定誓命戰日將帥陳列車甲卒伍於軍門之前有司讀誥誓使周定三令五申既畢遂禱戰祈克於上帝然後即敵將士戰全已克敵史擇吉日復禡於所征之地柴於上帝祭社奠祖以告克者不頓兵傷士也戰不克則不告也凡類禡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有司簡功行賞不稽於時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於祖奠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

罰戮於社主之前然後鳴金振旅有司徧告捷於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於國外三日齋以特牛親格於祖禰然後入設奠以反主告王命則卒奠歛主埋之於廟兩階間反社主如初迎之禮舍奠於帝學以訊馘告大享於群吏用倫樂饗有功於祖廟舍爵策勳焉謂之飲至天子親征之禮也陳王曰若命將出征則如之何太師曰古者大將受命而出則忘其國即戎師陳則忘其家故天子命將出征親潔齋戒服設奠於祖以前之大將先入罪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當階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向西面而揖之亦弗御也然後告太

卷四 十

社冢宰執蚕宜於社之右南面授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須賜於軍吏其出不類其克不禡戰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焉禱克於五帝捷則報之振旅復命簡異功勳親告廟告社而後適朝禮也王曰將居軍中之禮勝敗之變則如之何太師曰將帥尚左士卒尚右出國先鋒入國後殿介胄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若不幸軍敗則驛騎赴告於載櫜鞬天子素服哭於庫門之外三日大夫素服哭於社亦如之亡將失城則皆哭七日天子使使迎於軍命將帥縗請罪然後將帥結草自縛袒右肩而入蓋喪禮也王曰行古禮如何太師曰古之禮

固為於公也有其人行其禮則可無其人行其禮則民弗從

答問第十九

陳人有武臣謂子絢曰夫聖人者誠高材美稱也吾謂聖人之教必見未形之前功乘於身後立教而戾大非化也言而難士不啟也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立法其所以異夫子之譏者紛如也予每探其意而校其事擇其廢志遊姦勸善韓氏未必非孔子未必得也吾今前後乃知聖人無世不有前聖後聖法制固不一也若謂非者亦當世之賢人也子絢曰子信之為然是固未免凡俗也今世人有言高者必以極天為稱言下者必以深淵為名是貧世之談而無其實者也好事而未鑒也必言經以自輔援聖以自賢欲以取信於群愚而度其說也若諸子之書其義皆然吾先君之所以稱志也觭器說之陋而君子審其信否焉武臣曰諾子絢曰乃若趙韓共并知氏趙襄子之行賞先加其臣而後有功韓非書云夫子善之引以張本然後雖之豈有不似哉然實詐也何以明其然晉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瑤帥韓魏伐鄭過東坦而還是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後悼公十四年知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作意是則世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默以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

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植寸指以測淵曠大道而不悟信誣說
以疑聖殆非所望也武王又手跪謝施施而退遂告人曰吾自
以為學之悖矣而可否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在精之也
陳王問太師曰寡人不得為賢所推而得南面稱孤其幸多矣今
既賴二三君子且以欲規久長之圖何施而可荅曰信王之言
萬世之福也敢稱古以對昔周代殷乃興滅繼絕以為政首今
誠法之則六國定不携卿久長之本王曰周存二代則有三恪
其事云何荅曰封夏殷之後以為二代紹虞帝胤備為三恪恪
致也謂之如賓客也非謂特有二代則有三恪也凡所以立二

孔叢 卷四 廿三

代者備王道通三統也王曰三統者何荅曰各自用其正朔二
代與周是謂三統王曰六國之後君不能封也遂世之王於
我何有吾自舉不及於周又安能純法之乎
陳王涉讀國語言申生事顧博士曰始予信聖賢之道乃今知其
不誠也先生以為何如荅曰王何謂哉王曰晋獻惑聽讒而殺
太子夕載驪姬夜泣公而以信入其言人之夫婦夜處幽室之中莫
能知其私焉雖黠者猶然況國君乎予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
者為之辭將欲成其說以誣愚俗也故使予并疑於聖人也博
士曰不然也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舉則左

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以無諱示後世善以為式惡以為戒廢
而不記史失其官故凡若晉侯驪姬牀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得
掩焉若夫設教之言驅羣俗使人入道而不知其所以者也今
此皆書實事累累若貫珠可無疑矣王曰先生真聖人之儀風
也於吾問命寡人無過焉
陳王涉使周章為將西入關以誅秦秦將使章邯拒之陳王以秦
國之亂也有輕之意勢若有餘而不設敵備博士太師諫曰
章邯秦之名將周章非其敵也今王使章専然自得而不設備
臣竊惑焉夫雖天之所舍其禍福猶由大者在天小者由人今

孔叢 卷四 十四

王不修人利以應天祥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王曰寡人之
軍先生無累也請先生息慮也又諫曰臣聞兵法無恃敵之不
我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今恃敵而不自恃非良計也王曰先生
所言計策深妙予不識也先生休矣已而告人曰儒者可與守
成難與進取信哉博士他日復諫曰臣聞國大兵衆無備難恃
一人善射百夫決拾章邯梟將卒皆死士也周章弱懦使彼席
卷來前莫有當其鋒者王曰先生所稱寡人昧昧焉願以人[illegible]
近事喻之荅曰流俗之士臣所不忍也今王命之敢不盡情願
王察之也臣昔在梁梁人有陽由者其力扛鼎技巧過人骨騰

肉飛手搏蹺蹴、國人懼之、然無治室之訓、禮教不立、妻不畏懼、漫相泄瀆、方乃積怒、妻坐於牀笞焉、左手建杖、右手制其頭、妻亦發悉、因授以背、使杖擊之、而自擬其陰、而乃仆地、氣絕而不能興、鄰人聞其凶凶也、竊而見之、趨而救之、妻愈慍忿、莫肯舍旃、或發其衣、然後乃放。夫以無敵之伏力、而劣於女子之手者何也。輕之無倫故也。今王與秦角强弱、非若內之丈妻也、而輕秦過甚、足是以懼、故區區之心、欲王備患之也、王曰、譬頗誠佳、然實不同也、弗聽、周章果敗、而無後救、卯遂進兵擊陳、王師大敗、

傳士凡仕六旬、老於陳、將沒、戒其弟子曰、彖天下有仁義之國也、戰國之世、講誦不衰、且先君之廟在焉、吾謂叔孫通處濁世而清其身、學儒術而知權變、是今師也、宗於有道、必有令圖、賜必事焉、

北叢卷四終

新語弁詞

今文章家好撏剝六朝、縮理兢詞、裁氣殉句、如綴貝如聯璐、振之琳琅、有韍煇爍、有色棲之、斷續雜蓋、有複語多駢偶、竊笑其

氣不王也、且予謂諧韍韻句不自六季也、詩而後、實有吾家老賈、當具對隆準、而奏語洋洋纚纚、噀落霞生、顧張蒦作、瑰異奧古、殆先機雲而著譽、誠有先晁

董而作之嗃矢者廼世齊之策士之流試取國策相角有如其學宏識深語雋而殼揚乎載一披讀更可想其髯舉頰張巍黼扆而夷黔黥之着宇乃世不知

先六朝而問源見且出一老亭長下矣世安之欤

錢塘陸雲龍題

新語目錄

目錄終

新語卷一

漢　楚人陸　賈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道基第一

傳曰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功德參合而道術生焉故曰
張日月列星辰序四時調陰陽布氣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長秋
收冬藏陽生雷電陰成雪霜養育群生一茂一亡潤之以風雨曝
之以日光溫之以節氣降之以殞霜位之以眾星制之以斗衡苞
之以六合羅之以紀綱改之以災變告之以禎祥動之以生殺悟

之以文章故在天者可見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紀在人者可相
故地封五嶽畫四瀆規洿澤通水泉樹物養類苞殖萬根暴形養
精以立群生不違天時不奪物性不藏其情不匿其詐故知天者
仰觀天文知地者俯察地理跂行喘息蜎飛蠕動之類水生陸行
根著葉長之屬為寧其心而安其性蓋天地相承氣感相應而成
者也於是先聖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
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
王道乃生民人食肉飲血衣皮毛至於神農以為行蟲走獸難以
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之實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穀天下

人民野居穴處未有室屋則與禽獸同域於是黃帝乃伐木搆材
築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避風雨民知室居食穀而未知功巧於是
后稷乃列封疆畫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闢土殖穀以用養民種
桑麻致絲枲以蔽形體當斯之時四瀆未通洪水為害禹乃決江
疏河通之四瀆致之於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順流各歸其
所然後人民得去高險處平土川谷交錯風化未通九州絕隔未
有舟車之用以濟深致遠於是奚仲乃橈曲為輪因直為轅駕馬
服牛浮舟杖檝以代人力鑠金鏤木分苞燒殖以備器械於是民
知輕重好利惡難避勞就逸於是皋陶乃立獄制罪懸賞設罰

異是非明好惡檢奸邪消佚亂民知畏法而無禮義於是中聖乃設
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儀明父子之禮君臣之義使強不凌
弱眾不暴寡棄貪鄙之心興清潔之行禮義獨行綱紀不立後世
衰廢於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承天統地窮事（缺一字）微原情立
本以緒人倫宗諸天地（缺一）修篇章垂諸來世被諸鳥獸以匡衰
亂天人合策原道悉備智者達其心百工窮其巧乃調之以管絃
絲竹之音設鐘鼓歌舞之樂以節奢侈正風俗通文雅後世淫邪
增之以鄭衛之音民棄本趨末技巧橫出用意各殊則加雕文刻
鏤傅致膠漆丹青玄黃琦瑋之色以窮耳目之好極工匠之巧夫

驪騾駱駞犀象瑇瑁琥珀珊瑚翡翠珠玉山生水藏擇地而居潔
清明潤澤而濡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天氣所生神靈所治幽閑
清淨與神浮沉莫之効力為用盡情為器故曰聖人成之所以能
統物通變治情性顯仁義也夫人者寬博浩大恢廓密微附遠寧
近懷來萬邦故聖人懷仁仗義分明纖微忖度天地危而不傾佚
而不亂者仁義之所治也行之於親近而疏遠悅修之於閨門之
內而名譽馳於外故仁無隱而不著無幽而不彰者虞舜蒸蒸於
父母光耀於天地伯夷叔齊饑於首陽功美垂于萬代太公自布
衣昇三公之位累世享千乘之爵知伯仗威任力兼三晉而亡是

以君子握道而治（缺一字）據德而行席仁而坐杖義而強虛無寂寞
通動無量故制事因短而動益長以圓制規以矩立方聖人王世賢
者建功湯舉伊尹周任呂望行合天地德配陰陽承天誅惡克暴
除殃將氣養物明（缺一字）設光耀八極橫觀四方忠進讓退直立
邪亡行義江不得兩張（缺一字）本理杜漸消萌夫謀事不竝仁義
者後必敗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後必崩故聖人防亂以經藝工
正曲以準繩德盛者威廣力盛者驕眾齊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
尚刑而亡故虐行則怨積德布則功興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親
夫婦以義合朋友以義信君臣以義序百官以義承曾閔以仁成

大孝伯姬以義建至貞守國者以仁堅固佐君者以義不傾君以
仁治臣以義平鄉黨以仁恂恂朝廷以義便便美女以貞顯其行
烈士以義（缺一字）其名陽氣以仁生陰節以義降鹿鳴以仁求其群
關雎以義鳴其雄春秋以仁義貶絕詩以仁義存亡乾坤以仁和
合八卦以義相承書以仁敘九族君臣以義制忠禮以仁盡節樂
以禮升降仁者道之紀義者聖之學學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
亡陳力就列以義建功師旅行陣德仁為固仗義而彊調氣養性
仁者壽長美才次德義者行方君子以義相褒小人以利相欺愚
者以力相亂賢者以義相治穀梁傳曰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

萬世不亂仁義之所治也

敷陳名義茂有可思深而不晦以此為漢開文治之前則後來
漢文高妙信有本矣

術事第二

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述遠者考之於近。故說事者上陳五帝之功，而思之於身，下列桀紂之敗，而戒之於己，則德可以配日月，行可以合神靈，登高及遠，達幽洞冥，聽之無聲，視之無形，世人莫覩其兆，莫知其情，校修五經之本末，道德之真偽，既[illegible]一其意，而不見其人。世俗以為自古而傳之者為重，以今之作者為輕，淡於所見，甘於所聞，惑於外貌，失於中情。聖人貴寬，而世人賤眾，五穀養性，而棄之於地，珠玉無用，而寶之於身。故舜棄黃金於嶄嵓之山，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杜淫邪之欲，絕琦瑋之情。道近不必

出於久遠，取其致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為政，足以知成敗之效，何必於往古，彼古人之所行者，亦與今世同。立事者不離道德，調弦者不失宮商，天道調四時，人道治五常，周公與堯舜合符瑞，二世與桀紂同禍殃。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世殊而地絕，法合而度同。故聖賢與道合，愚者與禍同，懷德者應以福，挾惡者報以殃。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萬世不易法，古今同紀綱。故良馬非獨騏驥，利劍非惟干將，美女非獨西施，忠臣非獨呂望。今有馬而無王良之御，有劍而無砥礪之功，有女而無芳澤之飾，有士而不遭文王，道術蓄積而不舒，美玉韞匱而深藏。故懷道者須世，抱樸者待工，道為智者設，馬為御者良，賢為聖者用，辯為智者通，書為曉者傳，事為見者明。故制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為法，因世而權行。故性藏於人，則氣達於天，纖微浩大，下學上達，事以類相從，聲以音相應，道唱而德和，仁立而義興，王者行之於朝，疋夫行之於田，治末者調其本，端影者正其形，養其根者則枝葉茂，志氣調者即道

沖。故求遠者不可失於近，治影者不可忘其容，上明而下清，君聖而臣忠。或圖遠而失近，或道塞而路窮。季孫貪顓臾之地，而變起於蕭牆之內。夫進取者不可不顧難，謀事者不可不盡忠。故刑立則德散，佞用則忠亡。詩云：或訛爾心，以蓄萬邦。言一心化天下而（缺二字）國治，此之謂也。

名理錯出，既能矯聽，又足悅心，宜漢高之稱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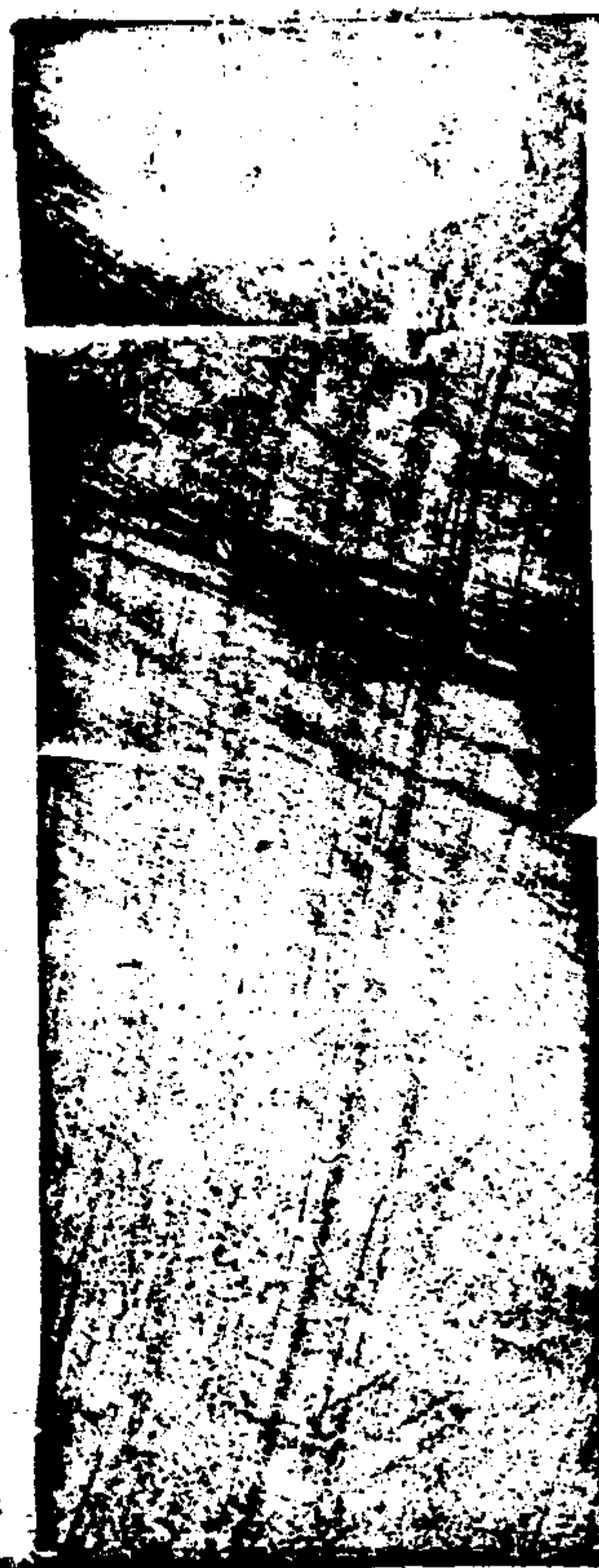
輔政第三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為巢；乘危履傾，則以聖賢為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昔堯以仁義為巢，舜以禹稷契為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然處高之安，乘克讓之敬，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其材也。秦以刑罰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為杖，故有傾仆跌傷之禍。何哉？所任非也。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義者強，杖讒者滅，杖賊者亡。故懷剛者久而缺，持柔者久

而長。躁疾者為厥遠，遲重者為常存。尚勇者為悔近，溫厚者行寬舒。懷促急者必有所虧，柔懦者制剛強。小慧者不可以禦大，小辯者不可以說衆。商賈巧為販賣之利，而屈為貞良；邪臣好為詐偽，自媚飾非，而不能為公方。藏其端巧，逃其事功，故智者之所短，至如愚者之所長。文公種米，曾子駕羊，相士不熟，信邪亦有。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朴直質者近忠，便巧者近亡。君子遠熒熒之色，放錚錚之聲，絕恬美之味，疏嗌嘔之情。天道以大制細，以重顛輕，以小治大，亂度于貞。讒夫似賢，美言似信，聽之者惑，觀之者冥。故蘇秦尊於諸侯，商鞅顯於西秦。世無賢智之君，孰能別

其形。故堯放驩兜，仲尼誅少正卯，甘言之所嘉（字缺一）不為之傾，惟堯知其實，仲尼見其情。故干聖王者誅，遏賢君者刑，遭凡王者貴，繩亂世者榮。鄭儋亡齊而歸魯，齊有九合之名，而魯有乾時之恥。夫據千乘之國，而信讒佞之計，未有不亡者也。故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衆邪合黨，以回人君，邦危民亡，不亦宜乎。

羽翼經誦之言不獨文章華美

書語有評敬作

無為第四

夫道莫大於無為，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漠若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禮樂，郊天地，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奉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故無為也（有缺）乃無為也。秦始皇帝設為車裂之誅，以斂姦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姦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眾而用刑太極故也。是以君子尚寬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統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罪，不賞而歡悅，漸漬於道德，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為之哉？教化之所致也。故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故近河之地濕，近山之土燥，以類相及也。故山川出雲雨，丘阜生（缺字一）氣，四瀆東流，百川無不從，小者從大，少者從多。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百姓之所取法。（缺字二）舉措動作，不可失法則也。昔者周襄王不能事後母，出居於鄭，而下多叛其親。秦始王驕奢靡麗，好作高臺榭，廣宮室，則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倣之，設房闥，備廄庫，繕雕琢刻畫之好，博玄黃琦瑋之色，以亂制度。齊桓公好婦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國中多淫於骨肉。楚平王奢侈縱恣，不能制下，檢民以德，增駕百馬而行，欲令天下人饒財富利，明不可及，於是楚國逾奢，君臣無別。故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也。王者尚武於朝，則（缺字一）農夫繕甲於田。故君之御下民，奢侈者則應之以儉，驕淫者則統之以理，未有上仁而下殘，上義而下爭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先之於身而已矣。

評：[illegible]含政治得失無不通盡

辨惑第五

夫舉事者或為善而不稱善或不善而稱善者何視之者謬而論
之者誤也故行或合於世或順於耳斯乃阿上之意從上之旨操
直而乖方懷曲而合邪因其剛柔之勢為作縱橫之術故無忤逆
之言無不合之義者昔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
若對曰盍徹乎盍損上而歸之於下則忤於耳而不合於意遂逆
而不用也此所謂正其行而不苟合於世也有若豈不知阿哀公
之意為益國之義哉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
不敢苟合言不為苟容雖無功於世而名足稱也雖言不用於國
家而舉措之言可法也故殊於世俗則身孤於士衆夫邪曲之相
銜枉橈之相錯字缺一直故不得容其間諂佞之相扶讒口之相譽
無高而不可上無深而不可往者何以當皆衆多而辭語諧合夫
衆口之毀譽浮石沉木羣邪所抑以直為曲視之不察以白為黑
夫曲直之異形白黑之異色乃天下之易見也然自謬也或不能
分明其是非者衆邪誤之矣至如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
王曰丞相何為駕鹿高曰馬也王曰丞相誤也以鹿為馬高曰陛
下以臣言不然願問羣臣臣半言鹿半言馬當此之時秦王不能
自信其目而從邪臣之說夫馬鹿之異形衆人所知也然不能

別是非也況於闇昧之事乎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羣黨合意
以傾一君孰不移哉昔人有與曾子同姓亦名參有人告其母參
殺人母織如故有人復來告如是者三曾子母乃投杼踰垣而去
曾子之母非不知子不殺人也言之者衆夫流言之並至雖真聖
不敢自安況凡人乎魯定公之時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
兩君升壇兩相處下而相欲揖君臣之禮濟濟備焉齊人鼓譟而
起欲執魯公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立謂齊侯曰兩君合好
以禮相率以樂相化臣聞嘉樂不野合犧象之薦不下堂夷狄之
民何求為命司馬請止定公曰諾齊侯逡巡而避席曰寡人之
過退而自責大夫罷會齊人使優旃儛於魯公之幕下傲戲欲候
魯君之隙以執定公孔子歎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焉首
足異門而出於是齊人懼然而恐君臣易操不安其故行乃歸魯
四邑之侵地終無乘魯之心鄰字缺一振動人懷嚮魯之意強國驕
君莫不恐懼邪臣佞人變行易慮天下之政字缺二而折中而定公
狗於三家陋於衆口不能卒用孔子者內無獨見之明外惑邪臣
之黨以弱其國而亡其身權歸於三家邑土單於疆無以制其剛
詩云有斧有柯言何以治之也

古今庸主喪國辱身者無他只是不能用賢耳其不能用賢者

只是信讒耳。所以信讒者，只是胸中憒憒，不能辨是非也。

細細說破，使人悚然。

賤微第六

夫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先修於閨門之內；垂大名於萬世者，必先行之於纖微之事。是以伊尹負鼎，屈於有莘之野，修達德於集庖之下，躬執農夫之作，意懷帝王之道，身在衡門之裏，志圖八極之表。故釋負鼎之志，為天子之佐，尅夏立商，誅逆征暴，除天下之害，辟殘賊之類，然後海內治，首雍寧。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此二者，修之於內，著之於外，行之於小，顯之於大。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之中，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是已。若當時定公不覺悟，信季孫之計，背貞臣之策，以獲拘弱之名，而喪蓋國之功，不亦惑乎。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鄣日月也。非得神靈之祀，罷雲霽翳，令歸山海，然後乃得覩其光明，暴天下之濡濕，照四方之晦冥。今上無明王聖主，下無貞正諸侯，誅鋤姦臣賊子之黨，解釋凝滯紕繆之結，然後忠良方直之人，則得容於世，而施於政。故孔子遭君暗臣亂，衆邪在位，政道隔於主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丘陵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縶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知之何也也矣。夫言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無以正其時。夫禮以待之

遊以出之。蓋力學而誦詩書。凡人所能為也。若欲移江河動泰山。故人力所不能也。如調心在己。背惡向善。不貪於財。不苟於利。分財取寬。服事取勞。此天下易知之道。易行之事也。豈有難哉。淡父之御馬。羿之用弩。則所謂難也。若子不以其難為之也。故不知以為吾也。絕氣力尚德也。夫目不能別黑白。耳不能別清濁。口不能言善惡。則所謂不能也。故談道者。易見曉。所以通凡人之心。而達不能之行。道者人之所行也。夫大道難之而行。則無不能。故謂之道。孔子曰。道之不行也。言人不能行之。故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言顏淵道施於世而莫之用。猶[illegible]不可

能懷[illegible]行義。分別纖微。忖度天地。乃苦身勞形。入深山。求神[illegible]。養其親。捐骨肉。絕五穀。廢詩書。背天地之寶。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世防非者也。若湯武之君。伊呂之臣。因天時而行罰。順陰陽而運動。上瞻天文。下察人心。以寡服眾。以弱制強。革車三百。甲卒三千。征敵攻眾。以誅大讐。討逆亂之君。絕煩濁之原。天下和平。家給人足。匹夫行仁。商賈行信。齊天地。致鬼神。河出圖。洛出書。因是之道。寄之天地之間。豈非古之所謂得道者哉。夫播布革亂。色髮登高山。食木實。視之無優游之容。聽之無仁義之辭。忽忽若狂。推之不往。引之不來。當世不蒙其功。後代不見其才。君傾而不扶。國危

而不持。寂寞而無聲。寥廓而獨保。可謂避世。非謂懷道者也。故殺身以避難則非計也。懷道而避世則不忠也。是以君子居亂世則合道德。採微善。絕纖惡。修父子之禮。以及君臣之序。乃天地之通道。聖人之所不失也。故隱之則為道。布之則為文。詩在心為志。出口為辭。矯以雅僻。砥礪鈍才。雕琢文邪。抑定狐疑。通塞理順。分別然否。而情得以利。而性得以治。綿綿漠漠。以道制之。察之無兆。遁之恢恢。不見其行。不覩其仁。湛然未悟。久之乃殊。論思天地。動應樞機。俯仰進退。與道俱然。二藏之於身。優游待時。故道無廢而不興。器無[illegible]廢而不治。孔子曰。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言德行而其[illegible]

之矣。

古人著述。只設明理。無心作文。故理之所在。盡情洗發。若長江大河。洶湧而來。絕不作潆洄小態。讓入大文字。往往如此。

卷一

新語卷二

漢　楚人陸賈著
明　竟陵鍾惺評

資質第七

質美者以通為貴才良者以顯為能何以言之夫楩柟豫章天下之名木生於深山之中產於溪谷之傍立則為太山眾木之宗仆則為萬世之用浮於山水之流出於冥冥之野因江河之道而達於京師之下因於斧斤之功舒其文彩之好精捍直理密緻博通蟲蝎不能穿水濕不能傷在高柔軟入地堅強無膏澤而光潤生不刻畫而文章成上為帝王之御物下則賜公卿庶賤不得以備器械閉絕以關梁及隘於山阪之阻隔於九岏之隄仆於嵬崔之山頓於窅冥之溪樹蒙蘢蔓延而無間石崔嵬嶄岩而不開廣者無舟車之通狹者無步擔之蹊商賈所不至工匠所不窺知者所不見見者所不知功棄而德亡腐朽而枯傷轉於百仞之壑惕然而獨僵當斯之時不如道傍之枯楊纍纍結屈委曲不同然生於大都之廣地近於大匠之名工則材器制斷規矩度量堅者補朽短者續長大者治罇小者治觴飾以丹漆數以明光上備大牢春立禮矜莊冠帶正容對酒行觴卿士列位布陳

宮堂望之者目眩近之者鼻芳故事閉之則絕次之則通抑之則沉與之則揚處地楩梓賤於枯楊德美非不相絕也才力非不相懸也彼則槁枯而遠棄此則為宗廟之器者通與不通亦如是也夫窮澤之民據犁接耜之士或懷不羈之才身有堯舜皋陶之美綱紀存乎身萬世之術藏於心然身不用於世者〔缺二字〕之通故也夫公卿之子弟貴戚之黨友雖無過人之才然生尊重之位者輔助者強飾之者巧靡不達也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為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篤將為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咒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故事求遠而失近廣藏而狹棄斯之謂也昔宮之奇為虞公畫計欲辭晉獻公璧馬之賂而不假之夏陽之道豈非金石之計哉然虞公不聽者惑於珍怪之寶也鮑丘之德行非不高於李斯趙高也然伏隱於蒿廬之下而不錄於世利口之臣害之也凡人莫不知善之為善惡之為惡莫不知學問之有益於己怠戲之無益於事也然而為之者情欲放溢而人不能勝其志也人君莫不知求賢以自助近賢以自輔然賢聖或隱於田里而不預國家之事者乃觀聽之臣不明於下則

閉塞之譏歸於君閉塞之譏歸於君則忠賢之士棄於野忠賢之士棄於野則佞臣之黨存於朝佞臣之黨存於朝則下不忠於君下不忠於君則上不明於下上不明於下是故天下所以傾覆也

發古今不用賢之故詳明悄切不啻痛哭無論漢武功之臣有所不及雖三傑亦將遜一籌矣

至德第八

夫欲建國彊威辟地服遠者必得之於民欲立功興譽垂名流光顯榮華者必取之於身故據萬乘之國持百姓之命苞山澤之饒主士衆之力而功不在於身名不顯於世者乃統理之非也天地之性萬物之類懷德者衆歸之恃刑者民畏之歸之則附其側畏之則去其域故設刑者不厭輕為德者不厭重行罰者不患薄布賞者不患厚所以親近而致疏遠也夫形重者則身勞事衆者則心煩心煩者則刑罰縱橫而無所立身勞者則百端迴邪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為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里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郵無夜行之吏鄉閭無夜名之征犬不夜吠烏不夜鳴老者息於堂丁壯者耕耘於田在朝者忠於君在家者孝於親於是賞善罰惡而潤色之興辟雍庠序而教誨之然後賢愚異議廉鄙異科長幼異節上下有差強弱相扶小大相懷尊卑相承鴈行相隨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豈恃堅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後行哉昔晉厲齊莊楚靈宋襄秉大國之權伏衆民之威軍師橫出陵轢諸侯外驕敵國內克百姓鄰國之讐結於外臣下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功終傳不絕之世豈不難哉故宋襄死於泓水之

戰三君弒於臣子之手。皆輕用師而尚威力。以至於斯。故春秋穀
而貴之。是欲而傷之。是三君皆强其盛而失國。急其刑而自賊。斯
乃去事之戒。來事之師也。魯莊公一年之中。以三時興築作之役。
規固山林草澤之利。與民爭田漁薪菜之饒。刻桷丹楹。眩曜靡麗。
收十二之稅。不足以供四邪之欲。繕不用之好。以（缺一字）婦人之目。
財盡於驕淫。人力罷於不急。上困於用。下飢於食。乃遣臧孫辰請
（缺二字）於齊。倉廩空匱。外人知之。於是為宋陳衛所伐。賢臣出。叛臣
亂。子般殺。而魯（缺二字）公子牙慶父之屬。敗上下之序。亂男女之別。
淫位者無所定。逆亂者無所懼。於是齊桓公遣大夫高子立僖公。
而誅夫人。逐慶父。而還季子。然後社稷復存。子孫反業。豈不謂微
弱者哉。故為威不强還自亡。立法不明還自傷。魯莊公之謂也。故
春秋穀（缺）

先拈出王道。則五霸之非。不言自見矣。況言之而精透乎。有裨
世道之大。

懷慮第九

（缺二字）慮者。不可以立計。持兩端者。不可以定威。故治外者必調內。
平遠者必正近。綱（缺一字）天下。勞神八極者。則憂不存於家。養氣治
性。思通精神。延壽命者。則志不（缺一字）於外。據土子民。治國治衆者。
不可以圖利。治產業。則教化不行。而政令不從。蘇秦張儀。身尊於
位。名驗於世。相六國。事六君。威振山東。橫說諸侯。國異辭。人異意。
欲合弱而制强。持橫而御縱。內無堅計。身無定名。功業不平。中道
而廢。身死於凡人之手。為天下所笑者。乃由辭語不一。而情欲放
佚。故也。故管仲相桓公。詘節事君。專心一意。身無境外之交。心無
欲仕之慮。正其國如制天下。尊其君而屈諸侯。權行於海內。化流
於諸夏。失道者誅。秉義者顯。舉一事而天下從。出一政而諸侯靡。
故聖人執一政以繩百姓。持一槩以等萬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
統也。故天一以大成數。人一以（缺一字）成倫。楚靈王居千里之地。享
百邑之國。不先仁義而尚道德。懷奇伎（缺四字）陰陽。合物怪。作乾谿
之臺。立百仞之高。欲登浮雲窺天文。然身死於乾谿。（缺三字）魯莊公據
中土之地。承聖人之後。不修周公之業。繼先人之體。尚權杖威。有
萬人之力。懷兼人之强。不能存立子糾。國侵地奪。以洙泗為境界。
世人不學詩書。行仁義。（缺一字）聖人之道。極經藝之深。乃論不驗之

語學不然之事圖天地之形說災變之異（缺二字）王之法異聖人之意戒學者之心移衆人之志指天畫地是非世事動人以邪變驚人以奇怪聽之者若神視之者如異然猶不可以濟於厄而度其身或觸罪（缺二字）法不免於辜戮故事不生於法度道不本於天地可言而不可行也可聽而不可傳也可（缺一字）翫而不可大用也故物之所可非道之所宜道之所宜非物之所可是以制事者不可（缺一字）一設道者不可通目以精明耳以主聽口以別味鼻以聞芳手以之持足以之行各受一性不得兩兼兩兼則心惑二路者行窮正心一堅久而不忘在上不逸為下不傷執一統物雖寡必衆心佚

新語　卷二　七

情散雖高必崩氣泄生疾壽命不長顛倒無端失道不行故氣感之符清潔明光情素之表恬暢和良調密者固安靜者祥志定心平血脈乃彊秉政圖（缺一字）兩失其中方戰士不耕朝士不商邪不奸直國不亂方達良相繼襟刺誹臣欲敵思之君閉利門積德之家必無災殃利絕而道著武讓而德興斯乃持久之道常行之法也

秦共一言足以修身治國

本行第十

（缺二字）德為上行以仁義為本故尊於位而無德者黜富於財而無義者刑賤而好德者尊貧而有義者榮段干木徒步之士修道行德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夫子陳蔡之厄豆飯菜羹不足以接餒二三子布弊褞袍不足以避寒倥傯屯厄自處甚矣然而夫子當於道二三子近於義自布衣之士上（缺一字）天子下齊庶民而累淇身而匡上也及閔周室之衰微禮義之不行也厄挫頓仆歷說諸侯欲匡帝王之道反天下之政身無其立而世無其主周流天下無所合意大道隱而不舒羽翼摧而不申自（缺二字）深授其化以要

新語　卷二　八

終始追治去事以正來世紀綱以如性命表定六藝以善惡不相干貴賤不相侮強弱不相凌賢與不肖不得相踰科第相序為萬（缺三字）而不絕功傳而不衰詩書禮樂為得其所乃天之所立大義之所行也豈以（缺三字）威耶夫人之好色非脂粉所飾大怒之威非氣力所能行也聖人乘天威合天氣承天功象天容而不與為功豈不難哉夫酒池可以泛舟糟丘可以遠望豈貧於財哉統四海之權主九州之衆豈弱於力哉然功不能自存而為貧弱乃道德不存乎身仁義不加於天下也故察於財而[illegible]道者衆之所謀也果於力而寡於義者兵之所圖也故君子篤於

義而薄於利敗於事而恥於言所缺三字功德之教因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夫身當塗玉齊環佩服府藏珍缺四字酌含銀刻鏤可以令小人非所以恩於己而濟於事也高臺百仞金缺四字瓶雕飾所以殘百姓之力非所以扶弱存亡者也故聖人卑宮室而高道德缺二字服而謹仁義不損其行以增其名不虧其德以飾其身國不與無事之功家不藏無用之器所以稀力役而省貢獻也望玉珠璣不御於上則翫好之物棄於下雕刻繡畫不納於殿則淫佚由乃絕於民夫釋農桑之事入山海採珠璣求瑤琨探沙谷捕翡翠缺二字據獨竭摩象消筋力散布泉以極耳目之好以快淫邪

之心豈不謬哉未見棄邇而收利近德而遠色者也

言言古訓千古帝王所宜省覽

明誠第十一

君缺二字政可以及遠臣篤於信可以致大何以言之湯以七十里之封而升帝王之位周公以缺四字比德於五帝所乃口出善言光行善道之所致也安危之効吉凶之一出於身缺二字之道虎敗之驗一起於行堯舜不易日月而熙缺一字桀紂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綱缺二字不可以失度動作不可以離道謬誤出於口則亂及萬里之外況形及無罪於獄而殺及無辜於市乎故世長道亡非天之所爲也乃國君者有所取之也惡政生於惡氣惡氣生於災異變氣之類隨氣而生輕

曉之魯國政而是治遍达於下則天文應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螟蝗生於地賢者智則知隨變而改緣類而試思之於缺三字變聖人之理思及昆蟲澤及草木乘天氣而生隨寒暑而動者莫不延賴字傾耳而聽化聖人察物無所遺失上及日月星辰下至鳥獸草水昆蟲缺三字鷂之遲飛治石之所隕所以不失纖微至於鑄來冬多穅言鳥獸之類缺三字也十有二月李梅實十月隕霜不殺疲古寒暑之氣失其節也鳥獸草木尚欲各得其所網之以法況之以數而況於人乎聖人承天之明正日月之行録星辰之度因天地之利等高下之宜設山川之便平四海分九州同好惡一風

以度紀之以節星不晝見月不夜照雷不冬發霜不夏降臣不凌君則陰不〔缺二字〕陽盛夏不暑隆冬不霜黑氣苞日彗星揚〔缺二字〕虹蜺冬見螫蟲夏藏熒惑亂宿衆星失行聖人因天變而正其失理其端而正其本堯承蚩尤之失而思欽〔缺三字〕君子見惡於外則知變於內桀紂不〔缺一字〕則湯武不仁才惑於衆非者而改之於〔缺字〕法亂之於朝廷而正夫治之於閨門是以接輿老萊所以避世於巖〔缺五字〕而遠其尊也君子行之於幽閒小人勞之於士衆老子曰上德不德〔缺六字〕虛也夫口誦聖人之言身學賢者之行久而不弊勞而不憊雖未為君〔缺六字〕已孔子曰行夷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

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缺三字〕道而行之於世雖非堯舜之君則亦堯舜也今之為君者則不然治不法〔缺三字〕而曰今之世不可以道德治也為臣者不師稷契周公之歟則曰今之民不可以〔缺四字〕為子者不執曾閔之賢朝夕不休盡節不倦則曰家人不孜也樂者無〔缺四字〕者夜不懈循禮而動則曰世所不行也自人君至於庶人未有法聖人〔缺五字〕為善者寡為惡者衆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闃其無人〔缺四字〕治之耳故仁者在位而仁人來義士在朝而義士至是以墨子之門多〔缺四字〕之門多道德文武之朝多賢良秦王之庭多不祥故善者必有所〔缺三字〕惡者必有所因而來善惡不

空出淘涌不安於懽心之所向志之所行而已
道德仁義人情世故皆須得爛熟口中方能如此道繁下之
能如此篤學謂君子而有道術者殆惟陸賈一人而已

漢魏名文乘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張運泰余元熹同編二人皆閩中書賈也所錄凡六十家蓋雜采何鏜漢魏叢書張溥百三家集二書合併而成惟增公孫宏文僞題曰公孫子趙充國文僞題曰趙營平集又改東方朔文爲吉雲子而已

三蘇先生文粹七十卷

不著編輯者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三蘇文粹七十卷》提要

三蘇先生文粹標目

策

教戰守
去姦民
第二十九卷
策別
厚財貨
省費用
定軍制
訓兵旅
蓄材用
練軍實
倡勇敢
第三十卷
策斷
策斷上
策斷中
策斷下
第三十一卷
策
禹之所以通水之法
修廢官舉逸民
天子六軍之制
休兵久矣而國用益困
關隴游民私鑄錢與江淮漕卒爲盜之由
第三十二卷
策問
孔子贊易有中文辭而無損益者
王弼引論語之文以解易當否
揚子論荀楊荀卿孫六子班固論子長范曄論班固

漢之禍凡八變
關中戰守古今不同與夫用兵之難易
取人用人之法
賞功罰罪之疑
引經斷獄
漢唐不變秦隋之法近世乃欲以新易舊
勤而或治或亂斷而或興或衰信而或安或危
隋文帝戶口之蕃倉廩府庫之盛
漢文帝之行事有可疑者三
宰相不當以選舉爲嫌
省冗官裁奉給
師　仁宗之忠厚法　神考之勵精
兩漢政俗
冗官之弊水旱之災河決之患
第三十三卷
擬　殿試
書
上　神宗皇帝
第三十四卷
奏議
書
論時政
代張方平諫用兵
代滕甫論西夏
代滕甫辨謗乞郡
狀
朝辭赴定州議事
議學校貢舉

三蘇先生文粹標目終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一

老泉先生

論

易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

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秘怪以夸後世耶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荊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

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扐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禮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爲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恥厭服其心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曰彼爲吾君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已立於其旁且俛首屈膝於其前以爲禮而謂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爲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爲其君父兄於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耻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治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于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梃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爲吾儕也不見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爲逸而立且拜者之爲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鄉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我勞是賤於彼也奮手舉梃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爲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爲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爲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耻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于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之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樂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耻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

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堇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爲諱去其鴆徹其堇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潤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

動萬物也隱隱谹谹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蹷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蹷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詩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毆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

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爲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彊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于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爲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彊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書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

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己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已悅也則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

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耳吁亦既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偕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春秋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天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

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彊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

魯法周公之所爲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弒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一

老泉先生

論

洪範上 并序

洪範其不可行歟何說者之多而行者之寡也曰諸儒使然也譬諸律令其始作者非不欲人之難犯而易避矣及吏胥舞之則千機百穽吁可畏也夫洪範亦猶是耳吾病其然因作三論大抵斥末而歸本援經而擊傳刬磨瑕垢以見聖秘復列二圖一以指其謬一以形吾意嘻人吾知乎不吾知其謂吾求異夫先儒而以為新奇也

洪範之原出於天而畀之禹禹傳之箕子箕子死後世有孔安國為之注劉向父子為之傳孔穎達為之疏是一聖五賢之心未始不欲人君審其法從其道矣禹與箕子之言經也幽微宏深不可以俄而曉者經之常也然而所審當得其統所從當得其端是故宜責孔劉

輩今求之於其所謂注與傳與疏者而不獲故明其統舉其端而欲人君審從之易也夫致至治總乎大法樹大法本乎五行理五行資乎五事正五事賴乎皇極五行含羅九疇者也五事檢御五行者也皇極裁節五事者也儻綜於身驗於氣則終始常道之次靡有不順焉然則含羅者其統也裁節者其端也執其端而御其統古之聖人正如是耳今夫皇極之建也貌必恭恭作肅言必從從作乂視必明明作哲聽必聰聰作謀思必睿睿作聖如此則五行得其性雨暘燠寒風皆將而五福應矣若夫皇極之不建也貌不恭厥咎狂言不從厥咎僭視不明厥咎豫聽不聰厥咎急思不睿厥咎蒙如此則五行失其性雨暘燠寒風皆常而六極應矣噫曰得曰時曰福人君孰不欲趨之曰失曰常曰極人君孰不欲逃之然而罕能者諸儒之過也夫爾之疇分之則幾五十矣諸儒不求所謂統與端者顧爲之傳則嚮之五十又將百焉人之心一固不能兼百難之而不行也欲行之莫若歸之易百歸之五十五十歸之九九歸之三三五行也五事也皇極也而又以皇極裁節五事五事得而五行從是三卒歸之一也然則所守不亦約而易乎所守約而易則人君孰欲棄得取失棄時取常棄福取極哉以一治三以三治九以九治五十以五十治百天意也禹意也箕子意也

洪範中 并圖

或曰古人言洪範莫深於歆向之傳吾嘗學而得之矣今觀子之論子其末之學耶何遽反之也子之論曰皇極裁節五事其建不建為五事之得失傳則擬五事而言之其咎其罰其極與五事比非所以裁節五事也子又曰皇極建則五福應皇極不建則六極應傳則條福極而配之貌與言與視與聽與思與皇極又非皇極兼獲福極也然則劉之傳子之論孰得乎曰爾以箕子之知洪範與歆向之知孰愈必曰箕子之知愈也則吾從之彼歆向拂箕子意矣吾復何取哉雖然彼豈不知求從箕子乎求之過深而惑之愈甚矣歆向之惑始於福極分應五事遂彊爲之說故其失寖廣而有五焉今其傳以極

之惡福之攸好德歸諸貌極之憂福之康寧歸諸言極之疾福之壽歸諸視極之貧福之富歸諸聽極之凶短折福之考終命歸諸思所謂福止此而已所謂極則未盡其弱焉遂曲引皇極以足之皇極非五事匹其不建之咎止一極之弱哉其失一也且逆而極順而福傳之例也至皇之不極則其極既弱矣吾不識皇之極則天將以何福應之哉若曰五福皆應則皇之不極惡憂疾貧凶短折曷不偕應哉此乃自廢其例其失二也箕子謂咎曰狂僭豫急蒙而已罰曰雨暘燠寒風而已今傳又增咎以眊增罰以陰此其擾聖人之言以就固謬況眊與蒙無異而陰可兼之而別名之得乎其失三也經之首五行而次五事者徒以五行天而五事人人不可以先天耳然五行之逆順必視五事之得失使吾爲傳必以五事先五行借如傳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則木不曲直厥罰常雨其餘亦如之察劉之心非不欲爾蓋五行盡於思無以周皇極苟如庶驗增之則雖惷亦怪駭矣故離五行五事而爲解以蔽其舛其失四也傳之於木其說以

爲貌矣及火生金水則思言視聽淆不及焉自相駁亂其失五也夫九疇之於五行可以條而入者惟二焉子陳之蓋有深旨矣五事一也庶驗二也驗之肅乂哲謀聖一出於五事之貌言視聽思一出於五行此理之自然可不條而入之乎其他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其大歸雖無越於五行五事非可條而入之者也條而入之非理之自然故其傳必鉤牽扳援文致而彊附之然後可以僅知此福極之所以應此事者立言如此其亦勞矣且傳於福極既爾則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亦當爾而今又不爾何也經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此言皇極建而五福備使經云皇極之不建則必以六極易五福矣焉在其條而入之乎且皇極九疇之尤貴者故聖人位之於中以貫上下譬若庶驗然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時於雨暘燠寒風各冠其上耳又可列之以爲一驗乎若是則劉之傳惑且彊明矣噫傳之法二劉唱之班固志之後之史志五行者孰不師而效之世之讀者又孰不從而然之是以膠爲一論莫有考正吾得無言哉

一圖指傳之謬

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　木不曲直　貌之不恭是謂不肅　厥咎狂　厥罰常雨　厥極惡　說曰順之其福攸好德

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　火不炎上　言之不從是謂不乂　厥咎僭　厥罰常暘　厥極憂　說曰順之其福康寧

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　稼穡不成　視之不明是謂不哲　厥咎豫　厥罰常燠　厥極疾　說曰順之其福壽

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　金不從革　聽之不聰是謂不謀　厥咎急　厥罰常寒　厥極貧　說曰順之其福富

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　水不潤下　思之不睿是謂不聖　厥咎蒙　厥罰常風　厥極凶短折　說曰順之其福考終命

皇之不極　厥咎眊　厥罰常陰　厥極弱

一圖形今之意

	貌恭肅	木曲直	時雨
	言從乂	金從革	時暘
皇極之建	視明哲	火炎上	時燠
	聽聰謀	水潤下	時寒
	思睿聖	土稼穡	時風

五福

	貌不恭狂	木不曲直	常雨
	言不從僭	金不從革	常暘
皇極不建	視不明豫	火不炎上	常燠
	聽不聰急	水不潤下	常寒
	思不睿蒙	土不稼穡	常風

六極

洪範下

吾既剔去傳疵以粹經猶有秘處而先儒不白其意或解失其旨者非一今辯正以中之經曰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夫五行一疇耳一汨而九不畀蓋五行綱九疇綱壞而目廢也然則五行之汨非五事之失乎五事之失非皇極之不建乎蓋其子微見其統與端矣經之次第五行也以生數至於五事也求之五行則相剋何也從五常斯與相剋合矣先民之論五行也木性智而事聽火性禮而事視木性仁而事貌金性義而事言土性信而事思及其論五常也以爲德莫大於仁仁或失於弱故以義斷之義或失

於剛故以禮節之禮或失於拘故以智通之智或失於詐故以信正之此五常次第所以然也五事從之所以亦然也三八政曰食曰貨曰祀曰賓曰師五者不以官名之鄭康成以食爲稷以貨爲司貨賄以賓爲大行人是三百六十官箕子於九疇中區區焉錯舉其八耳孔穎達則曰司貨賄大行人皆事主非復民政夫事雖非民亦未害爲政孔之失滋甚焉吾以爲不然箕子言國家之政無越是八者周公制禮酌而用之故建六官以主八政食與貨則天官祀與賓則春官師則夏官司空則冬官司徒則地官司寇則秋官此得其正矣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孔安國謂知卜筮人而立之夫知卜筮人天下不爲鮮矣孜孜然以擇此爲事則委瑣不亦甚乎吾意卜筮至神人所諒而從者導之善人必諒而從之蜀莊是矣導之惡人亦諒而從之丘子明是也聖人懼後人輕其職使有如丘子明輩故曰擇建立卜筮人謂擇賢也不然司空司徒司寇其擇之又當甚於此云者彼天子之卿不若卜筮之官爲後世所輕雖婦人孺子知其不可不擇故也嗚呼聖人之言枝分派别不得其源紛莫可曉譬之日月五星十二次二十八宿使昧者觀之固憒憒如也不知晷度躔次的不可參差之[illegible]忽寒暑乖逆吾故於洪範明其統舉其端削劉之惑繩孔之失使經[illegible]炳然如從璣衡中窺天文矣

洪範後序

吾論洪範以五福六極系皇極之建與不建而且不與二劉之增眊與陰或者猶以劉向夏侯勝之說爲惑劉向之言皇極之建總爲五福皇極之不建不能主五事下與五事齒而均獲一極猶平王之詩降而爲國風夏侯勝之言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將有謀上者已而果然以劉向之說則皇極之不建不可系以六極以夏侯勝之說則眊與陰不可廢是皆不然夫福極之於五事非若庶驗也陰陽而推之律曆而求之人事而揆之庶驗之通於五事可指而言也且聖人之所可知也今指人而謂之曰爾爲某事明日必有某福爾爲某事明日必有某極是巫覡卜相之事也而聖人何由知之故吾以爲皇極之建五事皆得而五福皆應不曰應其事者必某福也皇極不建五事皆失而六極皆應不曰應某事者必某極也五事之間得與失參焉則亦不曰必某福必某極應也亦曰福與極參焉耳今劉以爲皇極建而爲五事主故加之五福及其不建也不加之以六極而以平王之詩爲說其意以爲不建則不能爲五事主故不加之六極以爲貶也今有人有九命之爵及有罪而曰削其爵使至一命以貶之曰貶可也此猶平王之詩降而爲國風曰降可也若夫有罪人當具五刑而曰是人也罪大不當加之以五刑姑以墨辟論以重其責是得爲重其責耶今欲重不建之罪不曰六極皆應而曰獨弱之極應乃引平王之詩以爲說平王之詩固不然也且彼聖人者豈以天下之福與極止於五與六而已哉蓋亦舉其大槩耳夫天地之間非人力所爲而可以爲驗者多矣聖人取其尤大而可以有所兼者五而使其餘者可以遂見焉今也力分其一端以爲二而必曰陰爲陰雨爲雨且經之庶驗有曰暘矣而豈獨遺陰哉蓋陰之極盛於雨而聖人舉其極者言也吾觀二劉之傳金不從革與傳常雨也乃言雷電雨雪皆在而獨於此别雨與陰何也然則夏侯勝之言何以必應曰事固有幸而中者公孫臣以漢爲土德而黃龍當見黃龍則見矣而漢乃火德也可以一黃龍而必謂漢爲土德耶必不可也其所謂眊者蒙矣胡復多言哉

太玄上

蘇子曰言無有善惡也苟有得乎吾心而言也則其辭不索而獲夫子於易吾見其思焉而得之者也於春秋吾見其感焉而得之者也於論語吾見其觸焉而得之者也思焉而得故其言深感焉而得故其言切觸焉而得故其言易聖人之言得之天而不以人參焉故夫後之學者可以天遇而不可以人得也方其爲書也猶其爲言也方其爲言也猶其爲心也書有以加乎其言有以加乎其心聖人以爲自欺後之不得乎其心而爲言不得乎其言而爲書吾於揚雄見之矣疑而問問而辯問辯之道也揚雄之法言辯乎其不足問也問

乎其不足疑也求聞於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無取焉耳太玄者雄之所以自附於夫子而無得於心者也使雄有得於心吾知太玄之不作何則瘍醫之不爲疾醫樂其有得於瘍也疾醫之不能爲而丧其所以爲瘍此瘍醫之所懼也若夫妄人礪鍼磨砭乃欲爲俞附扁鵲之事彼誠無得於心而侈於外也使雄有孟軻之書而肎以爲太玄耶惟其所得之不足樂故大爲之名以僥倖於聖人而已且夫易之所爲作者雄不知也以爲爲數耶以爲爲道耶惟其爲道也故六十卦而無加六十四卦而無損及其以爲數而後有六日七分之說生焉聖人之意曰六十四卦者易也六日七分者吾以爲歷也在歷以數勝在易以道勝然則易之所爲作其亦可知矣蓋自漢以來六經始有異論夫聖人之言無所不通而其用意固有所在也惟其求而不可得於是乃始雜取天下奇怪可喜之說而納諸其中而天下之工乎曲學小數者亦欲自附於六經以求信於天下然而君子不取也太玄者雄所以擬易也觀其始於一而終於八十一是四乘

之極而不可加也從三方之算而九之以并夜於晝爲二百四十有三日三分其方而一以爲三州三分其州而一以爲三部三分其部而一以爲三家此猶六十之不可加而六十四之不可損也雄以爲未也從而加之曰踦又曰嬴曰吾以求合乎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一者也曰踦也曰嬴也是何爲者或曰以象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在嬴而不在踦踦者斗之二十六也或曰以象閏閏之積也起於難之七而於此加焉是強爲之辭也且其言曰譬諸人增則贅而割則虧今也重不足於歷而輕以其書加焉是不爲太玄也爲太初歷也聖人之所略楊雄之所詳聖人之所重楊雄之所忽是其爲道不足取也道之不足取也吾乃今求其數求合乎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一者固雄意也贊之七百三十有一是日之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二也後之學者曰吾不知夫二十八宿之次與夫日行之度也而於太玄焉求之則吾懼夫積日之無以處也歷者天下之至微要之千載而可行者也四分而加一是四歲而加一日也率四歲而加之千載之後吾恐大冬之爲大夏也且夫四分其日而贊得二焉故贊者可以爲偶而不可以爲奇其勢然也雄之所欲加者四分之三而所加者四是其爲數不足考也君子之爲書猶工人之作器也見其形以知其用有鼎而加柄焉是無問其工之材不材與其金之良苦而其不可以爲鼎者固已明矣况乎加踦與嬴而不合乎二十八宿之度是柄而不任操吾無取也已

太玄中

四分日之一或曰一百分日之二十五在四以爲一在百以爲二十五唯其所在而加之豈有常數哉六日七分者以八十言者也苟有以適於用吾斯從而加之矣坎離震兌各守其方而六十卦之爻分散於三百六十日聖人不以五日四分日之一者害其爲易而以七分者加焉此非有所法乎日月星辰之度天地五行之數也以爲上之不可以八而下之不可以六故以七分者加之使夫易者亦不爲無用於歷而已矣夫八十分與夫七分者皆非其所以爲易也上下

而爲卦九六而爲爻此其所以爲易也聖人不於其所以爲易者加之故加焉而不害其爲易若夫四位而爲首九行而爲贊此正其所以爲太玄者也而雄於此加焉故吾不知其爲太玄也始於中之一而訖於養之九關焉而未見者四分日之三而已矣以一百八分而爲日以一分而加之一首之外盡八十一首而四分日之三者可以見矣觀周之一知晝夜之不在乎奇偶而在其所承觀中之九知休咎之不在乎晝夜而在其所處故積其分至於養之九而可以無患蓋易之本六日以爲卦太玄之初四日有半以爲首而皆以四百八十七分求合乎二十八宿之度加分而其數定夫踦嬴而其道勝吾無憾焉耳

太玄下

太玄之策三十有六虛三而三十有三用焉曰其說出於易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雄之所以爲虛三之說也夫大衍之數是數之宗而萬物之所取用也今夫蓍亦用者之一而已矣或用

其千萬或用其一二唯其所用而蓍也用其四十有九焉五者生之終也十者成之極也生之終成之極則天下又何以過之故曰五十五十者五十有五云也非四十有九而益一云也天下之數於是宗焉則玄無乃亦將取之且夫四十有九者豈有他哉極其所當用之數而取之於大衍者衍其所當用之策數而舉其大略焉耳吾將以老陽之九而明之則夫七八六者可以從而見焉今夫一爻而三變一變而掛一是三用也四四揲之歸奇於扐是十用也既扐而數其餘是三十有六用也三與十與三十六而四十九之數成焉增之則羸損之則虧四十有九足以成爻而未始有虛一之道吾不知先儒何從而得之也聖人之所爲當然而然耳區區於天地五行之數而牽合於其間者亦見其勞而無取矣聖人觀乎三才之體而取諸其象故八卦皆以三畫及其欲推之於六十四也則從而六之吾又不知先儒之何以配乎六也聖人之意直曰非六無以變非六無以變是非四十九無以揲也太玄之算極於三以三而計之掛其一再扐

其五而數其餘之二十七是亦三十三之數不可以有加也今其說曰三六又曰二九又曰倍天之數又曰地虛三以扐天三皆求易之過也夫卜筮者聖人之所以探吉凶之自然故爲是不可逆知之數而寓諸其無心之物故雖折草毀尾而皆有以前禍福之兆聖人懼無以自神其心而交於冥寞恍惚之間也故擇時日登龜取蓍而廟薦焉聖人之視蓍龜也若或依之以自神其心而非蓍龜之能靈也況乎區區牽合於天地五行之數其說固已迂矣卜筮者爲不可逆知者也旦筮用三經皆奇夕筮用三緯日中夜中用一經一緯皆奇偶雜則是吉凶之紛駁不在其遂而在其時使夫旦筮者不爲大休則爲大咎而日中夜中與夫夕筮者大休大咎終不可得而遇也中之九曰顛靈氣形反當晝而凶蓋有之矣占從其詞不從其數其誰曰不可吾欲去其踦與其嬴加其首之一分損其蓍之三策不從其數之可以逆知而從其詞之不可以前定庶乎其無罪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

老泉先生

論

史上 并序

史之難其人久矣魏晉宋齊梁隋間觀其文則亦固當然也所可怪者唐三百年文章非三代兩漢無敵史之才宜有如丘明遷固輩而卒無一人可與范曄陳壽比肩巢子之書世稱其詳且博然多俚辭俳狀使之紀事將復甚乎其嘗所譏誚者唯子餘例爲差愈吁其難而然哉夫知其難故思之深思之深故有得因作史論三篇

史何爲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檮杌檮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勸者獨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

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其體二故曰史焉曰經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辭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夫易禮樂詩書言聖人之道與法詳矣然弗驗之行事仲尼懼後世以是爲聖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書以修春秋旌善而懲惡此經之道也猶懼後世以爲己之臆斷故本周禮以爲凡此經之法也至於事則舉其略辭則務於簡吾故曰經以道法勝史則不然事既曲詳辭亦夸耀所謂褒貶論贊之外無幾吾故曰史以事辭勝使後人不知史而觀經則所褒莫見其善狀所貶弗聞其惡實吾故曰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使後人不通經而專史則稱讚不知所法懲勸不知所沮吾故曰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或從僞赴而書或隱諱而不書若此者衆皆適於教而已吾故曰經非一代之實錄史之一紀一世家一傳其間美惡得失固不可以一

二數則其論贊數十百言之中安能事爲之褒貶使天下之人動有所法如春秋哉吾故曰史非萬世之常法夫規矩準繩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則規無所效其圓矩無所用其方準無所施其平繩無所措其直史待經而正不得史則經晦吾故曰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噫一規一矩一準一繩足以制萬器後之人其務睎遷固實錄可也慎無若王通陸長源輩囂囂然冗且僭則善矣

史中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彰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恥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辯如酈

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獨載之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鄫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皐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書哀十三年

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徐犹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諡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諡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耶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爲二上則曰號諡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諡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蓋元始之間王莽僞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之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彰則後人樂得爲善之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義之爲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強臣專制之爲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爲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史下

或問子之論史鉤抉仲尼遷固潛法隱義善矣仲尼則非吾所可評吾惟意遷固非聖人其能如仲尼無一可指之失乎曰遷喜雜說不顧道所可否固貴諛僞賤死義大者此既陳議矣又欲寸量銖稱以摘其失則煩不可舉今姑告爾其尤大彰明者焉遷之辭淳健簡直足稱一家而乃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以破碎汩亂其體五帝三代紀多尚書之文齊魯晉楚宋衛陳鄭吳越世家多左傳國語之文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傳多論語之文夫尚書左傳國語論語之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也今夫繡繪錦縠衣服之窮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錯而紉之以爲服則綈繒之不若遷之書無乃類是乎其自序曰談爲太史公又曰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是與父無異稱也先儒反謂固沒彪之名不若遷讓美於談吾不知遷於紀於表於書於世家於

列傳所謂太史公者果其父耶抑其身耶此遷之失也固特漢自創業至麟趾之間襲蹈遷論以足其書者過半且褒賢貶不肖誠已意也盍已意而已今又剽他人之言以足之彼既言矣申言之何益及其傳遷揚雄皆取其自叙屑屑然曲記其世系固於他載豈若是之備哉彼遷雄自序可也已因之非也此固之失也或曰遷固之失既爾遷固之後爲史者多矣范曄陳壽實巨擘焉然亦有失乎曰烏免哉曄之史之傳若酷吏宦者列女獨行多失其人間尤甚者董宣以忠毅槩之酷吏鄭衆呂強以廉明直諒槩之宦者蔡琰以忍耻妻胡槩之列女李善王忳以深仁厚義槩之獨行與夫前書張湯不載於酷吏史記姚杜仇趙之徒不載於遊俠遠矣又其是非頗與聖人異論竇武何進則戒以宋襄之違天論西域則惜張騫班勇之遺佛書是欲將相苟免以爲順天乎中國叛聖人以奉戎神乎此曄之失也壽之志三國也紀魏而傳吳蜀夫三國鼎立稱帝魏之不能有吳蜀猶吳蜀之不能有魏也壽獨以帝當魏而以臣視吳蜀吳蜀於魏何

有而然哉此壽之失也噫固譏遷失而固亦未爲得曄譏固失而曄益甚至壽復爾史之才誠難矣後之史宜以是爲監無徒譏之也

諫上 賢君不時有忠臣不時得故作諫論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辨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辨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辨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法者五理諭之

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酈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閎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耻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

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

諫下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眞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眞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耎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耻怯必跳而越焉其

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制敵

兵何難曰難乎制敵曷難乎制敵曰古者六師之中士不能皆銳馬不能皆良器械不能皆利故其兵必有上中下辈力扼虎射命中捕敵敢前攻壘敢先乘上兵也習行陣曉擊刺進而進退而退中兵也奔則蹶負則喘迎刃而殪望敵而走下兵也凡上兵一支中兵十中兵十支下兵百此非獨吾有敵亦不無也爲將者不以計用之而曰敵以上兵來吾無上兵乎以中兵來吾無中兵乎以下兵來吾無下兵乎然則勝負何時而決也夫勝負久而不決不能無老師費財吾故曰難乎制敵也若其善兵者則不然堂然而陣填然而鼓視敵之兵有挺刃大呼而爭奮者此其上兵也以吾下兵委之吾進亦進吾退亦退者此其中兵也以吾上兵乘之滿鏃而向之其色動介馬而馳之其轍亂者此其下兵也以吾中兵襲之夫如此敵之上兵樂吾下兵之易攻也必盡銳不顧而擊之吾得以上兵臨其中中兵臨其下此皆以一克十以十克百之兵也焉往而不勝哉是則敵三克吾一而吾三克敵二況其上兵雖勝而中兵下兵即既爲吾克其勢不能獨完亦終爲吾所幷耳噫一失而三得與三失而一得爲將者宜何取耶昔田忌與齊諸公子逐射孫臏見其馬有上中下因教之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忌從之一不勝而再勝卒獲千金夫臏之說乃吾向之說也徒施之射是以知其能獲千金而止耳苟取而施之兵雖穰苴吳起何以易此哉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

老泉先生

論

嚳妃

史記載帝嚳元妃曰姜嫄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爲商始祖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爲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濫不亦甚乎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祿以能久其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吾以爲天地必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嫄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嫄爲淫泆無法度之甚者帝嚳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鳦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鳦鳥降爲祀郊禖之候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夏之衰二龍戲於庭藏其漦至周而發之化爲黿以生褒姒以滅周使簡狄而吞卵姜嫄而踐跡則其生子當如褒姒以妖惑天下奈何其有稷契也或曰然則稷何以棄曰稷之生也無菑無害或者姜嫄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棄之而牛羊避遷之而飛鳥覆吾豈惡之哉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吾固不惡夫異也

管仲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强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縶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爲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鰌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有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明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

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于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爲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

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辨姦

張文定公撰老蘇先生墓表云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以爲幾於聖人歐陽修亦善之勸先生與之游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往吊先生獨不往作辨姦一篇其文曰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很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

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三子知聖人汙

孟子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吾爲之說曰汙下也宰我子貢有若三子者其智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絕之境而徒得其下者焉耳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有若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之盛也是知夫子之大矣而未知夫子之所以大也宜乎謂其智足以知聖人汙而已也聖人之道一也大者見其大小者見其小高者見其高下者見其下而聖人不知也苟有形於吾前者吾以爲無不見也而離婁子必將有見吾之所不見焉是非物罪也泰

山之高百里有却走而不見者矣有見而不至其趾者矣有至其趾而不至其上者矣而泰山未始有變也有高而已耳有大而已耳見之不逃不見不求見至之不拒不至不求至而三子者至其趾也顏淵從夫子游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宰我子貢有若從夫子游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夫子之道一也而顏淵得之以為顏淵宰我子貢有若得之以為宰我子貢有若夫子不知也夫子之道有高而又有下猶泰山之有趾也高則難知下則易從難知故夫子之道尊易從故夫子之道行非夫子下之而求行也道固有下者也泰山非能有趾而不能無趾也子貢謂夫子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夫子不悅夫有其大而後能安其大有其小焉則亦不狹乎其小夫子有其大而子貢有其小然則無惑乎子貢之不能安夫夫子之大也

利者義之和

義者所以宜天下而亦所以拂天下之心苟宜也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求宜乎小人耶求宜乎君子耶求宜乎君子也吾未見其不以至正而能也抗至正而行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然則義者聖人戕天下之器也伯夷叔齊殉大義以餓于首陽之山天下之人安視其死而不悲也天下而果好義也伯夷叔齊其不以餓死矣雖然非義之罪也徒義之罪也武王以天命誅獨夫紂揭大義而行夫何郵天下之人而其發粟散財何如此之汲汲也意者雖武王亦不能以徒義加天下也乾文言曰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嗚呼盡之矣君子之恥言利亦恥言夫徒利而已聖人聚天下之剛以為義其支派分裂而四出者為直為斷為勇為怒於五行為金於五聲為商凡天下之言剛者皆義屬也是其為道决裂慘殺而難行者也雖然無之則天下將流蕩忘反而無以節制之也故君子欲行之必即於利即於利則其為力也易戾於利則其為力也艱利在則義存利亡則義喪故君子樂以趨徒義而小人悅懌以奔利義也必也天下無小人而後吾之徒義始行矣嗚呼難哉聖人滅人國殺人父刑人子

而天下喜樂之有利義也與人以千乘之富而人不吝爵人以九命之貴而人不驕有義利也義利利義相為用而天下運諸掌矣五色必有丹而色和五味必有甘而味和義必有利而義和文言之所云雖以論天德而易之道本因天以言人事說易者不求之人故吾猶有言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

老泉先生

權書 并序

人有言曰儒者不言兵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使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也則武王何用乎太公而牧野之戰四代五伐六代七伐乃止齊焉又何用也權書兵書也而所以用仁濟義之術也吾疾夫世之人不究本末而妄以我為孫武之徒也夫孫氏之言兵為常言也而我以此書為不得已而言之之書也故仁義不得已而後吾權書用焉然則權者為仁義之窮而作也

心術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為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候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為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已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縋兵於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

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彊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法制

將戰必審知其將之賢愚與賢將戰則持之與愚將戰則乘之持之則容有所伺而為之謀乘之則一舉而奪其氣雖然非愚將勿乘乘之不動其禍在我分兵而迭進所以持之也并力而一戰所以乘之也古之善軍者以刑使人以賞使人以怒使人而其中必有以義附者焉不以戰不以掠而以備急難故越有君子六千人韓之戰秦之鬭士倍於晉而出穆公於淖者赦食馬者也兵或寡而易危或眾而易叛莫難於用眾莫危於用寡治眾者法欲繁繁則士難以動治寡者法欲簡簡則士易以察不然則士不任戰矣惟眾而繁雖勞不害為彊以眾入險阻必分軍而疏行夫險阻必有伏伏必有約軍分則伏不知所擊而其約攜矣險阻懼蹶疏行以紓士氣兵莫危於攻莫難於守客主之勢然也故城有二不可守兵少不足以實城城小不足以容兵夫惟賢將能以寡為眾以小為大當敵之衝人莫不守我以疑兵彼聘不進雖告之曰此無人彼不信也度彼所襲潛兵以備彼不我測謂我有餘夫何患兵少偃旗仆鼓寂若無氣嚴戢兵士敢譁者斬時令老弱登埤示怯乘懈突擊其眾可走夫何患城小背城而戰陣欲方欲踞欲密欲緩夫方而踞密而緩則士心固固則不懾背城而戰欲其不懾面城而戰陣欲直欲銳欲疏欲速夫直而銳疏而速則士心危危則致死面城而戰欲其致死夫能靜而自觀者可以用人矣吾何為則怒吾何為則喜吾何為則勇吾何為則怯夫人

豈異於我天下之人孰不能自斷其一身是以知此理者舉之人皆可以將平居與人言一語不循故猶且聘而忌敵以形形我怙而不怪亦已固矣是故智者視敵有無故之形必謹察之勿動疑形二可疑於心則疑而為之謀心固得其實也可疑於目勿疑彼敵疑我也是故心疑以謀應目疑以靜應彼誠欲有所為耶不使吾得之目矣

彊弱

知有所甚愛知有所不足愛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將者以其所不足愛者養其所甚愛者士之不能皆銳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利固也處之而已矣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孫臏有言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此兵說也非馬說也下之不足以與其上也吾既知之矣吾既棄之矣中之不足以與吾上下之不足以與吾中吾不既再勝矣乎得之多於棄也吾斯從之矣彼其上之不得其中下之援也乃能獨完耶故曰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三權也者以一致三者也管

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彊敵也漢高帝之憂在項籍耳雖然親以其兵而與之角者蓋無幾也隋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然後高帝起而取項籍夫不汲汲於其憂之所在而彷徨乎其不足卹之地彼蓋所以孤項氏也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彊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氏角其亡宜也取天下取一國取一陣皆如是也范蠡曰凡陣之道益左以為牡設右以為牝春秋時楚伐隋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蓋一陣之間必有牡牝左右要當以吾彊攻其弱耳唐太宗曰吾自興兵習觀行陣形勢每戰視敵彊其左吾亦彊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常遇彊彊常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後之庸將既不能處其彊弱以敗而又曰吾兵有老弱雜其間非舉軍精銳以故不能勝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無之是無以耗敵之彊兵而全吾之銳鋒敗可俟矣故智者輕棄吾弱而使敵輕用其彊忘其小喪而志於大得夫固要其終而已矣

攻守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夫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轂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出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撾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

偶人是也今夫盜之於人抉門斬關而入者有焉他戶之不扃鍵而入者有焉乘壞垣坎牆趾而入者有焉抉門斬關而主人不之察幾希矣他戶之不扃鍵而主人不之察太半矣乘壞垣坎牆趾而主人不之察皆是矣為主人者宜無曰門之固而他戶牆隙之不卹焉夫正道之兵抉門之盜也奇道之兵他戶之盜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走之鍾會嘗攻劍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為之守備者素也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濞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泝都江破侯丹兵徑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不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卒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愬自文成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油江而降馬邈

王緜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由今攷守漢閣關之左有合司禁五
不之備林言尚譲入之夾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
用兵者一陣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況守一國攻
一國而社稷之安危繫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

用間

孫武既言五間則又有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吕牙在商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按書伊尹適夏醜夏歸亳史太公嘗事紂去之歸周所謂在夏在商誠矣然以爲間何也湯文王固使人間夏商耶伊吕固與人爲間耶桀紂固待間而後可伐耶是雖甚庸亦知不然矣然則吾意天下存亡寄於一人伊尹之在夏也湯必曰桀雖暴一旦用伊尹則民心復安吾何病焉及其歸亳也湯必曰桀得伊尹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安視民病遂與天下共亡之吕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紂雖虐一旦用吕牙則天祿必復吾何憂焉及其歸周也文王必曰紂得吕

牙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又遏天命遂命武王與天下共亡之然則夏商之存亡待伊吕用否而決今夫問將之賢者必曰能逆知敵國之勝敗問其所以知之之道必曰不愛千金故能使人爲之出萬死以間敵國或曰能因敵國之使而探其陰計嗚呼其亦勞矣伊吕一歸而夏商之國爲決亡使湯武無用間之名與用間之勞而得用間之實此非上智其誰能之夫兵雖詭道而本於正者終亦必勝今五間之用其歸於詐成則爲利敗則爲禍且與人爲詐人亦將且詐我故能以間勝者亦或以間敗吾間不忠反爲敵用一敗也不得敵之實而得敵之所僞示者以爲信二敗也受吾財而不能得敵之陰計懼而以僞告我三敗也夫用心於正一振而羣綱舉用心於詐百補而千穴敗智於此不足恃也故五間者非明君賢將之所上明君賢將之所上者上智之間也是以淮陰曲逆義不事楚而高祖擒籍之計定左車周叔不用於趙魏而淮陰進兵之謀決嗚呼是亦間也

高帝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摇目以切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爲晓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吕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吕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吕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没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吕后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吕后者爲惠帝計也吕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揺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爲少矣方亞父嗾項

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吕氏吕氏之族若産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吕后也猶醫者之視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吕后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彼其尚在則吕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産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爲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項籍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

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爲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讐籍則其勢不得强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

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羆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爲劒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眞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劒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

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六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强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强弱勝負已判矣至于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

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于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三國謂魏韓也）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孫武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於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爲師然以

吾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爲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廬之入郢也武爲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内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敵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尸復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戌子西子期所以必死讎吳也勾踐不頹舊塚而吳服田單譎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嚭唐蔡之怒及乘楚瓦之不仁武之功蓋亦鮮矣夫以武自爲書尚不能自用以取敗北況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

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於魯破齊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爲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内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衆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辦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衆而已矣

子貢

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於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見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則舉而棄乎信吾則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滅吳存魯也吾悲之彼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以可繼爲事故不見其禍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吾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吾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動霸者之兵計子孫而舉彊國之兵計終身而發求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故子貢之出也吾以爲魯可存也而齊可無亂吳可無滅何也田常之將篡也憚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魯爲賜計者莫若抵高國鮑晏弟之彼必悟而間焉則對曰田常遣子之兵伐魯吾竊哀子之將亡也彼必詰其故則對曰齊之有田氏猶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股之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敢逞志者懼肘股之捍也今子出伐魯肘股去矣田氏孰憚哉吾見身將磔裂而肘股隨之所以弔也彼必懼而咨計於我因教之曰子悉甲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爲子潛約魯侯以待田氏之變帥其兵從子入討之（齊人討以彼懼田氏之）禍其勢不得不聽歸以約魯侯魯侯懼齊伐其勢亦不得不聽因使練兵蒐乘以俟齊變誅亂臣而定新主齊必德魯數世之利也吾觀仲尼以爲齊人不與田常者半故請哀公

討之今誠以魯之衆從高國鮑晏之師加齊之半可以轘田常於都市其勢甚便其成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齊哀王舉兵誅呂氏呂氏以灌嬰爲將拒之至滎陽嬰使使諭齊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爲齊有高國鮑晏以爲灌嬰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

老泉先生

衡論并序

事有可以盡告人者有可告人以其端而不可盡者盡以告人其難在告人以其端其難在用今夫衡之有刻也於此爲銖於此爲石求之而不得曰是非善衡焉可也曰權罪者非也始吾作權書以爲其用可至於無窮而亦可至於無用於是又作衡論十篇嗚呼從吾說而不見其成乃可以罪我焉耳

遠慮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群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矣群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群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而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群臣所不得聞群臣不得聞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耳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群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者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管仲狐偃爲之謀主闔廬有伍員勾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任酈生陸賈樅公至於奇機密謀群臣所不與者唯留侯酇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爲善之心與小人爲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一日無也司馬氏魏之賊也有賈充之徒爲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者無機也有機而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穽設陷穽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假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燕安田文所謂子少國危大臣未附如此等事何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爲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爲憂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而不置疑於其間耶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耶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胸以濟緩急奈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邈然而不

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泊然無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爲憂社稷之喜彼不以爲喜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捨之宰相避嫌畏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汎汎於下而天子惸惸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握手入卧内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踈尊其爵厚其禄重其權而後可與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　太祖用趙中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萊公亦誠其人然與之權輕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測之變然則必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

御將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

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紲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材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始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

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飢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任相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耶則群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耶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爲將者大槩多才而或頑鈍無恥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禮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

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厠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爲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爲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爲之離席起立在道爲之下輿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爲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爲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卹其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爲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爲無禮獨周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皆知其爲聖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爲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

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勿責於此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趨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雖臣子為此亦不過然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夫既不能待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其罪而加之以其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其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大藩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為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故其臣有所不為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多事朝廷變亂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為利宰相

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為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

重遠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仁矣乎非仁也勢也天下之勢猶一身一身之中手足病於外則腹心為之深思靜慮於內而求其所以療之之術腹心病於內則手足為之奔掉於外而求其所以療之之物腹心手足之相救非待仁而後然吾故曰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也勢如此其急而古之君獨武王然者何也人皆知一身之勢而武王知天下之勢也夫不知一身之勢者一身危而不知天下之勢者天下不危乎哉秦之保關中自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業而陳勝吳廣乃楚人也由此觀之天下之勢遠近如一然以吾言之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近之官吏賢耶民譽之歌之不賢耶譏之謗之譽歌譏謗者衆則必傳傳則必達於朝廷是官吏之賢否易知也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史不問則裹糧走京師緩不過旬月遍鼓呼號而有司不得不省矣是民有冤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而民之冤易訴亂何從始耶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為之郡守檮杌饕餮為之縣令郡縣之民群嘲而聚罵者雖千百為輩朝廷不知也白日執人於市誣以殺人雖其兄弟妻子聞之亦不過訴之刺史不幸而刺史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彼見郡守縣令據案執筆吏卒傍列箠械滿前駭然而喪膽矣則其謂京師天子所居者當復如何而又行數千里費且百萬富者尚或難之而貧者又何能乎故其民常多怨而易動吾故曰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國家分十七路河朔陝右廣南川峽實為要區河朔陝右二虜之防而中國之所恃以安廣南川峽貨財之源而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其勢之輕重何如哉曩者比胡驕恣西寇勃叛河朔陝右尤所加卹一郡守一縣令未嘗不擇至於廣南川峽則例以為遠官審官差除取具臨時竄謫量移往往而至凡　朝廷稍所優異者不復官之廣南川峽而其人亦以廣南川峽之官為失職庸人無所歸故常聚於此嗚呼知河朔陝右

之可重而不知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之地不可輕是欲富其倉而蕪其田倉不可得而富也矧其地控制南夷氐蠻最為要害土之所產又極富夥明珠大貝紈錦布帛皆極精好陸負水載出境而其利百倍然而關譏門征僦雇之費非百姓私力所能辦故貪官專其利而齊民受其病不招權不鬻獄者世俗遂指以為廉吏矣而招權鬻獄者又豈盡無嗚呼吏不能皆廉而廉者又止如此是斯民不得一日安也方今賦取日重科斂日煩罷弊之民不任官吏復有所規求於其間矣淳化中李順竊發於蜀州郡數十望風奔潰近者智高亂廣南乘勝取九城如反掌國家設城池養士卒蓄器械儲米粟以為戰守備而凶豎一起若涉無人之境者吏不肖也今夫以一身任一方之責者莫若漕刑廣南川峽既為天下要區而其中之郡縣又有為廣南川峽之要區者其牧守之賢否實一方所以安危幸而賢則已其戕民黷貨的然有罪可誅者漕刑固亦得以舉劾若夫庸陋選懦不才而無過者漕刑雖賢明其勢不得易置此猶弊車駑馬而求

僕夫之善御也郡縣有敗事不以責漕刑則不可責之則彼必曰敗事者其所治其所者其人也吾將何所歸罪故莫若使漕刑自擧其人而任之他日有敗事則謂之曰爾謂此人堪此職也今不堪此職是爾欺我也責有所任罪無所逃然而擇之不得其人者蓋寡矣其餘郡縣雖非一方之所以安危者亦當詔審官俾勿輕授贓吏冗流勿措其間則民雖在千里外無異於處畿甸中矣

廣士

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古之人非以盜賊夷狄之士可爲也以賢之所在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而貴取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賊下人夷狄異類雖奴隸之所耻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國而不以爲非而繩趨尺步華言華服者往往反擯棄不用何則天下之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者衆也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趨尺步華言華服然而其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古者天下之國大而多士大夫者不過曰齊與秦也而管

夷吾相齊賢也而擧二盜焉穆公霸秦賢也而擧由余焉是其能果於是非而不牽於衆人之議也未聞有以用盜賊夷狄而鄙之者也今有人非盜賊非夷狄而猶不獲用吾不知其故何也夫古之用人無擇於勢布衣寒士而賢則用之公卿之子弟而賢則用之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巫醫方技而賢則用之胥史賤吏而賢則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紙書聲病剽竊之文而至享萬鍾之祿卿大夫之子弟飽食於家一出而驅高車駕大馬以爲民上武夫健卒有灑掃之力奔走之舊乃久領藩郡執兵柄巫醫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舉以爲吏若此者皆非賢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進之之塗多於古也而胥史賤吏獨棄而不錄使老死於敲榜趨走而賢與功者不獲一施吾甚惑也不知胥吏之賢優而養之則儒生武士或所不若昔者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輩皆號爲儒宗而卒不能爲漢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絕俊偉震耀四海者乃其賢人之出於吏胥中者耳夫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俊明博出之可以爲將而內之可以爲相者也而皆出於吏胥中者有以也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老姦大豪畏憚懾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之則豪民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於外無所逃遁而又上之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自奮於公卿故終不肯自棄於惡以賈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故當此時士君子皆優爲之而其間自縱於大惡者大約亦不過幾人而其尤賢者乃至成功如是今之吏胥則不然始而入之不擇也終而遇之以犬彘也長吏一怒不問罪否袒而笞之喜而接之乃反與交手爲市其人常曰長吏待我以犬彘我何望而不爲犬彘哉是以平民不能自棄爲犬彘之行不肯爲吏矣况士君子而肯俛首爲之乎然欲使之謹飭可用如兩漢亦不過擇之以才待之以禮恕其小過而棄絕其大惡之不可貰忍者然後察其賢有功而爵之祿之貴之勿棄之於冗流之間則彼有冀於功名自尊其身不敢丐奪而奇才絕智出矣夫人固有才智奇

絕而不能爲章句名數聲律之學者又有不幸而不爲者苟一之以進士制策是使奇才絕智有時而窮也使吏胥之人得出爲長吏是使一介之才無所逃也進士制策網之於上此又網之於下而曰天下有遺才者吾不信也

養才

夫人之所爲有可勉強者有不可勉強者煦煦然而爲仁孑孑然而爲義不食片言以爲信不見小利以爲廉雖古之所謂仁與義與信與廉者不止若是而天下之人亦不曰是非仁人是非義人是非信人是非廉人此則無諸已而可勉強以到者也在朝廷而百官肅在邊鄙而四夷懾坐之於繁劇紛擾之中而不亂投之於羽檄奔走之地而不惑爲吏而吏爲將而將若是者豈非天之所與性之所有不可勉強而能也道與德可勉以進也才不可強揠以進也今有二人焉一人善揖讓一人善騎射則人未有不以揖讓賢於騎射矣然而揖讓者未必善騎射而騎射者捨其弓以揖讓於其間則未必失容何

哉才難彊而道易勉也吾觀世之用人好以可勉彊之道與德而加之不可勉彊之才之上而曰我貴賢賤能是以道與德未足以化人而才有遺焉然而爲此者亦有由矣有才者而不能爲衆人所勉彊者耳何則奇傑之士常好自負踈儁傲誕不事繩檢往往冒法律觸刑禁叫號讙呼以發其一時之樂而不顧其禍嗜利酗酒使氣傲物志氣一發則偶然遠去不可羈束以禮法然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折節而不爲此以留意於嚮所謂道與德可勉彊者則何病不至柰何以樸樕小道加諸其上哉夫其不肯規規以事禮法而必自縱以爲此者乃上之人之過也古之養奇傑也任之以權尊之以爵厚之以祿重之以恩責之以措置天下之務而易其平居自縱之心而聲色耳目之欲又已極於外故不待放恣而後爲樂今則不然奇傑無尺寸之柄位一命之爵食斗升之祿者過半彼又安得不越法踰禮而自快耶我又安可急之以法使不得泰然自縱耶今我繩之以法亦已急矣急之而不已而隨之以刑彼有北走胡南走越耳噫無事之時既不能養及其不幸一旦有邊境之患繁亂難治之事而後優詔以召之豐爵重祿以結之則彼已憾矣夫彼固非純忠者也又安肯默然於窮困無用之地而已耶周公之時天下號爲至治四夷已臣服卿大夫士已稱職當是時雖有奇傑無所復用而其禮法風俗尤復細密舉朝廷與四海之人無不遵蹈而其八議之中猶有曰議能者況當今天下未甚至治四夷未盡臣服卿大夫士未皆稱職禮法風俗又非細密如周之盛時而奇傑之士復有困於簿書米鹽間者則反可不議其能而恕之乎所宜哀其才而貰其過無使爲刀筆吏所困則庶乎盡其才矣或曰奇傑之士有過得免則天下之人孰不自謂奇傑而欲免其過者是終亦潰法亂教耳曰是則然矣然而奇傑之所爲必挺然出於衆人之上苟指其已成之功以曉天下俾得以贖其過而其未有功者則委之以難治之事而責其成績則天下之人不敢自謂奇傑而眞奇傑者出矣

申法

古之法簡今之法繁簡者不便於今而繁者不便於古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時不若古之時也先王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情然耶而罪亦然則固入吾法矣而民之情又不皆如其罪之輕重大小是以先王忿其罪而哀其無辜故法舉其略而吏制其詳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則以著于法使民知天子之不欲我殺人傷人耳若其輕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則以屬吏任吏而不任法故其法簡今則不然吏姦矣不若古之良民偷矣不若古之淳吏姦則以喜怒制其輕重而出入之或至於誣執民偷則吏雖以情出入而彼得執其罪之大小以爲辭故今之法纖悉委備不執于一左右前後四顧而不可逃是以輕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吏不奉法輒以舉劾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古之法若方書論其大槩而增損劑量則以屬醫者使之視人之疾而參以已意今之法若鬻屨既爲其大者又爲其次者又爲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故其繁簡則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則一也然則今之法不劣於古矣而用法者尚不能無弊何則律令之所禁畫一明備雖婦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間有習於犯禁而遂不改者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爲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爲之量以齊天下之多寡爲之權衡以信天下之輕重故度量權衡法必資之官資之官而後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絲縋石以爲之富商豪賈內以大出以小齊人適楚不知其孰爲斗孰爲斛持東家之尺而校之西鄰則若十指然此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一也先王惡奇貨之蕩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採珠貝惡夫物之僞而假眞且重費也故禁民糜金以爲塗飾今也採珠貝之民溢於海濱糜金之工肩摩於列肆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二也先王患賤之凌貴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爲等差長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紈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三也先王懼天下之吏負縣官之勢以侵劫齊民也故使市

之坐賈視時百物之貴賤而錄之旬輙以上百以自關千以千聞以
待官吏之私債十則損三三則損一以聞以備縣官之公糴今也吏
之私債而從縣官公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於民也固如是是吏與
縣官斂怨于下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
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則不商商則有罰不仕而商商則有征是民
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罰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罰又從而
不征資之以縣官公糴之法負之以縣官之徒載之以縣官之舟關
防不譏津梁不呵然則爲吏而商誠可樂也民將安所措手足此又
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五也若此之類不可悉數天下之人耳
習目熟以爲當然憲官法吏目擊其事亦恬而不問夫法者天子之
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議
者皆以爲今之弊不過吏胥骫法以爲姦而吾以爲吏胥之姦由此
五者始今有盜白晝持挺入室而主人不之禁則踰垣穿穴之徒必
且相告而肆行於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後詰吏胥之姦可也

議法

古者以仁義行法律後世以法律行仁義三代之盛王其教化之本
出於學校蔓延於天下而形見於禮樂下之民被其風化循循翼翼
務爲仁義以求避法律之所禁故其法律雖不用而其所禁亦不爲
不行於其間下而至於漢唐其教化不足以動民而一於法律故其
民懼法律之及其身亦或相勉爲仁義唐之初大臣房杜輩爲刑統
毫釐輕重明辨別白附以仁義無所阿曲不知周公之刑何以易此
但不能先使民務爲仁義使法律之所禁不用而自行如三代時然
要其終亦能使民勉爲仁義而其所以不若三代者則有由矣政之
失非法之罪也是以　宋有天下因而循之變其節目而存其大體
比閭小吏奉之以公則老姦大猾束手請死不可漏略然而獄訟常
病多盜賊常病衆者則亦有由矣法之公而吏之私也夫舉公法而
寄之私吏猶且若此而況法律之間又不能無失其何以爲治今夫
天子之子弟卿大夫與其子孫皆天子之所優異者有罪而使與吐

隸並笞而偕戮則大臣無恥而朝廷輕故有贖焉以全其肌膚而厲
其節操故贖金者朝廷之體也所以自尊也非與其有罪也夫刑者
必痛之而後人畏焉罰者不能痛之必困之而後人懲焉今也大辟
之誅輸一石之金而免貴人近戚之家一石之金不可勝數是雖使
朝殺一人而輸一石之金暮殺一人而輸一石之金金不可盡身不
可困況以其官而除其罪則一石之金又不皆輸焉是恣其殺人也
且不笞不戮彼已幸矣而贖之又輕是啓姦也夫罪固有疑今有或
誣以殺人而不能自明者有誠殺人而官不能折以實者是皆不可
以誠殺人之法坐由是有減罪之律當死而流使彼爲不能自明者
耶去死而得流刑已酷矣使彼爲誠殺人者耶流而不死刑已寬矣
是失實也故有啓姦之釁則上之人常幸而下之人雖死而常無告
有失實之弊則無辜者多怨而僥倖者易以免今欲刑不加重赦不
加多獨於法律之間變其一端而能使不啓姦不失實其莫若重贖
然則重贖之說何如曰古者五刑之尤輕者止於墨而墨之罰百鍰

逆而數之極於大辟而大辟之罰千鍰此穆王之罰也周公之時則
又重於此然千鍰之重亦已當今三百七十斤有奇矣方今大辟之
贖不能當其三分之一古者以之赦疑罪而不及公族今也貴人近
戚皆贖而疑罪不與記曰公族有死罪致刑于甸人雖君命宥不聽
今欲貴人近戚之刑舉從于此則非所以自尊之道故莫若使得與
疑罪皆重贖且彼雖號爲富彊苟數犯法而數重困於贖金之間則
不能不斂手畏法彼罪疑者雖或非其辜而法亦不至殘潰其肌體
若其有罪則法雖不刑而彼固亦已困於贖金矣夫使有罪者不免
於困而無辜者不至陷於笞戮一舉而兩利斯智者之爲也

兵制

三代之時舉天下之民皆兵也兵民之分自秦漢始三代之時聞有
諸侯抗天子之命矣未聞有卒伍叫呼衡行者也秦漢以來諸侯之
患不減於三代而御卒伍者乃如畜虎豹圈檻一缺咆哮四出其故
何也三代之兵耕而食蠶而衣故勞勞則善心生秦漢以來所謂兵

者皆坐而衣食於縣官故驕驕則無所不爲三代之兵皆齊民老幼相養疾病相救出相禮讓入相慈孝有憂相弔有喜相慶其風俗優柔而和易故其兵畏法而自重秦漢以來號齊民者比之三代則既已薄矣況其所謂兵者乃其齊民之中尤爲凶悍桀黠者也故常慢法而自棄夫民耕而食蠶而衣雖不幸而不給猶不我咎也今謂之曰爾毋耕爾毋蠶爲我兵吾衣食爾他日一不充其欲彼將曰嚮謂我毋耕毋蠶今而不我給也然則怨從是起矣夫以有善心之民畏法自重而不我咎欲其爲亂不可得也既驕矣又慢法而自棄以怨其上欲其不爲亂亦不可得也且夫天下之地不加於三代天下之民衣食乎其中者又不減於三代平居無事占軍籍畜妻子而仰給於斯民者則偏天下不知其數奈何民之不日剝月割以至於流亡而無告也其患始於廢井田開阡陌一壞而不可復收故雖有明君賢臣焦思極慮而求以救其弊卒不過開屯田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耳嗚呼屯田府兵其利既不足以及天下而後世之君又不能循而守之以至於廢陵夷及於五代燕帥劉守光又從而爲之黥面湼手之制天下遂以爲常法使之判然不得與齊民齒故其人亦復自棄視齊民如越人矣　太祖既受命懲唐季五代之亂聚重兵京師而邊境亦不曰無備損節度之權而藩鎮亦不曰無威周與漢唐邦鎮之兵彊秦之郡縣之兵弱兵彊故末大不掉兵弱故天下孤睽周與漢唐則過而秦則不及得其中者惟吾　宋也雖然置帥之方則遠過於前代而制兵之術吾猶有疑焉何者自漢及唐或開屯田或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而民猶且不勝其弊今屯田蓋無幾而府兵亦已廢欲民之豐阜勢不可也　國家治平日久民之趨於農者日益衆而天下無萊田矣以此觀之謂斯民宜如生三代之盛時而乃戚戚嗟嗟無終歲之蓄者兵食奪之也三代井田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復雖然依倣古制漸而圖之則亦庶乎其可也　方今天下之田在官者惟二職分也籍沒也職分之田募民耕之斂其租之半而歸諸吏籍沒則鬻之否則募民耕之斂其租之半而歸諸

以職分之田偏於天下自四京以降至於大藩鎮多至四十頃下至一縣亦能千畝籍沒之田不知其數今可勿復鬻然後量給其所募之民家三百畝以爲率前之斂其半者今可損之三分而取一以歸諸吏與公使之家出一夫爲兵其不欲者聽其歸田而他募謂之新軍毋黥其面毋湼其手毋拘之營三時縱之一時集之授之器械教之戰法而擇其技之精者以爲長在野督其耕在陣督其戰則其人皆良農也皆精兵也夫籍沒之田既不復鬻則歲益多田益多則新軍益衆而嚮所謂仰給於斯民者雖有廢疾死亡可勿復補如此數十年則天下之兵新軍居十九而皆力田不事他業則其人必純朴厚無叫呼衡行之憂而斯民不復知有餽餉供億之勞矣或曰古者斂其半今三分而取一其無乃薄於吏與公乎曰古者公卿大夫之有田也以爲祿而其取之亦不過十一今吏既祿矣給之田則已甚矣況三分而取一則不既優矣乎民之田不幸而籍沒非官之所恃以爲富也三分而取一不猶愈於無乎且不如是則彼不勝爲兵故也或曰古者十一而稅取之薄故民勝爲兵今三分而取一可乎曰古者一家之中一人爲正卒其餘爲羨卒田與追胥竭作今家止一夫爲兵況諸古則爲逸故雖取之差重而無害此與周制稍甸縣都役少輕而稅十二無異也夫民家出一夫而得安坐以食數百畝之田征徭科斂不及其門然則彼亦優爲之矣

田制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稍甸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周之盛時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而輕始至於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一然而使縣官無急征無橫斂則亦未至乎四而取一與五而取一之爲多也是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也雖然當周之時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戚戚不樂常若擢筋剝膚以供億其上周之稅如此吾之稅亦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之相遠也其所以然

者蓋有由矣周之時用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為之耨秋為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彊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彊之利猶且不可而況富彊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嘆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稅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稅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況今之稅又非特止於十一而已則宜乎其怨嘆嗟憤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飢富民坐而飽且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飢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

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伏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為而不為以是為恨吾又以為不然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為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為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為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為澮者一為洫者百為溝者萬既為井田又必兼備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為川為路者一為澮為道者九為洫為涂者百為溝為畛者千為遂為徑者萬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壟不可為也縱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

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為井田盡為溝洫已而又為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啓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為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為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為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此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為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已過吾限者

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無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為業不為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於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不驚民不動發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蘇先生文粹卷第六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七

老泉先生

幾策

審勢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于萬千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爲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爲據依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爲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愚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彊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彊矣彊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彊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爲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彊者利用惠乘彊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彊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彊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彊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人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爲陰其性之爲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爲陰與已之爲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

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彊弱以爲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大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内反不過千里其勢爲弱秦有天下散爲郡縣聚爲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爲彊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擾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彊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彊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彊政濟彊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彊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　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于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于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彊之勢也勢彊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彊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彊盛陵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恥不爲怒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爲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彊勢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爲是以負彊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彊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彊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彊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

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爲强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趙魏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爲焉有爲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愼而姦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强政政强矣爲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强愚故曰乘弱之勢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爲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爲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刖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爲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爲亂於是誅鋤其彊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爲本而號亦爲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爲不可用刑用刑何爲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審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 方今夷狄之憂爲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變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爲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曩者西羌之變出不遜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何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斂不得不重賦斂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爲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爲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恥之內憂而不爲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彊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國溘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彊固百倍於匈奴雖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瑭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彊大孫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爲可得而取矣及吾 宋景德中大舉來寇 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爲也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狺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

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為虺弗摧為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也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為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辭卑者進也辭彊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廬之入楚也因唐蔡勾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耶曩者陜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

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為辭則對曰爾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為害而勿賂之為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為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為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綰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強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為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倘佯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

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己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為一身謀則愚而為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彊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為無事而愚以為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為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為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

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為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鼂錯所以為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為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為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為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為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為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陰遣將帥多為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

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踉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鬬者也雖然當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為盜耶有以相待無為虛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翦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　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國之難霸王之資也凡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為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七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八

老泉先生

書

上　仁宗皇帝

嘉祐三年十二月一日眉州布衣臣蘇洵謹頓首再拜冒萬死上書
皇帝闕下臣前月五日蒙本州錄到中書劄子連牒臣以兩制議上
翰林學士歐陽脩奏臣所著權書衡論幾策二十二篇乞賜甄錄
陛下過聽召臣試策論舍人院仍令本州發遣臣赴闕臣本田野匹夫名姓不登於州閭今一旦卒然被召實不知其所以自通於　朝廷承命悸恐不知所為以　陛下躬至聖之資又有羣公卿之賢與天下士大夫之衆如臣等輩固宜不少有臣無臣不加損益臣不幸有負薪之疾不能奔走道路以副　陛下搜揚之心憂惶負罪無所容處臣本凡才無路自進當少年時亦嘗欲僥倖於　陛下之科舉有司以為不肖輒以擯落蓋退而處者十有餘年矣今雖欲勉強扶病勠力亦自知其疎拙終不能合有司之意恐重得罪以辱　明詔且　陛下所為千里而召臣者其意以臣為能有所發明以庶幾有補於聖政之萬一而臣之所以自結髮讀書至于今茲犬馬之齒幾已五十而猶未敢廢者其意亦欲效尺寸於當時以快平生之志耳今雖未能奔伏　闕下以累有司而猶不忍默默卒無一言而已也天下之事其深遠切至者臣自惟疎賤未敢遽言而其近而易行淺而易見者謹條為十通以塞　明詔其一曰臣聞利之所在天下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為則百家之市無寧居者古之聖人執其大利之權以奔走天下意有所欲則天下爭先為之今　陛下有奔走天下之權而不能用何則古者賞一人而天下勸今　陛下增秩拜官動以千計其人皆以為己所自致而不知勠力以報上之恩至於臨事誰當效用此由　陛下輕用其爵祿使天下之士積日持久而得之譬如傭力之人計工而受直雖與之千萬豈知德其主哉是以雖有能者亦無所施以為謹守繩墨足以自致高位官吏繁多濫

于局外使　陛下皇皇汲汲求以處之而不暇擇其賢不肖以病　陛下之民而耗竭大司農之錢穀此議者所欲去而未得也臣竊思之蓋令制馭天下之吏自州縣令錄幕職而改京官者皆未得其術是以若此紛紛也今雖多其舉官而遠其考重其舉官之罪此適足以隔賢者而容不肖且天下無事雖庸人皆足以無過一旦改官無所不爲彼其舉者曰此廉吏此能吏　朝廷不知其所以爲廉與能也幸而未有敗事則長爲廉與能矣雖重其罪未見有益上下相蒙請託公行泣官六七考求舉主五六人此誰不能者臣愚以爲舉人者當使明著其迹曰某人廉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紀之狀其特曰廉能而已者不聽如此則夫庸人雖無罪而不足稱者不得入其間老於州縣不足甚惜而天下之吏必皆務爲可稱之功與民興利除害惟恐不出諸已此古之聖人所以驅天下之人而使爭爲善也有功而賞有罪而罰其實一也今降官罷任者必奏曰某人有某罪其罪

當然然後　朝廷舉而行之今若不著其所犯之由而特曰此不才貪吏也則　朝廷安肯以空言而加之罪今又何獨至於改官而聽其空言哉是不思之甚也或者以爲如此則天下之吏務爲可稱用意過當生事以爲已功漸不可長臣以爲不然蓋聖人必觀天下之勢而爲之法方天下初定民厭勞役則聖人務爲因循之政與之休息及其久安而無變則必有不振之禍是以聖人破其苟且之心而作其怠惰之氣漢之元成惟不知此以至於亂今天下少惰矣宜有以激發其心使踴躍於功名以變其俗況乎冗官紛紜如此不知所以節之而又何疑於此乎且　陛下與天下之士相期於功名而毋苟得此待之至深也若其宏才大略不樂於小官而無聞焉者使兩制得以非常舉之此天下亦不過幾人而已吏之有過而不得遷者亦使得以功贖如此亦以示　陛下之有所推恩而不惟艱之也其二曰臣聞古者之制爵祿必皆孝悌忠信修潔博習聞於鄉黨而達於　朝廷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曲藝小數皆可以進然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謂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大官而又任其子弟子將復任其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得者常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以不學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也固宜　朝廷自近年始有意於裁節然皆知損之而未得其所損此所謂制其末而不窮其源見其粗而未識其精從倖之風少衰而猶在也夫聖人之舉事不唯曰利而已必將有以大服天下之心今欲有所去也必使天下知其所以去之之說故雖盡去而無疑何者恃其說明也夫所謂任子者亦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爾彼其父兄固學而得之也學者任人不學者任於人此易曉也今之制苟荏而其官至於可任者舉使任之不問其始之何從而得之也且彼任於人不暇又安能任人此猶借資之人而欲從之匄貸不已難乎臣愚以爲父兄之所任而得官者雖至正郎宜皆不聽任子弟唯其能自脩飾而越錯踰次以至于清顯者乃聽如此則天下之冗官必大衰少而公卿之後

皆奮志爲學不待父兄之資其任而得官者知後不得復任其子弟亦當勉彊不肯終老自棄於庸人此其爲益豈特一二而已其三曰臣聞自設官以來皆有考績之法周室既亡其法廢絶自京房建考課之議其後終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有官而無課是無官也有課而無賞罰是無課也無官無課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識也然更歷千載而終莫之行行之則益以紛亂而終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可以勝考今欲人人而課之必使入於九等之中此宜其顛倒錯繆而不若無之爲便也臣觀自昔行考課者皆不得其術蓋天下之官皆有所屬之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刺如必人人而課之於　朝廷則其長爲將安用惟其大吏無所屬而莫爲之長也則課之所宜加何者其位尊故課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齊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否而不謬今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守令丞尉賢不肖混淆而莫之辨也夫守令丞尉賢不肖之不辨其咎在職司之不明職司之不明其咎在無所屬而莫爲之長　陛下以無

所屬之官而寄之以一路其賢不肖當使誰察之古之考績者皆從司會而至於天子古之司會卽今之尚書尚書既廢唯御史可以總察中外之官臣愚以爲可使朝臣議定職司考課之法而於御史臺別立考課之司中丞舉其大綱而屬官之中選彊明者一人以專治其事以舉刺多者爲上以舉刺少者爲中以無舉刺者爲下因其罷歸而奏其治要使　朝廷有以爲之賞罰其非常之功不可掩之罪又當特有以償之使職司知有所懲勸則其下守令丞尉不容復有所依違而其所課者又不過數十人足以求得其實此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法無便於此者矣今天下號爲太平其實遠方之民窮困已甚其咎皆在職司臣不敢盡言　陛下試加採訪乃知臣言之不妄其四曰臣聞古者諸侯臣妾其境內而卿大夫之家亦各有臣陪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天子此無他其一境之內所以生殺與奪富貴貧賤者皆自我制之此固有以臣妾之也其後諸侯雖廢而自漢至唐猶有相君之勢何者其署置辟舉之權猶足以臣之也是故

太守刺史坐於堂上州縣之吏拜於堂下雖奔走頓伏其誰曰不然自　太祖受命收天下之尊歸之京師一命以上皆上所自署而太司農衣食之自宰相至于州縣吏雖貴賤相去甚遠而其實皆所與比肩而事主耳是以百餘年間天下不知有權臣之威而太守刺史猶用漢唐之制使州縣之吏事之如事君之禮皆受天子之爵皆食天子之祿不知其何以臣之也小吏之於大官不憂其有所不從唯恐其從之過耳今天下以貴相高以賤相諂柰何使州縣之吏趨走於太守之庭不啻若僕妾唯唯不給故大吏常恣行不忌其下而小吏不能正以至於曲隨諂事助以爲虐其能中立而不撓者固已難矣此不足怪其勢固使然也夫州縣之吏位卑而祿薄去於民最近而易以爲姦　朝廷所恃以制之者特以厲其廉隅全其節槩而養其氣使知有所恥也且必有異材焉後將以爲公卿而安可薄哉其尤不可者今以縣令從州縣之禮夫縣令官雖卑其所負一縣之責與京朝官知縣等耳其吏胥人民習知其官長之拜伏於太守之庭

如是之不威也故輕之輕之故易爲姦此縣令之所以爲難也臣愚以爲州縣之吏事太守可恭遜卑抑不敢抗而已不至於通名贊拜趨走其下風所以全士大夫之節且以儆大吏之不法者其五曰臣聞爲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窺是以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幸其倉卒而取其祿位唯聖人爲能然何則其素所用者緩急足以使也臨事而取者亦不足用矣傳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略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武皆能徒手攫取　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斗升之祿臣恐天下有以窺　朝廷也今之任爲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　陛下之老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爲可復武舉而爲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疎矣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彊引重市井之麤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輕其第下者不免於隸

役故其所得皆貪汙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　陛下親策之權略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　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其六曰臣聞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而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略而濟之以至誠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人君御其大臣不可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待法而後能御也則其疎遠小吏當復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則國不足以爲國矣臣觀今兩制以上非無賢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職無過而已莫肯於繩墨之外爲　陛下深思遠慮有所建明何者　陛下待之於繩墨之內也臣請得舉其一二以言之夫兩府與兩制宜使日夜交於門以講論當世之務且以習知其爲人臨事授任以不失其才今法不可以

相往來意將以杜其告訐之私也君臣之道不同人臣惟自防人君惟無防之是以歡欣相接而無間以兩府兩制爲可信耶當無所請屬以爲不可信耶彼何患無所致其私意安在其相往來耶今兩制知舉不免用封彌謄錄既奏而下御史親往涖之凛凛如鞫大獄使不知誰人之辭又何其甚也臣愚以爲如此之類一切撤去彼稍有知宜不忍負若其猶有所欺也則亦天下之不才無耻者矣　陛下赫然震威誅一二人可以使天下姦吏重足而立想聞　朝廷之風亦必有倜儻非常之才爲　陛下用也其七曰臣聞爲天下者可以名器授人而不可以名器許人人之不可以一日而知也久矣　國家以科舉取人四方之來者如市一旦使有司第之此固非眞知其才之高下大小也特以爲始收之而已將試之爲政而觀其悠久則必有大異不然者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爲卿相不及十年未有不爲兩制者且彼以其一日之長而擅終身之富貴擧而歸之如有所負如此則雖天下之美材亦或怠而不修其不肖恣行者人亦望風畏之不敢按此何爲者也且又有其不便者先王制其天下尊尊相高貴貴相承使天下仰視　朝廷之尊如泰山喬嶽非扳援所能及苟非有大功與出群之才則不可以輕得其高位是故天下知有所忌而不敢覬覦今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於公卿得之則不知愧不得則怨何則彼習知其一旦之可以僥倖而無難也如此則匹夫輕　朝廷臣愚以爲三人之中苟優與一官足以報其一日之長館閣臺省非擧不入彼果不才者也其安以入爲彼果才者也其何患無所擧此非獨以愛惜名器將以重　朝廷耳其八曰臣聞古者敵國相觀不觀於其山川之險士馬之衆相觀於人而已高山大江必有猛獸怪物時見其威故人不敢褻夫不必戰勝而後服也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發使吾常有所恃而無所怯耳今以中國之大使夷狄視之不畏甚者敢有煩言以瀆亂吾聽此其心不有所窺其安能如此之無畏也敵國有事相待以將無事相觀以使今之所謂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爲此官也則以爲此使也今歲以某來

歲當以某又來歲當以某如縣令署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彊其專對捷給勇敢又非可以學致也今必使彊之彼有倉惶失次爲夷狄笑而已古者大夫出彊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今法令太密使小吏執簡記其旁一搖足輒隨而書之雖有奇才辯士亦安所效用彼夷狄觀之以爲樽俎談燕之間尚不能辦軍旅之際固宜其無人也如此將何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哉臣愚以爲奉使宜有常人唯其可者而不必均彼其不能者　陛下責之以文學政事不必彊之於言語之間以敗吾事而亦稍寬其法使得有所施且今世之患以奉使爲艱危故必均而後可　陛下平世使人而皆得以辭免後有緩急使之出入死地將皆逃耶此臣又非獨爲出使而言也其九曰臣聞刑之有赦其來遠矣周制八議有可赦之人而無可赦之時自三代之衰始聞有肆赦之令然皆因天下有非常之事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餘於是有以沛然洗濯於天下而猶不若今之因郊而赦使天下之凶民可以逆知而僥倖也平時小民畏法不敢趑趄當郊之歲盜賊公行罪人滿獄爲天下者將何利於此而又糜散帑廩以賞無用冗雜之兵一經大禮費以萬億賦斂之不輕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以　陛下節用愛民非不欲去此矣顧以爲所從來久遠恐一旦去之天下必以爲少恩而凶豪無賴之兵或因以爲辭而生亂此其所以重改也蓋事有不可改而遂不改者其憂必深改之則其禍必速惟其不失推恩而有以救天下之弊者臣愚以爲先郊之歲可因事爲辭特發大號如郊之赦與軍士之賜且告之曰吾於天下非有惜乎推恩也惟是凶殘之民知吾當赦輒以犯法以賊害吾良民今而後赦不於郊之歲以爲常制天下之人喜乎非郊之歲而得郊之賞也何暇慮其後其後四五年而行之七八年而行之又從而盡去之天下晏然不知而日以遠矣且此出於五代之後兵荒之間所以姑息天下而安反側耳後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于今法令明具四方無虞何畏而不改今不爲之計使姦人猾吏養爲盜賊而後取租賦以啖驕兵乘之以饑饉蘇

不及矣當此之時欲爲之計其猶有及乎其十曰臣聞古者所以採
庶人之議爲其賤賤而無嫌也不知爵祿之可愛故其言公不知君
威之可畏故其言直今臣幸而未立于 陛下之朝無所愛惜顧念
於其心者是以天下之事 陛下之諸臣所不敢盡言者臣請得以
僭言之 陛下擢用俊賢思致太平今幾年矣事垂立而輒廢功未
成而旋去 陛下知其所由乎 陛下知其所由則今之在位者皆
足以有立若猶未也雖得賢臣千萬天下終不可爲何者小人之根
未去也 陛下遇士大夫有禮凡在位者不敢用褻狎戲嫚以求親
媚於 陛下而讒言邪謀之所由至於朝廷者天下之人皆以爲
陛下不疎遠宦官之過 陛下特以爲耳目玩弄之臣而不知其陰
賊險詐爲害最大天下之小人無由至於 陛下之前故皆通於宦
官珠玉錦繡所以爲賂者絡繹於道以間關齟齬賢人之謀 陛下
縱不聽用而大臣常有所顧忌以不得盡其心臣故曰小人之根未
去也竊聞之道路 陛下將有意去而疎之也若如所言則天下之

福然臣亦以爲憂而未敢賀也古之小人有爲君子之所抑而反激
爲天下之禍者臣每痛傷之蓋東漢之衰宦官用事陽球爲司隸校
尉發憤誅王甫等數人磔其尸于道中常侍曹節過而見之遂奏誅
陽球而宦官之用事過於王甫之未誅其後竇武何進又欲去之而
反以遇害故漢之衰至於掃地而不可救夫君子之去小人惟能盡
去乃無後患惟 陛下思宗廟社稷之重與天下之可畏既去之又
去之既疎之又疎之刀鋸之餘必無忠良縱有區區之小節不過闔
闥掃洒之勤無益於事惟能務絕其權使朝廷清明而忠言嘉謨易
以入則天下無事矣惟 陛下無使爲臣之所料而後世以臣爲知
言不勝大願曩臣所著二十二篇略言當世之要 陛下雖以此召
臣然臣觀朝廷之意特以其文采詞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
用也天下無事臣每每狂言以迂闊爲世笑然臣以爲必將有時而
不迂闊也賈誼之策不用於孝文之時而使主父偃之徒得其餘論
而施之於孝武之世夫施之於孝武之世固不如用之於孝文之時

之易也臣雖不及古人惟 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不勝越
次憂國之心效其所見且非 陛下召臣臣言無以至於朝廷今老
矣恐後無由復言故云云之多至於此也惟 陛下寬之臣洵誠惶
誠懼頓首頓首謹書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八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九

老泉先生

書

上韓樞密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絶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爲溝塍壅之爲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爲洪波瀦爲太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姦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鬬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　太祖　太宗躬擐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荊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

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餽餉之費杵聲未絶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土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耰畚築列于兩河之壖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絶者數十里猶且睊睊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以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墮彼其

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

上富丞相

相公閣下往年　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相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為閣下惟不為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復起起而復為宰相而又適值乎此時也不為而何為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為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獲見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遂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不變也皆曰賢人焉或曰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而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為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

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令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己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為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己事不出於己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立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者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為周之天下周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以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士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將有所為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

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芥蔕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闊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彊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者致其不賢者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曩者　今上即位之初寇萊公為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群小人亦急逐去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歿其身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　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忽

上文丞相

昭文相公執事天下之事制之在始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是以君子

慎始而無後憂救之於其末而其始不為無謀失諸其始而邀諸其終而天下無遺事是故古者之制其始也有百年之前而為之者也蓋周公營乎東周數百年而待乎平王之東遷也然及其收天下之士而責其賢不肖之分則未嘗於其始焉而制其極蓋常緊之於諸侯考之於太學引之於射宮而試之於弓矢如此其備矣然而管叔蔡叔文王之子而武王周公之弟也生而與之居處習知其性之所好惡與夫居之於太學而習之於射宮者宜愈詳矣然其不肖之實卒不見於此時及其出為諸侯監國臨大事而不克自定然後敗露以見其不肖之才且夫張弓而射之一不失容此不肖者或能焉而聖人豈以為此足以盡人之才蓋將為此名以收天下之士而後觀其臨事而黜其不肖故曰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於此有人求金於沙斂而揚之惟其揚之也精是以責金於揚而斂之則無擇焉不然金與沙礫皆不錄而已矣故欲求盡天下之賢俊莫若略其始欲求責實於天下之官莫若精其終今者天下之官自相府而至於一縣之

丞尉其爲數實不可勝計然而大數已定餘吏溢于官籍大臣建議減任子削進士以求便天下竊觀古者之制略於始而精於終使賢者易進而不肖者易犯夫易犯故易退易進故賢者眾眾賢進而不肖者易退夫何患官冗今也艱之於其始竊恐夫賢者之難進與夫不肖者之無以異也　方今進退天下士大夫之權內則御史外則轉運而士大夫之間潔然而無過可任以爲吏者其實無幾且相公何不以意推之往年吳中復在犍爲一月而發二吏中復去職而吏之以罪免者曠歲無有也雖然此特洵之所見耳天下之大則又可知矣　國家法令甚嚴洵從蜀來見凡吏商者皆不征非追胥調發皆得役天子之夫是以知天下之吏犯法者甚眾從其犯而黜之十年之後將分職之不給此其權在御史轉運而御史轉運之權實在相公顧甚易爲也今四方之士會於京師口語籍籍莫不爲此然皆莫肯一言於其上誠以爲近於私我也洵西蜀之人方不見用於當世幸又不復以科舉爲意是以肆言於其間而可以無嫌伏惟相公

慨然有憂天下之心征伐四國以安天子毅然立朝以威制天下名著功遂文武並濟此其享功業之重而居富貴之極於其平生之所望無復憾然者惟其獲天下之多士而與之皆樂乎此可以復動其志故遂以此告其左右惟相公亮之

上余青州

洵聞之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曰三以爲令尹而不喜三奪其令尹而不怒其爲令尹也楚人爲之喜而其去令尹也楚人爲之怒已不期爲令尹而令尹自至夫令尹子文豈獨惡夫富貴哉知其不可以求得而安其自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爲之囂囂嗟夫豈亦不足以見已大而人小耶脫然爲棄於人而不知棄之爲悲紛然爲取於人而不知取之爲樂人自爲棄我取我而吾之所以爲我者如一則亦不足以高視天下而竊笑矣哉昔者明公之初自奮於南海之濱而爲天下之名卿當其盛時激昂慷慨論得失定可否左摩西羌右揣契丹奉使千里彈壓強悍不屈之虜其辯如決河流而東注諸海名聲四溢於中原而磅礴於戎狄之國可謂至盛矣及至中廢而爲海濱之匹夫蓋其間十有餘年明公無求於人而人亦無求於明公者其後適會南蠻縱橫放肆充斥萬里而莫之或救明公乃起於民伍之中折尺箠而笞之不旋踵而南方又安夫明公豈有求而爲之哉適會事變以成大功功成而爵祿至明公之於進退之事蓋亦綽綽乎有餘裕矣悲夫世俗之人紛紛於富貴之間而不知自止達[illegible]安於逸樂而習爲高岸之節顧視四海飢寒困窮之士莫不嚬蹙嘔[illegible]而不樂窮者藜藿不飽布褐不暖習爲貧賤之所摧折仰望貴人之輝光則爲之顛倒而失措此二人者皆不可與語於輕富貴而安貧賤[illegible]者彼不知貧富貴賤之正味也夫惟天下之習於富貴之榮而狃[illegible]賤之辱者而後可與語此今夫天下之所以奔走於富貴者我知之[illegible]敢以告人也富貴之極止於天子之相而天子之相果誰爲之名豈天爲之名耶其無乃亦人之自相名耶夫天下之官上自三公至於卿大夫而下至於士此四者皆人之所自爲也

而人亦自貴之天下以爲此四者絕群離類特立於天下而不可幾近則不亦大惑矣哉盍亦反其本而思之夫此四名者其初蓋出於天下之人出其私意以自相號呼者而已矣夫此四名者果出於人之私意所以自相號呼也則夫世之所謂賢人君子者亦何以異此有才者爲賢人而有德者爲君子此二名者夫豈輕也哉而今世之士得爲君子者一爲世之所棄則以爲不若一命士之貴而況以與三公爭哉且夫明公昔者之伏於南海與夫今者之爲東諸侯也君子豈有間於其間而明公亦豈有以自輕而自重哉洵以爲明公之習於富貴之榮而狃於貧賤之辱其嘗之也蓋以多矣是以極言至此而無所迂曲洵西蜀之匹夫嘗有志於當世因循不遇遂至於老然其常所欲見者天下之士蓋有五六人五六人者已略見矣而獨明公之未嘗見每以爲恨今明公來朝而洵適在此是以不得不見伏惟加察幸甚

上王長安

判府左丞閤下天下無事天子甚尊公卿甚貴士甚賤從士而逆數之至於天子其積也甚厚其爲變也甚難是故天子之尊至於不可指而士之卑至於可殺嗚呼見其安而不見其危如此而已矣衛懿公之死非其無人也以鶴辭而不與職也方其未敗也天下之士望爲其鶴而不可得也及其敗也思以千乘之國與匹夫共之而不可得也人知其卒之至於如此則天子之尊可以慄慄乎上而士之卑可以肆志于下又焉敢以勢言哉故夫士之貴賤其勢在天子天子之存亡其權在士世衰道喪天下之士學之不明持之不堅於是始以天子存亡之權下而就一匹夫貴賤之勢甚矣夫天下之惑也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幾何其不舉而棄諸溝也古之君子其道相爲徒其徒相爲用故一夫不用乎此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去之使夫上之人有失天下士之憂而後有失一士之懼今之君子幸其徒之不用以尚容其身故其始也輕用之而其終也亦輕去之嗚呼其亦何便於此也　當今之世非有賢公卿不能振其前非有賢士不能

奮其後洵從蜀來明日將至長安見明公而東伏惟讀其書而察其心以輕重其禮幸甚幸甚

上韓昭文論山陵

昭文相公執事洵本布衣書生才無所長相公不察而辱收之使與百執事之末平居思所以仰報盛德而不獲其所今者　先帝新棄萬國　天子始親政事當海內傾耳側目之秋而相公實爲社稷柱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之功伏惟相公將何以處之古者天子即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者蓋漢昭即位休息百役與天下更始故其爲天子曾未逾月而恩澤下布於海內竊惟當今之事天下之所謂最急而　天子之所宜先行者輒敢以告於左右竊見　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宮室遊觀無所增加幃薄器皿弊陋而不易天下稱頌以爲文景之所不若今一旦奄棄臣下而有司遽欲以末世葬送無益之費侵削　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遺之以累其盛明故洵以爲當今之議莫若薄葬竊聞頃者癸酉赦書既出郡縣無以賞兵例皆貸錢於民民之有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有威之以刀劍驅之以笞箠爲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民無知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狠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之人竊惟　先帝平昔之所以愛惜百姓者如此其深而其所以檢身節儉者如此其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既歿之意則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爲此過當逾禮之費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且使今府庫之中財用有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爲之以稱遂臣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況夫空虛無有一金以上非取於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以徇近世失中之禮亦已惑矣然議者必將以爲古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　先帝之葬於人情有所不順洵亦以爲不然使今儉葬而用墨子之說則是過也不廢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矣子思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

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古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略也而外是者則略之昔者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爲不臣漢文葬於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爲賢明而後世安於泰山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議上以遂　先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內以解華元不臣之譏而萬世之後以固山陵不拔之安洵竊觀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達欲以金玉厚其親於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僶俛而從之者未有如今日之事　太后至明　天子至聖而有司信近世之禮而遂爲之者是可深惜也且夫相公既已立不世之功矣而何愛一時之勞而無所建明洵恐世之清議將有任其責者如曰詔敕已行制度已定雖知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高祖也欲爲九丈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百事務從豐厚及群臣建議以爲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爲政與其坐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不勝區區

之心敢輒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誅幸甚幸甚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九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

老泉先生

書

上田樞密

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叟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者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為人憂

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塗而不倦不慍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之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為天沉而為泉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竊怪夫後之賢者之不能自處其身也飢寒窮困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飢寒窮困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為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已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以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

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其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乎道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已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飢寒窮困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嚮無不如意常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者爲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七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而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其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上歐陽內翰

內翰執事洵布衣窮居常竊有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于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嘆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嚮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　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　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飢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

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再上歐陽內翰

內翰諫議執事士之能以其姓名聞乎天下後世者夫豈偶然哉以今觀之乃可以見生而同鄉學而同道以求問其蓋有曰吾不聞者焉而況乎天下之廣後世之遠雖欲求其髣髴豈易得哉古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愚未嘗敢忽也今夫群群焉而生逐逐焉而死者更千萬人不稱不書也彼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有以過乎千萬人者也自孔子歿百有餘年而孟子生孟子之後數十年而至荀卿子荀卿子後乃稍闊遠二百餘年而楊雄稱於世楊雄之死不得其繼千有餘年而後屬之韓愈氏韓愈氏歿三百年矣不知天下之將誰與也且夫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不可忽則其多稱而屢書者其爲人宜尤可貴重奈何數千年之間四人而無加此其人宜何如也天下病無斯人天下而有斯人也宜何以待之洵一窮布衣於今世最爲無用思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而不可得者也況夫四子者之文章誠不敢冀其萬一頃者張益州見其文以爲似司馬子長洵不悅辭焉夫以布衣而王公大人稱其文似司馬遷不悅而辭無乃爲不近人情誠恐天下之人不信且懼張公之不能副其言重爲世俗笑耳若執事天下所就而折衷者也不知其不肖稱之曰子之六經論荀卿子之文也平生爲文求於千萬人中使其姓名髣髴於後世而不可得今也一旦而得齒於四人者之中天下烏有是哉意者其失於斯言也執事於文稱師魯於詩稱子美聖俞未聞其有此言也意者其戲也惟其愚而不顧日書其所爲文惟執事之求而致之既而屢請而屢辭焉曰吾未暇讀也退而處不敢復見甚慙於朋友曰信矣其戲也雖然天下不知其爲戲將有以議執事洵亦且得罪執事惟其平生之心苟以爲可教亦足以慰其衰老唯無曰荀卿云者幸甚

三上歐陽內翰

洵啓昨出京倉惶遂不得一別去後數日始知悔恨蓋一時間變出不意遂擾亂如此怏怏悵怏悵不審日來尊履何似二子軾轍竟不免

丁憂今已到家月餘幸且存活洵道塗奔波老病侵凌成一翁矣自思平生羈蹇不遇年近五十始識閣下傾蓋晤語便若平生非徒欲援之於貧賤之中乃與切磨論議共爲不朽之計而事未及成輒聞此變孟軻有云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豈信然耶洵離家時無壯子弟守舍歸來屋廬倒壞籬落破漏如逃亡人家今且謝絕過從杜門不出亦稍稍取舊書讀之時有所壞輒欲就閣下評議忽驚相去已四千里思欲跂首望見君子之門庭不可得也所示范公碑文議及申公事節最爲深厚近試以語人果無有曉者每念及此鬱鬱不樂閣下雖賢俊滿門足以嚱歌俯仰終日不悶然至於不言而心相諭者閣下於誰取之自蜀至秦山行一月自秦至京師又沙行數千里非有名利之所驅與凡事之不得已者孰爲來哉洵老矣恐不能復東閣下當時賜音問以慰孤耿病中無聊深愧疎略惟千萬珍重珍重

上韓舍人

舍人執事　方今天下雖號無事而政化未清獄訟未衰息賦斂日

重府庫空竭而大者又有二虜之不臣　天子震怒大臣憂恐自兩
制已上宜皆苦心焦思日夜思念求所以解吾　君之憂者洵自惟
閑人於國家無絲毫之責得以優游終歲咏歌先王之道以自樂時
或作爲文章亦不求人知以爲天下方事事而王公大人豈暇見我
哉是以踰年在京師而其平生所願見如君侯者未嘗一至其門有
來告洵以所欲見之之意洵不敢不見然不知君侯見之而何也
天子求治如此之急君侯爲兩制大臣豈欲見一閑布衣與之論閑
事耶此洵所以不敢遽見也自閑居十年人事荒廢漸不喜承迎將
逢拜伏拳跽王公大人苟能無以此求之使得從容坐隅時出其所
學或亦有足觀者今君侯辱先求之此其必有所異乎世俗者矣孟
子曰叚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
矣嗚呼吾豈斯人之徒歟欲見我而見之不欲見而徐去之何傷況
如君侯平生所願見者又何辭焉

上張侍郎 安道

侍郎執事明公之知洵洵知之明公知之他人亦知之洵之所以獲
知於明公明公之所以知洵者雖暴之天下皆可以無愧今也將有
所私告於執事念將以屑屑之私壞敗其至公之節欲忍而不言而
不能欲言而不果勃然交於胷中心不寧而顏忸怩者累月而後決
竊見古之君子知其人也憂其人以至於其父母昆弟妻子以至於
其親族朋友憂之固其責也雖然自我求之則君子譏焉知之而不
憂不憂而求人憂則君子交譏之洵之意以爲寧在我而無寧在明
公故用此決其意而發其言以私告於下執事明公試一聽之洵有
二子軾轍齠齔授經不知他習進趨拜跪儀狀甚野而獨於文字中
有可觀者始學聲律既成以爲不足盡力於其間讀孟韓文一見以
爲可作引筆書紙日數千言坌然溢出若有所相年少狂勇未嘗更
變以爲　天子之爵祿可以攫取聞京師多賢士大夫欲往從之游
因以舉進士洵今年幾五十以嬾鈍廢於世誓將絕進取之意惟此
二子不忍使之復爲湮淪棄置之人今年三月將與之如京師一門

之中行者三人而居者尚十數口爲行者計則害居者爲居者計則
不能行悽悽焉無所告訴夫以負販之人左提妻右挈子奮身而往
尚不可禦有明公以爲主公焉往而不濟今也望數千里之外茫然
如梯天而航海蓄縮而不進洵亦羞見朋友明公佐齊桓晉文之位
惟其不知洵惟其知而不憂則又何說不然何求而不克輕之於鴻
毛重之於泰山高之於九天遠之於萬里明公一言天下誰議將使
軾轍求進於下風明公引而察之有一不如所言願賜誅絕以懲欺
罔之罪

再上張侍郎

省主侍郎執事洵始至京師時平生親舊往往在此不見者蓋十年
矣惜其老而無成問所以來者既而皆曰子欲有求無事他人須張
益州來乃濟且云公不惜數千里走表爲子求官苟歸立便殿上與
天子相唯諾顧不肯耶退自思公之所以與我者蓋不爲淺所不可
知者唯其力不足而勢不便不然公於我無愛也聞之古人日中必
熭操刀必割當此時也　天子虛席而待公其言宜無不聽用洵也
與公有如此之舊適在京師且未甚老而猶足以有爲也此時而無
成亦足以見他人之無足求而他日之無及也矣昨聞車馬至此有
日西出百餘里迎見雪後苦風晨至鄭州脣黑面裂僮僕無人色從
逆旅主人得束薪縕火良久乃能以見出鄭州十里許有導騎從東
來驚愕下馬立道周云宋端明且至從者數百人足聲如雷已過乃
敢上馬徐去私自傷至此伏惟明公所謂潔廉而有文可以比漢之
司馬子長者蓋窮困如此豈不爲之動心而待其多言耶

上韓丞相

洵年老無聊家產破壞欲從相公乞一官職非敢望如　朝廷所以
待賢俊使之志得道行者但差勝於今粗可以養生遺老者耳去歲
蒙　朝廷授洵試校書郎洵亦非敢少之也使　朝廷過聽而洵僥
倖不過得一京官終不能如漢唐之際所以待處士者則京官之與
試銜又何足分多少於其間而必爲彼不爲此耶然其所以區區然

厥復有求於相公者實以家貧無貲得六七千錢誠不足以贍養又況忍窮耐老望而未可得耶凡人爲官稍可以紓意快志者至京朝官始有其勢鬚耳自此以下者皆勞筋苦骨摧折精神爲人所役使去僕隷無幾也然天下之士所以求之如不及得之而喜者彼誠少年將有所忍於此以待至於紓意快志者也若洵者計其年豈足以有待耶今且守選數年然後得簿尚書省門又待闕歲餘而到任幸而得免於負犯廢放又守選又待闕如此十四五年謹守以滿七八考又幸而有舉主五六人然後敢望於改官當此之時洵蓋七十矣譬如豫章橘柚非老人所種也洵久爲布衣無官長拘轄自覺筋骨疏彊不堪爲州縣趨走拜伏小吏相公若別除一官而幸與之願得盡力就使無補亦必不至恣睢漫漶以傷害王民也今朝廷糊名以取人保任以得官苟應格者雖屠沽不得不與何者雖欲愛惜而無由也今洵幸爲諸公所知似不甚淺而相公尤爲有意至於一官則反覆遲疑不決者累歲嗟夫豈天下之官以洵故冗耶洵少時自處

不甚卑以爲遇時得位當不鹵莽及長知取仕之難遂絕意於功名而自託於學術實亦有得而足恃自去歲以來始復讀易作易傳百餘篇此書若成則自有易以來未始有也今也亦不甚戀戀於一官如必無可推致之理亦幸明告之無使其首鼠不決欲去而遲遲也世人施恩則望報苟有以相償則叩之也易今洵已潦倒有二子又皆抗拙如洵相公豈能施此不報之恩耶相公倂時爲洵言欲爲歐陽公言子者數矣而見輒忘之以爲怪洵誠懼其或有意欲收之也而復忘之故忍耻而一言

上趙司諫

洵啓僻家居眉陽以病懶不獲閒從者常以爲閤下之所在聲之所振德之所加士以千里爲近而洵獨不能走二百里一至於門縱不獲罪固已爲君子之棄人矣今年秋始見太守實君京師乃知閤下過聽猥以鄙陋上塞　明詔不知閤下何取於洵也洵固無取然獨喜以爲可辭於世者其不以馳騖得明矣洵不識閤下然仰聞君子之風常以私告於朋友特恨其身之不肖不得交於當世以偏致閤下之美所告者皆飢寒自謀不暇之人雖告而無益然猶以素不相識之故得免於睎勢借附之嫌是其不識賢於識也今世之所尚相見則以數至門爲勤不相見則以數致書爲忠夫數至門者虛禮無用數致書者虛辭無觀得其無用與其無觀而加喜不得而怒此與嬰兒之好惡無異今閤下舉人而取於不相識之中則其去世俗遠矣寓居雍丘無故不至京師聽望君子日以復日頃者　朝廷猥以試校書郎見授洵不能以老身復爲州縣之吏然所以受者嫌若有所過望耳以閤下知我故言及此無怪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一

老泉先生

記

蘇氏族譜亭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爲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脩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歎曰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爲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焉

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爲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子而不䘏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悌之行缺自斯人之爲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讙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爲賢也而廉恥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慙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爲之其輿馬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其矯詐修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髣髴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爲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內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彰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張益州畫像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　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　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徹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　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斧令於是民始

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　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

曁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圃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闥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芃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　朝廷　天子股肱　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木假山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彊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濆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

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削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彭州圓覺禪院

人之居乎此也其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也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爲自欺且爲欺天蓋君子恥食其食而無其功恥服其服而不知其事故居而不樂吾有吐食脫服以逃天下之譏而已耳天之畀我以形而使我以心馭也今日欲適秦明日欲適越天下誰我禦故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是其心且不能馭其形而況能以馭他人哉自唐以來天下士大夫爭以排釋老爲言故其徒之欲求知於吾士大夫之間者往往自叛其師以求容於吾而吾士大夫亦喜其來而接之以禮靈師文暢之徒飲酒食肉以自絕於其教嗚呼歸爾父子復爾室家而後吾許爾以叛爾師父子之不歸室家之不復而師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于天下傳曰人臣無外交故季布之忠於楚也雖不如蕭韓之先覺而比丁公之貳則爲愈予在京師彭州僧保聰來求識予甚勤及至蜀聞其自京師歸布衣蔬食以爲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圓覺院大治一日爲予道其先師平潤事與其院之所以得名者請予爲記予佳聰之不以叛其師悅予也故爲之記曰彭州龍興寺僧平潤講圓覺經有奇因以名院院始弊不葺潤之來始得隙地以作堂宇凡更二僧而至于保聰聰又合其鄰之僧屋若干於其院以成是爲記

字說

仲兄文甫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群元吉曰嗟夫群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群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

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滂薄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濆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焰跳者如鷺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

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奏議

脩禮書狀

右洵先奉　敕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爲　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洵竊見議者之說與　敕意大異何者前所授　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爲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　朝廷之禮雖爲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

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爲牴牾齟齬而不可齊一旦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存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威公薨子般卒没而不書其實以爲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丘甲用田賦丹桓宮楹刻桓宮桷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爲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言以爲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爲賢者諱然其所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没也其實猶不没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没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之意且使洵等爲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謹具狀申提舉參政侍郎欲乞備錄聞奏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一

東坡先生

論

易

易者卜筮之書也挾策布卦以分陰陽而明吉凶此日者之事而非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存乎其爻之辭而不在其數數非聖人之所盡心也然易始於八卦至於六十四此其爲書未離乎用數也而世之人皆恥其言易之數或者言而不得其要紛紜迂闊而不可解此高論之士所以不言歟夫易本於卜筮而聖人開言於其間以盡天下之人情使其爲數紛亂而不可考則聖人豈肯以其有用之言而託之無用之數哉今夫易之所謂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也九爲老陽而七爲少陽六爲老陰而八爲少陰此四數者天下莫知其所爲如此者也或者以爲陽之數極於九而其次極於七故七爲少而九爲老至於老陰苟以爲以極者而言也則老陰當十而少陰當八今

少陰八而老陰反當其下之六則又爲之說曰陰不可以有加於陽故抑而處之於下使陰果不可以有加於陽也而曷不曰老陰八而少陰六且夫陰陽之數此天地之所爲也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予奪哉此其尤不可者也夫陰陽之有老少此未嘗見於他書也而見於易易之所以或爲老或爲少者爲夫揲蓍之故也故夫說者宜於其揲蓍焉而求之揲蓍之法曰掛一歸奇三揲之餘而以四數之得九而以爲老陽得八而以爲少陰得七而以爲少陽得六而以爲老陰然而陰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乎七八九六也七八九六徒以爲識焉耳老者陰陽之純也少者陰陽之雜而不純者也陽數皆奇而陰數皆偶故乾以一爲之爻而坤以二天下之物以少爲主故乾之子皆二陰而坤之女皆二陽老陽老陰者乾坤是也少陰少陽者乾坤之子是也揲蓍者其一揲也少者五而多者九其二其三少者四而多者八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一爻而三揲譬如一卦而三爻也陰陽之老少於卦見之於爻而於爻見之於揲使其果有取於七八九六則夫此三揲者區區焉分其多少而各爲處果何以爲也今夫三揲而皆少此無以異於乾之三爻而皆奇也三揲而皆多此無以異於坤之三爻而皆偶也三揲而少者一此無以異於震坎艮之一奇而二偶也三揲而多者一此無以異於巽離兌之一偶而二奇也若夫七八九六此乃取以爲識而非其義之所在不可以彊爲之說也

易說 附

四營而一變三變而一爻六爻爲十八變也三變之餘而四數之得九爲老陽得六爲老陰得七爲少陽得八爲少陰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取老而言也九六者爲老七八者爲少其說未之聞也或曰陽極於九其次則七也極者爲老其次爲少則陰當老於十而少於八也曰陰不可以加於陽故十不用十不用猶當老於八而少於六也則又曰陽順而上其成數極於九陰逆而下其成數極於六自下而上陰陽均也稚於子午而壯於巳亥始

於復姤而終於乾坤者陰猶陽也曷嘗有進陽而退陰與逆順之別乎且此自然而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予奪哉惟李唐一行之學則不然以爲易固已言之矣曰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則十八變之間有八卦焉人莫之思也變之初也有多少其一變也不五則九其二三也不四則八八與九爲多五與四爲少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爲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爲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三變而少者一則震坎艮之象也震坎艮所以爲少陽而四數其餘得七故以七名之三變而多者一則巽離兌之象也巽離兌所以爲少陰而四數其餘得八故以八名之故七八九六者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此唐一行之學也

書

愚讀史記商君列傳觀其改法易令變更秦國之風俗誅秦民之議

令者以數千人黜太子之師殺太子之傅而後法令大行蓋未嘗不壯其勇而有決也曰嗟夫世俗之人不可以慮始而可樂成也使天下之人各陳其所知而守其所學以議天子之事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然及觀三代之書至其將有以矯拂世俗之際則其所以告諭天下者常丁寧激切亹亹而不倦務使天下盡知其君之心而又從而折其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爲如此而後從事其言迴曲宛轉譬如平人自相議論而詰其是非愚始讀而疑之以爲近於濡滯迂遠而無決然其使天下樂從而無黽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既發而無紛紜異同之論此則王者之意也故常以爲當堯舜之時其君臣相得之心歡然樂而無間相與吁俞嗟嘆唯諾於朝廷之中不啻若朋友之親雖其有所相是非論辨以求曲直之際當亦無足怪者及至湯武征伐之際周旋反覆自述其用兵之意以明曉天下此又其勢然也惟其天下既安君民之勢闊遠而不同天下有所欲爲而其匹夫匹婦私有異論於天下以齟齬其上之畫策令之而莫肯聽當

此之時刑驅而勢脅之天下夫誰敢不聽從而上之人優游而徐譬之使之信之而後從此非王者之心誰能處而待之而不倦歟蓋盤庚之遷天下皆咨嗟而不悅盤庚爲之稱其先王盛德明聖而猶五遷以至于今今不承於古恐天之斷棄汝命不救汝死既又恐其不從也則又曰汝罔暨余同心我先后將降爾罪暨乃祖先父亦將告我高后曰作大戮于朕孫蓋其所以開其不悟之心而諭之以其所以當然者如此其詳也若夫商君則不然以爲要使汝獲其利而何恤乎吾之所爲故無所求於衆人之論而亦無以告諭天下然其事亦終於有成是以後世之論以爲三代之治柔懦不決然此乃王霸之所以爲異也夫三代之君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故而其議及於百姓以觀其意之所嚮及其不可聽也則又反覆而諭之以窮極其說而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親而愛之嗚呼此王霸之所爲不同也哉

詩

自仲尼之亡六經之道遂散而不可解蓋其患在於責其義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經之道惟其近於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而世之迂學乃皆曲爲之說雖其義之不至於此者必強牽合以爲如此故其論委曲而莫通也夫聖人之爲經惟其禮與春秋合然後無一言之虛而莫不可考然猶未嘗不近於人情至於書出於一時言語之間而易之文爲卜筮而作故時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說此其於法度已不如春秋之嚴矣而況詩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婦羈臣賤隸悲憂愉佚之所爲作也夫天下之人自傷其貧賤困苦之憂而自述其豐美盛大之樂上及於君臣父子天下興亡治亂之迹而下及於飲食牀笫昆蟲草木之類蓋其中無所不具而尚何以繩墨法度區區而求諸其間哉此亦足以見其志之無不通矣夫聖人之於詩以爲其終要入於仁義而不責其一言之無當是以其意可觀而其言可通也今之詩傳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出自北門憂心殷殷揚之水白石鑿鑿終朝采綠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若此者皆興

也而至於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若此者又皆興也其意以爲興者有所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見其事故凡詩之爲此事而作其言有及於是物者則必彊爲是物之說以求合其事蓋其爲學亦已勞矣且彼不知夫詩之體固有比也而皆合之以爲興夫興之爲言猶曰其意云爾意有所觸乎當時時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非有所取乎雷也蓋必其當時之所見而有動乎其意故後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說此其所以爲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比興若夫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是誠有取於其摯而有別是以謂之比而非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夫興之不可與比同而無彊爲之說以求合其當時之事則夫詩之意庶乎可以意曉而無勞矣

禮

昔者商周之際何其爲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籩豆簠簋牛

牟酒醴之薦交於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樂作於下禮行於上雍容和穆終日而不亂夫古之人何其知禮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惟其習慣而無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於其間耳目聰明而手足無所忤其身安於禮之曲折而其心不亂以能深思禮樂之意故其廉恥退讓之節睟然見於面而盎然發於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觀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氣至於後世風俗變易更數千年以至于今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尚皆記錄三代禮樂之名詳其節目而習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服而御古之器皿傴僂拳曲勞苦於宗廟朝廷之中區區而莫得其紀交錯紛亂而不中節此無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習也而彊使爲甚矣夫後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蓋嘗有巢居穴處汙樽杯飲燔黍捭豚蕢桴土鼓而以爲是足以養生送死而無以加之者矣及其後世聖人以爲不足以大利於天下是故易之以宮室新之以籩豆鼎俎之器以濟天下之所不

足而盡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於鬼神乃始薦其血毛豚解而腥之體解而爓之以爲是不忘本而非以爲後世之禮不足用也是以退而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登以極今世之美未聞其牽於上古之說選愞而不決也且　方今之人佩玉服黻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爲而天下之人亦且見而笑之是何所復望於其有以感發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廟之祭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得而享之以安卹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生以冀其來而安之而後世宗廟之祭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蓋三代之時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爲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禮坐於牀而食於牀上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變雖正使三代之聖人生於今而用之亦將以爲便安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今之視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而其制禮之意尚可依倣以爲法也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有以存古之遺風矣而其餘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從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稷釋奠釋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從其器蓋周人之祭蜡與田祖也吹葦籥擊土鼓此亦各從其所安耳嗟夫天下之禮宏闊而難言自非聖人而何以處此故夫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詳則愚實有罪焉唯其近於正而易行庶幾天下之安而從之是則有取焉耳

春秋

事有以拂乎吾心則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順適乎吾意則吾言優柔而不怒天下之人其喜怒哀樂之情可以一言而知也喜之言豈可以爲怒之言耶此天下之人皆能辨之而至於聖人其言丁寧反覆布於方冊者甚多而其喜怒好惡之所在者又甚明而易知也然天下之人常患求而莫得其意之所主此其故何也天下之人以爲聖人之文章非復天下之言也而求之太過是以聖人之言更爲深遠而不可曉且天下何不以己推之也將以喜夫其人而加之以怒

之之言則天下且以爲病狂而聖人豈有以異乎人哉不知其好惡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謂大惑也昔者仲尼刪詩於衰周之末上自商周之盛王至於幽厲失道之際而下訖於陳靈自詩人以來至於仲尼之世蓋已數百餘年矣愚嘗怪大雅小雅之詩當幽厲之時而稱道文武成康之盛德及其終篇又不見幽厲之暴虐此誰知其爲幽厲之詩而非文武成康之詩者蓋察其辭氣有幽憂不樂之意是以系之幽厲而無疑也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天下之是非雜然而觸乎其心見惡而怒見善而喜則求其是非之際又可以求諸其言之喜怒之間矣今夫人之於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而言之者有怨而言之者喜而言之則其言和而無傷怒而言之則其言厲而不溫怨而言之則其言深而不洩此其大凡也春秋之於仲孫湫之來曰齊仲孫來於季友之歸曰季子來歸此所謂喜之之言也於魯鄭之易田曰鄭伯以璧假許田於晉文之召王曰天王狩于河陽此所謂怒之之言也於叔牙之殺曰公子牙卒於慶父之奔

曰公子慶父如齊此所謂怨之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厲怨之而深此三者無以加矣至於公羊穀梁之傳則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爲訓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詳何足以爲喜而何足以爲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春秋書曰戎伐凡伯于楚丘而以爲衛伐凡伯春秋書曰齊仲孫來而以爲吳仲孫怒而至於變人之國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觀其辭氣之所嚮而已矣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二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三

東坡先生

論

刑賞忠厚之至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皋陶爲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

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重巽以申命

昔聖人之始畫卦也皆有以配乎物者也巽之配於風者以其發而

有所動也配於木者以其仁且順也夫發而有所動者不仁則不可以久不順則不可以行故發而仁動而順而巽之道備矣聖人以爲不重則不可以變故因而重之使之動而能變變而不窮故曰重巽以申命言天子之號令如此而後可也天地之化育有可以指而言者有不可以求而得之者今夫日皆知其所以爲燠雨皆知其所以爲潤雷霆皆知其所以爲震雪霜皆知其所以爲殺至於風悠然布於天地之間來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入噓而炎吹而冷大而鼓乎泰山喬嶽之上細而入乎竅室蔀屋之下發達萬物而天下不以爲德摧拔草木而天下不以爲怒故曰天地之化育有不可求而得者此聖人之所法以令天下之術也聖人在上天下之民各得其職士者皆曰吾學而仕農者皆曰吾耕而食工者皆曰吾作而用賈者皆曰吾負而販不知聖人之制命令以鼓舞通變其道而使之安乎此也聖人之在上也天下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爲得乎巽之道也易者聖人之動而卦者動之時也蠱之彖曰先甲三日後甲

三日而巽之九五亦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而說者謂甲庚皆所以申命而先後者愼之至也聖人憫斯民之愚而不忍使之遽陷於罪戾也故先三日而令之後三日而申之不從而後誅蓋其用心之愼也以至神之化令天下使天下不測其端以至易之法曉天下使天下明知其所避天下不測其端而明知其所避故庶然相率而不敢議也上令而下不議下從而上不誅順之至也故重巽之道上下順也

孔子從先進

君子之欲有爲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彊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爲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彊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爲堯舜之君而吾民爲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爲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已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於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戎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覆度其身足以爲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甚矣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爲高論以衒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欲爲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冰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

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旣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爲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爲而爲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爲是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已所欲爲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旣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爲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

春秋定天下之邪正

爲穀梁者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請因其說

而極言之夫春秋者禮之見於事業者也孔子論三代之盛必歸於禮之大成而其衰必本於禮之漸廢君臣父子上下莫不由禮而定其位至以爲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禮而不治其他以之出入周旋亂臣彊君莫能加焉知天下莫之能用也退而治其紀綱條目以遺後世之君子則又以爲不得親見於行事有其具而無其施設措置之方於是因魯史記爲春秋一斷於禮凡春秋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其所貶者禮之所否也記曰禮者所以別嫌明疑定猶豫也而春秋一取斷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決者皆至於春秋而定非定於春秋定於禮也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爲人君父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夫禮義之失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其意皆以爲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使天下凡爲君子者皆如顏淵凡爲小人者皆如桀跖雖微春秋天下其孰疑之天下之所疑者邪正之間也其情則邪而其迹若正者有之矣其情以爲正而不知其義以陷於邪者有之矣此春秋之所以丁寧反覆於其間也宋襄公疑於仁者也晉荀息疑於忠者也襄公不修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諸侯此其心豈湯武之心哉而獨至於戰則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竊取其名以欺後世苟春秋不爲正之則世之爲仁者相率而爲僞也故其書曰冬十一月乙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之書戰未有若此其詳也君子以爲其敗固宜而無有隱諱不忍之辭焉荀息之事君也君存不能正其違歿又成其邪志而死焉荀息而爲忠則凡忠於盜賊死於私暱者皆忠也而可乎故其書曰及其大夫荀息不然則荀息孔父之徒也而可名哉

儒者可與守成

聖人之於天下也無意於取之也譬之江海百谷赴焉譬之麟鳳鳥獸萃焉雖欲辭之豈可得哉禹治洪水排萬世之患使溝壑之地疏爲桑麻魚鼈之民化爲衣冠契爲司徒而五教行棄爲后稷而烝民粒世濟其德至于湯武拯塗炭之民而置之於仁壽之域故天下相率而朝之此三聖人者蓋推之而不能去逃之而不能免者也於是益修其政明其教因其民不易其俗以是得之以是守之傳世數十而民不叛豈有他道哉周室既衰諸侯並起力征爭奪者天下皆是也德既無以相過則智勝而已智既無以相傾則力爭而已至秦之亂天下蕩然無復知有仁義矣漢高祖以三尺劍起布衣五年而并天下雖稍輔以仁義然所用之人常先於智勇所行之策常主於權謀是以戰必勝攻必取天下既平思所以享其成功而安於無事以爲子孫無窮之計而武夫謀臣舉非其人莫與爲之者故陸賈譏之曰陛下以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乎而叔孫通亦曰儒者難於進取可與守成於是酌古今之宜與禮樂之中取其簡而易知近而易行者以爲朝覲會同冠昏喪祭之法雖足以傳數百年上下相安然終莫若三代聖人取守一道源深而流長也夫武夫謀臣譬如藥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儒者譬之五穀可以養生而不可以伐病宋襄公爭諸侯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以敗於泓身夷而國蹙此以五穀伐病也秦始皇燔詩書殺豪傑東城臨洮北築遼水民不得休息傳之二世宗廟蕪滅此以藥石養生也善夫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夫世俗之不察直以攻守爲二道故悉論三代以來所以取守之術使知禹湯文武之盛德亦儒者之極功而陸賈叔孫通之流蓋儒術之粗也

物不可以苟合

昔者聖人將欲有爲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爲詳於其始者非爲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

節文之綢繆委曲而爲之表飾是以至于今不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勸於遲久故其欲成也止於其足以成欲得也止於其足以得欲合也止於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則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嗚呼此天下治亂寧國長短之所從出歟聖人之始制爲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爲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凌也於是爲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贄心非不相信也而入必以藉此所以父而不相易也杖屨以爲安飲食以爲養此足以爲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褻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爲朝夕省問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爲歡而異居以爲別合食之爲樂而異膳以爲尊此所以父而不相褻也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足以爲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帛重之以媒妁不告於廟而終身以爲妾晝居於內而君子問其疾此所以父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爲黨急難以相救此足以爲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至於相侮也於是戒其羣居嬉遊之樂而嚴其射鄉食飲之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擯相之詔禮口非不能言也而待介紹之傳命此所以父而不相瀆也天下之禍莫大於苟可以爲而止夫苟可以爲而止則君臣之相凌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久矣聖人憂焉是故多爲之飾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世之所謂迂闊也又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盡矣

好德錫之福

昔聖人既陳五常之道而病天下不能僞世而常行也故爲之大中之教曰賢者無所過愚者無所不及是之謂皇極極之於人也猶方之有矩也猶圓之有規也皆有以繩乎物者也聖人安焉而入乎其中賢者俛而就之愚者跂而及之聖人以爲俛與跂者皆非其自然而猶有以彊之者故於皇極之中又爲之言曰苟有過與不及而要其終可以歸皇極之道者是皇極而已矣故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又悲天下有爲善之心而不得爲善之利也有求中之志而不知求中之道也故又爲之言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聖人之待天下如此其廣也其誘天下之人不忍使之至於罪戾如此其勤且備也天下未有好德之實而自言曰予攸好德聖人以爲是亦有好德之心矣故受而爵祿之天下之爲善而未協于中也則受而教誨之又恐夫民之愚而不我從也故遜其言卑其色以下之如是而不從然後知其終不可以教誨矣故又爲之言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且夫其始也恐天下之人有可以至於皇極之道而上之人不誘而教誨之也故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其終也恐天下之以虛言而取其爵祿也故曰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蓋聖人之用心既哀其始之不幸而懼其終之至於僥倖也故其言如此之[illegible]夫君子小人不可以一道待也故皇極之中有待小人之道不協于極而猶受之至於待君子之道何其責之深也曰無偏無黨無反無側無有作好無有作惡[illegible]以合於皇極然則先王御天下之術蓋用此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三

東坡先生

論

王者不治夷狄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于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為諸侯其臣得為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為諸侯其臣不得為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亦未能純為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為夷狄也

齊晉之君不能純為中國而春秋之所予者常嚮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為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為夷狄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為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潛公無所貶而戎為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則已幸矣又況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憤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

形勢不如德

傳有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勢之不如德也而吳起亦云在德不在險太史公以為形勢雖彊要以仁義為本儒者之言兵未嘗不以藉其口矣請拾其遺說而備論之凡形勢之說有二有以人為形勢者三代之封諸侯是也天子之所以繫於天下者至微且危也徼然而合合而不去則為君臣其勢可得而背其惡可得而罰其穀米可得而食其功力可得而役使當此之時君臣之勢甚固及其一旦潰然而去去而不返則為寇讎彊者起而見攻智者起而見謀彷徨四顧而不知其所恃當是之時君臣之勢甚危先王知其固之不足恃而危之不可以忽也故大封諸侯錯置親賢以示天下形勢劉頌所謂善為國者任勢而不任人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為邪近多違而遠慮固此以人為形勢者也然周之衰也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王以下其去亡無幾也是則德衰而人之

形勢不足以救也有以地為形勢者秦漢之建都是也秦之取天下非天下心服而臣之也較之以富搏之以力而猶不服又以詐囚其君虜其將然後僅得之今之臣服而朝貢皆昔之暴骨於原野之子孫也則吾安得泰然而長有之漢之取天下雖不若秦之暴然要之皆不本於仁義也當此之時不大封諸侯則無以答功臣之望諸侯大而京師不安則其勢不得不以關中之固而臨之此雖堯舜湯武亦不能使其德一日而信於天下荀卿所謂合其參者此以地為形勢者也然及其衰也皆以大臣專命從自內起而關中之形勢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勢不能救也夫三代秦漢之君慮其後世而為之備患不可謂不至矣然至其亡也常出於其所不慮此豈形勢不如德之明效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人存則德存德存則無諸侯而安無障塞而固矣

既醉備五福

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彊能行之也以其功興而

民勞與之同勞功成而民樂與之同樂如是而已矣富貴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然而君子獨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富貴安逸者凡以庇覆我也貧賤勞苦者天下之所同惡也而小人獨居焉居之而怨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貧賤勞苦者凡以生全我也夫然故獨享天下之大利而不憂使天下爲己勞苦而不怍耳聽天下之備聲目視天下之備色而民猶以爲未也相與禱祠而祈祝曰使吾君長有吾國也又相與詠歌而稱頌之被於金石溢於竹帛使其萬世而不忘也嗚呼彼君子者獨何修而得此於民哉豈非始之以至誠中之以不欲速而終之以不懈歟視民如視其身待其至愚者如其至賢者是謂至誠至誠無近效要在於自信而不惑是謂不欲速不欲速則能久久則功成功成則易懈君子濟之以恭是謂不懈行此三者所以得此於民也三代之盛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旣醉者成王之詩也其序曰旣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說者以爲是詩也實其五福其

詩曰君子萬年壽也介爾景福富也室家之壼康寧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考終命也凡言此者非美其有是五福也美其全享是福而有是樂而天下安之以爲當然也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愧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故旣醉者非徒享是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不然民將盻盻焉疾視而不能平治又安能獨樂乎是以孟子言王道不言其他而獨言民之聞其作樂見其羽旄而欣欣者此可謂知本矣

劉愷丁鴻孰賢

君子之爲善非特以適己自便而已其取於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與我也其予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受於我也我可以取之而其人不可以與我君子不取我可以予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不予所爲己慮之又爲人謀之取之必可予予之必可受若己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是亦去小人無幾耳東漢劉愷讓其弟荊而詔聽之丁鴻亦以陽狂讓其弟而其友人鮑駿責之以義鴻乃就封其始自以爲義而行之其終也知其不義而復之以其能復之知其始之所行非詐也此范氏之所以賢鴻而下愷也其論稱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及後世徇其名而昧其致於是詭激之行興矣若劉愷之徒讓其弟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范氏之所賢者固已得之矣而其未盡者請得畢其說夫先王之制立長所以明宗明宗所以防亂非有意私其長而沮其少也天子與諸侯皆有太祖其有天下有一國皆受之太祖而非己之所得專有也天子不敢以其太祖之天下與人諸侯不敢以其太祖之國與人天下之通義也夫劉愷丁鴻之國不知二子所自致耶將亦受之其先祖耶受之其先祖而傳之

於所不當立之人雖其弟之親與塗人均耳夫吳太伯伯夷非所以爲法也太伯將以成周之王業而伯夷將以訓天下之讓而爲是詭時特異之行皆非所以爲法也今劉愷舉國而讓其弟非獨使弟受非服之爲過也將以壞先王防亂之法輕其先祖之國而獨爲是非常之行考之以禮繩之以法而愷之罪大矣然漢世士大夫多以此爲名者安順桓靈之世士皆反道矯情以盜一時之名蓋其弊始於西漢之世韋元成以侯讓其弟而爲世主所賢天下高之故漸以成俗履常而蹈易者世以爲無能而擯之則丁鴻之復於中道尤可以深嘉而屢歎也

禮以養人爲本

三代之衰至於今且數千歲豪傑有意之主博學多識之臣不可以勝數矣然而禮廢樂墜則相與咨嗟發憤而卒於無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學之不至過於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夫禮之初緣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爲之節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節者舉皆禮也

則是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於人情之所不安則亦未始
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爲定論則塗之人皆可以爲禮今儒者之論
則不然以爲禮者聖人之所獨尊而天下之事最難成者也牽於繁
文而拘於小說有毫毛之差則終身以爲不可論明堂者惑於考工
呂令之說議郊廟者泥於鄭氏王肅之學紛紜交錯累歲而不決或
因而遂罷未嘗有一人果斷而決行之此皆論之太詳而畏之太甚
之過也夫禮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嚴君臣篤父子形孝悌而顯
仁義也今不幸去聖人遠有如毫毛不合於三代之法固未害其爲
明天下之分也所以嚴君臣篤父子形孝悌而顯仁義者猶在也今
使禮廢而不修則君臣不嚴父子不篤孝悌不形仁義不顯反不足
重乎昔者西漢之書始於仲舒而至於劉向悼禮樂之不興故其言
曰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然
有司請定法令削則削筆則筆而至禮樂則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
敢於養人也而范曄以爲樂非夔襄而新音代作律謝暠蘇而法令
取易而至於禮獨何難歟夫刑者末也又加以慘毒繁難而天下常
以爲急禮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簡易而天下常以爲緩如此而不治
則又從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則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平居治
氣養生宣故而納新其行之甚易其過也無大患然皆難之而不爲
悍藥毒石以搏去其疾則皆爲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嗚呼王者得斯
說而通之禮樂之興庶乎有日矣

禮義信足以成德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愈大則身愈佚而責愈重愈小則身愈勞
而責愈輕綦大而至天子綦小而至農夫各有其分不可亂也責重
者不可以不逸不逸則無以任天下之重責輕者不可以不勞不勞
則無以逸夫責重者二者皆如心之思慮於内而手足之動作步趨
於外也是故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君子不以爲愧者所職大也自堯
舜以來未之有改後世學衰而道弛諸子之智不足以見其大而[illegible]
見其小者之一偏以爲有國者皆當惡衣糲食與農並耕而治一人
之身而自爲百工蓋孔子之時則有是說矣夫樊遲親受業於聖人
而猶惑於是說是以區區焉欲學稼於孔子孔子知其說之將蔓延
於天下也故極言其大而深折其辭以爲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
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
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而解者以爲禮義與信足以成德夫樊遲
之所爲汲汲於學稼者何也是非以穀食不足而民有苟且之心以
慢其上爲憂乎是非以人君獨享其安榮而使民勞苦獨賢爲憂乎
是非以人君不身親之則空言不足以勸課百姓爲憂乎是三憂者皆
世俗之私憂過計也君子以禮治天下之分使尊者習爲尊卑者安
爲卑則夫民之慢上者非所憂也君子以義處天下之宜使祿之一
國者不自以爲多抱關擊柝者不自以爲寡則夫民之勞苦獨賢者
又非所憂也君子以信一天下之惑使作於中者必形於外循其名
者必得其實則夫空言不足以勸課者又非所憂也此三者足以成
德矣故曰三憂者皆世俗之私憂過計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四

東坡先生

論

鄭伯克段于鄢 隱元年

春秋之所深譏聖人之所哀傷而不忍言者三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而父子之恩絕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而夫婦之道喪鄭伯克段于鄢而兄弟之義亡此三者天下之大戚也夫子傷之而思其所以至此之由故其言尤為深且遠也且夫蒯聵之得罪於靈公逐之可也逐之而立其子是召亂之道也使輒上之不得從王父之言下之不得從父之令者靈公也故書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蒯聵之不去世子者是靈公不得乎逐之之道靈公何以不得乎逐之之道逐之而立其子也魯桓公千乘之君而陷於一婦人之手夫子以為文姜之不足譏而傷乎桓公制之不以漸也故書曰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言其禍自公作也段之禍生於愛鄭莊公之愛其弟也足以殺之耳孟子曰舜封象於有庳使之源源而來不及以政孰知夫舜之愛其弟之深而鄭莊公賊之也當太叔之據京城取廩延以為己邑雖舜復生不能全兄弟之好故書曰鄭伯克段于鄢而不曰鄭伯殺其弟段以為當斯時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夫婦父子兄弟之親天下之至情也而相殘之禍至如此夫豈一日之故哉穀梁曰克能也能殺也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不稱弟不稱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也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為鄭伯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嗚呼以兄弟之親至交兵而戰固親親之道絕已久矣雖緩追逸賊而其存者幾何故曰於斯時也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然而聖人固不使至此也公羊傳曰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而又區區於當國內外之言是何思之不遠也左氏以為段不弟故不稱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求聖人之意者左氏可以有取焉

鄭伯以璧假許田 桓元年

鄭伯以璧假許田先儒之論多矣而未得其正也先儒皆知夫春秋立法之嚴而不知其甚寬且恕也皆知其譏不義而不知其譏不義之所由起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譏隱而不譏桓也始其謀以周公之許田而易泰山之祊者誰也受泰山之祊而入之者誰也隱既已與人謀而易之又受泰山之祊而入之然則為桓公者不亦難乎夫予知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故譏隱而不譏桓何以言之隱八年書曰鄭伯使宛來歸祊又曰庚寅我入祊入祊云者見魯之取入泰山之祊也則是隱公之罪既成而不可變矣故桓元年書曰鄭伯以璧假許田而已夫許田之入鄭猶祊之入魯也書魯之入祊而不書鄭之入許田是不可以不求其說也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見鄭之來歸而魯之入之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見鄭之來請不見魯之與之也見鄭之來請而不見魯之與之者見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嗚呼作而不義使後世無以辭焉則夫子之罪隱深矣夫善觀春秋者觀其意之所嚮而得之故雖夫子之復生而無以易之也公羊曰曷為繫之許近許也諱取周田也穀梁曰假不言以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春秋之所為諱者三為尊者諱敵為親者諱敗為賢者諱過魯親者也非敗之為諱而取易之為諱是夫子之私魯也

取郜大鼎于宋 桓二年

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舉三代全盛之法以治偷侍苟且之風而歸之於至正而已矣三代之盛時天子秉至公之義而制諸侯之予奪故勇者無所加乎怯弱者無所畏乎強匹夫懷璧而千乘之君莫之敢取焉此王道之所由興也周衰諸侯相并而強有力者制其予奪邾莒滕薛之君惴惴焉保其首領之不暇而齊晉秦楚有吞諸侯之心孔子慨然嘆曰久矣諸侯之恣行也後世將有王者作而不遇焉命也故春秋之法皆所以待後世王者之作而舉行之也鍾鼎龜玉天子之所以分諸侯使諸侯相傳而世守也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

戊申納于太廟且夫鼎也不幸使齊挈而有之是齊鼎也是百傳而百易未可知也仲尼曰不然是鼎也何爲而在魯之太廟曰取之宋宋安得之曰取之郜故書曰郜鼎郜之得是鼎也得之天子宋以不義取之而又以與魯也後世有王者作舉春秋之法而行之魯將歸之宋宋將歸之郜而後已也昔者子路問孔子所以爲政之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故春秋之法尤謹於正名至於一鼎之微而不敢忽焉聖人之用意蓋深如此夫以區區之魯無故而得器是召天下之爭也楚王求鼎於周王曰周不愛鼎恐天下以器讎楚也鼎入宋而爲宋入魯而爲魯安知夫秦晉齊楚之不動其心哉故書曰郜鼎明魯之不得有以塞天下之爭也穀梁傳曰納者内弗受也以爲周公不受也又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而左氏記臧哀伯之諫愚於公羊有取焉曰器從名地從主人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至於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善乎斯言吾有取之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桓三年

荀卿有言曰春秋善胥命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敢試論之謹按桓三年書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說春秋者鈞曰近正所謂近正者以其近古之正也古者相命而信約言而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今二國之君誠信協同約言爲會可謂近古之正者已何以言之春秋之時諸侯競鶩爭奪日尋拂違王命糜爛生聚前日之和好後日之戰攻曾何正之尚也觀二國之君胥命于蒲自時厥後不相侵伐豈與夫前日之和好後日之戰攻者班也故聖人於春秋止一書胥命而已荀卿爲之善者取諸此也然則齊也衛也聖人果善之乎曰非善也自譏爾曷譏爾譏其非正也周禮太宗伯掌六禮以諸侯見王爲文乃有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衆同之法言諸侯非此六禮罔得踰境而出矣不識齊衛之君以春朝相命而出耶以夏宗相命而出耶或以秋覲相命而出耶以冬遇相命而出耶抑以時會相命而出耶衆同相命而出耶非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衆同而出則私相爲會耳私相爲會匹夫之舉也以匹夫之舉而謂之正其可得乎宜乎聖人大一王之法而誅之也然而聖人之意豈獨誅齊衛之君而已哉所以正萬世也荀卿不原聖人書經之法而徒信傳者之說以謂春秋善胥命失之遠矣且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諸侯之賢者固亦鮮矣奚待於齊衛之君而善其胥命耶信斯言也則亂人得以勸也未嘗聞聖人作春秋而勸亂人也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僖八年

甚哉去聖之久遠三傳紛紛之不同而莫或折之也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曰禘而致哀姜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公羊曰夫人何以不氏譏以妾爲妻也蓋聘于楚而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穀梁曰成風也言夫人而不言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詞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三家之說左氏疎矣夫人與公一體也有曰公曰夫人既葬公以謚配公夫人以謚配氏此其不易之例也蓋有既葬

稱謚而不稱夫人者矣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而未有不稱謚而稱人也公羊之說又非人情無以信於後世以齊楚之彊齊能脅魯使以其媵女爲夫人而楚乃肯安然使其女降爲妾哉此甚可怪也且夫成風之爲夫人非正也春秋以爲非正而不可以廢焉故與之不足之文而已矣方其存也不可以不稱夫人而去其氏及其沒也不可以不稱謚而去其夫人皆所以示不足於成風也況乎禘周公而致用焉則其罪已不容於貶矣故公羊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禘所致夫人非禮也

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文六年

春秋之文同其所以爲文異者君子觀其意之所在而已矣先儒之論閏月不告朔者牽乎猶朝于廟之說而莫能以自解也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詞也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詞也不郊

猶三望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是也夫子傷周道之殘缺而禮樂文章之壞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爲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書曰猶朝于廟者傷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于廟也夫子之時告朔之禮亡矣而有餼羊者存焉夫子猶不忍去以志周公之典則其朝于廟者乃不如餼羊之足存歟公羊傳曰曷爲不言告朔天無是月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而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是其以幸之之詞而爲甚之之詞宜其爲此異端之說也且夫天子諸侯之所爲告朔聽政者以爲爲天歟爲民歟天無是月而民無是月歟彼其孝子之心不欲因閏月以廢喪紀而人君乃欲假此以廢政事歟夫周禮樂之衰豈一日之故有人焉開其端而莫之禁故其漸遂至於埽地而不可救文十六年夏六月公四不視朔公羊傳曰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故夫有疾而不視朔者無疾而不視朔之原也閏月而不告朔者常月而不告朔之端也聖人憂焉故謹而書

之所以記禮之所由廢也左氏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而杜預以爲雖朝於廟則如勿朝以釋經之所書猶之意是亦曲而不通矣

用郊 成十七年

先儒之論或曰魯郊僭也春秋譏焉非也魯郊僭也而春秋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之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於春秋而夫子無所致其譏也無所致其譏而不譏者春秋之所以求信於天下也夫以魯而僭天子之郊其罪惡如此之著也夫子以爲無所致其譏而不譏焉則其譏之者固天下之所用而信之也郊之書於春秋者其類有三書卜郊不從乃免牲者譏卜常祀而不譏郊也鼷鼠食郊牛角郊牛之口傷改卜牛者譏養牲之不謹而不譏郊也書四月五月九月郊者譏郊之不時而不譏郊也非卜常祀非養牲之不謹非郊之不時則不書不書則不譏也禘于太廟者爲致夫人而書也有事于太廟者爲仲遂卒而書也春秋之書郊者猶此而已故曰不譏郊也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見之於周也故因魯之所有天子之禮樂而記郊之變焉其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傳曰用者不宜用者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穀梁傳曰夏之始猶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且夫郊未有至九月者也曰用者著其不時之甚也杜預以爲用郊從史文或說用然後郊者皆無取焉

會于澶淵宋災故 襄三十年

春秋之時忠信之道闕大國無厭而小國屢叛朝戰而夕盟朝盟而夕會夫子蓋厭之矣觀周之盛時大宗伯所制朝覲會同之禮各有遠近之差遠不至於踈而相忘近不至於數而相瀆春秋之際何其亂也故曰春秋之盟無信盟也春秋之會無義會也雖然紛紛者天下皆是也夫子將譏之而以爲不可以勝譏之也故擇其甚者而譏焉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襄三十年會于澶淵宋災故皆以深譏

而切責之也春秋之書會多矣書其所會而不書其所以會書其所以會桓之稷襄之澶淵而已矣宋督之亂諸侯將討之桓公平之不義孰甚焉宋之災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其財既而無歸不信孰甚焉非不義不信之甚春秋之譏不至於此也左氏之論得其正矣皆諸侯之大夫而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且夫見鄰國之災匍匐而救之者仁人君子之心也既言而忘之既約而背之委巷小人之事也故書其始之爲君子仁人之心而後可以見後之爲委巷小人之事春秋之意蓋明白如此而公羊傳曰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其所爲何錄伯姬也且春秋爲女子之不得其所而死區區焉爲人之死錄之是何夫子之志不廣也穀梁曰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爲善澶淵之會中國不侵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如穀梁之說宋之盟可謂善矣其不曰息兵故何也嗚呼左氏得其正矣

黑肱以濫來奔 昭三十一年

諸侯之義守先君之封土而不敢有失也守天子之疆界而不敢有過也故夫以力而相奪以兵而相侵者春秋之所謂暴君也侵之雖不以兵奪之雖不以力而得之不義者春秋之所謂汙君也鄭伯以璧假許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此諸侯之以不義而取魯田者也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莒牟夷以防茲來奔黑肱以濫來奔此魯之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者也諸侯以不義而取魯田魯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皆不容於春秋者也夫子之於庶其牟夷黑肱也責之薄而於魯也罪之深彼其竊邑叛君爲穿窬之事市人屠沽且羞言之而安足以重辱君子之譏哉夫魯周公之後守天子之東藩招聚小國叛亡之臣與之爲盜竊之事孔子悲傷而悼痛之故於三叛之人具文直書而無隱諱之詞蓋其罪魯之深也先儒之說區區於叛人之過惡其論固已狹矣且夫春秋豈爲穿窬盜竊之人而作哉使天下之諸侯皆莫肯容夫如此之人而穿窬盜竊之事將不禁而自絕此春秋之所以用意於其本也左氏曰或求名而不

得或欲蓋而名彰書齊豹盜三叛人名而公羊之說最爲疏謬以爲叔術之後而通濫於天下故不繫黑肱於邾嗚呼誰謂孔子而賢叔術耶蓋嘗論之黑肱之不繫邾也意其若欒盈之不繫于晉歟欒盈既奔齊而還入曲沃以叛故書曰欒盈入于晉黑肱或者既絕于邾而歸竊兵邑以叛歟當時之簡牘既亡其詳不可得而聞矣然以類而求之或亦然歟穀梁曰不言邾別乎邾也不言濫子非天子之所封也此尤迂闊而不可用矣

春秋變周之文　何休[illegible]

三家之傳迂誕奇怪之說公羊爲多而何休又從而附成之後之言春秋者黜周王魯之學與夫讖緯之書者皆祖公羊公羊無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愚以爲何休公羊之罪人也凡所謂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者皆出於何氏愚未嘗觀焉滕侯薛侯來朝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何休曰質家親親故先滕侯而加録齊侯之母弟且夫親親者周道也先宗盟而後異姓者周制也鄭忽出奔衛公羊傳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詞無所貶何休曰商爵三等春秋變周五等之爵而從焉記曰諸侯失地名而文十二年郕伯來奔公羊亦曰何以不名兄弟詞也忽之出奔其爲失國豈不甚明而春秋獨無貶哉雖然公羊何爲而爲此說也春秋未踰年之君皆稱子而忽獨不然此公羊之所以爲此說也且春秋之書夫豈一槩衛宣未葬而嗣子稱侯以出會書曰及宋公衛侯燕人戰鄭忽外之無援內之無黨一夫作難奔走無告鄭人賤之故赴以名書曰鄭忽出奔衛衛侯未踰年之君也鄭忽亦未踰年之君也因其自侯而侯之因其自名而名之皆所以變常而示譏也且夫以例而求春秋者是愚儒之事也孔子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服周之冕又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由此觀之夫子皆有取於三代而周居多焉況乎採周公之集以作春秋而曰變周之文者吾不信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五

東坡先生

三傳十事

左氏三事

小雅周之衰 襄二十九年

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爲詳蓋其道始於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衰愈削而至夷于諸侯者存乎王黍離蓋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夫幽厲雖失道文武之業未墜而宣王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並興而未列於國風者以爲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

周之盛乎季札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道之衰而不覩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文中子以爲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矣

君子能補過 昭七年

甚哉聖人待天下之通且恕也朝而爲盜跖暮而爲伯夷聖人不棄也孟僖子之過也其悔亦晚矣雖然聖人不棄也曰猶愈乎卒而不知悔者也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仲尼之少也賤天下莫知其爲聖人魯人曰此吾東家丘也又曰此鄹人之子也楚之子西齊之晏嬰皆當時之所謂賢人君子也其言曰孔丘之道迂闊而不可用況夫三桓之間而孰知夫有僖子之賢哉僖子之如楚也病不能相禮將死告其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三命益恭其後必有聖人今孔丘博學而好禮殆其是歟爾必往師之以學禮嗚呼孔子用於魯三月而齊人懼其霸以僖子之賢而知夫子之爲聖人也使之未亡而授之以政則魯作東周矣故曰僖子之過可悲也已雖然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自僖子始懿子學乎仲尼請於魯君而與之車使適周而觀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大備僖子之功雖不能用之於未亡之前而猶救之於已沒之後左丘明懼後世不知其功之如此故丁寧而稱之以爲補過之君子昔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夫以聖人而不稱其無過之爲能而稱其改過之爲善然則補過者聖人之徒歟孟僖子者聖人之徒也

供養三德爲善 昭十二年

易者聖人所以盡人情之變而非所以求神於卜筮也自孔子沒學者惑乎異端之說而左丘明之論尤爲可怪使夫伏羲文王孔子之所盡心焉者流而入於卜筮之書甚可閔也若夫季友陳完之事若

親見而指言之固君子之所不取矣雖然南蒯之說頗爲近正其卦遇坤之比而其繇曰黃裳元吉黃者中之色也裳者下之飾也元者善之長也夫以中庸之道守之以謙抑之心而行之以體仁之德以爲文王之兆無以過此矣雖然君子視其人觀其德而吉凶生焉故南蒯之筮也遇坤之比而不祥莫大焉且夫負販之夫朝而作暮而息其望不過一金之儲使之無故而得千金則狂惑而喪志夫以南蒯而遇文王之兆安得不狂惑而喪志哉故曰供養三德爲善又曰參成可筮而南蒯皆無以當之所以使後世知夫卜筮之不可恃也穆姜筮于東宮遇艮之八穆姜事在襄九年史曰是謂艮之隨其繇曰元亨利貞而穆姜亦知其無以當之故左氏之論卜筮唯南蒯穆姜之事爲近正而其餘者君子之所不取也杜預之論得之矣以爲洪範稽疑之說通龜筮以同卿士之數學者觀夫左氏之書而正之以杜氏之說庶乎其可也

公羊三事

大夫無遂事 莊十九年 又僖三十年

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利害出於一時而制之於千里之外當此之時而不遂君子以爲固上之不足以利國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時而遂君子以爲專專者固所貶也而固者亦所譏也故曰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傳曰媵不書此何以書以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彊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公羊亦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也其書遂一也而善惡如此之相遠豈可以不察其實哉春秋者後世所以學爲臣之法也謂遂之不譏則愚恐後之爲臣者流而爲專謂遂之皆譏則愚恐後之爲臣者執而爲固故曰觀乎當時之實而已矣西漢之法有矯制之罪而當時之名臣皆引此以爲據若汲黯開倉以賑饑民陳湯發兵以誅郅支若此者專之可也不然

獲罪於春秋矣

初稅畝 宣十五年

古者公田曰籍籍借也言其借民力以治此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民之必先公田也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言上之必䘏私田也民先其公而上䘏其私故民不勞而上足用也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按行擇其善畝而稅之公羊傳曰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夫民不盡力於公田者上之過也宣公不責己悔過擇其善畝而稅之宜其民之謗讟而災異之作也稅畝之明年冬蝝生公羊傳曰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猶曰受之云爾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何休以爲宣公懼而復古故其後大有年愚以爲非也按春秋書作三軍後又書舍中軍書躋僖公後又書從祀先公事之復正未嘗不書宣公而果復古也春秋當有不稅畝之書故何休之說愚不信也

定何以無正月 定元年

始終受授之際春秋之所甚謹也無事而書首時事在二月而書王二月事在三月而書王三月者例也至於公之始年雖有二月三月之書而又特書正月隱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莊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所以揭天子之正朔而正諸侯之始也公羊傳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故諸侯皆踰年即位而書正月定公元年書曰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先儒疑焉而未得其當也嘗試論之春秋十有二公其得終始之正而備即位之禮者四文公成公襄公哀公也攝而立不得備即位之禮者一隱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已不得備即位之禮者六桓公莊公閔公僖公宣公昭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又在外者二莊公定公也在外踰年而後至者一定公也且夫先君雖在外不以其道終而未嘗有踰年而後至者則是二百四十二年未嘗一日無君而定公之元年魯之統絕者自正月至于六月而後續也正月者正其君也昭公未至定公未立季氏當國而天子之正朔將誰正耶此定之所以無正月也公羊[illegible]曰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定哀多微辭而何[illegible]爲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爲微辭嗚呼[illegible]而定公又不得立是魯遂無君矣穀梁以爲昭無正終故[illegible]如觀非公元年書正則不言而可知其妄矣

穀梁四事

侵不土地分民何以明正 僖四年

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左氏有鍾鼓曰伐無曰[illegible]揃曰侵精曰伐穀梁包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illegible]以弱有隙曰侵有辭曰伐齊威公侵蔡[illegible]夷狄辭也何[illegible]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illegible]不服者近乎隙賊賢害民者近乎辭周之衰也諸侯相吞而先王之疆理城郭蓋壞矣故侵伐之間夫子尤謹而書之蓋古者有分土而無分民諸侯之侵地者猶不容於春秋而況包人民驅牛馬哉威公侵蔡不書所侵之地者侵

之無辭也楚子入陳鄉取一人謂之夏州春秋略而不書以謂驪民之非正也嗚呼春秋之際非獨諸侯之相侵也晉侯取汶陽之田而陽樊之人不服愚又知春秋之不忍書乎此也

猶三望 僖三十年 宣三年 成七年

先儒論書猶之義者可以已也愚以爲不然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辭也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辭也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不郊猶三望是也夫子傷周道之衰禮樂文章之壞而莫或救之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爲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者憫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于廟也不郊猶三望者傷其不郊而幸其猶三望也夫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親見之於周也故因魯之所行郊祀之禮而備言之焉耳春秋之書三望者皆爲不郊而書也或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或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

郊猶三望或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不郊猶三望穀梁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且夫魯雖不郊而猶有三望者存焉此夫子之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若曰可以已則是周之遺典絕矣或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何存焉曰魯郊僭也而天子不譏夫子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夫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而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于經而夫子何譏焉故曰猶三望者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范甯以三望爲海岱淮公羊以爲泰山河海而杜預之說最備曰分野之星及國中山川皆因郊而望祭之此說宜可用

作丘甲 成元年

先王之爲天下也不求民以其所不爲不彊民以其所不能故其民優游而樂易周之盛時其所以賦取於民者莫不有法故民不告勞而上不闕用及其衰也諸侯恣行其所以賦取於民者唯其所欲而刑罰隨之故其民至於窮而無告夫民之爲農而責之以工也是猶居山者而責之以舟楫也魯成公作丘甲而春秋譏焉穀梁傳曰古者農工各有職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而杜預以爲古者四丘爲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魯使丘出之也夫四丘而後爲甸魯雖重歛安至於四倍而取之哉哀公用田賦曰二吾猶不足而夫子譏其殘民之甚未有四倍而取者也且夫變古易常者春秋之所譏也故昔作三軍舍中軍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者皆所以譏政令之所由變也而穀梁杜氏之說如此之相戾安得不辨其失而歸之正哉故愚曰穀梁之說是

雩月何以爲正 經之書雩者二十一傳之發例者有三其畧見於僖十一年成七年其詳則見於定元年

雩者先王所以存夫愛民之心而已也天之應乎人君者以其德不以其言也人君修其德使之無愧乎其中而又何禱也雖然當歲之旱也聖王不忍安坐而視民之無告故爲之雩雩者先王之所以存夫愛人之心而已也爲傳者不達乎此而爲是非紛紛之論亦可笑

矣穀梁傳曰月雩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月雩之爲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爲旱請也古之人重請以爲非讓也嗚呼爲民之父毋安視其急而曰毛澤未盡人力未竭以行其區區之讓哉愚以爲凡書雩者記旱也一月之旱故雩書月一時之旱故雩書時書雩之例時月而不日唯昭公之末年八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而昭公之雩非旱雩也公羊以爲又雩者聚衆以逐季氏然則旱雩之例亦可見矣傳例曰凡災異歷日者月歷月者時歷時者加日又雩記旱也旱記災也故愚以此爲例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六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七

東坡先生

尚書解

乃言底可績

巧言令色帝之所畏也故以言取人自孔子不能無失然聖賢之在下也其道不效於民其才不見於行事非言無自出之故以言取人者聖人之所不能免也納之以言試之以功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堯將禪舜也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底之爲言極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可謂極矣君子之於事物也原其始不要其終知其一不知其二見其偏不得其全則利害相奪華實相亂烏能得事之眞見物之情也哉故言可聽而不可行事可行而功不可成功可成而民不可安是功未始成也舜禹臯陶之言皆功成而民安之者也嗚呼極之爲至德也久矣箕子謂之皇極子思謂之中庸極則非中也中則非極也此昧者之論也故世俗之學以中庸爲處可否之間無過與不及之病而已是近於鄉原也若夫逆者之論則不然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非舜禹臯陶之成功其孰能與於此哉故愚以謂窮理盡性然後得事之眞見物之情以之事天則天成以之事地則地平以之治人則人安此舜禹臯陶之言可以底績者也

聖讒說殄行

書曰朕聖讒說殄行傳曰君子之所爲爲可傳爲可繼也凡行之不可傳繼者皆殄行也堯舜之所聖也世衰道喪士貴苟難而賤中庸故邪慝者進焉齊威公欲用竪刁易牙開方三子管仲曰三子者自刑以近君去親殺子以求合皆非人情難近威公不聽卒以亂齊齊威賢主也管仲信臣也夫以賢主而不用信臣之言豈非三子者似忠而難知也歟甚矣似之亂眞也故曰惡紫爲其奪朱也惡莠爲其亂苗也惡鄉原爲其亂德也孟子憂之故曰君子反經而已矣君子之所貴必其可傳可繼者也是以謂之經經者常也君子苟常之爲

貴則彼苟難殄行無爲爲之矣苟難者無所獲殄行者無所利則庶民並與巧者不能獨進拙者可以自效吾虛心而察之賢者可事能者可使而天下治矣

視遠惟明聽德惟聰

甚矣耳目之爲天下禍福也洪範五事爲皇極之用治亂之所由出狂聖之所由分風雨之所由作五福六極之所由致故顏淵問仁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視聽期於聰明而已何與於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禮也何與於仁曰視聽不以禮則聰明之害物也甚於聾瞽何以言之明之過也則無所不視掩人之私求人之所不及聰之過也則無所不聽浸潤之譖膚受之愬或行焉此其害豈特聾瞽而已哉故聖人一之於禮君臣上下各視其所當視各聽其所當聽而仁不可勝用也太甲之復辟也伊尹戒之曰視遠惟明聽德惟聰何謂遠何謂德孔子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惟小之爲知又烏能及遠哉探夜光於東海者不爲鯢桓而回網羅求合抱於鄧林者不以徑寸而枉斧斤苟志於遠必略近矣故子張問明孔子既告之以明又告之以遠由此觀之視不及遠者不足爲明也梁惠王問利於孟子孟子告以仁義曰王何必曰利夫言利者其言未必不中也然君子小人不聽曰言利者必小人也聽其言必行其事行其事必近其人小人日近君子日疏求國無危不可得也凡言苟出於利雖中小人也況不中乎苟出於德雖失猶君子也況不失乎由此觀之聽不主於德者非聰也

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夫動者不安者也夫惟不安故求安者而託焉惟一者爲能安天地惟能一故萬物資生焉日月惟能一故天下資明焉天一於覆地一於載日月一於照聖人一於仁非有二事也晝夜之代謝寒暑之往來風雨之作止未嘗一日不變也變而不失其常晦而不失其明殺而不害其生豈非所謂一者常存而不

變故耶聖人亦然以一爲內以變爲外或曰聖人固多變也歟不知其一也惟能一故能變伊尹戒太甲曰今嗣王新服厥命維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新與一二者疑若相反然請言其辨物之無心者必一水與鑑是也水鑑惟無心故應萬物之變物之有心者必二目與手是也目手惟有心故不自信而託於度量權衡已且不自信又安能應物無方日新其德也哉齊人爲夾谷之會曰孔丘儒者也可刧以兵不知其殽齊優如殺犬豕此豈有二道哉一於仁而已矣孟子曰天下定于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愚故曰聖人一於仁

王省惟歲

論堯舜之德者必曰無爲考之於經質之於史堯舜之所爲卓然有見於世者蓋不可勝計也其曰無爲何哉古人有言曰除日無歲又曰日一日勞考載曰功若堯舜者可謂功矣歲者月之積也月者日之積也舉歲則兼月舉月則兼日矣日別而數之則月不見月別而數之則歲不見此豈日月之外復有歲哉日月之各一人臣之勞也歲之并考人君之功也故書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此上下之分煩簡之宜也禹爲之平水土稷爲之殖百穀契爲之敷五敎伯夷爲之典三禮皐陶爲之平五刑羲和爲之歷日月堯舜果何爲哉今夫三百有六旬分之以四時配之以六甲位之以十二子散之以二十四氣裂之以七十二候晝不可以并夜寒不可以兼暑則氣果安在哉惟其無在而不可名寄之於人而已不有此所以爲王省之功也日不立則月不建月不建則歲不成師尹不官則卿士不治卿士不治則王功廢矣故曰庶民惟星星者日月之所舍所因以爲寒暑風雨者也民者上之所託所因以爲號令賞罰者也日月不自爲風雨寒暑因星而爲節君不自爲號令賞罰因民而爲節上執其要下治其詳所謂歲月日時無易也文王不兼庶獄陳平不治錢穀邴吉不問鬬傷此所謂不易者也秦皇衡石程書光武以吏事責三公此易歲月而亂日時者也治亂之效亦可以槩見矣

作周孚先作周孚先

周之將興必有繼天之王建都邑立藩輔以定天命而宅民心爲子孫之師亦必有命世之臣考禮樂修法令以定國是而正風俗爲卿大夫之宗然後可以世世垂拱仰成雖有中主弱輔而不至於亂故曰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商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予曰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以荅其師作周孚先國之所恃者法與人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故周公以謂惇典而用賢可以定國後之言恭者必稽焉傳說有言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今不師古後不師今故周公以謂我當與卿大夫士篤前人成烈以荅衆心則後之言信者必師焉夫以成王之賢周公之信其所以爲後世先者不過於恭與信而已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閔馬父曰古之稱恭者曰自古曰在昔曰先民其嚴如是愚以是知恭之大者盖堯之允恭孔子之溫恭非獨恭世子之恭楚共王之恭也成王以是爲後世先也不亦宜乎大有上九傳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之爲德也重於兵而急於食周公以是爲後世先也不亦宜乎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毫末之木有合抱之資濫觴之水有滔天之勢不可謂無是理也理固有是而物未必然此衆人之所以不信也子思有言君子之道始於夫婦之所能其至也雖聖人有不能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人之能爲堯舜歷千載而無有故孟子之言世未必信也衆人以迹求之故未必信君子以理推之故知其有必然者矣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而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此二言者古今所不能一而學者之所深疑也請試論之濫觴可以滔天東海可以桑田理有或然者此狂聖念否之說也江湖不可以徒涉尺水不可以舟行事有必然者此愚智必然之辨也夫言各有當也達者不以夫一害一此之謂也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使太甲粗可以不亂昔伊尹不廢也王於廢則其狂也審矣然卒於爲商宗周公曰茲四人迪哲蓋太甲與文王均焉明皇開元之治至於刑措與夫三代何

之相去殆不容髮矣

遠林甫之專祿山之亂民在塗炭豈特狂者而已哉由此觀之聖狂之相去殆不容髮矣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天下之事古略而今詳天下之官古寡而今衆聖人非有意於其間勢則然也火化之始燔黍捭豚以爲醇矣至周而醯醢之屬至百二十甕棟宇之始茆茨采椽以爲泰矣至周九尺之室山節藻梲聖人隨世而爲之節文豈得已哉周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聖人不以官之衆寡論治亂者以爲治亂在德而不在官之衆寡也禮曰夏后氏官五十商二百周三百與此小異學者蓋不取焉夫唐虞建官百簡之至也夏后氏安能減半而辦此理之必不然也孔安國曰禹湯建官二百不及唐虞之清要榮古而陋今學者之病也自夏商觀之則以官百爲清要自唐虞而上雲鳥紀官之世而觀之則官百爲陋矣夫豈然哉愚聞之叔向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故子產鑄刑書而叔向非之夫子產之刑書末世之先務也然且得罪於叔向是以知先王之法亦簡矣先王任人而不任法勞於擇人而佚於任使故法可以簡法可以簡故官可以省古人有言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至矣

庶言同則繹

書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虞之爲言度也出納之際庶言之所在也必得我師焉夫言有異同則聽者有所考言其利也必有爲利之道言其害也必有致害之理反復論辯廷議而衆決之長者必伸短者必屈焉直者必遂僞者必窒焉故邪正之相攻是非之相稽非君子之所患君子之所患者庶言同而已考同者莫若繹古者謂細繹紬絲者必求其端究其所終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君陳之所謂繹者太甲之所謂求也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王導輔政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責之曰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古之君子其畏同也如此同而不繹其患有不可勝言者矣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

武王克商武庚祿父不誅也而列爲諸侯周公相成王武庚祿父叛殷之頑民相率爲亂不誅也而遷之洛邑武王周公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商之工臣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非至德能如是乎是以商之臣子心服而日化至康王之世三十餘年矣世變風移士君子出焉故命畢公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始則遷其頑者而教之終則擇其善者而用之周之於商人也可謂無負矣夫道何常之有應物而已矣物隆則與之偕升物汙則與之偕降夫政何常之有因俗而已矣俗善則養之以寬俗頑則齊之以猛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故齊太公因俗設教則三月而治魯伯禽易俗變禮則五月而定三月之與五月未足爲遲速也而後世之盛衰出焉以伯禽之賢用周公之訓而猶若是苟不逮伯禽者其變易之患可勝言哉

論語解

君使臣以禮

君以利使臣則其臣皆小人也幸而得其人亦不過徒於才而薄於德者也君以禮使臣則其臣皆君子也不幸而非其人猶不失廉恥之士也其臣皆君子則事治而民安士有廉恥則臨難不失其守小人反是故先王謹於禮禮以欽爲主宜若近於弱然而服暴者莫若禮也禮以文爲飾宜若近於僞然而得情者莫若禮也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不有爵祿刑罰也乎何爲其專以禮使臣也以爵祿而至者貪利之人也利盡則逝矣以刑罰而用之者畏威之人也威之所不及則解矣故莫若以禮禮者君臣之大義也無時而已也漢高祖以神武取天下其得人可謂至矣然恣慢而侮人洗足箕踞溺冠跨項可謂無禮矣故陳平論其臣皆嗜利無恥者以是進取可也至於守成則殆矣高帝晚節不用叔孫通陸賈其禍豈可勝言哉呂后之世平勃背約而王諸呂幾

危劉氏以廉耻不足故也武帝踞廁而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黯青雖
貴不改奴僕之姿而黯社稷臣也武帝能禮之而不能用可以太
息矣

觀過斯知仁矣

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自孔安國以下解者未
有得其本指者也禮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
仁可知也聞之於師曰此論語之義疏也請得以論其詳人之難知
也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險浮雲不足以比其變揚
雄有言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夫苟見其作而不見其輟雖盜跖
爲伯夷可也然古有名知人者其效如影響其信如蓍龜此何道也
故彼其觀人也亦多術矣委之以利以觀其節乘之以猝以觀其量
伺之以獨以觀其守懼之以敵以觀其氣故晉文公以壺飧得趙衰
郭林宗以破甑得孟敏是豈一道也哉夫與仁同功而謂之仁則公
孫之布被與子路之縕袍何異陳仲子之螬李與顏淵之簞瓢何辨
何則功者人所趨也過者人所避也審其趨避而真僞見矣古人有
言曰鉏麑違命也推其仁可以託國斯其爲觀過知仁也歟

孟子解

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

使民爲農民曰是食我之道也使民爲兵民曰是衛我之道也使民
爲城郭溝池民曰是域我之道也雖勞而不怨也曰盤庚之民何以
怨民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蓋終於不怨也詩曰晝爾于茅宵爾
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可謂勞矣然民豈不思之曰上之人果
誰爲也哉若夫田獵之娛宴好之奉上之人所自爲爲之者君子蓋
不以勞民也古者水衡少府天子之私藏大司農錢不以給共養勞
費共養勞費一出少府爲是也孟子曰以佚道使民勞而不怨以生
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以佚道使民可也以生道殺民君子蓋難言
之易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季康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
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夫殺無道就有道先王之所不免也孔
子諱之然則殺者君子之所難言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七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八

東坡先生

論

中庸上

甚矣道之難明也論其著者鄙滯而不通論其微者汗漫而不可考其弊始於昔之儒者求爲聖人之道而無所得於是務爲不可知之文庶幾乎後世之以我爲深知之也後之儒者見其難知而不知其空虛無有以爲將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恥其不能則從而和之曰然相欺以爲高相習以爲深而聖人之道日以遠矣自子思作中庸儒者皆祖之以爲性命之說嗟夫子思者豈亦斯人之徒歟蓋嘗試論之夫中庸者孔氏之遺書而不完者也其要有三而已矣三者是孔子之所從以爲聖人而其虛詞蔓延是儒者之所以爲文也是故去其虛詞而取其三其始論誠明之所入其次論聖人之道所從始推而至於其所終極而其卒乃始內之於中庸蓋以爲聖人之道略見於此矣記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夫誠者何也樂之之謂也樂之則自信故曰誠夫明者何也知之之謂也知之則達故曰明夫惟聖人知之者未至而樂之者先入先入者爲主而待其餘則是樂之者爲主也若夫賢人樂之者未至而知之者先入先入者爲主而待其餘則是知之者爲主也樂之者爲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行知之者爲主是故雖無所不知而有所不能行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者與樂之者是賢人聖人之辨也好之者是賢人之所由以求誠者也君子之爲學慎乎其始何則其所先入者重也知之多而未能樂焉則是不如不知之愈也人之好惡莫如好色而惡臭是人之性也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是聖人之誠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孔子蓋長而好學適周觀禮問於老聃師襄之徒而後明於禮樂五十而後讀易蓋亦有晚而後知者然其所先得於聖人者是樂之而已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問於子路子貢二子不悅而子貢又欲少貶焉是二子者非不知也其所以樂之者未至也且夫子路能死於衛而不能不慍於陳蔡是豈其知之罪耶故夫弟子之所爲從孔子游者非專以求聞其所未聞蓋將以求樂其所有也明而不誠雖挾其所有倀倀乎不知所以安之苟不知所以安之則是可與居安而未可與居憂患也夫惟憂患之至而後誠明之辨乃可以見由此觀之君子安可以不誠哉

中庸中

君子之欲誠也莫若以明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於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觀之於其末則以爲聖人有所勉彊力行而非人情之所樂者夫如是則雖欲誠之其道無由故曰莫若以明使吾心曉然知其當然而求其樂今夫五常之教惟禮爲若彊人者何則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惡勞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磬折百拜以爲禮人情莫不樂富貴而羞貧賤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卑遜退抑以爲禮用器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褻衣之爲便而袞冕之爲貴哀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禮之所以爲彊人而觀之於其末者之過也盍亦反其本而思之今吾以爲磬折不如立之安也而將惟安之求則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偃仆偃仆而不已則將裸袒而不顧苟爲裸袒而不顧則吾無乃亦將病之夫豈獨吾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婦莫不病之也苟爲病之則是其勢將必至於磬折而百拜由此言之則是磬折而百拜者生於不欲裸袒之間而已也夫豈惟磬折百拜將天下之所謂彊人者其皆必有所從生也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於其所終極是之謂明故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推其所從生而言之則其言約約則明推其逆而觀之故其言費費則隱君子欲其不隱是故起於夫婦之有餘而推之至於聖人之所不及舉天下之至易而通之於至難使天下之安其至難者與其至易無以異也孟子曰簞食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嘑爾

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向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朋友妻妾之奉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且萬鍾之不受是王公大人之所難而以行道乞人之所不屑而較其輕重是何以異於匹夫匹婦之所能行道而至於聖人之所不及故凡爲此說者皆以求安其至難而務欲誠之者也天下之人莫不欲誠而不得其說故凡此者誠之說也

中庸下

夫君子雖能樂之而不知中庸則其道必窮記曰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非其信道之不篤也非其力行之不至也得其偏而忘其中不得終日安行乎通塗夫雖欲不廢其可得耶記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以爲過者之難歟復之中者之難歟宜若過者之難也然天下有能過而未有能中則是復之中者之難也記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既不可過又不可不及如斯而已乎曰未也孟

子曰執中爲近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書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又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而記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是極者有所不極而會于極時中者有所不中而歸于中吾見中庸之至於此而尤難也是以有小人之中庸焉有所不中而歸於中是道也君子之所以爲時中而小人之所以爲無忌憚記曰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嗟夫道之難言也有小人焉因其近似而竊其名聖人憂思恐懼是故反覆而言之不厭何則是道也固小人之所竊以自便者也君子見危則能死勉而不死以求合於中庸見利則能辭勉而不辭以求合於中庸小人貪利而苟勉而亦欲以中庸之名私自便也此孔子孟子之所爲惡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善斯可矣以古之人爲迂而以今世之所善爲足以已矣則是不亦近似於中庸耶故曰惡紫恐其亂朱也惡莠恐其亂苗也[illegible]惡其似也信矣中庸之難言也君子之欲從事乎此無循其迹而求其味則幾矣記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正統上

正統者何耶名耶實耶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二人者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實也夫何議天下因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趨於實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不從而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於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

名輕而後實重吾欲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名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序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爲賢於後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之者亦無以爲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

正統中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霸統之說起於章子二子之論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以全歐陽子之說歐陽子之說全而吾之說又因以明章子之說曰進秦梁失而未善也進魏非也是章子未知夫名實之所在也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正統者果名也又焉實之知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章子以爲魏不能一天下不當與之統夫魏雖不能一天下而天下亦無有如魏之疆者吳雖存非兩立之勢奈何不與之統章子之不絕五代也亦徒以爲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已今也絕魏魏安得無辭哉正統者惡

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雖不合於一而未至乎兩立者則君子不忍絶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於一德既無以相過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彊於是焉而不與之統亦見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章子曰鄉人且耻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篡君同名哉吾將曰是鄉人與是爲盜者民則皆民也士則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苟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鄉人何耻耶聖人得天下篡君亦得天下顧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何耻耶吾將以聖人耻夫篡君而篡君又焉能耻聖人哉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相遠也且章子之所謂正者何也以一身之正爲正耶以天下有君爲正耶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無取乎私正也天下無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湯武既沒吾安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章子曰祖與孫雖百歲而子五十則子不得爲壽漢與晉雖得天下而魏不能一則魏不得爲有

統吾將曰其兄四十而死則其弟五十爲壽弟爲壽乎其兄魏爲有統乎當時而已章子比之婦謂舅嬖妾爲姑吾將曰舅則以爲妻而婦獨柰何不以爲姑乎以妾爲妻者舅之過也婦謂之姑蓋非婦罪也舉天下而授之魏晉是亦漢魏之過而已矣與之統者獨何罪乎雖然歐陽子之論猶有異乎吾説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與也歐陽子之所以與之者非吾所以與之也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且其言曰秦漢而下正統屢絶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爲名甚尊而重也嗚呼吾不喜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所不與耶且其重之則其施於篡君也誠若過然故章子有以啓其説夫以文王而終身不得以魏晉梁而得之果其爲重也則文王將有愧於魏晉梁焉必也使夫正統者不得爲聖人之盛節則得之爲無益得之爲無損故雖舉而加之篡君而不爲過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晉梁之所得者皆吾之所輕者也然後魏晉梁無以愧文王而文王亦無所愧於魏晉梁焉

正統下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耶亦或不以其道得之耶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於是乎舉而歸之名歐陽子曰皆正統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者也歐陽子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章子之意以霸統重其實而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過乎實者固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過乎實也則吾以章子爲過乎聖人聖人不得已則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且吾豈不知居得其正之爲正如魏受之於漢晉受之於魏不如至公大義之爲正也哉蓋亦有不得已焉耳如章子之説吾將求其備堯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弒以言魏者則章子之說而附之辭以實言之則德與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功弒不如力是[illegible]而下得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於晉梁焉而章子以爲[illegible]下之實盡於其正統霸統之間矣歐陽子純乎名故不知實之所[illegible]雜乎實故雖晉

梁弒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反不過乎霸從其初得正統之虚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至也章子則告之曰爾霸者也夫以弒君得天下而不失爲霸則章子之説固便乎篡者也夫章子[illegible]曰弒君者其實止乎霸也哉蓋已舉其實而著之名雖欲復加之罪而不可得也夫王者没而霸者有功於天下吾以爲在漢唐爲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漢周得之吾猶有憾焉柰何其舉而加之弒君之人乎嗚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實也霸之於王也猶兄之於父也聞天下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必堯而後父少不若堯而降爲兄則瞽鯀懼至僕妾爲天下將有降父而至於僕妾者無怪也從章子之説者其弊固至乎此也故曰莫若純乎名純乎名故晉梁之得天下其名曰正統而其弒君之實惟天下後世之所加而吾不爲之辭[illegible]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實於此反不重乎章子曰堯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曰人古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以爲其[illegible]統之説夫執聖人之一端以難其大夫何説而不可吾亦將曰君子

删書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爲吾皆曰正統之說其誰曰不可聖人之於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帝亦天子也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傷若章子之所謂霸統者傷乎名而丧乎實者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八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九

東坡先生

論

大臣上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于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纍然者癭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袁爲崔敗則爲何竇爲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大臣下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迫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必烈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

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爲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偪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爲大臣矣夫

思治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勌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爲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苟立而成矣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興錢幣鹽鐵之法壞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澶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彊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彊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不志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彊吏之不可擇是豈真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

貴於立者以其規模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衆人以爲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爲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產以爲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夫富人之營宮室也必先料其貲財之豐約以制宮室之大小既內決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爲屋若干度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材葦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當則規模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爲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媮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爲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

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凡今之所謂新政者
聽其始之議論豈不甚美而可樂哉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
所終何則其規模不先定也用捨係於好惡而廢興決於衆寡故萬
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
矣所用之人無常責而所發之政無成效此猶適千里不賫糧而假
丐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當用之藥而百藥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
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世之
後子孫之彊弱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何者其所施專一則
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爲政而至於霸其所施設皆
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晉范蠡之
在越文公勾踐嘗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爲未可及其以爲可用也
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鄰而取之此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
之世亦與明者熟策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
彊如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模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

之以彊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模之內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模之外
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財之不豐兵之不彊吏之不
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
一人焉獨擅而兼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得失固不可知
也雖不可知而此三者决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其
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收孔子曰好謀而成
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蓋世有好劒者聚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
而成以爲吾劒天下莫敵也劒成而狠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鑄
而不知收也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
壞之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上之
人方且眩瞀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艱而圖
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撄萬人
之怒排舉國之說勢如此其逆也蘇秦之爲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爲
親臨六姓之跡以爲親計如此其迂也淮陰侯請於高帝求三萬人

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亦言於
世祖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爲落落難合
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國功如此其疏也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
然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爲既已許吾君則親挈而還之今吾以自
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爲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
非有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然而
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六十年於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
不知收歟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無所收歟故爲之說曰先定其規
模而後從事先定者可以謀人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況於謀人
乎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於朝廷者不篤而
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從之則事舉
無可爲者不從則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
人各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衆也富人之謀
利也常獲世以爲福非也彼富人者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

爲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已先成之矣夫事之
行也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其氣也欲事之易成則
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天下之事不可以力勝力不可勝則莫若
從衆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從衆也
衆多之口非果衆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說者也
於吾爲衆於天下爲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者衆多之口舉不樂
也以衆多之口所不樂而棄衆之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
者衆矣古之人常以從衆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衆失之
不知夫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
之所謂逆衆斂怨而不可行者莫若減任子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
年矣而天下未嘗有一言何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
從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卹矣故爲之說曰發之
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彊苟知此三者非獨爲吾國而已雖北取契
丹可也

續楚語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絶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齊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爲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厭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威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

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芰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爲陋耳豈可以飮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簀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童子顧禮之末易簀於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疢藥石曰石猶生我疢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疢之美子木之違父命爲藥石也哉

續歐陽子朋黨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疏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疏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爲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屛息譬之斷蚓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匪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弒昭公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

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爲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絶學亦足以爲唐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蓋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謂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以致憾將爲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爲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爲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能從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隳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爲所噬昔曹參之治齊曰愼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如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

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而罹仇人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爲君子小人之戒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九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

東坡先生

論

武王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

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爲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弒君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弒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爲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弒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爲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不改過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爲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嘗以文若爲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

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爲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而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斬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武庚蓋亦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俗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平王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

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頡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復殷之舊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群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于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嶠

三蘇文粹卷二十　一

欲遷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都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秦一

秦始皇帝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趙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幷天下

蘇子曰秦幷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爲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嗚呼秦之巧亦創智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創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幷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幷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大慰齊人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楚伐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閱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

三蘇文粹卷三十　三

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乆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然則奈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齒齒也必以漸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爲是齒齒也可拔遂抉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數也吳爲三軍迭出以肄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以是物也惟符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爲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況謝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而堅不幸耳

秦二

秦初幷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鎭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之靈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

蘇子曰聖人不能爲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爲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爲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幷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強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爲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幷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帝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爲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爲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有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弑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爲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爲萬世法也

始皇一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而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

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畢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僥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

蘇轍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荊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霆鬼神不

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始皇二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然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爲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然循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爲迂闊難行之飾寬衣博帶佩玉履舃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爲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恥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禮者爲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爲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爲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

始有書契以科斗爲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爲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僞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利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漢高帝

有進說於君者因其君之資而爲之說則用力寡矣人唯好善而求名是故仁義可以誘而進不義可以劫而退若漢高帝起於草莽之中徒手奮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與兵之勝負而已安知所謂仁義者哉觀其天資固亦有合於仁義者而不喜仁義之說如此小人終日爲不義而至以不義說之則亦怫然而怒故當時之善說者未嘗敢言仁義與三代禮樂之教亦惟曰如此而爲利如此而爲

害如此而可如此而不可然後高帝擇其利與可者而從之蓋亦未嘗遲疑天下既平以愛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孫通周昌之徒力爭之不能得用留侯計僅得之蓋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太息以為高帝最易曉者苟有以當其心彼無所不從盍亦告之以呂后太子從帝起於布衣以至於定天下天下望以為君雖不肖而大臣心欲之如百歲後誰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謂愛之者祇以禍之嗟夫無有以奚齊卓子之所以死為高帝言者歟叔孫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獨有廢嫡立庶之說而欲持此以却之此固高帝之所輕為也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為天子惠帝為臣絳灌之徒圜視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與其全安而不失為王之利也如意之為王而不免於死則亦高帝之過矣不少抑遠之以泄呂后不平之氣而又厚封焉其為計不已疎乎或曰呂后彊悍高帝恐其為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時而言之計呂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呂后雖悍亦不忍奪之其子以與姪惠帝既死而呂后始有邪謀此出於無聊

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其所以然以樂從吾說而欲以勢奪之亦已危矣如留侯之計高帝顧戚姬悲歌而不忍特以其勢不得不從是以猶欲區區為趙王計使周昌相之此其心猶未悟以為一彊項之周昌足以抗呂氏而捍趙王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識天下之勢者無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魏武帝

世之所謂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為智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為之唯其害而不為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敢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下莫能敵之昔者晉荀息知虢公必不能用宮之奇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於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不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呂爭為彊暴而孫權劉備又以區區於一隅其用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於分裂訖魏之世而不能一蓋嘗試論之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為而至於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彊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

特欲僥倖於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為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嗟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權之以人則亦紛紛焉或勝或負爭為雄彊而未見其能一也

魯隱公一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公子翬請殺桓公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而使賊殺公○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而果攝則春秋不書為公春秋書為公則隱公非攝無疑也

蘇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桓弒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歟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未生如之何

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次當立者爲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爲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而以母后攝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且不可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況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爲政而國安唯齊之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向也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譏而漢呂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蓋不勝其亂予恭楊堅遂因以易姓由是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使母后而可信則攝主亦可信也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於異姓之取哉或曰君薨而百

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攝冢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玄儒之陋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乎蘇子曰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也而以爲當然故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魯隱公二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大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弒之

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己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之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爾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況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己遂大吐衣面皆汙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宋襄公

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書戰未有若此之嚴而盡也

蘇子曰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非列國諸侯之所敢敵也而曰及楚人戰于泓楚夷狄之國人微者之稱以天子之上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於敗績宋公之罪蓋可見矣而公羊傳以爲文王之戰不過是學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辨宋襄公非獨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爾齊宣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夫捨一牛於德未有所損益者而孟子予之以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宋襄公執鄫子用於次睢之社君子殺一牛之不忍而宋公戕一國君若犬豕然此而忍爲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敗國蹙乃欲以不重

傷不禽二毛欺諸侯人能紾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飢於壺飧者天下知其不情也桓文之師存亡繼絶猶不齒於仲尼之門況用人於夷鬼以求霸而謂之王者之師可乎使鄫子有罪而討之雖蠻之諸侯而戮於社天下不以爲過若以喜怒與師則秦繆公獲晉侯且猶釋之而況敢用諸侯淫昏之鬼乎以愚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諸侯爲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爲可以文取也其得喪小大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掩襄公之虐其抱孺子以泣不能蓋王莽之篡使莽無成則宋襄公襄公得志亦一莽也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師猶足以當桓文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妄庸爾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以輿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一

東坡先生

論

伊尹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蔕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敘書至於舜禹皐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闊之行則天下群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

亦已過矣夫

周公

論周公者多異說何也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宜乎說者之異也凡周公之所爲亦不得已而已矣若得已而不已則周公安得而爲之成王幼不能爲政周公兆其權以王命賞罰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而已今儒者曰周公踐天子之位稱王而朝諸侯則是豈不可以已耶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又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又曰周公曰王若曰則是周公未嘗踐天子之位而稱王也周公稱王則成王宜何稱將亦稱王耶將不稱耶不稱則是廢也稱王則是二王也而周公何以安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儒者之患患在於名實之不正故亦有以文王爲稱王者是以聖人爲後世之僭君急於爲王者耶天下雖亂有王者在而已自王雖聖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擊滅項籍統一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然且辭以不德惟陳勝吳廣乃嚣嚣乎急於自王而謂文王亦爲之耶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會於牧野其所以稱先君之命命於諸侯者蓋猶曰文考而已至于武成既以柴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于周而後稱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由此觀之則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君而況於文王之自王乎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是亦追稱而已矣史記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夫田常之時安知其爲成子而稱之故凡以文王周公爲稱王者皆過也是資後世之篡君而爲之藉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使管蔡監商管蔡以商叛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是不智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從孟子之說則是周公未免於有過也夫管蔡之叛非逆也是其智不足以深知周公而已矣周公之誅非疾之也其勢不得不誅也故管蔡非所謂大惡也兄弟之親而非有大惡則其道不得不封管蔡之封在武王之世也武王之世未知有周公成王之事苟無周公成王之事則管蔡何從而叛周公何從而誅之故曰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也

戰國任俠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厮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

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鷙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隳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

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縻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管仲一

鄭太子華言於齊威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爲內臣公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揔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

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威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心以刑其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嬖之禍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子之

也亦至矣曰威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曰仲尼之徒無道威文之事者孟子蓋過矣吾讀春秋以下史而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爲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爲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也篡弒之疑蓋萃於敬仲矣然威公管仲不以是廢之乃欲以爲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謂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濞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苻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王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爲此七人者皆失於不殺以啓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繁刑重賦雖有田氏齊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敗漢景帝不害吳太子不用晁錯雖有吳王濞無自發晉武帝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不能亂苻堅不貪江左雖有慕容垂不能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爲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渾瑊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祿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而言之則不免爲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者上失其道塗之人皆敵國也天下豪傑其可勝旣乎漢景帝以鞅鞅而殺周亞夫曹操以名重而殺孔融晉武帝以臥龍而殺嵇康晉景帝亦以名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或齊後主以謠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讖而殺李君羨武后亦以謠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爲非也此八人者當時之慮豈非憂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成敗爲是非也故夫嗜殺人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爲口實以鄧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舉國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謂爲天下如養生憂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節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病之後今吾憂寒疾而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藥者也

管仲二

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唯其奇而不齊是以知其所以爲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可以坐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曆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爲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法曰五人爲伍五伍爲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爲之曲折以

盡其數以極其變鈎聯蹯踞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孔明獨識其遺制以爲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爲不可敗而非以逐利爭勝者耶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爲三軍五人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鄉良人五鄉一帥萬人爲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碁局踈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爲丘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鵝鸛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相威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諸侯威震天下而其軍壘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爲是簡略速勝之兵是以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雒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陣百

人爲行百行爲陣陣皆徹行無有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譁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亡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者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范文子

鄢陵之役楚晨壓晉師而陣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命

蘇子曰料敵勢彊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率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誅厲公弒胥童死欒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明月之珠夜光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而況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予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主銳於立事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知其所悔天欲亡之則必先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讎而侮其民人至於亡國殺身而不悟者天絕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喪其所守哉由是言之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比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略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敗足以爲國之彊弱而國之彊弱足以爲治亂之兆蓋有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棲而勾踐以伯黃池之會而夫差

以亡有以使之也夫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彼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過於趙宣子遠矣

伍子胥

楚平王既殺伍奢伍尚而伍子胥亡入吳事吳王闔閭及楚平王卒子昭王立後子胥與孫武興兵及唐蔡伐楚夾漢水而陣楚大敗於是吳王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楚昭王出亡吳兵入郢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以報父兄之讎

蘇子曰子胥種蠡皆人傑而楊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瑕玼此三人者以三諫不去鞭尸藉館爲子胥之罪以不彊諫勾踐而栖之會稽爲種蠡之過雄闇古有三諫當去之說即欲以律天下士豈不陋

哉三諫而去爲人臣交淺者言也如宮之奇洩冶乃可耳至如子胥
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
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受誅子復讎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
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雖獨非人子乎
至於藉館闔廬與羣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勾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
子若先戰而彊諫以死之則雄又當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皆兒童
之見無足論者不忍三子之見誣故爲一言

范蠡

越既滅吳范蠡以爲勾踐爲人長頸烏喙可以共患難不
可與共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書遺大夫
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

蘇子曰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烏喙也夫好貨天下
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實者何至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
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爲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
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勾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清淨
無爲以老於越者也吾故曰蠡亦烏喙也魯仲連旣退秦軍平原君
欲封連以千金爲壽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
取也即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
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仲
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捨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也
而不足於此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

商君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
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秦人富彊天子
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

蘇子曰此皆戰國之游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爲史
吾常以爲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
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
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
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則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彊國而孝公
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爲聲色畋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
不富彊乎秦之所以富彊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
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
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
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
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
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
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汚口舌書之則汙簡牘二子之術用於
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
之便已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
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
約非其所樂也故爲商鞅桑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笑舜而陋禹也
曰所謂賢主者專以天下適已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
悟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
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其所爲足以殺身滅族者
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爲效之世之服寒食
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
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一

東坡先生
論
樂毅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論曰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嗚呼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亡之不暇雖欲霸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充其所求也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矣范蠡留侯雖非湯武之佐然亦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爲者也觀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於勾踐勾踐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爲不可援桴進兵卒刎其頸項籍之解而東高帝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爲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嗟夫

樂毅戰國之雄未知大道而竊嘗聞之則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論者以爲燕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令以百萬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此必有乘其虛者矣諸侯乘之於內齊擊之於外當此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然樂毅以百倍之衆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苦湣王之彊暴樂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齊人無復鬬志則田單者獨誰與戰哉奈何以百萬之師相持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爲之謀也當戰國時兵彊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衆壓其城而急攻之可滅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審所處無使兩失焉而爲天下笑也

孫武一
古之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奇正之相生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其所以用智此豈非其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逆爲之形勝無常處而多爲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橫委曲期於避害而就利雜然衆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故不難於用而難於擇擇之爲難者何也銳於西而忘於東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窮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此豈非用智之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以智而教人者是君子之急於有功也變詐汨其外而無守於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爲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於難則有之矣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於寶者得之操舟於河舟之逆順與水之曲折忘於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爲能貪惟天下之至靜爲能勇惟天下之至信爲能詐何者不役於利也夫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古之善用兵者見其害而後見其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其心閑而無事是以若此明也不然兵

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雖有大利尚安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然居天下於貪而自居於廉故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於勇而自居於靜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於詐而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有功於此而即以此自居則功不可得而成是故君子居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陰以御陽則陽者畢赴夫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正吉君子方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終身焉者及其發也不終日而作故曰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道也非貪無以取非勇無以得非詐無以成廉靜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則天下紛紛乎如鳥獸之相搏嬰兒之相擊彊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孫武二
夫武戰國之將也知爲吳慮而已矣是故以將用之則可以君用之

則不可今其書十三篇小至部曲營壘芻糧器械之間而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蓋亦盡於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勢武未及也其書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爲君而言者有此而已竊以爲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賊亦不在於敵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賊敵國之勢內邀其君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彊兵加而寇賊愈堅敵國愈彊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將帥之權愈重則爵賞不得不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爲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國爲君之讎而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昔唐之亂始於明皇自肅宗復兩京而不能乘勝并力盡取河北之盜德宗收名將幾定魏地而不能斬田悅於扼窮之中至於憲宗天下略平矣而其餘孽之存者終不能盡去夫唐之所以屢興而終莫之振者何也將帥之臣養寇以自封也故曰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御將之術開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

如良醫之用藥烏喙蝮蝎皆得自效於前而不敢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也憲宗將討劉闢以爲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澭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闢之不克將澭實汝代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闢此天子御將之法也夫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者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危好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爲戰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即以有之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雖已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囂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亡若夫王者之民要在於使之知愛其上而讎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爲我也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於其戰也務勝敵而不務得財其賞也發公室而行之於廟使其利不在於殺人是故其民不志於好戰夫然後可以作之於安居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與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

范增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

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留侯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鬬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

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勌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

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彊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賈誼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彊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捨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雄雌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趯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夭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

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符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鼂錯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彊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彊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爲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

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彊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霍光

古之人惟漢武帝號知人蓋其平生所用文武將帥郡國邊鄙之臣左右侍從陰陽律曆博學之士以至錢穀小吏治刑獄使絕域者莫不獲盡其才而各當其處然猶有所試其功效著見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至於霍光先無尺寸之功而才氣數術又非有以大過於群臣而武帝擢之於稠人之中付以天下後世之事而霍光又能忘身一心以輔幼主處於廢立之際其舉措甚閑而不亂此其故何也夫欲有所立於天下擊搏進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則必有卓然可見之才而後可以有望於其成至於捍社稷託幼子此其難者不在乎才而在乎節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天下固有能辦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則有僥倖之心以一時之功而易萬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在乎節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馬仲達是也天下亦有忠義之士可託以死生之間而不忍負者矣然狷介廉潔不爲不義則輕死而無謀能殺其身而不能全其國故曰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古之人有失之者晉荀息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氣節有餘此武帝之所爲取也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嗟夫此霍光之謂歟使霍光而有他技則其心安能休休焉容天下之才而樂天下之彥聖不忌不克若自己出哉才者爭之端也夫惟聖人在上驅天下之人各走其職而爭用其所長苟以人臣之勢而居於廊廟之上以捍衛幼沖之君而以其區區之才與天下爭能則姦臣小人有以乘其隙而奪其權矣霍光以匹夫之微而操生殺之柄威蓋人主而貴震於天下其所以歷事三主而終其身天下莫與爭者以其無他技而武帝亦以此取之歟

諸葛亮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姦孔明恥之

欲信大義於天下當此時曹公威震四海東據許兗南牧荊豫孔明之所恃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夫天下廉隅節槩慷慨死義之士固非心服曹氏也特以威劫而屈臣之爾孔明之風宜其千里之外有響應者如此則雖無措足之地而天下固爲之用矣且夫殺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爲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爲之死劉表之喪先主在荊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曹劉之不敵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忠信也孔明遷劉璋既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爲仁義之師東嚮長驅而欲天下響應蓋已難矣曹操既死子丕代立當此之時可以計破也何者操之臨終召丕而屬之植未嘗不以譚尚爲戒也而丕與植終於相殘如此此其父子兄弟且爲寇讎而況能以得天下英雄之心哉此有可間之勢不過捐數十萬金使其大臣骨

肉内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代之此高祖所以滅項籍也孔明旣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智謀以絶曹氏之手足宜其屢戰而屢却哉故夫敵有可間之勢而不間者湯武行之爲大義非湯武而行之爲失機此仁人君子之大患也吕溫以爲孔明承桓靈之後不可彊民以思漢欲其播告天下之民且曰曹氏利汝吾事之言汝吾誅之不知蜀之與魏果有以大過之乎苟無以大過之而又決不能事魏則天下安肯以空言竦動哉嗚呼此書生之論可言而不可用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二

東坡先生

論

孔子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弗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爲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爲哉操以爲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已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於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亡季氏之忌克忮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隳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悦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爲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　能却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夫孔子盍姑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

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爲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疑也嬰之用於齊也

父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偪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也皐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子思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可得而言者唯其歸於至當斯以爲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

不可議此其不爭爲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爲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沒諸子之欲爲書以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爲文汲汲乎惟恐其汨没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於荀卿楊雄皆務爲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者紛紜於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莊周楊朱墨翟田駢愼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其所適從柰何其弟子門人又内自相攻而不決千載之後學者愈衆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三子之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惡而楊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已據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已據之是以楊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爲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爲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有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爲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乎自以爲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爲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爲仁而仁不止於惻隱羞惡足以爲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爲性善之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爲論也

孟軻

昔者仲尼自衛反魯網羅三代之舊聞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終年不能究其說夫子謂子貢曰賜爾以吾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天下苦其難而莫之能用也不知夫子之有以貫之也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度禮樂刑政與當世之賢人君子百氏之書百工之技藝九州之內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事荒忽誕謾而不可考者雜然皆列乎胸中而有卓然不可亂者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學而不亂深思而不惑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蓋嘗求之於六經至於詩與春秋之際而後知聖人之道始終本末各有條理夫王化之本始於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賊而足以爲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兄弟不相奪而足以爲悌矣孝悌足而王道備此固非有深遠而難見勤苦而難行者也故詩之爲教也使人歌舞佚樂無所不至要在於不失正焉而已矣雖然聖人固有所甚畏也一失容者禮之所由廢也一失言者義之所由亡也君臣之相攘上下之相殘天下大亂未嘗不始於此道是故春秋

力爭於毫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際截然其有所必不可爲也不觀於詩無以見王道之易不觀於春秋無以知王政之難自孔子沒諸子各以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於詩而長於春秋者矣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可樂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且孟子嘗有言矣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其無欲爲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唯其不爲穿窬也而義至於不可勝用唯其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於穿窬故曰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嗚呼此其所以爲孟子歟後之觀孟子者無觀之他亦觀諸此而已矣

荀卿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

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絶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爲哉

楊雄

昔之爲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孟子以爲善而荀子以爲惡楊子以爲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

離性以爲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爲三子者皆出乎其中而遺其上下而天下之所是者於愈之說多焉嗟夫是未知乎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其別不啻若白黑之異也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眞所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今夫木得土而後生雨露風氣之所養暢然而遂茂者是木之所同也性也而至於堅者爲轂柔者爲輪大者爲楹小者爲桷桷之不可以爲楹輪之不可以爲轂是豈其性之罪耶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之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離性以爲情而合才以爲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彼以爲性者果泊然而無爲耶則不當復有善惡之說苟性而有善惡也則夫所謂情者乃吾所謂性也人生而莫不有饑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饑而食渇而飲男女之欲不出於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

其不可也聖人無是無由以爲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爲惡聖人以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惡由此觀之則夫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惡爲哉雖然揚雄之論則固已近之曰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此其所以爲異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而以爲善惡之皆出乎性也而已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惡之論唯天下之所同安者聖人指以爲善而一人之所獨樂者則名以爲惡天下之人固將即其所樂而行之孰知夫聖人唯其一人之獨樂不能勝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惡之辨而諸子之意將以善惡爲聖人之私說不已疎乎而韓愈又欲以書傳之所聞一人之事迹而折夫三子之論區區乎以后稷之岐嶷文王之不勤瞽鯀管蔡之迹而明之聖人之論性也將以盡萬物之理與衆人之所共知者以折天下之疑而韓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且其言曰今之言性者皆雜乎佛老愈之說以爲性之無與乎情而喜怒哀樂皆非性者是愈流入於佛老而不自知也

韓愈

聖人之道有趨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珠璣象犀天下莫不好奔走出力爭鬪奪取其好之不可謂不至也然不知其所以好之之實至於粟米蔬肉桑麻布帛天下之人內之於口而知其所以爲美被之於身而知其所以爲安此非有所役乎其名也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何者其爲論甚高其待孔子孟軻甚尊而拒楊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也然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昔者宰我子貢有若更稱其師以爲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之盛雖堯舜之賢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學亦已至矣然而君子不以爲實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之汙而已矣若夫顏淵豈亦云爾哉蓋亦曰夫子循循焉善誘人由此觀之聖人之道果不在於張而大之也韓愈者知好其名而未能樂其實者也愈之原人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夫聖人之所爲異乎墨者以其有別焉耳今愈之言曰一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禽獸也而可乎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薄其禮而致其情不責其去而厚其來是待夷狄之仁也殺之有時而用之有節是待禽獸之仁也若之何其一之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其疑似之間相去不能以髮宜乎愈之以爲一也孔子曰汎愛衆而親仁仁者之爲親則是孔子不兼愛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爲如其存焉則是孔子不明鬼也儒者之患患在於論性以爲喜怒哀樂皆出於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後有仁義有哀有樂而後有禮樂以爲仁義禮樂皆出於情而非性則是相率而叛聖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嬰兒乎喜怒哀樂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則是相率而爲老子之嬰兒也儒者或曰老易夫易豈老子之徒歟而儒者至有以老子說易則是離性以爲情者其弊固至此也嗟夫君子之爲學知其人之所長而不知其弊豈可謂善學耶

韓非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

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値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
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懐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
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
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
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
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
天下唯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
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
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
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
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
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柰何其不爲之所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三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四

東坡先生

策

御試制科

策問

皇帝若曰朕承　祖宗之大統　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
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玆三紀朕德
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盭田野雖闢民
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
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
忽僭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
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
不知避叙法寛濫吏不知懼縲繫者衆愁歎者多仍歲以
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蝕于朔淫雨過節煖氣不效江

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
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
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救變其合
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
根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治當
先内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摘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推尋
前世探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
海内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
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
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
衆也何陳平之對詔當責之内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
相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
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園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
義富人彊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

急政而　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悖後害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賢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疏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為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為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　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累　陛下也所謂　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為足以有感於　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　陛下以為故事也臣敢以為實也伏惟　制策有念　祖宗　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為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為　陛下即位以來歲逾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偽不為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惑之然以為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　明詔為然也夫志有所不勤而道無遠　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為哉今也猶以道遠為歎則是　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　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耶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為耶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嘆由　陛下之不勤者竊見　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彊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　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　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為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

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　太祖　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為聳動之具今　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　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躐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　陛下之不勤也臣願　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為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為某事其事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　制策有夙興夜寐于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盭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借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敘法寬濫吏不知懼縲紲者眾愁歎者多凡此　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為　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為　陛下道也何者　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指之大臣而已不與今　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為已憂者則是　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　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常若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威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　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為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己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己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己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眾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　陛下又

為美辭而遺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　陛下奈何聽之臣故曰　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臣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鬱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荊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荊襄之相形而饑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為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兵從饑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徹

者有安之之名而無安之之實也臣欲小舉之則自以為擾大舉之則世俗以為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為之障也　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為絕域異方曾不敢近而況於取之乎然臣以為事勢有不同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腫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若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沿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為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沿邊之民盡為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

不然將帥之不暇而又何徵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為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得已而不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減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為費豈勝計哉今不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兵宂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為敗也官宂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為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為差而以難易為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為其難而不才者常為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為此者固有待也使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為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

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嘗以為庠序者禮樂所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為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者其俗誰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抑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禁者下之所趨也而況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況從而罰之乎今　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　朝廷所以為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煩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為市也敘法不為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縲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煖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惟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　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為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必是陽氣不能復陰也何謂陽氣不能復陰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為一交

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蝕或不蝕則陽氣之有
彊弱也今夫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也其不疾者必
其彊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彊弱異故夫日之蝕非食之日而
後爲蝕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　陛下勿以其未蝕也爲無災
而其既蝕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
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
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溫然而爲濕陰動而內其於人
也爲翕翕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
一噓也秋冬者其一翕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
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
不能翕也今　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
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咻呴溫煖之政萬事皆墮壞而終無威刑以
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翕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夫天地告戒
之意陰陽消伏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　制策乃有五事之失六沴

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不戾其令
非正陽之月伐鼓救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皆於
古乎此　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
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皆起於
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爲六夫皇極者五
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爲一者也是故
有眊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疏也呂氏之
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爲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
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禜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
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
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救變如左氏之說乎
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爲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
也伏惟　制策有京師諸夏之根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
豪右僭差不度此在　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

羅紈爲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爲汙鄙無禁令又何憂
乎伏惟　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摘姦或曰不可
撓獄市而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爲
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爲京
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爲摘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爲摘姦則夫
曹參者是爲逋逃主也伏惟　制策有推尋前世探觀治迹孝文尚
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
竊以爲不然孝文之所以爲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
者是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而其所以爲失者則是用老也何以言之
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于興禮樂係
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
始以區區之仁壞一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其罪
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不可謂用儒
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

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爲老
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爲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
溺於宴安徹去禁防而爲天寶之亂也伏惟　制策有王政所由形
于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
雅臣聞豳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
文王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爲二南二南之詩猶列
於國風而至於豳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爲大雅曲而有直體
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
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二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
廣狹非取其事之大小也伏惟　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
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
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爲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
當制其虛贏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
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

立使額外佐既衆簿書益繁有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鎛皆以剥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齊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爲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爲有宰相之風矣伏惟 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 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内府外府職内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下之所致以爲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 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强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 陛下之聖意以爲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 陛下念 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内也爲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入以爲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宫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 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 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

甚臣謹對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四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五

東坡先生

進策

擬進士對　御試　并序狀

右臣准　宣命差赴集英殿編排舉人試卷竊見　陛下始革舊制以策試多士厭聞詩賦無益之語將求山林朴直之論　聖聽廣大中外歡喜而所試舉人不能推原聖意皆以得失爲慮不敢指陳闕政而阿諛順旨者又率據上第　陛下之所以求於人至深切矣而下之報上者如此臣切深悲之夫科場之文風俗所繫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爲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爲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詞律則詩賦之士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爲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天下觀

望誰敢不然臣恐自今已往相帥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詩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也是以不勝憤懣退而擬進士對　御策一道學術淺陋不能盡知當世之切務直載所聞上將以推廣　聖言庶有補於萬一下將以開示四方使知　陛下本不諱惡切直之言風俗雖壞猶可少救其所撰策謹繕寫投進干冐　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

策問

朕德不類託於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求詳延于廷諏以世務豈特考子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謂何施而可以臻此　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術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臣謹對曰臣伏見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　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　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觀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皐陶益稷爲之謀亦無自而入矣而况於疏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爲　陛下

未知此也是以所爲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舉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主人人而督責之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主事事而整齊之哉亦因能而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　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處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　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矣昔邴吉爲丞相蕭望之爲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爲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詰流傳都邑以爲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得矣　聖策曰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　陛下之及此言

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爲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人之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爲政不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劫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彊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 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可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 陛下苟誠乎爲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乎爲利則雖自解辯而人不服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賕枉法人必謂之賍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爲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爲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爲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爲利 陛下以爲義天下以爲害 陛下以爲仁天下以爲貪 陛下以爲廉不勝其紛紛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作爲文書以曉四方之人豈如罷[illegible]爲歟而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爲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爲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爲墜傷而終身徒行何者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固然也 陛下若出於慎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 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而每敗不惟人不信 陛下亦自不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註其意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廼若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illegible]可取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發者誠未有以善其後也[illegible]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illegible]困於飛輓者三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爲之歟[illegible]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倂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

又甚於前矣雖 陛下不卹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乖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 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憚改作今 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其後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 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 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 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已無爲而物莫不盡其天理[illegible]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屑爲之又況於 陛下乎[illegible]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illegible]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首兒豨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illegible]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 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illegible]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今 朝廷[illegible]謂不和矣其咎安在 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 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耳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則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必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廢樂豈不疏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 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誤 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喜爲異論至以人性爲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而說者又以爲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羣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 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誤 陛下至於如此且夫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於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羣飲者意其非獨羣飲而已如今

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　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術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事與其所宜先者而　陛下擇焉　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彊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　仁祖之在位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效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爲醫者將責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

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脈而欲試華佗之方其與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稱劉秩闡揚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爲笑矣　陛下觀今之大臣爲知人歟爲不知人歟乃者擢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爲其人可與勠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　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潰亂　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改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　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　聖策曰生民以來其稱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雖未盡善然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爲此不可以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

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以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　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符堅用王猛而樊世仇勝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而　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歟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誅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夫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況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　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矣詩曰[illegible]不知所[illegible]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忠蓋惟　陛下察[illegible]對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五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六

東坡先生

策畧并序

臣聞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蓋有以一言而興邦者有三日言而不輟者一言而興邦不以爲少而加之毫毛三日言而不輟不以爲多而損之一辭古之言者盡意而不求於言信己而不役乎人三代之衰學校廢缺聖人之道不明而其所以猶賢於後世者士未知有科舉之利故戰國之際其言語文章雖不能盡通於聖人而皆卓然近於可用出於其意之所謂誠然者自漢以來世之儒者忘己以徇人務爲射策決科之學其言雖不叛于聖人而皆汎濫於詞章不適於用臣常以爲晁董公孫之流皆有科舉之累言有浮於其意而意有不盡於其言今 陛下承百王之弊立於極文之世而以空言取天下之士繩之以法度考之於有司臣恐不有以盡天下之士不獲自盡故常深思極慮率其意之所欲言者爲二十五篇曰略曰別曰斷雖無足取者而臣之區區以爲自始而行之以次至于終篇既名其略而治其別然後斷之於終庶幾有益于當世

策畧一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 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 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民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脉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怳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疏乎 方今之勢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鷙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于宴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于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立之要云

策畧二

天下無事久矣以 天子之仁聖其欲有所立以爲子孫萬世之計至切也特以爲發而不中節則天下或受其病當守而太息者幾年于此矣蓋自近歲始柄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滌慮以聽 朝廷之所爲然而數年之間卒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此其故何也二虜之大憂未去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聞之師曰應敵不暇不可以自完自完不暇不可以有所立自古創業之君皆有敵國相持之

憂命將出師兵交于外而中不失其所以爲國者故其兵可敗而其國不可動其力可屈而其氣不可奪今天下一家二虜且未動也而吾君吾相終日皇皇焉應接之不暇亦且爲執事者不取也昔者大臣之議不爲長久之計而用最下之策是以歲出金繒數十百萬以資彊虜此其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也而議者方將深罪當時之失而不求後日之計亦無益矣臣雖不肖竊論　當今之弊蓋古之爲國者不患有所費而患費之無名不患事之無名而患事之不立今一歲而費千萬是千萬而已事之不立四海且不可保而奚千萬之足云哉今者二虜不折一矢不遺一鏃走一介之使馳數乘之傳所過騷然居人爲之不寧大抵皆有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以觀吾之所荅於是　朝廷汹然大臣會議既而去未數月邊陲且復告至矣由此觀之二虜之使未絕則中國未知息肩之所而況能有所立哉臣故曰二虜之大憂未去則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中書者王政之所由出天子之所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也非至

逸無以待天下之勞非至靜無以制天下之動是故古之聖人雖有大兵役大興作百官奔走各執其職而中書之務不至於紛紜今也曾不得歲月之暇則夫禮樂刑政敎化之源所以使天下同心而嚮道者何時而議也千金之家久而不治使販夫豎子皆得執券以誅其所負苟一朝發憤傾囷倒廩以償之然後更爲之計則　[illegible]之資亦足以富何遽至于皇皇哉臣嘗讀吳越世家觀勾踐困于會稽之上而行成於吳凡金玉女子所以爲賂者不可勝計既反國而吳之百役無不從者使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春秋貢獻不絕于吳府嘗竊怪其以蠻夷之國承敗亡之後救死扶傷之餘而賂遺費耗則不可勝計如此然卒以滅吳則爲國之患果不在費也彼其內外不相擾是以能有所立使范蠡大夫種二人分國而制之范蠡曰四封之外種不如蠡使蠡主之凡四封之外所以待吳者種不知也四封之內蠡不如種使種主之凡四封之內所以彊國富民者蠡不知也二人者各專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勞而滅吳其所以賂遺于吳者甚厚而有節也是以財不匱其所以聽役于吳者甚勞而有時也是以本不搖然後勾踐得以安意肆志焉而吳國固在其指掌中矣今以天下之大而中書常有蠻夷之憂且其內治有不辨者故臣以爲治天下不若清中書之務清中書之務則天下之事不足辨也今夫天下之財舉歸之司農天下之獄舉歸之廷尉天下之兵舉歸之樞密而宰相特持其大綱聽其治要而責成焉耳夫此三者豈少於蠻夷哉誠以爲不足以累中書也今之所以待二虜者失在於過重古者有行人之官掌四方賓客之政當周之盛時諸侯四朝蠻夷戎狄莫不來享故行人之官治其登降揖讓之節牲芻委積之數而已至于周衰諸侯爭彊而行人之職爲猶重春秋時秦聘于晉叔向命召行人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晉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其後楚伍員奔吳爲吳行人以謀楚而卒以入郢西劉之興有典屬國故賈誼曰陛下盍以臣爲屬國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惟

上所令今若依倣行人爲國特建一官重任而後責之使宰相於兩制之中擇其可用者而勿奪其權使大司農以每歲所以餽於二虜者限其常數而隸爲之備其餘者　朝廷不與知也凡吾所以遣使于虜與虜所以館其使者皆得以自擅而其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亦得以自荅使其議不及於　朝廷而其閒暇則收羅天下之俊才治其戰攻守禦之策兼聽博採以周知敵國之虛實凡事之關於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則天子與宰相特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其實不亦甚簡歟今自宰相以下百官汎汎焉莫任其責今舉一人而授之使日夜思所以待二虜宜無不濟者然後得以安居靜慮求天下之大計唯所欲爲將無不可者

策略三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亂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然後天子得優游無爲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本非中國之大患而每以累　朝廷是以徘徊擾攘卒不能有

所立今委任而責成使西北不過爲未誅之寇則中國固吾之中國而安有不可爲哉於此之時臣知天下之不足治也請言　當今之勢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于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于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爲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咨嗟嘆息以立法更制爲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爲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所變改以惑世主臣竊以爲　當今之患雖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　國家法令凡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爲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爲之

法曰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爲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之大治臣竊以爲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姦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於人苟不至于害民而不可彊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二人而已湯以伊尹武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讎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傑故雖有國士而莫爲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祗以速天下之亂耳鼂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是亦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爲而沉毅果敢之

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曆中　天子急於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　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喧譁以至于逐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勢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爲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心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符堅斬樊世逐仇騰黜席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　天子一旦慨然明告執政之臣所以欲爲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爲之信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人千萬一日百變法天

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策略四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己而行道則夫　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涌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驟驟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閼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而有水患也而以爲沼沚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礪而不至于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爲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

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無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激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為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為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趦趄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喜於為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為天下者天下皆為而已不為夫使天下皆為而已不為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為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為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為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猥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譬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

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為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為之謀才者得為之用後之君子務為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為衆人之所能為斯以為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見欲得獧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為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獧者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獧者而與之然則淬勵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獧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

策略五

其次莫若深結天下之心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為太山危而為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于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歡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為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為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

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為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畜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于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為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于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為未也而五載一巡守朝諸侯于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為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于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為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為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為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倀倀焉抱

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
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于
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爲
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于元成哀平四夷
鄉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
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于布衣其大臣將相皆爭
天下之豪傑凡在朝廷者皆有嘗試擠掇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
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
患及其子孫生于深宮之中而狃于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
情疏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患及其一
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
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
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　太祖　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
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
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
者此　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　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
以爲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
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
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
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
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
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
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
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　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
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
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于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
知天子樂善親賢恤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
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
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六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七

東坡先生

策別并序例

課百官

臣聞爲治者有先後有本末嚮之所論者皆　當今之所宜先而爲治之大要也若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臣請列而言之蓋其總有四其別有十七所謂其總四者一曰課百官二曰安萬民三曰厚貨財四曰訓兵旅此之謂其總有四一曰課百官所謂課百官者其別又有六焉一曰厲法禁二曰抑僥倖三曰决壅蔽四曰專任使五曰無責難六曰無沮善者是也二曰安萬民所謂安萬民者其別又有六焉一曰敦教化二曰勸親睦三曰均戶口四曰較稅賦五曰教戰守六曰去姦民者是也三曰厚貨財所謂厚貨財者其別又有二焉一曰省費用二曰定軍制者是也

四曰訓兵旅所謂訓兵旅者其別又有三焉一曰蓄材用二曰練軍實三曰倡敢勇者是也別而言之十有七焉故謂之策別

厲法禁

昔者聖人制爲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上之爲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下之爲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爲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于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所以爲得者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于疏賤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今夫州縣之吏受賕以鬻獄其罪至于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于嬰木索受笞箠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吏之爲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畏彊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爲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減者至于罰金蓋無幾矣夫過惡暴著于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鹵莽於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有所不避而況木索笞箠哉　方今法令至密觀其所以防姦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于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

之至輕故其所以堤防之者甚密夫所貴乎大臣者惟其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爲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其不疑而輕犯法則固以不容於誅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鞫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爲刑不上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蒞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謂歷者而至于館閣之臣出爲郡縣者則遂罷去此真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奈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爵減耶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盜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歟天下惟無罪也是以罰不可得而加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罰則何以令天下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旣以舉之而詔曰勿推此何爲者也聖人爲天下豈容有此曖昧而不决故曰厲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

抑僥倖

夫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牽於衆人之論也天下之學者莫

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貴如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祿出乎我者也我以爲可予而予之我以爲可奪而奪之彼雖有言者不足畏也天下有可畏者賦斂不可以不均刑罰不可以不平守令不可以不擇此誠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慎爵賞愛名器而囂囂者以爲不可是烏足卹哉　國家自近歲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涖官之日淺而閑居之日長以其涖官之所得而爲閑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古之用人其取之至寬而用之至狹取之至寬故賢者不隔用之至狹故不肖者無所容記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然則是取之者未必用也今之進士自二人以下者皆試官大試之者豈一定之謂哉固將有所廢置焉耳　國家取人有制策有進士有明經有詞科有任子有府史雜流凡此者雖衆無害也其終身進退之決在乎召見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以不愛惜慎重者也今之議者不過曰多其資考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有勉彊而已資考既足而舉官之數亦以及格則將執文墨以取必於我雖千百爲輩莫敢不盡與臣切以爲今之患正在於任人太過是以爲一定之制使天下可以歲月必得甚可惜也　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于吏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舉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之參之以其才器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吏每歲以物故罪免者幾人而增損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予奪亦雜出于賢不肖之間而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將自奮厲磨淬以求聞于時而鄉之所謂用人之大弊者亦不勞而自去然而議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優劣爲差則是好惡之私有以啓之也臣以爲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綱而其出入變化固將付之於人昔者唐有天下舉進士者羣至於有司之門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是故有司得以搜羅天下之賢士而習知其爲人至於一日之試則固已不取矣唐之得人於斯爲盛今以名聞於吏部者每歲不過數十百人使一二大臣得以訪問參考其才雖有失者蓋已寡矣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定之制臣未知其果不可以爲姦也

決壅蔽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苛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脈理相通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姦今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畢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

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以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千纖悉莫不皆然符堅以戎狄之種至爲霸王兵彊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於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於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贏虛至於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於日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於私第宰相日旰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於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專任使

夫吏之與民猶工人之操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齟齬而不相得是故雖有長才異能之士朝夕而去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漢至今言吏治者皆推孝文之時以爲任人不可以倉卒而責其成功又其三歲一遷吏不爲長遠之計則其所施設一切出於苟簡此天下之士爭以爲言而臣知其未可以卒行也夫天下之吏惟其病多而未有以處也是以擾擾在此如使五六年或七八年而後遷則將有十年不得調者矣　朝廷方將減任子清冗官則其行之當有所待而臣以爲　當今之弊有甚不可者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觀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衝兩河之交舟車商賈之所聚金珠錦繡之所積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織紝之勞富貴之所移貨利之所眩故其民不知有恭儉廉退之風以書數爲終身之能以府史賤吏爲鄉黨之榮故其民不知有儒學講習之賢夫是以獄訟繁滋而姦不可止爲治者益以苟且而不暇及於教化四方觀之使風俗日以薄惡未始不由此也今夫爲京兆者戴星而出見燭而入案牘笞箠交乎其前拱手而待命者足相躡乎其庭持詞而求訴者肩相摩乎其門憧憧焉不知其爲誰一訊而去得罪者不知其得罪之由而無罪者亦不知其無罪之實如此則刑之不服赦之不悛獄訟之繁未有已也夫大司農者天下之所以贏虛外計之所從受命也其財賦之出入薄書之交錯縱橫變化足以爲姦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盡知而付之吏吏分職乎其中者以數十百人其耳目足以及吾之所不及是以能者不過粗舉其大綱而不能者惟吏之聽賄賂交乎其門四方之有求者聚乎其家天下之大弊無過此二者臣竊以爲今省府之重其擇人宜精其任人宜久凡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何

則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繁者又不可以人人而能也幸而有一人焉又不久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於天下而欲爲長遠之計者則其效不可以朝夕見其始若迂闊而其終必將有所可觀今期月不報政則朝廷以爲是無能爲者不待其成而去之而其翕然見稱於人者又以爲有功而擢爲兩府然則是爲省府者能與不能皆不得久也夫以省府之繁終歲不得休息朝廷既以汲汲而去之而其人亦莫不汲汲而求去夫胥吏者皆老於其局長子孫於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吏此其相視如客主之勢宜其姦弊不可得而去也省府之位不爲卑矣苟有能者而老於此不爲不用矣古之用人者知其久勞於位則時有以賜予勸獎之以厲其心不聞其驟遷以奪其成效今天下之吏縱未能一一久而不遷至於省府亦不可以倉卒而去吏知其久居而不去也則其欺詐固已少衰矣而其人亦得深思熟慮周旋於其間不過十年將必有卓然可觀者也

無責難

無責難者將有所深責也昔者聖人之立法使人可以過而不可以不及何則其所求於人者衆人之所能也天下有能爲衆人之所不能者固無以加矣而不能者不至於犯法天下如此而猶有犯者然後可以深懲而决去之由此而言則聖人之所以不責人之所不能者將以深責乎人之所能也後之立法者異於是責人以其所不能而其所能者不深責也是以其法不行而其事不立夫事不可以兩立也聖人知其然是故有所取必有所捨有所禁必有所寛寛之則其禁必止捨之則其取必得今夫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舉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其過惡重者其罰均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爲善而明日爲惡猶不可保况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彊爲善以求舉惟其既已改官而無憂是故

蕩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而又安知其終身之所爲哉故曰今之法責人以其所不能者謂此也一縣之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者察其屬郡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貪其廉其寛猛其能與不能不可謂不知也今且有人牧牛羊者而不知其肥瘠是可復以爲牧人歟夫爲長而屬之不知則此固可以罷免而無足惜者今其屬官有罪而其長不即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爲失察其去官者又以不坐夫失察天下之微罪也職司察其屬郡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罰之甚輕亦可怪也今之世所以重發贓吏者何也夫吏之貪者其始必詐廉以求舉舉者皆王公貴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者莫不愛其同類等夷之人故其樹根牢固而不可動連坐者常六七人甚者至十餘人此如盜賊質劫良民以苟求免耳爲法之弊至於如此亦可變已平如臣之策以職司守令之罪罪舉官以舉官之罪罪職司守令今使舉官與所舉之罪均縱又加之舉官亦無如之何終不能逆知終身之廉者而後舉特推之於幸不幸而已苟以其罪罪職司守令彼其勢誠有以督察之臣知貪吏小人無容足之地又何必於舉官焉難之

無沮善

昔者先王之爲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爲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爲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扳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絶其塗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絶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爲既已絶之彼將一旦肆其忿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絶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絶既已絶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爲善無所愛惜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

爲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爲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爲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效使天下無必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彊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爲術歟後之爲政者則不然與人以必得而絶之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爲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人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絶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爲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還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

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爲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七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八

東坡先生

策別

安萬民

敦教化

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爲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爲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爲夫民知其所不爲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饑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僞變詐無所不爲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蕩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常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鄉之節冠昏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恥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試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偷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爲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鄉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于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恥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嘽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

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爲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敎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西河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爲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爲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爲除去夫如是將何止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爲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歛有常限而以先期爲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爲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爲難行

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敎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勸親睦

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畫爲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賙有喜相慶死喪相恤疾病相養是故其民安居無事則往來歡欣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而緩急不離自秦漢以來法令峻急使民離其親愛歡欣之心而爲鄰里告訐之俗富人子壯則出居貧人子壯則出贅一國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紛紛乎散亂而不相屬是以禮讓之風息而爭鬬之獄繁天下無事則務爲欺詐相傾以自成天下有變則流徙渙散相棄以自存嗟夫秦漢以下天下何其多故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愛其身故輕犯法輕犯法則王政不行欲民之愛其身則莫若使其父子親兄弟和而妻子相好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睦兄弟而俯以卹妻子則其所賴於生者重而不忍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莫尚於此矣今欲敎民和親則其道必始於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有小宗故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爲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爲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爲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爲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爲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大宗爲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旣爲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爲其庶子之宗其法止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

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爲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昏必告喪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悌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爲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於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嗚呼世人之患在於不務遠見古之聖人合族之法近於迂闊而行之朞月則望其有益故夫小宗之法非行之難而在乎久而不怠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

均戶口

夫中國之地足以食中國之民有餘也而民常病於不足何哉地無變遷而民有聚散聚則爭於不足之中而散則棄於有餘之外是故天下常有遺利而民用不足昔者三代之制度地以居民民各以其夫家之衆寡而受田于官一夫而百畝民不可以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以多得一介之民故其民均而地有餘當周之時四海之內地方千里者九而京師居其一有田百同而爲九百萬夫之地山林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爲六百萬夫之地又以上中下田三等而通之以再易爲率則王畿之內足以食三百萬之衆以九州言之則是二千七百萬夫之地也而計之以下農夫一夫之地而食五人則是萬有三千五百萬人可以仰給於其中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故穀常有餘而地力不耗何者均之有術也自井田廢而天下之民轉徙無常惟其所樂則聚以成市側肩躡足以爭尋常挈妻負子以分升合雖有豐年而民無餘蓄一遇水旱則弱者

轉於溝壑而彊者聚爲盜賊地非不足而民非加多也蓋亦不得均民之術而已夫民之不均其弊有二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忽故而重新則民不均夫民之爲農者莫不重遷其墳墓廬舍桑麻果蔬牛羊耒耜皆爲子孫百年之計惟其百工伎藝無事樹藝游手浮食之民然後可以懷輕資而極其所往是故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則農民捨其耒耜而游於四方擇其所利而居之其弊一也凡人之情怠於久安而謹於新集水旱之後盜賊之餘則必省刑罰薄稅斂輕力役以懷逋逃之民而其久安而無變者則不肯無故而加䘏是故上之人忽故而重新則其民稍稍引去聚於其所重之地以至於衆多而不能容其弊二也臣欲去其二弊而開其二利以均斯民昔者聖人之興作也必因人之情故易爲功必因時之勢故易爲力今欲無故而遷徙安居之民分多而益寡則怨謗之門盜賊之端必起於此未享其利而先被其害臣愚以爲民之情莫不懷土而重去惟士大夫出身而仕者狃於遷徙之樂而忘其鄉昔漢之制吏二千石皆徙諸陵爲令之計可使天下之吏仕至某者皆徙荆襄唐鄧許汝陳蔡之間今士大夫無不樂居於此者故恐獨往而不能濟彼見其儕類等夷之人莫不在焉則其去惟恐後耳此其所謂因人之情夫天下不能歲歲而豐也則必有饑饉流亡之所民方其困急時父子且不能相顧又安知去鄉之爲戚哉當此之時募其樂徙者而使所過廩之費不甚厚而民樂行此其所謂因時之勢然此二者皆授其田貸其耕耘之具而緩其租然後可以固其意夫如是天下之民其庶乎有息肩之漸也

較賦役

自兩稅之興因地之廣狹瘠腴而制賦因賦之多少而制役其初蓋甚均也責之厚賦則其財足以供責之重役則其力足以堪何者其輕重厚薄一出於地而不可易也戶無常賦視地以爲賦人無常役視賦以爲役是故貧者鬻田則賦輕而富者加地則役重此所以度民力之所勝亦所以破兼并之門而塞僥倖之源也及其後世歲月

既久則小民稍稍爲姦度官吏耳目之所不及則雖有法禁公行而不忌今夫一戶之賦官知其爲賦之多少而不知其爲地之幾何也如此則增損出入惟其意之所爲官吏雖明法禁雖嚴而其勢無由以止絕且其爲姦常起於貿易之際夫鬻田者必窮迫之人而所從鬻者必富厚有餘之家富者恃其有餘而邀之貧者迫於飢寒而欲其速售是故多取其地而少入其賦有田者方其窮困之中苟可以緩一時之急則不暇計其他日之利害故富者地日以益而賦不加多貧者地日以削而賦不加少又其姦民欲計免其賦役者割數畝之地加之以數倍之賦而收其少半之直或者亦貪其直之微而取爲是以數十年來天下之賦大抵淆亂有兼并之族而賦甚輕有貧弱之家而不免於重役以至於破敗流移而不知其所往其賦存而其人亡者天下皆是也夫天下不可以有僥倖也天下有一人焉僥倖而免則亦必有一人焉不幸而受其弊今天下僥倖者如此之衆則其不幸而受弊者從可知矣三代之賦以什一爲輕今之法本不

至於什一而取然天下嗷嗷然以賦斂爲病者豈其歲久而姦生偏重而不均以至於此歟雖然天下皆知其爲患而不能去何者勢不可也今欲按行其地之廣狹瘠腴亦將一切出於其意之喜怒而其患益深是故士大夫畏之而不敢議而臣以爲此最易見者顧弗之察耳夫易田者必有契契必有所直之數具所直之數必得其廣狹瘠腴之實而官必據其所直之數而取其易田之稅是故欲知其地之廣狹瘠腴可以其稅推也久遠者不可復知矣其數年之間皆足以推較求之故府猶可得而見苟其稅多者則知其直多其直多者則知其田多且美也如此而其賦少其役輕夫人亡而賦存者可以有均矣鬻田者皆以其直之多少而給其賦重爲之禁而使不敢以不實之直而書之契則夫自今以往者貿易之際爲姦者其少息矣要以知凡地之所直與凡賦之所宜多少而以稅參之如此則一持籌之吏坐於帳中足以周知四境之虛實不過數月而民得以少蘇不然十數年之後將不勝其弊重者日以輕輕者日以重而未知其所終也

教戰守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懾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豢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蹷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爲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徤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鬬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　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

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爲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挠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去姦民

自昔天下之亂必生於治平之日休養生息而姦民得容於其間蓄而不發以待天下之釁至於時有所激勢有所乘則潰裂四出不終

朝而毒流於天下聖人知其然是以嚴法禁督官吏以司察天下之
姦民而去之夫大亂之本必起於小姦惟其小而不足畏是故其發
也常至於亂天下今夫世人之所憂以爲可畏者必曰豪俠大盜此
不知變者之說也天下無小姦則豪俠大盜無以爲資且其治平無
事之時雖欲爲大盜將安所容其身而其殘忍貪暴之心無所發洩
則亦時出爲盜賊聚爲博奕群飲於市肆而叫號於郊野小者呼雞
逐狗大者推牛發冢無所不至捐父母棄妻孥而相與嬉遊凡此者
舉非小盜也天下有業鋤耕不務相率而剽奪者皆鄉之小盜也昔
三代之聖王果斷而不疑誅除擊去無有遺類所以擁護良民而使
安其居及至後世刑法日以深嚴而去姦之法乃不及於三代何者
待其敗露自入於刑而後去也夫爲惡而不入於刑者固已衆矣有
終身爲不義而其罪不可指名以附於法者有巧爲規避持吏短長
而不可詰者又有因緣幸會而免者如必待其自入於刑則其所去
者蓋無幾耳昔周之制民有罪惡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

坐諸嘉石重罪役之朞以次輕之其下罪三月役使州里任之然後
有而舍之其化之不從威之不格患苦其鄉之民而未入於五刑者
謂之罷民凡罷民不使冠帶而加明刑任之以事而不齒於鄉黨由
是觀之則周之盛時日夜整齊其人民而鋤去其不善譬如獵人終
日馳驅踐蹂於草茅之中搜求伏兎而搏之不待其自投於網羅而
後取也夫然故小惡不容於鄉大惡不容於國禮樂之所以易化而
法禁之所以易行者由此之故也今天下久安　天子以仁恕爲心
而士大夫一切以寬厚爲稱　上意而懦夫庸人又有僥倖務出罪
人外以邀雪冤之賞而內以待陰德之報臣是以知天下頗有不誅
之姦將爲子孫憂宜明敕天下之吏使以歲時糾察凶民而徙其尤
無良者不必待其自入於刑而間則命使出按郡縣有子不孝有弟
不悌好訟而數犯法者皆誅無赦誅一鄉之姦則一鄉之人悅誅一
國之姦則一國之人悅要以誅寡而悅衆則雖舜亦如此而已矣天
下有三患而蠻夷之憂不與焉有內大臣之變有外諸侯之叛有匹
夫羣起之禍此三者其勢常相持內大臣有權則外諸侯不叛外諸
侯彊則匹夫羣起之禍不作今者內無權臣外無彊諸侯而萬世之
後其可憂者姦民也臣故曰去姦民以爲安民之終云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八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九

東坡先生

策別

厚貨財

省費用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而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己以就人則易爲功仰人以援己則難爲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爲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蓋亦反其始而思之夫鄉者豈能寒而不衣饑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爲病者何以異此

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荊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産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榷酒有課茶有算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爲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于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爲之祠廟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爲者也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視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爲費豈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廄長廄長立而馬益癯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定軍制

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爲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千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

間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其費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爲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于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于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唯以自贍養而又有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其兵雖聚于京師而天下亦不至于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京畿三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乎吳蜀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斂之厚至于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于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　太祖　太宗躬擐甲冑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於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爲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饋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鬬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爲休息閑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羣起而譟呼此何爲者也天下一家且數十百年矣民之戴君至于海隅無以異於畿甸亦不必強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妖賊與近歲貝州之亂未必非禁

兵致之臣愚以爲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嘗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嘗以抗衡于上國又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土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于賤隷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之訓也苟禁兵可以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土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于意外戴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饋之勞費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訓兵旅

蓄材用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爲城郭不足守歟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于鰍蚖之所蟠豝豚之所伏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于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虜舉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辭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　朝廷之士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絶之議非不欲絶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　朝廷無所恃也沿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　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爲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

名而唯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爲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然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內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聞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邊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囂然莫不自以爲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于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爲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

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爲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彊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練軍實

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爲閒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兵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彊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彊蓋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斂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爲兵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營伍之中而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爲商居不得爲農而仰食於官至于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彊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于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爲

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爲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爲兵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以及近歲青齊之饑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爲兵者日以益衆舉籍而按之近歲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爲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已上願復爲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爲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爲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爲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爲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日坐食之費而爲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

不過十年而復為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於民常怯賊盜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為兵兵得復還而為民則天下之知兵者眾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將以為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其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倡勇敢

臣聞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

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卻走聞鍾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鬥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飜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飜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飜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飜然者眾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眾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飜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為倡故凡緩急而肯為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于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彊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為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為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為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為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内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

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艱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為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為之倡哉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九

東坡先生

策斷

策斷上

二虜爲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欲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禦者臣愚以爲西北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爲可特設一官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內事苟天下之弊莫不盡去紀綱修明食足而兵彊百姓樂業知愛其君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言之夫天下將興其積必有源天下將亡其發必有門聖人者唯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子無道不與焉蓋有以諸侯彊偪而至於亡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橫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執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內侵而至於亡者二晉是也司馬氏石氏使此七代之君皆能逆知其

所由亡之門而塞之則至于今可以不廢惟其諱亡而不爲之備或備之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救夫天子之勢蟠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大隙焉而日潰之其竅之甚難其取之甚密曠日持久然後可得而間蓋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聖人必於其全盛之時而塞其所由亡之門蓋臣以爲　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內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爲中國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內之禍內之民實執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繼之以吾民臣之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已昔者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待無厭而能久安於無事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特有遠近耳而要以必至於戰敢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危疑擾攘之間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和求和而自

我則其所以爲媾者必重軍旅之後而繼之以重媾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賦而不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嘗聞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小大兵無彊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也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征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常欲和而秦常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彊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橫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爲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爲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爲橫從人之欲爲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鄉者寶元慶曆之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

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餽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持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爲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彊也當時羣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爲敵國無釁而我則發之夫爲國者使人備已則權在我而使已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很顧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而不先之則彼或以批其機矣而我又怨怨焉惡戰而樂罷使敵國知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天下吾安得而爲之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一有敗衄則兢兢焉縮首而去之是故姦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及至憲宗奮而不顧雖小挫而不

爲之沮當此之時天下之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爲威舍之則足
以爲恩臣故曰先發而後能則權在我矣

策斷中

臣聞用兵有可以逆爲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
方戰鬭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爲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
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勾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
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
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勾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
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間踈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
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爲必至於
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鬭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
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爲中
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
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爲憂而臣以爲兵之所

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今夫鄒與魯戰則天下
莫不以爲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爲
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爲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
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强弱之勢將有所
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
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
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
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
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
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恤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
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
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
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以腐敗故
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
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
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
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
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
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
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
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
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
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
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
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
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侔勞佚之不敵
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故我能分
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肄楚而隋之所以狃陳歟夫御戎之術不可

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略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策斷下

其次請論北狄之勢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
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紝之
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
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
故戰則人人自鬭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詎非獨古聖人法
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
可被以羈紲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
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
如湩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
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爲城郭塹爲溝池大倉廩實府庫
明烽燧遠斥堠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棄此
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故

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韍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韍冕而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彊黃池之會彊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彊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氐羌之類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爲之君長如劉元海符堅石勒慕容儁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強者至有天下太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師覩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爲所并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扑行於殿陛貴爲將相而不免囚徒之恥宜其有惋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爲吾用亦以間疏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 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 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諜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爲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爲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啣窶數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徵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憊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伏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爲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

東坡先生

策

禹之所以通水之法

自禹而下至於秦千有餘年濱河之民班白而不識濡足之患自漢而下至於今數千年河之爲患緜緜而不絶豈聖人之功烈至漢而熄哉方戰國之用兵國于河之壖者三晉爲多而魏文侯時白圭治水最爲有功而孟子譏其以鄰國爲壑自是之後或決以攻或潴以守新坊交興而故道旋失然聖人之迹尚可以訪之於耆老秦不亟治而遺患於漢漢之法又不足守夫禹之時四瀆唯河最難治以難治之水而用不足守之法故歷數千年而莫能以止也聖人不憐生民謀諸廊廟之上左右輔弼之臣又訪諸布衣之間苟有所懷孰敢不盡蓋陸人不能舟而没人未嘗見舟而便操之親被其患知之宜詳　當今莫若訪之海濵之老民而與天下之水學古者斯有決塞之事必使通知經術之臣計其利害又使水工行視地勢不得其工不可以濟也故夫三十餘年之間而無一人能與水利者其學亡也禹貢之說非其詳矣然而高下之勢先後之次水之大小與其蓄洩之宜而致力之多少亦可以槩見大抵先其高而後低下始於北之兾州而東至於青徐南至於荊揚而西訖於梁雍之間江河淮泗既平而衡漳洚水伊洛瀍澗之屬亦從而治濰淄會導九川瀦大野陂九澤而蓄洩之勢便兖州作十三載而嵎夷既略故其用力各有多少之宜此其凡也孟子曰禹之治水也水由地中行此禹之所以通其法也愚竊以爲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河水湍悍雖亦其性然非堤防激而作之其勢不至如此古者河之側無居民棄其地以爲水委今也堤之而廬民其上所謂愛尺寸而忘千里也故曰堤防省而水患衰其理然也

修廢官舉逸民

古者民羣而歸君君擇臣而教其民其初蓋甚簡也唐虞以來頗可見矣歷夏商至周法令日滋而官亦隨益故其數三百六十蓋亦不得已也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又曰夏商官倍亦克用乂言其官雖多於古而天下亦以治也周之衰也宣王振之號爲中興而壐黎之後失其守而爲司馬氏陵遲至孔子之時周公之典蓋壞矣卿世卿大夫世大夫而賢者無以進孔子慨然而歎欲修廢官舉逸民以歸天下之心行四方之政而春秋亦譏世祿之臣蓋傷時之至也自秦更三代之制官秩一變漢循其舊往往增置歷世沿襲以至于今遂爲大備遇恐冗茍之耗民而不知廢官之可舉也然古之官其名存其實亡者多矣司農卿不責以金穀之虛贏尚書令不問以百官之殿最此豈非王體之重歟　國家自天聖中詔天下以經術古文爲事自是博學之君子莫不羣進於有司然所以待之之禮未盡故潔廉難合之士尚未盡出今優其禮而天下之逸民至矣且夫山嵓林谷之士雖有豪傑之才固未知有簿書吏事也而剛毅訐直不識諱忌故先王置之拾遺補闕之間此其屬任之方也噫自孔子没世之君子安其富貴而不復思念天下有廢而不修之官逸而不舉之民今　明策丁寧而求之以發孔子千載之長憂此天下之幸也

天子六軍之制

周禮之言田賦夫家車徒之數聖王之制也其言五等之君封國之大小非聖人之制也戰國所增之文也何以言之按鄭氏說武王之時周地狹小故諸侯之封及百里而止周公征伐不服斥大中國故大封諸侯而諸公之地至五百里不知武王之時何國不服而周公之所征伐者誰也東征之役見于詩書豈其除地千里而史不載耶此甚可疑也周之初諸侯八百春秋之世存者無數十鄭子產有言古者大國百里今晉楚千乘若無侵小何以至此子產之博物其言宜可信先儒或以周禮爲戰國陰謀之書亦有以也王制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孟子之說亦如此此三代之通法魯之車千乘僭也春秋大蒐大閱皆以譏書言其車之多徒之衆非魯之所宜有故曰大也夫周之制四丘爲甸甸出長轂一乘魯之無千甸之

封亦明矣然公車千乘之見于詩何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天子之馬止於十二閑而詩有騋牝三千美其富不誕其僭不害其爲詩也夫千乘之積雖爲七萬五千人而有奏卒處其半焉故三萬者公徒而已魯襄公之十一年初作三軍僖公之世未至於三萬愚又疑夫詩人張而大之也

休兵久矣而國用益困

中國之有夷狄之患猶人之有手足之疾也不忍藥石之苦鍼砭之傷一旦流而入於骨髓則愚恐其苦之不止於藥石而傷之不止於鍼砭也中國以禽獸視二虜故每歲啖以厚利使就羈紲聖人之愛中國而不欲殘民之心古未甞有矣然夷狄貪惏漸不可啓日富日驕久亦難制故自寶元以來賦斂日繁雖休兵十有餘年而民適以困者潛削而不知也昔　先皇帝震怒舉大兵問罪匈奴師不踰時而醜虜就盟西夏之役邊臣治兵振旅不及數年旋亦解甲彼其時之費與今無已之賂不可以同日而語矣　天子恭儉過於文景百

官奉法無敢踰僭而二虜者實殘吾民此天下雄俊英偉之士所以搤腕而太息也且夫舉天下之大而誅數縣之虜故上下交足而內外莫不驩欣蓋有限之財而塞無厭之心故取於民者必多而瘠於國者愈急此天下之所明知而易達之理惟上之人實圖之

關隴游民私鑄錢與江淮漕卒爲盜之由

三代之所以養民者備矣農力耕而食工作器而用商賈資焉而通之於天下其食無不義之食也其器無不義之器也商賈通人而不以不義資之也夫以飲食器用之利而皆以義得焉使民之所以要利者非義無由也後之世賦取無度貨幣無法義窮而詐勝夫三代之民非誠好義也使天下之利皆出於義而民莫不好也後之所以使民要利者非詐無由也是故法令日滋而弊益煩刑禁甚嚴而姦不可止嗚呼久矣其如此也治其本朝令而夕從救其末百世不改也私冶之弊始於錢輕使錢之直若金之直雖賞之不爲也今秦蜀之中又裂紙以爲幣符信一加化土芥以爲金玉奈何其使民不奔而趍之也夫樂死而惡生者天下之至情也我且以死衙之然猶相繼而赴於市者饑寒驅其中而無以自生也曰等死耳而或免焉漕卒之從生於窮之而無告家乎舟楫之上長子孫乎江淮之間布褐不完藜藿不給大冬積雪水之至涸而龜手爛足者累歲不得代不爲盜賊無所逞志若稍優其給而代其勞宜亦衰息且夫見利而不動者伯夷叔齊之事也窮困而不爲不義者顏淵之事也以伯夷叔齊顏回之事而求之無知之民亦已過矣故夫廷尉大農之所患者非民之罪也非兵之罪也上之人之過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一

東坡先生

策問

孔子賛易有申爻辭而無損益者

問易之爲書要以必可爲必然可指之論也其始有畫而無文後世聖人始爲之辭蓋亦微見其端而其或爲仁或爲義或小或大則付之後世學者之分然世益久遠則學者或入於邪說故凡孔子之所爲賛易者特以防閑其邪說使之縱橫旁午要不失正而非以爲必然可指之論也是故其用意廣而其辭約竊嘗深觀之孔子蓋有因爻辭而申言之若無所損益於其辭之義者甚衆比之初六有孚比之無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小畜之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損之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大有之上九自天佑之吉無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佑也夫既已言之矣而孔子又申言之使無所損益

於其辭之義則孔子固多言也乃孔子則有不勝言者故願與諸君論之

王弼引論語之文以解易當否

問聖人之言各有方也苟爲不達執其一方而輙以爲常則天下之惑者不可以勝原矣昔者孔子以爲喪欲速貧死欲速朽而有子以爲非君子之言乃孔子則有所由發也善乎有子之知孔子也語曰禘自既盥而往者吾不欲觀之易曰觀盥而不薦語曰吾豈匏瓜也哉安能繫而不食易曰以杞包瓜有隕自天是二者其言則同而其所以言者可得而同歟王弼之於易可以爲深矣然因其言之適同遂以爲訓使學者不得不惑亦不可不辯

韓子論荀楊荀卿議六子班固論子長范曄論班固

問古之作者苟非聖人皆有所偏徇其偏則已流歷其長則已苛二者皆非所謂善學也君子以其身之正知人之不正以人之不正知其身之有所未正也既以正人又反以正已此所以寡過而成名也昔者韓子論荀楊之疵而韓子之疵有甚於荀楊荀卿議六子之蔽而荀卿之蔽不下於六子班固之論子長也以爲是非謬於聖人而范曄之論班固也以爲目見毫毛而不見睫自今而觀之不知范氏之書其果逃於目睫之論也歟其未也而莫或正之故願聞數子之得失非務以相高而求勝蓋亦樂夫儒者之以道相正也

漢之禍凡六變

問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於其所不憂也請借漢以言之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當時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仆滅而不復續及至呂氏之禍則由異姓也呂氏既已滅矣而吳楚之憂幾至於亡國方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爲變則又過於異姓遠矣文景之世以爲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至於武帝諸侯之難少衰而匈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爲天下之憂止於此矣

及昭宣元成之世諸侯王既已無足憂者而匈奴又破滅臣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於中絶而不救則其所不慮之王氏也世祖既立上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而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抑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爲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搤腕而遊談者以爲天子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將而內脅其君宦官既誅無遺類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輙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之勢其皆有以取之與抑將不可推如江河之徙移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而莫之爲也今將使事至而應之患至而爲之謀則天下之患不可以勝防而教化不可以睹變矣則亦將朝文而暮質忽寬而驟猛歟意者亦可以長守而不變雖有小患而不足卹者歟願因論漢而極言其所以然

關中戰守古今不同與夫用兵之難易

問古者師出受成於學兵固學者之所宜知也今關中之事又諸君之所親履而日見者昔者六國之勢秦盡有今關中之地地不加廣也而東備齊南備楚近則備韓魏遠則備燕趙有敵國之憂而無中原之助然而當是時也攘却西戎至千餘里今也天下爲一獨以關中之地西備羌戎三方無敵國之憂而又內引百郡以爲功惴惴焉自固之不暇以百倍之勢而無昔人分毫之功此不可不論也古之爲兵者戍其地則用其地之民戰其野則食其野之粟守其國則乘其國之馬是以外彼兵而內不知此所以百職而不殆也今則不然戍邊用東北之人糴糧用內郡之錢騎戰用西羌之馬是以一郡用兵而百郡騷然此又不可不論也昔者衛爲狄所滅齊威公以車三十乘封文公於楚丘及其末年至三百乘故其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以爲資之四夷則衛之所近者莫若狄[illegible]也狄與衛爲仇雖其勢必不以馬與衛然則衛獨以何術而能致[illegible]如此之多耶今欲使被兵之郡自用其民自食其粟自乘其馬而不得其術故願問其詳

取人用人之法

問任人而不任法則法簡而人重任法而不任人則法繁而人輕法簡而人重其弊也請謁公行而威勢下移法繁而人輕其弊也人得苟免而賢不肖均此古今之通患也夫欲人法並用輕重相持當安所折衷使近古而宜今有益而無損乎今舉於禮部者皆用糊名易書之法選於吏部者皆用長守不易之格六卿之長不得一用其意而胥吏姦人皆出沒其間此豈治世之法哉如使有司皆若唐以前得自以其意進退天下士大夫官吏恣擅流言紛紜之害將何以止之夫古之人何修而免於此夫豈無術不講故也願聞其詳

賞功罰罪之疑

問古之爲爵賞所以待有功也以爲有功而後爵天下必有遺善是故有無功而爵者六德六行以興賢人是也古之爲刑罰所以待有罪也以爲有罪而後罰則天下必有遺惡是故有無罪而罰者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是也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惟其有功故有以爲賞之之名惟因其有罪故有以爲罰之之狀而天下不爭今使無功之人名之以某德而爵之無罪之人狀之以某惡而誅之則天下不知其所從而上亦將眊亂而喪其所守然則古之人將何以處此歟　方今法令明具政若畫一然猶有冒昧以僥倖巧詆以出入者又況無功而賞無罪而罰歟古之人將必有以處此也

引經斷獄

問古者禮刑相爲表裏禮之所去刑之所取詩曰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而漢之盛時儒者皆以春秋斷獄今世因人以立事因事以立法事無窮而法日新則唐之律令有失其本矣而況禮與春秋儒者之論乎夫欲追世俗而忘反則教化日微泥經術而爲陋則人情不安願聞所以折衷於斯二者

漢唐不變秦隋之法近世乃欲以新易舊

問昔漢受天下於秦因秦之制而不害爲漢唐受天下於隋因隋之制而不害爲唐漢之與秦唐之與隋其治亂安危至相遠也然而卒無所改易又況於積安久治其道固不事變也世之君子以爲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病其說之不效急於有功而歸咎於法制是以頻年遣使冠蓋相望於道以求民之所患苦罷去茶禁歸之於民不以刑獄委任武吏至於考功取士皆有所損益行之數年卒未見其成而紛紜之議爭以爲不便嗟乎此特其小者耳事之可變將復有大於此者今欲盡易天下之驕卒以爲府兵盡驅天下之異教以爲齊民盡衆天下之惰吏以爲考課盡率天下之游手以爲農桑其爲拂世厲俗非特如今之所行也行其小者且不能辨則其大者又安敢議然則是終不可變歟抑將變之不得其術歟將已得其術而紛紜之議不足䘏歟無乃其道可變而不在其迹歟所謂勝殘去殺者其卒無效歟願條其說

勸而或治或亂斷而或與或奪信而或安或危

問所貴乎學士大夫者以其通古今而考成敗也昔之人嘗有以是成者我必襲之嘗有以是敗者我必反之如是其可乎昔之為人君者非不能勤然而或勤以治亦或以亂文王之日昃漢宣之厲精始皇之程書隋文之傳餐其為勤一也昔之為人君者患不能斷然而或斷以興亦或以衰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征蔡苻堅之南伐宋人之北侵其為斷一也昔之為人君者患不信其臣然而或信以安亦或以危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其為信一也此三者皆人君之所難有志之士所常咨嗟慕望曠世而不獲者也然考此數君者治亂興衰安危之效相反如此豈可不求其故歟夫貪慕其成功而為之與懲其敗而不為此二者皆過也學者將何取焉按其已然之迹而詆之也易推其未然之理而辨之也難是以未及見其成功則文王之勤無以異於始皇而方其未敗也苻堅之斷與晉武何辨請舉此數君者得失之源所以相反之故將詳觀焉

隋文帝戶口之蕃倉廩府庫之盛

問古者以民之多寡為國之貧富故管仲以陰謀傾魯梁之民而商鞅亦招三晉之人以幷諸侯當周之盛時其民物之數登於王府者蓋拜而受之自漢以來丁口之蕃息與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其貢賦輸籍之法必有可觀者然學者以其得天下不以道又不過再世而亡是以鄙之而無傳焉孔子曰不以人廢言而況可以廢一代之良法乎文帝之初有戶三百六十餘萬平陳所得又五十萬至大業之始不及二十年而增至八百九十餘萬者何也方是時布帛之積至於無所容資儲之在天下者至不可勝數及其敗亡塗地而洛口諸倉猶足以致百萬之衆其法豈可少哉　國家承平百年戶口之衆有過於隋然以今之法觀之特便於徭役而已國之貧富何與焉非徒無益於富今且以多為患生之者寡食之者衆是以公私枵然而百弊並生夫立法創制將以遠追三代而曾隋氏之不及此豈可不論其故哉

漢文帝之行事有可疑者三

問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孟子之至於斯也亦可謂用力省而成功博矣　陛下嗣位于今四年未言而民信之無為而天助之雖羣臣有司不足以識知盛德之所在然竊意其萬一殆專以仁孝禮義好生納諫治天下也子大夫生於此時而又以德行道藝賓興于庭將必有意於孟子之言正君而國定願聞所謂一言而興邦修身而天下服者夫堯舜尚矣學者無所復議自漢以來道德純備未有如文帝者也今考其行事而可疑者三上林令吏之不才而虎圈嗇夫才之過人者也才者遺而不錄不才者置而不問則事之不瘝壞者有幾然則兵偃刑措何從而致之南越不臣寵以使者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自立以邀旄鉞者何異不幾於姑息苟簡之政歟傳曰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文帝不及賈生自以為過之既見不如也文帝豈霸者歟帝自以為不如而魏文帝乃以為過之此又何也抑過之為賢

歟將自謂不如為賢歟漢文之所以為文帝以是三者而可疑如此故願與子大夫論之以待　上問而發焉

宰相不當以選舉為嫌

問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文武之功未有不以得人而成者也仲尼旅人也而門人可使南面重耳亡公子也而從者足以相國漢之得人盛於武宣皆拔之芻牧之中而表之公卿之上世主不以為疑士大夫不以為嫌者風俗厚而論議正也宋蔡廓為吏部尚書黃散以下皆得自用而廓以為薄已今自宰相不得專選舉一命以上皆得付之定法此何道也昔常袞當國雖盡公守法而賢愚同滯天下譏之及崔貽孫相不及一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號稱得人故建中之政幾同正觀夫使宰相守法如常袞則不免於賢愚同滯之譏用人如貽孫則必有威福下移之謗欲望得人於微陋之中而成功於繩墨之外豈不難哉子大夫學優而求用者也當何施於今而免於斯二者願極言之

省冗官裁奉給

問歷觀前世天下初定民始休息上下既厭亂而思靜上亦虛心而無作是以公私富溢刑罰清省及其久安無變則夸者喜名智者貪功生事以爲樂猶無病而自灸則天下騷然財屈力殫而民始病矣自漢以來鮮不由此漢初置郡不過六十而文景之化幾致刑措及唐中葉列三百州爲千四百縣而政益荒是時宿兵八十餘萬民去爲商賈度爲佛老雜入科役率常十五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流弊之極至元和中乃命段平仲韋貫之許孟容李絳一切齧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民以少紓而上下相安無剋核之怨今　朝廷無事百有餘年雖　六聖相授求治如不及而吏惰民勞蓋不勝弊今者驕兵冗官之費宗室貴戚之奉邊鄙將吏之給蓋十倍於往日矣安視而不卹歟則有民窮無告之憂以義而裁之歟則有拂逆人情之患夫元和之世彼四子者何獨能之子大夫雖未仕其詳有所不知而救此之道當講其要願悉著于篇

師　仁宗之忠厚法　神考之勵精

問傳曰秦失之彊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至其後世有凌微之憂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而其末流亦有劫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尚功三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皆不免於衰亂其故何哉　國家承平百年　六聖相授爲治不同同歸於仁今　朝廷欲師　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　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漢文寬仁長者至於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不聞其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於文學理法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責過甚之失何修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所以然之故而條具所當行之事悉著于篇以備採擇

兩漢政俗

問古之君子見禮而知俗聞樂而知政於以論興亡之先後考古以詔今蓋學士大夫之職而人主與羣臣之所欲聞也請借漢而論之西漢十二世而有道之君六雖成哀失德禍不及民宜其立國之勢彊固不拔而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談笑而取之東漢自安順以降日趨於衰亂而桓靈之虐甚於三季其勢宜易動而董呂二袁皆以絕人之姿欲取而不敢曹操功蓋天下其才百倍王莽盡其智力終身莫能得夫治亂相絕而安危之效相反如此願考其政察其俗悉陳其所以然者

冗官之弊水旱之災河決之患

問　國家及閑暇無事時闢三館以儲士既命丞弼之臣各舉所知又詔有司發策而訪焉非獨以觀子大夫之能抑欲聞天下之要務當今之滯論也官冗之弊久矣而近歲尤甚文武之吏待次於都下者幾數千人坐視而不救歟則下有食貧失職之歎裁損入流減削任子以救之歟則上有傷恩失士之憂河朔之民不安其居久矣一遇水旱則扶老攜幼轉徙而南下令而禁之歟則民宛死而翹生令必不行聽其南而不禁歟則河朔漸空而流民聚於南方有足憂者河自近歲屢決而西聽其西而不塞歟則汎濫千里農民失業塞而歸之故道歟則水未必聽或至於齧壞都邑此三者皆安危之所係利害相持而未決者也子大夫講之熟矣願聞其說

擬　殿試

問　皇帝若曰嗚呼維天佑民實相乃后錫以多士咸造在廷顧朕不德何以致此永惟大夫釋畝之安輕千里之遠而從朕遊者夫豈爲利祿哉聞之於師而欲獻之於君修之於家而欲刑之於國者大夫之本意也朕願聞之朕即位改元于今三年雖未及孔子之有成猶當庶幾於子路之言有勇且知方者而風俗未厚刑政未清陰陽未和厥咎安在朕虛心忘己以來讜言而　朝廷闕失之政斯民利害之實有所未聞含垢藏疾以待四夷而洮戎未叙兵不得解施舍已責損利與民而農民未安商賈不行此三者朕之所疑日夜以思而未獲者也其悉言之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二

東坡先生

書

上　神宗皇帝

熙寧四年二月日具位臣蘇軾謹昧死再拜上書　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　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　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　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强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絶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　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　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彊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膽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　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　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恃人臣恃　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　陛下之法故能勝伏疆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逭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輕易喪志詎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

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彊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彊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　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　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内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説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意而度於　朝廷遂以爲謗謂　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　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踴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説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剋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　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　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　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

罷　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鬬獸亦可謂拙謀矣　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　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　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

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藉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爲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　陛下試取其傳而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　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

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　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　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　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　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眞謂　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堤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深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

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桑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　陛下誠慮

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稅之外生出科名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耳

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矣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　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　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　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　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　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　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

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情願人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匄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　陛下欲考其實則必然問人人知　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　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洪羊之說買賤賣貴謂

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　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　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　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

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橈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 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 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 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狥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 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强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彊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强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

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彊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臣願 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 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彊使 陛下富如隋彊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尫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尫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愼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愼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其氣而助彊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 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

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愼無擾獄市黄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僥薄以及播遷我 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 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 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 朝廷之福亦豈 陛下所願哉漢文欲

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黄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黄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虞此而况其他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

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
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
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
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
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
沉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
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
間一事聱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
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
貧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
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
之士益多惟　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
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其數年之後
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

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以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
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
實亂矣惟　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
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
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末必有
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當
先立法以救弊　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
似內重恭惟　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億度而周知
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
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
即超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　天
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　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
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
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

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
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　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
養貓所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所以防姦不可以
無姦而畜不吠之狗　陛下得不上念　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
孫立萬世之防　朝廷綱紀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
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
臺諫亦擊之及至　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
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
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
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
起臣恐自兹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
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
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
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

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
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
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
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
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大聖
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
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
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
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
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
械閱習鼓旗皆　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
辭然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
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
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

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册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　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　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　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　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　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　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仰具述所以然之狀　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　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　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　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于再三感　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　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書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三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四

東坡先生

奏議

書

論時政

臣聞之益戒于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之德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秦穆喪師于崤悔痛自誓孔子錄之自古聰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號爲秦漢以來百王之冠也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耶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足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破之此理甚明猶饑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　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世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蠢不識忌諱進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術淺陋不足以感動　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雜然爭言不便以至臺諫二三人本其所與締交唱和表裏之人也然猶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而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者孰肯終始膠固不自湔洗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不願檢詳如逃垢穢惟恐不脫之人情畏惡一至於此近者中外讙言　陛下已有悔悟意道路相慶如蒙大賚實望　陛下於旬日之間渙發　德音洗蕩乖僻追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令者側聽所爲不過使監司體量抑配而已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兄臂之不可紾而姑勸以徐知鄰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　陛下以爲此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爲此法譬之醫者之用毒藥以人之死生試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豈非　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藥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

過爲危論以聳動　陛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足以生變今　陛下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成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閒貶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新青苗使者多置閑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　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牓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示不復用所削者一人而已然士莫不悵恨者以　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爲功更相扇搖以爲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十以上便不能誦記注義爲明經之學若法令一行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材短長終不在此自秦焚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他哉亦以失業而亡所歸也故臣願

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而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源有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旦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爲　陛下收板蕩止土崩乎去歲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爲樂併告　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興告虎翼吏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陛下以爲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廼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　必難收索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爲　陛下官吏不亦難乎故臣以爲既行青苗使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人皆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徙義修慝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充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愷戮力排之及充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望惟新之化而馮紞之徒更相告語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矣於是相與獻謀而充復留則晉氏之亂成於此矣自古惟小人爲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破壞是以爲之計謀遊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覘　陛下爲進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相率而逝矣豈皆如臣等輩偷安懷祿而不忍去哉猖狂不遜忤　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寬恩俯伏引領以待誅殛

代張方平諫用兵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

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所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　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彊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

克已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
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
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
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
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擧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
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　仁宗皇
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
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内晏然兵休事已
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
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　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疆即位以來
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
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
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爲橫山之
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

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
騷然　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　陛下作之是以吏
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　陛下也尚賴　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祐
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　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
求勝以稱　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橫山熊本發
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
之地以爲武功使　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彊砥礪奮於功
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
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
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　陛下喜於
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
之後　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
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産鬻賣男女薰
眼折臂自經之狀　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

聲　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鼈以爲膳羞食者
甚美死者甚苦使　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
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
且使　陛下將卒精彊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
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
年以來公私窘乏内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
盡百官俸廪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擧動雖有智者無
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蜂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
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
内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嘆
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擧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
以之擧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擧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
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
死將半天心之向可以見矣而　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

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
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　陛下
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
安靜無爲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　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
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
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
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
遠今　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人
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
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
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已從人惟
義是聽者也今　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
已者誠見　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
望於　陛下且意　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

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　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
口矣惟　陛下哀而察之

代滕甫論西夏

臣素無學術老不讀書毎欲披竭愚忠上補　聖明萬一而肝肺枯
涸卢無可言近者因病求醫偶悟一事推之有政似可施行惟　陛
下幸臣近患積聚醫云據病當下一日而愈若不下半月而愈然
中年以後一下一衰積衰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之終不以一日
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磨治半月而愈初不傷氣體
力益完因悟近日臣僚獻言欲用兵西方皆是醫人欲下一日而愈
者也其勢亦未必不成然終非臣子深愛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也以
陛下聖明將賢士勇何往不克而臣尚以爲非萬全者俗言彭祖觀
井自係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此言雖鄙而切於事　陛
下愛民憂國非特如彭祖之愛身而兵者凶器動有存亡其陥人可
畏有甚於井故臣願　陛下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爲得也臣

竊觀自古善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滅袁氏最有巧思請試爲　陛
下論之袁紹以十倍之衆大敗於官渡僅以身免而操斂兵不追者
何也所以緩紹而亂其國也紹歸國益驕忠賢就戮嫡庶並爭不及
八年而袁氏無遺種矣向使操急之紹既未可以一舉蕩滅若懼而
修政用田豐而立袁譚則成敗未可知也其後北征烏丸討袁尚袁
熙尚熙走遼東或勸操遂平之操曰彼素畏尚等吾今急之則合緩
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遂引兵還曰吾方使公孫康斬送其首已而
果然若操者可謂巧於滅國矣滅國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兒之
毀齒以漸摇撼之則齒脫而兒不知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毀齒
可以殺兒故臣願　陛下之取西夏如曹操之取袁氏也方元昊疆
時謀臣猛將盡其智力十年而不敢近今者主弱臣彊其國内亂
陛下使偏師一出斬名王虜僞公主築蘭會等州此真千載一時天
以賊授　陛下之秋也兵法有之同舟而遇風則胡越相救如左右
手今秉常雖爲母族所篡以意度之其世家大族亦未肯俯首連臂

爲此族用也今乃合而爲一堅壁清野以抗王師如左右手此同舟
遇風之勢也法當緩之今天威已震臣願　陛下選用大臣宿將素
爲賊所畏服者使兼帥五路聚重兵境上號稱百萬蒐乘補卒牛酒
日至金鼓之聲聞於數百里間外爲必討之勢而實不出境多出金
幣遣間使辯士離壞其黨與且下令曰尺土吾不愛一民吾不有也
其有能以地與衆降者即以封之有敢攘其地掠其人者皆斬不出
一年必有權均力敵内自相疑者人情不遠各欲求全及王師之未
出爭爲先降以邀重賞　陛下因而分裂之即用其酋豪命以爵秩
棊布錯峙務使相仇如漢封呼韓邪通西域故事不過於要害處築
一城屯數千人置一將以護諸部可使數百年函内保境不煩城守
餽運豈非萬全之至計哉臣願〃陛下斷之於中深慮而遠計之夫
爲人臣計與爲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攘地效首虜無以爲功爲　陛
下計惟天下安社稷固耳　陛下神聖冠古動容舉意皆是功德但
能措泰山之安與天地等壽則竹帛不可勝紀而堯舜禹湯不足過

也議者不知出此爭欲急於功名履危犯難以求　聖慮臣竊不取
古人有言省功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劉洎諫唐太宗曰皇天以
不言爲貴聖人以不言爲德老子稱大辯若訥莊子言至道無文且
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内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
須爲社稷自愛人臣愛君未有如洎之深切者也臣竊慕之雖謫守
在外不當妄言然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
涉險阻粗識道路惟　陛下哀愍其愚而憐其意不勝幸甚

代滕甫辯謗乞郡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父窮窘則號
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人臣之所
患不止於疾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赴於
何人伏望　聖慈少加憐察（中謝）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
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
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

言但信道直前謂人如己既蒙深知於
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舂愚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快斯言死未塞責竊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臣言而誅楊惲太宗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
皇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
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毁銷骨巧言鑠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儻因疑似復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
陛下亦難屢赦是以及今無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晉王導乃王敦之弟也而不害其爲元臣崔造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爲宰相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爲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凡今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莩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攻況臣受知於
陛下中興之初効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乃毁訾不忌踐踏無嫌臣何足言有辱
大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既安善地又忝清班非敢别有僥求更思録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怵畏成疾敢望
陛下憫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大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追叙始終之遭逢以詫鄉鄰之父老區區志願永畢於斯伏願
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無任感恩知罪激切屏營之至

狀

朝辭赴定州論事

右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於瀘南明皇不知馴致其事至安禄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爲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則其漸至於此也臣在經筵數論此事
陛下爲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然天下不以爲非者以謂垂簾之際不得不爾也今者祥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雖不肖蒙
陛下擢爲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此爲首冠臣當悉心論奏
陛下亦當垂意聽納
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面辭而
陛下獨以本任闕官迎接人衆爲辭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本任闕官自有轉運使權攝無所闕事迎接人衆不過更支十日糧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
天顔而去有識之士皆謂
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兆見於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戍邊不得一見而行況疎遠小臣欲求自通亦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覩今
陛下聽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
祖宗臨遣將帥故事而襲行垂簾不得已之政此
朝廷有識所以驚疑而憂慮也臣不得上殿於臣之私别無利害而於聽政之始天下屬目之際所損
聖德不小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出門非敢求登對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忠今來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言惟
陛下察臣誠心少加採納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不過數年自然知利害之真識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故作無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夫操舟者常患不見水道之曲折而水濵之立觀者常見之何則操舟者身寄於動而立觀者常靜故也奕棋者勝負之形雖國工有所不盡而袖手旁觀者常盡之何則奕者有意於爭而旁觀者無心故也若人主常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漢景帝即位之初首用鼂錯更易法令黜削諸侯遂成七國之變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終身不敢復言兵武帝即位未幾遂欲用兵鞭撻四夷兵連禍結

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詔封宰相爲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迷故變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於亂雖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常靜無心終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今 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 陛下亦無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功兼三宗之壽不足以報 聖德由此觀之 陛下之有爲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又聞爲政如用藥 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覬萬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輒進此說敢望 陛下深信古語且守中醫安穩萬全之策勿爲惡藥所誤實社稷宗廟之利天下幸甚臣不勝忘身憂國之心冒死進言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議學校貢舉

准 勅講求學校貢舉利害令臣等各具議狀聞奏者右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皁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爲功彊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爲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曆之間以爲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 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養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于是軍旅謀于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于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哉臣以謂今之學者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 陛下視 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孰爲精言語文章與今孰爲優所得文武長才與今孰爲多天下之士與今孰爲辯較此四者而短長之議決矣今議者所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宗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貼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自乎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爲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 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

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 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爲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至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朋黨之論通榜取人又豈足尚哉諸科舉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而爲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爲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

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騖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
二顧視舊學已爲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
能增長亦已疎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願
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總覽衆才經略世務則
在
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
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
風俗凌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曆之政至今爲
笑故孔子罕言命則爲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
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爲聖人粥
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
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
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
名器爵祿所以礪世磨鈍者廢矣　陛下亦安用之而況其實不能

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　陛下明勑有司試之以法言取之
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議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
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

劄子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　御

臣等猥以空踈備員講讀　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
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
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
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
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踈上以格君
心之非下以迪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
贄諫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爲術而贄勸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
消兵爲先德宗各用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
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
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
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以
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
論李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
若　陛下能自得師則莫若近取之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
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
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
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　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
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
之意取　進止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四

東坡先生

書

應制舉上兩制

軾聞古者有貴賤之際有聖賢之分二者相勝而不可以相參其勢
然也治其貴賤之際則不知聖賢之分則不知貴
賤之爲差昔者子思孟軻之徒不見諸侯而耕於野比閭小吏一呼
於其門則攝衣而從之至於齊魯千乘之君操幣執贄因門人以願
交於下風則閉門而不納此非苟以爲異而已將以明乎聖賢之分
而不參於貴賤之際故其攝衣而從之也君子不以爲畏而其閉門
而拒之也君子不以爲傲何則其分定也士之賢不肖固有之矣子
思孟軻不可以人人而求之然而貴賤之際聖賢之分二者要以不
可不知也世衰道喪不能深明於斯二者而錯行之施之不得其處
故其道兩亡今夫軾朝生於草茅塵土之中而夕與於州縣之小吏

其官爵勢力不足較於世亦明矣而諸公之貴至與人主抗禮而周旋
而無問大車駟馬至於門者逡巡而不敢入軾也非有公事而輒至
於庭求以賓客之禮見於下執事固已獲罪於貴賤之際矣雖然當
世之君子不以其愚陋而使與於制舉之末　朝廷之上不以其疏
賤而使奏其猖狂之論軾亦自忘其不肖而以爲是兩漢之主所孜
孜而求之親降色辭而問之政者也其才雖不足以庶幾於聖賢之
間而學其道治其言則所守者其分也是故踽踽然而來仰不知明
公之尊而俯不知其身之賤不由紹介不待辭讓而直言當世之故
無所委曲者以爲貴賤之際非所以施於此也軾聞治事不若治人
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時時者國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
也周之衰也時人莫不苟偷而不立周雖欲其立而不可得也故周
亡秦之衰也時人莫不貪利而不仁秦雖欲其仁而不可得也故秦
亡西漢之衰也時人莫不柔懦而謹畏故君臣相蒙而至於危東漢
之衰也時人莫不矯激而奮厲故賢不肖不相容以至於亂夫時者

豈其所自爲耶王公大人實爲之軾竊論其時之病而以爲其權在
諸公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諸公之所惡天下莫不惡故軾敢以
今之所患二者告於下執事其一曰用法太密而不求情其二曰好
名太高而不適實此二者時之大患也何謂用法太密而不求情昔
者天下未平而法不立則人行其私意仁者遂其仁勇者致其勇君
子小人莫不以其意從事而不困於繩墨之間故易以有功而亦易
以亂及其治也天下莫不趨於法不敢用其私意而惟法之知故雖
賢者所爲要以如法而止不敢於法律之外有所措意夫人勝法則
法爲虛器法勝人則人爲備位人與法並行而不相勝則天下安今
自一命以上至於宰相皆以奉法循令爲稱其職拱手而任法曰吾
豈得自由哉法既大行故人爲備位其成也其敗也其治也其亂也
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弊豈不亦甚矣哉昔者漢高之時留侯
爲太子少傅位於叔孫之後而周昌亦自御史大夫爲諸侯相天下
有緩急則功臣左遷而不怨此亦知其君臣之懽不以法而相持也

今天下所以任法者何也任法生於自疑自疑生於多私惟天下之
無私則能於法律之外有以效其智何則其自信明也夫唐永泰之
間姦臣執政政以賄成德宗發憤而用常衮衮一切用法四方奏請
莫有獲者然天下否塞賢愚不分君子不以爲能也崔祐甫爲相不
至朞年而除吏八百多其親舊或者以爲譏祐甫曰不然非親與舊
則安得而知之顧其所用如何爾君子以爲善用法今天下泛泛焉
莫有深思遠慮者皆任法之過也何謂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昔者聖
人之爲天下使人各致其能以相濟也不一則不專不專則不能自
堯舜之時而伯夷后夔稷契之倫皆不過名一藝辦一職以盡其能
至於子孫世守其業而不遷夔不敢自與於知禮而契不敢自任於
播種至於三代之際亦各輸其才而安其習以不相犯躐凡書傳
所載者自非聖人皆止於名一藝辦一職故其藝未嘗不精而其職
未嘗不舉後世之所希望而不可及者由此故也下而至於漢其君
子各務其所長以相左右故史之所記武宣之際自公孫魏邴以下

皆不過以一能稱於當世夫人各有才才各有小大大者安其大而
無忽於小小者樂其小而無慕於大是以各適其用而不喪其所長
及至後世上失其道而天下之士皆有侈心耻以一藝自名而欲盡
天下之能事是故喪其所長而至於無用今之士大夫其實病此也
仕者莫不談王道述禮樂皆欲復三代追堯舜終於不可行而世務
因以不舉學者莫不論天人推性命終於不可究而世教因以不明
自許太高而措意太廣太高則無用太廣則無功是故賢人君子布
於天下而事不立聽其言則侈大而可樂責其效則汗漫而無當此
皆好名之過深惟古之聖賢建功立業興利捍患至於百工小民之
事皆有可觀不若今世之因循鹵莽其故出於此二者歟伏惟明公
才略之宏偉度量之寬厚學術之廣博聲名之煒爗冠於一時而振
於百世百世之所望而正者意有所向則天下奔走而趨之則其慼
時憂世之心或有取於斯言也軾將有深於此者而未敢言焉不宣
軾再拜

上富丞相

軾聞之進說於人者必其人之有間而可入則其說易行戰國之人
貪天下之士因其貪而說之危國之人懼天下之士因其懼而說之
是故其說易行古之人一說而合至有立談之間而取公相者未嘗
不始於戰國危國何則有間而可入也居今之世而欲進說於明公
之前不得其間而求入焉則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矣地方數
里而制於一姓極天下之尊而盡天下之富不可以有加矣而明公
爲之宰四夷不作兵革不試是明公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也方西
戎之熾也狄人乘間以跨吾北中國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辭是
明公之勇冠於天下也明公居於山東而傾河朔之流人父棄其子
夫棄其妻而自歸於明公者百餘萬明公人人而食之旦旦而撫之
此百萬人者出於溝壑之中而免於烏鳶豺狼之患生得以養其父
母而祭其祖考死得以使其子孫葬埋祭祀不失其故常是明公之
仁及於百世也勇冠於天下而仁及於百世士之生於世如此亦足
矣今也處於至足之勢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羨慕於天下之功名也
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書莫不盡讀禮樂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
盛衰四海之內地里之遠近山川之險易土物之所宜莫不盡知當
世之賢人君子與夫姦僞險詐之徒莫不盡究至於曲學小數茫昧
儻悅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咀其英泛其流而涉其源雖自謂當
世之辯不能傚之以其所不知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畏憚於天下之
博學也名爲天下之賢人而貴爲天子之宰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
無羨於功名而無畏於博學是其果無間而可入也天下之士果不
可以進說也軾也聞之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日
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官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朝
夕以交戒我猶以爲未也而作詩以自戒其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
隅夫衛武公惟居於至足而自以爲不足故其沒也謚之曰睿聖武
公嗟夫明公豈以其至足而無間以拒天下之士則士之進說者亦
何必其間之入哉不然軾將誦其所聞而明公試觀之夫天下之小

人所爲奔走輻湊於大人之門而爲之用者何也夫大人得其全小人
得其偏大人得其全故能兼受而獨制小人得其偏是以聚而求合
於大人之門古之聖人惟其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以爲非偏則
莫肯聚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偏夫惟全者之不可以多有也故
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其全而責其偏夫彼若能全將亦爲我
而已矣又何求焉昔者夫子廉潔而不爲異衆之行勇敢而不爲過
物之操孝而不徇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子之全也原憲
廉而至於貧公良孺勇而至於鬬曾子孝而狥其親子路忠而犯其
君凡此者是數子之偏也夫子居其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巍
巍也若夫明公其亦可謂天下之全矣廉而天下不以爲介直而天
下不以爲訐剛健而不爲強敦厚而不爲弱此明公之所得之於天
而天下之所不可望於明公者也明公居其全天下效其偏其誰曰
不可異時士大夫皆喜爲卓越之行而世亦貴狡悍之才自明公執
政而　朝廷之間習爲中道而務循於規矩士之矯飾力行爲異者

衆必共笑之夫卓越之行非至行也而有取於世狡悍之才非眞才
也而有用於天下此古之全人所以坐而收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
行狡悍之才舉不敢至於明公之門懼以其不純而獲罪於門下軾
之不肖竊以爲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振財之未豐天下之有望於
明公而未獲者其或由此也歟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
用者莫不咸在雖其狂猥無行之徒亦自效於下風而范公亦躬爲
詭特之操以震之夫范公之取人者是也其自爲者非也伏惟明公
以天下之全而自居去其短而襲其長以收功於無窮軾也西南之
匹夫求斗升之祿而至於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與於制
舉之末而發其倡狂之論是以輒進說於左右以爲明公必能容之
所進策論五十篇貧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觀其大略幸甚

上曾丞相

試聞之將有求於人而其說不誠則難以望其有合矣世之奇特之
士其處也莫不爲異衆之行而其出也莫不爲怪詭之詞比物引類

以搖撼當世理不可化則欲以勢劫之將以術售其身古之君子有
韓子者其爲說曰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貧賤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
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雖其貴賤之闊絶而其相須之急不啻若左
右手嗚呼果其用是說也則夫世之君子所爲老死而不遇者無足
怪矣今夫扣之者急則應之者疑其辭夸則其實必有所不副今吾
以爲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而考其實則亦無乃
未至於此耶昔者漢高未嘗喜儒而不失爲明君衛霍未嘗薦士而
不失爲賢公卿吾將以吾之說而彼將以彼之說彼是相拒而不得
其歡心故貴賤之間終不可以合而道終不可以行何者其扣之急
而其辭夸也鬻千金之璧者不之於肆而願觀者塞其門觀者嘆息
而主人無言焉非不能言知言之無加也今世不幸而坐於五逵之
衢又呶呶焉自以爲希世之珍過者不顧執其裾而彊觀之則其所
鬻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無意於天下後世者亦安以求爲也苟其
不然則士之過於其前而有動於其目者彼將褰裳疾行而攫取之

故凡皇皇汲汲者舉非吾事也昔者常聞明公之風矣以大臣之子
孫而取天下之高第才足以過人而自視缺然常若不足安於小官
而樂於恬淡方其在太學之中衣繒飯糗若將終身至於德發而不
可掩名高而不可抑貴爲天子之少宰而其自視不加於其舊之錙
銖其度量宏達至於如此此其尤不可以夸辭而急扣者也軾不佞
自爲學至今十有五年以爲凡學之難者難於無私無私之難者
於通萬物之理故不通乎萬物之理雖欲無私不可得也已好則好
之已惡則惡之以是自信則惑也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盡
其自然之理而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說亦有
所不取雖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其不悅於世也故其言語文章
未嘗輒至於公相之門今也　天子舉直諫之士而兩制過聽謬以
其名聞竊以爲與於此者皆有求於吾　君吾相者也故亦敢獻其
文凡十篇而書爲之先惟所裁擇幸甚

上梅直講

某官執事某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
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絶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
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淵曰夫子
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
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
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
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
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
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
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
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
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
年春天下之士羣至于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誠不自意獲
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

其足以爲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嘆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上韓太尉

軾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歲知讀書及壯大不能曉習時事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迹與其一時風俗之變自三代以來頗能論著以爲西漢之衰其大臣守尋常而不務大略東漢之末士大夫多奇節而不循正道元成之間天下無事公卿將相安其祿位顧其子孫各欲樹私恩買田宅爲不可動之計低回畏避以苟歲月而皆依放儒術六經之言而取其近似者以爲口實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惡訐以爲直而劉歆谷永之徒又相與彌縫其闕而緣飾之故其衰也靡

然如蛟龍釋其風雲之勢而安於豢畜之樂終以不悟使其肯拔股裂登於匹夫之俎豈不悲哉其後桓靈之君懲往昔之弊而欲樹人主之威權故頗用嚴刑以督責臣下忠臣義士不容於 朝廷故卒起於草野相與力爲險怪驚世之行使天下豪傑奔走於其門得爲之執鞭而其自喜不啻若卿相之榮於是天下之士囂然皆有無用之虛名而不適於實效故其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宮室之爲安而號呼奔走以自顛仆昔者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寖微矣漢之事迹誠大類此豈其當時公卿士大夫之行與其風俗之剛柔各有以致之耶古之君子剛毅正直而守之以寬忠恕仁厚而發之以義故其在 朝廷則士大夫皆自洗濯磨淬勠力於王事而不敢爲非常可怪之行此三代王政之所由興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天下之人幸而有不爲阿附苟容之事者則務爲倜儻矯異求如東漢之君子惟恐不及可悲也已軾自幼時聞富公與太尉皆號爲寬厚長者然終不可犯以非義及來京師而二公同時在 兩府愚不能知其心竊於道塗望其容貌寬然如有容見惡不怒見善不喜古所謂大臣者歟夫循循者固不能有所爲而翹翹者又非聖人之中道是以願見太尉得聞一言足矣太尉與大人最厚而又嘗辱問其姓名此尤不可以不見今已後矣不宜軾再拜

上劉侍讀

軾聞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才滿於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何謂氣曰是不可名者也若有鬼神焉而陰相之今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辨能辨其小而不能辨其大則氣有所不足也夫氣之所加則已大而物小於是乎受其至大而不爲之驚納其至繁而不爲之亂任其至難而不爲之憂享其至樂而不爲之蕩是氣也受之於天得之於不可知之間傑然有以蓋天下之人而出萬物之上非有君長之位殺奪施與之權而天下環嚮而歸之此必有所得者矣多才而敗者世之所謂不幸者

也若無能焉而每以成者世之所謂天幸者也夫幸與不幸君子之論不施於成敗之間而施於窮達之際故凡所以成者其氣也其所以敗者其才也氣不能守其才則焉往而不敗世之所以多敗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論其氣也若夫明公其亦有所得矣軾非敢以虛辭而曲說誠有所見焉耳夫天下有分得其分則安非其分而以一毫取於人則羣起而爭之天下有無窮之利自一命以上至於公相其利可愛其塗甚夷設爲科條而待天下之擇取然天下之人翹足跂首而羣望之逡巡而不敢進者何也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無功而遷一級者則衆指之矣遷者不容於下遷之者不容於上而況其甚者乎明公起於徒步之中執五寸之翰書方尺之簡而列於士大夫之上橫翔捷出冠壓百吏而爲之表猶以爲未也而加之師友之職付之全秦之地地方千里則古之方伯連帥所不能有也東障崤澠北跨河渭南倚巴蜀西控戎夏則古之秦昭王商君白起之所

以殫身殘民百戰而有之者也奮臂而取兩制不十餘年而天下不以爲速非有汗馬之勞米鹽之能以擅富貴之美而天下不以爲無功抗顏高議自以無前而天下不以爲無讓此其氣固有以大服於天下矣天下無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其氣之過人者則誰實辦之軾遠方之鄙人遊於京師聞明公之風幸其未至於公相而猶可以誦其才氣之盛美而庶幾於知言惜其將遂西去而不得從也故請間於門下以願望見其風采不宣軾再拜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

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辨姦一篇恭覽涕泗不知所云竊惟先人早歲汨沒晚乃有聞雖當時學者知師尊之然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而況其中之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然者舉世唯公一人雖若不幸然知我者希正老氏之所貴辨姦之始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嗜其甚矣之諫不論佗人獨明公一見以爲與我意合公固已論之先朝載之史冊今雖容有不知後世決不可沒而先人之

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計然使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恐後世必有秦無人之歎此墓表之所以作而軾之所以流涕再拜而謝也黃叔度澹然無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爲顏子林宗於人材小大畢取所賢非一人而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以林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減林宗所賢惟先人而其心迹粗若可見其信於後世必矣多言何足爲謝聊發一二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五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六

東坡先生

書

答黃魯直

軾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莘老之坐上聳然異之以爲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爲稱揚其名軾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將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稱揚爲然觀其文以求其爲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爲人益詳意其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棄與世闊疎者亦莫得而友也今者辱書詞累幅執禮恭甚如見所畏者何哉軾方以此求交於足下而懼其不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乎喜愧之懷殆不可勝然自入夏以來家人輩更臥病忽忽至今裁答甚緩想未深訝也　二首托物引類眞得

古詩人之風而軾非其人也聊復次韻以爲一笑

答李端叔

軾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爲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闊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眞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歜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眞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

蟲時鳥自鳴自已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其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

答李廌

軾頓首李君足下別後遞中得二書皆未果答專人來又辱長牋且審比日孝履無恙感慰深矣惠示古賦近詩詞氣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冗後當稍收斂之令未可也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增當極其所至霜降水落自見涯涘然不可不知也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爲人至論褚遂良不譖劉洎太子瑛之廢緣張說張巡之敗緣房琯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人君大略皆舊史所不及議論英發暗與人意合者甚多又讀歐陽文忠公志文司馬君實跋尾益復慨然然足下欲僕別書此文入石以爲之翰不朽之託何也之翰所立於世者雖無歐陽公之文可也而況欲託字畫之工以求信於後世不已陋乎足下相待甚厚而見譽過當非所以爲厚也近日士大夫皆有僭侈無涯之心動輒欲人以周孔譽己自孟軻以下者皆憮然不滿也此風殆不可長又僕細思所以得患禍者皆由名過其實造物者所不能堪與無功而受千鍾者其罪均也深不願人造作言語務相粉飾以益其疾足下所與游者元聿讀其詩知其爲超然奇逸人也緣足下以得元君爲賜大矣唐論文字不少過煩諸君寫錄又以見足下所與游者皆好學喜事甚善甚善獨所謂未得名世之士爲志文則未葬者恐於禮未安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喪服既除然後葬其服何服子思曰

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昔晉溫嶠以未葬不得調古之君子有故不得已而未葬則服不變官不調今足下未葬豈有不得已之事乎他日有名世者既葬而表其墓何患焉辱見厚不敢不盡

答張文潛

頓首文潛縣丞張君足下久別思仰到京公私紛然未暇奉書忽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惠示文編三復感歎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爲不如其爲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爲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憒憒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近見章子厚言　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春秋學官其論甚美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如聞君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愛莫助之此外千萬善愛偶飲卯酒醉來人求書不能復覶縷

答毛滂

軾啟比日酷暑不審起居何如頃承示長牋及詩文一軸日欲裁謝因循至今悚息悚息今時爲文者至多可喜者亦衆然求如足下閑暇自得清美可口者實少也敬佩厚賜不敢獨饗當出之知者世間唯名實不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以信於世則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蓋付之衆口決非一夫所能抑揚軾於黃魯直張文潛輩數子特先識之耳始誦其文蓋疑信者相半久乃自定翕然稱之軾豈能爲之輕重哉非獨軾如此雖向之前輩亦不過如此也而況外物之進退此在造物者非軾事辱見貺之重不

敢不盡

答俞括

軾頓首資深使君閣下前日辱訪寵示長牋及詩文一編伏讀數日廢卷拊掌有起予之歎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達之於口與手所謂文者能達是而已文人之賦莫如近世然私所敬慕者獨陸宣公一人家有公奏議善本頃侍講讀常繕寫進御區區之忠自謂庶幾於孟軻之敬王月欲推此學於天下使家藏此方人挾此藥以待世之病者豈非仁人君子之至情也哉今觀所示議論自東漢以下十篇皆欲酌古以馭今有意於濟世之實用而不志於耳目之觀美此正平生所望於朋友與凡學道之君子也然去歲在都下見一醫工頗藝而窮慨然謂僕曰人所以服藥端爲病耳若欲以適口則莫如芻豢何以藥爲今孫氏劉氏皆以藥顯孫氏期於治病不擇甘苦而劉氏專務適口病者宜安所去取而劉氏富倍孫氏此何理也使君斯文未必售於世然售不售豈吾儕所當掛口哉聊以發一笑耳進宣公奏議有一表輙錄呈不須示人也

答王庠

軾啓遂蒙差人致書問安否輔以藥物眷意甚厚自二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十三日凡百三十餘日乃至水陸蓋萬餘里矣罪戾遠黜既爲親友憂又使此兩人者跋涉萬里比其還家幾盡此歲此君愛我之過而重其罪也但喜比來侍奉多暇起居佳勝軾罪大責薄居此固宜無足言者瘴癘之邦僵仆者相屬於前然亦皆有以取之非寒暖失宜則飢飽過度苟不犯此者亦未遽病也若夫期至固不可逃又非南北之故矣以此居之泰然不煩深念前後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風力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至於能達止矣不可以有加矣經說一篇誠哉是言也西漢以來以文設科而文始衰自賈誼司馬遷其文已不逮先秦古書況其下者文章猶爾况所謂道德者乎若所論周勃則恐不然平勃未嘗一日忘漢陸賈爲之謀至矣彼視祿産猶几上肉但將相和調則大計自定若如君言先事經營則呂后覺悟誅兩人而漢亡矣軾少時好議論古人既老涉世更變往往悔其言之過故樂以此告君也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賈誼陸贄之學殆不傳於世老病且死獨欲以教子弟豈意姻親中乃有王郎乎三復來貺喜抃不已應舉者志於得而已今程試文字千人一律考官亦厭之未必得也如君自信不回必不爲時所棄也又況得失有命決不可移乎勉守所學以卒遠業相見無期萬萬自重而已

答謝舉廉

軾啓近奉違亟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軾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搢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況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

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係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琱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琱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琱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所須惠力法雨堂字軾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然軾方過臨江當往遊焉或僧欲有所記錄當爲作數句留院中慰左右念親之意今已至峽山寺少留即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不宣

答劉沔

軾頓首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教及編錄拙詩文二十卷軾平生以言語文字見知於世亦以此取疾於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棄筆硯爲瘖默人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隨手雲散鳥沒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綴拾編掇略無遺者覽之慙汗可爲多言之戒然世之蓄軾詩文者多矣率眞僞相半又多爲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眞者少蓋從古所病梁蕭統集文選世以爲工以軾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識者莫統若也宋玉賦高唐神女其初略陳所夢之因如子虛亡是公相與問答皆賦矣而統謂之叙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詞句儇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劉子玄獨知之范曄作蔡琰傳載其二詩亦非是董卓已死琰乃流落方卓之亂伯喈尚無恙也而其詩乃云以卓亂故流入於胡此豈眞琰語哉其筆勢乃效建安七子者非東漢詩也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爲庸俗所亂可爲太息今足下所示二十卷無一篇僞

者又少謬誤及所示書詞清婉雅奧有作者風氣知足下致力於斯文久矣其窮困本坐文字蓋願刳形去智而不可得者然幼子過文益奇在海外孤寂無聊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爲數日喜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見足下詞學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龍圖之有後也故勉作報書怱怱不宣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六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七

東坡先生

記

莊子祠堂

莊子蒙人也嘗爲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秘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爲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愼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

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蹠漁父則若眞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蹠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記

蓋公堂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欬者問諸醫醫以爲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朞月而百疾作內熱惡寒而欬不已纍然眞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爲熱授之以寒藥旦朝吐之暮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

乳烏喙雜然並進而漂疽癰疥眩瞀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罪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爲主食爲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于外而百毒戰于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從之朞月而病良已昔之爲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已來至于始皇立法更制以鐫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爲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爲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爲膠西守知公之爲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爲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新寢於黃堂之北易其弊陋達其壅蔽重門洞開盡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吏游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參爲漢宗臣而蓋公爲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膠西東並海南放于九仙北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致安知蓋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喜雨亭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爲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爲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爲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忭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爲粟一雨三日繄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超然臺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餔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爲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鬭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樂也處之朞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

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仁宗皇帝飛白御書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三家之市臣嘗逮事　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　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儁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敦朴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下驩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難名而福祿無窮升遐以來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有內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廷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為人其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誨出慶曆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伏在太常職在太史於法得書且以為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保此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蠡以論音聲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歜以追嗜好不若因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凡所見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為忠厚而恥為浮薄或由此也夫

南安軍學

古之為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為學者四其大則取士論政其小則弦誦也今亡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恥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犧庶頑讒說不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擇其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教甚者則撻之小則書以記之非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此士之有罪而尚未可棄者故使樂工採其謳謠諷議之言而颺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不悛者則威之屏之僰之寄之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侯以明之何也曰射所以致眾而論士也眾一而後論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序黜者三則僅有存者由此觀之以射致眾眾集而後論士蓋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馘禮曰受成於學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或謂子產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產仁人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學有學而不論政不取士猶無學也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噓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論政可謂近古然卒為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

朝廷自慶曆熙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況南安江西之南境儒術之士與閩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顯聞所至必建學故南安之學甲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以身任其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勸而力費於官者為錢九萬三千而助者不貲為屋百二十間禮殿講堂視大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又以其餘增置廩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為潮州軾自海南還過南安見聞其事為詳士既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贏糧而從軾者三百餘里願紀其實夫學王者事也故首以舜之學政告之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為鄭子產也學者勉之無愧於古人而已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四日眉山蘇軾書

韓魏公醉白堂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為公既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為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

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爲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彊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謨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爲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爲聖白圭自以爲禹司馬長卿自以爲相如揚雄自以爲孟軻崔浩自以爲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爲記而未果公薨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爲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李君藏書房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老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予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予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予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閒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予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張君墨寶堂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焉自以爲高而笑之彈琴奕棋蓄古書法圖畫客至出而誇觀之自以爲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見於後世者以有言語文章也是惡足好而豪傑之士又相與笑之以爲士當以功名聞於世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見於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爲也而其所謂功名者自知效一官等而上之至於伊呂稷契之所營劉項湯武之所爭極矣而或者猶未免乎笑曰是區區者曾何足言而許由辭之以爲難孔丘知之以爲塵由此言之世之相笑豈有既乎士方志於其所欲得雖小物有捐軀忘親而馳之者故有好書而不得其法則捐心嘔血幾死而僅存至於剖冢斲棺而求之是豈有聲色臭味足以移人哉方

其樂之也雖其口不能自言而況他人乎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則過矣毗陵人張君希元家世好書所蓄古今人遺跡至多盡刻諸石築室而藏之屬予爲記予蜀人也蜀之諺曰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學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今張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智則以書自娛然以予觀之君豈久閑者蓄極而通必將大發之於政君知政之費人也甚於醫則願以予之所言者爲鑿

王君寶繪堂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病雖尤物不足以爲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

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爲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爲吾樂而不能爲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爲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

熙寧十年七月二十日記

李太白碑陰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之士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爲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辯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七

東坡先生

序

六一居士集

夫言有大而非誇者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誇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予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二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　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范文正公文集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爲序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伯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

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樂全先生文集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爲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爲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

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眞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公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爲首公盡性知命體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斷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曆已來訖元豐四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于章疏者多矣或用或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及其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爲人信乎其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也軾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今三十餘年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無所效尺寸於公者獨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論其大略以待後世之君子昔曾魯公嘗爲軾言公在人主前論大事他人終日反復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盡用然慶曆以來名臣爲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一杜門卻掃終日危坐將與造物者遊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而況其文乎凡爲文若干卷詩若干首

鳧繹先生詩集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者哉然且識之以爲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烈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況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京師與鄉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爲高枝詞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士之爲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

之表微言高論既已鄙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姓顏氏先師兗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錢塘勤上人詩集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爲口實然予嘗薄其爲人以爲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爲小哉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士之負公者亦時有之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穎水之上予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惟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己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之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

於弼息俄頃之際雖公罪客而公罪已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常稱之爲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乎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也哉予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予文以傳於世予以爲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爲人之大略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邵茂誠詩集

貴賤壽夭天也賢者必貴仁者必壽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適與天相值實難譬如匠慶之山而得成虡豈可常也哉因其適相值而責之以常然此人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至於文人其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者天人之相值既難而人又自賊如此雖欲不困得乎茂誠諱迎姓邵氏與予同年登進士第十有五年而見之於吳興孫莘老之座上出其詩數百篇予讀之彌月不厭其文清和妙麗如晉宋間人而詩尤可愛咀嚼有味雜以江左唐人之風其爲人篤學強記恭儉孝友而貫穿法律敏於吏事其狀若不勝衣語言氣息僅屬予固哀其任衆難以瘁其身且疑其將病也踰年而茂誠卒又明年予過高郵則其喪在焉入哭之敗幃瓦燈塵埃蕭然爲之出涕太息夫原憲之貧顏回之短命揚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遇其一而人哀之至今而茂誠兼之豈非命也哉予是以錄其文哀而不怨亦茂誠之意也

田表聖奏議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比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況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絶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絶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嘗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杭州送進士詩

右登彼公堂四章章四句太守陳公述古之詞也蘇子曰士之求仕也志於得也仕而不志於得者僞也苟志於得而不以其道視時上下而變其學曰吾期得而已矣則凡可以得者無不爲也而可乎昔者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孔子善之曰招虞人以皮冠夫旌與皮冠於義未有損益也然且不可而況使之棄其所學而學非其道歟熙寧五年錢塘之士貢於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燕於中和堂公作是詩以勉之曰流而不反者水也不以時遷者松柏也言水而及松柏於其動者欲其難進也萬世不移者山也時飛時止者鴻鴈也言山而及鴻鴈於其靜者欲其及時也公之於士也可謂周矣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二三子何以報公乎

南行前集

夫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山川之有雲霧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自少聞　家君之論文以爲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爲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己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博奕飲酒非所以爲閨門之歡而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朴陋賢人君子之遺迹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詠歎蓋　家

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謂之南行集將以識一時之事爲他日之所尋繹且以爲得於談笑之間而非勉强所爲之文也時十二月八日江陵驛書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八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九

東坡先生

邇英進讀

漢高祖赦季布唐屈突通不降高祖

軾以謂漢高祖唐高祖皆創業之賢君季布屈突通皆一時之烈丈夫惟烈丈夫故能以身徇主有死無二惟賢君故能推至公之心不以私怨殺士此可以爲萬世臣主之法

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

軾以謂古者賢君用人無内外輕重之異故雖杜延年名卿不免出爲邊吏治效不進則詰責之既進則褒賞之所以歷試人材考覈事功蓋如此孝宣之治優於孝文者以此也馬周諫唐太宗亦以爲言治天下者不可不知也

叔孫通不能致二生

軾以謂叔孫通制禮雖不能如三代然亦因時施宜有補於世者魯

二生非之其言未必皆當通以謂不知時變亦宜矣然謹按楊子法言昔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或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聘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由此觀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然後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若與時上下隨人俛仰雖或適用於一時何足謂之大臣爲社稷之衛哉

狄山論匈奴和親

軾謹按漢制博士秩皆六百石耳然朝廷有大事必與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議可否蓋親儒臣尊經術不以小臣而廢其言故狄山得與張湯爭議上前此人臣之所甚難而人主之所欲聞也溫顏以來之虛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又况如武帝作色憑怒發之於死乎故湯之用事至使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幾亂蓋起於狄山之不容也

唐太宗夢虞世南

軾謂古之賢君知直臣之難得忠言之難聞故生則盡其用歿則思其言想見其人形於夢寐可謂樂賢好德之主矣漢武帝雄材大略

不減太宗汲黯之賢過於世南世南已死太宗思之汲黯尚存而武帝厭之故太宗之治幾至刑措而武帝之政盜賊半天下由此也夫

文宗訪鄭公後得魏謩

軾觀唐文宗覽正觀事而思魏鄭公之後亦有意於善治矣雖然唐室陵遲未易興起非高才偉人無足以圖之而信訓注之狂謀幾隕宗社良可歎已至於獎魏謩之極諫願處於無過之地亦賢君之用心也

張九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

軾竊謂士大夫砥礪名節正色立朝不務雷同以固祿位非獨人臣之私義乃天下國家所恃以安者也若名節一衰忠信不聞亂亡隨之捷如影響西漢之末敢言者惟王章朱雲二人章死而雲廢則公卿持祿保妻子如張禹孔光之流爾故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恣取神器如反掌唐開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張九齡一人九齡既已忤旨罷相明皇不復聞其過以致祿山之亂治亂之機可不慎哉

顏眞卿守平原以抗祿山

軾以謂古者任人無內外輕重之異故雖漢宣之急賢蕭望之之得君猶更出治民然後大用非獨以歷試人材亦所以維持四方均內外之勢也唐開元天寶間重內輕外當時公卿名臣非以罪責不出守郡雖藩鎭帥守自以爲不如寺監之僚佐故郡縣多不得人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一朝降賊獨有一顏眞卿而明皇初不識也此重內輕外之弊可以爲鑒

評史

堯不誅四凶

史記本紀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考以正自漢以來儒者失之四族者若皆窮姦極惡則必見誅於堯之世不待舜而後誅明矣屈原有云鯀倖直以亡身則鯀蓋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者誠皆小人也則安能用之以變四夷之俗哉由此觀之則四族之誅皆非誅死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耳如左氏之所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之世有大姦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爲堯矣

伊尹五就桀

聖人之所能有絶人者不可以常情疑其有無孔子爲魯司寇墮郈墮費三桓不疑其害己非孔子能之乎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伊尹爲政於商既貳於夏矣以桀之暴戾處其執政而不疑往來兩國之間而商人父師之非聖人能如是乎是以廢太甲太甲不怨復其位太甲不疑皆不可以常情斷其有無也後世惟諸葛亮近之元德將死之言乃眞實語也使孔明據劉禪位蜀人豈有異辭哉讀柳宗元五就桀贊終篇皆言伊尹往來兩國之間豈其有意教誨桀而全其國耶不然湯之當王也久矣伊尹何疑焉桀能改過而免於誅可庶幾也能用伊尹而得志於天下雖至愚知其不然矣宗元意欲以此自解其從王叔文之罪也

曾參曰唯

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師弟子答問未嘗不唯而曾子之唯獨記於論語一唯之外口耳俱喪而門人方欲問其所謂此繫風捕影之流何足實告哉

宰我不叛

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略曰田常爲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宰予不從田常亂而滅其族太史公載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遠宜知其實弟子傳妄也

子病太史公言宰我與田常作亂夷其族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天下通祀者容叛臣其間豈非千載不蠲之惑也耶近令兒子邁考閱舊書究其所因則宰我不叛其驗甚明太史公固陋承疑使宰

我負冤千載而吾師與蒙其話自茲一洗亦古今之一快也

管仲分君謗

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其過也子罕釋相而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公此戰國策之言也

蘇子曰管仲仁人也戰國策之言庶幾是乎然世未有以為然者也雖然管仲之愛其君亦陋矣不諫其過而務分謗焉或曰管仲不可諫也蘇子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諫而不聽不用而已矣故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無後

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謂其有禮也而管子之後不復見於齊者予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齊耳予然後知管子所以無後於齊者孔子曰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又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夫以孔子稱其仁丘明稱其有禮然不救其無後利之不可與民爭也如此桑洪羊滅族韋堅王鉷楊慎矜王涯之徒皆不免於禍孔循誅死有以也夫

楚子玉以兵多敗

蔿賈論子玉過三百乘必敗而郤克自謂不如先大夫請八百乘將以用寡為勝抑以將多為賢也如淮陰侯言多多益辦是用衆亦不易古人以兵多敗者不可勝數如王莽符堅哥舒翰者多矣子玉剛而無禮少與之兵或能戒懼而不敗耶

司馬穰苴

史記司馬穰苴齊景公時人也其事至偉而左氏不載予嘗疑之戰國策司馬穰苴為政者也閔王殺之大臣不親則其去景公也遠矣太史公取戰國策作史記當以戰國策為信凡史記所書大事而左氏無有者皆可疑如程嬰杵臼之類是也穰苴之事不可誣抑不在春秋之世當更徐考之

商君功罪

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食足兵彊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既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蓋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自然無足怪者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商君之功饗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禍者吾為之懼矣元豐三年九月十五日讀戰國策書

王翦用兵

善用兵者破敵國當如小兒毀齒以漸搖撼而後取之雖小痛而能堪也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取齒適足以殺兒王翦以六十萬人取荊此一拔取齒之道也秦亦憊矣二世而敗坐此也夫

孟嘗君賓禮狗盜

孟嘗君所賓禮者至於狗盜皆以客禮食之其取士亦陋矣然微此

二人幾不脫於死當是時雖道德禮義之士無所用之然道德禮義之士當救之於未危亦無用此上也

田單火牛

田單使人食必祭以致烏鳶又設為神師皆近兒戲無益於事蓋先以疑似置齊人心中則夜見火牛龍文足以駭動取一時之勝此其本意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九

東坡先生

評史

歷代世變

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鑒其弊必尚寬德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雖未知聖人然學宗經師有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廢經術褒尚名節之士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能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苦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既極故晉魏之士變而爲曠蕩尚浮虛而亡禮法禮法既亡與夷狄同故五胡亂華夷狄之亂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天下隋不可謂一天下第能驅除爾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間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孫皆不可使玄宗才使肅宗便叛肅宗才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有綱正因問十世可知遂推此數論

秦穆公漢武帝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勤而無取必有悖心且師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遣之曰晉人御師必於殽殽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吾收爾骨焉漢武帝違安國而用王恢然卒殺恢是有秦穆公違蹇叔之罪而無用孟明之德也

漢武帝巫蠱事

漢武帝諱巫蠱之事疾如仇讐蓋夫婦君臣父子之間嗷嗷然不聊生矣然史記封禪書云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已且爲巫蠱之魁何以責其下此最可笑云

穆生去楚王戊

楚元王敬禮穆生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與白生彊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衣之赭衣使杵臼舂於市申公愧之歸魯教授不出門已而趙綰王臧言於武帝復以安車蒲輪召卒坐臧事病免穆生遂引於未萌之前而申公眷戀於既悔之後謂禍福皆天不可避亦未必然也可書之座右爲士君子終身之戒

酈寄賣友

班固有言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爲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擁呂祿以安社稷義存君親可也予曰當是時寄不得不賣友也罪在於寄以功臣子而與呂祿遊且相厚善也石碏之子厚與州吁遊碏禁之不從卒殺之君子無所譏曰大義滅親酈商之賢不及石碏故寄得免於死古之至人也而固之爲洗賣友之譏固之於義陋矣

司馬相如創開西南夷路

司馬長卿始以汙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立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之邦乃復矜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父子下里門之義乎卓王孫暴富遷虜也故恥而喜耳然多君子何喜之有

司馬相如之諂死而不已

司馬相如歸臨卭令王吉謬爲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稱病使使謝吉及卓氏爲具相如又稱病不往吉自往迎相如觀吉意欲與相如爲率錢之會耳而相如遂竊妻以逃大可笑其諭蜀父老云以諷天

子以今觀之不獨不能諷幾殆於勸矣諷諫之意死而不已猶作封
禪書相如眞可謂小人也哉
司馬相如諂事漢武開西南夷之隙及病且死猶草封禪書此可謂
死而不已者耶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殆得道人也而相
如鄙之作大人賦不過欲以侈言漢武帝意也夫所謂大人者相如
孺子何足以知之若賈生鵩賦眞知大人者也庚辰八月二十日

竇嬰田蚡

竇嬰田蚡俱好儒雅推轂趙綰王臧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
國除關以禮爲服制欲以興太平會太后不悅綰臧下吏嬰蚡皆罷
觀嬰蚡所爲其名亦善矣然嬰既沾沾自喜蚡又專爲姦利太平豈
可以文致力成哉申公始不能用穆生言爲楚人所辱亦可以少懲
矣晚乃爲嬰蚡起又可以一笑鳳凰翔千仞烏鳶彈射不去誠非
虛語也

王韓論兵

王恢與韓安國論擊匈奴上前至三乃復安國初持不可擊甚堅後
乃云意者有他繆巧可以擒之則臣不可知也安國揣知上意所向
故自屈其議以信恢爾不然安國所論殆天下所以存亡者豈計於
謬巧哉安國少貶其論兵連禍結至漢幾亡可以爲後世君子之戒

霍光疏昌邑王之罪

觀昌邑王與張敞語眞風狂不慧者爾烏能爲惡廢則已矣何至誅
其從官二百餘人以吾觀之其中從官必有謀光者光知之故立廢
賀非專以淫亂故也二百人方誅號呼於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此其有謀明矣特其事秘密無緣得之著此者亦欲後人微見其意
也武王數紂之罪孔子猶且疑之光等疏賀之惡可盡信耶

趙充國用心可重

始予觀充國策先零匈奴情僞曰何其明也又觀遣彭車行羌中告
諭阻辛武賢先攻罕开守便宜不出師畫屯田十二利專務以恩信
[illegible]誘招降以謂此從容以義用兵與夫譎詐謾疲人於一戰者絕矣
最末觀其語將校曰諸君皆便文自營爾非爲公家忠計也語郎中
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吾固以死爭之語浩星賜曰吾老矣豈嫌伐一
時事以欺明主哉老臣不以餘命爲陛下言之卒死誰當復言之卒
以其意曰上云嗚呼使有位君子皆用其心如充國則古今天下豈
有不治者哉嘗觀於內公卿士大夫之議曰法當然奈何觀於外將
之議曰詔如是不當違詔也凡在我一入一出未有止障也脫有能
言一非其言不用則矜語於人曰其事吾嘗言之上不我用也我則
無有終不更犯顏色往復論也況於以死守而不欺豈復有哉而以
餘命受祿位者併肩立也豈特才不及充國忠又不如可歎也夫充
國之用心人臣常道爾然與充國同時在漢廷人未聞皆然而充國
獨然故可重也噫今之人不及往時遠矣則充國益可重也予既觀
充國而感今之人又觀宣帝與之上下議而格排群疑用之遂無勞
兵下羌寇不知其能功名亦遇主然也噫宣帝充國可重也況三代
君臣間哉下其背有欺上上其容有間然乎而觀揚子雲贊不及此
區區論功爾功古今豈無大者哉不若原其心以勵事君也班固又
不出語山東氣俗故著云爾

直不疑買金償亡

曾子曰自吾母而不用吾情吾安所用其情故不情者君子之所甚
惡也雖若孝弟者猶所不與以德報怨行之美者也然孔子不取者
以其不情也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辨盜嫂亦士之高行矣然非人情
其所以蒙垢受誣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者也太史公窺見之故其
贊曰塞侯微巧周仁處諂君子譏之爲其近於佞也不疑蒙垢以求
名周仁穢迹以求利均以爲佞佞之爲言知也太史公之論後世莫
曉者吾是以疏解之

楊雄言許由

巢由不受堯禪堯舜不害爲至德夷齊不食周粟湯武不害爲至仁
故孔子不廢是說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楊雄者獨何人乃敢發此
曰允哲堯禪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陋哉斯言使夷齊不經孔子雄

亦且廢之矣世主誠知揖遜之水尚汗牛服則干戈之粟豈可澗夷齊之口哉於此知聖人以位爲械以天下爲牢庶乎其不驕士矣

西漢風俗諂媚

西漢風俗諂媚不爲流俗所移唯汲長孺耳司馬遷至佹簡然作衛青傳不名青但謂之大將軍賈誼何等人也而云愛幸於河南太守吴公此等語甚可鄙而遷不知習俗使然也本朝　太宗時士大夫亦有此風至今未衰言嘗發策學士院問兩漢所以亡者難易相反意在此也而答者不能盡吾亦嘗於上前論之

兩漢用刑輕重不同

漢仍秦法至重高祖固非虐主然習所見以爲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刑參夷之誅景帝復孥戮鼂錯武帝罪戾有增無損宣帝治尚嚴因武之舊至王嘉爲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記其事事見梁統傳固可謂疎略矣嘉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記乎統乃言高惠文景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因上書乞增重律法賴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年少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見此便謂酒色可以延年可乎統亦東京名臣一出此言遂獲罪于天其子松竦皆死非命冀卒滅族嗚呼悲夫戒哉疎而不漏可不懼乎

邳彤漢之元臣

王郎反河北獨鉅鹿信都爲世祖堅守世祖既得二郡議者以謂可因二郡兵曰送還長安惟邳彤不可以爲若行此策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公若無復征戰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公既西則邯鄲之兵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世祖感其言而止

蘇子曰此東漢興亡之決邳彤可謂漢之元臣也景德契丹之役群臣皆欲避狄江南西蜀萊公不可武臣中獨高瓊與萊公意同耳公既爭之力上曰卿文臣豈能盡用兵之利萊公曰請召高瓊瓊至乃言避狄爲便公大驚以瓊爲悔也已而徐言避狄固爲安全但恐扈駕之士中路逃亡無與俱西南者耳上乃大驚始决北征瓊之言大略似邳彤皆一代之雄傑也

朱暉非張林均輸

東漢肅宗時穀貴經用不足尚書張林請以布帛爲租官自煮鹽且行均輸獨朱暉文季以爲不可事既寢而陳事者復以爲可行帝頗然之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姦盜皆非明主所當行帝方以林言爲然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繫獄三日詔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也何故自繫暉等因稱病篤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林得譴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指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

事郎問暉起居狀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偶讀後漢書朱文季傳感歎不已肅宗號稱長者詔書既已引罪而謝文季矣諸尚書何怖之甚也文季於此時彊立不足多貴而諸尚書爲可笑也云其禍不細不知以何等爲禍蓋以帝不悅後不甚進用爲莫大之禍也悲夫

曹袁興亡

魏武帝既勝袁紹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我者萬全之計也乃賞諫者曰後勿難言袁紹既敗於官渡曰諸人聞吾敗必相哀惟田別駕不然幸其言之中也乃殺豐爲明主謀而不忠不惟無罪乃有賞爲庸主謀而忠賞固不可得而禍隨之今吾知孟德本初所以興亡者

周瑜雅量

曹公聞周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

乃布衣褐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渉江湖爲曹公作說客耶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隔別遥聞芳烈故來叙濶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矣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足知雅曲後三日瑜請幹同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燕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内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將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小生所能移乎幹笑而不言遂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以此多之

蘇子曰曹孟德所用皆爲人役者也以子房待文若然終不免殺之豈能用公瑾之流度外之士哉

管幼安賢於荀孔

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歸之荀文若盛名猶爲之經營謀慮一旦小異便爲誅殺邢足程昱之流不足數也孔文舉奇逸博聞志大而才踈每所論建輙中操意況肯爲用然終亦不免桓温謂孟嘉曰人不可以無勢我能駕馭卿夫温之才百倍於嘉所以云爾者自知其陰賊險狠不爲高人勝士所比數爾管幼安懷寶遯世就閑海表其視曹操父子真穿窬斗筲而已終身不屈既不得而殺子以謂賢於文若文舉遠矣

唐彬

唐彬與王濬伐吳爲先驅所至皆下度孫晧必降未至建鄴二百里許稱疾不行已而先到者爭財後到者爭功當時有識者莫不高彬此舉予讀晉書至此未嘗不廢卷太息也然本傳云武帝欲以彬及楊宗爲監軍以問文立立云彬多財欲而宗嗜酒帝曰財欲可足酒不可改遂用彬此言進退無據豈有人如唐彬而貪財者使誠貪財乃遠不如嗜酒何可用也文立者獨何人斯安知非蔽賢者耶

阮籍

世之所謂君子者惟法是脩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夫群蝨之處褌中乎逃乎深縫匿乎敗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群蝨處於褌中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内何異夫蝨之處褌中乎此阮籍之胸懷本趣也籍未嘗臧否人物口不及世事然禮法之士疾之如仇讎獨賴司馬景王保持之爾其去死無幾以此論之亦蝨之出入往來於衣褌中間者也安能笑褌中之蝨乎吾故書之爲將來君子一笑戊寅冬至日

孟嘉與謝安石相若

晉士浮虚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桓温謂嘉曰人不可以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桓温平生輕殷浩豈妄許人者哉乃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謝安不遇不過如孟嘉也

庾亮不從孔坦陶回言

庾亮召蘇峻孔坦與陶回共說王導及峻未至宜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入有奪人之心導然之亮以爲峻若便來是襲朝廷虚也不從及峻將至回又說亮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若以伏兵邀之可一戰而擒亮又不從峻果由小丹陽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爲向導夜行無部分亮聞之深悔吾以謂召峻固失計然若從二人言猶不至覆國幾於滅亡也晁錯削七國大類此亞夫猶速馳行入梁楚之郊故漢不敗吾嘗謂晁錯能容忍七國待事發而發固上策若不能忍決欲發者自可召王濞入朝仍發大兵隨之吳若不朝便可進討則疾雷不及掩耳吳破則諸侯服矣又當獨罪狀吳而不及餘國如李文饒輔車之詔或分遣使者發其兵諸國雖疑亦不能一旦合從俱反也錯知吳必反不先未削爲反備既備反而後調兵食此真兒戲也又一旦而削七國以合諸侯之交此妄庸人也

郗方回郗嘉賓父子事

郗嘉賓既死留其所與桓溫密謀之書一篋囑其門生曰君若吾家君眠食大減即出此書方回見之曰是兒死已晚矣乃不復念予讀而悲之曰士之所甚好者名也而愛莫加於父子今嘉賓以父之故而暴其惡名方回以君之故而不念其子嘉賓可謂孝子方回可謂忠臣也悲夫或曰嘉賓與桓溫謀叛而子以孝子稱之可乎曰採葑採菲無以下體嘉賓之不忠不待誅絕而明者其孝可廢乎王述之子坦之欲以女與桓溫述怒排坦之曰汝眞癡耶乃欲以女與兵坦之是以不與桓溫之禍使郗氏父子能如此吾無間然者矣

晉宋之君與臣下爭善

人君不得與臣下爭善同列爭善猶以爲妬可以君父而妬臣子乎晉宋間人主至與臣下爭作詩爲字故鮑照多累句王僧虔用拙筆以避禍悲夫一至於此哉漢文帝言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乃不及非獨無損於文帝乃所以爲文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

遂作漢文勝賈生之論此非獨求勝其臣乃與異代之臣爭善雖無人君之度正如妬婦不獨禁其夫乃妬人之妾也

齊高帝欲等金土之價

齊高帝云吾當使金土同價意則善矣然物豈有此理者哉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巨屨小屨同價人豈爲之哉而孟子亦自忘其言爲菽粟如水火之論金之不可使賤如土猶土之不可使貴如金也堯之民比屋可封桀之民比屋可誅信此說則堯時諸侯滿天下桀時大辟徧四海也

王景文

宋明帝詔答王景文其略曰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千仞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悴於踐蹋晉將畢萬七戰皆獲死於牖下蜀將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從意於處安未必全福此言近於達者然明帝竟殺景文哀哉哀哉景文之死也詔言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詔至景文正與客棊竟斂子納奩中徐謂客曰有詔見賜以死酒至未飲門生焦度在側傾酒抵地曰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爲我百口計乃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乃仰飲之

蘇子曰死生亦大矣而景文安之豈貪權竊國者乎明帝可謂不知人者矣

唐太宗借隋吏以殺兄弟

唐高祖起兵汾晉間時子建成元吉楚哀王智雲皆留河東護家高祖起兵乃密召之隋購之急建成元吉能間道赴太原智雲幼不能逃爲吏所誅高祖以父子之故不能少緩義師數日以須建成等至乎以此知爲秦王所逼高祖逼於裴寂亂宮之事不暇復爲三子性命計矣太宗本謀於是時借隋吏以殺兄弟其意甚明新舊史皆曲爲太宗潤飾殺兄弟事然難以欺後世矣建成元吉之惡亦孔子所

謂下愚之歸也歟

褚遂良以飛雉入宮爲祥

唐太宗時飛雉數集宮中上以問褚遂良良曰昔秦文公時童子化爲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童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得其雌遂雄諸侯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雌雄並見以告明德上悅曰人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予以謂秦雉陳寶也豈常雉乎今見雉即謂之寶猶得白魚便自比武王此諂佞之甚愚瞽其君者而太宗喜之史不識爲野鳥無故數入宮中此災異使魏徵在必以高宗鼎耳之祥諫也遂良非不知此捨鼎耳而取陳寶非忠臣也

李靖李勣爲唐腹心之病

昔袁盎論絳侯功臣非社稷臣此固有爲而言也然功臣社稷之辨不可不察也漢之稱社稷臣者如周勃汲黯蕭望之之流三人者非有長才也勃以重厚安劉氏黯以忠義弭淮南之謀望之確然不奪

於其顯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耶僕嘗謂社稷之臣如腹心功臣如手足人有斷一指與一足未及於死也腹心之病則爲膏肓不可爲也李靖李勣可謂功臣終始爲唐之元勳也然其所爲止衛霍韓彭之流爾疆場之事夷狄内侮能以少擊衆使敵人望而畏之此固任之有餘矣若社稷之寄存亡之幾此兩人者蓋懵不知焉太宗欲伐高麗靖已老矣而自請將兵以堅太宗黷武之志幾成不戢自焚之禍高宗立武后勣以陛下家事無問外人武氏之禍幾及襁褓唐室不絶如綫則二人者爲腹心之病大矣張釋之戒嗇夫之辯使文帝終身爲長者魏元成折封倫之論使太宗不失行仁義孔子所謂有一言而可以興邦一言而可以喪邦者豈其然乎

白樂天不欲伐淮蔡

吳元濟以蔡叛化詐汝以驚東都此豈可不討者也當時議者欲置之固爲非策然不得武裴二傑士事亦未易辦也白樂天豈庸人哉然其議論亦似欲置之者其詩有海圖屏風者可見其意且注云時

方討淮蔡叛吾以是知仁人君子之於兵蓋不忍輕用如此淮蔡且欲以德懷況欲弊所恃以勤無用乎悲夫此未易與俗士談也

韓愈優於楊雄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疵病然自孟子之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自亦難得觀其斷曰孟子醇乎醇荀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有見識豈千餘年後便斷得如此分明如楊雄謂老子之言道德則有取焉爾至於搥提仁義絶滅禮樂爲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而民不爭聖人不起爲救時反本之言爲無取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則有取楊子亦自不見此其與韓愈相去遠矣

劉禹錫文過不悛

劉禹錫既敗爲書自解言王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得用所施爲人不以爲當太上久疾宰相及用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秘建桓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敗後漢宦者傳論云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騰與梁冀比捨清河而立蠡吾此漢之所以亡也與廣陵王監國事豈可同日而語哉禹錫乃敢以爲比如小人爲姦雖已敗猶不悛也其可復置之要地乎因讀禹錫傳有所感書此

評文選

文選去取失當

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衰陋而蕭統尤爲卑弱文選引斯可見矣如李陵書蘇武五言皆僞而不能辨今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以知其餘人忽遺者多矣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强作解事者

劉子玄辨文選

劉子玄辨文選所載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蓋齊梁間文士擬作者也吾因悟陵與蘇武贈答五言亦後人所擬今日讀列女傳蔡琰

二詩其詞明白感慨頗類世所傳木蘭花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含養圭角不盡發見況伯喈女乎又琰之流離爲在父没之後董卓既誅伯喈乃遇禍今此詩乃云爲董卓所驅虜入胡尤知其非眞也蓋擬作者疏略而范曄荒淺遂載之本傳可以一笑也

李善注文選

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極可喜所謂五臣者眞俚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爲勝善亦謬矣謝瞻張子房詩云苛慝暴三殤此禮所謂上中下殤言暴秦無道戮及孥稚也而乃引苛政猛於暴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死於是謂夫與父爲殤此豈非俚儒之荒陋者乎諸如此類甚多不足言故不言

五臣注文選

五臣注文選蓋荒陋愚儒也今日偶讀嵇中散琴賦云間遼故音痺弦長故徽鳴所謂痺者猶今俗云敀聲也（敀音鮒出羯鼓錄）兩年之間遠則有救故曰間遼徽鳴云者今之所謂泛聲也弦虚而不接乃可按故

云弦長而微鳴也五臣皆不曉妄注又云廣陵止息東武大山飛龍鹿鳴鵾鷄游弦中散作廣陵散一名止息此特一曲爾而注云八曲其他淺妄可笑者極多以其不足道故略之聊舉此使後之學者勿憑此愚儒也五臣既陋甚至於蕭統亦其流爾宋玉高唐神女賦自三曰唯唯以前皆賦也而統謂之序大可笑也相如賦首有子虛烏有亡是三人論難豈亦序耶其餘謬陋不一亦聊舉其一二爾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一

東坡先生

雜說

仁

孟子曰仁者如射發而不中反求諸身吾嘗學射矣始也常志於中目存乎鵠手往從之十發而九失其一中者幸也有善射者教吾反求諸身手持權衡足蹈規矩四肢百體皆有法焉一法不修一疾隨之病盡而法完則心不期中目不存鵠十發十中矣四肢百體一不如法差於此者在毫釐之內而失於彼者在尋丈之外矣故曰孟子之所謂仁者如射則孔子之所謂克己復禮也君子之於仁盡力而求之有不獲焉退而求之身莫若自克自克而反於禮一日足矣何也凡害於仁者盡也害於仁者盡而仁不可勝用故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一不如禮在我者甚微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非禮之害甚於殺不辜不仁之禍無大於此故也

剛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于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于險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眞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爲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荆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爲條例司矣公不荅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爲鎭江軍書記吾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爲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爲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鞫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按且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

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爲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子愬勵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之說

稼 送張琥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耰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

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日喻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歟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明正 送于伋失官東歸

世俗之患患在悲樂不以其正非不以其正其所取以爲正者非也

請借子以明其正子之失官有爲子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子之爲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惑於得也父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惑於愛也惟不與鈇於已者則不惑亦不悲夫惑則悲不惑則不悲人實以惑者爲正歟抑將以不惑者爲正歟以不惑者爲正則不悲者正也然子亦有所樂者曰吾之所以爲吾者豈以是哉雖失是其所以爲吾者猶存則吾猶可樂焉已而不樂又從而悲之則亦不忍夫天下之凡愛我者之悲而不釋夫天下之凡惡我者之喜也夫愛我而悲惡我而喜是知我之粗也樂其所以爲吾者存是自知之深也人不以自知之深爲正而以知我之粗者爲正是得爲正也歟故吾願爲子言其正子將終身樂而不悲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太息 送秦少章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游談之士依以成聲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重名九牧

之人所共稱歎吾讀至此未嘗不廢書太息也曰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在世而何之譏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昔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剽裂爲文聚而見訕且訕公者所在成市曾未數年忽焉若潦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之士不吾棄以爲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二三子亦自以爲莫及也士駭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游不及期年而論議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嗚呼予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使藏于家三年然後出之

罪言

吾聞肉食之憂非藿食者所宜慮也府居之謀非巷居者所宜慮也分之所不及義之所弗出也義之所弗出利之所不釋也犯義者惑維卒不自克作罪言萬夫之望萬夫所依匪才尚之而量包之丘山之憾一笑可散芥蔕之仇千河不收嗚呼寧我容汝豈汝不可神之聽之終和而同乎乘人之氣決之易耳解忮觸猜是惟難哉水激則悍其傷淫夷矢激則遠行將安追嗚呼佐涉者湍佐闘者呼柴不立其愚乃可以須愛心之偏其辭溢妍惡心之厚其辭溢醜惟仁人之言愛惡兩捐廣大恬愉上通于天嗚呼善言未升貧客瞰門曷以壽我公侯承之天道好還莫適後先人事喜復無常倚伏前之所是事定而偷今之所是後當焉如嗚呼禍不在先亦不在天還隱其心有萬其全疾惡過義美惡易位矯枉過直美惡同則如食宜饇饜則爲度如酌孔取劇則荒舞嗚呼乃陰乃陽神理所藏一弛一張人道之常

論文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

慎改竄

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蜀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易陰疑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境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没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没於煙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余云鷗不解没改作波字二詩改此兩字便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記講筵

秘書監侍講傅堯俞始召赴資善堂對邇英閣堯俞致謝上遣人宣召曰卿以博學參預講筵宜尊所聞以輔不逮堯俞講畢曲謝上復遣人宣諭卿講義淵博多所發揮良深嘉歎是日上讀三朝寶訓至天禧中有二人犯罪法當死　眞宗皇帝惻然憐之曰此等安知法殺之則不忍捨之則無以勵衆乃使人持去笞而遣之以斬訖奏又祀汾陰日見一羊自擲道左怪問之曰今日尚食殺其羔　眞宗慘然不樂自是不殺羊羔資政殿學士韓維讀畢因奏言此特　眞宗皇帝小善爾然推其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也　眞宗自澶淵之役却狄之後十九年不言兵天下富其源蓋出於此昔孟子論齊王不忍殺觳觫之牛以爲是心足以王今恩足以及禽獸而不及於百姓豈不能哉蓋不爲耳外人皆云　皇帝陛下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昆蟲螻蟻違而過之且勑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臣願　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其時爲右史奏曰臣今月十五日侍邇英閣竊見資政殿學士韓維因讀三朝寶訓至　眞宗皇帝好生惡殺因論　皇帝陛下在宮中不忍踐履螻蟻其言深切可以推

明　聖德益增福壽臣忝備位右史謹書其事於冊又錄一本上進
意望　陛下采覽無忘此心以廣好生之德臣不任大願

問養生

予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爲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爲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何謂安曰吾嘗自牢山浮海達于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桔槔而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爲故凡病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見者必嘔也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八珍者必嚥言糞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嚥何從生哉果生於物乎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静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而時省觀焉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一

三蘇先生文粋卷第四十二

東坡先生

字說

文與可

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足以爲君子乎曰未也孔子爲問者言也以爲賢於所問者而已君子之居鄉也善者以勸不善者以耻夫何惡之有君子不惡人亦不惡於人子夏之於人也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之意豈不曰與其可者而不可者自遠乎使不可者而果遠也則其爲拒也甚矣而子張何惡於拒也曰惡其有意於拒也夫苟有意於拒則天下相率而去之吾誰與居然則孔子之於孺悲也非拒歟曰孔子以不屑教誨者也非拒也夫苟無意於拒則可者與之雖孔子子張皆然吾友文君名同字與可或曰爲子夏者歟曰非也取其與不取其拒爲子張者也與可之爲人也守道而忘勢行義而忘利脩德而忘名與爲不義雖祿之千乘不顧也雖然未嘗有惡於人人亦莫之惡也故曰與可爲子張者也

張厚之忠甫

張厚之忠甫樂全先生子也美才而好學信道而篤志先生名之曰恕而其客蘇軾子瞻和仲推先生之意字之曰厚之又曰忠甫且告之曰事有近而用遠言有約而義博者渴必飲飢必食食必五穀飲必水此夫婦之愚所共知而聖人之智所不能易也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恕也仁者得之而後仁智者得之而後智施於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無所適而不可是飢渴飲食之道也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孔子亦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夫驕且吝豈非不恕而已乎人而能恕也雖孔子可庶幾人而不能恕雖周公不足觀也先生之所以遺子者至矣吾不伎

加毫末於此矣然而曾子謂之忠恕詩人謂之忠厚以吾觀之忠與恕與厚是三言者聖人之所謂一道也或謂之穀或謂之米或謂之飯此豈二物也哉然謂穀米謂米飯則不可故吾願子貫三言而并佩之將有爲也將有言也必反而求之曰吾未恕乎未厚乎未忠乎自反而恕矣厚矣忠矣然後從之此孔子曾子詩人之意也先生之意也

趙德麟

宋有天下百餘年所與分天工治民事者皆取之疏遠側微而不私其親故宗室之賢未有以勳名聞者　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材與天下共之增立教養選舉之法所以封植而琢磨之者甚備行之二十年而文武之器彬彬稍見焉元祐六年予自禁林出守汝南始與越王之孫華原公之子簽書君令畤遊得其爲人博學而文篤行而剛信於爲道而敏於爲政予以爲有杞梓之用瑚璉之貴將必顯聞於天下非特佳公子而已昔漢武帝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以

薦上帝作白麟之歌而司馬遷班固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爲言疑之也夫獸而一角固麟矣二子何疑焉豈求之武帝而未見所以致麟者歟漢有一汲黯而武帝不能用乃以白麟赤鴈爲祥二子非疑之蓋陋之也今　先帝立法以出宗室之賢而　主上虛己盡下求人如不及四方之符瑞皆抑而不聞此眞獲麟者也麟固不求獲不幸而有是德與是形此麟之所病也今君學道觀妙澹泊自守以富貴爲浮雲而文章議論載其令名而馳之既有麟之病矣又可得逃乎敬字君德麟而爲之說

雜書

六一居士傳後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拾其所棄者也烏得爲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爲累而況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爲己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爲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爲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爲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樂毅論後

魏氏春秋云夏侯玄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傳於世然以予觀之燕師之伐齊猶未及桓文之舉也而以爲幾湯武豈不過甚矣乎初玄好老莊道德之言與何晏等皆有盛名然卒陷曹爽黨中玄亦不免李豐之禍晏目玄以易之所謂深者而玄目晏以神及其遇禍深與神皆安在乎群兒妄作名字自相刻畫類皆如此可以發千載之一笑

篆髓後

滎陽鄭惇方字希道作篆髓六卷字義一篇凡古今字說班揚賈許

二李二徐之學其精者皆在間有未盡傅以新意然皆有所考本不用意斷曲說其疑者蓋闕焉凡學術之邪正視其爲人鄭君信厚君子也其言宜可信予嘗論學者之有說文如醫之有本草雖草木金石各有本性而醫者用之所配不同則寒溫補瀉之效隨用各別而自漢以來學者多以一字考經字同義異皆欲一之雕刻采繪必成其說是以六經不勝異說而學者疑焉孔子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則聞爲小人而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則聞爲君子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則比爲惡而易曰地上有水比以建萬國親諸侯則比爲善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則所謂和者同而已矣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若此者多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此以八字成文然猶不可一曰言各有當也而況欲以一字一之耶予愛鄭君之學簡而通故私附其後

吳道子畫後

智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

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予於他畫或不能必其主名至於道子望而知其眞僞也然世罕有眞者如史全叔所藏平生蓋一二見而已元豐八年十一月七日書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二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三

東坡先生

頌

仁宗皇帝御書并序

天禧中　仁宗皇帝在東宮故太傅鄧國張文懿公諱士遜爲太子諭德　帝親書十二字以賜之曰寅亮天地弼余一人又曰日新其德公之曾孫假承務郎臣欽臣以爲翰林學士臣蘇軾爲之頌二篇其一曰天地不言付之人君明其德刑物自秋春人君無心蜀之輔弼信其賞罰身爲衡石惟天惟君與相爲三孰能俛仰其德不慙於皇　仁宗恭己無爲以天爲心以民爲師其相鄧公履信思順天下頌之以退爲進壽考百年以沒元身嗚呼休哉寅亮天地弼余一人其一曰聖人如天時殺時生君子如水因物賦形天不逆仁水不失平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流新故無斁伊尹暨湯咸有一德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孰知此言若出一人小臣稽首敬頌遺墨嗚呼休哉日新其德

贊

延州來季子并序

魯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延州來季子其少子也以讓國聞於諸侯則非童子矣至哀公十年冬楚子期伐陳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時去壽夢卒蓋七十七年矣而能千里將兵季子何其壽而康也然其卒不書於春秋哀公之元年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句踐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於吳吳王許之子胥諫不聽則吳之亡形成矣季子觀樂於魯知列國之廢興於百年之前方其救陳也去吳之亡十三年耳而謂季子不知可乎闔廬之自立也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是季子德信於吳人而言行於其國也且帥師救陳不戰而去之以爲敵國名則季子之於吳蓋亦少專矣救陳之明年而子胥以忠季子知國之必亡而終無一言於夫差知言之無益也夫子胥以國

盧霸而夫差殺之如阜隸豈獨難於季子乎嗚呼悲夫吾是以知夫差之不道至於使季子不敢言也蘇子曰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不死者也江左諸人好談子房季札之間有以也夫此可與知者論難與俗人言也作延州來季子贊曰
泰伯之德鍾於先生棄國如遺委蛻而行坐閱春秋幾五之二古之眞人有化無死

孔北海并序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踈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兎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卑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爲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咿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僞死見眞性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踈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已爲喜天若胙漢公使備誅操無難也予讀公所作楊四公贊歎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乃作孔北海贊曰
晉有羯奴盜賊之靡欺孤如操又羯所恥我書春秋與齊豹齒文舉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王元之并序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予常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狄仁傑皆以身徇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于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亡使皆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千百緩急豈可望哉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處於衺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爲必將驚世絶俗使斗筲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予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爲徐州而公之曾孫汾爲兗州以公墓碑示予乃追爲之贊以附其家傳云
維昔聖賢患莫已知公遇　太宗允也其時　帝欲用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爲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紛鄙夫可拜公像何以占之有泚其顙公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愛莫起之

王仲儀眞并序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又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祿之人而巨室者豈特侈富之家也哉蓋功烈已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殖愛養自拱把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最誠不如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衆呼之則來麾之則散者惟世臣巨室爲能予嘉祐中始識懿敏王公於成都其後從事於岐而公自許州移鎭于京方是時虜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副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搖搖二輔及聞公來吏士踴躍傳呼旗幟精明鼓角讙亮虜即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予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蓋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默成如此之捷乎熙寧四年秋予將往錢塘見公於私第佚老堂飲酒至暮論及當世事曰吾老矣恐不復見子厚自愛無忘吾言既去二年而公薨又六年乃作公之眞贊以遺其子鞏詞曰
堂堂魏公配命召祖顯允懿敏維周之虎魏公在朝百度維正懿敏在外有聞無聲高明廣大宜公宜相如木百圍宜宮宜堂天既厚之又貴富之如山如河維安有之彼窶人子既陋且寒終勞永憂莫知其賢曷不觀此佩玉劒履晉公之孫魏公之子

碑

潮州韓文公廟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傅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

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鰐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銘

漢鼎銘并序

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爲寶象物以飾之亦非所以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之洛邑蓋已見笑於伯夷叔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爲宗廟之觀美而已及其衰也爲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鼎之爲周之祟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始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焉視三虎之垂涎而睨己也絕周之祀不足以致寇裂周之地

不足以肥國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莫知所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大丘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爲之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省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丘壽王之說也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恨壽王小子方以諛進不能究其義予故作漢鼎銘以遺後世君子其詞曰

惟五帝三代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茲鼎鼎存而昌鼎亡而亡蓋鼎必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而猶傳者乎不寶此器而拳拳一物儒子之智婦人之仁嗚呼悲夫

三槐堂銘并序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

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栢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 太祖 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 眞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 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 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眞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 眞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穫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德威堂 并序

元祐之初詔起太師潞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惟 仁宗 英宗 神考三聖眷倚之重不敢以既老爲辭杖而造朝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 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蓋復留四年天下無事 朝廷乂安乃力請而歸公之在朝也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軾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洽聞彊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既歸洛西羌首領有溫谿心者請於邊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心服天下至于四夷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世所以守伯夷之典用皐陶之法者以其德也若夫非德之威雖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服公修德於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於家而人望之如在廊廟可不謂德威乎公之子及爲河陽守公將往臨之吏民喜甚自洛至三城歡呼之聲相屬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軾乃榜之曰德威而銘之曰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師潞公展也大成公作洛師於洛有光詔言三城河流不揚願公百年子孫千億家于兩河日見顏色西戎來朝祗慄公門豈惟西人四方其訓之

九成臺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五局散吏蘇軾爲之銘曰

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二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況於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常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乎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況得聞天籟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峯之下望蒼梧之渺莽九嶷之聯綿覽觀山川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來鳳凰而舞百獸者既已粲然畢陳于前矣建中靖國元年五月旦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四

潁濵先生

論

易說一 附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何謂道何謂性請以子思之言明之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者性之異名也性者道之所寓也道無所不在其在人爲性性之未接物也寂然不得其朕可以喜可以怒可以哀可以樂特未有以發耳及其與物接而後喜怒哀樂更出而迭用出而不失節者皆善也所謂一陰一陽者猶曰一喜一怒云爾言陰陽喜怒皆自是出也散而爲天地斂而爲人言其散而爲天地則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言其斂而爲人則曰成之者性其實一也得之於心近自四支八骸遠至天地萬物皆吾有也一陰一陽自其遠者言之耳

易說二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此何數也曰一氣判而爲天地分而爲五行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十者天地五行自然之數雖聖人不能加損也及文王重易將以揲蓍則取其數以爲蓍數曰大衍之數五十大衍云者大衍五行之數而取其五十云爾用於揲蓍則可而非天地五行之全數也故繫之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明此天地五行之全數古之聖人知之所以配天地參陰陽其用有不可得而知者非蓍數之所及也及夫子贊論易乃以蓍數之故而損天地五行之全數以合之爲之說曰大衍之數五十者五不特數以爲在六七八九之中也言十則一二三四在其中言六七八九則五在其中矣一二三四在十中然而特見者何也水火木金特見於四時而土不特見故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夫五行迭用於四時其不特見者均也謂土不特見此野人之說也今謂五行之數止於五十是天五爲虛語天數不得二十有五天地之數不得五十有五而可乎且土之生數既不得特見而其成數又以水火木金當之是土卒無生成數也既土無生成數則天地之數四十而已尚何五十之有且天地五行之數人之所不與也今也欲取則取欲去則去是以意命五行也蓋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行既生矣而未及成地安於下天運於上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地以五合一而水成天以五合二而火成地以五合三而木成天以五合四而金成地以五合五而土成天之所生不得地五則不成地之所生不得天五亦不成此陰陽之至情而古今之定論非臆說也且土之在天地四行之所賴以成而土之賴於四行者少其實可視而知不可誣也今將求合蓍數而黜土其爲說疎矣

易說三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常簡以知阻乾之健坤之順皆其材之自然也譬如鳥之能飛魚之能游非有使之者也乾以其健濟天下之險坤以其順濟天下之阻皆有餘矣然而或亦不濟如鳥之能飛而困於弋魚之能游而斃於細健順之不可恃者亦若是矣且天下之險阻果安在乎物固有疆弱有遠近有高下有好惡有向背有取舍此爭之端而險阻之所出也方其不爭乘之以至健和之以至順無不濟也遇其方爭健能勝之順能說之尚可也不能勝不能說而險阻作矣然則何爲而可易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健而無心者其德易其形確然順而無心者其德簡其形隤然易簡積於中而確然隤然者著於外吾信之物安之雖險阻在前而無不知知之至則渙然氷釋無能爲矣此則易簡之功而非健順之所及也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物得其理則吾何爲哉亦位於其中而已矣

詩

詩序非詩人所作亦非一人作之蓋自國史明變大師達雅其所作之義必相授於作詩之時況聖人刪定之後凡在孔門居七十子之列類能言之而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漢興得遺文於煨燼之餘諸儒相與傳授講說而作爲之序其義必有所授之也於是詁訓傳注起焉相與祖述而爲之說使後之學者釋經之旨而不得即以序爲證殊不知序之作亦未爲得詩之旨此不可不辨夫魯之有頌詞過於實閟宮之詩有曰居嘗與許復周公之宇以春秋考之許即魯朝宿之邑也自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至僖公時許已非魯所有嘗地無所經見而先儒以爲嘗即魯薛地若難考據而詩稱居嘗與許爲能復周公之宇何也蓋此詩之作自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臧已下至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嘗與許復周公之宇皆國人祝之之辭望其君之能如此也序詩者徒得其言而未得其意乃爲之言曰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以爲僖公果復嘗許若未可信也魚藻言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

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言魚何在在藻爾或頒首或莘尾或依蒲自以爲得所也然特在藻在蒲而已焉足恃以爲得所猶之幽王何在在鎬爾或豈樂而後飲酒或飲酒而後樂豈若無事而那居自以爲至樂也然徒在鎬飲酒湛於耽樂而不恤危亡之至亦焉足恃以爲至樂此詩人所刺也序詩者徒見詩每以魚言物之多故於此亦曰萬物失其性以鎬爲武王所都故於此曰思武王恐非詩之旨也清廟之序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位冢宰正百官而已未嘗居攝也漢儒惑於荀卿與夫禮記之說遂以謂周公實居攝然荀卿之言好妄而禮所記雜出於二戴之論於此附會其說曰周公旣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然則成洛邑者周公也至於朝諸侯率以祀文王使周公爲之不幾於僭乎將仲子之序曰小不忍以至大亂以春秋左傳考之祭仲之諫莊公以不如早爲之所莊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又曰無庸將自及又曰不義不暱厚將崩終至於伐諸鄢莊公之志不早爲之所而待其自斃蓋欲養成其惡而終害之故也故春秋譏之而左氏謂之鄭志以鄭伯之志在於殺也將仲子之刺亦惡乎養成其惡而終害之序詩者曰小不忍以致大亂蓋不知此觀莊公誓母姜氏于城潁則莊公之用心豈小不忍者乎召旻所刺刺幽王大壞也始曰旻天疾威而卒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思召公之闢國特其一事爾而序詩者遂以是爲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焉足以盡一詩之義淇奧所美美武公之德也武公之德如詩所賦無施不可序詩者徒見詩言曰有匪君子即稱其有文章武公所以爲君子非止文章而已見詩言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即稱其又能聽其規諫武公所以切磋琢磨非止聽規諫而已是言也又似非能文者所爲即此觀之詩之序非漢諸儒相與論譔者歟不然何其誤詩人之旨尚如此至如載馳抑詩稱作詩者謚絲衣引高子及靈臺以證其說若此之類序非詩人作明矣[illegible]江有汜言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辭意並足矣又曰文王之

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能自悔也如式微言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而旄丘曰責衛伯因前篇以見意足矣又曰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云云何其辭意重複如此若此之類序非一人作明矣或者謂如江有汜之爲美媵賚之爲錫予那之祀成湯商武之祀高宗疑非後人所能知而序之者曰不然自詩作已來必相授於作之之時況聖人刪定之後乎

洪範五事說 附

昔禹觀洛書而得九疇之次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二者天人之道而九疇之源本也漢劉向父子始采諸儒之說而作五行傳其論五事失其實者過半後世因之予以爲不然乃爲之說曰五行天事也五事人事也五行之先後以天事言之五事之先後以人事言之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此五行之所以爲先後也人之生也形色具而聲氣繼之形氣具

而視聽繼之形氣視聽具而喜怒哀樂之變至喜怒哀樂既至而思生焉喜怒哀樂之未至則無思也無爲也無思無爲則性也性非五事而五事之所依也故形色爲貌聲氣爲言目爲視耳爲聽心爲思此五事之所以爲先後也首爲五藏發爲五事以應五行故脾之發爲貌而主土肺之發爲言而主金肝之發爲視而主木腎之發爲聽而主水心之發爲思而主火自黃帝以來知醫者言之詳矣捨此則無以治病無以生殺人也漢儒之說以言爲金以聽爲水則亦既得之矣至其以貌爲木以視爲火以思爲土則不可何以言之土之爲物形色毛具而水火木金附焉故形色之著者莫如土土實爲脾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土之屬而脾之餘也此佛氏所謂地大者也其於人爲貌貌之德恭恭之至肅肅則土得其性土得其性則能勝水故其休徵時雨肅之反爲狂狂則土失其性土失其性則不能勝水故其咎徵常雨肺之於人氣也所從出入也方其有氣而未聲則無以接物而物亦莫之喻也氣至於有聲聲成言言出而物從之矣故

言之德從從之至乂語曰出辭氣斯遠鄙悖矣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言之能乂如賜之能辯出而物莫之違也物之有聲者莫如金故言主金乂則金得其性金得其性故其休徵時暘乂之反爲僭僭則金失其性金失其性故其咎徵常暘物之能視者有待於日日入則視無以致其用及其升於東方然後視者皆明木位於東而日之所從見也故視主於木而木爲肝視之德明明之至哲哲則木得其性木得其性故其休徵時燠哲之反爲豫豫則木失其性木失其性故其咎徵常燠目施明於外者也耳納聰於內者也明施於外則爲燠聰納於內則爲寒寒水之性也受天下之言而無所不容故其德聰聰之至則謀謀則水得其性故其休徵時寒謀之反爲急急則水失其性水失其性故其咎徵常寒心虛而應物者也火無形而離於物者也二者其德同同故無所不照心之用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及其至也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由思而至於無思則復於性矣復於性則出於五事之表

此聖人所以參天地通鬼神而不可知者也故思之德睿睿之至聖其功行於萬物無所不入而不知其所以入惟風亦然易曰風自火出家人聖則火得其性火得其性故其休徵時風聖之反爲蒙蒙則火失其性火失其性故其咎徵常風此五者洛書之本說與皇帝之遺書合醫者由之至于今不變而漢之諸儒反之此智者之所太息也

貌	木	雨	失
言	金	暘	得
視	火	燠	失
聽	水	寒	得
思	土	風	失

舊說

脾	發爲貌	土	雨
肺	發爲言	金	暘
肝	發爲視	木	燠
腎	發爲聽	水	寒
心	發爲思	火	風

今說

春秋

名分立禮義明使斯民皆直道而行則聖人之襃貶未始作也名分不立禮義不明然導以名分而或知戒諭以禮義而或知畏猶有先王之澤在則聖人之襃貶因是而作也名分不足以導之使戒禮義不足以諭之使畏而先王之遺意已不復見則聖人雖欲襃貶亦末如之何矣愚於仲尼作春秋見之周之盛時賞罰一於主斷好惡公於人心賞其所可賞皆天下之同好也罰其所可罰皆天下之同惡也雖鄙夫賤隸猶知名分禮義之所在而不敢犯者不幸雖幽厲失道天下版蕩然天子之權未嘗倒持而名分禮義在天下者亦不敢踰也當是時王迹不熄而雅道存雅道存而春秋不作則襃貶安所著哉奈何東遷之後勢已陵替賞罰之柄不足令天下而雅道息雅

道息則名分踰而禮義喪矣然尚有可救者五霸起而合諸侯尊天子葵丘之會伐原之信大蒐之禮有足多者至如魯未可動亦以能秉周禮使先王綱紀之遺意緜緜有存者又幸而一時卿士大夫事君行己忠義之節間有三代人才之遺風聖人於此知夫導以名分或使知戒諭以禮義或使知畏故與之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而責備致嚴則春秋之作亦其人可得而褒貶歟逮五霸既沒之後春秋之末陵遲愈甚吳越始入中國干戈縱橫則中國幾為夷狄矣當時諸侯皆五霸罪人而先王紀綱遺意與夫人才遺風掃地蕩盡終於田常篡齊六卿分晉聖人於此知夫名分不足以導之使戒禮義不足以諭之使畏雖欲褒貶亦末如之何矣故絕筆獲麟止於二百四十二年獲麟之後書陳恒弒其君之事已非聖人所筆噫春秋不復作亦其人不足與褒貶歟然自詩亡而春秋作孟軻以為王者之迹熄至於春秋不復作則又先王之澤竭焉可勝歎哉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四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五

穎濱先生

論

刑賞忠厚之至

古之君子立於天下非有求勝於斯民也為刑以待天下之罪戾而唯恐民之入於其中以不能自出也為賞以待天下之賢才而唯恐天下之無賢而其賞之無以加之也蓋以君子先天下之民而後有不得已焉夫不得已者非吾君子之所志也民自為而召之也故罪疑者從輕功疑者從重皆順民之所欲從且夫以君而臨民其彊弱之勢上下之分固不待乎與之爭尋常之是非而後能勝之矣故寧委之於利使之取其優而吾無求勝焉夫惟天下之罪戾暴露而不可掩別白而不可解不得已而後加之刑朝廷之無功鄉黨之無義不得已而後受其賞如此而後知吾之用刑而非吾之好殺人也知吾之不賞而非吾之不欲富貴人也使夫其罪可以推而納之於刑其迹可以引而置之於無罪其功與之而至於可賞排之而至於不可賞若是二者而不以與民則天下有以議我矣使天下而皆知其可刑與不可賞也則吾猶可以自解使天下而知其可以無刑可以有賞之說則將以我為忍人而愛夫爵祿也聖人不然以為天下之人不幸而有罪可以刑可以無刑刑之而傷於仁幸而有功可以賞可以無賞無賞而害於信與其不屈吾法孰若使民全其肌膚保其首領而無憾於其上與其名器之不借孰若使民樂得為善之利而無望望不足之意嗚呼知其有可以與之之道而不與是亦志於殘民而已矣且彼君子之與之也豈徒曰與之而已也與之而遂勸之焉耳故捨有罪而從無罪者是以恥勸之也去輕賞而就重賞者是以義勸之也蓋使其思而得之也故夫堯舜三代之盛捨此而忠厚之化亦無以見於民矣

觀會通以行典禮

事物之變紛紜雜出若不可知然而有至理存焉禍福治亂之際須

側多故若不可處然而有夷路存焉世之人不知至理之所在也迷而妄行於是有風波作於平地親戚化為仇怨者矣聖人不然虛心以待物物至而情僞畢陳於前夫知所以御之是以遇繁而若一履險而若夷未嘗有所難者易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會通者理之所出也典禮者其所以接物也易有八卦重而為六十四卦有六爻爻之多至於數百皆聖人指會通以示人陳典禮以教人者也令將言之其多不可勝舉姑以乾坤明之乾之初不潛則危其身四不躍則喪其功二不田則無以廣其德五不天則無以利於人至於坤之初警之以履霜其上戒之以龍戰其三教之以無成其四慎之以括囊其易之談會通而陳典禮者可以類求矣舜之為庶人也父頑母嚚象傲艱哉舜之處於其家也周公之為冢宰也外則管蔡譏之以為將不利於孺子內則成王疑之殆哉周公之立於其朝也然四岳之稱舜曰烝烝乂不格姦詩人之美周公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

赤舄几几蓋舜與周公臨天下之至變履天下之大艱而泰然如拱揖於廟堂之上跪起於樽俎之間可不謂善觀會通以行典禮者哉昔庖丁之論解牛曰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蓋聖人之於事如庖丁之於牛知之明故處之暇處之暇故事無不濟者此其所以為聖人也

史官助賞罰

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聖人以此三權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夫惟天之權而後能壽夭禍福天下之人而使賢者無夭橫窮困之災不賢者無以享其富貴壽考之福然而季路原憲古所謂賢人者也伏於窮閻之下布衣饘粥之不給盜跖莊蹻橫行於天下食人之肝以為糧而老死於牖下不見兵革之禍如此則是天之權有時而有所不及也故人君用其賞罰之權於天道所不及之間以助夫為治然而賞罰者又豈能盡天下之是非而賞罰之於一時猶懼其不能明著暴見於萬世之下故君舉而屬之於其臣而以之曰史官蓋史官之權與天與君之權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無遺天下之是非故荀悅曰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夫史官之興其來尚矣其最著者在周曰佚在魯曰克在齊曰南氏在晉曰董狐在楚曰倚相觀其為人以度其當時之所書必有以助賞罰者然而不獲見其筆墨之所存以不能盡其助治之意獨仲尼因魯之史官左丘明而得其載籍以作為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雖其名為經而其實史之尤大彰明者也故齊威晉文有功於王室于賞之以侯伯之爵征伐四國之權而春秋又從而褒進之此所以助乎賞之當於其功也吳楚徐越之僭皆得罪於其君者也而春秋又從而加之以斥絕擯棄不齒之辭此所以助乎罰之當於其罪也若夫當時賞罰之所不能及則又為之明言其狀而使後世嗟嘆痛惜之不已嗚呼賢人君子之功烈與夫亂臣賊子罪惡之狀於此皆可以無忘其無聞焉是故古者聖人重史官當漢之時號曰太史令而其權在丞

相之上郡國計吏上計於太史而後以其副上於丞相御史夫惟知其權之可以助賞罰也故從而尊顯之然則後之史官其可以忽哉

王者不治夷狄

儒者必慎其所習習之不正終身病之公羊之書好為異說而無統多作新意以惑天下之耳目是以漢之諸儒治公羊者比於他經最為迂闊至於何休而其用意又甚於公羊蓋其勢然也經書公及戎盟于潛公羊猶未有說也而休以為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公之及戎盟于潛也時有是事也時有是事而孔子不書可乎故春秋之書其體有二有書以見褒貶者有書以記當時之事備史記之體而其中非必有所褒貶予奪者公之及戎盟于潛是無褒貶予奪者也而休欲必為之說是以其說不得不妄也且王者豈有不治夷狄者哉王者不治夷狄是欲苟安於無事者之說也古之所以治夷狄之道世之君子嘗論之矣有用武而征伐之者高宗文王之事是也有修文而和親之者漢之文景之事是也有拒絕

而不納之者光武之謝西域却匈奴之事是也此三者或制之焉或不能制之焉然皆所以適吾中國之便而寘夷狄於不便之地此所以治之之大要也今曰來者必不可拒則是光武之謝西域以息中國之民者非乎去者必不可追則是高宗文王凡有所以伐其不服而討其不庭者皆非也凡休之說施之於中國彊盛夷狄暴橫之時則將養寇以遺子孫之憂施之於中國新定休息自養之際則爲夷狄之所役使以自勞弊而不得止凡此二者休之說無施而可也蓋聞之聖人之於夷狄也吾欲其來則來之雖有欲去者不可得而去也吾欲其去則拒之雖有欲來者亦不可得而來也夫如是故其伸縮進退莫不在我而休欲聽其自來而自去也耶此其尤不可者也治休之學者曰孔子之於春秋託始以治天下當隱桓之際未暇遠略故先書晉滅夏陽末書楚滅穀鄧夫穀鄧之不書楚之未通而不告也如使聖人未欲與夷狄交通則雖有欲至者尚可得而至哉愚故曰春秋之書公及戎盟于潛是記事之體而何休之說妄也

形勢不如德

三代之時刑寬而政簡所以隄防禁固其民而尊嚴其君者舉皆無有而其所都之地又非有深山大河之固然而歷歲數百長久而無患者何耶秦之法令可謂峻矣而其所都又關中天府之國古之所謂百二者也然而二世而亡者何耶太史公曰權勢法制所以爲治也地形險阻所以爲固也然而此二者猶不可恃故曰形勢雖彊猶不如德也天下之形勢愚嘗論之矣讀易至於坎喟然而嘆曰嗟夫聖人之所以教人蓋詳矣夫坎之爲言猶曰險也天之所以爲險者以其不可升而地之所以爲險者以其有山川丘陵天地之險愚聞之矣而人之險愚未之聞也或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所謂人之險而高城深池之謂也曰非也高城深池此無以異於地之險而人之所以爲險者法制之謂也且夫天下之人其初蓋均焉爾而君至於爲君之尊而民至於爲民之卑君上曰享其樂而臣下曰安其勞而不敢怨者此法制之力也然猶止可以制小害而不可以禦大害也大盜起則城池險阻不可固而留衆叛親離則法制不能執而守是必有非勢之勢非形之形而後可也故至坎之六四曰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夫六四處剛柔相接之時而乃用一樽二簋土盎瓦缶相與拳曲俯仰納約於戶牖之下而終獲無咎此其非聖人知天下之不可以彊服而爲是優柔從容之德以和其剛彊難屈之心而作其愧恥不忍之意故耶嗟夫秦人自負其彊欲以斬刖齊天下之民而以山河爲社稷之堡障不知英雄之士開而鬪之刑罰不能絕而險阻不能拒故聖人在上必有以深結天下之心使英雄之士有所不可解者則坎之六四是也

既醉備五福

善夫詩人之爲詩也當成王之時天下已平其君子優柔和易而無所怨怒天下之民各樂其所年穀時熟父子兄弟相愛而無有暴戾不和之節莫不相與作爲酒醴剝烹牛羊以享以祀以相與歡樂而不厭詩人欲歌其事而以爲未足以見其盛也於是推而上之至於

朝廷之間見其君臣相安而宗族相愛至於祭祀宗廟既事而又與其諸父昆弟皆宴於寢旅酬下至於無算爵君臣釋然皆醉爲作既醉之詩以美之而後之傳詩者又深思而極觀之以爲一篇之中而五福備焉然愚觀於詩書至抑與酒誥之篇觀其所以悲傷前世之失及其所以深懲切戒於後者莫不以飲酒無度沉湎荒亂號呶倨肆以敗亂其德爲首故曰百禍之所由生百福之所由消耗而不享者莫急於酒周公之戒康叔曰酒之失婦人是用二者合并故五福不降而六極盡至愚請以小民之家而明之今夫養生之人深自覆護擁閉無戰鬪危亡之患而卒至於不壽者何耶是酒奪之也力田之人倉廩富矣俄而至於飢寒者何耶是酒困之也服食之人乳藥餌石無風雨暴露之苦而常至於不寧者何耶是酒病之也修身之人帶鉤蹈矩不敢妄行而常至於失德者何耶是酒亂之也四者既具則夫欲考終天命而其道無由也然而曰五福備於既醉者何也愚固言之矣天下之民相與飲酒歡樂於下而君臣乃相與偕醉於

上辭而愈恭和而有禮謬戾之氣不作於心心和神安而壽不可勝
計也用財有節御己有度而富不可勝用也壽命長永而又加之以
富則非安寧而何既壽而富身且安矣而無所用其心則非好德而
何富壽而安且有德以不朽於後也則非考終命而何故世之君子
能觀既醉之詩以和平其心而又觀夫抑與酒誥之篇以自戒也則
五福可以坐致而六極可以遠却而孔氏之說所以分而別之者又
何足爲君子陳於前哉

劉愷丁鴻孰賢

天下之讓三有不若之讓有相援之讓有無故之讓讓之爲名天下
之大功大善也然而至於無故之讓則聖人深疾而排之以爲此姦
人之所以盜名於暗世者也昔者公族穆子之讓韓起范宣子之讓
知伯宣子穆子中心誠有愧於彼二人者是不若之讓也舜之命禹
也讓於皐陶其命益也讓於朱虎能羆夫皐陶之不能當禹之任朱
虎能羆之不能辦益之事亦明矣然猶讓焉者是所謂相援之讓也

夫使天下之人皆讓其所不及則賢材在位而不肖者不強此能以
相推則賢者以類升而小人不能間此二者天下之大善也至於無
故之讓則天下之大不善也東漢之衰丁鴻鄧彪劉愷此三人者當
襲父爵而以讓其弟非有先君之命非有嫡庶之別而徒讓焉以自
高於世俗世之君子從而譏之然此三人者之中猶有優劣焉劉鄧
讓而不反以遂其非丁鴻讓而不終聽其友人鮑駿之言而卒就國
此鴻之所以爲賢於劉鄧也且夫開天下之讓而欲竊取其名以自
高其身以邀望天下之大利者劉愷之心也開天下之讓而竊慕之
而不知其不同以陷於不義者丁鴻之心也推其二心而定其罪則
鴻在可恕而愷爲可戮此眞僞之辨也賢愚可以見矣故范曄曰太
伯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末世徇其名而
昧其致則詭激之行興矣若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
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夫君子之立言非以苟顯其理將以啓天
下之未悟者立行非以苟顯其身將以教天下之方動者立行之所

開塞可無愼乎丁鴻之心存乎忠愛故能終悟而從義異乎二子之
徇名者也嗚呼世之邪僻之人苟冒天下之美名以僥倖天下之大
利自以爲人莫吾察也而不知君子之論有以見之故爲天下不可
以不肯君子之論也

禮以養人爲本

君子之爲政權其輕重而量其小大不以輕害重不以小妨大爲天
下之大善而小有不合焉者君子不顧也立天下之大善而以小有
不合而止則是天下無聖人大善終不可得而建也自周之亡其君
臣父子冠昏喪祭之禮日以淪喪至於漢興賢君名臣比比而出皆
知禮之足以爲治也然皆拱手相視而莫敢措非以禮爲不善也以
禮爲不可復也嗚呼是亦自輕而已至於元成之閒劉向上書以爲
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然有
司請定法令削則削筆則筆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然而爲
是者則亦有故律令起於後世而禮出於聖人敢變後世之法而不

敢變先聖之禮是亦畏聖人太過之弊也記曰禮之所生生於義也
故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故夫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則亦
何至於憚之而不敢耶今夫冠禮所以養人之始而歸之於正也昏
禮所以養人之親而尊其祖也喪禮所以養人之孝而爲之節也葬
禮所以養人之終而塞其悲也祭禮所以養人之情而接之於無窮
也賓客之禮所以養人之交而止其瀆也鄉禮所以養人之本而教
之以孝悌也凡此數者皆待禮而後成者也今皆廢而不立是以天
下之人皇皇無所折衷求其所從而不得則不能不出其私意以自
斷其禮私意用而天下之弊起奢者極於奢以傷其生儉者極於儉
以不得其所欲財用匱而飢寒起飢寒起而盜賊作而民之所恃以
爲養者皆失而不可得雖日開倉廩發府庫以贍百姓猶不可得而
養也故古之養人者不用財不施惠立禮於天下而匹夫匹婦莫不
自足於閭閻之下而無所匱乏此所謂知本者也

禮義信足以成德

周衰凡所以教民之具既亡而戰攻侵伐之役交橫於天下民棄其本而爭事於末當世之君子思救其弊而求之太迫導之無術故樊遲請學爲稼又欲爲圃孔子從而譏之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釋之者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又安用稼哉嗟夫仁人之言其始常若迂闊而不可行然要其終而究其所成則夫取利多而卒以無弊者終莫能易其說蓋孔子之於衛常欲正名而子路笑之矣冉子之於魯常欲徹而魯君非之矣何則衛之亂若非正名之所能安而魯之饑若非徹之所能救然而欲天下無饑與亂則非此二者莫之能濟故夫欲取其利而取之於遠則取利多而民不知欲圖其事而圖之於深則爲有漸而後無弊今夫樊遲欲爲農圃以富民而孔子荅之以禮義與信世或疑之而愚以爲不然若觀於孟子而求其所以辯許行之說則夫農圃之利乃有可以禮義致而可以信取之道何者許子欲使君臣並耕饔

飧而治此豈非樊子所願學者哉而孟子荅之以堯舜無所用心於耕稼堯以不得舜爲憂舜以不得禹爲憂堯得舜舜得禹而禮義流行忠信洋溢則天下之民將不勸之耕而自爲耕不督之圃而自爲圃而何至於身服農圃之勞而憂農圃之憂哉且夫欲勸天下之農而至於親爲之者亦足以見其無術矣古之聖人其御天下也禮行而民敬則役使如意義行而民服則勞苦不怨信行而民用情則上下相知而教化易行三德既成則民可使蹈白刃而無怨況農圃之事哉故夫欲致其功而形之於遠則功可成欲力其事而爲之於近則百弊起今欲君子小人而皆從事於農則夫天下之民尚誰使治之哉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五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六

潁濱先生

論語拾遺 幷序

予少時爲論語略解子瞻謫居黃州爲論語說盡取以往今見於其書者十二三也大觀丁亥閑居潁川爲孫籀簡筠講論語子瞻之說意有所未安時爲籀等言之凡二十有七章謂之論語拾遺恨不得質之子瞻也

巧言令色鮮以仁

巧言令色世之所悅也剛毅木訥世之所惡也惡之斯以爲不仁矣仁者直道而行無求於人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而何巧言令色之有彼爲是者將以濟其不仁耳故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剛毅木訥近仁

告諸往而知來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夫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亦可謂賢矣然貧而樂雖欲諂不可得也富而好禮雖欲驕亦不可得也子貢聞之而悟曰士之至於此者抑其切磋琢磨之功至也歟孔子善之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舉其成功而告之而知其所從來者所謂聞一以知二也歟

思無邪

易曰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詩曰思無邪孔子取之二者非異也惟無思然後思無邪有思則邪矣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爲此所謂無思無爲而思之正也若夫以物役思皆其邪矣如使寂然不動與木石爲偶而以爲無思無爲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也哉故曰思無邪思馬斯徂苟思馬而馬應則凡思之所及無不應也此所以爲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

志學至於從心

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致力於思徒思而無益是以知思之不如學也故十有五而志於學則所由適道者順矣由是以適道知道而未能安則不能行不能行則未可與立惟能安能行乃可與立故三十而立可與立矣遇變而惑則雖立而不固故四十而不惑則可與權矣物莫能惑人不能遷則行止與天同吾不違天而天亦莫吾違也故五十而知天命人之至於此也其所以施於物而行於人者至矣然猶未也心之所安耳目接於物而有不順焉以心御之而後順則其應必疑故六十而耳順耳目所遇不思而順矣然猶有心存焉以心御心乃能中法惟無心然後從心而不踰矩故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信如輗軏

我與物為二君子之欲交於物也非信無自入矣譬如車輪輿既具牛馬既設然而判然二物也夫將何以行之惟為之輗軏以交之而後輪輿得藉於牛馬也輗軏轅端持衡者也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車與馬得輗軏而交我與物得信而交金石之堅天地之遠苟有誠信無所不通吾然後知信之為輗軏也

處約處樂

不仁而久約則怨而思亂久樂則驕而忘患故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然則何所處之而可曰仁人在上則不仁者約而不怨樂而不驕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與豎刁易牙俱事桓公終仲之世二子皆不敢動而況管仲之上哉

無惡也

仁者無所不愛人之至於無所不愛也其蔽盡矣有蔽者必有所愛有所不愛無蔽者無不愛矣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以其無蔽也夫然猶有惡也無所不愛則無所惡矣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其於不仁也亦哀之而已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性之必仁如水之必清火之必明然方土之未去也水必有泥方薪之未盡也火必有煙土去則水無不清薪盡則火無不明矣人而至於不仁則物有以害之也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非不違仁也外物之害既盡性一而不雜未嘗不仁也若顏子者性亦治矣然而土未盡去薪未盡化力有所未逮也是以能三月不違仁矣而未能遂以終身也其餘則土盛而薪彊水火不能勝是以日月至焉而已矣故顏子之心仁人之心也不幸而死學未及究其功不見於世孔子以其心許之矣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仁人之功也孔子以其功許之矣然而三歸反坫其心猶累於物此孔顏之所不為也使顏子而無死切而磋之琢而磨之將造次顛沛於是何三月不違而止哉如管仲生不由禮死而五公子之禍起齊遂大亂君子之為仁將取其心乎將取其功乎二者不可得兼使天相人以顏子之心收管仲之功庶幾無後患也夫

朝聞道夕死可矣

孔子之門人其聞道者亦寡耳顏子曾子孔門之知道者也故孔子歎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苟未聞道雖多學而識之至於生死之際未有不自失也苟一日聞道雖死可以不亂矣死而不亂而後可謂學矣

無所取材

孔子歷試而不用慨然而歎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歟此非孔子之誠言蓋其一時之歎云爾子路聞之而喜子路亦豈誠欲入海者耶亦喜孔子之知其勇耳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蓋曰無所取材以為是桴也亦戲之云爾雖聖人其與人言亦未免有戲也

未知焉得仁

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孔子以忠許之而不與其仁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孔子以清許之而

不與其仁此二人者皆春秋之賢大夫也而孔子不以仁與之孔子之以仁與人也固難殷之三仁孤竹君之二子至於近世惟齊管仲然後以仁許之如令尹子文陳文子雖賢未可以列於仁人之目故冉有子路之政事公西華之應對與子文之忠文子之清一也臧文仲魯之君子也其言行載於魯而孔子少之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智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智也捨是六者其餘皆仁且智也歟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君子而不仁則臧文仲之類歟

子見南子

孔子居魯陽貨欲見而不往陽貨瞰其亡也而饋之豚孔子亦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與孔子三言孔子荅之無違孔子豈順陽貨者哉不與之較耳孟子曰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夫先之而必荅禮之而必報孔子亦有不得已矣孔子之見南子如見陽貨必有不得已焉子路疑之而孔子不辨也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以

爲世莫吾知而自信於天云爾

泰伯至德

泰伯以國授王季逃之荆蠻天下知王季文武之賢而不知泰伯之德所以成之者遠矣故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子瞻曰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民無得而稱之有讓國之實而無其名故亂不作彼宋宣魯隱皆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也是以宋魯皆被其禍予以爲不然人患不誠誠無爭心苟非豺狼孰不順之魯之禍始於攝而宋之禍成於好戰皆非讓之過也漢東海王彊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玄宗兄弟終身無間言焉豈亦斷髮文身子貢曰泰伯端委以治吳仲雍繼之斷髮文身孰謂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者太史公以意言之爾

三年學不至於穀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穀善也善之成而可用如苗之實而可食也盡其心力於學三年而不見其成功者世無有也

亂臣十人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婦人者太姒也然則武王蓋臣其母乎古者婦人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春秋書魯僖公之母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太姒雖母以九人故謂之臣焉可也

彼哉彼哉

或問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鄭公孫夏無足言者蓋非所問也楚令尹子西相昭王楚以復國而孔子非之何也昭王欲用孔子子西知孔子之賢而疑其不利楚國使聖人之功不見於世所以深疾之也世之不知孔子者衆矣孔子未嘗疾之疾其知我而疑我爾

貧而無怨難

有道者不知貧富之異貧而無怨富而無驕一也然而飢寒切於身而心不動非忘身者不能故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請討陳恒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illegible]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illegible]曰告夫三子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illegible]也孔子爲魯大夫鄰國有弒君之禍而恬不以爲言則是許之[illegible]公三桓之不足與有立也孔子既知之矣知而猶告以爲雖無[illegible]今日而君臣之義猶有徼於後世也子瞻曰哀公患三桓之偪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以越伐魯豈若從孔子而伐齊既克田氏則魯公室自張三桓將不治而自服此孔子之志也予以爲不然古之君子將有立於世必先擇其君齊桓雖中主然其所以任管仲者世無有也然後九合之功可得而成今哀公之妄非可以望桓公也使孔子誠克田氏而返將誰與保其功然則孔子之憂顧在克齊之後此則孔子之所不爲也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古之教人必以學學必教之以道道有上下其形而上者道也其形

而下者器也君子上達知其道也小人下達得其器也上達者不私於我不役於物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下達者知義之不可已禮之不可過故曰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如使人而不知道雖至於君子有不仁者矣小人則無所不至也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明日遂行

孔子以禮樂游於諸侯世知其篤於學而已不知其他也犁彌謂齊景公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衛靈公之所以待孔子者始亦至矣然其所以知之者猶犁彌也久而厭之將傲之以其所不知蓋問陳焉孔子知其決不用也故明日而行使誠用之雖及軍旅之事可也

好行小慧

群居終日言不及義此里巷之鄙夫直情而恣行者也而孔子何難焉蓋知不義之可惡而欲以小慧徼取於世世必以是取之此孔子之所難也

人能弘道

道之大充塞天地贍足萬物誠得其人而用之無所不至也苟非其人道雖存七尺之軀有不能充矣而況其餘乎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六言六蔽

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孝悌忠信汎愛而親仁皆其質也有其質矣而無學以文之皆未免於有過也故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此六者皆美質也而無學以文之則其病至此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質如孔子而不知學皆六蔽之所害蓋無足怪也

女爲周南召南

人生於欲不知道者未有不爲欲所蔽也故曰人之少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始學者未可以語道也故古之教者必始於周南召南周南召南知欲之不可已也而道之以禮以禮濟欲夫是以樂而不淫始學者安爲由是免於蔽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言欲之蔽也

予欲無言

古之傳道者必以言達者得意而忘言則言可尚也小人以言害意因言以失道則言可畏也故曰予欲無言聖人之教人亦多術矣行止語默無非教者子貢習於聽言而未知其餘也故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豈無以感而通之乎

孔子行

衛靈公以南子自汙孔子去魯從之不疑季桓子以女樂亡故三日不朝孔子去之如避寇讎子瞻曰衛靈公未受命者故可去桓子已受命者故不可子以爲不然孔子之世諸侯之過如衛靈公者多矣而可盡去乎齊人以女樂間孔子魯君大夫既食其餌矣使孔子安而不去則坐待其禍無可爲矣非衛南子之比也

切問而近思

君子無所不學然而不可勝志也志必有所一而後可志無所一雖博猶雜學也故曰博學而篤志將有問也必切其極退而思之必自其近者始不然疑而不信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自夫婦之所能而思之可以知聖人之所不能也故曰切問而近思君子爲此二者雖不爲仁而仁可得也故曰仁在其中矣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六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七

潁濵先生

孟子解

何必曰利

梁惠王問利國於孟子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先王之所以為其國未有非利也孟子則有為言之耳曰是不然聖人躬行仁義而利存非為利也惟不為利故利存小人以為不求則弗獲也故求利而民爭民爭則反以失之荀卿子曰君子兩得之者也小人兩失之者也此之謂也

文王之囿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周雖大國未有以七十里為囿而不害於民者也意者山林藪澤與民共之而以囿名焉是芻蕘雉兎者無不獲往不然七十里之囿文王之所不為也

樂天畏天

孟子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小大之相形貴賤之相臨其命無不出於天者畏天者知其不可違不得已而從之樂天者非有所畏非不得已中心誠樂而為之也堯禪舜舜禪禹湯事葛文王事昆夷皆樂天者也

畜君何尤

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君有逸德而能止之是謂畜君以臣畜君君之所尤也然其心則無罪非好其君不能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浩然之氣

孟子學於子思子思言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言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子思言至誠無敵於天下而孟子言不動心與浩然之氣凡孟子之說皆所以貫通於子思而已故不動心與浩然之氣誠之異名也誠之為言心之所謂誠然也心以為誠然則其行之也安是故心不動而其氣浩然無屈於天下此子思孟子之所以為師弟子也子思舉其端而言之故曰誠孟子從其終而言之故謂之浩然之氣一章而三說具焉其一論養心以致浩然之氣其次論心之所以不動其三論君子之所以達於義達於義所以不動心也不動心所以致浩然之氣也三者相須而不可廢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是何氣也天下之人莫不有氣氣者心之發而已行道之人一朝之忿而鬬焉以亡其身是亦氣也方其鬬也不知其身之為小也不知天地之大禍福之可畏也然而是氣之不養者也不養之氣橫行於中則無所不為而不自知於是有進而為勇有退而為怯其進而為勇也非吾欲勇也不養之氣盛而莫禁也其退而為怯也非吾欲怯也不養之氣衰而不敢也孔子曰人之少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一

人之身而氣三變之故孟子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夫志意既脩志盛奪氣則氣無能為而惟志之從志意不脩氣盛奪志則志無能為而惟氣之聽故氣易致也而難在於養心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而告子先我不動心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何謂也告子以為有人於此不得之於其言勿復求其有此心不得之於其心勿復求其有此氣夫言之不然而心則然者有矣未有心不然而氣則然者也故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由是言之氣者心之使也心所欲為則其氣勃然而應之心所不欲而強為之則其氣索然而不應人必先有是心也而後有是氣故君子養其義心以致其氣使氣與心相狎而不相離然後臨事而其氣不怯故曰志至焉氣次焉志之所至而氣從之之謂也昔之君子以其耿然之身而臨天下言未發而衆先諭功未見而志先信力不及而勢與之者以有是氣而已故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養志以致氣

盛氣以充體體充而物莫敢逆然後其氣塞乎天地雖然心之所以不動者何也博學而識之彊力而行之卒然而遇之有自失焉故心必有所守而後能不動心之所守不可多也多學而兼守之事至而有不應也是以落其枝葉損之又損以至於不可損也而後能應故孔子謂子貢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北宮黝之養勇也曰吾無辱於爾也孟施舍之養勇也曰吾無懼於爾也無辱勇矣而未見所以必勇也無懼而後能必勇故曰北宮黝之守氣不如孟施舍之守約北宮黝似子夏孟施舍似曾子曾子之所以自守者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夫縮入也入受也自反而心受之以爲可爲者無憾於吾心也則吾心囂然爲之而吾氣勃然應之矣孟子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夫餒不充之謂也有行於此而義不受則心不慊心不慊則氣不能充體氣不能充體謂之餒矣故心不能不動也而有待於義君子之所由達於義者

何也勉彊而行之則勞苦而失其真放而不之求則終身而不復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夫君子之於道優游從容於其間待其自至而勿彊正也中心勿忘待其自生而勿助長也而後獲其真彊之而求其正助之而望其長是非誠正而誠長也迫於外也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待其自至而不彊是學道之要也

我知言

孟子曰我知言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何謂也曰是諸子之病也孟子之於諸子非辯過之知其病而已病於寒者得火而喜以爲萬物莫火若也病於熱者得水而喜以爲萬物莫水若也一惑於水火以爲不可失矣誠得其病未有不覺而自泣也彼其爲是險詖之辭者必有以蔽之而不能自達也爲是淫放之辭者必有以陷之而不能自出也爲是邪僻之辭者必有以附之而不能自解也苟能知之發其蔽平其陷解其離未有不服者也不服則遁遁必有所窮要之於所窮而執之此孟子之所以服諸子也

仁者如射

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反求諸己夫射之中否在的而所以中否在我善射者治其在我正立而審操之的雖在左右上下無不中者矣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居於人上而一爲非禮則害之及於物者衆矣誠必由禮雖不爲仁而仁不可勝用矣此仁者如射之謂也

莫不善於貢

龍子曰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故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夏后氏之法而其不善如此何也曰何特貢也作法者必始於粗終於精篆之不若隸也簡策之不若紙也車之不若騎

也席之不若牀也俎豆之不若盤盂也諸侯之不若郡縣也肉刑之不若徒流杖笞也古之不爲此非不智也勢未及也寢於泥塗者寘之於陸而安矣自陸而後有藁秸自藁秸而後有莞簟捨其不安而獲其所安足矣方其未有貢也以貢爲善矣及其既貢而後知貢之未善也法非聖人之所爲世之所安也聖人者善因世而已今世之所安聖人何易焉此夏之所以貢也

陳仲子之廉

陳仲子處於於陵齊人以爲廉孟子曰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歟抑亦盜跖之所築歟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歟抑亦盜跖之所樹歟人安能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若是則孟子之責人也已難曰否居於於陵而食其食非孟子之所謂不可而仲子之所謂不可也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天下無伯夷仲子之義爲不居且不食也天下不可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然則非其居於於陵食於辟纑之果汙世而不食於汙世

兄之室之不可繼也故曰以毋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君子之行為可充也為可繼也然後行有類若仲子將何以繼之故曰禦人於國門之外而餽以道則不受以不義取之於民而餽以道則受於孔子以不義取之於民者猶禦也其受於孔子何也曰以其非禦也非禦而謂之禦充類至義之盡也君子充其類而極其義則仲子之兄猶盜也仲子之兄猶盜也則天下之人皆猶盜也以天下之人皆猶盜而無所容則誰與立乎天下故君子不受於盜而猶盜者有所不問而後可以立於世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也孔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蓋謂是也

君子欲自得

學者皆學聖人學聖人者不如學道聖人之所是而吾是之其所非而吾非之是以貌從聖人也以貌從聖人名近而實非有不察焉故不如學道之必信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是以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性故之辨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所謂天下之言性者不知性者也不知性而言性是以言其故而已故非性也無所待之謂性有所因之謂故物起於外而性作以應之此豈所謂性哉性之所有事也性之所有事之謂故方其無事也無可而無不可及其有事未有不就利而避害者也知就利而避害則性滅而故盛矣故曰故者以利為本夫人之方無事也物未有以入之有性而無物故可以謂之人之性及其有事則物入之矣或利而誘之或害而止之而人失其性矣譬如水方其無事也物未有以參之有水而無物故可以謂之水之性及其有事則物之所參也或傾而下之或激而升之而水失其性矣故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水行於無事則平性行於無事則靜方其靜也非天下之至明無以窺之及其既動而見於外則天下之人能知之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吾將何以推之惟其有事於運行是以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此性故深淺之辨也

巧力之辨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以巧諭智以力諭聖何也巧之所能有或不能力之所當至無不至也伯夷伊尹柳下惠之行人之一方也而以終身焉故有不可得而克至於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仕而仕可以處而處然後終身行之而不匱故曰由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也是可常也其中非爾力也是巧也是不可常也巧亦能為一中矣然而時亦不中是不如力之必至也

性善之說

孟子嘗知性矣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知故之非性則孟子嘗知性矣然猶以故為性何也[illegible][illegible]道性善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illegible][illegible]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信有是四端矣然而有惻隱之心而已乎蓋亦有忍人之心矣有羞惡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無恥之心矣有辭讓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爭奪之心矣有是非之心而已乎蓋亦有蔽惑之心矣忍人之心不仁之端也無恥之心不義之端也爭奪之心不禮之端也蔽惑之心不智之端也是八者未知其孰為主也均出於性而已非性也性之所有事也今孟子則別之曰此四者性也彼四者非性也以告於人而欲其信之難矣夫性之於人也可得而知之不可得而言也遇物而後形應物而後動方其無物也性也及其有物則物之報也惟其與物相過而物不能奪則行其所安而發

其所不安則謂之善與物相遇而物奪之則靡其所可而從其所不可則謂之惡皆非性也性之所有事也譬如水火能下者水也能上者亦水也能熟物者火也能焚物者亦火也天下之人好其能下而惡其能上利其能熟而害其能焚也而以能下能熟者謂之水火能上能焚者為非水火也可乎夫是四者非水火也水火之所有事也柰何或以為是或以為非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雖堯桀而均有是性是謂相近及其與物相遇而堯以為善桀以為惡是謂相遠習者性之所有事也自是而後相遠則善惡果非性也孔子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故有性善有性不善以堯為父而有丹朱以瞽叟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安在其為性相近也曰此非性也故也天下之水未有不可飲者也然而或以為清冷之淵或以為塗泥今將指塗泥而告人曰雖是亦有可飲之實信矣今將指塗泥而告人曰吾將飲之可乎此上智下愚之不可移也非性也故也

不為苟去

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孟子曰孔子從而祭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二者非相反也孔子之去魯為女樂之故也去於膰肉之不至為君也於其君之有大惡也孔子有不忍行焉於其君之無罪也孔子有不安行焉曰上以求免吾君下以免我是以去於膰肉之不至曰是可以辭於天下也故曰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惡乎執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必信之謂亮孔子曰君子貞而不亮要止於貞而不必信而後無所執否則執一而廢百矣

事天立命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天者莫之使而自然者也命者莫之致而自至者也天畀我以是心而不能存付我以是性而不能養是天之所以授我者有所不事也夭壽則為之天則廢之夭壽非人所為也而實力焉是命有所未立也脩身於此知夭壽之無可為也而命立於彼矣

順受其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何謂也天之所以授我者盡於是矣君子脩其在我以全其在天人與天不相害焉而得之是故謂之正忠信孝悌所以為順也人道盡矣而有不幸以至於大故而後得為命巖牆之下是必壓之道也桎梏之中是必困之道也必壓必困而我蹈之以受其禍是豈命哉吾所處者然也

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

人之為不善也皆有愧耻不安之心小人惟奮而行之君子惟從而已之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

竊負而逃

孟子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叟殺人皋陶則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於海濱吾以為此野人之言非君子之論也舜之事親烝烝乂不格姦何至於殺人而負之以逃哉且天子之親有罪議之孰謂天子之父殺人而不免於死乎

形色天性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踐形形色者所彊於外也中雖無有而猶知彊之孟子以是為天性也

其進銳者其退速

有人於此其進之銳也則天下以為不速退矣是不然勉彊而力行之則其進也必銳不勝而怠厭之則其退也必速曷不取而覆觀之於其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其所厚者薄無不薄也故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烏可哉亡親戚君臣上下而可是所謂不可已而已者也能居於於陵食於辟纑而不顧而不能以不義不受齊國是所謂進銳而退速者也

不仁而得天下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孟子之爲是言也則未見司馬懿楊堅也不仁而得天下也何損於仁仁而不得於天下也何益於不仁得國之與得天下也何以爲異君子之所恃以勝不仁者上不愧乎天下不愧乎人而得失非吾之所知也

人能克無欲害人之心

孟子曰人能克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克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無欲害人之心與無穿窬之心人皆有之然苟將充之則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猶未免乎穿窬也此所謂造端乎夫婦而其至也察乎天地也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七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八

潁濱先生

論

堯

四岳薦鯀於堯堯知鯀之不可用而屈於四岳民被其害者九年後世疑之知其不可用而用之不仁屈於四岳而不能信不知予嘗論之水之爲害不可一日不治而人之知治水者雖聖賢有不能也是以堯舜皆不自治得禹而後濟方禹之未見也天下言治水者莫如鯀棄鯀而不試有不仁焉斯堯之所以用鯀也歟

堯舜

堯之世洚水爲害以意言之堯之爲國當日夜不忘水耳今考之於書觀其爲政先後命義和正四時務農事蓋其所先也末乃命鯀以治水鯀九年無成功乃命四岳舉賢以遜位四岳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堯以爲然而用之往臣皆無一言及於水者舜既攝事黜鯀而用禹洚水以平天下以安堯舜之治其緩急先後於此可見矣使五教不明父子不親兄弟相賊雖無水患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使五教既脩父子相安兄弟相友水雖未除要必有能治之者昔孔子論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古之聖人其憂深慮遠如此世之君子凡有志於治皆曰富國而彊兵患國之不富而侵奪細民患兵之不彊而凌虐鄰國富彊之利終不可得而謂堯舜孔子爲不切事情嗚呼殆哉

舜

學者言堯舜之事有三矣焉太史公得其一不得其二莊子稱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莊子蓋寓言焉而後世信之太史公曰舜禹之間岳牧咸薦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而許由何以稱焉孟子

曰堯將舉舜妻以二女瞽叟不順不告而娶旣而猶欲殺舜而分其室然舜終不以爲怨于考之於書孟子蓋失之矣世豈有不能順其父母而能治天下者哉四岳之薦舜曰烝烝乂不格姦蓋之稱舜曰夔夔齋栗瞽亦允若則舜之爲庶人旣已能順其親使不至於姦矣父母兄弟之際智力之所不施也有頑父嚚母傲弟而能和之以不失其親惟至仁能之此堯之所以用舜而不疑者也父子相賊姦之大也豈其旣已用之而猶欲殺之哉孟子又言堯舜禹之終皆薦人於天堯崩舜避堯子於南河之南舜崩禹避舜子於陽城天下皆往歸之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禹崩益避禹子於箕山之陰朝覲獄訟者皆不之益而之啓故益不得爲天子以吾觀之此亦非君子之言也舜禹之攝格于祖考郊祀天地朝見諸侯巡守方岳行天子之事矣及其終而又辟之何哉使舜禹辟之天下歸之而其子不順將從天下而廢其子歟將奉其子而違天下歟此事之至逆由辟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位於禹辟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爲匹夫猶且恥之而謂益爲之哉

夏

聖人之道苟可以安天下不求爲異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後世以爲禹無聖人而傳之而後授之其子孫此以好異期聖人也夫聖人之於天下不從其所安而爲之而求異夫天下之人何其用心之淺耶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爲天下而湯不以予其臣武王不以予其弟誠以爲其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者則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爲異也而天下之人何獨疑夫禹哉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焉而以予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聖人以是爲不可易故因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亂以至於堯堯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舉天下而授之人此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後世之所不能而聖人獨爲之豈以爲異哉天下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人焉爲異而震之則天下皆將爭其名而失其眞故夫堯舜之傳賢者是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而堯肯傳之舜舜肯傳之禹以爲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爲不足受也使天下復有禹子知禹之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啓足以爲天下故也啓爲天下而益爲之佐是益不失爲伊尹周公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聖人之不喜異也如此魯人之法贖人者受金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受賞夫子嘆曰嗟夫使魯之不復贖人者賜也夫贖人而不以爲功此君子之所以異於衆人者而其弊乃至於不贖是故聖人不喜夫異以其有時而窮也閔子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援琴而歌戚戚而不樂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夏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取琴而鼓之其樂侃侃然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而夫子皆以爲賢由此觀之禹益之事傳者之過也記有之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舜禹皆有所從受天下者其所從受天下者不可忘也故舜宗堯而置瞽叟此天下之

大義也至禹不獨廢堯而且忘舜鯀雖得罪以父故得於郊從舜之義則禹爲忘其君從禹之義則舜爲忘其親二者皆聖人之所不爲也予聞之禮之所行義之所許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舜禹之有天下則先王之所未有也故堯雖非父而其德載於後世不可以不宗瞽雖其親而無功於人不可以私享二者皆義也至夏后氏郊鯀而宗禹此禹之子孫之禮也孰謂禹之不宗舜哉柳下惠稱有虞氏郊堯而宗舜先儒以爲此虞氏子孫之禮也以虞推禹則禹其有不宗舜乎雖然夏之子孫所以不宗舜者以有鯀也鯀雖得罪於舜而從事於水者九年非瞽叟之比也故卒爲夏郊而三代祀之三代猶以其功祀之而其子孫顧可以他人廢之乎故夫虞夏之祀皆義之所予也

商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旣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旣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

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彊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彊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彊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彊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彊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彊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

公封于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寖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于彊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于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彊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書稱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蓋伊尹耕于莘野既以處士從湯矣及其適夏非其私行也湯必與知之其君臣之心以爲從湯伐桀以濟斯世不若使伊尹事桀以止其亂雖使夏不亡商不興無憾也及其不可復輔于是捨而歸耳其後文王事紂亦身爲之三公至將囚而殺之然後棄之而西蓋湯之於桀文王之於紂其不欲遽奪之者如此此其所以爲湯文王而後世之所不及也

三宗

黃帝堯舜壽皆百年享國皆數十年周公作無逸言商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受命中身享國五十年自漢以來賢君在位之久皆不及此西漢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三年東漢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二年唐太宗二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然與無逸所謂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無以大相過也至其享國長久如秦始皇漢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玄宗皆以臨御久遠循致大亂或以失國或僅能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之富其倍於人者千萬也膳服之厚聲色之靡所以賊其躬者多矣朝夕於其間而無以御之至於夭死者勢也幸而壽考用物多而害民久矜已自聖輕蔑臣下至於失國宜矣古之賢君必志于學達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貴其視子女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山林學道者比是以久於其位而無害也傅說之詔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嗚呼傅說其知

此矣

周

傳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予讀詩書歷觀唐虞至於夏商以爲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于文也文之爲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鬬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生不相養而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戚然不寧於中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于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飯土塯啜土鉶土堦三尺茅茨不翦至於周而後大備其粗始於父子之際其精布於萬物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謂文於前世而後之人乃更以爲質也是故祭祀之禮陳其籩豆列其鼎俎備其醪醴俯伏以薦思其飲食醉飽之樂而不可見也於

是灌用鬱鬯藉用白茅既沃而莫之見以爲神之縮之也體魄降於地魂氣升於天恍惚誕謾而不知其所由處聲音氣臭之類恐不能得當也於是終祭於屋漏繹祭於祊以爲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之以滋味重之以膾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恐父祖之不吾安也於是先黍稷而飯稻粱先大羹而飽庶羞以爲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復以爲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故凡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於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於毫釐纖悉蓋以爲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於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彊凌弱衆暴寡而後世乃以爲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於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昏喪祭而不爲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於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非所以爲法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八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九

潁濱先生

論

五伯

五伯威文爲盛然觀其用兵皆出於不得已威公帥諸侯以伐楚次於陘而不進以待楚人之變楚使屈完如師威公陳諸侯之師與之乘而觀之屈完見齊之盛懼而求盟諸侯之師成列而未試也威公退舍召陵與之盟而去之夫豈不能一戰哉知戰之不必勝而戰勝之利不過服楚全師之功大於克敵故以不戰服楚而不吝也晉文公以諸侯遇楚於城濮楚人請戰文公思楚人之惠退而避之三舍軍吏皆諫咎犯曰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師退而楚不止遂以破楚而殺子玉使文公退而子玉止則文公之服楚亦與齊威等無戰勝之功矣故威文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此其所以全師保國無敵於諸侯者也至宋襄公國小德薄而求諸侯淩虐邾鄫之君爭鄭以怒楚兵敗身死之不暇雖竊伯者之名而實非也其後秦穆公東平晉亂西伐諸戎楚莊王克陳入鄭得而不取皆有伯者之風矣然穆公聽杞子之計違蹇叔而用孟明千里襲鄭覆師於殽雖悔過自誓列於周書而不能東征諸夏以終成伯業莊王使申舟聘齊命無假道於宋舟知必死而王不聽宋人殺之王聞其死投袂而起以兵伐宋圍之九月與之盟而去之雖號能服宋然君子以爲此不假道之師也齊靈公楚靈王之所爲王亦爲之而尚何以爲伯乎嗚呼此二君者皆賢君也兵一不義而幾至於狼狽不能與威文齒而況其下者哉

六國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疏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

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彊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埸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吳

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九世不通中國壽夢以下始與諸侯盟會七世而亡然孔子作春秋終以蠻夷書之謂之吳而不人蓋禮義不足故也春秋諸侯國而不人者三楚始稱荊而已僖元年書楚人伐鄭文九年書楚子使椒來聘自是遂與諸侯齒而吳越終春秋不人此其禮義存亡之實也故予因春秋所書而推考三國得失之效以爲吳越皆戰勝攻取能服人矣而無禮義以自將吳欲以乘凌諸夏而不知止故闔閭之後覆亡而不救越能自安於蠻夷無意於王伯故勾踐之後固陋而無聞至於楚禮義雖不足道而亦無媿於齊晉故其後遂與戰國相終始由是觀之禮義之於爲國豈誣也哉

三代之得天下其所以異於後世者惟不求而得之耳世之論伊尹太公多以陰謀奇計歸之其說乃與漢陳平魏賈詡無異夫陳平賈詡之事張子房荀文若之所不爲也而謂伊尹太公爲之乎太公蓋善用兵老而不衰與文王治岐而司馬兵法出焉要之皆仁人豈以詭詐爲之而傾人以自立者哉管仲相威公霸諸侯一正天下使人免左衽之禍孔子以仁許之然死不旋踵適庶爭立威公不得葬幸而不亡以管仲之智而不免於此蓋物有以蔽之歟古者將治天下必先治家以爲其道當自是往管仲爲齊大夫塞門反坫身備三歸而威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其行甚穢管仲以爲不害霸不禁也夫古之聖人爲君臣父子夫婦之禮皆有本末不徒設也故以舊坊爲無用而毀之者必有水患以舊禮爲無補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古之君子身脩而家治安而行之不知其難而亂自去今管仲偷取一時之欲而僥倖於長久難哉威公季年將立世子管仲知其將有適庶之禍遂與威公屬孝公於宋襄公夫使威公妻妾適庶之分素明家事素定則太子一言立矣而他人何與哉蓋管仲智有餘而德不足於是窮矣

魯

魯自宣公殺其世子而自立公室遂卑三桓分有其民而竊咻之民知有大夫而不知有君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公還自楚不敢入歸而不敢問蓋魯君之失國世久矣至昭公不忍其偪未能收民而舉兵攻之遂以失國哀公孤弱甚於昭公又欲以越人攻之終亦出死於越嗟夫棄民五世而欲一朝收之宜其難哉昔齊晏子嘗告景公以田氏之禍公問所以救之者晏子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而大夫不收公利景公稱善而不能用齊卒以亡語稱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予嘗考之以爲哀公將去三桓而不敢正言古者戮人於社其託於社者有意於誅也宰我知其意而亦以隱答焉其曰使民戰栗以誅告也孔子知其不

可曰此先君之所爲植根固矣不可以誅我齊也蓋亦有意於禮乎不然何咎子之深也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自隱至昭而逐於季氏凡十世自宣至定而制於陽虎凡五世虎不逾世而敗自是三桓微散没不復見而魯公室雖微不絶遂與戰國相終始嘉以臣僭君不義而得民要以其力自斃君雖失衆而其實無罪久則民將哀之其勢固當然哉

燕

燕召公之後然國於蠻貊之間禮樂微矣春秋之際未嘗出與諸侯會盟至於戰國亦以耕戰自守安樂無事未嘗被兵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入燕始以縱横之事説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復寧歲六世而亡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七世不通諸侯自巫臣入吳教吳乘車戰射與晉楚力爭七世而亡燕吳雖南北絶遠而興亡之迹大略相似彼説客策士借人之國以自快於一時可矣而爲國者因而徇之禍狂恣行以速滅亡何哉夫起於僻陋之中而奮於諸侯之上如商周先王以德服人則可不然皆禍也至太子丹不聽鞠武而用田光欲以一匕首斃秦雖使荊軻能害秦王亦何救秦之滅燕而況不能哉此又蘇秦之所不取也

蔡

世俗之説曰舜囚堯不得其死禹逐舜終於蒼梧之野周公將篡成王二叔譏之乃免於亂彼以小人之情度君子之心亦何所不至哉今夫聖人雖與世同處而其中浩然與天地同量彼其食粟衣帛盖有不得已耳而況與人爭利哉諸葛孔明受託昭烈以相孺子雖使取而代之蜀人安焉然君臣之義没身不替孔明尚然而況於聖人乎彼小人何足以知之

曹

孟子有言王不待大而伯必有大國王者以德伯者以力以德服人凡有知者莫與之較以力服人力之所不勝則殆故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齊威晉文皆因大國之資而後有成齊襄公楚靈王奪齊楚之力無德而求諸侯國未可亡而身死之曹伯陽宋王偃國小德劣而圖伯者之事身死而國隨以滅夫惟樂天者可以保天下畏天者可以保其國未能畏天而求樂天之功難矣哉

陳

楚方北征諸夏而陳蔡許鄭適當其衝其爲國也難矣吳季子札見鄭子産曰子爲國愼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子産以區區之鄭立於晉楚之間敬而不懾卒免大國之患非禮何以當之若陳蔡許頓沛陽越之不暇卒先鄭以滅善哉鄭渾罕之論之也曰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作丘賦鑄刑書皆廢法以便事故曰無法夫無禮則不能自立無法則不能字人民將不懷大國不予不折必仆民不予將以其力自斃此其所以爲亡之先後也

杞

杞宋皆天子之事守也蓋禮樂車服在焉故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宋雖不足徵然春秋之際晉楚大國有所不知未嘗不問焉晉悼公適宋觀桑林之舞楚靈王將會諸侯向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如杞遂至於用夷無足言者昔孔子學官名於郯子郯至微矣而其先王之遺文於諸侯爲詳孔子之於夏禮猶有考於杞歟而國無君子不能自列悲夫

衛

衛之大亂者再皆起於父子夫婦之際宣公靈公專欲以興禍固無足言者急子壽子爭相爲死而莊公出公父子相攻出入二十餘年不以爲恥賢愚之不同至此哉然急壽勇於義惜其不爲吳太伯而蹈申生之禍以重父之過可以爲廉矣未得爲仁也昔者孔子之門人季路高柴皆事出公孔子自陳反於衛子路問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

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茍而已矣嗚呼衛之名於是可謂不正矣靈公黜其子而子其孫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人道絶矣孔子於是焉而欲正之何爲而可靈公之死也衛人立公子郢郢不可則衛人立輒使輒而知禮必辭辭而不獲必逃輒逃而郢立則名正矣雖以拒蒯聵可也雖然孔子爲政豈將廢輒而立郢耶其亦將教輒避位而納蒯聵耳蒯聵得罪於父生不養死不喪然於其入也春秋書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非世子而以世子名之以其子得立於衛成其爲世子也若輒避位而納其父是世子爲君也而名有不正乎名正而衛定矣

宋

宋襄公欲求諸侯與楚人戰于泓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以此兵敗身死而公羊嘉之以爲文王之戰不過於此予竊笑之夫襄公凌虐小國至使邾人用鄫子于次睢之社雖桀紂有不爲矣乃欲以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求爲文王不亦過甚矣哉夫堯舜文武其所以自

爲者至矣始於其身而至於其室家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夫是以干羽可以格三苗因壘可以服有崇不然將敗折自救之不暇而況以服人哉嗚呼儒者不原本末而惑於虛名將以盃水勝輿薪之火悲夫

晉

晉文公辟驪姬之難處狄十有二年奚齊卓子相繼戮死秦晉之人歸心焉文公深信咎犯靖而待之若將終焉者至於惠公起而赴之如恐不及於是秦人責報於外而里丕要功於內不能相忍繼以敗滅內外絶望屬於文公然後文公徐起而收之無尺土之賂一金之費而晉人戴之遂覇諸侯彼其處利害之計誠審哉夏商之衰湯文王皆起於諸侯積德深厚天下歸之不得已而後應故雖取天下而無取天下之患其後皆數十世若晉文公德雖未足而待其自至則庶幾王者之事也是以主盟中夏幾二百年其功業與齊桓等而子孫過之遠甚夫豈非其積之有厚薄故耶晉悼公之復覇也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未嘗一與楚戰卒以敝楚而服鄭蓋古之善用兵者皆以不戰屈人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方鄭之未服也中行偃欒黶皆欲以戰勝楚惟智罃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遷延稽故而楚人自敝不較而去不然二子將爲先縠而罃將爲林父如罃可謂知兵矣

楚

楚靈王因陳公子招之亂而滅陳追討蔡侯般之弑君而滅蔡假大義以濟私欲晉政已亂莫之能較沛然自以爲得計矣不十年而有乾谿之禍秦惠王使張儀說楚懷王欺而賣之如刼嬰兒昭王又誘而執之咸陽加之以兵遂分楚之半此其惡甚於楚靈王然傳子孫累世其禍乃應夫國於天地有與立矣一日爲惡禍未即報也本弱者速斃根深者徐拔彼方以得爲幸而不知天網之不失也是故楚雖已滅而楚之父老知秦之禍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卒之滅秦者皆楚人也楚莊王討陳夏徵舒園鄭及宋力皆足以取之棄而不有

夫豈不欲畏天故也莊王既覇諸侯而楚遂以興天命之不僭如此而可誣也哉

鄭

鄭之諸公桓武之後惟莊公爲賢然其爲人喜權而任數桓武之風衰焉叔段之亂諸大夫皆欲早爲之所莊公之明足以制之然釋而不問俟其惡成而後加之以大戮此非不忍於弟蓋忍之至也孔子深探其心故書曰鄭伯克段于鄢而丘明謂之鄭志蓋謂此也周平王桓王貳於虢公莊公既質王子取麥禾矣則又率齊而朝之伐宋而說之政不可行於是兵交中原射王中肩嗚呼其忮心發於中卒不可得蓋如此鄭自莊公始見楚穆襄之後無歲不被晉楚之兵子駟子展爲政不知所出惟其來者與之鄭幾於亡及晉悼公三帥諸侯以斃楚師楚不能爭而子產受之以禮自固雖晉楚之暴不能加焉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又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吳季札過鄭謂子產政將及子子爲政必愼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子產用之鄭

以復安如季子可謂知務矣哉

越

吳以蠻夷爭盟上國淩蔑齊晉結怨楚越再世而亡何者地遠而民勞勢不順也越王勾踐既克夫差雖號伯王而實斂兵自守無大征伐分吳故土以畀楚宋魯遂以保國傳世彼親見其害知所以自監矣哉至王無彊無監聞之知而有夫差之恐其殘國宜矣昔楚莊王克陳宋鄭力能取之而不有諸侯安之而楚遂以興靈王大城陳蔡不羮經營中夏貪而不止則身受其咎蓋東南之常勢於是可見矣自東晉以來至於陳皆國於吳越之墟成敗之迹無不然者雖桓溫劉裕善用兵或能一勝而民以罷弊訖於無成至殷浩庾亮蓋不足數也如謝安之賢猶勉彊北征失策而死亦眩於其名而未安其實故耶嗟夫謀國如蔡謨吾有取焉

趙

趙於戰國彊國也非大失計未遽亡也孝成王貪上黨之利不聽趙豹而聽趙勝以致秦怒一失矣使廉頗拒秦長平聽秦之間而使趙括代頗再失矣趙括既敗邯鄲被圍虞卿請以重寶附楚魏以援國示秦則秦媾可合王不能用而聽趙豹使鄭朱入秦求媾諸侯由此莫肯救趙三失矣積此三失以致大敗僅能自存由此觀之非秦獨能敗趙而趙之所以自敗者多矣故善爲國者必先定計慮計慮既定雖有禍敗不至亡國也

魏

魏文侯非戰國之君也內師事卜子夏友田子方段干木被儒服者身無失德用吳起西門豹李悝盡力耕戰民賴以富而敵不敢犯外以禮與信交接諸侯與韓魏無怨終其身魏人不知戰國之患雖非盛德之主使當平世得行其志雖西漢文帝不能遠過也一時諸侯無足言者矣至子武侯稍已侵暴鄰國至孫惠王藉父祖之業結怨韓趙齊乘其弊殺龐涓虜太子申秦人因之遂取西河地魏由此衰不然以全魏之力據山河之利秦豈能動之哉

韓

韓之先獻子厥最賢然春秋之際諸侯之賢大夫如獻子者多矣而子孫莫興太史公以獻子存趙氏之孤爲天下之陰德故宜有後予以謂不然韓之先與晉同祖皆周武王之後也史伯爲鄭桓公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晉自文公伯諸侯至平公八世猶未足以究武之烈而繼之以韓此天意也獻子何足以當之然周衰姬姓復興者三國燕與韓魏皆據地千里后稷播種百穀以濟饑饉其報固當然哉

田敬仲

蘇秦欲連諸侯以拒秦此一時良筭也公孫衍一說齊魏而蘇秦之約不能期年以壞衆志之不一其勢固難成哉然天方相秦人謀雖善將有不能支者彼韓魏趙楚與秦壤地相接雖欲勉彊抗秦而干戈日至勢不可矣如燕齊負海前有四國之限燕弱不足言如齊之彊使與四國合從推其有餘以補不足時出而援其[illegible]雖秦之暴亦安能遂滅諸侯乎然威宣方以其力攻伐諸侯諸侯不親湣王取宋破燕求逞其欲不暇及遠而王建媮安自守俛倖秦之見容與五國相隨而亡豈非天哉然吾觀六國之亡其君無一人可以守國者楚考烈王死李園專國負芻與王猶爭立僅能自定而秦兵至趙王遷信讒以誅李牧魏景湣王用秦間以廢信陵韓王安制於韓玘燕丹私怨始皇欲以刺客斃秦雖使秦寇不作其勢亦不能久安矣而況秦乘其弊乎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四十九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

潁濱先生

論

秦一

秦人居諸侯之地而有萬乘之志侵辱六國斬伐天下不數十年之間而得志於海內至其後世再傳而遂亡劉季起於匹夫斬刈豪傑變秦誅楚以有天下而其傳子孫數十世而不絕蓋秦漢之事其所以起者不同而其所以取之者無以相遠也然劉項奮臂於閭閻之中率天下蠭起之兵西嚮以攻秦無一成之聚一夫之衆驅罷弊適戍之人以求所非望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以匹夫而圖天下其勢不得不疾戰以趨利是以冒萬死求一生而不顧今秦擁千里之地而乘累世之業雖閉關而守之畜威養兵拊循士民而諸侯誰敢謀秦觀天下之釁而後出兵以乘其弊天下夫誰敢抗而惠文武昭之君乃以萬乘之資而用匹夫所以圖天下之勢疾戰而不顧其後此宜

其能以取天下而亦能以亡之也夫劉項之勢天下皆非吾有起於草莽之中因亂而爭之故雖驅天下之人以爭一旦之命而民猶有待於戡定以息肩於此故以疾戰定天下天下既安而下無背叛之志若夫六國之際諸侯各有分地而秦乃欲以力征彊服四海不愛先王之遺黎以爲子孫之謀而竭其力以爭鄰國之利六國雖滅而秦民之心已散矣故秦之所以謀天下者匹夫特起之勢而非所以承祖宗之業以求其不失者也昔者嘗聞之周人之興數百年而後至於文武文武之際三分天下而有二然商之諸侯猶有所未服紂之衆未可以不擊而自解也故以文武之賢退而脩德以待其自潰誠以爲后稷公劉太王王季勤勞不懈而後能至於此故其發之不可輕而用之有時也嗟夫秦人舉累世之資一用而不復惜其先王之澤已竭於取天下而尚欲求以爲國亦已惑矣

秦二

三代聖人以道御天下動容貌出辭氣逡巡廟堂之上而諸侯承志四夷向風何其盛哉至其後世稍衰桓文迭興而維持之要之以盟會齊之以征伐既已畢矣然春秋之後吳越放恣繼之以田常三晉之亂天下遂爲戰國君臣之間非詐不言非力不用相與爲盜跖之行猶恐不勝雖桓文之事且不試矣而況於文武成康之舊歟秦起於西陲與戎狄雜居本以彊兵富國爲上其先襄公最賢詩人稱之然其所以爲國者亦猶是耳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夫蒹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彊勁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戾爲霜然後堅成可施於人今夫襄公以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蒼然盛哉然而君子以爲未成故其後世狃於爲利而不知義至於商君厲之以法風俗日惡鄙詐猛暴甚於六國卒以此勝天下秦之君臣以爲非是無足以服人矣當是時諸侯大者連地數千里帶甲數十萬雖使齊威晉文假仁義挾天子以令之其勢將不能行惟得至誠之君子自脩而不爭如商周之先君庶幾可以服之孟子遊於齊梁以此干其君皆不能信以爲詐謀奇計之所不能下

長戟勁弩之所不能克區區之仁義何足以致此然魏文侯當時之弱國也君王后齊之一婦人也魏文侯行仁義禮下賢者用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秦人不敢加兵君王后用齊四十餘年事秦謹與諸侯信而齊亦未嘗受兵而況於力行仁義中心惨怛終身不懈而有不能勝者哉夫衣冠佩玉可以化彊暴深居簡出可以却猛獸虛心寡欲可以懷鬼神孟子曰仁不可以爲衆誠因秦之地用秦之民按兵自守脩德以來天下彼將襁負其子而至而誰與共亡惜乎其明不足以知之竭力以勝敵敵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

始皇

諸侯之興自生民始矣至始皇滅六國而五帝三代之諸侯掃地無復遺者非秦能滅諸侯而勢之隆汙極於此矣昔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傳商及周文武之間止千七百餘國夫人之必爭彊弱之必相吞滅此勢之必至者也彼非諸侯獨能自存聖賢之君時出而齊之是以彊者不敢肆弱者有以自立蓋自禹五世而得少康

自少康十二世而得湯自湯八世而得太戊自太戊十三世而得武丁自武丁八世而得周文武當是時雖有彊暴諸侯不得以力加小弱然虞夏諸侯亡者已十八九矣自文武成康以來三十有三世獨一宣王能紀綱諸夏幽平以後諸侯放恣春秋之際存者百七十餘國而已雖齊威晉文迭興以會盟征伐持之而道德不足其身所攻滅蓋已多矣陵遲至於六國獨有宋衛中山泗上諸侯在耳地大兵彊皆務以詐力相傾雖使威文復生號令將有所不行非有盛德之君不足以懷之矣是以至於蕩滅無餘而後止秦雖欲復立諸侯豈可得哉而議者乃追咎李斯不師古始使秦孤立無援二世而亡蓋未之思歟夫商周之初雖封建功臣子弟而上古諸侯棊布天下植根深固是以新故相維勢如犬牙數世之後皆爲故國不可復動今秦已削平諸侯蕩然無復立錐之國雖使並建子弟而君民不親譬如措舟滄海之上大風一作漂卷而去與秦之郡縣何異且獨不見漢高晉武之事乎割裂海内以封諸子大者連城數十舉無根之人

寄之萬民之上十數年之間隨即散滅不獲其用豈非惑於其名而未察其勢也哉古之聖人立法以御天下必觀其勢勢之所去不可以彊反今秦之郡縣豈非勢之自至也歟然秦得其勢而不免於滅亡蓋治天下在德不在勢誠能因勢以立法務德以扶勢未有不安且治者也使秦既一天下與民休息寬徭賦省刑罰黜奢淫崇儉約選任忠良放遠法吏而以郡縣治之雖與三代比隆可也

漢

古之聖人制爲君臣之分天子以其一身立乎天下之上安受天下之奉已而不辭天下之人奇才壯士爭出其力以自盡於天子之下而無所逃遁此二者何爲如此也天下之事固其賢者爲之也仁人君子盡其心以制天下之事而無所不成武夫猛士竭其力以翦天下之暴亂而無所不定此其類非不智且勇也然而不得其君則其心常鰓鰓然曠四海而不能以自安功成事立然然反顧而莫之能受是以天下之賢才其才雖足以取之而常喜天下之有賢君者利其有以受之也蓋古之人君收天下之英雄而不失其心故天下皆爭歸之而英雄之士因其君之資以用力於天下功成求得而不敢爲背叛之操故上下相守而可以至於無窮惟其君臣相戾而不能以相用君以爲無事乎其臣臣以爲無事乎其君君無所用以至於天下之不親臣無以用之以至於悍悍而無所底麗而天下始大亂矣且彼不知夫天下之意也天下之人皆人臣也而誰能以相從惟其因天子之權而用之是以雖其比肩之人而莫敢抗彼見天下之莫吾抗也則以爲天下之畏我而不知已之戴君之威而行也故或狃天下之畏已而反以求去其君其君既去而天下之人孰畏而不爲變哉昔者西漢之衰王莽竊取其人君之權而執之以求取其天下方其執之而未取也天下不知其將取之是以俛首而奉其所爲何者天下之心猶以爲漢役之也至於天下在莽而其英雄之士遂起而共攻之不數年而莽以大敗何者天下不服無漢之王莽也其後東漢之亂獻帝奔走於草莽之中曹操出之以爲帝主當是之時

天下已無漢矣而唯曹氏之爲聽然天下之英雄猶以爲名皆起而爭之終曹公之身而不能以自安猶幸其當時之人皆知漢之天下已去而操收之也是以心服曹氏而安爲之臣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蓋天下之情居下而干其上之政者以爲已之享其利也而不知天下之爭心皆將嚣然而不平是以其素所服者愈狹則其失之也愈速何則其不平者衆也故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而三桓之子孫微矣嗚呼公室既微則三桓之子孫天下之所謂宜盛者也而終以衰弱而不振則夫君臣之分可知也已

高帝

高帝之入秦一戰於武關兵不血刃而至咸陽此天也非人也秦之亡也諸侯並起爭先入關秦遣章邯出兵擊之秦雖無道而其兵方彊諸侯雖鋭而皆烏合之衆其不敵秦明矣然諸侯皆起於群盜不

習兵勢凌籍郡縣狃於亟勝不知秦之未可攻也於是章邯一出而殺周章破陳涉降魏咎斃田儋兵鋒所至如獵狐兎皆不勞而定後乃與項梁遇苦戰再三然後破之梁雖死而秦之銳鋒亦略盡矣然邯以爲楚地諸將不足復慮乃渡河北擊趙邯既北而秦國內空至是秦始可擊而高帝乘之此正兵法所謂避實而擊虛者蓋天命非人謀也項梁之死也楚懷王遣宋義項羽救趙羽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慓悍禍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喻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沛公方入關而項羽已至河北與章邯相持邯雖欲還兵救秦勢不得矣懷王之遣沛公固當然非邯羽相持於河北沛公亦不能成功故曰此天命非人謀也

文帝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彊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剛彊者皆乘風而靡尉佗稱號南越帝復其墳墓召貴其兄弟佗去帝號俯伏稱臣匈奴桀敖凌駕中國帝屈體遣書厚以繒絮雖未能調伏然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吳王濞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几杖濞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鼂錯之計削諸侯地濞因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遣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力僅乃破之錯言諸侯彊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爲信吾以爲不然誠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未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而爲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爲害亟矣鼂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牆深其陷穽時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爲害此則文帝之所以備吳也嗚呼爲天下慮患而使好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爲鼂錯者鮮矣

景帝

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寬仁大度有高帝之風景帝忌刻少恩無人君之量其實非文帝比也帝之爲太子也吳王濞世子來朝與帝博而爭道帝怒以博局提殺之濞之叛逆勢激於此張釋之文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恨斥死淮南鄧通文帝之倖臣也以吮癰之怨困迫至死鼂錯始與帝謀削諸侯帝違衆而用之及七國反袁盎一說譎而斬之東市曾不之卹周亞夫爲大將折吳楚之銳鋒不數月而平大難及其爲相守正不阿惡其悻悻不屈遂以無罪殺之梁王武母弟也驕而從之幾致其死臨江王榮太子也以母失愛至使酷吏殺之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背理而傷道者一至如此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國與文帝俱稱賢君者惟不攺其恭儉故耳春秋之法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然陳侯平國蔡侯般皆以無道弑而弑皆稱臣以爲罪不及民故也如景帝之失道非一也而猶稱賢君豈非躬行恭儉罪不及民故耶此可以爲不恭儉者戒也

武帝

天下利害不難知也士大夫心平而氣定高不爲名所眩下不爲利所怵者類能知之人主生於深宮其聞天下事至鮮矣知其一不達其二見其利不覩其害而好名貪利之臣探其情而逢其惡則利害之實亂矣漢武帝即位三年年未二十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帝問大尉田蚡蚡曰越人相攻其常事且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帝使嚴助難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尚何所愬帝詘蚡議而使助持節發會稽兵救之自是征南越伐朝鮮討西南夷兵革之禍加於四夷矣後一年匈奴請和親大行王恢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請許其和帝從安國議矣明年馬邑豪聶壹因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使公卿議之安國恢往反議甚苦帝從恢議使聶壹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覺之而去兵出無功自是匈奴犯邊終武帝無寧歲天下幾至大亂此二者田蚡韓安國皆知其非而迫於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究利害之實而遂從

之及其晚歲禍災並起外則黥首耗散內則骨肉相賊殺雖悔過自咎而事已不救矣然嚴助以交通淮南張湯論殺之王恢以不擊匈奴亦坐棄市二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大戮豈非首禍致罪天之所不赦故耶

昭帝

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縢之書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譖霍光懼不敢入帝召見光謂之曰燕王言將軍出都肄郎道上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旬屬耳燕王何自知之且將軍欲為非不待校尉左右聞者皆伏其明光由是獲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故議者以為昭帝之賢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刑措及其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臨死生之變其言琅然不亂昭帝享國十三年年甫及冠功未見於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夭壽雖出於天然人事常參焉故吾以為成王之壽考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昔晉平公有蠱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譏趙孟趙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逃焉成王之幼也周公為師召公為保左右前後皆賢臣也雖以中人之資而起居飲食日與之接遂其壯且老也志氣定矣其能安富貴易生死蓋無足怪者今昭帝所親信惟一霍光光雖忠信篤實而不學無術其所與共國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斷幾事者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識義理者光不識也其後雖聞久陰不雨之言而貴夏侯勝感蒯聵之事而賢雋不疑然終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宮近嬖倖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朝夕害之者衆矣而安能及遠乎人主不幸未嘗更事而履大位當得篤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之以邪正曉之以是非觀之以治亂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然後聽其自用而無害此大臣之職也不然小人先之悅之以聲色犬馬縱之以馳騁田獵侈之以宮室器服志氣已亂然後入之以讒說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然無

所不至小足以害其身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雖欲有言不可及矣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故人必知道而後知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知愛人而後知保天下故吾論三宗享國長久皆學道之力至漢昭帝惜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導之以學故重論之以為此霍光之過也

哀帝

漢哀帝自諸侯為天子方其在國好禮節儉知成帝優容舅家權奪於王氏及即位收攬威柄朝廷竦然庶幾於治既而傅太后侵侮王后僭竊名號始失天下心帝復寵任倖臣董賢位至三公富擬帝室雖欲貶損王氏而身既失德朝無名臣所以資之者多矣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二者帝皆失之其若王氏何方帝之崩也王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助君賢頓首幸甚莽既至使尚書劾免賢即日自殺王氏代漢之禍實成於此昔高帝寢疾有呂氏之憂呂后問以後事帝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王陵少戇可以助之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及產祿之變王陵爭之於前平勃定之於後皆如高帝所慮文帝末年有七國之憂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將兵及吳楚之變亞夫為大將破之數月之間亦如文帝所慮今王氏之亂與呂氏七國等耳而哀帝無其人漢遂以亡非特天命蓋人謀也

光武上

人主之德在於知人其病在於多才知人而善用之若已有焉雖至於堯舜可也多才而自用雖有賢者無所復施則亦僅自立耳漢高帝謀事不如張良用兵不如韓信治國不如蕭何知此三人而用之不疑西破彊秦東伏項羽曾莫與抗者及天下既平政事一出於何法令講若畫一民安其生天下遂以無事又繼之以曹參終之以平勃至文景之際中外晏然凡此皆高帝知人之餘功也東漢光武才

備文武破尋邑取趙魏輒笞群盜弃無遺策計其武功宜若優於高帝然使當高帝之世與項羽爲敵必有不能辦者及既履大位懲王莽篡奪之禍雖置三公而不付以事專任尚書以督文書繩姦詐爲賢政事察察下不能欺一時稱治然而異己者斥非讖者棄專以一身任天下其智之所不見力之所不舉者多矣至於明帝任察愈甚故東漢之治寬厚樂易之風遠不及西漢賢士大夫立於其朝志不獲伸雖號稱治安皆其父子才志之所止君子不尚也

光武下

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其心力以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寘力焉誅產祿立文帝若反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盛風流相接至申屠嘉猶召辱鄧通議斬鼂錯而文景不以爲忤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孝武之後此風衰矣大臣用舍僅如僕隸武帝之老也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霍光之擁在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天下莫敢異議至於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

本忌剋非張安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蓋楊惲蓋寬饒害趙廣漢韓延壽悍然無惻怛之意高才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於元成朝無重臣養成王氏之禍故莽以斗筲之才濟之以欺罔而士無一人敢指其非者光武之興雖文武之略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幸而子孫皆賢權在人主故其害不見及和帝幼少竇后擅朝竇憲兄弟恣橫殺都鄉侯暢於朝事發請擊匈奴以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單于以植恩固位袁安任隗皆以三公守義力爭而不能勝幸而憲以逆謀敗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積其弊乃見於此其後漢日以衰及其誅閻顯立順帝功出於宦官黜清河王殺李固事成於外戚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不能容復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害極天下不能堪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東漢之祚盡矣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禍勢極於此夫人君不能皆賢君有不能而屬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於正則其成多其敗少歷觀古今大臣任事而禍至於不測者必有故也今畏忌大臣而使他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滅至以外兵繼之嗚呼殆哉

三國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惟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蠭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捽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爲笑於天下而卒

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椎魯而不能純欲爲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爲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

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爲不可及也夫

劉玄德

事固有當作而不可作者矣智者論其公私權其輕重而可否可決也蜀先主之於關羽名雖君臣而義則父子也先主入蜀而羽攻曹仁於荊州吳乘其敝羽以敗死先主欲爲羽報讎義不可已也然吳蜀之於魏國小而兵弱本以漢季君臣之分締交相親與魏爲敵則報讎之義其公且重者在魏也釋魏而事羽之怨則爲失所先後矣先主之在白帝也吳之君臣懼而乞和若以讎魏之重仇而從之義無不可也先主念羽之厚拒而不許君臣之義則至矣至於奮不思害兵敗而繼之以死忘兩國之大計而徇一夫之遺忿則未爲得矣諸葛孔明有言法孝直若在必能止君此行雖行亦必不至於敗然則孔明亦自以伐吳爲失計也哉

孫仲謀

任人莫難於託國漢武帝因文景富庶之後虐用其民厚自衰甚征伐四夷幾喪天下逮其晚歲託國於霍光光知用兵之害罷均輸推酤與民休息而天下復安凡武帝之所以得稱賢君者惟用霍光故也蜀先主知嗣子之暗弱舉國而付之諸葛孔明孔明又發李嚴楊儀援蔣琬費禕而授之政雖後主之不明而中國三十餘年君臣相安蜀人免於塗炭之患過於魏吳遠甚吳大帝方其屬任賢將抗衡中原曹公憚之及其老也賢臣死亡略盡喜諸葛恪之勁悍越衆而付以後事恪秉其用兵勞民之後繼起大役兵折於外既歸而不能自克將復肆志於僚友恪既以喪其軀而孫氏因之三世絕統吳越之民陷於炮烙之地國隨以亡彼以進取之資用進取之臣以徼一時之功可耳至於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而亦屬之斯人其勢必至是哉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一

潁濱先生

論

晉

御天下有道休之以安動之以勞使之安居而能勤逸處而能憂其君子周旋揖讓不失其節而能耕田射御以自致其力平居習爲勉彊而去其惰傲媮精而日堅勞苦而日彊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憚執天下之大勞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無足爲者而天下之匹夫亦無以求勝其上何者天下之亂蓋常起於上之所憚而不敢爲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爲則有以乘其間而致其上之所難夫其上之所難者豈非死傷戰鬭之患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者耶彼以死傷戰鬭之患邀我而我不能應則無怪乎天下之至於亂也故夫君子之於天下不見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見是故事有所不辭而勞苦有所不憚昔者晉室之敗非天

下之無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談揖讓泊然冲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於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顛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咻而雪霜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姦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命之意而不救於患難此其病起於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能勞貴而不能治蓋古之君子其治天下爲其甚勞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棄其糲使匹夫小人不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失爲君子至於後世爲其甚勞而不知以自復而爲秦之彊食其甚美而無以自實而爲晉之敗夫甚勞者固非所以爲安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喪天下

之故也哉

宣帝

世之說者曰司馬仲達之於魏則曹孟德之於漢也是不然二人智勇權略則同而所處則異漢自董卓之後內潰外叛獻帝奔走困踣之不暇帝王之勢盡矣獨其名在耳曹公假其名號以服天下擁而植之許昌建都邑征叛逆皆曹公也雖使終身奉獻帝率天下而朝之天下不歸漢而歸魏者十室而九矣曹公誠能安而俟之使天命自至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何以加之惜其爲義不終使獻帝不安於上義士憤怨於下雖荀文若猶不得其死此則曹公之過矣如司馬仲達則不然明帝之末曹氏之業固矣雖明帝以淫虐失衆曹爽以驕縱得罪而顛覆之形未見天下未叛魏也仲達因其隙而乘之掎其背而奪其成業事與曹公異矣漢武帝之老也託昭帝於霍光昭帝尚幼燕王蓋主有篡取之心上官桀桑洪羊助之此其禍急於曹爽霍光內斃燕蓋外誅桀羊擁護昭帝訖無驕君之色

及昭帝早喪國空無主迎立昌邑昌邑不令又援立宣帝柄在其手者屢矣然退就臣位不以自疑中外悉其本心亦無一人有異議者以仲達擬光孰爲得之耶然光猶不足道蜀先主將亡召諸葛孔明而告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復詔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後主之暗弱孔明之賢智蜀人知之矣使孔明有異志一搖手而定矣然外平徼外蠻夷內廢李平廖立旁禦魏吳功成業定又付之將琬費禕奉一昏主三十餘年而無纖芥之隙此又霍光之所不能望也故人患不誠苟誠忠孝舜之於父母伊尹之於太甲終無間然者自仲達之後人臣受六尺之寄因而取之者多矣皆以地勢迫切置而不取則身必危國必亂至自比騎虎不可復下此亦自欺而已哉

武帝

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古今之正義也然堯廢丹朱用舜而天下安帝乙廢微子立紂而商以亡古之人蓋有不得已而行之者矣得已而不已不得已而已之二者皆亂也子非朱紂而廢之天下之正義君子不忍也子如朱紂而守天下之正義君子不爲也漢高帝始謂惠帝仁弱欲廢之而立如意既而知人心之在太子也則寢廢立之議而用平勃平勃皆賢而權任均故惠帝雖沒產祿雖橫而援立文帝漢室不病也武帝既老知燕王旦廣陵王胥之不可用也廢之而立少子任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洪羊以後事當是時昭帝之賢否未可知而四人枉直相半也幸而昭帝明哲霍光忠良桀羊雖欲爲亂而不遂其後復廢昌邑立宣帝而朝廷晏然無患蓋人君不幸而立幼主當如二帝屬任賢臣乃免於亂此必然之勢也魏明帝疾篤而無子棄遠宗子而立齊王始欲輔以曹宇曹肇而倖臣劉放孫資不便宇肇之正勸帝易以司馬仲達曹爽齊王既非天下之望而爽又以庸才與仲達姦雄爲對數年之間遂成篡弒之禍晉武帝親見此敗矣惠帝之不肖群臣共知之而牽制不忍忌齊王攸之賢而恃悠悠之小忠以爲可以消未然之憂獨有一汝南王亮而

不早用舉社稷之重而付之楊駿至於一敗塗地無足怪也帝之出齊王也王渾言於帝曰攸之於晉有姬旦之親若預聞朝政則腹心不貳之臣也國家之事若用后妃外親則有呂氏王氏之虞付之同姓至親又有吳楚七國之慮事任輕重所在未有不爲害者也惟當任正道求忠良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也若以智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亦安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爲安之理此最國家之深患也渾之言天下之至言也帝不能用而用王佑之計使太子母弟秦王柬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以彊帝室然晉室之亂實成於八王吾嘗籌之如攸之親賢奪嫡之禍非其志也不幸至此天下所宗宗社之計猶有賴也如佑之計使子弟擁兵以捍外患如梁孝王之禦吳楚尚可若變從中起而使人人握兵以救內難此與何進袁紹召丁原董卓以除宦官何異古人有言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如武帝之擇禍福可謂不審矣

七代

英雄之士能因天下之隙而遂成天下之勢天下之勢未有可以必成者也而英雄之士常因其隙而入於其間堅忍而不變是以天下之勢遂成而不可解自晉以下者天下何其紛紛也彊者不能以相并而弱者不能以相服其德不足以相君臣而其兵不足以相吞滅天下大亂離而爲南北北又自離而爲東西其君臣又自相篡取而爲七代至於隋而後合而爲一蓋其間百有餘年之中其賢君名臣累累而出者不爲少矣然而南不能渡河以有北之民而北不能過江以侵南之地豈其百年之間南無間之足乘而北無隙之可入哉蓋亦其勢之有所不可者也七代之際天下常有變矣宋取之晉齊取之宋梁取之齊陳取之梁而周齊取之後魏此五變者兵交而不解內亂而無救其間非小也而其四鄰拱手遠望而莫敢入蓋其取之者誠有以待之而不可以乘其倉卒也嗟夫北方之人其力不足以并南而南方之勢又固不可以爭衡於中國則七代之際天下將合之際也姚興既死而秦地大亂武帝舉江南之兵長驅以攻秦兵

不勞而關中定此天下之一時也及夫劉穆之死關中未安帝不及煖兵不及息而奔走以防江南之亂留孺子佐將以抗四方彊悍之虜則夫天下之勢亦隨去之而已矣且夫孫權曹操之事足以見矣曹操之不能過江以攻孫權力有所未足也而孫權終莫肯求逞於中國蓋其志將以僥倖乎北方大亂然後吞而乘其弊而非以爲其地之足以抗衡於中原也嗟夫使武帝既入關因而居之以鎮撫其人民南漕江淮之資西引巴漢之粟而內因關中之盛厲兵秣馬以問四方之罪矣當此之時天下可以指麾而遂定矣而何江南之足以芥蔕夫吾心哉然而其事則不可不察也其心將有所取乎晉而恐夫人之反之於南是以其心憂懼顛倒而不見天下之勢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故夫有可以取天下之勢而不顧以求移其君而遂失之者宋武之罪也

宋武帝

東漢之衰曹公始踐五伯之迹挾天子以令諸侯其志本欲盡掃群雄而後取漢耳既滅二袁呂布劉表欲遂取江東而不克既破馬超韓遂欲并舉巴蜀而不果再屈於吳蜀而公亦老矣於是董昭進九錫之議幡然聽之而威文之業至此盡矣然方是時公在河朔而漢都許昌雖使主盟諸夏而不廢舊君上可以爲周文王下亦不失爲威文公不能忍而甘心王莽九錫之事此荀文若之所以爲恨也至司馬仲達父子其勢蓋與公異矣擁兵天子之側固已不順既殺王淩害諸葛誕非人臣矣又降劉禪服曹氏之所不能服非貪其土地而利其人民也志亦在九錫耳雖欲復爲威文尚可得乎宋武既誅桓氏收遺晉而封植之又克譙縱執慕容超逐盧循擒姚泓立四大功天下莫能抗然其志不在威文而在九錫亦已畢矣方帝之克長安也中原震恐元魏雖姚氏之昏姻而不敢救羌氏雖關中之唇齒而不敢爭此其智力有餘足以有爲之時也若能因其兵勢振秦隴之形勝引吳越之饒富以經略中夏成曹公河朔之勢則五伯之功可冀顧所以用之何如耳然其兵未入秦而使傅亮南走建業發九

錫之議劉穆之死南方無復可託雖已入秦而無留秦之意舉千里之地付一孺子而去赫連勃勃乘之兵將死者過半狼狽而反僅乃得脫以帝之明非不知諸將之不足以保秦而志有所在不暇他慮矣悲夫以目前之利而棄百世之功有曹公削平之業而俯從司馬父子攘竊之陋此君子之所追恨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古之爲國必具此四者而後能成大功如武帝之用兵無敵於天下可以言知矣至其棄秦而歸以求九錫之淫名尚可以爲仁乎惟其仁智不具故其功業止於是也

宋文帝

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而立奚齊國人不順其大夫里克殺奚齊卓子而納惠公春秋皆以弒君書之矣惠公既立而殺里克以弒君之罪罪之春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稱國以殺殺無罪也里克弒君而以無罪書此春秋之微意也奚齊卓子之立

以淫破義雖已爲君而晉人不君也既已爲君則君臣之名正故里克爲弑君而國人之所不君則勢必不免里克因國人之所欲廢而廢之因國人之所欲立而立之則里克之罪與宋華督齊崔杼異矣雖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里克之罪猶可議也惠公以弑得立而歸罪於克以自說於諸侯其義有不可矣然惠公殺克而背内外之賂國人惡之敵人怨之兵敗於秦身死而子滅至其謀臣呂甥郤稱異芮皆以兵死蓋背理而傷義非獨人之所不予而天亦不予也宋武帝之亡也託國於徐羡之傅亮謝晦少帝失德三人議將廢之而其弟義真亦以輕動不任社稷乃先廢義真而後廢帝兄弟皆不得其死乃迎立文帝文帝既立三人疑懼羡之亮内秉朝政晦出鎭上流爲自安之計自謂廢狂亂以安社稷不以賊遺君父無負於國矣然文帝藩國舊人王華孔甯子王曇首皆幸上好進之人也惡羨之亮據其逆路每以弑逆之禍激怒文帝帝遂決意誅之三人既死君臣自謂不世之功也是時甯子已死華與曇首皆受不次封賞文

帝在位三十年其治江左稱首然元嘉三年始誅三人是歲甯子劭生劭既壯而爲商臣之亂華甯子之子孫無聞於世而曇首之子僧綽以才能任事亦并死於劭嗚呼天之報人不遠如此不然詎惠公宋文帝禍發若合符契何哉謝晦將之荆州自疑不免以問蔡廓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耳善夫蔡廓之言不學春秋而意與之合太史公有言爲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之誅其意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宋之君臣誠略通春秋則文帝必無惠公之禍徐傅謝三人必不受里克之誅悲夫

梁武帝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五帝三王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莫知也文武之後雖召公畢公之賢君子不以爲知道者至春秋之際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徒以仁義忠信成功於天下然其於道則已遠矣孔子出於周末收文武之遺而得堯舜之極其稱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皆自謂我下學而上達者於其門人惟顏子曾子庶幾以道許之一時賢者若老子之明道其所以尊之者至矣史稱孔子既見老子退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繒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雲氣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體道而不嬰於物孔子至以龍比之然卒不與共斯世也捨禮樂政刑而欲行道於世孔子固知其難哉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謂形而上者而漢世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晉以後略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施之於世疾之深者則欲絕之於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絕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矣秦姚興區區一隅招

延緇素譯經談抄巨者凡數千人而姚氏之亡曾不旋踵梁武繼之江南佛事前世所未嘗見至捨身爲奴隸郊廟之祭不薦毛血父子皆陷於侯景而國隨以亡議者觀秦梁之敗則以佛法爲不足賴矣後魏太武深信崔浩不信佛法勸帝斥去僧徒毀經壞寺既滅佛法而浩亦以非罪赤族唐武宗欲求長生徇道士之私夷佛滅僧不期年而以弑崩議者觀魏唐之禍則以佛法爲不可忤矣二者皆見其一偏耳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說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古之君子以之治氣養心其高不可嬰其潔不可溷天地神人皆將望而敬之聖人之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一用此道也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絕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蹷道之於物無所不在而尚可非乎雖然蔑君臣廢父子而以行道於世其弊必有不可勝言者誠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

刑道行於其間而民不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泯
然不見其際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遺意也哉

隋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
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
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
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爲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
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已
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
忍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
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
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
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
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
地不過千里韓魏壓其衝楚脅其肩燕趙伺其北而齊掉其東秦人
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攘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爲一秦見其
取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爲不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爲敵國
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絕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
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
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
防之太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
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苻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
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并吞滅取略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
分而爲周齊周并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爲一彼亦
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衆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
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爲舉世之人
皆有[illegible]若英雄割據之懷制爲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
[illegible]盡而獨死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

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illegible]
夫古之聖人脩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爲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視
失天下甚輕夫惟視失天下甚輕是故其心舒緩而其爲政也寬寬
者生於無憂而慘急者生於無聊耳昔嘗聞之周之興太王避狄於
岐豳之人民扶老攜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纍纍而不絕喪失其舊國
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惟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然後知聖人之爲是
寬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唐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爲內憂外重則
爲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彊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諸
之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
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
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
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
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
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
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綿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
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
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
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
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爲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
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
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
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
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
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爲
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
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illegible]

在内則爲内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内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彊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内之大臣而絶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内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内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正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隙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内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内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絶之禍蓋周之諸侯内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弊形格勢禁内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彊兵悍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禄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内之彊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爲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爲之一言而震慴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温之兵以誅宦官其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高祖

唐高祖起太原其謀發於太宗諸子不與也及克長安誅鋤群盜天下爲一其功亦出於太宗蓋天心之所付人心之所歸向其在太宗者審矣至立太子高祖以長立建成建成當之不辭於是兄弟疑間卒至大亂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高祖其後武氏之亂廢中宗立睿宗以睿宗長子憲爲太子矣及中宗之復睿宗父子皆以王就第韋氏之亂臨淄以兵入討睿宗踐阼而唐室復安又將以長立憲憲辭曰時平先長嫡國亂先有功不如此必且有難敢以死請睿宗從之而後臨淄之位定以太宗之賢而不免於争奪玄宗之賢不逮太宗而晏然受命則憲之讓賢於人遠矣吾嘗論之高祖睿宗皆中主也其欲立長非專其私也以爲立嫡以長古今之正義也謂之正義而不敢違胡不考之前世乎太王捨太伯仲雍而立季歷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而周以之興誠天命之所在而吾無心焉亂何自生雖然太伯奔吳以避王季亦畏亂故爾廢長而立少雖聖賢猶難之憲與玄宗兄弟相安終身無間言焉蓋古今一人而已乎

太宗

唐太宗之賢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任賢使能將相莫非其人恭儉節用天下幾至刑措自三代以下未見其比也然傳子至孫遭武氏之亂子孫爲戮不絶如綫後世推原其故而不得以吾觀之惜乎其未聞大道也哉昔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及將死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王使問周史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亦弗禜孔子聞之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吾觀太宗所爲其不知道者衆矣其能免乎貞觀之間天下既平征伐

四夷滅突厥夷高昌殘吐谷渾兵出四克務勝而不知止最後親征高麗大臣力爭不從僅而克之其賢於隋氏者幸一勝耳而帝安爲之原其意亦欲夸當世高後世耳太子承乾既立十餘年復寵魏王泰使兄弟相傾承乾既廢晉王嫡子也欲立泰而使異日傳位晉王疑不能決至引佩刀自刺大臣救之而止父子之間以愛故輕予奪至於如此帝嘗得秘讖言唐後必中微有女武代王以問李淳風欲求而殺之淳風曰其兆既已成在宮中矣天之所命不可去也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自今已往四十年其人已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必不能絕李氏若殺之後生壯者多殺而逞則子孫無遺類矣帝用其言而止然猶以疑似殺李君羡夫天命之不可易惟脩德或能已之而帝欲以殺人弭之難哉帝之老也將擇大臣以輔少主李勣起於布衣忠力勁果有節俠之氣事李密及單雄信密敗不忍以其地求利密死不廢舊君之禮雄信將戮以股肉啗之使與俱死帝以是爲可用疾革謂高宗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即授以

僕射高宗從之及廢王后立武昭儀召勣與長孫無忌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絕嗣將廢之遂良等不可他日勣見帝曰將立昭儀而顧命大臣皆以爲不可今止矣勣曰此陛下家事不須問外人由此廢立之議遂定勣匹夫之俠也以死徇人不以爲難至於禮義之重社稷所由安危勣不知也而帝以爲可以屬幼孤寄天下過矣且使勣信賢託國於父竭忠力以報其子可也何至父逐之子復之而後可哉挾數以待臣下於義既已薄矣凡此皆不知道之過也苟不知道則凡所施於世必有逆天理失人心而不自知者故楚昭王惟知大道雖失國而必復太宗惟不知道雖天下既安且治而幾至於絕滅孔子之所以觀國者如此

玄宗憲宗

唐玄宗憲宗皆中興之主也玄宗繼中宗之亂政紊於內而外無藩鎮分裂之患約己任賢而貞觀之治可復也憲宗承代德之弊政傾於朝而畿甸之外皆爲叛國將以求治則其勢尤難雖然二君皆善其始而不善其終所以失之者一道也齊威公用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爲五伯首及管仲死用豎刁易牙身死不得葬五公子爭立伯業隨毀蓋中人可以上下此三君者皆中主耳方其起於憂患厄困之中知賢人之可任以排難則勉彊而從之然非其所安也及其禍難既平國家無事則其心之所安者佚樂所悅者諛佞也故禍發皆不旋踵若合符節昔太宗既平天下始任房元齡杜如晦魏徵終用長孫無忌岑文本褚遂良帝亦恭儉節用去冗官節浮費內無宮掖侈靡之奉旁無近幸賜予之失貞觀之治斯已過半矣侍書御史權萬紀嘗言宣饒部中鑿山冶銀歲可取數百萬緡以佐國用帝怒罵曰吾所乏忠言嘉謨有益於民者耳汝爲御史不能進賢退不肖而訹吾以利豈謂我漢桓靈耶斥去不用於是士莫敢以利言者故房杜諸人得效其忠力以致貞觀之盛及玄宗初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後用張說源乾曜張九齡憲宗初用杜黃裳李吉甫裴垍裴度李絳後用韋貫之崔群雖未足以方駕房杜然皆一時名臣

也故開元元和之初其治庶幾於貞觀然玄宗方用宋璟而宇文融以括田幸遽至宰相後雖以公議罷去而思之不已謂宰相曰公等暴融惡朕已罪之矣然國用不足將奈何裴光庭等不能答融既死而言利者爭進韋堅楊慎矜王鉷日以益甚至楊國忠而聚斂極矣故天寶之亂海內分裂不可復合憲宗方平淮蔡裴度未及還朝而程异皇甫鎛皆以利進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以天下略平亦欲崇臺池宮觀以自娛樂异鎛揣知其意數貢羨財以順所欲故度卒逐去而异鎛皆相不三年而禍發於宦官蓋玄宗在位歲久聚斂之害遍於天下故天下遂分憲宗之世其害未究故禍止於其身然方鎮之彊宦官之橫遂與唐相終始可不哀哉嗚呼太宗之恭儉所忍無幾耳而福至於不可勝盡玄憲之淫佚所獲無幾耳而禍至於不可勝言而世主終莫之悟覆車相尋不絕於世蓋未之思歟

五代

昔者商周之興始於稷契而至湯武凡數百年之間而後得志於天

下其成功甚難而享天下之利至緩也然桀紂既滅收天下朝諸侯自處於天子之尊而下無不服之志誅一匹夫而天下遂定蓋其用力亦甚易而無勞也至於秦漢之際其英雄豪傑之士逐天下之利惟恐不及而開天下之釁惟恐其後之也奮臂於大澤而天下之士雲合響應轉戰終日而辟地千里其取天下若此其無難也然天下已定君臣之分既明分裂海內以王諸將將以傳之無窮百世而不變而數歲之間功臣大國反者如蝟毛而起是何其取之之易而守之之難也若夫五代干戈之際其事雖不足道然觀其帝王起於匹夫鞭笞海內戰勝攻取而自梁以來不及百年天下五擅遠者不過數十歲其智慮曾不足以及其後世此亦其甚可怪也蓋嘗聞之梁之亡此父子兄弟自相屠滅虐用其民而天下叛周之亡適遭聖人之興而不能以自立此二者君子之所以不疑於其間也而後唐之莊宗明宗與晉漢之高祖皆以英武特異之姿據天下太半之地及其子孫材力智勇亦皆有以過人者然終以敗亂而不可解此其勢必

有以自取之也蓋唐漢之亂始於功臣而晉之亂始於戎狄皆以其易取天下之過也莊宗之亂晉高祖以兵趨夷門而後天下定於明宗後唐之亡匈奴破張達之兵而後天下定於晉匈奴之禍周高祖發南征之議而後天下定於漢故唐滅於晉晉亂於匈奴而漢亡於周蓋功臣負其創業之勳而匈奴恃其驅除之勞以要天子聽之則不可以久安而誅之則足以召天下之亂戮一功臣天下遂並起而軋之矣故唐奪晉高祖之權而亡晉絕匈奴之和親而滅漢誅揚邠史肇而周人不服以及於禍彼其初無功臣無匈奴則不興而功臣匈奴卒起而滅之故古之聖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資而不用有可以乘天下之勢而不顧撫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此非以爲苟仁而已矣誠以爲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欲求天下而求之於易故凡事之可以就天下者無所不爲也無所不爲而就天下天下既安而不之改則非長久之計也改之而不顧此必有以忤天下之心者矣昔者晉獻公既沒公子重耳在翟里克殺奚齊卓子而召重耳重耳不敢入秦伯使公子縶往弔且告以晉國之亂將有所立於公子重耳再拜而辭亦不敢當也至於夷吾聞召而起以汾陽之田百萬命里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命丕鄭而奉秦以河外列城五及其既入而背內外之賂殺里克丕鄭而發兵以絕秦兵敗身虜不復其國而後文公徐起而收之大臣援之於內而秦楚推之於外既反而霸於諸侯唯其不求入而人入之無賂於內外而其勢可以自入此所以反國而無後憂也其後劉季起於豐沛之間從天下武勇之士入關以誅暴秦降子嬰當此之時功冠諸侯其勢幾可以至於帝王此皆沛公之所自爲而諸將不與也然至追項籍於固陵而諸將不至乃捐數千里之地以與韓信彭越而此兩人卒負其功背叛而不可制故夫取天下不可以僥倖於一時之利僥倖於一時之利則必將有百歲不已之患此所謂不及遠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一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二

潁濱先生

論

蜀

匹夫匹婦天下之所易也武夫任俠天下之所畏也天下之人知夫至剛之不可屈而不知夫至柔之不可犯也是以天下之亂常至於漸深而莫之能止蓋其所畏者愈驕而不可制而其所易者不得志而思以爲亂也秦晉之勇蜀漢之怯怯者重犯禁而勇者輕爲姦天下之所知也當戰國之時秦晉之兵彎弓而帶劍馳騁上下咄嗟叱咤蜀漢之士所不能當也然而天下既安秦晉之間豪民殺人以報仇雖椎埋發冢以快其意而終不敢爲大變也蜀人畏吏奉法俯首聽命而其匹夫小人意有所不適輒起而爲亂其故何也觀其平居無事盜入其室懼傷而不敢校此非有好亂難制之氣也然其弊常至於大亂而不可救則亦優柔不決之俗有以啓之耳今夫秦晉之民倜儻而無所顧負力而傲其吏吏有不善而不能以有容也叫號紛呶奔走告訴以爭毫釐曲直之際而其甚者至有懷刃以賊其長吏以極其忿怒之節如是而已矣故夫秦晉之俗有一朝不測之怒而無終身戚戚不報之怨也若夫蜀人辱之而不能競犯之而不能報循循而無言忍詬而不驟發也至於其心有所不可復忍然後聚而爲群盜散而爲大亂以發其憤憾不洩之氣故雖秦晉之勇而其爲亂也志近而禍淺蜀人之怯而其爲變也怨深而禍大此其勇怯之勢必至於此而無足怪也是以天下之民惟無怨於其心怨而得償以快其怒則其爲毒也猶可以少解惟其鬱鬱而無所洩則其爲志也遠而其毒深故必有大亂以發其怒而後息古者君子之治天下彊者有所不憚而弱者有所不侮蓋爲是也書曰無虐惸獨而畏高明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此言天下之匹夫匹婦其力不足以與敵而其智不足以與辯勝之不足以爲武而徒使之怨以爲亂故也嗟夫安得斯人者而與之論天下哉

燕趙

昔者三代之法使天下立學校而教民行鄉射飲酒之禮於歲之終田事既畢而會其鄉黨之耆老設其籩豆酒食之薦而天子之大夫親爲之行禮蓋以爲田野之民裸裎其股肱而勞苦其筋力長幼雜作以趨一時之利習於鄙野之俗而不知孝悌之節頑嚚無恥不可告語而易與爲亂是以因其休息而教之以禮使之有所不忘於其心故三代之民雖耕田荷任之賤其所爲者甚鄙而其中必有所守其心甚朴而亦不至於無知以犯非義何者其上之人不以爲鄙而不足教而其民亦喜於爲善也至於後世之衰天下之民愚者不知君臣父子之義而天下之風俗日已敗亂今夫輕揚而剽悍好利而多變者吳楚之俗也勁勇而沉靜椎鈍而少文者燕趙之俗也以輕揚剽悍之人而有好利多變之心無三代王者之化宜其起而爲亂矣若夫北方燕趙之國其勁勇沉靜者可以義動而椎鈍少文者可以信結也然而燕趙之間其民常至於自負其勇以爲盜賊無以異於吳楚者何也其勁勇近於好亂而其椎魯近於無知上失其道而燕趙之良民不復見於當世而其暴戾之夫每每亂天子之治仲尼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故古之聖人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而誰與爲亂哉昔者唐室之衰燕趙之人八十年之間百戰以奉賊臣竭力致死不顧敗亡以抗天下之兵而以爲忠臣義士之所當然當此之時燕趙之士唯無義也故舉其忠誠專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之至順而不知其非也孟子曰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唯士爲能若民則無常產因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故夫燕趙之地常苦夫士大夫之寡也

西南夷

古者九夷八蠻無大君長紛紛籍籍不相統制惟北狄之種常爲大國以抗中夏然蠻夷之俗種姓分別千人爲部百家爲黨見利則聚輕合易散族類不一其心終莫相愛故其兵利於疾戰而不利於遲

久北狄之人綿地千里控弦百萬侯王君長通爲一家人畜富盛蔓延山谷之間其心常有所愛重而不忍去故其兵利於持久而不利於疾戰此二者其大小之勢各有所便宜乎中國之所以待之者各有道也今夫北狄之人伏於陰山之下養兵休士久居而不戰此其志豈嘗須臾忘中國也然其心以爲戰而勝人猶不若不戰而屈人之兵戰而不勝民之死者未可知也故常大言虛喝而不進以謀斃中國蓋其所愛者愈大故其謀之愈深而發之愈緩以求其不失也若夫西戎南蠻西南夷之民悉其衆庶尚不能當狄人之半而且酋長每每爲亂不能自禁此誠無愛於其心而僥倖於一戰以用其烏合之衆而已故夫蠻夷之人擾邊求利其中非有大志者其類皆可以誘來也愚嘗觀於西南徼外以臨蠻夷之衆求其所以爲變之始而遂至於攻城郭殺人民縱橫放肆而不可救者其積之莫不有漸也夫蠻夷之民寧絕而不與通今邊鄙之上利其貨財而納之於市使邊民凌侮欺謾而奪其利長吏又以爲擾民而不之禁窮恚無聊莫可告訴故其勢必至於解仇結盟攻剽蹂踐殘之於鋒鏑之間而後其志得伸也嗟夫爲吏如此亦見其不知本矣向關市戢吏民待之如中國之民彼尚誰所激怒而爲此哉然事不患乎不知而患乎人之不能用昔班超處西域數十年西破龜茲北伏匈奴及將東歸或以爲必有奇謀乃就問其計然其言止曰察見淵中魚不祥屯戍之士皆非忠臣孝子不可盡繩以法當是時莫不皆笑以爲不足用然及西域之亂終亦以此故夫謀非必奇而後可用而在乎當否而已古者四夷皆置校尉而益州有蠻夷騎都尉以治其事使其彊者不能內侵而弱者不爲中國之所侮蓋爲是也

西戎

戎狄之俗畏服大種而輕中國戎彊則臣狄狄彊則臣戎戎狄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狄皆彊而後侵略之患不至於中國蓋一彊而一弱中國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獨戰是以爭附彊國之餘威以趨利於中國而後無所懼彊者并將弱國之兵蕩然南下而無復反顧之憂然後乃敢專力於北國而不去此二者以勢相從而不可間是以中國之士常不解甲而息也昔者冒頓老上之盛惟西戎之無彊國也故匈奴之人得以盡力而苦吾中國使西戎有武力戰勝之君則中國之禍將有所分而不專何者彼畏西戎之乘其後也故北狄彊則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君而西戎之君亦將自託於中國然而西戎非有彊力自負之國則其勢亦將折而入於匈奴惟其國大而好勇其君之意欲區區自立於一隅而不畏北狄之衆而後中國可得而用也然天下之人皆以爲北方有彊悍不屈之匈奴而又重之以西戎之大國則中國不勝其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夫戎狄之人惟其愚陋而多怨是故可與共憂也惟其驕狠而好勝是故可以激而壯也使之自相攻擊而不能相下則其勢必走於中國中國因而收之而其不服者乃可圖也然天下之議又將以爲戎狄之俗不喜自相攻鬬而喜擊中國之衆此其勢固不可得而合也愚亦以爲不然夫四夷之所以喜攻中國者爲夫吾兵之不能苦戰而錦繡金玉之所交會也今使吾兵精而食足據險阻明烽燧吏士練習而不敢懈彼雖有壯騎無所施設則其利不在於攻中國堅坐而相守不出十年彼外無所掠虜將不忍而熱中將反而求以相詬以爲起兵之名彼兵交於匈奴而怨結於中國則何以自固故中國舉而收之必將得其懽心然天下之心常畏其彊而莫或收之而使爲北狄之用此何其不識戎狄之情也

北狄

北狄之民其性譬如禽獸便於射獵而習於馳騁生於斥鹵之地長於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雨飢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坂筋力百倍輕死而樂戰故常以勇勝中國至於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息畜牛馬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其首領者蓋無以異於華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氈裘之民亦以此恐喝中國而務之利此　當今之所謂大患也昔者漢武之世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天下震恐其後二十年之間漢兵深入不憚死亡捐命絕幕之北

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墮壞人畜疲弊不敢言戰何者勇士壯馬非
中國之所無有而窮追遠逐雖匈奴之衆亦終有所不安也故大敵
國之盛非鄰國之所深憂也要在休兵養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懾
而已　方今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緩帶不識兵革之勞驕奢怠
惰勇氣消耗而戎狄之賂又以百萬爲計轉輸天下甘言厚禮以滿
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聞目習所見以爲生民之命寄於
其手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illegible][illegible]仔者
矣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蓋所以戰者氣也所
以不戰者氣之畜也戰而後守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
不傷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大憂也昔者六國之際
秦人出兵於山東小戰則殺將大戰則割地兵之所至天下[illegible][illegible]然
諸侯猶師其能散之兵合從以擊秦破燕戰士數發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敗
趙卒死者四十萬人廉頗收其餘燼北摧栗腹西抗秦兵振[illegible]磨淬
不自屈服故其民難其上之所爲日進而不挫皆自奮怒以爭死敵
其後秦人圍邯鄲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慷
慨發憤深以爲不可蓋天下之士所爲奮不顧身以抗强虎狼之秦
者爲非其君也而使諸侯從而帝之天下尚誰能出身以事非其君
哉故魯仲連非徒惜夫帝秦之虛名而惜夫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
今尊奉夷狄無知之人交歡納幣以爲兄弟之國奉之如驕子不敢
一觸其意此適足以壞天下義士之氣而長夷狄豪橫之勢耳愚以
爲養兵而自重卓然特立不聽夷狄之妄求以爲民望而全吾中國
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天下摧折之志復壯而北狄之勇非吾之所
當畏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三

潁濱先生

論

周公

伊尹既立太甲不明而放諸桐天下不以爲不義武王既歿成王幼
周公攝天子之位朝諸侯於明堂而召公不悅管叔蔡叔放天下
幾至於不可救二者其故何也太甲既立矣而不足以治天下則夫
伊尹猶有以辭於後世也蓋周公之事其迹無以異於伊尹然天下
之人舉皆疑而不信此無足怪也何者天下未知夫成王之不明而
周公攝則是周公未有以服天下之心而強攝焉以爲之上也且夫
伊尹之攝其事有不得已而然耳太甲雖廢而伊尹夫敢有所復立
以召天下之亂故寧以已攝焉而待夫太甲之自悔是以天下無疑
乎其心今夫周公之際其勢未至於不得已也使成王拱手以居天
下之上而周公爲之佐以成王名號於天下而輔之以周公此所謂
其勢之未至於不得已者矣而周公不居則夫天下之謗是周公之
所自取也然愚以爲不然挾天子以令天下此諸葛孔明之事耳而
周公豈不足以知之蓋夫人臣惟無執天子之權人臣而執天子之
權則必有忠於其心而後可以自免於難何者人臣而用天子之事
此天子之所忌也以一人之身上爲天子之所忌而下爲左右之大
臣從而媒孽其短此古之忠臣所以盡心而不免於禍而世之姦雄
之士所以動其無君之心而不顧者也使成王用事於天下而周公
制其予奪之柄則愚恐成王有所不平於其心而管蔡之徒乘其隙
而間之以至於亂也使成王有天子之虛名而不得制天下之政則
愚恐周公有所不忍於其中赧然其有不安之心也是以寧取而攝
之使成王無與乎其間以破天下讒慝之謀而絕其爭權之心是以
其後雖有管蔡之憂而天下不搖使其當時列於群臣之間方其危
疑擾攘而未決也則愚恐周公之禍非居東之所能免而管蔡得志
於天下成王將遂不立也嗚呼其思之遠哉

周公二

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完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地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碁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子産亦云古之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説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爲之説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乘之賦自一成十里而出車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國無以受

之吾竊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有所并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爲之徙者十有六封數大國天下盡揆此書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爲也傳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爲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爲方百里萬乘之國爲方數圻矣古無是也語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乘雖古之大國而於衰周爲小然孔子猶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然則雖衰周列國之疆家猶有不及五十里者矣韓氏羊舌氏晉大夫也其家賦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謂一縣而百乘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可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二也王畿之內公邑爲井田鄉遂爲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爲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利害同而法制異爲地少而用力博此亦有國者之所不爲也楚蒍掩爲司馬町原防井衍沃蓋平川廣澤可以爲井者井之原阜隄防之間狹不可井則町之杜預以爲小頃町皆因地以制廣狹多少之異井田溝洫蓋亦然耳非公邑必爲井田而鄉遂必爲溝洫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三也三者既不可信則凡周禮之詭異遠於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聖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彊人者也立法以彊人此迂儒之所以亂天下也

伯夷　叔齊

武王以大義伐商而伯夷叔齊亦以義非之二者不得兩立而孔子與之何哉夫文武之王非其求而得之也天下從之雖欲免而不得紂之存亡不復爲損益矣文王之置之知天命之不可先也武王之伐之知天命之不可後也然湯以克夏爲慙而孔子謂武未盡善則伯夷之義豈可廢哉宋昭公以無道弒春秋雖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然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以不討賊稱人晉靈公爲之會諸侯于扈以不討賊不敘明君臣之義不以無道而廢之也

管仲一

先君嘗言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以威公伯孔子稱其仁而不能止五公子之亂使威公死不得葬曰管仲蓋有以致此也哉管仲身有三歸威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而不以爲非此固適庶爭奪之禍所從起也然威公之老也管仲與威公爲身後之計知諸子之必爭乃屬世子於宋襄公夫父子之間至使他人與焉智者蓋至此乎嗚呼三歸六嬖之害溺於淫慾而不能自克無已則人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四方且猶順之而況於家人乎傳曰管仲病且死威公問誰可使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曰倍親以近君非人情難近公曰竪刁何如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威公不用其言卒近三子二年而禍作夫世未嘗無小人也有君子以閑之則小人不能奮其智語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豈必人人而誅之管仲知小人之不可用而

無以禦之何益於事內既不能治身外復不能用人舉易世之憂而屬之宋襄公使禍既已成而後求人以干戈正之嗚呼殆哉昔日先君之論云爾

管仲二

孔子稱管仲相威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民到于今受其賜以仁許之至於子路稱其果而已曰仁則吾不知也然孟子以爲子路曾子之所畏而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何哉夫管仲之所以爲其國者至矣然其所以不若三代者蓋求而後得之非其有餘而自及之也孟子有言居下位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弗悅於親矣故人必先自信自信之餘而後親信之親信之餘而後友信之友信之餘而後君信之君信之餘而後能治民皆以其有餘及之未有不能誠身而能治民者也雖或能之民之報之也必粗夫子路自誠其身而爲之矣而其功未嘗及民管仲其功足以及民矣而其身未嘗自信也故三歸反坫子路之所不爲而九合諸侯子路之所不能也由子路之道惟其不成成則堯舜是也由管仲之道止於是而已矣此孔子所以取之而孟子之所以不子也

晏平仲

管子以威公伯然其家淫侈不能身蹈禮義晏子之爲人勇於義篤於禮管子蓋有愧焉然晏子事靈莊景公皆庸君功業不足道使晏子而得君如管仲之於威公其所成就當與鄭子產比耳至於九合諸侯攘却戎狄未必能若管子也唐姚元崇宋璟皆中興賢相然元崇好權利事武后立於群枉之中未嘗有一言犯之及事明皇帝時亦有所縱弛太廟棟毀巡遊東都以爲無害至於宋璟介潔特立於武后世排斥權倖身危者數矣其於明皇帝亦未嘗有取容之言故世常以元崇比管仲璟比晏子或庶幾焉

柳下惠

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義不事武王而柳下惠降志辱身三

黜於魯而不去行若冰炭之異而聖人皆取之者其心一也心苟不然則伯夷必隘於狷柳下惠必隘於鄉原而孔子奚取焉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夫君子平治其心外累既盡至於不可加損人莫得而見也惟其出處語默應於外者不一而其中未嘗違仁然後知其爲同耳然孔子之論此三人或謂之賢人或謂之仁人未嘗以聖人許之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歟蓋孔子之稱夷齊以爲賢於當世之君子至於當世諸侯大夫則不能望其垣牆耳非以爲堯舜等比也故其叙逸民亦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人而不能無可無不可而尚足以爲聖人乎至孟子始謂伊尹伯夷柳下惠皆古之聖人與孔子異而世俗又從而廣其說曰此三人者皆聖人之趨時者也伊尹之後士多進而寡退故伯夷出而矯之伯夷之後士多退而寡進故柳下惠出而矯之夫三代之風今世不得見矣春秋之際士方以功利爲急孰謂其多退而寡進也哉此皆妄意古人耳湯之稱伊尹曰聿求元聖與之勠力以與爾有衆詩命伊尹之自稱亦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及孔子叙書皆不以爲過謂之聖人或庶幾焉如伯夷柳下惠吾從孔子而已

曹子臧　吳季札

春秋之際世不知義而以權利爲貴雖齊威晉文皆以爭國成名者也如子臧之於曹季子之於吳皆有可取之義棄而不顧而況於爭乎予高二子之義欲考其行事而子臧反國而致邑事不復見季子事吳九十餘年觀其掛劒於墓不以死背其心葬子嬴博不以恩累其志引兵避楚不以名害其德蓋其所以養心者至矣雖祿之天下將有所不受而況於吳乎彼其所養者誠有故也

范文子

欒武子始用智范韓所至有功一不用文子幾不免死雖免死卒蒙弑君之惡嗚呼死生之於人亦大矣文子以死易亂而欒武子恥失諸侯不知兵之加其頸也其愚智蓋已遠矣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原論晉大夫之賢者稱范武子遺文子夫武子文子吾未知其孰賢彼以死生取之是以遺文子歟

知罃趙武

齊威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其義多於晉文然威公歿而齊亂其後不能復伯文公子孫世爲盟主二百餘年與春秋相終始其故何也雖襄公悼公之賢齊所無有然其所以保伯業而不失者則有在也伯者之盛非能用兵以服諸侯之難而能不用兵以服諸侯之爲難耳文公之後前有知罃後有趙武皆能不用兵以服諸侯此晉之所以不失伯也悼公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其勢足以取鄭而郤楚晉之群臣中行偃欒黶之徒欲一戰以服楚者衆矣惟知罃爲中軍將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三與楚遇皆遷延稽故不與之戰卒

以敝楚而服鄭此則知罃不用兵之功也悼公死平公立平公非悼公比也然能屬任趙武武嘗與楚屈建合諸侯之大夫于宋以求弭兵趙武於此有仁人之心二焉方其未盟也屈建衷甲將以襲武武與叔向謀之叔向曰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人誰與之安能害我武從其言卒爭而楚不敢動將盟晉楚爭先叔向又曰諸侯歸晉之德爾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武亦從而先之此二者非仁人不能何也人將衷甲以襲我我亦衷甲以待之此勢之所必至也不幸不勝無可言者雖幸而勝晉楚之禍必自是始晉爲盟主常先諸侯矣晉未失諸侯而楚求先之若與之爭楚必不聽晉楚之禍亦必自是始然此二者皆人情之所不能忍也忍之近於弱不忍近於彊而武能忍之晉楚不爭而諸侯賴之故吾以爲武有仁人之心二焉凡晉之所以不失諸侯而趙氏之所以卒與於晉者由此故也春秋書宋之盟貴先晉而後楚孔子亦許之歟

叔向

欒王鮒言於君無不從欲爲叔向請以其同也棄而不應祁大夫老矣無位於朝以其覺也知其必爲已言何其明哉不然晉楚之際亦多故矣同盟有衷甲之變交聘有司宮之禍苟明不足以應之身受其辱而國被其患可勝言哉然平丘之會齊人不服叔向詰之以禮威之以衆攘臂而仍之僅乃得之嗚呼殆哉彼不幸而仕於衰晉蓋不得已而然歟

鄭子產

子產爲鄭不以禮法假人凛乎其不可犯也將死戒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鮮死水弱人狎而翫之則多死故寬難子太叔爲政不忍猛鄭國多盜然後悔之由此言之子產豈徒寬惠者哉然孔子之稱子產曰惠人又以爲古之遺愛儒者由此意之故孟子言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以爲惠而不知爲政甚者又曰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而不能教也此皆非子產之實蓋惠而愛人無禮法以將之則有所不行

若子產則以禮法行惠者也孔子之說云爾

孫武　吳起

太史公爲司馬穰苴傳言齊景公時晉伐阿鄄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晏子薦穰苴景公拔以爲將使寵臣莊賈監軍穰苴因其後期戮之三軍畏之爲之用命遂以成功歸爲大司馬大夫高國害之譖而殺之其言甚美世皆信之予以春秋左氏考之景公九年北燕伯款奔齊十二年公朝于晉請伐燕而納款十三年伐燕取賂而還十八年使高偃以兵納款于陽是歲公朝于晉投壺有言明年晉侯盟諸侯于平丘齊不欲盟晉人怒自是始貳于晉而未絕也四十五年公盟鄭伯于鹹盟衛侯于沙始叛晉自是凡四伐晉蓋未有燕晉伐齊者也而戰國策稱司馬穰苴執政者也湣王殺之故大臣不附意者穰苴湣王之臣嘗爲湣王却燕晉而戰國雜說妄以爲景公時耶事既不信故删去穰苴而獨爲孫武吳起立傳

伍子胥

伍員以父兄之怨破楚入郢鞭平王之墓世皆憐其志多其才然七不幸至此不足以言功名矣而員至鞭舊君以逞逆天而傷義卒以盡忠而喪其軀豈非天哉

范蠡

天下未嘗無智者也而難於擇君田豐陳宮其智皆足以制曹公而豐事袁紹宮事呂布紹布不用其言而君臣皆亡此固無足言者如陸遜之於孫權高熲之於隋文言聽計從致君於王伯矣而攸心一起二臣不得其死可不哀哉范蠡知勾踐可與共患難則為之滅吳以致其功知其不可與同安樂則棄之浮於江湖如去仇讎是以君臣免於惡名可不謂賢哉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三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四

穎濱先生

論

商君

解牛之技恥於屠狗盜人之盜恥於穿窬衛鞅有帝王之術而肯以彊國之事說孝公乎蓋鞅之志本於彊國而已恐孝公之不能用是以極言其上以要之耳鄭子華欲以鄭為市於齊管仲不受而諸侯歸之鞅欺公子卬以取魏河西利之所在無所復顧鞅而知帝王之術其肯為此哉古之制刑輕重必與事麗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故人雖死而無憾今鞅使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賦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為收孥刑之輕重豈復與事麗哉其後始皇之世有子而嫁者有刑夫為寄豭者殺之無罪妻為逃嫁者子不得毋法皆與情不應至於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其端皆自鞅發之然鞅之死至於車裂而李斯之死至具五刑皆被赤族之禍天之報人豈誣也哉

蘇秦

秦疆而諸侯弱游談之士為横者易為功為從者難為力然而從成則諸侯利而秦病横成則秦帝而諸侯虜要之二者皆出於權譎而從為愈歟蘇秦本説秦為横不合而激於燕趙甘心於其所難為之期年歃血於洹水之上可不謂能乎然口血未乾犀首一出而齊趙背盟從約皆破蓋諸侯異心譬如連雞不能俱棲勢固然矣而太史公以為約書入秦秦人為之閉函谷者十五年此説客之浮語而太史公信之過矣

張儀

戰國之為從横者皆傾危反覆之士也然而汙賤無恥莫如張儀而其成功莫如儀之多儀之未信於楚也辭而之晉謂懷王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黄金珠璣犀象楚産也吾何求於晉儀曰王獨不好

色耳周鄭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閭不知而見者以爲神也王獨不好色耳王悅資之珠玉而遣之南后鄭袖聞而憂之奉之以千金儀將行謂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觴臣中飲儀請王召所便習王召鄭袖儀見之詭請罪曰儀行天下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與后大喜而儀言得行儀之所以求用者其術至此所以言必信而功多也可不悲乎

樗里子　甘茂

蘇秦爲諸侯弱秦而張儀爲秦弱諸侯其說猶可言也如樗里疾公孫奭黨於韓甘茂黨於魏向壽黨於楚皆借秦之疆以搖動諸侯而成其私民生其間其受害可勝言乎今世綱無戰國相傾之勢然士居其間其以喜怒成敗天下事者多矣人主誠能得其情其罪可勝誅乎

穰侯

秦誅商君逐穰侯君臣皆失之矣彼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雖智能伯秦而不能免其身蓋無足言者而惠王以怨誅鞅至誣以叛去昭王以逼遷冉至出老母逐弱弟而不顧甚矣其少恩也彼公子虔之欲報怨固不暇爲國慮矣而范雎欲毀人以自成而至於是可畏也哉

白起

予嘗讀太史公白起傳秦之再攻邯鄲也起與范雎有怨稱病不行以亡其軀慨然歎曰起以武夫無所屈信而困於遊談之士使起勉彊一行兵未必敗而免於死矣及讀戰國策觀起自陳成敗之蹟乃知邯鄲決不可再攻而起非特以怨不行蓋爲之流涕也趙充國征西羌守便宜不肯奉詔出兵辛武賢雖兵出有功充國竟爲漢名臣其非是武賢怨之至骨雖不能害充國而卒陷其子卬嗚呼循道而不阿自古而難之歟

王翦

王翦言始皇議滅楚非六十萬不行子始疑其過及觀田單與趙奢論兵乃知老將之言不妄也趙以齊田單爲相單語趙奢曰非吾不說將軍之兵法所不服者將軍之用衆也帝王之兵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而後用之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奢曰君非徒不達兵又不明時勢矣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絕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彊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劍之爲用無脊之厚則鋒不入無髀之薄則刃不斷無鉤罕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今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以爲鉤罕鐔蒙須之便焉能以三萬行於天下乎古者四海萬國城大不過三百丈人雖多無過三千家則以三萬拒之足矣今取古萬國分爲戰國七兵能具數十萬食能支數歲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君奈何以三萬衆攻之田單喟然歎息曰單未至也由此觀之攻千里之城毀百年之業不乘大隙非大衆不可彼決機兩陣之間爲一日成敗之計乃可以少擊衆耳

孟嘗君

戰國以詐力相侵伐二百餘年兵出未嘗有名秦昭王欺楚懷王而囚之要之以割地諸侯熟視無敢以一言問秦者惟田文免相於秦幾不得脫歸而怨之乃借楚爲名與韓魏伐秦兵至函谷秦人震恐割地以與韓魏僅乃得免自山東離秦未有若此其壯者也夫兵直爲壯曲爲老有名之兵誰能禦之使田文能奮其威則是役也齊可以伯惜其聽蘇代之計臨函谷而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出師之名索然以盡東國既不可得而懷王卒死於秦由此觀之秦惟不過威文是以橫行而莫之制耳豈有大義而屈於不義者哉

平原君

趙勝傾身下士以竊一時之聲可耳至於爲國計慮勝不知也趙欲拒燕有廉頗趙奢不能用而割地與齊以借田單知單之賢而不知其不爲趙用也及韓馮亭以上黨嫁禍於趙趙豹明其不可而勝貪取之長平之禍成於勝一言此皆貴公子不知務之禍也乃欲使之

相危國拒疆秦難矣哉

魏公子

魏公子始用侯嬴之計盜兵符殺晉鄙而奪其軍擊秦以全趙成威文之功矣然兄弟自是相失十年不敢還魏幾無以安其身殆哉其後秦兵攻魏無忌無還魏之心毛薛甚之飜然而歸合諸侯破秦軍使宗廟復安兄弟如故然後得名因以立於世蓋無忌之名發於侯生而全於毛薛侯生之奇毛薛之正廢一不可而正之所全者多矣

春申君

黃歇相楚王患王無子而以己子盜為其後雖使聽朱英殺李園終擅楚國亦將不免大咎何以言之秦楚立國僅千歲矣無功於民而獲罪於天天以不辜歇陰亂其嗣而與之俱斃豈區區朱英所能為哉不然以黃歇之智而朱英之言獨無槩於中乎

范雎 蔡澤

范雎相秦其所以利秦者少而害秦者多以魏冉之專志其舊勳而逐之可也而并逐宣太后使昭王以子絕母不已甚乎宣太后之於秦非有鄭武姜莊襄后之惡也鄭武姜莊襄后猶不可絕而雎易絕之獨不媿潁考叔茅焦乎及雎任秦事殺白起而用王稽鄭安平使民怨於內兵折於外曾不若魏冉之一二以予觀之范雎蔡澤自為身謀取卿相可耳未見有益於秦也

樂毅

梁惠王拔趙邯鄲而齊宣王敗之馬陵虜其太子申齊湣王滅宋而五國伐齊湣王出死於莒何者無德而有功諸侯之所共疾兵之招也故非有功之難而有以保其功之難耳樂毅為燕合諸侯破齊殺湣王舉全齊之富而歸之燕猶齊五年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服兵久於外而燕人無慾心諸侯無異議其所以鎮撫內外必有道矣湣王之暴神人之所共棄而伐齊之利諸侯之所共有此固毅之本計歟至與莒即墨相持田單拒之五年而不決此非戰之罪勇智相敵勢固然耳廉頗拒王齕於長平司馬懿拒諸葛亮於岐山智均力敵雖有小負莫肯先決而要之以久使敵不遇退王之隙以燕齊之衆而臨二城曆以歲月雖田單之智將何能為乎其勢如燕將之守聊愈久而愈困耳至夏侯玄不達兵勢以謂毅不下二城將以成王者之業此書生之論非其實也

藺相如 廉頗 李牧

藺相如非戰國之士也以死行義不屈於強秦以禮為國不較於廉頗其處剛柔進退之際頗類學道者使居平世可以為大臣矣非戰國之士也廉頗李牧皆以將亡之趙抗方興之秦其為力艱矣卒以用捨為趙之存亡趙能用之而不能終悲夫

田單

樂毅以全燕之兵乘彊齊之衆棲田單於即墨諸侯之救不至使天胙燕昭王不死樂毅不亡田單雖智要之歲月兵殘食盡齊之亡可立而待也然單兵不滿萬人堅守二城以抗百倍之師相持五年而無可乘之隙遷延稽故以須天命之復可不謂智過人哉

屈原

漢賈誼為長沙傅過汨羅為賦以弔屈原曰歷九州而相君何必懷此故都誼之言或一道也而非原志原楚同姓不忍棄其君而之四方而誼教之以孔子孟軻歷聘諸侯以求行道勢必不從矣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曰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惜乎屈原廉直而不知道殉節以死然後為快此所以未合於聖人耳使原如柳下惠用之則行捨之則藏終身於楚優游以卒歲庶幾乎其志也哉

虞卿

游說之士皆歷詆諸侯以左右固其利獨虞卿始終事趙卑持從說其言前後可考無翻覆之病觀其赴魏齊之急捐相印棄萬戶侯而不顧此固義俠之士非說客也哉然太史公記虞卿與趙謀事皆秦破長平後而卿為魏齊棄相印走大梁則前此矣意者魏齊死卿自梁還從相趙而太史公失不言之耳

魯仲連

戰國游說之士非從即横說行交合而寵祿附之故士不厭詭詐爭走於利魯仲連辯過秦儀氣凌鞅衍而從横之利不入於口因事放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如決潰隄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以來一人而已矣

呂不韋

戰國惟秦楚燕爲故國取之非逆而守之則暴矣若三晉及齊皆以篡奪得之所以取守者皆非義也天方厭其亂欲假手於秦而秦亦淫虐無以受之於是不韋乘釁納妾於子楚以亂其後六國未亡而嬴氏已先亡矣及至二世屠戮諸公子殆盡而後授首於劉項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不觀其微孰知其故哉

李斯

始皇以詐力兼天下志得意滿諱聞過失李斯矯詐書誦功德以成其氣至其晚節不可告語若老太子在外復危亂之機而[illegible]取以一言合其父子之親者雖始皇之暴非斯養之不至此也及其事二世知趙高之姦復偷合取容使高勢已成天下已亂乃欲力諫不亦晚乎至於國破家滅非不幸也

蒙恬

蒙氏爲秦吞滅諸侯其所殘暴多矣子孫以無罪戮死此天意也恬以長城之役竭民力斷地脈自知當死而毅以忠信事上自許無罪死而不厭夫偷合取容從亞李斯此其所以不免者哉然始皇病於琅邪使毅還禱山川至于沙丘而崩使毅尚從則趙高李斯廢適之謀殆不能發嗚呼天之所廢人謀固無所復施耶

扁鵲

予於趙世家削簡子之夢黜扁鵲之說以爲爲國不可以語怪及扁鵲列傳則具載其說曰世或有是不足怪也蓋孔子作春秋非人事不書左氏所記鬼神變怪世所共傳者錄之無疑世有達者當辯此耳扁鵲見趙簡子齊威侯而中有虢公之事虢之亡在春秋之初而趙簡子在春秋之末齊威侯復在其後或疑其說之妄然戰國之際薛亡久矣而孟嘗君稱薛公安知是時無虢公者哉

刺客

專諸　豫讓　聶政　荊軻

周衰禮義不明而小人奮身以犯上相夸以爲賢孔子疾之齊豹以衛司寇殺衛侯之兄縶蔡公孫翻以大夫弒其君申春秋皆以盜書而不名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太史公傳刺客凡五人皆豹翻之類耳而其稱之不容口失春秋之意矣獨豫讓爲舊君報趙襄子有古復讎之義如荊軻刺秦始皇雖始皇以彊暴失天下心聞者快之要以盜賊乘人主不意法不可長也至曹沫之事予以左氏考之魯莊公十年沫始以謀干莊公公用之敗齊於長勺自是魯未嘗敗十三年而會齊侯于柯安得所謂三戰三敗沫以匕首劫齊威求侵地者哉始公羊高采異說載沫事於春秋其後戰國游士多稱沫以爲口實而實非也莊公之與齊沫問所以戰以小惠小信不足恃惟忠爲可以一戰沫蓋知義者也而肯以其身爲刺客之用乎春秋宋楚盟於城下齊魯盟于夾谷皆以要盟不書書平及會而已使沫信以匕首劫威公得非要盟乎而春秋書公會齊侯盟于柯足以知其非要盟也是以削去曹沫而錄其四人然亦非所謂賢也

滑稽

優孟　西門豹　淳于髡　優旃

太史公傳滑稽三人褚先生一人皆以優笑有益於事故并錄之然西門豹古循吏非滑稽者也特以止河伯娶婦事發於俳故巧而捷是以載之滑稽而實非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四

潁濱先生

論

鄧禹

鄧禹初以兵入關乘勝獨克關輔響震是時赤眉方入長安諸將豪傑皆勸禹徑乘其亂禹曰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兵銳未易當也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非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希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變乃可圖也於是引兵北屯栒邑光武聞之敕禹以時進討禹因執前意磐桓不進明年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入長安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然卒不能定關中無功而歸蓋赤眉之亂光武欲急攻之禹欲緩取之議者見禹之敗因以禹爲失計吾以爲不然赤眉方彊急之實難緩之爲得逮其自敗西走扶風而禹乘之猶能還兵敗禹而況其未走也哉如光

武之計蓋不知赤眉方彊而禹兵力不足若審知如此聽禹堅守北道時出撓之而使別將挾持其東東西蹙之廢以歲月而赤眉成擒矣禹之敗而西歸也與馮異相遇要與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遇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黽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全計也禹又不從而敗由此觀之禹本計不失而帝不能用禹亦迫於君命不能自固耳

隗囂

智者爲國知所去就大義既定雖有得失不爲害也隗囂初據壠坻謙恭下士豪傑歸之刑政脩舉兵甲富盛一時竊據之中有賢將之風矣然聖公乘王莽之敗擁衆入關君臣貪暴不改盜賊之舊敗亡之勢匹夫匹婦皆知之矣而囂舉大兵束手稱臣遣方望之言陷諸父於死地僅以身免及光武自河北入洛政修民附賢士滿朝群盜十去六七而囂懲既往之禍方擁兵自固爲六國之計謀臣夫之義士笑之而囂與王元王捷一二人以死守之始從聖公而不疑終背光武而不悔去就之計無一得者至於殺身亡國蓋不足怪也劉表專制荊州土廣民衆勢重於天下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二人皆求助於表表方晏然自守一無所與韓嵩說表曰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果欲有爲起乘其弊可也如其不然則將擇其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救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表猶豫不能用卒爲曹公所并隗囂劉表雍容風議皆有長者之與然其敗也皆以去就不明失之不如張魯之庸敗亡之餘知所歸往猶能保其後嗣兵法有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彼而不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輒殆夫惟知彼知己而後知所去就哉

陳蕃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鷙鳥將擊必匿其形非以智御物而事不得不爾謀未發而使人知之未有

不殆者也陳蕃將與竇武共誅宦官蕃自謂外從人望內有德於竇后事無不克乃先事露章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群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忍欺天今道路詾詾皆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若不急誅必生變亂傾覆社稷願出臣章宣示左右令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從聞者莫不震恐謀未及發曹節等矯詔殺之時蕃七十餘矣聞難作將官屬門生八十餘人拔刃入承明門攘臂大呼適遇王甫甫收殺之嗚呼天之將亡漢耶蕃一朝老臣名重天下而猖狂寡慮乃與未嘗更事者比幾乎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斯豈孔子所謂賢哉

李固

孔子謂顏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用而不行則何以利人舍而不藏則何以保身聖人之於天下理極於是而已陳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宣淫於朝洩冶彊諫以死春秋書之曰陳

殺其大夫洩冶君雖無道而洩冶亦名以爲無益於事而害其身君子不爲也李固立於順桓之間內無愧於其心外無負於其人東漢名臣如固一二人耳然事有可恨者沖帝之亡也固欲立清河王蒜梁冀不從而立質帝質帝之亡也固復以清河王爲請與胡廣趙戒同謀廣戒懼而中變固獨與杜喬爭之冀積怒憤發策免固而立桓帝其後歲餘劉文劉鮪謀立清河王冀遂誣固與文鮪通謀殺之吾竊怪固爲三公再欲立蒜而不克冀如豺狼疾之如仇讎獨一梁太后知其賢欲宥之而不能固雖貪立賢君存漢社稷勢必無成矣一舉不中奉身而去得免於禍斯已幸矣再更大變固守前議遲遲不去以陷於大戮則固之死僅自取也不然如固之賢吾何間然哉

荀彧

荀文若之於曹公則漢高帝之子房也董昭建九錫之議文若不欲曹公心不能平以致其死君子惜之或以爲文若先識之未究或以爲文若欲終致節於漢氏二者皆非文若之心也文若始從曹公於東郡致其策略以摧滅群雄固以帝王之業許之矣豈其將節復疑而不予哉方是時中原略定中外之望屬於曹公矣雖不加九錫天下不歸曹氏而將安往文若之意以爲翔而取之則我有力爭之嫌人懷不忍之志徐而俟之天則無嫌而人亦無憾要之必得而免爭奪之罪此文若之本心也惜乎曹公志於速得不忍數年之頃以致文若之死九錫雖至而禪代之事至子乃遂此則曹公之陋而非文若之過也

賈詡

曹公入荆州降劉琮欲順江東下以取孫氏賈詡言於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聞兵勢盛矣若因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江東可以不勞衆而定也公不用其計以兵入吳境遂敗於赤壁夫詡之所以說曹公則李左車之所以說淮陰侯使乘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方是時孫氏之據江東已三世矣國險而民附賢才爲用諸葛孔明以爲可與爲援而不可圖而曹公以劉琮待之欲一舉而下之難哉使公誠用詡言端坐荆州使辯士持尺書結好於吳吳知公無并吞之心雖未即降而其不以干戈相向者可必也方是時劉玄德方以窮窘借兵於吳吳既脩好於公其勢必不助劉而玄德固可斃矣惜乎詡之不善荆州既不能守而孫劉皆奮孰謂曹公之智而不如淮陰侯哉其後公既降張魯下漢中劉曄勸公乘勝取蜀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舉漢中蜀人震駭因其震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善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人既定憑險守要不可犯也公不從而反天下皆惜曄計之不用夫玄德之賢過於仲謀賈詡欲以文教懷仲謀而曄欲以虛聲下玄德其愚智蓋已遠矣彼曹公不用曄計豈非以詡言爲戒也哉春秋之際楚子重伐鄭晉欒武子救之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人以申息之師救蔡晉群帥皆欲戰智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謂武子曰吾來救鄭楚師不戰吾遂至於此既遷戮矣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若不能克爲辱已甚不如還也遂全師而歸夫兵久於外狃於一勝而輕與敵遇我怠彼奮敗常十九古之習於兵者蓋知之矣

賈詡二

用兵之難蓋有休於外而動者矣力之所及而義不可君子不爲也義之所可而力不及君子不彊也魏文帝始受漢禪欲用兵吳蜀以問賈詡詡曰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群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帝不能用遂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是時帝始受禪欲以武功夸示四方會得幸勝未暇慮兵敗勢屈之辱也魏多謀臣蓋必有知之者矣然皆莫敢言詡能言之可謂不怵於外矣晉末苻堅擁百萬之衆恥吳會之未服欲一舉下之而不知晉之無釁謝安乘苻堅之敗知中原之蕩析而不知江南之微弱勢必不能成大功故苻堅至於失國而謝安至於喪師二人者皆恥不若

人怵於外之患也

羊祜

善爲國者必度其君可與共患難可與同安樂而後有爲故功成而無後憂晉厲公與楚共王爭鄭晉人知楚有可乘之隙欒武子爲政欲出兵擊之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范文子不欲請釋楚以爲外懼武子不能用夫文子非苟自安者也厲公侈而多嬖寵諸大夫富而凌上國有大功則君臣不相安亂之所自生也既諫之不從出而遇楚猶欲避楚而歸既勝反國曰亂將作矣吾不可以侯使其祝宗祈死逾年而厲公殺三郤立胥童欒書殺胥童弑厲公文子雖死而免於大難子孫與晉國相終始范蠡事越王勾踐反自會稽撫人民厲甲兵七年而殺吳王夫差歸未及國知越王之難與同安樂也扁舟去之卒免大種之戮若二子者可謂有先見之明矣范文子至於自殺范蠡至於逃亡而不顧何則所全者大也晉武帝既受魏禪中原富彊群臣用命吳孫皓以淫虐失衆有亡國之釁晉人習於長

江之險以爲未可取也羊祜爲襄陽守知其不能久陳可取之計武帝納之祜又進王濬杜預以成滅吳之功後世皆稱其賢吾嘗論祜巧於策吳而拙於謀晉何以言之武帝之爲人好善而不擇人苟安而無遠慮既賢人滿朝而賈充荀勖之流以爲腹心使吳尚在相持而不敢肆雖爲賢君可也吳亡之後荒於女色蔽於庸子踈賢臣近小人去武備崇藩國所以兆亡國之禍者不可勝數此則滅吳之所從致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故人常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祜不慮此而銳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或曰吳滅而晉亂此天命非人事也而羊祜何罪焉吾應之曰爲國當論人事使祜不爲滅吳之計孫皓窮凶而死吳更立君則長江未可越也吳既不亡則晉之君臣厲精不懈是吳不滅而晉不亂也不猶愈於吳滅而晉亂乎祜之將死也武帝欲使卧護諸將祜曰滅吳不須臣自行但吳平之後當勞聖慮耳推祜此言蓋亦憂在乎吳矣憂在乎吳而勇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

王衍

聖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刑三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刑皆器也孔子主於扃末內與門弟子言外與諸侯大夫言言及於道者蓋寡也非不能言謂道之不可以輕授人也蓋嘗言之矣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夫道以無爲體而入於群有在仁而非仁在義而非義在禮而非禮在智而非智惟其非形器也故目不可以視而見耳不可以聽而知惟君子得之於心以之御物應變無方而不失其正則所謂時中也小人不知而竊其名與物相遇輒捐理而徇欲則所謂無忌憚也故孔子不以道語人其所以語人者必以禮禮者器也而孔子必以從人非吝之也蓋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由禮以達其道而小人由禮以達其器由禮以達道則自得而不眩由禮以達器則有守而不狂此孔子之所以罕言道而言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illegible]三者具而聖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三代已遠漢之儒者雖不聞道而猶

能守禮故在朝廷則危言在鄉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始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相乘不已而虛無放蕩之論盈於朝野何晏鄧颺導其源阮籍父子漲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亂天下要其終皆以濟邪佞成淫慾惡禮法之繩其姦也故蔑棄禮法而以道自命天下小人便之君臣奢縱於上男女淫泆於下風俗大壞至於中原爲墟而不悟王導謝安江東之賢臣也王導無禮於成帝而不知懼謝安作樂於期喪而不受教則廢禮慕道之俗然矣東晉以來天下學者分而爲南北南方簡約得其精華北方深蕪窮其枝葉至唐始以義疏道南北之異雖未聞聖人之大道而形器之說備矣上自郊廟朝廷之儀下至冠昏喪祭之法何所不取於此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學者小之於是捨之而求道冥冥而不可得也則至於禮樂度數之間字書形聲之際無不指以爲道之極然反而察其所以施於世者內則謏諛以求進外則聚斂以求售廢端良聚苟合杜忠言之門闢邪說之路而皆以詩書文飾其爲要之

與王衍無異嗚呼世無孔孟使楊墨褰路而莫之闢吾則罪人爾矣

王導

西晉之士借通達以濟淫慾風俗既敗夷狄乘之遂喪中國相隨渡
江而此風不改賢者知厭之矣而不勝其衆俗亂於下政弊於上而
莫能正也東晉之不競由此故耳是時王導爲相違於爲國之體性
本寬厚容衆衆人安之然生於衍澄之間不能免習俗之累壹適而
疾介能彌縫一時之闕而無百年長久之計也更二大變幾至亡國
元帝之世王敦擁兵上流有無君之心劉隗刁協剛介猶淺見信於
帝專以法繩公卿而深疾王氏恣橫敦遂起兵以誅君側爲辭兵排
犯闕苟而後[illegible][illegible]明既沒成帝幼弱庾亮輔政任法以裁物復失人
心蘇峻擁兵歷陽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爲亂以大司農召
之衆人皆知不可而亮不聽遂與祖約連兵內向塗炭京邑此二寇
者皆導之所不欲而隗亮不忍以逞其變以隗亮爲是耶敦峻之禍
發不旋踵以導爲是耶使人主終身含垢何以爲國魯自宣公政在

季氏更三世至昭公不能忍將攻之子家羈曰捨民數世求以克事
不可必也公不從而出隗亮之敗則昭公之舉也齊景公以貪暴失
民田氏以寬惠得衆公問於晏嬰求所以救之嬰曰惟禮可以已之
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
收公利公歎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嬰曰禮之可以爲
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晏子知之而景公不能用田氏遂代呂氏蓋大
家世族爲患於其國常若心腹之疾必與人命相持爲一攻之以毒
藥劫之以鍼石病若不去命輒隨盡非良醫賢臣未易處也子產爲
鄭國小而偪族大多寵子產患之有事伯石賂以其邑子太叔曰國
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
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
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
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以予之又使爲卿
以次已位鄭乃少安及其久而政成大人之忠儉者從而予之泰侈

者因而斃之豐卷殺子皙鄭乃大治如導所爲知賂伯石以全其
始矣未知予忠儉斃泰侈以成其終也以爲賢於隗亮則可以論晏
子子產則遠矣

祖逖

敵國相圖必審於彼已將彊敵弱則利於進取將弱敵彊則利於自
守違此二者而求成功難矣東晉渡江以江淮爲境中原雖有變
而南兵不出出亦無功皆夷狄自相屠滅而已石勒之死也庾亮爲
北伐之計石虎之老也庾翼爲徙鎮之役皆無成而死及苻堅之敗
謝安父子乘戰勝之威有席卷之意終以兵將奔潰無尺寸之得其
後宋文自謂富疆以兵挑元魏梁武志於并吞失信於高氏陳宣乘
高氏之衰攘取淮南皆繼之以敗亡何者東西地薄兵脆將非命世
之雄其勢固如此也方石虎之斃中原大亂晉人皆謂北方不足復
平而蔡謨獨以爲憂或問其故謨曰夫能順天奉時濟六合於草昧
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今諸人皆不辦此必將經營分裂疲人以逞

才不副意徒使財單力竭終將何所至哉吾見韓盧東郭俱斃而已
矣至哉此言實當時好事者之病也自江南建國惟桓溫東討慕容
西征苻堅兵鋒所及敵人震動及宋武破廣固陷長安所至蕩定有
弔伐之風此二人者誠非常將也然桓溫終以敗衂不能成大功宋
武志在禪代未能定秦狼狽而反而況其下者乎惟晉元帝初定江
南未遑征伐祖逖言於帝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
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夷狄乘釁毒流中原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
奮擊之志誠能奮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郡國豪傑必有應者
沉溺之士喜於來蘇庶幾國恥可雪也帝以逖爲豫州刺史使進屯
淮陰逖兵力甚弱乃鑄造兵器招合離散稍誅爼叛渙復進據譙然
未嘗爲深入計也石勒遣兵攻逖逖輒就破其衆每於兵間勤身節
用禮下賢俊懷撫初附專以恩信接人不尚詐力故人爭爲之用自
黃河以南盡爲晉土雖石勒之彊不敢以兵窺其境逖母塚成皐勒
使人修其墓復遣使通好且求互市逖不答其使而許其市通南北

之貨多獲其利方將經略河北而帝使戴若思擁節直據其上逖怏怏不得志死蓋敵彊將弱能知自守之爲利者惟逖一人夫惟知自守之爲進取而後可以言進取也哉

符堅

符堅王猛君臣相得以成伯功雖齊威管仲不能過也猛之將死也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然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讎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寧社稷言終而死堅不能用卒大舉伐晉敗于淝上歸未及國而慕容垂叛之既反國而姚萇叛之地分身死終斃於二人之手故後世皆多猛之賢而咎堅之不明吾嘗論之堅雖有覇者之略而懷無厭之心以天下不一爲深恥雖滅燕定蜀并秦涼下西域而其貪未已兵革歲克而不知懼也晉雖微弱謝安桓沖爲之將相君臣相安民未思晉而欲以力取之稽之天道論之人情雖内無垂萇之變而堅之敗必不免矣然堅以夷狄之餘而有帝王之度其滅燕容姚也

收二姓之子弟錄其才能而官使之布滿中外凡其舊臣無不疑者若以世俗言之則以漸除之如猛之計得矣若以帝王之事言之則堅之意未必過也大雅之稱文王曰殷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文王用人其廣如此而堅何尤焉德雖不若文王而竊慕焉顧其所以處之如何耳文武既沒周公成王之際殷之遺孽猶與管蔡間周之隙曰予復反鄙我周邦故周公克殷改封微子于宋而遷其頑民於洛邑保釐東郊作多士而撫寧之所以慮其變者至矣至君陳畢公皆迭居成周而董師之故康王之命畢公曰周公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由此觀之文王之用殷人豈苟然而已哉今堅畜養豺虎于其腹心而貪心務勝不顧其後宜其斃於垂萇也哉使堅信猛之策南結鄰好戢兵保境與民休息雖有垂萇百人安能動之文王雖未可覬然亦非王猛之所及矣　卷終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六

潁濱先生

論

狄仁傑

母后臨朝據人君之地而私其親有志之士將欲正之常患不克漢呂后欲王諸呂王陵以高帝舊約爭之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背之不可言雖直不見省陵幸而不死亦廢不用唐武后廢廬陵王立豫王豫王雖在位未嘗省天下事徐敬業爲之起兵於外裴炎爭之於内皆不旋踵爲戮何者位尊權重臣下無所柰何勢必至此也惠帝之亡也陳平聽張辟彊計封王諸呂呂后安之故平與周勃得執將相之柄以伺其間後復聽陸賈交歡周勃將相之權不分故周勃得入北軍左袒一呼而呂氏以亡豫王既立武后革命稱帝追尊祖考封王子弟戕殺天下豪俊志得氣滿以爲武氏有泰山之安矣狄仁傑雖爲宰相而未嘗一言及后欲以三思爲太子訪之大臣仁

傑乃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頃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士逾月不及千人及使廬陵王不旬浹得五萬人今欲立嗣非廬陵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復召問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意者天以此儆陛下耶文皇帝身蹈鋒刃百戰以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餘年矣又欲以三思爲後且母子與姑姪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血食於太廟三思立廟無祔姑之禮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而立之蓋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故不廢則死陳平狄仁傑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與國俱全惟呂后無子親止於姪故沒身而後變武后有子母子之愛人情之所同故老而自復由此觀之陳狄之所以成功者皆以緩得之也然廬陵既立而張易之昌宗未去仁傑猶置之不問復授之張柬之俟其惡稔而後取豈以禍亂之根生於母子之間不如是則必至於毀傷故耶老氏有言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彊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

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彊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公得之矣

姚崇

唐史官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斯言固二人之所長也然應變者要不失正而後可孟子有言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唐玄宗豪俊之君也而崇復以豪俊事之方其君臣遇合天下事迎刃而解若無足為者雖然以水濟水後將有不可食者開元四年天下大蝗民祭且拜之坐視食苗而不敢捕崇奏遣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群臣多不以為然帝亦疑之而崇行之愈力蝗亦為息捕蝗雖古之遺法然遇災而懼修德以答天變古之正道也崇置之不言而專以捕為事已可疑矣既而崇所親吏趙誨以贓死崇懼求罷政時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壞宰相宋璟蘇頲皆言三年喪未終不可巡幸壞廟之變天戒也請罷東巡修德以答至譴帝以問崇崇曰此苻堅故殿也山有朽壞而崩木蠹而折理無足怪但壞與行會非緣行而壞也今關中無年餽餉勞弊出幸東都所以為人非為己也百司已戒供擬已具請車駕即東而遷神主太極殿更作新廟此大孝也帝用其言崇由此復相開元末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皆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李林甫獨曰二都本東西宮耳車駕往來何用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崇建東幸之計林甫獻西還之議其意同耳孰謂崇獨賢乎從崇之議使人君上不畏天戒中不敬宗廟下不卹人言三者皆忠臣之所諫而崇居之不疑何哉其後崇璟既沒玄宗愈老愈輕蔑群臣方任張九齡而廢太子瑛用牛仙客則聽李林甫方嬖楊國忠而縱安祿山則用輔璆琳專以適己為悅類崇有以啓之也故吾謂開元之治雖出於崇而天寶之亂亦崇之所自致此人臣之至戒也

宇文融

開元之初天下始脫中睿之亂玄宗厲精政事姚崇宋璟彌縫其闕而損其過庶幾貞觀之治矣在易天下雷行物與無妄開元之初無妄之世也無妄之為言無一不正之謂也君子之處此也亦全其大正而畧其小不正而已蓋詳其小必廢其大古語有之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量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故無妄之二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其三曰無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其五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夫必耕而後穫必菑而後畬小人之所謂無妄也而君子不然於義可穫不必其所耕也於道可畬不必其所菑也然後無所不行今有失牛於此得之者行人也而責得於邑人其意亦以求無妄也而邑人罹其橫故無妄之疾雖勿藥可也藥之其損或有甚於病者開元之初雖號富庶而戶口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得其隙而論之請治籍外羨田逃戶命攝御史分行括實玄宗喜之朝臣莫敢言其非者惟陽翟尉皇甫憬戶部侍郎楊瑒以為籍外取稅百姓困弊得不償失而二人皆坐左遷諸道所括凡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然州縣希旨多張虛數以正田為羨編戶為客歲終藉錢數百萬緡其名似是而實失民心淺言之則失在求詳深言之則失在貪利時帝方以耳目之奉責得於人行之不疑於是群臣爭為聚斂以迎侈心天寶之亂實始於此吾觀近世士大夫多有此病賢者不忍天下有小不平而欲平之小人僥倖其利以為進取之計故天下每每多弊宰相李沆近世之賢相也嘗言吾在朝廷十有餘年無功可紀惟四方之言利者未嘗有一施行持此聊以報國古之善言醫者患醫之難以為有病不服藥常得中醫蓋良醫不可必得而愚醫舉目皆是愚醫類能殺人而不服藥者未必死李公之言蓋類此也

陸贄

昔吾先君博觀古今議論而以陸贄為賢吾幼而讀其書其賢比漢賈誼而詳練過之贄始以從官事唐德宗老而為宰相從之出奔而與之反國彌縫其闕而濟其危亡比其老也功業定矣而卒斃於裴

延齡之手其故何也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常其德或承之羞贄以有常之德而事德宗之無常以巫醫之明而治無常之疾是以承其羞耳帝即位之初好名而貪功河朔三叛父子相襲三十年矣帝將以天下之力勝之田悅驚疑而起朱滔王武俊和之帝使馬燧李抱真李芃三將往逆其鋒勝負之勢未決也帝急於成功復使李晟出禁衛之兵李懷光舉朔方之衆五將萃於魏郊而淮西李希烈乘間而起兵連禍結常賦所不能贍於是爲之抽貫筭間假貸商賈空內以事外關中已亂而帝不知也贄曰今兩河淮西爲禍亂之首者獨四五凶人而已臣料其間必有旁遭詿誤內畜危疑而計不能止者未必能處心積慮果於僭逆也而況脅從之黨乎陛下若能招懷以禮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人知獲免則誰願復爲惡者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從化者必過半矣帝猶意西師可以必克忽其言不用未幾而涇原叛卒之變起倉皇避寇半年而歸帝亦老而厭兵矣於是行一切之政專以姑息涵養

藩鎮凡節度使死將佐之得士心者皆就命留後雖以篡奪請命者亦如之宣武劉士寧以暴慢失衆其將李萬榮因其出畋閉門逐之帝將命以其位贄曰如士寧之惡萬榮舉而逐之可也討而逐之可也惟伺隙而篡取其位則不可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無辭者若使傾奪之徒輒得其處則四方諸將無復安者矣且萬榮構亂之日諸郡守將固非其同謀也一城士衆亦未必皆其黨也方成敗逆順之勢交戰於中其肯捐軀與之同惡乎今若選命賢將降詔軍中獎萬榮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輯睦之義例賜恩賞使衆知保安則誰肯復助其亂萬榮縱欲跋扈勢亦無所至矣帝方苟安無事竟亦不許由此觀之帝常持無常之心故前勇而後怯贄常持有常之心故勇怯各得其當然其君臣之間異同至此雖欲上下相保不可得矣會昌中盧龍諸將連害帥臣最後張絳殺陳行泰宰相李德裕以爲河朔請帥皆報下太速故軍得以安若稍緩之必且有變既而回鶻烏介可汗擾天德塞軍使張仲武請以本軍擊之德裕問知仲武可用言之武宗舉以爲帥張絳既爲其下所殺而仲武遂以功名終德裕之謀則贄之故智也然帝之出也以陳京趙贊而贄之逐也以程异裴延齡其禍皆出於聚斂之臣贄之賢非不知也帝歸自興元贄因事言曰齊威公自莒入齊伯業既成而管仲以不忘在莒爲戒衛獻公自齊還衛諸大夫逆諸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逆於門者頷之而已戒心之易忘而驕心之易生齊衛之君陛下之蓍龜也贄言雖切而帝終不改吾以爲使贄反國而爲鴟夷子皮浮舟而去則其君臣之間超然無後患然後可以言智也哉

牛李

唐自憲宗以來士大夫黨附牛李好惡不本於義而從人以喜慍雖一時公卿將相未有傑然自立者也牛黨出於僧孺李黨出於德裕二人雖黨人之首然其實則當世之偉人也蓋僧孺以德量高而德裕以才氣勝德與才不同雖古人鮮能兼之者使二人各任其所長而不爲黨則唐末之賢相也僧孺相文宗幽州楊志誠逐其將李載

義帝召問計策僧孺曰是不足爲朝廷憂也范陽自安史後不復係國家休戚前日劉總納土朝廷糜費且百萬終不能得斗粟尺布以實天府俄復失之今志誠猶向載義也第付以節使捍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也帝曰吾初不計此公言是也因遣使尉撫之及武宗世陳行泰殺史元忠張絳復殺行泰以求帥德裕以爲河朔命帥失在太速使姦臣得計遷延久之擢用張仲武而絳自斃僧孺以無事爲安而德裕以制勝爲得此固二人之所以異較之德裕則優矣德裕節度劍南西川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維州西南要地也是時方與吐蕃和親僧孺不可曰吐蕃綿地萬里失一維州不害其疆方今議和好而自違之中國禦戎守信爲上應變次之彼若來責失信贊普牧馬蔚茹川東襲汧隴不三日至咸陽雖得百維州何益帝從之使德裕反降者吐蕃族誅之德裕深以爲恨雖議者亦不直僧孺然吐蕃自是不爲邊患幾終唐世則僧孺之言非爲私也帝方用李訓鄭注欲求奇功一日延英謂宰相公等亦有意於太平乎

何道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天下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侵百姓安生業私室無彊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雖未及全盛亦足爲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謂諸宰相上責成如此吾可久處此耶既罷未久李訓爲甘露之事幾至亡國帝初欲以訓爲諫官德裕固爭言訓小人咎惡已著決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罷夫二人所趣不同及其臨訓注事所守若出於一人吾以是知其皆偉人也然德裕代僧孺於淮南訴其乾沒府錢四十萬緡質之非實及在朱崖作窮愁志論周秦行紀言僧孺有僭逆意悻然小丈夫之心老而不衰也始僧孺南遷於循老而獲歸二子蔚蕘後皆爲名卿德裕沒於朱崖子孫無聞後世深悲其窮豈德不足而才有餘固天之所不予耶

郭崇韜

國無釁而後可以伐人冒釁以伐人敵無釁務則已受其災敵有釁則我與敵皆斃楚靈王殘民以逞舉思亂之民以伐吳吳不可動而棄疾攻之若升虛邑靈王遂死於外齊湣王貪而好勝不知宋之不可攻而忘齊國之既病燕師乘之遂以失國自古冒釁以攻人其禍如此矣唐莊宗勇而善戰與梁人夾河相攻十戰九勝涉河取鄆不十日而克梁威震諸國五代用兵未有神速若此者也然其克敵之後幸一日之安沉湎盤遊之處宦官伶人交亂其政府庫之積盤於耳目之奉民怨兵怒國有土崩之勢而不知也一時功臣皆武夫偃起未有識安危之機者惟樞密使郭崇韜智勇兼人知其不可力言而不見聽求去而不見許中外使倖視之仄目崇韜深病之矣時方欲伐蜀崇韜欲立大功爲自安之計議以魏王繼岌爲元帥而已爲之副將兵六萬以出兵不逾時而克成都降王衍料敵制勝之功可謂盛矣然崇韜知蜀之易與而不知唐之已亂挈其良將勁兵西行數千里雖立大功而不免讒死於蜀征蜀之兵未還而趙在禮爲亂河朔明宗北征遂與在禮皆反帥兵南向克汴入洛遂無一人能御之者向使西師不出蜀雖未下而京師有重兵崇韜不死河朔叛臣心

有所畏不敢妄動則莊宗不亡崇韜不死禍福未可知也嗟乎崇韜冒釁以伐人蹈齊湣之禍而以爲安惜其有智而未始學也

馮道

馮道以宰相事四姓九君議者譏其反君事讐無士君子之操大義既虧雖有善不錄也吾覽其行事而竊悲之求之古人猶有可得言者齊威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從而相之子貢以爲不仁問之孔子孔子曰管仲相威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管仲之相威公孔子既許之矣道之所以不得附於管子者無其功耳晏嬰與崔杼俱事齊莊公杼弒公而立景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卒事景公雖無管子之功而從容風議有補於齊君子以名臣許之使道自附於晏子庶幾無甚愧也蓋道事唐明宗始爲宰相其後歷事八君方其廢興之際或在內或在外雖爲宰相而權不在己禍變之發皆非其過也明宗雖出於夷狄而性本寬厚道每以恭儉勸之在位十年民以少安契丹滅晉耶律德光見道問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顧夷狄不可曉以莊語乃曰今時雖使佛出亦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德光喜乃罷殺戮中國之人賴焉周太祖以兵犯京師隱帝已沒太祖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道道待之如平日太祖常拜道是日亦拜道受之不辭太祖意沮知漢未可代乃立湘陰公爲漢嗣而使道逆之於徐道曰是事信否吾平生不妄語公毋使我爲妄語人太祖爲誓甚苦道行未返而周代漢篡奪之際雖賁育無所致其勇而道以拜跪談笑却之非盛德何以致此而議者黜之曾不少恕甚矣士生於五代立於暴君驕將之間日與虎兕爲伍棄之而去食薇

蔡文夔鹿易耳而與自經於溝瀆何異不幸而仕於亂如無道猶無
以自免議者誠少恕哉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六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七

潁濱先生

論

孔子

孔子一用於魯有成功矣而魯定公季桓子皆庸人一爲女樂所娱
視棄孔子如脫弊屣孔子去魯而遊諸侯有意於擇君矣乎當是時
諸侯無可言者衛靈公雖無道而善用人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
廟王孫賈治軍旅以無失其國孔子疑可輔焉是以去魯三年而往
反於衛者四及知其不用然後適陳適蔡皆再孔子之於陳蔡無取
焉耳陳蔡近於楚而楚昭王葉公諸梁一時賢君臣也盤桓以俟焉
前後六年見葉公不合卒見昭王將用之矣而子西間之昭王亦死
知諸侯無復可與共事者然後浩然有歸老之意然猶反於衛五年
以須魯人之招也流翔而後集故歟孔子於衛見南子於魯欲從公
山弗扰於晉欲從佛肸弟子皆疑之而後世亦未免焉昔柳下惠嫗
不逮門之女魯人不以爲淫魯有男子與婦人皆獨居婦人有急將
從之拒而弗納婦人曰子何不爲柳下惠男子曰柳下惠則可吾則
不可孔子聞之曰學柳下惠者未有若此人者也然則此亦孔子之
所獨歟

顏子

孔子於諸弟子獨稱顏子之好學弟子之賢者衆矣而孔子不以好
學許之豈妄言哉吾嘗論之弟子之知孔子者獨顏子耳孔子之道
如天然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顏子識其大者也故
仰之而知其有高者存焉鑽之而知其有堅者存焉故曰語之而不
惰者其回也歟此孔子所以獨稱其好學也人誠有見於此譬如爲
山雖覆一簣未有能止之者也苟誠無見矣雖既九仞不復能進也
此顏子與衆弟子之辨也

冉雍

古者七介以相見三辭三讓而後至無所不致其文所謂敬也不敬

則確確則易易則民慢故古之君子其夠無所不敬其於人也則不然平易近民而後民安之太公之所以治齊則居敬而行簡者也伯禽之所以治魯則居敬而行敬者也雖周公亦憂魯之不競則仲弓之言周孔之所許也

宰予

太史公言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恒作亂夷其族孔子恥之余以爲宰我之賢列於四科其師友淵源所從來遠矣雖爲不善不至於從叛逆弑君父也宰我不幸乎殆有晝寢短喪之過儒者因遂信之蓋田恒之亂本與闞止爭政闞止亦曰子我也田恒既殺闞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信與田恒之亂恒旣殺闞止弑簡公則尚誰族宰我者事蓋必不然矣夫使宰我陷於逆亂猶不足惜也而使孔子之門人高弟至於如此豈不爲孔氏惜哉李斯言田恒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因弑簡公又劉向別錄田成子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成子因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殺宰我若如此說則宰我乃由恒之徒為齊攻田恒者非與田恒作亂矣要之由鬭止亦曰子我做戰國諸子談以爲宰予皆不足信也

子貢

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伯越子觀春秋左氏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陳恒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吳齊之戰陳乞猶在而恒未任事凡太史公之所記皆非也蓋戰國說客設爲子貢之辭以自託於孔氏而太史公信之耳孔子有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孔子之門所謂言語者初止於此至於子貢加之以巧辯可以解紛紓救患難如今所載而已若如公孫衍張儀騁其說辯傾覆諸侯以快意一時此則孔氏所諱也

冉求　仲由

冉有季路皆以政事稱於孔氏冉有有才有餘而志不足其於季氏委曲從之不能有所立也至於季路志厲而識闇事衛出公雖父子爭國而不知其危也方其攻莊公於臺上使幸而莊公舍孔悝季路與悝皆出猶可言也莊公方賞孔悝以取衛其不釋悝明矣孔悝不出遂攻而勝之則爲臣弑君季路雖生將安所容身乎嗚呼學於孔子而其慮害曾不若召獲悲夫

卜商

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灑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其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譬如農夫之殖草木旣爲之區別種而時耨之風雨旣至小大甘苦莫不咸得其性而農夫無所用巧也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者之力也異哉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於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刑政有所不言矣而況於灑掃應對進退也哉教者未必知而學者未必信務爲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僞自是而起此子夏所謂誣也

曾參

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舜之禪禹也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之欲以道相詔者至於一與中盡矣昔者孔子與諸弟子言無所不至然而未嘗及此也蓋嘗與子貢言之矣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雖與子貢言之而孔子之言之也難而子貢之受之也未信至於曾子不然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曾子出門人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孔子之告之也不疑而曾子之受之也不惑則與子貢異矣然曾子以一爲忠恕則知門人之不足告也夫及孔子旣沒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旣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之在是矣然子思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爲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嗚呼孔子之所以不告諸弟子者蓋謂是歟

曾點

四子之言皆其志也夫子之哂由也以其不讓而其與點也以其自
知之明歟如曾皙之狂其必有不可施於世者矣苟不自知而強從
事焉禍必隨之其欲從弟子風乎舞雩樂以忘老則其處己也審矣
不然孔子豈以不仕爲貴者哉

樊須

樊遲之學爲稼圃蓋將與民並耕而食歟此孟子所謂許行之學也
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
皐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此孔子所謂樊遲
小人也

有若

苟至於君子未有無耻者也孟子稱禹崩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
朝覲獄訟者皆不之益而之啓然後益不敢踐天子位太史公稱孔
子既歿弟子以有若貌類孔子師之如孔子時及問而不能答乃斥
去之夫以益有若之賢而其無耻至此極歟且月宿于畢而雨不應

商瞿四十而生五子此卜祝之事而鄙儒所以謂孔子聖人者也戰
國雜說類此者多矣孟子猶不能擇而況太史公乎

老子一

善與人言者因其人之言而爲之言則天下之辯者服矣與其里人
言而曰吾父以爲不然則誰肯信以爲爾父之是是故不若與之論
曲直雖楚人可以與秦人言之而無害故夫天下之所爲多言以排
夫異端而終以不明者唯不務辨其是非利害而以其父屈人也夫
聖人之所爲尊於天下爲其知夫理之所在也而周公仲尼所以爲
信於天下以其子弟而知之也故非其子弟則天下有不知周公之
爲周公而仲尼之爲仲尼者矣是故老聃莊周其爲說不可以周孔
辨也何者彼且以爲周孔之不足信也夫聖人之於事辭如規矩之
於方圓爾天下之人信規矩之於方圓而以規矩辨天下之不方不
圓則不若求其至方極圓以陰合於規矩使規而不圓矩而不方則
亦無害於吾說若此則其勢易以折天下之異論昔者天下之士其

論老聃莊周與佛之道皆未嘗得其要也老聃之說曰去仁義絕禮
樂而後天下安吾之說曰仁義禮樂天下之所恃以治者佛之說曰
棄父絕子不爲夫婦放雞豚食菜茹而後萬物遂而吾之說曰父子
夫婦食雞豚以遂萬物之性夫彼且以其說而吾亦以其說彼且不
吾信如吾之不彼信也蓋天下之不從莫急於未信而彊劫之故夫
仁以安人而行之以義節之以禮而播之以樂守之以君臣而維之
以父子兄弟食肉而飲酒此明於孔子者之所知也而欲以諭其所
不知之人而曰孔子則然嗟夫難哉愚則不然曰天下之道惟其辯
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爲道
果孔子而有窮也亦將捨而他之惟其無窮是以知其爲道而無疑
蓋天下有能平其心而觀焉而不牽夫仲尼老聃之名而後可與語
此也

老子二

天下之道惟其辯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

則是不足以爲道昔者六國之際處士橫議以熒惑天下楊氏爲我
而墨氏兼愛凡天下之人有以君臣父子之親而不相與者舉皆歸
於楊氏而道塗之人皆可以爲父子兄弟者舉皆歸於墨氏也夫天
下之人不可以絕其天屬之親而合其無故之懽此其勢然也故老
聃莊周知天下之不正也起而承之以爲兼愛爲我之不足以收天
下是以不爲爲我不爲兼愛而處乎兼愛爲我之外此其意以爲不
兼愛則天下議其無親不爲我則天下議其爲人故兩無所適處而
泛泛焉浮遊於其間而曰我皆無所爲以是足以自免而逃天下之
是非矣天下之人惟其是所是非所非是以其說可得而考其終今
以老莊無所是非而其終歸於無有此其思之亦已詳矣楊氏之爲
我墨氏之兼愛此其爲道莫不有所執也故爲我者爲兼愛之所詆
而兼愛者爲爲我之所毀是二者其地皆不可居也然而得其間而
固守之則可以杜天下之異端而絕其口蓋古之聖人惟其得而居
之是以天下大服而其道遂傳於後世今老聃莊周不得由大道而

見其隙竊入於其間而執其機是以其論縱橫堅固而不可破也且夫天下之事安可一說治也而彼二子者欲一之以無愛斷之以爲我故其說有時焉而遂窮矣惟聖人能處於其間而制其當然無愛爲我亦莫棄也而能用之以無失乎道處天下之紛紜而不失其當故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淸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無可無不可此老聃莊周之所以爲辯也而仲尼亦云則夫老聃莊周其思之不可以爲不深矣蓋嘗聞之聖人之道處於可不可之際而遂從而實之是以其說萬變而不可窮老聃莊周從而虛之是以其說汗漫而不可詰今將以求夫仲尼老聃之是非者惟能知夫虛實之可用與否而已矣蓋天下固有物也有物而相遭則固亦有事矣是故聖人從其有而制其御有之道以治其有事之爭則於天下夫亦何事之不可爲至區區焉求其有以納之於無則其用力不已甚勞矣哉夫老聃莊周則亦嘗自知其窮矣夫其窮者何

也不若從其有而有之之爲易也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而又曰常有欲以觀其徼既曰無之以爲用又曰有之以爲利而至於佛者則亦曰斷滅而又曰無斷無滅夫既曰無矣而又恐無之反以窮既斷滅矣又恐斷滅之適以爲累則夫其情可以見矣仲尼有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夫老聃莊周其亦近於中庸而無忌憚者哉

老子三

孔子以仁義教人而以禮樂治天下仁義禮樂之變無窮而其稱曰吾道一以貫之苟無以貫之則因變而行義必有支離而不合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而孔子自謂下學而上達者灑掃應對詩書禮樂皆其所從學也而君子由是以達其道小人由是以得其器達其道故萬變而致一得其器故有守而不蕩此孔子之所以兩得之也蓋孔子之爲人也周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達者有見而未達者不眩也老子之自爲也深故示人以道而略其器使達者易入而不恤其未達也要之其實皆至於道而所從施之有先後耳三代之後釋氏與孔老並行於世其所以異者體道愈遠而立於世之表指天下之所不見以示人而不憂其不悟曰要將有悟者其說又老氏之卧也老子八十一章予嘗爲之解其詳如此

列子

劉向論列子書穆王湯問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今觀穆王與化人遊若淸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而夏革所言四海之外天地之表無極無盡此固後世僊佛之常言理之當然而漢之儒者未聞焉耳孟子稱楊氏爲我其害至於無君楊朱之說不見於世而列子時取之蓋其所以爲我者必有聞於大道而失於偏故列子莊子時取其合者載焉若楊朱之篇以愛身故至於遺禮義毀名節無所復顧此則孟子所謂無君者矣雖列子亦無取焉耳列子之徒不知其師之詳以爲朱之言皆不可棄而并錄之過矣

莊子

予聞之吾兄子瞻曰太史公言莊子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予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揉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文予而實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也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愼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予嘗疑漁父盜跖則眞若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覆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游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

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說耳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也

孟子

孟子生於戰國知仁義可以化服彊暴以此遊說諸侯諄諄言之冀其或信而諸侯皆習於鄙詐莫以爲然者梁襄王問孟子天下惡乎定孟子對曰定于一曰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當是之時諸侯皆將以多殺人一天下誠有不嗜殺人之君招而撫之天下必將歸之孟子之言非苟爲大而已也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予觀戰國之後更始皇項籍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及漢高祖雖以兵取天下而心不在殺人然後乃定子孫享國二百餘年王莽之亂盜賊鋒起光武復以不嗜殺人收之及桓靈之禍曹公孫劉皆有蓋世之略而以喜怒殺人故天下卒於三分司馬父子力能一之而殺心益熾故既一復散裂爲五胡離[illegible][illegible]隋文帝

又能合之矣而好殺不已至子而敗及唐太宗始復以不嗜殺人天下乃定其後五代之君出於盜賊專虜屠戮生靈如恐不及數十年之間天下五禪皆不能有天下之半及　宋受命　藝祖皇帝雖以神武誅鋤僭僞而不嗜殺人之心神民信之未及十年而削平之功比於漢唐天下既定輕刑屬禁凡所誅戮一附於法匹夫匹婦無冤死之獄其仁過於前代是以百有餘年兵革不試戶口充溢有死於癘疫而無死於兵亂蓋自孟子以來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由此觀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荀卿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一陰一陽陰陽之未形也猶喜怒哀樂之未發也陰陽之未形也謂之道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謂之中中則道也其在人爲性及其發而中節仁義禮智之用見於物則所謂善亦所謂和也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聖人之言性止於是而已矣孟子學於子思得其說而漸失之則指善以爲性至於荀卿自任而好異因孟子而反之則曰人性惡夫善惡皆習也指習以爲性而不知其非二子之失一也然而性之有習習之有善惡譬如火之能熟與其能焚也孟子之所謂善則火之能熟者也是火之得其性者荀卿之所謂惡則火之能焚者也是火之失其性者也荀卿之失則遠矣

申不害　韓非

商鞅以法治秦而申不害以術治韓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愼法罰加乎奸令所謂法也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所謂術也法者臣之所師而術者君之所執也及韓非之學並取申商而兼任法術法之所止雖有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也使人君據法術之自然而無所復爲此申韓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也彼申商各行其說亦[illegible]然矣[illegible]治行於一時而其害見於久遠使非不幸被用於世其[illegible]術有[illegible]可勝言者矣太史公悲韓非知說之難而卒以說死故載其說難[illegible]篇然古之

君子循理而言言之利害不存乎心故言出而必合雖有不合要已無媿於中矣豈復立法而求其必售邪今非先立法而後說人既已不知說矣而況非之所以說秦蓋求禍之道乎太史公以李陵之事不合於漢武帝終身廢辱是以深悲之歟

葉公

孔子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春秋之末諸侯之士智者多矣而未見其仁也葉公子高於白公之未亂也知其不可近及其既亂也舉兵而入罪人斯得而楚國以定可以言知矣使葉公因惠王之復而身爲令尹以行楚國之政楚豈有間言者哉然葉公追念子西子期之功以其子爲令尹司馬而身老於葉有存國之勞而不享存國之利於是可以言仁矣昔孔子去衛盤桓陳蔡之間六年陳蔡之君無足取也意在楚葉耳當是之時葉公未有白公之功也而孔子知其仁可謂明矣然葉公終不能用

孔子使聖人之效不見於當世豈仁雖能守而未暇由禮歟傳曰葉公好龍室屋雕文無非龍者天龍下之懼而還走喪其魂魄此言蓋謂孔子非謂龍也昔楚昭王將用孔子矣令尹子西知孔子聖人畏其害楚而沮之或問子西於孔子孔子曰彼哉彼哉夫諸侯大夫不知孔子者衆矣孔子未嘗疾之子西知孔子矣而獨以其害楚疑之此其罪甚於不知故孔子深疾之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七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八

潁濵先生

論

新論上

古之君子因天下之治以安其成功因天下之亂以濟其所而足不誣治以爲亂不援亂以爲治援亂以爲治是誣其君也誣治以爲亂是脅其君也愚君脅君是君子之所不忍而世俗之所僥倖也故莫若言天下之誠勢請言　當今之勢　當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於安亂而不至於危紀綱粗立而不舉無急變而有緩病此天下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然而世之言事者爲大則曰無亂爲異則曰有變以爲無亂則可以無所復爲以爲有變則其勢常至於更制是二者皆非今世之忠言至計也今世之弊患在欲治天下而不立爲治之地夫有意於爲治而無其地譬猶欲耕而無其田欲賈而無其財雖有鉏耰車馬精心彊力而無所施之故古之聖人將治天下常先

爲其所無有而補其所不足使天下凡可以無患而後得徉翔惟其所欲爲而無所不可此所謂爲治之地也爲治之地既立然後從其所有而施之植之以禾而生禾播之以菽而生菽藝之以松栢梧檟叢森槮橄無不盛茂而如意是故施之以仁義動之以禮樂安而受之而爲王齊之以刑法作之以信義安而受之而爲霸督之以勤儉厲之以勇力安而受之而爲彊國其下有其地而無以施之而猶得以安存最下者抱其所有悵悵然無地而施之撫左而右動鎮前而後起不得以安全而救患之不給故夫王霸之略富彊之利是爲治之具而非爲治之地也有其地而無其具其弊不過於無功有其具而無其地吾不知其所以用之昔之君子惟其才之不同故其成功不齊然其能有立於世未始不先爲其地也古者伏羲神農黃帝既有天下則建其父子立其君臣正其夫婦聯其兄弟殖之五種服牛乘馬作爲宮室衣服器械以利天下天下之人生有以養死有以葬歡樂有以相愛哀感有以相弔而後伏犧神農黃帝之道得行於

其間凡今世之所謂長幼之節生養之道者是上古爲治之地也至
於堯舜三代之君皆因其所闕而時補之故堯命羲和曆日月以授
民時舜命禹平水土以定民居命益驅鳥獸以安民生命棄播百穀
以濟民飢三代之間治其井田溝洫步畝之法比閭族黨州鄉之制
夫家卒乘車馬之數冠昏喪祭之節歲時交會之禮養生除害之術
所以利安其人者凡皆已定而後施其聖人之德是故施之而無所
齟齬舉今周官三百六十人之所治者皆其所以爲治之地而聖人
之德不與也故周之衰也其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由此言之
幽厲之際天下亂矣而文武之法猶在也文武之法猶在而天下不
免於亂則幽厲之所以施之者不仁也施之者不仁而遺法尚在故
天下雖亂而不至於遂亡及其甚也法度大壞欲爲治者無容足之
地泛泛乎如乘舟無楫而浮乎江湖幸而無振風之憂則悠然惟水
之所漂東西南北非吾心也不幸而遇風則覆没而不能止故三季
之極乘之以暴君加之以虐政則天下塗地而莫之救然世之賢人

起於亂亡之中將以治其國家亦必於此焉先之齊威用管仲辨四
民之業連五家之兵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相地而征山澤各致
其時陵阜陸墐各均其宜邑鄉縣屬各立其正舉齊國之地如畫一
之可數於是北伐山戎南伐楚九合諸侯存邢衛定魯之社稷西尊
周室施義於天下天下稱伯晉文反國屬其百官賦職任功輕關易
道通商寬農懋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舉善援能政平民阜財
用不匱然後入定襄王救宋衛大敗荊人於城濮追齊威之烈天下
稱之曰二伯其後子產用之於鄭大夫種用之於越商鞅用之於秦
諸葛孔明用之於蜀王猛用之於苻堅而其國皆以富疆是數人者
雖其所施之不同而其所以爲地者一也夫惟其所以爲地者一故
其國皆以安存惟其所施之不同故王霸之不齊長短之不一是二
者不可不察也當今之世無惑乎天下之不躋於大治而亦不陷於
大亂也祖宗之法具存而不舉百姓之患略備而未極賢人君子不
知尤其地之不立而罪其所施之不當種之不生而不知其無容種

之地也是亦大惑而已矣且夫其不躋於大治與不陷於大亂是在
治亂之間也徘徊傍徨於治亂之間而不能自立雖授之以賢才無
所爲用不幸而加之以不肖天下遂敗而不可治故曰莫若先立其
地其地立而天下定

新論中

治國而爲其地非聖人而後然也古之君子莫不皆然而其不然者
則僅存之國也人之治其家也其最上者爲虞舜其次爲曾閔而其
次猶得爲天下之良人其下者乃有不慈不孝置其不慈不孝盡自
其得爲良人以上至於爲舜其所以治其身上以事其父母下以化
服其妻子者不同而其所以爲生者子耕于田婦織于室豢其雞豚
殖其菜茹無失其時以養生送死雖舜與天下之良人均也舜而不
然不得以爲舜天下之人不然不得以爲良人何者是亦治家之地
焉耳而至於爲國而豈獨無之昔者大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故周
公因之建爲步畝溝洫之制何者其所因者治世之成法也孔子之

治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何者其所因者衰世之餘制也當戰
國之彊諸侯無道然孟子亦以爲有王者起今之諸侯不可盡誅惟
教之不改而後誅之故漢之興也因秦之故而不害其爲漢唐之興
也因隋之故而不害其爲唐由此觀之則夫卑國之長短致化之薄
厚地能容之而不能使之也地不能使之長短薄厚然長不得地
則無所效其長厚不得地則無所致其厚故夫有地而可以容有所
爲者舉而就之可也　當今之世　祖宗之法或具存而不舉或簡
略而不備具存而不舉是有地而不耕也簡略而不備是地有所廢
缺而不完也欲築室者先治其基基完以平而後加石木焉故其爲
室也堅今之治天下則不然蓋嘗論之自五代以來彊臣專國則天
下震動而易亂自吾　祖宗削而漸磨之則今世可以粗安凡今世
之所恃以爲安者惟無彊臣而已然恃其一之粗安也而盡忘其餘
故嘗以爲當今有三不立由三不立故百患並起而百善並廢何者
天下之吏媮惰苟且不治其事事日已敗而上不知　是一不立也

天下之兵驕脆無用召募日廣而臨事不獲其力是二不立也天下之財出之有限而用之無極爲國百年而不能以富是三不立也基未平也加之以其所欲爲是故與一事而百弊作動一役而天下困投足而遇陷穽側身而入河海平居猶懼有患而況求以馳騁於其上哉固不可矣今夫夷狄之患是中國之一病也吾欲拒之則有以爲拒之之具和之則有以爲和之之費以天下而待一國其爲有餘力也固亦宜矣而何至使天下皆被其患今也天下幸而無他患難而唯西北之爲畏然天下之力亦已困而不能支矣一歲之入不能供一歲之出是非特納賂之罪也三事不立之過也故三事立爲治之地既成賂之則爲漢文帝不賂則爲唐太宗賂與不賂非吾爲國治亂之所在也治亂之所在在乎其地之立與不立而已矣天下之事因循而維持之以至於漸不可舉猶曰是蓋之未至也乘舟中流釋其檝而聽水之所之旋於洄洑格於洲浦以爲是固然也其爲無具亦已甚矣以今之時　天子仁恕士大夫好善天下之風俗不至

於朋黨亂正誣罔君子也世之清議凜然在矣公卿之欲有爲以濟斯世誰有言者而曰吾有所待是徒空言非事實也故爲之說曰凡之以疆力發之以果敢而成之以無私夫惟有私者不可以果敢果於一不果於二天下將以爲言不果者不可以疆力力雖疆而輒爲多疑之所敗天下之人惟能爲是三者則足以排天下之堅疆而納之於柔懦擾天下之怨怒而投之於不敢惟不能爲是三者則足以敗天下之賢才而卒之以不能有所建是故無私而果敢果敢而疆力以是三者治天下之三不立以立爲治之地爲治之地既立然後擇其所以施之天下將無所不可治

新論下

天下之未治也患三事之不立苟其既立則患其無以施之蓋君子爲國正其紀綱治其法度皆可得而知也惟其所以施之則不可得而知周公之治周也修其井田封建百辟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天下歸周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之治魯也墮其三都誅其亂政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羔豚不飾僞男女別於道者不可得而知也孟子之所以治邾者正其疆界五口之家桑麻雞豚必具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之至於王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孟子之所汲汲以教人者在其不可得而知而其可得而知者不詳論也曰是有意於治者能之然而亦不可去也故其得爲是國也必舉之以爲先由是觀之治國之地聖人無之不得以施其聖然而聖人之道有所高遠而不可及者矣其於孔子之門所謂政事而冉有子路之所能者治國之地也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是亦自以爲能爲其地而未有以施之云爾然夫子許其能之而不以爲大賢則夫子之道深矣遠矣夫子平居朝夕孜孜以教人者惟所以自修其身而其所以修其政事者未嘗言也蓋亦嘗言之矣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所重民食喪祭是九者凡所以爲政而未足也故繼之曰寬

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是四者所以成之之焉耳其意以爲既成而後以其平居自修之身施之故記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爲有此具也君子修其身無所施之則不立治其政事無以施之則不化當三代之治也天下之事無不畢舉雖後世之君猶得守其法度以爲無過惟無暴君則天下可安故伊尹之訓太甲曰從諫弗咈先民時若以爲如是而可以爲治已矣古之人言治天下若甚易然今之人以爲大言而不信不知其有此地也悲夫世之君子孜孜以修其身恭儉忠信欲以施之天下終身而不見其成則以爲古之人欺我也夫苟以爲古之人欺我雖有爲之者蓋勉彊而爲之也夫苟不欲而彊爲之則其心益不自信而道日疎夫以不信之心行日疎之道以治無以爲地之國是以功不可成而患日至故莫若退而立其爲治之地爲治之地既立則身修而天下可化也

兵民

事固有出於不得已而爲後世之利者分兵民一也剗藩鎮二也何

謂分兵民之利人生而天畀之才畀之才則付之祿隨其精粗適其
高下使食其技而資其身是未有知其所由然者也故士大夫讀詩
書執射御習書計高可以治人下可以爲役而祿從之矣農工商賈
服田疇通貨賄運機巧上可以雄里閭下可以養親戚而利從之矣
有人於此才力過人操行凡鄙上不能爲吏下不能爲民天畀之才
而無以資之則驅之以勞苦迫之以饑饉不群起爲盜則無以求濟其
欲此勢之所必至自秦漢以來天下未嘗無是患也唐衰而府衛之
兵廢朝廷有禁兵藩鎮有僞兵兵民之分蓋漸於此及五代之際而
縣涅之兵分布內外於是兵民判矣使民出其賦以養兵兵盡其力
以衛民民有耕耨之勤而兵有征戍之勞更相爲用而不以相德此
固分兵民之本意也至於山林之材武田里之凶悍放蕩無着之人
一隸於伍符尺籍食其粟衣其帛俛首受笞而不敢肆焉則學弓劍
出則效首級積歲月以取祿位有其才必得其養氣類相從凡凶人
勇夫皆萃於軍中然後人人各得其歸故雖凶旱水溢天下小小不

寧而盜賊不起較之漢唐之間十不三四天下陰享其利而不知其
故也然儒者方且攘臂而言民兵之便民力既盡於養兵而又較版
圖數丁口使之執干戈習戰陣奪其農時而齊之以鞭朴民有怨心
而責其效死以報國求信其私說而不卹後害嗚呼其亦未之思歟

割燕薊

何謂割燕薊之利石晉始以燕薊之地賂契丹高祖思攘兵之患屈
體以奉之雖號爲創業而日不遑給出帝不勝其詬未有以待之而
輕犯其怒遂以亡國是時割地之害深矣至於　本朝乃見其利
眞宗皇帝親御六師勝虜於澶淵知其有厭兵之心稍以金帛啗之
虜欣然聽命歲遣使介修鄰國之好逮今百數十年而北邊之民不
識干戈此漢唐之盛所未有也古者戎狄迭盛迭衰常有一族爲中
國之敵漢文帝待之以和親而匈奴日驕武帝御之以征伐而中原
日病謂之天之驕子非一日也今　朝廷之所以厚之者不過於漢
文帝而虜弭耳馴服則石氏之割燕薊利見於此夫熊虎之博人得
牛而止契丹據有金燕擅桑麻棗栗之饒兼玉帛子女之富重斂其
人利盡北海而又益之以　朝廷給予之厚賈生所謂三表五餌兼
用之矣被氊飲乳之俗而身服錦繡之華口甘麴蘖之美至於茗藥
橘柚無一不享犬羊之心醺然而足俛首恭約習爲禮義吾無割地
之難而獨享其利此則天意非人事也昔唐天寶之亂朔方河隴之
兵起而東征吐蕃乘虛襲據郡縣唐內苦藩鎮皆叛置而不問百年
之間獸心猖狂無復顧忌理極而變部族內潰而唐土遺黎解辮內
嚮中原未嘗血刃而壞土自復吾今不忍塗炭生民以皮弊犬馬結
異類之驩推之天理儻亦有唐季吐蕃之變乎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八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九

潁濱先生

策

御試制科

策問

皇帝若曰朕承　祖宗之大統　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兹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盭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借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纍繫者衆愁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蝕于朔淫雨過節煖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救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摘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推尋前世探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鄙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彊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　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

臣謹對曰臣不佞　陛下過聽策臣於廷得竭愚衷以奉大對臣性狂愚不識忌諱伏讀　陛下制策凡所以問　臣之事數十條者臣已詳闘之矣然臣內省愚誠欲先以聞而後答　陛下之所問伏惟陛下承　先帝之業即位以來三十餘年四方乂安　陛下守此太平之成基平日無事端居靜慮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　陛下策臣曰朕承　祖宗之大統　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又曰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兹三紀此　陛下憂懼之言也然臣以謂　陛下未有憂懼之誠耳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羌作難　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當此之時天下皆謂　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而自西方解兵　陛下棄置憂懼之心而不復思者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　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為陛下失所憂矣故臣願　陛下雖天下無事而不忘憂懼之心　陛下誠能用臣此言則凡所以問臣者臣雖不言可得而舉也苟未能用臣此言則凡所以問臣者臣雖言之無益也　制策曰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盭　陛下思慮至此此則聖人之用心也臣請為　陛下推其本源而極言其故臣聞之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昔者夏之衰也有太康商之微也有祖甲周之敗也有穆王漢之卑也有成帝唐之亂也有穆宗恭宗此六帝王者皆以天下之治安朝夕不戒沈湎于酒荒耽于色晚朝早罷早寢晏起大臣不得盡言小臣不得極諫左右前後惟婦人是侍法度正直之言不留于心而惟婦言是聽謁行於內勢橫於外心氣荒亂邪僻而無所主賞罰失次萬事無紀以至於天下大亂而心不知也是以三代之季詩人疾而悲傷之曰匪教匪誨時惟婦寺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又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蓋傷其不可告教而至於敗也臣疏賤之臣竊聞之道路　陛下自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諮謨

便殿無所顧問夫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其所以召亂之由　陛下已
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將由之而出内則將爲蠱惑之所汗以傷和
伐性外則將爲請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婦人之情無有厭足迭相
誇尚爭爲侈靡賜予不足以自給則不憚於受賂賄賂既至則不
憚於私謁私謁既行則内外將亂　陛下無謂好色於内而不害外
事也且臣聞之欲極必厭樂甚必反方其極甚之時一陷於其中而
不能以自出然及其覺悟之後未始不以自悔也　陛下何不試於
清閑之時上思宗廟社稷之可憂内思疾疢病恙之可惡下思庶人
百姓之可畏則夫嬪御滿前適足以爲　陛下憂而未足以爲　陛
下樂也伏惟　聖心未之思耳是以遲進而不去詩云顛沛之揭枝
葉未有害本實先撥　方今承　祖宗之基四方無虞法令修明百
官繕完而　陛下柰何先自撥其本哉臣恐如此德教日以陵遲國
政將至於敗戾氣將至於災而不可救也　制策曰田野雖闢民多
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臣以爲地有所未闢

是以民不得安其生邊境雖安而非誠安是以兵不得徹其備浮費
日廣是以利入浚而不能休何者自京以西近自許鄭而遠至唐鄧
凡數千里列郡數十土皆膏腴古之賦輸太半多出於此自兩漢以
來名臣賢守所以爲民興利除害溝洫畎澮之迹往往猶在而荊棘
成林無尺寸之耕狐狸豺狼之所嘷跳而逃兵罷士之所竄伏　陛
下所使守此地者終無一人焉　陛下深思極慮招徠流亡以墾化
其地賢才良士以爲此僻遠之處而不肯往　陛下何不使大臣舉
人而守之親召而勉厲其志厲以此事而以此爲殿最之課不及十
年此將皆爲天下之沃壤臣故曰地有所未闢是以天下之民不得
安其生也臣又聞古之制邊備者外有亭障内有屯兵亭障欲繁屯
兵欲簡繁則耳目明簡則氣勢合今者邊境之患患在亭障之地而
皆屯兵以待寇至屯兵之處兵分力弱而不足以備禦夫屯兵於亭
障之地者兵必不能甚多也兵不能甚多則寇至必不能抗而徒棄
甲兵於無用此拙守者之計也然今之人又患夫屯之不密而歲益

增爲小屯不過百人大屯不過數百城壘之廣狹弱弓之矢可以越
而過者往往是也然而前守之所戍後守不敢徹非不知徹也恐後
之有敗事而以是爲過也兵法曰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不
知所攻夫敵不知所攻非連臂而守之也雖連臂而守之敵尚可得
攻而絶也古之善守者置兵於要害之地則敵人不敢過而爲盜何
者畏吾之乘其背也過人之城而又遇城焉則腹背而受敵此用兵
之深忌也今　國家不料敵之不敢過吾城以深入吾地而懼敵之
敢深入也夫敵之過吾城以深入吾地是吾利也而又何患乎臣故
欲收諸小屯無益之兵而聚之大屯諸故小屯皆廢以爲亭障嚴斥
候謹烽燧以爲大屯之耳目置大屯於要害之地以形制戎狄高城
深地精爲守備使可以對敵逾月而不陷制爲諸屯使其相去之遠
近可以輕兵十日而相救臣讀古兵書戰國策未嘗見有敵人敢越
大城深入而爲寇者臣故曰邊境雖安而非誠安是以兵不得徹其
備也臣又聞人君之於天下本非有情愛相循如父子兄弟之親也

上以其勢臨下則下以其勢奉上二者相待而行不相恃則解不相
合則叛譬如草木之託土而生判然二物也有根而綢繆之交横相
入而至於不可拔及其不相入也木槁於上而根不下屬地確於下
而氣不上接一夫之力可拔而取也飄風暴雨可披而離也是以古
之聖人於其無事之時必深結百姓之心使之歡欣交通分義積厚
而不忍相棄於緩急之際昔漢之文景優裕天下時役使薄賦斂寬
田租宥罪戾當此之時雖天下和平猶未見其利及至末世賊臣竊
命國統已絶而天下之心獨依依不忍離漢者徒以文景之所以愛
之者深而不可忘也　國家自　祖宗以來至於　陛下四世矣
陛下之所以深結於民者何也民之所好者生也所惜者財也　陛
下擇吏不精百姓受害於下無所告訴則是　陛下未得以生結民
也　陛下賦斂煩重百姓日以貧困衣不蓋體則是　陛下未得以
財結民也吏之不仁尚可以爲吏之過賦斂之不仁誰當任其咎且
陛下凡所以用財者果何事乎上有官吏之俸下有士卒之廩外有

夷狄之賂此三者　陛下未得省之之術臣亦未敢以爲言也臣獨
怪　陛下內有宮中賜予玩好無極之費此何爲者也凡今百姓所
爲一物以上莫不有稅茶鹽酒鐵關市之征古之所無者莫不並行
疲民咨嗟不安其生而宮中無益之用不爲限極所欲則給不問無
有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　陛下外有北狄
西戎歲邀金繒而又內自爲一穽以耗其所遺餘臣恐　陛下以此
獲謗而民心之不歸也故臣願　陛下日夜自損以礪左右痛爲節
儉以寬百姓損錦繡棄金玉以質素爲貴賦稅之入獨以供不得已
之費使天下知然　陛下之德一旦有緩急則民尚可以使之無叛
臣故曰浮費日廣是以利入浚而不能休者此之謂也　制策曰軍
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夫軍冗未練則爲無兵官冗未澄則爲無吏
古者民多則兵衆兵衆則國疆今兵衆而至於以爲冗者則是不耕
而食之過也然而屯田之利是　當今之至計也然而屯田之不用
則亦有說有兵而不可使耕一也天下須兵之地無官田而閑田之

鄉不須兵二也此二患者臣嘗慮之蓋亦以爲無難也有兵而不可
使耕臣亦不敢彊使也計今天下之兵一歲死亡幾何而以其數募
民爲兵且屯田民自將有應此選者則令不耕之兵十數歲之後其
存者將有幾此非屯田之所當畏者一也天下郡縣未嘗無官田郡
縣之無官田者嘗有之而官鬻之也籍沒之田歲歲不絕舉而積之
而田皆在官矣閑田之鄉不過京師之西雖差遠於京畿然而車馳
卒奔可以不過旬日而至有欲用之可以緩急而召雖禁衛之兵亦
可以循漢之故發郡縣之兵充之期年而一易京師可獨置天子腹
心之軍數萬人以制四方之客軍使之獨得不耕而食如周之環人
漢之羽林佽飛之類此又非屯田之所當畏者二也如此而兵冗之
弊可以去矣臣又聞　方今用人之弊有二吏多也吏雜也吏多之
弊輕吏雜之弊重吏多而不雜則賢不肖猶有辨也多而不免於雜
既賢廢祿又不得賢也賢廢祿則國貧不得賢則事不舉均之二弊
事不舉者所當先治也如臣之意且可使審官銓曹審院三班分別

天下之官其事之爲天下之要而其地之爲一方之急者別之以爲
一等而使諸道之職司各第其吏之廉明善事最異者而上之於審
官銓曹審院三班即任之以此至於其餘不
急之官則又爲一等使碌碌之吏以今先後之法占之此法既行要
以世之庸吏必將群議而聚怨然臣以爲聖人之爲天下不憚人之
有怨心而問其怨之當否今世之患上之人畏下太甚而下之人持
上太過上以其法御下而下反以法攻上之失是以在上者不敢有
所興利除害而惟法之聽法者上之所當用耳而豈亦使天下之人
以繩上哉此太甚也臣讀後魏書觀其始時天下用兵武夫悍卒皆
得爲吏而當此之時吏道不雜何者其所用者多賢而不賢者未嘗
用也及其後世患夫不用者之多怨也是以推究從而更之不問士
之賢愚而專以停解日月爲斷沉滯者皆稱其能而魏之失人自是
而始故臣欲分而別之以爲賢不肖之辨如此而官冗之弊可除矣
陛下興庠序於久亡作禮樂之未備因繼可封之俗欲除僭謬之節

而訟未息刑未措深求其故歸咎在位以爲教化不足而法律有餘
是以民不知避吏不知懼咨嗟怨讟並興而不止必所以治之而不
得其道臣聞善治天下者不必有美名而有亹亹之實效不善治天
下者其名未必不美而其實空虛無益於事　陛下自即位以來登
庸俊良力興美政以教天下者於今凡幾矣慶曆之中勸農桑興學
校當此之時天下以爲三代之風可以漸復然而學校既興農桑既
勸而天下之風俗卒何以異於慶曆之始今者　陛下又發　德音
分遣使者巡行天下或以寬恤或以減省或以均稅名號紛紜而出天
下又皆翕然知　陛下之欲速於爲治也然臣以爲　陛下惑於虛
名而未知爲政之綱也且　陛下以爲此數事者皆足以致治耶不
足以致治耶　陛下設官置吏其職亦有治此等事者耶臣以爲凡
陛下之所以分裂海內以爲郡縣其中上有守令下有丞尉大有會
府次有職司者凡所以治此數事耳今　陛下欲寬卹百姓而至於
特命使者則是此等常爲暴也　陛下欲減省均稅而至於特命使

者則是此等皆不可使也臣觀　陛下之意不過欲使史官書之以邀美名於後世耳故臣以爲此　陛下惑於虛名也今夫諸道之職司是天下之綱維然尚非　陛下之所當擇　陛下當擇宰相而宰相當擇職司耳天下諸道凡十有七一道之職司少者三人而多者不過四人均之十七道者其替換迭代不過四五十人也以士大夫之多擇四五十人而用之宜其甚易今乃不擇賢否而任之至於有事則更命使者故臣以謂　陛下未知爲政之綱也夫綱雖大不知舉而何教化之能興故臣願　陛下興教化自擇職司始而天下可以漸治矣　陛下戒慎天災震懼日食淫雨煥氣之失節江河百川之失度而思聞告戒消伏之理推劉向之傳考呂氏之紀夫劉向之說五行各以類感滯於一方而不得相通呂氏之書隨其時月而指其必降之災異其言皆迂怪而難信安足爲　陛下道哉臣聞災異之說有二有可得而推知其所從來者有不可得而推知其所從來者可得而推者人之所爲也不可得而推者天之所爲也人之所爲

者不過盜賊竊發於山林戰敗兵破而不得復盜賊竊發是衣食不足政暴吏苛之罪也戰敗兵破是任人不明將不爲用之過也至於天之所爲凶旱水溢蟲蝗霜雹日蝕地震星辰隕墜是安知其所由來哉譬如人之將病也五藏失據於中而變見動於四肢發於百體醫者切其脈而觀其色曰是心病也肺病也是皆可也至於鬼囓於尿指尾於堂而動之曰是心也是肺也則可乎要以人之神明精爽消散而不充是以邪物得而干之尚何擇乎心肺之間哉古之儒者其論災異則皆有此弊也今使　國家治彊人民又安和氣充塞於天地之間則天爲之明地爲之靜三辰爲之光及其少衰則天地三辰皆將虧缺而不寧頃者水冒京城日食季夏江河淮汴破溢爲害地震生毛水變赤色此數事者使董仲舒劉向之徒出而論之必將指國政之一二以爲其驗而臣以爲不然蓋臣非以爲不爲災也以爲天地之遠而至於爲之變動此非一事之所能致蓋天下之政皆失其中是以其氣衰弱挫沮而不振以至於是以爲　陛下歷數天

下之弊而使　陛下盡修爲云耳非正陽之月而伐鼓救變說者以爲非經然而要以脅陰助陽則雖非正陽而不爲失當盛夏之月而論囚報重說者以爲非古然而要以使犯法者無久繫之殃而民說爲惡之速及則雖當盛夏而亦不爲非也　陛下愍四方之未治而推其源於京師知淫巧僭差之失度而欲各爲之節然而未獲所以禁之之法是以欲先治內則惑於何以爲京師之言欲先擿姦則惑於不撓獄市之說今　陛下任人使爲京兆如得趙廣漢耶則安可以不撓獄市而拘其才如得黃霸耶則必可以擿姦而責其效各隨其才而用之則可以至於治矣然臣以爲莫若先之以猛而終之以寬頃者　陛下之所任皆能猛矣而不能寬皆得其始矣而不知所以爲繼之術是以京兆之政大則斬戮小則笞箠歷歲百餘而終無有一人能以仁恕爲治者故其民狃於刑戮而不知愧然而不先之以猛臣又恐仁恕之不能折夫彊暴也　陛下深探儒者之是非而至於漢文漢武治亂之際臣聞老子之所以爲得者清淨寡欲而其

失也棄仁義絕禮樂儒者之得也尊君卑臣而其失也崇虛文而無實用然而道之可以長行而無弊者莫過於儒術其所以有弊者治之過也漢文取老子之所長而行之是以行之而天下豐漢武取儒者之失而用之是以用之而天下弊此儒者得失之辨也昔者周公遭變而作豳詩雖言王業之本而要以自明其身之無罪是以謂之國風宣王北伐其事雖大而其詩非大雅之體是以謂之小雅故夫寬柔敦厚者大雅之風也慷慨勁正者小雅之文也以此推之則可以辨矣三代之時財賦之用有司掌之而冢宰特因其歲之凶豐上下而制其用度多少之節蓋亦如此而已至於有唐正觀開元之際猶委之郎官其後四方用兵而財用之間亦遂有權時應變之事郎官有所不能辨故立使以主之及其末世使又不能辨則又舉而歸之宰相是以李德裕之徒皆治其事以一有司之職而累天下之宰由此言之則夫陳平韋賢之論有不妄矣若夫錢貨之輕重始於周景王而後有二品之差命秩之虛實始於魏武帝而後有六等之號

水旱蓄積之備莫如李悝之平糴邊陲守禦之方莫如張仁愿之築城圜法九府之名自天府太府王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歲職幣皆列職於周官樂語五均之義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其說見於河間獻王之禮此數事者皆非有益於當世之務是以不足深論也伏惟　陛下諮謨國事丁寧反覆終而復始不忍捨去故於　制策之終則又曰富人彊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　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夫　陛下丁寧激切至於如此而臣何敢不爲　陛下申重其說令　陛下憂思天下若此其至而其功不就者豈非無其人之故耶臣聞求賢不如變俗俗所不悅雖有賢者將不能自立俗苟好之雖天下之人將從風而靡昔　太祖好武略則天下之猛士出而爲之兵　太宗好奇謀則天下計畫之士出而爲之慮　眞宗好賢則天下豪傑之士出而爲之佐　陛下好文而愛儒則海內無有不學以待上之所使令　陛下公卿滿朝進趨揖讓文學言語上可以不愧於古人下可以遠過於近世者以　陛下誠好之也然　陛下中夜不寐起坐而思之天下之事所未能舉者凡有幾何府庫空虛入不支出而不能均兵革怠惰驕不爲用而不能制閑田滿野民食不足而不能闢河水歲決北人受害而不能救戎狄放肆邀取金幣而不能服　陛下治天下而至使不察有如此者得非　陛下所好非所當用耶狄仁傑有言文士中所爲不足快意要得奇才之士與共天下乃進張柬之以代李嶠蘇味道而臣亦以爲治天下當得渾剛質直不忌不克不擇劇易之人而任之如漢之絳侯條侯魏之賈逵鄧艾晉之溫嶠周昉唐之婁師德郝處俊得此數人唯　陛下所欲用之致之朝廷之上則賢人益親置之邊境之上則惡言不至如此人者　陛下豈不欲用之故臣願　陛下改易所好以變天下之俗則當今之文人皆可使爲朴直之士　陛下何憚而又不爲也臣本布衣書生　陛下授之以爵祿而又　親策之於廷　陛下繫鴟所疑以問之於臣而臣何敢不盡其中之所懷以輸之　陛下凡　制策

之所以問臣者臣謹已直率愚意竊揣而妄論之矣才智淺短不足以上塞　明詔無補於　聖明之萬一謹俯伏待罪然臣之微意所欲丁寧而致之　陛下者終欲爲　陛下畢盡其說臣聞聖人欲有其富則保之以儉欲久其尊則守之以謙欲安其佚則行之以禁欲得其欲則濟之以無欲此四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之利而人不以爲貪極天下之樂而不爲人之所厭者也老子曰聖人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由是觀之則夫欲樂其富而用之以奢者其富必亡欲大其尊而用之以倨者其尊必替欲享其佚而用之以惰者其佚必窮欲獲其欲而用之以肆者其欲必廢是以聖人處衆人之所惡而使天下無異辭然後全享天下之利而無所失故夫斥棄金玉不貴錦繡非以爲受財也畏大臣禮小臣非以爲尚賢也雞鳴而起日昃不食非以爲集事也去聲色於犬馬非以爲美名也凡所以深服天下而消其爭心焉耳伏惟　陛下覽策之始以無忘憂懼之心則又覽其終以去其太甚消天下不平之意二者既行則夫臣之所言者舉可以漸用而無弊矣惟　陛下愼思之力行之無以臣言爲妄蓋臣之所見　當今天下之事未有急於此者　陛下幸而留意不勝幸甚臣謹對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九

潁濱先生

進策

君術一

臣聞天下之事非宰相不可盡行非諫官不可盡言天下之人誰能必至於諫官宰臣者惟其少而學之長而欲行之終其身而不當其位不可以侵官而求盡其意是故士大夫之間猶有不能自盡其才於天子者也今臣幸而生於天下無事之時每一聞歲 天子常詔兩制大臣使舉天下之士上自登朝之吏而下至於山林之匹夫咸得竭其所懷以盡天下之利害非天子出納耳目之官而得以言萬民之情偽非天子黜陟賞罰之臣而得以論百官之長短非天子武力將帥之士而得以議兵革之彊弱非天子錢穀大農之吏而得以推財用之多少蓋天下之人非必爲宰相諫官而後可盡行而盡言者使之一旦得以詳數而悉說之此有以見天子之意所以待之者

甚重而不輕也而臣何敢以無說而處於此臣常以爲天下之事雖其甚大而難辨者天下必有能辨之人蓋 當今之所謂大患者不過曰四夷彊盛而兵革不振百姓凋弊而官吏不飭重賦厚斂而用度不足嚴法峻令而姦宄不止此四患者所以使天子坐不安席中夜太息而不寐者也然臣皆以爲不足憂何者天下必有能爲天子出力而爲之者而臣之所憂在乎天下之所不能知之何者也臣聞善治天下者必明於天下之情而後得御天下之術術者所謂道也得其道而以智加焉是故謂之術古之聖人惟其知天下之情而以術制之也故萬物皆可得而役其生皆可得而制其死牛服於箱馬服於轅鷹隼服於鞲牛不可以有所觸馬不可以有所踶鷹隼不可以有所擊此三者喜怒好惡之情發於其外而見於人也是以因其所忌而授之以其術至於終身制於人而不去且治天下何異於治馬也馬之性剛很而難制急之則弊而不勝緩之則惰而不進王良造父爲之先後而制其遲速驅之有方而御之有時則終日蹀躞而不知止此術之至也古之聖人驅天下之人而盡用之仁者使效其仁勇者使效其勇智者使效其智力者使效其力天下之人雖雜然皆列於前安得仁人君子而後任之且雖有天下之善人與之處而不知其情御之而不中其病則雖有好善之心而不獲好善之利何者彼不徒爲吾用也而況乎天下之英雄欲收其功而不制其心哉昔者秦漢之際姦宄猛悍之人所在而爲寇高祖發於豐沛之間行而收之黥布彭越之倫皆撫而納諸其中其所以制之者甚備也玉帛子女牛羊犬馬以極其豪侈之心輕財好施敦厚長者以服其趑趄之懷倨肆傲岸輕侮凌辱以折其彊狠之氣其視天下之英雄不啻若匹夫孺子然皆得其歡心而用其死力至於元成之世天下乂於太平士大夫生於其間無復英雄難制之風天下之士皆書生好儒其才氣勇力無足畏者俛首下氣求爲之用而不暇元成哀平亦欲得天下之賢才而用之然而不知其情不獲其術賢人君子避讓畏譏遠引而去而小人宦豎縱橫放肆而制其事此甚可憫也夫人

之平居朋友之間僕妾之際莫不有術以制其變蓋非有深遠難見之事也欲其用命而見其所害欲其樂從而見其所利欲其喜而致其所悅欲其懼而致其所忌欲其開心見誠而示之以無所恐欲其守死不去而示之以無所往此天下之人皆能知之而至於治天下則不能用且此過矣天下以爲天子之尊無所事術也而不知天下之事惟其英雄而後能有大功而世之英雄常苦豪橫太過而難制由此觀之治天下愈不可以無術也

君術二

臣聞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於天下之情不先明於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略言之矣而又將竊言其情今使天子皆得賢人而任之雖可以無憂乎其爲姦然猶有情焉而不可以不知蓋臣聞之人有好爲名高者臨財推之以讓其親見位去之以讓其下進而天子禮焉則以爲歡進而不禮焉則雖逼之而不食其祿力爲廉恥之節以高天下若是而天子不知焉而豢之以厚利

則其心赧然有所不平人有好為厚利者見祿而就之以優其身見利而取之以豐其家良田大屋惟其與之則可以致其才如是而天子不知焉而彊之以名高則其心缺然有所不悅於其中人惟無好自勝也好自勝而不少柔之則忿鬭而不和人惟無所相惡也有所相惡而不為少避之則事其私怒而不求成功素剛則無折之也素畏則無彊之也彊之則將不勝而折之則將不振凡此數者皆所以求用其才而不傷其心也然猶非所以馭天下之姦雄蓋臣聞之天下之姦雄其為心也甚深而其為迹也甚微將管其東而形之於西將取其右而擊之於左古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翱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為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自放以釋天下之權天下之權既去其君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其君不之知古之人有為之者李林甫是也夫人既獲此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專而有之則常恐天下之人從而傾之夫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固之不暇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常合天下之爭天下且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暇及我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可去古之人有為之者亦李林甫是也世之人君苟無好善之心幸而有好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竊之以為姦何者有好善之名而不察為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以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可以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為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或有指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古之人有為之者石顯是也人之將欲為此釁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於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悅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姦雄劫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為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為古之人有為之者驪姬之說獻公使之老而避禍是也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聞其聲而推其形蓋惟能察人於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王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無意於天下也舉而見其情發而中其病是以愧耻退縮而不敢進臣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而深察小人之病以絕其自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

君術三

臣聞天下之道可以理得而不可以名推其於天下不取其形而獨取其意其道可以為善而亦可以為不善何者其道無常其道無常者不善之所從生也夫天下之人惟知不忍殺人之為仁也是故不忍殺人以自取不仁之名惟知果於殺人之為義也是故不敢不殺以自取不義之名是二名者其所以為仁者有形而其所以為義者有狀其進也有所執其規而其退也有所蹈其矩故其為人也不失為天下之善人而終不至於君子有所甚而不堪有所激而不見此其為人是鄉黨自全之人也今夫君子有所殺人以為仁而有所不殺以為義義不在殺人而仁不在於不殺其進也無所拘而其退也無所底麗故其成也天下將皆安之而其不成也將使天下至於大亂是以天下惡其難明而畏其難就人臣以是戒其君而人君者亦以自戒曰姑為無殺人以為仁而姑為果於殺人以為義是其仁可以全身而其義可以無謗於天下斯足以為無過也已矣孟子有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有禮而謂吾君不能者謂之賊且夫為人臣而詔其君不曰必為大人之仁義而曰姑為其易者以苟避天下之謗此非恐其君之不能之故歟蓋臣聞之聖人之道惟其不可以名稱而迹求者其為道也甚深而難成而其成也亦不若小道之淺而無功所御甚廣而所處甚約握之甚微而播之無極故孔子曰吾非多學而識之吾一以貫之夫一者何也知天下萬物之理而制其所當處是為一矣而能得吾一者其難故夫天下之畏之者亦不足怪也古之聖人已能知之則行之而無疑已不能知之則不敢以己之私意而破天下之公義使己而好殺人則天下安可盡殺以成義之名使己而不好殺人則天下安可盡無殺以成仁之形蓋必有大臣救其己甚而補其不足使義不在於殺人而仁不在於不殺　方今天下之治所不足者非仁也吏聞有以入人之罪抵重罰而未聞有以失人之罪抵深法者民聞有以赦除其罪而未聞

有以不義得罪於法之外者此亦足以見　天子之用心矣古者君臣之間和而不同上有寬厚之君則下有守法之臣上有急切之君則下有推恩之臣凡以交濟其所不足而彌縫其闕今也君臣之風上下如一而無以相濟是以天下苦於寬緩怠惰而不能自振此豈左右之大臣務以順從上意爲悅而豈亦天子自信以爲好仁之美而不喜臣下之有所矯拂哉　方今之制易於行賞而重於用罰天下之以獄上者凡與死比則皆蹙頞而不悅此其爲意夫豈不善然天下之姦人無以深懲而切戒之者此無乃爲仁而至於不仁歟臣愚以爲輔君之善而補其不足此誠大臣之事苟天子自信以爲善欲以一人之私好而破天下之公義則夫大臣者猶不可爲也惟知天子之仁義而無務其迹以成匹夫之節使大臣得參於其間而救其所短此不亦近於天子之道歟

君術四

臣聞古者君臣之間相信如父子相愛如兄弟朝廷之中優游悅懌歡然相得而無間知無所不言言無所不盡開心平意表裏洞達終身而不見其隙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出身以事君委命於上而無所憂懼安神定氣以觀天下之政蕩然肆志有所欲爲而上不見忌其所據者甚堅而無疑是以士大夫皆敢進而擅天下之大功至於後世君臣相虞皆有猜防之憂君不敢以其誠心致諸其臣而臣亦不敢直己以行事二者相與齟齬而不相信上下相顧鰓鰓然而不能以自安而尚何暇及於天下之利害故天下之事每每壞敗而無所成就臣竊傷之而以爲其弊在於防禁之太深而督責之太急夫古之聖人至嚴而有所至寬至易而有所至險使天下有所易信而有所不可測用之各當其處而不失節是以天下畏其嚴而樂其寬至於後世之君徒知天下之不可以甚寬也而用之其君臣之際使其公卿大臣終日憂懼不得安意肆志以自盡於其上而以爲畏威徒知天下之不可甚嚴也而用之其法律之事使其天下之官吏欺其長上得以苟免取容不畏天子之法而以爲行惠蓋其所以用之之

術甚悖而不順者至於如此夫天下之人上自百官而下至於庶民其爲姦宄可窮盡而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乎其中論其衆寡之勢則天下至衆而天子至寡論其智詐巧僞之術則天下之衆固必有過於天子者吾欲臨之以天子之威則彼有畏憚而不敢言多爲之隄防以御其變詐則彼之智將有以出於隄防之所不能及是以古之聖人推之以至誠而御之以無威容之以至寬而待之以至易以君子長者之心待天下之士而不防其爲詐談笑議論無所不及以開其歡心故天下士大夫皆欣然而入於其中有所愧恥而不忍爲欺詐之行力行果斷而無憂懼不敢之意其所任用雖其父兄朋友之親而不顧徇私之名其所誅戮雖其仇怨耻辱之人而不卹報怨之嫌何者君臣相信之篤此所謂至嚴而有所至寬者也然至大吏縱橫放肆犯法而無忌天下之所指目律令之所當取則雖天子有所不可輒釋使之一入而不可解而後天下知有所畏此所謂至易而有所至險二者其事不同而相與爲用夫是以至寬而天下無頹惰靡迤之風至險而君臣無猜防逼迫之慮夫惟能通其君臣之歡而盡行其刑法之所禁而後可以及此也

君術五

臣聞事有若緩而其變甚急者天下之勢是也天下之人幼而習之長而成之相咻而成風相比而成俗縱橫顛倒紛紛而不知以自定當此之時其上之人刑之則懼驅之則聽其勢若無能爲者然及其爲變常至於破壞而不可御故夫天子者觀天下之勢而制其所向以定其所歸者也夫天下之人強而縱之拱手而視其所爲則其勢無所不至其狀如長江大河日夜渾渾趨於下而不能止抵曲則激激而無所洩則咆勃潰亂蕩然而四出壞隄防包陵谷汗漫而無所制故善治水者因其所入而導之則其勢不至於激怒坌湧而不可收既激矣又能徐徐而洩之則其勢不至於破決蕩溢而不可止然天下之人常狎其安流無事之不足畏也而不爲去其所激觀其激作相蹙潰亂未發之際而以爲不至於大懼不能徐洩其怒是以遂

至橫流於中原而不可卒治昔者天下既安其人皆欲安坐而守之循循以爲敦厚默默以爲忠信忠臣義士之氣憤悶而不得發豪俊之士不忍其鬱鬱之心起而振之而世之士大夫好勇而輕進喜氣而不懾者皆樂從而群和之直言忤世而不顧直行犯君而不忌今之君子累累而從事於此矣然天下猶有所不從其餘風故俗猶衆而未去相與抗拒而勝負之數未有所定邪正相搏曲直相犯二者潰潰而不知其所終極蓋天下之勢已少激矣而上之人不從而遂決其壅臣恐天下之賢人不勝其忿而自決之也夫惟天子之尊有所欲爲而天下從之今不爲決之於上而聽其自決則天下之不同者將悻然而不服而天下之豪俊亦將奮踴不顧而力決之發而不中故大者傷小者死橫潰而不可救譬如東漢之士李膺杜密范滂張儉之黨慷慨議論本以矯拂世俗之弊而當時之君不察分別天下之邪正以決其氣而使天下之士發憤而自決之而天下遂以大亂由此觀之則夫英雄之士不可以不少遂其意也是以治水者惟能使之日夜流注而不息則雖有蛟龍鯨鯢之患亦將順流奔走奮迅悅豫而不暇及於爲變苟其瀦畜渾亂壅閉而不決則水之百怪皆將勃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禦故夫天下亦不可不爲少決以順適其意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一

潁濱先生

進策上

臣事一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内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内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已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已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群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讙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

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 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必當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雖能知其果無有也而[illegible]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擧足不如律令[illegible]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illegible]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illegible]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臣事二

臣聞仲尼之稱管仲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又讀蜀志其言諸葛孔明遷李平廢廖立及孔明既死而此二人皆哭泣有至死者臣每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嗟嘆古人之不可及而竊悲今世之不能也夫爲天下國家惟剛者能守其法而公者能以剛服天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天下者天子之天下也賞罰之柄予奪之事其出於天子本無敢言者惟其不公故有一人焉受戮而去雖其當罪而亦勃然有不服之心而上之人雖其甚公於此而亦畏其不服而不敢顯然明斥其罪故夫天下之不公足以敗天下之至剛而天下之不剛亦足以破天下之至公二者相與並行然後可以深服天下之衆臣嘗竊悲唐季五代之亂外有執兵強忿之臣威蓋天下而以其力內脅天子天子不敢輒忤其意意有所不快則其上下不能自保當此之時人主務爲安身之政不敢以其剛心而守其公事此其勢不得不然耳 方今海內治安外無諸侯之虞而內無執政之患然臣切觀之於政令刑賞之際常若有所畏而不敢自必者此其故何也夫朝廷之臣無罪而留有罪而黜此爲臣之常也故其有罪以爲當黜則官必削以爲不當黜則無故而置之外地猶爲不可也今有罪而推之於外反從而增其爵秩是將以爲賞耶爲刑耶是不可得而知也蓋曰姑以鎭撫其耿耿之意彼其失爲近臣而去也雖賜之千金而猶有所憮然於其心且天下之罪人而皆欲滿其所懷則爲天子安可以有所刑戮哉然而事之所不平者又非特如此也黜之者一人則必有排而辨之者一人以爲黜者之有所不悅乎其辨之者也而使與之皆黜夫此二人其罪果誰在乎以其言而黜人亦以其言而黜之是爲黜者報仇耶是以天下雖無強臣之災而臣下竊揣天子之心皆有所恃而遂之此其弊始於執之不剛而成於守之不公夫朝廷之事[illegible]得知其有所不公者然竊怪每有所除吏民閧莫不切切口語以爲此誰人之親戚故舊而得之者每有所措置亦莫不以爲此誰人之所欲而行之者使上之人凡果如此則宜乎人之受罪而不服而吾亦不敢以加於人也詩云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唯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夫人唯能不侮鰥寡也而後能不畏強禦臣故曰惟公者能以剛服天下此其勢然也且夫古之爲君者有所大樂而今世不知也人君之樂非樂夫有天下而樂得與天下去惡而奬善以快吾志今使天下有不義之臣誅之不獲又從而尊之尊之不足以爲悅而又從而黜其所怨以慰其盛怒此二事者夫豈爲君之樂哉蓋事有所不可並從而欲不可以皆得今夫人之有所私愛而不公者是亦人之所樂焉耳然其爲樂有所害於爲君之樂是以不若去彼而全此也且事之利害有知之而患不可爲者有患不知之而知之則可行者今欲潔然無私而行吾法之所至有罪而黜黜而無所姑息使天下皆知賞之爲賞罰之爲罰此非有所勤苦而難成者而顧患不肯爲夫管仲孔明惟其爲之而已矣

臣事三

臣聞天下有無窮之才，不叩則不鳴，不觸則不發。是以古之聖人，迎其好善之端，而作其勉彊之氣，洗濯磨淬，日夜不息。凡此，將以求盡天下之無窮也。夫天下譬如大器焉，有器不用而寘諸牖下，久則蟲生其中。故善用器者，提攜不去，時濯而溉之，使之日親於人，而獲盡其力，以無速敗。有小丈夫，徒知愛其器而不知所以爲愛也。知措諸地之安，而不知不釋吾手之爲不壞也。是以事不得成，而其器速朽。且夫天下之物，人則皆用其形，而不求其神也。神者何也？物之精華果銳之氣，其在物也，曄然而有光，確然而能堅，是氣也亡，則物皆枵然無所用之。夫是氣也，時用而存之，則日長而不衰，置而不知求，則脫去而不居。是氣也，物莫不有也，而人爲甚。孟子有言曰：人之日夜之所息，與平旦之氣，晝日之所爲，有以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夫夜氣者，所謂精華果銳之氣也。天下亂，則君子有以自養而全之，而天下治，則天子養之以求其用。今夫朝廷之精明，戰陣之勇力，獄訟之所以能盡其情，而錢穀之所以能治其要，處天下之紛紜，而物莫能亂者，皆是氣之所爲也。蓋古者英雄之君，唯能叩天下之才而存之，是以所求而必從，所欲而必得。漢武帝、唐太宗，國富而兵彊，所欲如意，而天下之才，用之不見其盡。當其季年，元臣宿將，死者太半，而新進之士，亦有足以辦天下。由此觀之，則天下固有無窮之才，而獨患乎上之不叩不觸，而使其神弛放而不張也。臣竊觀當今之人，治文章，習議論，明會計，聽獄訟，所以爲治者，其類莫不備具，而天下之所少者，獨將帥武力之臣。往者天下既安，先世老將已死，而西寇作難。當此之時，天子泚然反顧，思得奇才良將，以屬之兵，而終莫可得。其後數年，邊鄙日蹙，兵勢日急，士大夫始漸習兵，而西夏臣服，以至于今，又將十有餘年，而曩之所謂西邊之良將者，亦已略盡矣。而天下之人，未知誰可任以爲將，此甚可慮也。夫天下之事，莫難於用兵，而今世之所畏，莫甚於爲將。責之以難事，彊之以其所甚畏，而不作其氣，是以將帥之士，若此不可得也。蓋嘗聞之，善用兵者，雖匹夫之賤，亦莫不養其氣，而後求其用。方其未戰也，使之投石超距，以致其勇，故其後遇敵而不懼，見難而效死。何者？氣盛故也。今天下有大弊二：以天下之治安，而薄天下之武臣；以天下之亢官，而廢天下之武舉。彼其見天下之方然，則摧沮退縮，而無自喜之意。今之武臣，其子孫之家，往往轉而從進士矣。故臣欲復武舉，重武臣，而天子時亦親試之以騎射，以觀其能否，而爲之賞罰。如唐正觀之故事，雖未足以盡天下之奇才，要以使之知上意之所悅，有以自重，而爭盡其力，則夫將帥之士，可以漸見矣。

臣事四

臣聞天下之患，無常處也。惟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安而從之，則可久而無憂。有淺丈夫，見其生於東也，而盡力於東，以忘其西；見其起於外也，而銳意於外，以忘其中。是以禍生於無常，而變起於不測，莫能救也。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莫不以爲必起於諸侯之太彊也。然至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以漸衰，天下坦然，四顧以爲無虞，而陵夷至於元、成之間，朝廷之彊臣，實制其命，而漢以不祀。世祖、顯宗既平天下，以爲世之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彊臣矣，而東漢之亡，其禍乃起於宦官。由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在其防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於太勞，或病於飲酒。天下之人，見其死於此也，而曰必無勞力，毋飲酒，則是不亦拘而寡事哉！彼其死也，必有以啓之，是以勞力而能爲災，飲酒而能爲病，而天下之人，豈必皆死於此？昔唐季五代之亂，果何在也？海內之兵，各隸其將，大者數十萬人，而小者不下數萬，撫循鞠養，美衣豐食，同其甘苦，而順其好惡，甚者養以爲子，而授之以其姓，故當是時，軍旅之士，各知其將，而不識天子之惠。君有所令，不從而聽其將，而將之所爲，雖有大姦不義，而無所違拒。故其亂也，姦臣擅命，擁兵而不可制，而方其不爲亂也，所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將勁兵，徧於天下，其所摧敗破滅，足以上快天子鬱鬱之心，而外抗敵國竊發之難。何者？兵安其將，而樂爲用命也。然今世之人，遂以其亂爲戒，而不收其功，舉天下之兵，數百萬人，而不立

素將將兵者無腹心親愛之兵而士卒亦無附著而欲爲之效命者故命將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視其面夫莫敢仰視是禍之本也此其爲禍非有脅從駢起之殃緩則畏而怨之而有急則無不忍之意此二者用兵之深忌而當今之人蓋亦已知之矣然而不敢改者畏唐季五代之禍也而臣竊以爲不然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變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大利於世惟其利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　太祖　太宗以爲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之安爲將者去其兵權而爲兵者使不知將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爲足以變五代豪將之風而非以爲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爲　當今之勢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且夫激天下之大利則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欲享大利而顧其全安則事不可成而　方今之弊在乎不欲有所

搖撼而徒得天下之利不欲有所勞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與人欲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於擇將擇將而得之苟誠知其忠雖捐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況數萬之兵哉昔唐之亂其爲變者非其所命之將也而皆其盜賊之人所不得已而以爲將者故夫將帥豈必盡疑其爲姦要以無畏其擇之之勞而遂以破天下之大利蓋天下之患夫豈必在此也

臣事五

臣聞天下之勇士可使用兵而不可使主兵天下之智士可使主兵而不可使養兵養兵者君子之事也故用兵之難而養兵爲尤難何者士氣之難伏也舉兵而征行三軍之士其心在號令而其氣在戰息兵而爲營三軍之士其心在壘壁而其氣在禦陣兵而遇敵三軍之士其心在白刃而其氣在勝氣之所在者氣之所向也故兵在外士氣在敵而不在其上不在其上是故撫之而易悅予之而易足誅之而易定動之而易使其上之人御之以勇而驅之以智則百萬之衆可以無足憂者及夫天下既安三軍之士各反其室家美衣甘食優游無爲投石超距不足以洩其怒而各求其上之所短當此之時軍中之士圜視四顧而始不可忍矣是故久於不用則其意不欲復戰久於不使則其意不欲復役夫惟不欲而彊使之與之出戰則不樂而與之從役則爲亂此必然之勢也夫古者兵出於農其欲動之尤難然當周之季諸侯之強天下之民日起而操兵齊晉秦楚以其兵車徜徉天下萬里而後反而天下之民不敢言病至於後世平居無事常竭天下以養士卒一旦有急當得其力乃反傲睨邀賞不肯即去夫其平時衣食其上有難而起起而鬬死有事而役役而盡力此其勢宜若愈於三代之農夫矣而　當今方病其不然豈非其養之之過歟臣觀天下之兵其數莫如京師之多而士卒之趦趄難制亦莫如京師之甚何者天子在位以仁御兵士不知德而徂於賞令之稍急則瞋目攘臂而言不遜此甚可惡也且京師[illegible]廟社稷之所在而使不義之徒周環布列於其左右而尚何以爲安臣聞養兵

而兵驕矣其責在將　方今京師之將所任者雖乎匹夫小人以次當遷而爲之什百之長此其爲名尚未離乎卒伍也而其上之所統獨有三太尉推而上之則至於樞密使如此四大臣者非在什伍部曲之間以日夕訓練之者也且夫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今使大臣獨制其上恩意不交而德澤不洽上下不相信特以勢相從而無以義附者則是未可以法治也使朝廷大臣而曲躬傴僂親問疾苦如異時出兵行陣之間此則其勢有所不給矣古者南北軍有監軍御史有護軍諸校各有軍正正丞是以任安胡建之徒忠信守節之士得以出入軍中獲其歡心而後訓之以禮繩之以法有以誅滅而士卒皆服如此而後兵可用也今奈何獨使狠戾之人自相臨御而天子獨以貪暴無知之匹夫爲左右之衛哉臣愚以爲略如漢制設爲諸校使常處軍中既以撫之且漸誅戮其豪橫而訓之知禮傳曰晉悼公知欒糾之能御以知于政也以爲戎御使訓諸御知義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以爲戎右使訓勇力之士時使

故軍中之吏非其近之則不能得其歡心不得其心則雖有法而不能用有法不能用則士不可以勞苦而兵不可以應卒有兵不可以應卒而有將不能以使衆此最天下之大患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一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二

潁濱先生

進策下

臣事六

臣聞聖人之治天下常使人有孜孜不已之意下自一介之民與凡百執事之人咸願竭其力以自附於上而上至公卿大夫雖其甚尊志得意滿無所求望而亦莫不勞苦其思慮日夜求進而不息至有一沐而三握一飯而三吐食不暇飽卧不暇煖汲汲於事常若有所未足者是以天下之事小大畢舉無所廢敗而上之人可以不勞力而萬事皆理昔者世之隆替臣嘗已略觀之矣當堯舜之時洚水橫流民不粒食事變繁多災害並興而堯舜之身至於垂拱而無爲何者天下之人各爲之用力而不辭也至於末世海內乂安四方無虞人生於其間其勢皆有荒怠之心各安其所而不願有所興作故天下漸以衰憊而不振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夫國之所以至於亡者惟其舊而無以新之敝天下舊而不復新則其事業有所斷而不復續當此之時而不知與之相期於長久不已之道而時作其怠惰之氣則天下之事幾乎息矣今夫道路之人使之趨十里而與之百錢則十里而止使之趨百里而與之千錢則百里而止何者所與期者止於十里與百里而其利亦止於此而已今世之士何以異此出於布衣者其志不過一命之祿既命則忘其布衣之學仕於州縣者其志不過於改官之寵既改則喪其州縣之節自是以上因循遞遷十有餘年之間則其勢自至於郡守此不待有所修飾而至者其志極矣幸而其間有欲持自奮厲之心然後其意稍廣而不肯自棄於貪汙之黨外自漕刑內自臺諫館閣而至於兩制亦又極矣又幸而有求爲宰相者則其志又益廣至於宰相而極矣蓋天子之所以使天下慕悅而樂爲吾用者下自一命之臣而上至宰相其節級相次者有四而已彼其一命者或無望於改官郡守者或無望於兩制兩制者或無望於宰相而爲宰相者無所復望或各安於其所而誰肯

爲天子盡力者且夫世之士大夫如此其衆也仁人君子如此其不少也而臣何敢妄有以詆之哉蓋臣聞之　方今之人其已歿官者其廉隅節幹之效常不若其在州縣之時而爲兩制者其慷慨勁挺之操常不若其爲漕刑臺諫之日雖其奇才偉人卓然特立不爲利變者固不在此而世之爲此者亦已衆矣夫以爵祿而勸天下爵祿已極則人之怠心生以術使天下則天下之人終身奔走而不知止昔者漢之官吏自縣令而爲刺史自刺史而爲郡守自郡守而爲九卿自九卿而爲三公自下而上至於人臣之極者亦有四而已然當此之時吏久於官而不知厭　方今朝廷郡縣之職列級分等不可勝數從其下而爲之三歲而一遷至於終身可以無倦矣而人亦各自知其分之所止其清高顯榮者雖至老死而不可覬入是以在位者皆勉而不自奮何者彼能通其君臣之歡坦然其無高下峻絕不可扳援之勢而吾則不然今天下之小臣因其朝見而得以勤苦丁寧訪問以開導其心志且時擇其尤勤勞者有以賜予之使知朝廷之不甚遠而容有冀於其間上之大吏時召而賜之間燕與之講論政事而勉之於功名相邀於後世不朽之際與夫子孫皆享其福之利時亦有以督責其荒怠弛廢之狀使之有所愧恥於天子之恩意而不倦於事此豈非臣所謂奔走天下之術歟

臣事七

臣聞聖人之於人不恃其必然而恃吾有以使之不恃其皆賢而恃吾有以驅之夫使天下之人皆有忠信正直之心則爲天下安侯乎聖人唯其不然是以使之有方驅之有術不可一日而去也今夫天下之官莫不以爲可任而後任之矣上自兩府之大臣而下至於九品之賤吏近自朝廷之中而遠至於千里之外上下相伺而左右相覺不爲不密也然又内爲之御史而外爲之漕刑使督察天下之姦人而糾其不法如此則天下何恃其皆賢而期之以必然哉然尚有所未盡者蓋天下之事任人不若任勢而變吏不如變法法行而勢立則天下之吏雖其非賢而皆欲勉彊以求成功故天子可以不勞而得忠良之臣今世之弊任弊法而用不便之勢勞苦於求賢而不知爲法之弊是以天下幸而得賢則可以僥倖於治安不幸而無賢焉則遂靡靡而不振且御史漕刑天子之所恃以知百官之能否者也今不爲之立法而望其皆賢故臣所謂有所未盡者謂此事也夫此二官雖其内外之不同而其於擊搏群下權勢輕重本無以相遠也而自近歲以來爲御史者莫不洗濯磨淬以自見其圭角慷慨論列不顧天下之怨是以朝廷之中上無容姦而下無宿詐正直之士莫不相慶以爲庶幾可以大治然臣愚以謂　方今内肅而外不振千里之外貪吏晝日取人之金而莫之或禁遠人咨嗟無所告訴莫不飲泣太息仰而呼天者深惟　國家所以設漕刑之意正以天下有此等不平之故耳今海内幸無變而遠方之民戚然皆苦貪吏之禍則所謂漕刑者尚何以爲然人之性不甚相遠豈其爲御史則皆有嫉惡之心而至於漕刑則皆得恭鹵苟容之人蓋上之所以使之者未至也臣觀御史之職雖其屬官之中苟有能出身盡命排擊天

下之姦邪則數年之間可以至於兩制而無難而其不能者退斥罷免不免爲碌碌之吏是以御史皆務爲訐直之行而漕刑之官雖端坐默默無所發摘其終亦不失爲兩制而其抗直不撓者亦不過如此而徒取天下之怨是以皆好爲寬仁以收敦厚之名豈　國家知用之御史而不知用之漕刑哉臣欲使兩府大臣詳察天下漕刑之官唯其有所舉按不畏彊禦者而後使得至於兩制而其不然者不免爲常吏變法而任勢與之更新使天下之官吏各從其勢之所便而爲之而其上之人得賢而任之則固已大善如其不幸而無賢則亦不至於紛亂而不可治雖夫庸人亦可使之自力而爲政如此則天下將内嚴而外明姦吏求以自伏而不得其處天下庶乎可以爲治矣

臣事八

臣聞天下惟其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權者天下之所爲去就也利者天下之所爲奔走也能是非可否者之謂權能貧富

貴賤者之謂利天子者收天下之權而自執之斂天下之利而親用之者也故天下之人上自公卿大夫之尊而下至於閭閻匹夫之賤府史胥徒僮僕奴妾以次相屬而相役至於疲弊勞苦老死而不去緩急可以使之相救危難可以使之相死蹈白刃赴深谷可使用命而不敢辭何者彼利於人者固役於人也千金之家持其贏餘以匄貸鄉里之貧民薄息緩取而可以豪橫於鄉黨刺客武士爲之效死而莫之能制此權利之所致也臣聞天子者執天下之權而擅四海九州之利爵祿慶賞金玉錢幣此其富非特千金之利也予奪可否刑戮誅滅此其勢非特千金之權也古之人君得天下之權利而專之是故所爲而成所欲而就謀臣猛將爲之盡力有死而無二社稷之臣可使死宗廟郡縣之臣可使死封疆文吏可使死其職武吏可使死其兵天下之人其存心積慮皆以爲當然是以發至而不辭難生而無變方其平居無事之際天子衣食而豢之以待天下之事故有事而死亦其勢然也然當今天下之人食天子之祿被天子之爵

衣青紫佩印綬從吏卒縱橫赫奕者常偏天下一日有急皆莫肯死者此甚可怪也往年廣南之亂大吏抵城捐兵賊至而未攻擊逃遁奔竄伏於草莽之間以避兵革之禍至使蠻夷之人得以橫行於中原人民流離方數千里幾爲丘墟而無一死戰之吏　國家每歲收天下之士士之發於飢寒取官而去者動以數百爲輩六年之間考足而無過則又爲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幸而有超群拔類之才則公卿大臣又得薦之於天子而特寵貴之翱翔朝廷之間不出十年可以安坐談笑而爲兩制此其爲法尚何所負於天下而士大夫終莫肯奮而爲之用何也夫明哲之君以其法邀天下令天下之人反以其法邀之故邀在我則奔走者人也邀在人則奔走者我也今世之法夫豈不欲以邀人哉涖官六七考求舉者五六人凡此皆備具而無所過失然後爲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夫此豈誠足以邀人哉爲法而不足以邀人則人將反以吾法而相邀今之官吏考足而無過且有舉者則天子寧有以却之耶是不得不從而予之矣如此則是天子之爵祿非天子之惠而天下之勢也士大夫以勢取爵祿是以舉皆不德其上凡今天子之權反而、、於下而天子之利變而爲輕取易得之物矣蓋臣聞天下有二弊有法亂之弊有法弊之弊法亂則使人紛紛而無所執法弊則使人牽制而不自得古之聖人法亂則以立法救之而法弊則受之以無法夫無法者非縱橫放肆之謂也上之人投棄規矩而使天下無所執以邀其君是之謂無法今夫官吏之法其亦無自舉者與考而已使一二大臣得詳其才與不才舉者具而考足才者與之而不才者置之雖有考不足而舉者不具其可與者則亦與之也凡皆務與天下爲所不可測使吏無所執吾法以邀我收天子之權利而歸之於上如此則議者將以爲蕩然無法則大吏易以爲姦臣聞人惟不爲姦也而後任以爲大吏苟天下之廣而無一二大臣可信者則國非其國矣且自唐季以來世之設法者始皆務以防其大臣蓋唐之盛時其所以試天下之士與調天下之選人者皆無一定之法而惟有司之爲聽夫是以下不得邀其上而上有以役其下臣故曰惟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此不可不深察也

臣事九

臣聞聖人之爲天下不務逆人之心人心之所向因而順之人心之所去因而廢之故天下樂從其所爲惟其一人之所欲不可以施於天下不得已而後有所矯拂而不用蓋非以爲天下之人皆不可以順適其意也昔生民之初生而有飢寒牝牡之患飲食男女之際天下之所同欲也而聖人不求絕其情又從而爲之節文教之炮燔烹飪嫁娶生養之道使皆得其志是以天下安其法而不怨後世有小丈夫不達其意之本末而以爲禮義之教皆聖人之所作爲以制天下之非僻徒見天下邪放之民皆不便於禮義之法乃欲務矯天下之情置其所好而施其所惡此何其不思之甚也且雖聖人不能有所特設以驅天下蓋因天下之所安而遂成其法如此而已如使聖人而不與天下同心違衆矯世以自立其說則天下幾何其不叛而

去也今之說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私欲必有害於國之公事而國之公事亦必有所拂於天下之私欲分而異之使天下公私之際譬如胡越之不可以相通不恤人情之所不安而獨求見其所以爲至公而無私者蓋事之不通莫不由此之故今夫人之情非其所樂而彊使爲之則皆有怏怏不快之心是故所爲而無成所任而不稱其職臣聞 方今之制吏之生於南者必置於北生於東者必投於西嶺南吳越之人而必使冒苦寒踐霜雪以治燕趙之事秦隴蜀漢之士而必使涉江湖衝霧露以守揚越之地雖其上之人逼而行之無所不從而行者望其所之怨嘆咨嗟不能以自安吏卒送迎於道路遠者涉數千里財用殫竭困弊於外既至而好惡不相通風俗不相習耳目之所見飲食之所便皆不得其當譬如僑居於他鄉其心常眘眘而不舒數日求去而不肯慮長久之計民不喜其吏而吏不喜其俗二者相與齟齬而不合以不暇有所施設而吏之坐於其地者莫不自以爲天下之所不若而今之法爲吏者不得越處其鄉里雖

數百里之外亦輙不可而又以京師之所在而定天下遠近之次凡京師之人所謂近者皆四方之所謂至遠而京師之所謂遠者或四方之所謂近也今欲以近優累勞之吏而不知其有不樂者爲此之故也且夫人生於鄉閭之中其親戚墳墓不過百里之間至於千里之內則譬如道路之人亦何所施其私而又風俗相安上下相信知其利害而詳其好惡近者安處其近而遠者樂得其遠二者各獲其所求而無有求去之心耳目開明而心不亂可以容有所立凡此數者蓋亦無損於國矣而特守此區區無益之公此豈王者之意哉且三代之時九州之中建國千有八百大者不過百里而小者數十里數十里之間民之爲士者有之爲大夫者有之凡所以治其國人者亦其國人也安得異國之人而後用哉臣愚以謂如此之類可一切革去以順天下之欲今使天下之吏皆同爲姦則雖非其鄉里而亦不可有所優容苟以爲可任則雖其父母之國豈必多置節目以防其弊而沉處之數百千里之間哉

臣事十

臣聞大人之道行之而可名名之而可言布之天下而無疑施之後世而無愧堂堂乎立於四海雖一介之士而無所不安此其所以爲大人之道歟今夫天下之人天子誰不役其力者而天下皆不敢以爲非此誠得其可役之名而役之是以天子安坐於上而士大夫爲之奔走於下大者爲之運籌畫策治百官以濟其大事而小者爲之按省鹽視鞭箠以奉其小職文吏爲之簿書會計詳其出內取予之數而使天下不敢欺武吏爲之擐金被革習其戰陣攻鬪之事而使天下不敢犯勞苦其筋力而罄竭其思慮甚者捐首領棄骨肉於原野而不知避何者食其祿也至於田野之民耕田而食或生而不至市井然及其有稅而可役趨走於縣吏之前恭謹有禮不教而自習而其尤難者至使之斬捕盜賊挽弓巡徼疲弊而不敢求免此豈非食其地之故歟故夫天下之人凡天子之所得而使令者皆可得而名也而臣切怪府史胥徒古者皆有祿以食其家而其不足者皆得

計口而受田以補其不給夫是以能使之盡力於公事而不卹其私計蓋周之所謂官田者府史胥徒之田也而今世之法收市人而補以爲吏無祿以養其身而無田以畜其妻子又有鞭扑戮辱之患而天下之人皆喜爲之其所以責之者甚煩且難而其所以使之者無名而可言而其甚者又使之反入錢而後補雖得役而其所免不足以償其終身之勞此獨何也天子以無名使之而天下之人亦肯以無名而爲之此豈可不求其情哉夫天子舉四海而寄之其臣郡縣之官又舉而寄之其郡縣之小吏刑法之輕重財用之多少無所不在是以掌倉庫者得以爲盜而治獄訟者得以爲姦爲姦之利上足以養父母而下足以畜妻子其所以無故而安爲之者爲此之故也是以雖無爵祿之勸而可得而使雖有刑戮恥辱之患而不肯捨而去而其上之人驅其無祿之身而遇之以有祿之法恬不爲怪此乃公使之爲姦以當其所當得之祿而遂以爲可得而使也如此則尚何以示天下臣愚以爲凡人之在官不可以無故而用其力或使

以其秩而或使以其祿故夫府史胥吏不可以無祿使也然臣觀之
方今天下苦財用之不給而用度有所不足其勢必無以及此而古
者周官之法民之爲訟者入束矢爲獄者入鈞金視其不直者而納
其所入蓋自秦漢以來其法始廢而不用今臣亦欲使天下之至於
獄者皆有所入於官以自見其直而其不直者亦皆沒其所入以爲
胥吏之俸祿辨其等差而別其多少以時給之以足其衣食之用其
所以取之於民者不苛而其所以爲利者甚博蓋上之於民常患其
好訟而不直以身試法而無所畏忌刑之而又使之有入於官此所
以深懲其心而又其所得止以厚吏此有以見乎非貪民之財也而
爲吏者可以無俟爲姦而有以自養名正而言順雖其爲姦從而戮
之則亦無愧乎吾心嗚呼古之所謂正名者猶此類者矣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二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三

潁濱先生

進策上

民政一

臣聞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潔於上而民不免爲
小人朝廷之間揖讓如禮而民不免爲盜賊禮行於上而淫僻邪放
之風起於下而不能止此猶未免爲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於
民之自喜而成於民之相愛而王者之所以求之於民者其始於
力田而其精極於孝悌廉恥之際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悌廉恥者
匹夫匹婦之所不悅彊所最勞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勸所不悅而使
之有相愛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於民其亦深矣古者天下
之災水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禍起於民之不自喜於力田天
下之亂盜賊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樂業此其禍起於民之不相愛
而棄其孝悌廉恥之節夫自喜則雖有太勞而其事不遷相愛則雖
有彊狠之心而顧其親戚之樂以不忍自棄於不義此二者王道之
大權也　方今天下之人狃於工商之利而不喜於農惟其最愚下
之人自知其無能然後安於田畝而不去山林飢餓之民皆有盜跖
趑趄之心而閨門之內父子交忿而不知反朝廷之上雖有賢人而
其教不逮於下是故士大夫之間莫不以爲王道之遠而難成也然
臣切觀三代之遺文至於詩而以爲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夫
人之不喜乎此是未得爲此之味也故聖人之爲詩道其耕耨播種
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故曰畟畟
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莒其饟伊黍
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當此時也民既勞矣故爲之言其室
家來饁而慰勞之者以勉卒其事而其終章曰荼蓼朽止黍稷茂止
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
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當此之時歲功既畢
民之勞者得以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閒暇飲酒食肉以自快於

一歲則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盡力者有以輕用其力而佷戾無親
之人有所慕悅而自改其操此非獨於詩云爾導之使獲其利而教
之使知其樂亦如是也且民之性固安於所樂而悅於所利此臣所
以爲王道之無難者也蓋臣聞之誘民之勢遠莫如近而近莫如其
所與競今行於朝廷之中而田野之民無遷善之心此豈非其遠而
難至者哉明擇郡縣之吏而謹法律之禁刑者布市而頑民不悛夫
鄉黨之民其視郡縣之吏自以爲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用法而
袒皆受笞於其前不爲之愧此其勢可以及民之明罪而不可以及
其隱慝此豈非其近而無所與競者耶惟其里巷親戚之間幼之所
與同戲而壯之所與共事此其所與競者也臣以謂古者郡縣有
三老嗇夫今可使惟擇民之孝悌無過力田不惰爲民之素所服者
爲之無使治事而使譏誚教誨其民之怠惰而無良者而歲時伏臘
郡縣頗置禮焉以風天下使慕悅其事使民皆有愧恥勉彊不服之
心今不從民之所與競而教之而從其所素畏者夫其所素畏者彼不

自以爲伍而何敢求望其萬一故教天下自所與競者始而王道可
以漸至於下矣

民政二

臣聞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修潔以求爲君
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悌忠信之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
田畝朝夕從事終身而不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人驅其民而納
之於耕耘戰鬬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爭爲干戈旗
鼓之事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戰退則有死於將其患無
所不至夫周秦之間其相去不數十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
而秦人獨喜於戰攻雖其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臣竊知其故
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禮義之美而亦不能奮不自顧以陷於死
傷之地其所以能至於此者上之人實使之然也然而閭巷之民劫
而從之則可以與之僥倖於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
之風俗皆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
孝悌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
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上者優之以爵祿而下
者皆得役屬其鄉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爲之而尚安
知其他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
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以異於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其使之勢所
以奔走天下萬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今
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謂其罪不在於民而上
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
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爲愛而朋友欲其
相與爲信臨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子之所欲於天
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
爲其所求以求稱其意今有人使人爲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其牛
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
以不勞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盡力於樵

蘇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爲牧耶將
爲樵耶爲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爲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皆爲樵
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爲得此無足怪也今夫天
下之人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爲聲病剽略之文而治
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
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唯此而人之
所由以有得者亦唯此是以若此不可却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
悌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尚誰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日
之試之可恥而不爲者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臣以爲欲得其所
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其忠則天下必有應者今
間歲而取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
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爲所爲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以盡
力於科舉而不知自反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悌之科使州縣得以
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之人時獲孝悌忠信之利而明知

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非謂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趨於其利則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

民政三

臣聞聖人將有以奪之必有以予之將有以正之必有以柔之納之於正而無傷其心去其邪僻而無絕其不忍之意有所矯拂天下大變其俗而天下不知其為變也釋然而順油然而化無所齟齬而天下遂至於大正矣蓋天下之民邪淫不法紛亂而至於不可告語者非今世而然也夫古者三代之民耕田而後食其粟蠶繅而後衣其帛欲享其利而勤其力欲獲其報而厚其施欲求父子之親則盡心於慈孝之道欲求兄弟之和則致力於長悌之節欲求夫婦之相安朋友之相信亦莫不務其所以致之之術故民各治其生無望於僥倖之福而力行於可信之事凡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如此其精也至其不幸而死其親戚子弟又為之死喪祭祀歲時伏臘之制以報其先祖之恩而可安卹孝子之意者甚具而有法籩豆簠簋飲食酒醴之薦而大者於廟而小者於寢薦新時祭春秋不闕故民終三年之憂而又有終身不絕之恩愛慘然若其父祖之居於其前而享其報也至於後世則不然民怠於自修而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皆歸於鬼神冥寞之間不知先王喪紀祭祀之禮而其所以追養其先祖之意皆入於佛老虛誕之說是以四夷之教交於中國縱橫放肆其尊貴富盛擬於王者而其徒黨遍於天下其宮室棟宇衣服飲食常侈於天下之民而中國之人明哲禮義之士亦未嘗以為怪幸而其間有疑怪不信之心則又安視而不能去此其故何也彼能執天下養生報死之權而吾無以當之是以若此不可制也蓋天下之君子嘗欲去之而亦既去矣去之不久而還復其故其根之入於民者甚深而其道之悅於民者甚佞世之君子未有以解其所以入而易其所以悅是以終不能服天下之意天下之民以為養生報死皆出於此吾未有以易之而遂絕其教欲納之於正而傷其心欲去其邪僻而絕其不忍之意故民之從之也甚難闢之曰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作乎此者必有以動乎彼也夫天下之民非有所悅乎佛老之道而悅乎養生報死之術今能使之得其所以悅之之實而去其所以悅之之名則天下何病而不從蓋先王之教民養生有方而報死有禮凡國之賞罰黜陟各當其實貧富貴賤皆出於其人之所當然力田而多收畏法而無罪行立而名聲發德成而爵祿至天下之人皆知其所以獲福之因故無惑於鬼神而其祭祀之禮所以仁其祖宗而慰其子孫之意者非有吝嗇不詳之意也故孝子慈孫有所歸心而無事於佛老臣愚以為嚴賞罰敕官吏明好惡慎取予不赦有罪使佛老之福不得苟且而惑其生因天下之爵秩兆宗廟嚴祭祀立尸祝有以大塞人子之意使佛老之報不得乘隙而行其說蓋漢唐之際嘗有行此者矣而佛老之說未去嘗有去者矣而賞罰不詳祭祀不謹是以其道牢固而不可去既去而復反其舊今者 國家幸而欲減損其徒日朘月削將至於亡然臣愚恐天下尚猶有不忍之心天下有不忍之心則其勢不可以又去故臣欲奪之而有以予之正之而有以柔之使天下無憾於見奪而日安其新此聖人所以變天下之術歟

民政四

臣聞管子治齊始變周法使兵民異處制國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而士鄉十五制鄙以為五屬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屬之政國中之士為兵鄙野之民為農農不知戰而士不知稼各治其事而食其力兵以衛農農以資兵發兵征行暴露戰鬭而農夫不知其勤深耕疾耨霑體塗足而士卒不知其勞當是之時桓公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北伐山戎制零支斬孤竹西攘白狄踰太行度辟耳之溪九合諸侯築夷儀城楚丘徜徉四方國無能弊之民而天下諸侯往來應接之不暇及秦孝公欲并海內商鞅為之倡謀使秦人莫不執兵以事戰伐而不得反顧而為農陰誘六國之民使專力以耕闢中

之田而無戰攻守禦之役二者更相爲用而天下卒以不抗何者我能累累出兵不息而彼不能應我能外戰而內不乏食而彼必不戰而後食可足此二者管仲商鞅之深謀也自管仲死其遺謀舊策後世無復能用而獨其分兵與民之法遂至于今不廢何者其事誠有以便天下也今夫使農夫竭力以闢天下之地醵其所得以衣食天下之武士而免其死亡戰鬬之患此人之情誰不可者然　當今天下之事與管仲商鞅之時則已大異矣古者霸王在上倉廩豐實百姓富足地利已盡而民未乏之困當此之時謂之人有餘今天下之田疾耕不能徧而遊蕩藜莠實盡其利人不得以爲食而禽獸之所蕃息當是之時謂之地有餘古之聖人人有餘則務在於使人是以天下之人雖其甚蕃而舉無廢功地有餘則務在於闢地是以天下之地雖其甚寬而舉無遺力今也海內之田病於有餘而上之人務在於使人不已過哉臣觀京師之兵不下數十百萬沿邊大郡不下數萬人天下郡縣千人爲輩而江淮漕運之卒不可勝計此亦已侈於使人矣且夫人不足而使人之制不爲少減是謂遊天而遺人昔齊桓之世人力可謂有餘矣而十五鄉之士不過三萬車不過八百乘何者懼不能久也　方今天下之地所當厚兵之處不過京師與西邊北邊之郡耳昔者　太祖　太宗既平天下四方遂國或數千里以爲遠人險詖未可以盡知其情也故使關中之士往而屯焉以鎮服其亂心及天下既安四海一家而因循久遠遂莫之變夫天下之兵莫如各居其鄉安其水土而習其險易而特病其不知戰故今世之患患在不教鄉兵而專任屯戍之士爲抗賊之備且天下治平非沿邊之郡則山林匹夫之盜及其未集而誅之可以無事於大兵苟其有大盜則其爲變故亦非戍兵數百千人之所能制若其要衝之地不可無備之處乃當厚其土兵以代之耳聞之古者良將之用兵不求其多而求其樂戰今之爲兵之人夫豈皆樂乎爲兵哉或者饑饉困踣不能以自存而或老年少無賴既入而不能以自脫蓋其間常有思歸者矣故臣欲罷其思歸之士以減屯戍之兵雖使去者太

半臣以爲處者猶可以足於事也蓋古者有餘則使之以寬而不足則使之以約苟必待其有餘而後能辦天下之事則無爲貴智矣

民政五

臣聞近代以來天下之變備矣世之君子隨其破敗而爲之立法補苴缺漏蹤剔棼穢其爲法亦已盡矣而後世之弊常不爲之少息其法既立而旋亡其民暫享其利而不能久因循維持至於今世承百王之弊而獨受其責其病最爲繁多而古人已行之遺策久莫不盡廢而不舉是以爲國百有餘年而不至於治平者由此之故也蓋天下之多虞其始自井田之亡田制一敗而民寡大壞紛紛而不可止其始也兼并之民衆而貧民失職貧者無立錐之地而富者連阡陌以勢相役收太半之稅耕者窮餓而不耕者得食以爲不便故從而爲之法曰限民名田貴者無過若干而貧者足以自養此董生之法也天下之人兼并而有餘則思以爲驕奢驕奢之風行於天下則富者至有破其貲畜而貧者恥於不若以爭爲盜而不知厭民旣有爲盜之心則爲之上者甚危而難安故爲之法曰立制而明等使多者不得過而少者無所慕也以平風俗此賈生之法也民之爲農者豐年則食之而無餘飢年則轉死於溝壑而莫之救富商大賈乘其不足而貴賣之以重其災因其有餘而賤取之以待其弊予奪之柄歸於豪民而上不知收粒米狼戾而不爲斂藜藿不繼而不爲發故爲之法曰賤而官爲糴之以無傷農貴而官爲發之以無傷民小飢則發小熟之斂中飢則發中熟之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斂此李悝之法也古者三代之兵出而爲兵入而爲農出兵臨敵則國有資糧之儲而兵罷役休則無復養兵之費及至後世海內多故而征伐不息以爲害農故特爲設兵以辦天下之武事其始若不傷農者而要其終衣食之奉農亦必受其困故爲之法曰不戰則耕以自養而耕之閑服則習爲擊刺以待寇至此趙充國之法也蓋古之遺制其可以施於今者甚多而臣不敢復以爲說而此四者皆天下之所共知而不行者也夫知之而不行此其故何歟臣聞事固有可以無術而行者有

時異事變無術而不可行者均民以名田齊衆以立制是無術而可以直行者也平糴以救災屯田以寬農是無術而不可行者也古者賢君在上用度足而財不竭損其有餘以備民之所不足而不害於歲計今者歲入不足以爲出國之經費猶有所不給而何暇及於未然之備古者將嚴而兵易使其兵安於劬勞故雖使爲農而不敢辭今者天下之兵可使執勞者皆不知戰而可與戰者皆驕而不可使故屯田平糴之利舉世以爲不可復者由此之故也盍亦思其術矣臣嘗聞之賈人之治產也將欲有爲而無以爲資者不以其所以謀朝夕之利者爲之也蓋取諸其不急之處而日蓄之徐徐而爲之故其業不傷而事成夫天子之道食租衣稅其餘之取於民者亦非其正矣茶鹽酒鐵之類此近世之所設耳夫古之時未嘗有此四物者之用也而其爲國亦無所乏絶臣愚以爲可於其中擇取一焉而置之用度之外歲以爲平糴之資且其既已置之用度之餘則不復有

所顧惜而發之也輕發之也輕而後民獲其利其與今之所謂常平者亦已大異矣抑嘗聞之嘗已牧馬者不可使之畜豚彘馬豕之相去未能幾也而猶且不可使今世之兵以爲兵募之而欲强之以爲農此其不從固無足怪者今欲以兵屯田蓋亦告之以將屯田而募焉人固有無田以爲農而願耕者從其願而使之則雖勞而無怨苟屯田之兵既多而可用則夫不耕而食者可因其死亡而勿復補以待其自衰矣嗟夫古之人其制天下之患其亦已略盡矣而其守法者常至於怠惰而不舉是以世之弊常若近起於今者而不求古之遺法而依之以爲治可不大悲矣哉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三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四

穎濱先生

進策下

民政六

臣聞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至於今而養兵興役之事皆不得其當而可爲之深憂蓋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有農則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歲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故其兵强而費不增役起而人素具雖有大兵大役而不憂事之不集至於兵罷役休而無日夜不息之費其後周衰井田破壞陵夷至於末世天下無復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天子之田是故獨其租稅而不任之以兵革戰鬪之患天子有養兵之憂而天下無攻守劬勞之民以爲大憂故調其財以爲養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築之事又皆出於民當此之時民之所以供上之令

者三曰租曰調曰庸租者地之所當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使之納粟於官以爲田之租入布帛以爲兵之調歲役其力不役則出其力之所直以爲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兼爲之而游惰末作之民亦不免於庸調運重漕遠天下不知其費而一出於民民歲役二旬而不役者當帛六十尺民亦不至於大苦故隋唐之間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此其爲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養然天下之役猶有可賴者皆民爲之也及其後世又不能守乃始變法而爲兩稅以至於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走之用而不與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築有大漕運則常患無以爲使故廣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擊刺戰陣之法而坐食天子之俸由是國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此二者其所以奉養之具皆出於農也而四海之游民無尺寸之庸調爲農者常使陰出古者游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養兵興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　當今之世可謂極矣臣愚以爲天子平日縣

事而養兵不息此其事出於不得已惟其干戈旗鼓之攻而後可使任其責至於力役之際挽車舩築宮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敗之危天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天子之廩食然　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蓋常使盡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遊閑無職之徒常偏天下優游終日而無所役屬蓋周官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盡為近世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復補而使遊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闕蓋聖人之於天下不唯重乎苟廉而無所求唯其能緩天下之所不給而節其太甚則雖有取而不害於為義今者雖為農之不便則相率而事於末末衆而農寡則天子之所倚仕者愈少而不足於用故臣欲收遊民之庸調使天下無僥倖苟免之人而且以紓農夫之困苟天下之遊民自知不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無以供億其上此又可驅而歸之於南畝要之十歲之後必將使農夫衆多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如此而後使天下舉皆從租庸調之制而去夫所謂兩稅者而兵役之憂可以稍緩矣

民政七

臣聞古者天下皆天子之人田畝之利衣食之用凡所以養生之具皆賴於天子權出於一而利不分於彊族民有奉上之憂而無役屬附麗之困是以民德其上而舉天下皆可使奉天子之役使至于末世天子之地轉而歸於豪民而天下之遊民飢寒朝夕之用卹天子不為而以遺天下之富賈夫天子者豈與小民爭此尺寸之利也哉而其勢則有所不可何者民之有田者非皆躬耕之也而無田者為之耕無田者非有以屬於天子也而有田者拘之天子無田以予之而欲役其力也實雖有田者授之以田視之以奴僕而可使無憾故夫今之農者非天子之農而富人之農也至於天下之遊民販夫販婦工商技巧之族此雖無事乎田然日食其力而無以為朝夕之用則此亦將待人而生者也而天子不卹其闕乃使富民持其贏餘貸其所急以為之父母故雖遊民天子亦不可得而使而富者獨擅其利日役其力而不償其力之所直由此觀之則夫天下之民舉皆非天子之人而天子徒以位使之非皆得其歡心也夫天下之人獨有其田者乃始有以附屬於天子此其為衆豈足以當其下之仰給之民哉此亦足以見天子之所屬者已甚寡矣臣愚以為　當今之勢宜收天下之田而歸之於上以業無田之農夫卹小民之所急而奪豪民假貸之利以收遊手之用故因其所便而為之計以為莫如收公田而貸民急夫陳蔡荊楚之地地廣而人少土皆公田而患無以耕之而吳越巴蜀之間奉循側足以爭尋常尺寸之地安土重遷戀戀而不能去此非官為之書策因其凶荒饑饉之歲乘其有願徙之心而遂徙之於不耕之公田則終不能以自去今欲待其已去而收其田畝籍其室廬田為公田室為公室以授無田之民使天下雖富

庶之邦亦常有天子之田而又因其籍沒積而勿復鬻募天下之丁男使分耕其中而無使富民端坐而欲收公田之遺利使天下之農夫稍可以免僕隸之辱而得上麗於天子而其新徙之民耕牛室舍飲食器皿之類有所不備又皆得以貸於國可以無失其所夫所謂貸者雖其為名近於商賈市井之事然其為意不可以不察也天下之民無田以為農而又無財以為工商禁而勿貸則其勢不免轉死於溝壑而使富民為貸則有相君臣之心用不仁之法而收太半之息其不然者亦不免於脫衣避屋以為質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利徒使富民執予奪之權以豪役鄉里故其勢莫如官貸以赒民之急周官之法使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其貴賤而以國服為息今可使郡縣盡貸而任之以其土著之民以防其逋逃竄伏之姦而一大之貸無過若干春貸以斂紬帛夏貸以收秋實薄收其息而優之使之償之無難而又時免其息之所當入以收其心使民得脫於奴隸之中而獲自屬於天子如此則天下之遊民可得而使而富民之貸可

以不禁而自息然臣以爲收公田者其利遠非可以歲月之間而待其成也要之數十百年則天下之農夫可使太半皆天子之農若夫所謂貧民急者則可以朝行而夕獲其利此最　當今之急務也

民政八

臣聞古者建都立邑相其丘陵原隰而利其水泉之道通其所無而遺其所有使民日取而不盡安居於中而無慕於外利各安其土樂其業無求去遷徙之心膏腴之鄉民不加多而貧瘠之處民不加少天下之戶平均若一皆足以供其郡縣之役使而無所乏困當今天下所謂通都大邑十里之城萬戶之郭其陰陽向背與其山林原隰之勢陂池泉水之利皆秦漢以來所謂創置蕃畜使足以衣食其民而無乏絕者也臣嘗讀周詩公劉之一篇其言自戎遷豳之際登高望遠以求其可居之地與其可用之物莫不詳悉而曲盡其詩曰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岡乃覯于京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

夫古之君子居於其邦其欲知民之所利與器用之所出蓋如此其詳也及觀史記貨殖列傳郡國之所有東方之絲麻魚鹽南方之竹木魚稻與西方之五穀畜牧北方之棗栗馬則凡一方之所有皆可以備養生送死之具導之有方而取之有法則其民豐樂能足老死而無憾及行天下覽其山林藪澤之所生與其民之所有往往與古不類夫自大江以北漢水之側三代之時列國數十楚人都於荆州其在戰國最爲彊大外抗群蠻內禦秦晉常以其兵橫於天下計其所都安肯用瘠鹵墝埆之地而　當今自楚之北至於唐鄧汝潁陳蔡許洛之間平田萬里農夫逃散不生五穀荆棘布野而地至肥壤泉源陂澤之迹迤邐猶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長吏又不以爲意一遇水旱民乏菜茹往者因其死喪流亡廢縣罷鎮者蓋往往是矣臣聞善爲政者不用甲兵不斥疆界興利除害教民稼穡收斂倍稱而獲兼地之福今若棄千里之地廢之爲墟以養禽獸而不甚恤消此與私割地以予人何異昔聞之於野人自五代以來天下喪亂驅民爲兵而唐鄧蔡汝之間故陂舊隄遂以堙廢而不治至今百有餘年其間猶未甚遠也蓋修敗補缺或亦旬月之故耳而獨患爲吏者莫以爲事若夫許州非有洪河大江之衝而每年盛夏衆水決溢無以救禦是以民常苦飢而不樂其俗夫許諸侯之故邦魏武之所都而唐節度之所治使歲輒被水而五穀不熟則其當時軍旅之費宗廟朝廷之用將何以供之此豈非近世之弊因循不治以至此哉然此乃特臣之所見而天下之廣又安能備知蓋嘗以爲　方今之患生於太怯而成於牽俗太怯則見利而不敢爲牽俗則自顧而愛其身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不成而何獨在此臣欲破其牽俗之風而壯其太怯之氣意凡天下貧窶破散之郡縣使皆擇善事能幹之人而往爲之長因其去也而天子親諭以此使得稍久於其任而察其人民多田野闢者書以爲課何者此非難辦之事是以不待非常之才而後能濟惟其弛放怠惰是以至此今誠少嚴其事使爲吏者知上之屬意於此十歲之後臣以爲此必爲富壤之區而　方今天下田征之處亦可漸減而取諸此矣

民政九

臣聞天下有二病好戰則財竭而民貧畏戰則多辱而無威欲民之無貧則無疾夫無威欲君之無辱則無疾乎財之不竭此二患者天下未嘗兼有也古之人君各從其所安而處其偏是以不獲全守其利而亦未嘗兼受其病者昔匈奴之於漢可以見矣文景之世天下治安民至老死不知征役之勞府庫盈溢其賦於民者三十而取一可謂至盛矣然而匈奴傲慢侵侮至甚不遜輸金繒納綿繡天子之至辱也而文景不以爲意以求全其民至於武帝不忍數世之忿書天下之銳而攻之闢地千里斬馘百萬匈奴之民死者太半洗除先帝之宿恥而奮大中國之氣得志滿意無以加矣而內自疲弊中民之家大抵皆破無復十金之户此二者皆有所就其成功是以有所忍而不顧而智者之論已謂非中國之長策矣今者中國之弊在於畏戰畏戰固多辱矣而民又不免於貧無所就其利而偏被其害垂

賦厚歛以爲二邊之賂國辱而民困蓋今世之病已極矣賢人君子竭其智慮以求安其民而民常爲夷狄之所擾天子欲使其澤下布四海而海内常爲夷狄之所困此其弊蓋有原矣二邊之賂不絶是以天下之賦歛雖知其甚重而不可輕天下之賦歛甚重而不可輕是以天下之民雖知其甚困而不可得而安也故臣於民政之終而特備論其要云蓋　方今天下之議莫不以爲二邊之賂不可去也獨其勇者則曰寧戰而無賂戰未必敗而賂必至於乏困臣竊以爲此古之漢武帝唐太宗堅忍而不顧者是以行之然亦有所犯天下之至危何者吾民之不戰久矣用不戰之民而待必戰之敵竊恐世俗之難之也夫古者霸王之臣國敗而成功轉禍而爲福若反覆手之間耳桓公見劫於曹沫欲背其盟管仲因而信之以自結於諸侯桓公襲蔡本以誅少姬之罪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之不入而諸侯大服臣竊擬之　方今二虜之形雖有所不得已而然者然其勢偶有似夫戰國之際以詐相傾而陰相濟者是故臣欲因而成之以潛

破二虜之國古語有之曰將欲取之必固予之昔者晉之取虞越之取吳冒頓之取東胡石勒之取王俊此四者皆其予之之力也夫鄰國之患唯其相忌而相伺以不敢相易是以其處辭容而難閒今夫中國之不競亦已久矣彼其相視以爲無能爲者非一日也然猶未肯釋然而無疑夫惟釋然而無疑而後其國可取今吾猶有所齟齬於其間彼以吾爲猶有不服之心是以君臣相視而未敢懈蓋古之英雄能忍一朝之恥而全百世之利臣以爲　當今之計禮之當加恭待之當加厚使者之往無求以言勝之而其使之來者亦無求以言犯之凡皆務以無逆其心而陰墮其志使之深樂於吾之賄賂而意不在我而吾亦自治於内蒐士揀馬擇其精鋭而損其數以外見至弱之形而内收至彊之實作内政以寓軍令凡皆務以自損吾驕大之勢而見吾衰弱之狀使之安然無所顧忌而益以怠傲不過數年彼日以無備而吾日以充實彼猶將以吾爲不足與也而有無厭之求彼怠而吾奮彼驕而吾怒及此而與之戰此所謂敗中之勝而弱中之彊者也嗟夫　方今之事其勢亦有二而已矣能奮一朝之勞而盡力以攻之則其後可以大安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勤能忍一朝之辱而自損以驕之則其後可以驟勝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恥此二策者皆足以誅人之國敗人之兵而有勝矣而臣竊謂今世之所安者必其予之而驕之者也嗟夫智能攻之則以洗天下之大慙不能攻之則驕之而圖其後夫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驕之而拱手以望其成功者　方今每歲委百萬之資以予人而不能使人無疑其有不服之心罄竭四海而其終不能以成事特幸其一時之安而欲得其間隙之際以治天下天下安可得而治哉

民政十

臣聞禦戎有二道屯兵以待其來出兵以乘其虛　方今二邊固當已屯重兵矣而天下之議以爲中國之兵無由而出而臣以爲不然何者歛天下之財以奉夷狄彼求之無厭則吾之應之將有所不稱其意大抵不過數十年之間用兵之釁不發於彼之不恢則發於吾

之不忍此亦其勢之不可逃者也方其無事之時中國既不得不畜兵於邊而及其有間又必將出兵而乘其弊此二者不可不素爲之所也今每歲發郡縣之兵以戍邊此其未戰之謀也而臣未知其所以爲戰之術臣聞古者三代之制未有戍邊之役六國之際燕趙最被邊患而當其時西備秦東備齊南備楚内備韓魏千里之國而其四境莫不皆有所備則其所以備胡者安得戍卒而用之計亦不過其沿邊之民自爲卒伍以制其侵略而已戍邊之謀始於秦漢内無敵國之虞而郡縣之兵材官蹶張皆出於民之爲役其法月爲更卒已後爲正一歲屯戍以次相承而迭相更代邊鄙之民不可使常爲兵是以不得不驅中原之民而納之塞下以捍寇虜故其戍邊之兵歲初而來歲終而去寒暑不相安險易不相習勇怯不相程志氣不相企上無顧於墳墓而下無愛於妻子平居憂愁無聊無樂土之心而緩急苟免無死戰之意不可求得其用古之謀臣晁錯陸贄之徒蓋嘗以爲言矣而況乎今世之兵皆天子之所廩食以終其身在秦

則廩於秦在趙則廩於趙不可一日而闕非如漢之戍卒則有休罷更代之期也然猶守此區區既往之陳迹豈不惑哉且舉中原之士而屯之於邊雖無死傷戰鬬之患而其心常自以爲出征行役苦寒暴露爲國勞苦凡國家之所以美衣豐食以養我者止爲此等事也故士卒百萬端坐而食不知行陣之勞不見鋒刃之危而皆已自負以爲有勞於國其勢不可有所後使此其弊在於使之不得其道耳今夫陰伺二虜之怠而出兵以逐利於塞外此誠今世之至計也而臣切恐緩急之際士卒皆已自負而不可用且夫人之情嘗已用其力則其心自滿而不復求報其上士無求報之心則不可以與之犯大難而涉大勞惟其飽食而無所試優游無爲以養夫人之成功而不得自效者則其氣剛銳而其心不倦古之善用兵者惟能及其心之未倦而用其銳氣是以其兵無敵於天下臣愚以爲方今之計內郡之兵當常在內而不以戍邊戍邊之兵當常戍邊而不待內郡之戍卒募內郡之兵其樂從邊者而稍厚之不足則募民之樂爲邊兵者以足之使二邊有一定不遷之兵而頗損內郡之衆計其內外之數相通如舊而止平居無事以此備邊而一旦欲有所攻奪掩襲則獨發內郡之卒使二者各思致其勇力以報其上銳而用之墮而置之屯兵歷年而士無所怨其勞出兵千里而士無所憾其遠兵入則出者得以休息而無乘塞之苦兵出則守者閑暇而無行役之困交相爲用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竭此其與今世之法竭天下以養兵守亦使此戰亦使此未戰而士卒皆怠者其亦少異矣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四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五

潁濱先生

策

禹之所以通水之法

天下之有五材猶人之有五臟六腑也生而壽夭疾病之變皆其所爲也故一人之身養之有道而無飲食喜怒之傷則無憂乎壽命之不長養之而不得其道治之而不得其法則反以爲害於其身蓋古者五材之用於天下莫不有患幸而皆得聖人以治之故至于今而無傷今之天下知夫江淮之所以流山川之所以安草木之所以生兵刃之所以割人之所以茹毛飲血者何也安知夫聖人脩其敎以治五行五材之難也五材之中其至柔者易褻狎而不畏之者好以敗壞天下故堯之時水猶逆行泛濫於天下得禹而後能止方禹之治水也而治河尤難以爲河之所從來者高下分其勢以殺其怒不欲專以一河受其勢使後世而能守禹之所爲則何患於水之爲災唯聖人爲之甚勞而後世敗之甚易故至於今河水歲溢而莫之或救蓋欲決而注之於匈奴者近乎危築隄而守之者近乎固多穿大渠而分其流則勞民而成功遲求之禹貢之遺跡而治之今之一河又非若堯之天下皆水也然欲知夫九州之高下與禹用功之先後則禹之行始於北方之冀揚自南而還入於天下之中循豫而訖於雍凡十餘載而後功乃成使禹之治水不先治之於崇高之地而汲汲於卑濕之處則水之居於高者必反傾而赴於下是卑濕之地未可以一用功而已天下之大川不過江河淮濟而其小者不可勝數也不流而入於四瀆之中至於海者蓋寡矣九江之相合伊洛瀍澗之入于河其勢便也若夫蓄之而不決如大野之九澤者則又其勢也嗚呼人之於事幸其易成而倦其難治則無以及遠故以嵎夷之略而較之於兗州雖十三載而不厭也其書之於禹貢而可見者大略如此而　方今之世已不可復用矣蓋古者謀之朝廷之中而其所以使之甚親者皆有其職故上古有五官以治五材而水潤下秦

漢之間天下猶有水工鄭國之屬以鄭當時之計不能爲逐之而害成於齊之水工徐伯凡今世之議其尤便者不過曰繕舊堤而勿使築蹊其雍塞而使無決流之患若以求其不世之謀則必有爲水工者焉古之所以能知治水之法者能因其性而導之水工者亦善知水之性者然世之患又不患乎無水工而患乎上之不求之也

脩廢官舉逸民

竊聞古者脩廢官舉逸民無異道也視其所廢而脩之視其逸而舉之而已耳今明策乃退自貶損如不之知而問之諸生竊以爲過矣蓋古者之爲天下將名實而已矣名之存而實之亡其與存者有幾唯聖人爲能變其名而不廢其實故上古之官炎帝以火紀黃帝以雲紀少昊以鳳紀二帝三王紀以其事而天下皆無廢官至秦而至於漢以訖於唐其名雖殊而其事一也及我 宋有天下因其名而參用之求之於古而以爲無廢官之名則可而其實已亡矣益也因者古之屯於邊而田者也職方者總四勝之地而獄之也變名者今以其官而復其事若夫舉逸民之說則優其禮而重其爵祿用其言而信其道使之無慊其山林之樂盡力於其位而後可也

天子六軍之制

古者爲井田以綱羅天下之人而歸之於農故天下無游民雖天子之兵衛猶不可特設而取之於農使之家出一夫以爲兵而以其餘者爲餘夫羨卒蓋使其爲兵者止於一人而其餘夫羨卒得以優游於壠畝之中而不知其勞至於田與追胥然後使之竭作而又累其田至於四丘之廣而後出兵車一乘蓋古者之優民其制如此而其軍徒之衆天子至於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一軍之士萬二千有五百人其有士萬二千五百人者有地五十里者也至於周衰諸侯相并吞滅取以自廣其地而大國兵車或數千乘惡周之害己而猶未能顯然以違之也故因周之經禮而增損其文使若大國之制固有千乘矣千乘非諸侯之所宜有而魯實有之故春秋傳曰大蒐于紅革車千乘一乘之車其士之在中而射御與爲右者三人從而翼之者七十二人公車千乘而其士乃當六軍之數夫魯以諸侯而爲天子之制詩人又從而歌詠之者將以美其盛而已非與之言制度既如此矣又曰公徒三萬何也夫三軍之士三萬七千有五百人則所謂三萬者又非指三軍而言之也是二者皆指其實而言之者也非禮也非禮而頌之者何也詩非所以定制度之書也玩其情而歎其窮困樂其盛大而詩之道盡矣古者天子之馬十二閑以應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而方其美衛文公也則曰騋牝三千此豈其眞之之辭耶非也故求詩者不責其合於典禮而求其情之所在而已

休兵久矣而國用益困

天下之弊莫大乎不知其端故匹夫之家有穿窬之盜而亡其百金之費則不足以爲憂無故而日費一金之財其弊可以立待何者其爲盜之所奪者止於百金也無故而用之者未可以量也故景德寶元之間契丹靈夏之難相尋而作兵役並起而當其時財用給而上

下足者以其用之之道止於此也天下既安四境之患不至水旱之災不足以疲弊四海天子躬慈儉之德以令百官取之至饒而用之有節而反騷然有不足之憂者有以洩之而不知止也夫中國之所以求和於西北者將以息民也息之於鋒鏑之間而奪其衣食之用以厚異域是非所以息之也今者輸金繒出幣帛歲以百萬計而匈奴之驕不爲少損西邊之士不得解甲其勢非可以久遠而無變乃恬然而不爲改亦過矣故爲今之計莫若絶而不爲交拒而不爲賂下以休吾民上以無遺子孫之患然之顯然爲叛逆之臣於外如此而後勝負之數乃可以決夫匈奴之國其實不能當中國之半以倍人之地選懦而不決故彼得以邀我誠能奮而不顧何患不勝如此難者將以爲搆怨於匈奴兵連禍結而不可遽解財用之數將復益缺竊以爲不然興兵之弊止於數年之困而求和之費蔓延以及於後世不忍數年之不足而不慮後世之患者智之下也

關隴游民私鑄錢與江淮漕卒爲盜之由

穀者天下之所恃以爲命也金者所以轉而通之者也居肖千萬積錢盈屋是非有益乎飢寒之用也而舉天下皆愛之者爲飢寒之權出於錢也是以錢太重則穀甚賤穀甚賤則利於商而害於農錢太輕則穀甚貴穀甚貴則利於農而傷於商二者交病而飢寒之患至故觀其勢之極而權之以輕重使之皆不至於病者聖人之法也今者患在錢太輕惟其錢太輕是以穀甚貴而吏民因緣以爲姦宄夫秦隴勇摯之臣吳楚窮煙之民固宜其起而犯之矣且夫錢甚輕而不私鑄則難以易夫衣食之用穀甚貴則非殺人無以求夫口腹之利故秦隴之鑄錢而竄乎西羌吳楚之殺人而往來乎江湖之上其勢誠不能不然也　方今遠方耆老之民自言其生而至於今養生之物其價十倍此誠當更之時也

擇郡守

天下一體也畿內之重海隅之遠其重一也雖然畿內之事皆上之所親見郡縣之政遠而無以知其詳是以舉郡縣之政而屬之吏民

之休戚喜怒皆吏之告而吾不與知故凡擇郡縣之吏者尤難於畿內吾　宋分別天下之地以爲十七道郡縣之數充滿閩楫聖人愛夫民之衆生於遠方不獲蒙被王澤故置官設吏而爲之長而使人宣導盛德於無知之民以懷其心使之無獨不獲其所蓋聖人愛民之心如此其切然而明策之中猶以爲有司考此循定格外臺會課罕登第一此謂蓋漕刑之過而非守之罪也何者天下之吏孰能皆賢不能皆賢故舉而歸之漕刑漕刑不嚴故吏惰而不恭及其不恭然後計其課之殿最宜乎其無成功也昔者漢武之世吏之賢者有汲黯之持重鄭莊之喜士倪寬之廉平董生之文雅公孫之恭儉文翁之好儒若是其盛而所謂居官可紀者三人參列於其間今誠振漕刑之職以繩天下之吏夫何患第一之課不聞而三人者之才不復生於今哉

任子

甚哉儒者之言事也詆任子而進寒士者嘗有言曰官人以世而商亂其反者亦嘗有言曰仕者世祿而周興且夫人之賢不肖之分非有常所而生也當商之亂其所用者不賢者也是雖出於布衣無益也周之興也其所用者賢者也是又不可捨而求諸其下者也蓋知其才而已也不知其世也故皐陶出於微陋伊尹起於畎畆而舜湯任之以公卿之事父既爲公卿而益與陟亦不遂廢夫舉其父於貧賤之地而用其子於富貴之中而皆無疑者彼皆賢也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疎踰戚蓋尊與戚者不足於用不得已而後取之於卑與踈也而曰固不用者未也今　宋有天下取人之道出於進士出於制策出於任子三者並用天下之人在官者不可知數夫朝廷郡縣之位一定而不增補蔭進用之士日益而不已是以冗官紛紜充溢於局外而刻削之議興然刻削之議可以爲一時之便而非所以羅天下賢俊之術何則賢俊固有出於任子者也古者聖人患乎公卿之世侈於耳目之欲不知民之疾苦而不可用也則幼而教之以禮使之長而不變故書教胄子以九德而命后夔使

掌其樂以和其剛柔寬猛之性商人命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於五學之中以明其國子之得失而其不率教者至有屏之棘寺之法以震懼其心故當時卿大夫之世雍容禮讓無異於閭閻蔬食之士蓋非待天性之賢而後用之也教之而至於可用斯亦可用也及周之衰其遺風流俗猶未甚遠故諸侯之卿皆世其位而鄭僑季札晏嬰范燮之徒時出於其間當此之時仲尼作春秋譏世卿然至於季札則以爲有吳之君子子産則與之爲友由此觀之烏在其必排之哉然則　方今之便教而觀其可用以用之而已矣

復成均之法

三代之教一出於學校學校之制多則民勸蓋民常就於近而易見者觀之以知孝悌忠信之美故國中有太學四郊皆有虞庠至於一鄉一遂一黨之衆亦莫不有所以廣其聞見而便其來學之子弟至于周舉其制度最盛故兼立五帝之學而謂之成均成均法掌之於司樂而副之以樂師教之以六德六行中和孝友之道又於四時示

以詩書禮樂之法而六代之樂尤著於此周衰學廢故青衿之詩作秦氏變三代之正而學校與儒者同滅於灰燼漢興稍稍葺治至孝武元光之間始有轅生公孫生明王道以風天子於是太常始議定其制擇民年十八已上美容儀者以充博士弟子而受之業以時而考其課能通一藝者則以爲文學掌故不能者則退不復用此其法制雖不若三代之詳備然亦頗爲當時之便是以漢之學者經明行修可以爲天子左右顧問之大臣者相望而出　國家開設科選以延天下之豪俊其意亦欲得三代兩漢之賢才以與共治然卒不能深言切論以補益時政者蓋亦有說周官成均之制德行禮樂之事遠而不可詳見不復言矣近觀太常之議使人有常師執經據古不忽其道以隨世上下此最爲近古者今世之俗病於無師無師是以教不尊教不尊是以持之不堅故儒者汎汎不足以爲大事今誠能用太常之議而敦奬勸之風則天下儒者之幸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五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六

潁濱先生

策問

周禮之疑

問學者之論周禮或以爲周公之書或以爲戰國陰謀之書二者孰爲得之今觀其書亦有所不知者二焉夫公邑爲井田而鄉遂爲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爲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以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爲地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夫利害同而法制異爲地少而用力博此其所以未知者一也五家爲比比有比長五比爲閭閭有閭胥四閭爲族族有族師五族爲黨黨有黨正五黨爲州州有州長五州爲鄉鄉有一正卿及有軍旅之事則以比長爲伍長閭胥爲兩司馬族師爲卒長黨正爲旅師州長爲師帥鄉爲軍將故凡官之在鄉者軍一起而皆在軍矣起軍之法自五口以上家以一人爲兵一人爲役而家之處者甚衆而官吏舉皆在外將誰使治之此其不可知者二也故願與學者究之

古之禮以費少而備今之禮以費多而缺

問古者禮備而費少今者費愈多而禮愈缺古者七世之廟分而爲七今者七世之廟合而爲一古者一歲大祭天者四五歲大祭宗廟者再今者三歲迭用其一而略其餘古者命士以上皆有廟今至於公卿大夫而無之古者天子五載一巡守遠者十二年一巡守今者非郊祀校獵不出於郊以今之至儞省也而財至於不給則古之甚煩者宜不可勝而無以供之然以古之甚煩而不至於大費則今之簡省而至於不給者何也凡今之人皆以費故棄先王之禮是以禮日益壞而不知止以爲今之世有周公仲尼其將以畏費而止歟其將亦略備其禮而不至於大費歟然而今之所以至於大費而不可省者或亦有故也其思所以省之無害之說而著于篇

六經惟樂不傳

問秦滅經籍漢興易詩書禮春秋復存而樂遂喪然自孔子弟子喪亡天下學者爭立異說各尊所聞以相攻而聖人之道日以湮沒頃者　朝廷患之掃除傳疏而著以新說天下庶幾由此以識聖人之遺意然易詩書禮皆立學官春秋雖不用而其書亦不廢惟大樂淪棄漫滅無文無所考信嗚呼士生於今去聖久遠師法不傳幸　明天子慨然深愍遺墜而興之而六經不備豈不闕甚矣哉意者求之他書推其端而究其末引而信之猶可得而觀也請誦其所取焉

樂不可廢

問古之言治者必曰禮樂禮樂之於人譬如飲食未有一日而不相從者故士之閑居無故不去琴瑟行則有佩玉之音登車則有和鸞之節身蹈於禮而耳屬於樂如此而後邪僻不至蓋自秦漢以來士大夫不師古始然其朝廷鄉黨之間起居飲食之際亦未嘗無禮而樂獨盡廢士有終年未嘗聞樂而不知其非者於是有以疑樂之可去而以古人爲非矣不然請言樂之不立而士之所以不如古者安在

堯用鯀武王立武庚

問堯憂洚水之害朝多賢者不用而用鯀鯀九年無成功民被其患者多矣武王克商微子帝乙之元子其賢聞於天下不立而立武庚武庚卒與三監叛幾爲周室大患此二聖人者知其不可用而用之耶抑亦未之知耶宜有以辨之

舜禹郊宗之異

問舜受天下於堯故郊嚳宗堯不敢廢堯之祀禹受天下於舜而其郊宗皆其祖考夫推舜之心以及於禹則禹必將兼祀堯舜而後可今也不然不獨廢堯而且忘舜何也夫受其成業而黜其祀雖小恩者不爲而謂禹行之乎其故安在

孔子去就之微意

問學者莫不求學孔子今考於傳記而辨其行事蓋有所不通者焉語曰佛肸召子欲往又曰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學者以爲孔子急於行道而爲此夫孔子於衛靈公語及兵事不說而去於陽貨時其亡而見之蓋亦不欲見也而孟子亦云惡枉尺而直尋者然則彼二事者獨何歟至於仕魯爲司寇從而祭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且夫仕而至於司寇君臣之義不爲淺矣膰肉不至而行何爲輕君臣之義而重區區之微禮哉此明於輕重者之所不爲也或曰膰肉不至仲尼以爲禮將從此而大壞此所謂知幾者夫爲大臣知禮之將亡不救而去則又安用夫大臣者此故將有微眇難見之意而世或未之思焉學者所宜辨之

孔子相定公墮三都請哀公討陳常

問魯自宣公失政三桓竊擅其民至昭公五世不競將逐季氏遂以失國然孔子相定公將墮三都費人不順兵及公側僅而勝之成人拒命伐之不克幾至於亂孔子之爲是何也及其自衛反魯雖爲大夫不任其事矣季氏將用田賦使冉有訪焉默而不答然齊有田氏之禍則沐浴而朝請舉兵討之夫哀公君臣非能正鄰國之亂者孔子之爲是亦何也

孔子問禮於老子而韓孟力排異端

問孔子與老子同時孔子以禮樂教人而老子以清淨無爲爲宗孔子蓋嘗問禮於老子未有一言非之者夫孔老豈同道者哉後世孟軻韓愈皆學於孔子然孟子之於楊朱墨翟韓子之於浮屠氏皆詆言攻之嫉之如仇讎夫韓孟之賢不過於孔子而楊朱浮屠之害無異於老子或釋而不問或排而不置其說安在

孔孟稱管仲子路與夷齊下惠不同

問學者皆宗孔孟今考之於書猶有異同之說姑論其一二孔子之於管仲雖以爲小器而許其九合之仁其於子路雖稱其有折獄之明無緼袍之耻而知其不得其死至於孟子則高子路下管仲孔子之於伯夷叔齊以爲古之賢人稱柳下惠言中倫行中慮而譏其降志辱身至於孟子則皆以爲聖人然則學者今將從孔子歟從孟子

歟其明言之

韓孟稱顏子子路

問孔子稱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一時門弟子莫及之者而韓子以此爲哲人之細事子路稱千乘之國師旅饑饉之餘可使有勇而知方孔子目之以政事不以仁許之而孟子以爲賢於管仲孟子韓子之言果得孔子之意矣乎

子路宰我之與亂

問賢不肖之不能相及雖父子兄弟之間有不免焉堯舜之朱均周公之管蔡蓋無足疑者至於孔子門弟子三千餘人其所謂賢者十人而已此十人者與孔子周旋於天下久者數十年其歷試而詳觀之者審矣然子路事衛出公莊公自晉反衛劫孔悝而盟之子路爲孔悝攻莊公於臺上不知父子爭國之不可也田常亂齊宰我助田氏以陷於大戮此二人者亦何爲立於孔氏之門乎

韓非學老子李斯學荀卿

問韓非明老子而以刑名游說諸侯李斯師荀卿而以詐力事秦至於焚詩書殺儒士其終皆陷於大戮原其所學皆本於聖人而其所施設則鄉黨之士所不忍爲夫豈其學有以致之歟蓋老子荀卿其教之善雖弊不至於敗亂天下然則二子之學其所以失之而至此者何也學之不詳其稽之差或致千里學士大夫可不辨之乎

三代春秋戰國漢唐之治

問三代聖人以禮樂治天下動容貌出詞氣逡巡廟堂之上而諸侯承德四夷向風何其盛哉至其後世稍衰桓文迭興而維持之要之以盟會齊之以征伐既已卑矣然春秋之後吳越放恣繼之以田常三晉之亂天下遂爲戰國君臣之間非詐不言非力不用相與爲盜跖之行猶恐不勝鄉桓文之事且不行矣而況於文武成康之隆歟及秦并天下風俗日惡不可復改雖漢高之豁略之以商周之盛蓋已愧矣夫三代之間其民更桀紂之禍渉戰國倔彊然聖人一出禮義復興天下和洽不若後世寂寥無聞獨何故歟豈帝王之道古今一變遂不可復反乎不然何漢唐之陋如此

齊威晉文

問桓文五伯之盛也方是時楚以諸侯而僭稱王召陵之會威公責包茅之不入而不及其僭柯之盟曹沫兵劫威公以求侵地而威公不以爲罪城濮之戰文公以君避臣而不以爲恥圍鄭之役秦伯私與鄭盟引兵先歸而文公不討其貳敢問伯者之盛固若是而可乎

三代忠質文與今世之所尚

問古之爲國者必有所尚夏忠商質而周文儒者以爲此三者如循環百世而無窮然則今世之所尚者何耶夫不必聖人而後有所尚然則今世之所尚者其以爲忠耶則小民多詐而爭訟並起非所以爲忠也以爲質耶則金玉錦繡不爲之節而文詞纖於天下非所以爲質也以爲文耶則禮樂不備冠昏喪祭之義至於淺薄非所以爲文也然則今世其無所尚耶抑亦有之而未見之耶其果有之也則亦可用耶不可用耶其明著其說

三代養民之政文景賜民之惠

問三代以田養民而取之以什一其民盡力於耕則足以自養上之人以時平其政令而民受其賜既已厚矣自戰國之禍田制既壞賦法隨弊天下之民仰困於租稅而俯困於兼并其害不可言矣是以漢自文景以來賜民田租孝悌力田鰥寡孤獨金帛布絮之奉歲時不絕考之於古則所謂惠而不知爲政者也然自漢氏絕而復興其民思之而不忘其恩澤之結於民豈不至哉惟三代仁政其紀綱法度既不可遽復而漢室賜予之惠府庫之積力有所不逮然則將以厚民其術安在

兩漢用儒

問西漢自孝武之後崇尚儒術至於哀平百餘年間士之以儒生進用功業志氣可紀於世者不過三四而武夫文吏皆著節當世其業與儒者遠甚及至東漢雖光武兵革之後而儒者遂顯其後世道陵遲其所以扶危持顛皆出於學者而他人不與夫兩漢之用儒其實

無以相過而士之優劣相遠如此何也

祖宗與漢唐之治

問　祖宗承五代之餘禮樂未完學校未立其所以爲天下者皆漢唐之遺事也然自今觀之其削平僭亂攘郤夷狄戰必勝攻必取及天下已平祥符景德之間百姓家給人足相賢將勇中外無事朝廷有諍臣州郡有循吏至於文章之盛至與漢唐相若敢問其所以致此者何也今自十有餘年禮樂學校之政幾一新矣其將追繼　祖宗而止耶漢唐不足言其於三代其亦庶幾矣乎

漢武帝唐太宗征伐之功儒者不以爲善

問漢武帝攘郤四夷拓地千里後世賴以爲彊唐太宗誅滅胡虜兵不折北民不告病用兵之利前世無與爲比然而武帝之治安不若文景之多而太宗之功無補中國之治亂是以儒者終莫之善也夫儒者之說勝則帝王之武功沒世而無聞不世之功成則中國先受其害二者不可合并然高宗之伐鬼方文王之伐玁狁聖人有所不免則武帝太宗之功業其終不善於儒者何也

拓國安邊求漢唐之良策

問漢收河南地兵不再窺唐復河隴未嘗用兵今　朝廷兵用之精卒伍之練蓋近世所未有也是以收洮岷略蘭會大功既遂西夷震疊有志之士蓋已心馳於燕薊之北矣夫能稼而能穡所以爲良農也能獲而能烹所以爲善獵也故夫拓國而安邊漢唐之間必有良策焉其試言之

今世因革隋唐之制

問堯舜之德盛矣然孔子稱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何者世相近事相若而人情未遠也儒者常稱二帝三代雖其道德之隆世世師之至於禮樂刑政將以施之今世亦已難矣今自五代以上其文物政事之備未有若隋唐之善者自祖宗以來采前世之舊而施之於時亦未有若隋唐之多者也然其或因或革而當否存焉蓋亦有時異事異久遠而不可復者歟其亦有因習俗而重改作可復而未暇者歟其相與講習而著其宜焉

法唐爲治而國用不及唐

問今世法唐以爲治上自百官刑法禮儀下至州郡兵民賦役要之以唐爲準譬如商之於夏周之於商事無不考焉者然天下之廣方制萬里夷狄不作兵革不用四方之貢不絕於道路而國用常苦於不足唐自天寶以來府衛之兵廢租庸之法壞收茶鹽榷酒酤其法與今略等然而天下分裂天子之地至少征伐相繼而起而憲文武宣之世方鎮稍定財用未嘗有所匱乏與今世無異至於齊蔡三晉各以數州之地養數萬之兵內以抗衡京師外以備禦鄰敵然有餘亦不如今之將帥仰給於大農也夫法與唐類地多於唐費用不若唐之多而府庫之蓄無以大相過者何也其必有能辨之

九官六官

問舜命九官凡爲國之政無一不與歷夏商至周而六官之典備至于今循之然以今之官考舜之舊而虞稷二官獨廢而不修蓋耕耨稼穡草木鳥獸皆民之所賴以生而國用之所由以足者而獨無以專治其事是后稷伯益之官皆爲虛設而舜之所命亦有不切於事者歟可詳論之

分建六官之制

問古者建國設官分職以爲政本近代因循雜亂無復統紀朝廷深惟其弊推本宗周旁攈宇文氏以易其制惟周官分建六職各帥其屬以治百事仰以奉天地鬼神外以御諸侯四夷下以治士農工商至於草木鳥獸無不咸在可謂備矣宇文氏雖參考其舊以命朕工而典籍亡逸不可究知其兵戎之官多設於六卿之外今將遠法宗周則宇文之遺法因將在所去取然則凡官之以武事設者當領於六官耶其亦將特設而後可也

後世建官何以復三代之舊

問周官三百六十所以治王之畿內也其畿外諸侯國自有官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亦皆有屬以治其事是以六官之屬足以

治幾內而止矣今四方郡縣自一介之吏皆命於朝廷則六官之外當得羨吏以典其職以階易官蓋出於此然而設階之法始於散官而散官之興近自魏晉因魏晉之遺俗以間三代之舊典竊以為未盡也其將何脩而後可以復三代之故也哉

古之君子終身守一官

問君子能盡人之情而不能盡物之變盡物之變惟精者能之古之君子專一而無倦心是以益治鳥獸棄治稼穡夔治鍾磬羲和治曆皆以聰明睿智之才而盡力於一物終其身而不去至於後世官者或以為氏故當此之時天下之事無不畢舉今者四方既平非有勤勞難治之政而當世之務有所欲行每每廢墜而不理蓋鍾律之不和河之不循道此一二事者經百餘年而莫能辦之者是豈非心意倦大務於速進而恥以一物自盡其力之過歟夫古之君子往往老於一官而終身不厭則上之所以使之者誠得其道也安得斯道而由之以使斯人之復如古也哉

欲官不至於冗而人不至於乏

問昔者承五代之亂天下學者凋喪而仕者益寡雖有美材良士猶溺於耕田養生之樂不肯棄其鄉閭而效力於官事當此之時至調富民而為官夫豈不甚病之矣哉及天下大定學者漸已尊顯勸勞勸誘數十年之間而後士人彷徉繼起則天下之官為之盈滿而無所置之是以頃者立任子之限減進士之額繩以苛法抑以細過使之久而不調然後官吏歲以盡減凡今一歲之調蓋不足以償其休老物故者然則數十歲之後無乃將復有向者乏人之患歟夫古之聖人惟能於其未然而預防之故無後憂昔者惟不能於其至少之時而為其過多之慮是以惟務進之而有今日之弊夫民惟其誘而進之則進而不知休抑而排之則無聊而引去天下要亦有不潔不屑之士不可恃爵祿之利以為可以必致也故願於其未然而求其所以進之而可以使今無冗員之弊退之而可以使後無乏人之患是此亦天下之深慮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六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七

潁濱先生

策問

學者欲其久而自得

問古之學者其為學必遲而信道必篤蓋非其遲則不能至於篤也故子夏之門人始於灑掃應對進退而孟子亦云君子之於道欲其自得自得之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夫待其自得也非久而何昔者孔子五十而後學易　方今薄才下士之所謂甚遲而可怪者也故夫　當今之世無惑乎其無信道之士也古之養士者莫善於太學而今太學之教一日之所為必若干取方冊之難知者而悉論之不待其問而先告之無先後無少長無賢愚其問同而其功等其上者無以優游翱翔以覃綿其心而其下者勉強困躓不暇於為善故其學也必速而守道必不篤何者非其自得之也夫人之才譬如草木焉雨以濡之風以動之則其長也可立而待有宋人焉揠之而自以為喜此孟子所以太息其不知學也然而必以待之則太學之法將必有所大變而後可變法者不可不預立其說也

取士之法

問古者取士於鄉而養之於學觀其德行道藝而進之以官故其得人也全今也雖鄉取而學養之然其試之也獨取其藝而德行之舉不復並立凡今之士雖有內懷德義而無藝以自將則不免廢於有司故其得人也偏今將略其藝文而取其行義凡科舉之法所以杜請謁而絕情故者一切盡廢則奔競朋黨之風必弱於下豈古之學校遂不可復耶其具論之于篇

取士用財治邊

問善為國者惟其稱耳其取士也因官而取人故士無濫員其用財也量入以為出故財無不足其治邊也量力而闢土故邊無不守今也取士日廣則官不能容用財無藝則常賦不足開邊日遠則見兵愈勞將以救此蓋有舉意而辦者亦有改途易向雖久而不能辦者

試詳論之

諸侯井田肉刑

問三代聖人其所以治天下大者諸侯其次井田其次肉刑自三代之衰彊弱相吞而諸侯自滅貧富相并而井田自壞剝削傷人而肉刑自廢漢唐之間儒者咨嗟太息欲復三代之故而不能者多矣請詳論之此三者誠非耶三代聖人以此治天下凡千有餘年而未嘗變當時亦莫以爲非者誠是耶自漢至今亦數千載時用時舍迄今掃蕩無餘而天下未嘗不治學者宜知其故不可不論也

士民吏兵賦斂赦宥之六事

問士大夫居閭閻習知民病其多不可盡言也姑問其六曰何以使民習於孝悌而無邪僻何以使士安於貫行而無儌僞何以使吏食其祿而無姦取何以使文符希少而賦斂時辦何以使兵安其伍而無逃叛何以使囹圄空虛而無數赦

兵民之制

問古者兵出於民而兵戰以車車馬介冑皆民力也民之於兵可謂勞矣三時務農一時講武鋤耰錢鎛之人而驅之以干戈之事民之於兵可謂疎矣然而古者以甚勞之民用至疎之兵而民以爲安四夷賓服其故何也近世兵民既分凡兵之器用皆給於官旦暮教戰不擇四時民可謂逸而兵可謂習矣然其所以安萬民而滅四夷者亦何以遠過於古若夫正兵既練而又蕪蓮伍保之兵民兵既設而不試以征伐之事此又今世之新意其所以勸兵裕民者可謂至矣至於異同得失之辨其詳著于篇

人之好生貴位欲財

問人之所同好者生也所同貴者位也所同欲者財也天下之大情盡於是矣然此三者常相爲用生者人之本也無財則無以生無位則無以養生而理財作易者蓋知此矣既言三者而參之以仁義其旨安在

兵財多少之弊

問　方今天下患於兵多故銷兵之說人人知之然獨未觀夫兵少之爲患也　方今天下患於財少故求財之術人人講之然獨未觀夫多財之爲累也夫銷兵之患有甚於兵多而多財之累有甚於財少衆人知目前之利而不爲歲月之計故儒者非之儒者操根本之論而不救急切之害故衆人遲之今將救目前之病使兵多財少之患去全歲月之計使兵少財多之弊不見其將何道而可

錢有輕重之弊

問古者爲貨泉以權物之輕重今所在鑄錢數日益多制日益小可謂錢輕矣然而金帛米粟價日益賤而錢之行於市者日益少有錢重之弊夫當重者反輕而當輕者反重其說安在將救其失其術何以

損折十泉

問大泉直十行於世僅十年矣物重而泉輕私鑄如雲百物踴貴民病之久矣　朝廷知之凡官府之積以數千萬計而民間之蓄不可勝數以民之不易也棄而不惜十損其七聖人仁民之意可謂深矣然竊意舊泉耗於盜鑄新泉在者十三而公私百用大率如故求所以善其後者不可不預講也願著之于篇有司將有採焉

茶有榷有稅

問茶之有榷與稅非古也特就其便於今者言之有以榷爲便曰凡所以備邊養兵者皆出於榷然江淮之間以私茶死者不可勝計此則仁人之所不忍爲也而何便於榷以稅爲便則夫邊鄙兵革之用將何以共之且夫稅之入其不足以當榷之利亦易見矣而特以不忍驅民而納之陷穽是以去榷而爲稅今欲復反其舊肯行殺人之害而就夫區區養兵之利則何以爲仁求以生民而國用至於乏困則何以爲智蓋將以生民而富國兼收仁智之實而並享之者必將有說也

祀五時封泰山禮汾陰

問郊祀天地見於詩書固有國之常禮也三代既衰禮失其舊秦漢

之間祀五時封泰山禮汾陰雜出於郊祀之外儒者以爲此禮之大者然五時廢於漢元封禪止於晉武當時自以爲賢於秦漢今將考論其實此三者於唐虞三代抑嘗行之乎所謂封禪七十二君亦可信乎秦不足言漢之諸儒初不言封禪封禪之端發於相如相如之言抑可信乎

廢佛老之教

問堯舜周孔之道行於天下無一物而不由無一日而不用而老佛之教常與之抗行於世世主之欲舉而廢之者屢矣而終莫能去豈無故而能然哉諸生皆學道者也請推言其所以然辯其不可去之理與雖不去而無害於世者詳著之于篇

修河渠

問河之爲害遠矣自漢已來東決則盡泰山之麓西決則盡西山之趾凡二山之間數千里之地丘陵險阻河皆堙而平之存者無幾矣蓋禹之治水也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自二渠之廢而河乃恣行不可備禦夫河決不東則西豫以二渠待之則雖決而有以受之乃不爲害此乃聖人之遺跡也今將訪而復之以待河之暴其可否何說

河朔橋

問河朔有橋非古也河流於澶而橋始成南北通行契丹來和百有餘年夫豈偶然也哉今河出於滑古所謂白馬之津也白馬之津是謂官渡渡則可橋則否橋屢成矣而河漲輒敗以虜使之歲至也而不能已朝廷睦鄰之意厚矣而河朔之人或以爲病　方今之計其便安在

赦天下

問古者有罪不免於刑失誤有贖親賢有議眚災有赦未聞有赦天下者也自漢以來赦始及天下而言政者病之蓋成周之隆成康之際刑措不用而漢孝文唐太宗之盛天下斷獄歲不過數十當此之時雖有赦何所施之後世法令滋彰而姦宄不禁刑之不能止而赦之不能救數赦則民玩於法而不赦則上所不忍其將何施而可

兵有正有奇

問古之善戰者必以兩擊一既爲之正又爲之奇故我之受敵者一而敵之受我者二我一而敵二則我佚而敵勞以佚擊勞故曰三軍之衆可以使之必受敵而無敗自唐季以來古之陣法遺散而不講今世用兵之將置陣而不知奇正夫置陣而不知奇正猶作樂而不用五聲飪食而不用五味宮竭而商不繼甘窮而酸不輔一變而盡矣不可復用也今將推古法求奇正之意而施之行陣其亦可得歟兵法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又曰奇亦爲正之正而正亦爲奇之奇所謂奇正者將合爲一陣歟將離爲異陣歟學者所宜辨之

淮陰侯攻齊趙之計

問古稱淮陰侯善用兵然觀其所以勝者亦若有天幸焉淮陰侯之攻趙也廣武君請以輕兵絕其糧道而堅壁以老其師其攻齊也人或說龍且以相持不戰而陰招齊之亡城此二計者淮陰皆難之若

其計之不用是以能克然而使此計誠行淮陰豈坐受縛者耶其必有以待之請言其說

六經傳疏之學

問法立於上則俗成於下故兩漢之間經各有師師各有說其師殊說相攻如仇讎異己者雖善不從同己者雖惡不棄下逮魏晉爭者少止然後學者相與推究衆說從其所長至唐而傳疏之學具由是學者始會于一數百年之間凡所以經世之用君臣父子之義禮樂刑政之本何所不取於此然而窮理不深而講道不切學者因其成文而師之以爲足矣是以間者立取士之法使人通一經而說不必舊法既立矣俗必自此而變蓋將人自爲說而守之耶則兩漢之俗是矣將舉天下而宗一說耶則自唐以來傳疏之學是矣夫上能立法以救弊而已成其俗者必在於士將使二弊不作其將何處而可哉

禮樂刑政

問三代之治以禮樂爲本刑政爲末後世反之儒者言禮樂之效與刑政之弊其相去遠甚然較其治亂盛衰其比後世若無以大相過者蓋夏后氏自禹再傳而失國亂者三世商人再衰而復興周人一遷而不振其賢於漢唐其實無幾至於漢文帝唐太宗克己裕人海內安樂雖三代之盛王何以加之夫禮樂刑政其功之異豈特如此而已今自　祖宗創業百有餘年法令脩明上下相維四方無虞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今之久者然而儒者論其禮樂常以爲不若三代此爲誠不若耶爲習其名而未稽其實也不然世之治安則不在禮樂歟宜一一有以斷之

孟子言王道之始

問孟子言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數罟不入洿池則魚鼈不可勝食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材木不可勝用誠哉是言也雖然孟子將何以行之豈將立法設禁以驅之歟夫立法設禁而無刑以待之則令而不行有刑以待之則彼亦何罪請言孟子將何以行此

方田鄉兵考課

問三代漢唐之法行於前世而施之於今輒以不效何也昔者蓋嘗取經界之舊法以爲方田採府衛之遺意以爲鄉兵舉黜陟之條典以爲考課矣然而爲方田則民擾而不安爲鄉兵則民勞而無益爲考課則吏欺而難信三者適所以爲患不若其已也孟子有言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凡今世之法駁駁近古矣政之近古天下之所以治也然而如彼三者獨何哉豈古之法遂不可施之於今歟抑亦救之不自其本爲之不得其道以至於此也

擬　殿試一

皇帝若曰朕奉承　祖宗丕緒上觀三王下覽漢唐考其爲治之實商周之際其政成於禮樂而以法令輔之至於漢唐其術一出於政[illegible]雖設而非其所以爲治矣是以三代之盛教化明於上習俗成於下後世有不能繼者然其治亂盛衰朕蓋有疑焉自三代聖賢之君沒而子孫陵替亦與漢唐無異豈禮樂刑政之效遂無以大相過耶今自　祖宗創業積之百餘年間律令明具公卿奉法郡縣循理兵民安業大盜不作四夷馴服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此其久也其所以度越三代而超絕漢唐者　祖宗何術而臻此哉雖然朕夙夜東朝祗服明訓居安慮危若蹈泉谷未惟近歲之治雖散利施惠以賙窮困而民日益貧雖勤身節用以阜財賦而官日益匱役民之力將以厚其財也而民或告病馭吏以寬將以責其恥也而吏滋不肅河決而西導之使東費不貲矣而功不就羌弱不振招之使來誅既久矣而約不定此六者皆今日之所當慮也子大夫明於古今其講之詳矣恃　祖宗磐石之固而忽今日之患則朕所不敢因今日之安而推求　祖宗致治之術則士之所當知也其悉心以陳勿畏勿疑朕將親覽庶幾有補焉

擬殿試二

皇帝若曰朕惟天下之治須才以濟凡吾左右前後之臣皆儒者矣每三歲一舉所取必累數百猶懼草野之中者舊好學之士有或遺焉而不用者是以親策于廷子大夫幼而習之長而欲行之閱天下之義理多矣凡平昔之所懷而欲效之于上者皆何事乎朕既不敏不明惟取士之道未得其要今太學之士動以千計四選之士員累數萬而臨事須才或患不足引而進之則官冗於上抑而排之則士壅於下將制厥中其道何由子大夫身處其間而有不知其說者乎蓋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今設官之衆數倍於古蓋尚有可并省者矣古語有之省事不如省官信如斯言則士又何以處之子大夫其推言本統以開釋朕意

殿試武舉

問王者之兵不貴詐謀奇計至於臨敵制勝良將豈可少哉朕以天下爲度懷柔四夷而西戎背誕要領未得凡吾接之以恩信懷之以禮義者固有道矣若夫示之以刑禁之以勢使之望而不敢犯犯而

無所得者其術何由伐其謀散其黨使之迭而不得安安而不能久者其道何以夫隱兵於民井田之舊法也材官府兵猶行於後世而保甲之役民以為勞以車即戰丘甸之遺制也武剛鹿角猶見於近事而車牛之役世以為非古者兵有奇正旋相為用如環之無端其出入之法今幾絕矣敵有陰陽客主異宜易之則敗其先後之節將何施焉淮陰之伐趙勝亦幸耳使左車之說行則討將安出仲達之郤蜀非其力也使孔明而不死則勝將孰在子大夫講於兵家之術而明於當世之務審矣其以所聞著之于篇朕將覽焉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七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八

潁濱先生

書

上　神宗皇帝

熙寧二年三月日具位臣蘇轍謹昧死再拜上書　皇帝陛下臣官至疏賤　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竊自惟雖其勢不當進言至於報國之義猶有可得言者昔　仁宗親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識忌諱得罪於有司　仁宗哀其狂愚力排群議使臣得不遂棄於世臣之感激思有以報為日久矣今者　陛下以聖德臨御天下將大有為以濟斯世而臣材力駑下無以自效竊聽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尚懲創前事不復以聞則其思報之誠沒世而不能自達是以輒發其狂言而不知止臣聞善為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所當先者為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為之則先後並廢書曰欲升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邇此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然

世之人常鄙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事於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以為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田莠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人而德不足則心勞而無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欲來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彊求而不獲也臣愚不肖竊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　陛下設施之萬一以為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為而所當後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為信然也特其所見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而為　陛下深言之伏惟　陛下即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宏辯文足以經治武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凡古之帝王號世而不能有一焉者　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縱之姿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無為而不成無欲而不遂今也為國歷年於茲而治不加進天下之弊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災變橫生川原震裂江河湧

沸人民流離災火繼作歷月移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曉疑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爲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備邊之計以爲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茍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茍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　陛下頃以西夏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奪其險阻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衆橫山之民厭苦思漢而又乘其荐饑茍加之以兵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沿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而所與之役有莫大之費　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爲憂以爲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既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既入戕其國係虜其民矣然而　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獲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終卒致於廢黜謀臣而講和好夫　陛下誅之於期年之前而罷之於既發之後豈以爲是失當

而悔之哉誠無財以繼其後爾且夫財之不足是爲國之先務也至於鞭笞四夷臣服異類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　陛下徵前事之失出秘府之財徙內郡之租賦督轉漕之吏使備沿邊三歲之畜臣以此疑　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爲未也何者秘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內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之患而未可以爲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效其區區而不能自已也蓋善爲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事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僨登坂險而馬不躓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能以自完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儻如弊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險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爲　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

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爲　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爲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爲守令入以爲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兼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上而士多於下上下相窒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咽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進下慕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僞不恥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紓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爲窘則濫亂濫

亂則無所不至今使衆人相與皆出於隘足履相躡肩相逮徬徨而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莫如止來者而闢其隘今也驅市人而納之不勝其多也設險於中途而艱難之是以法愈設而爭愈甚惟　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輕爲士爲士者皆其修潔之人也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課未有不可爲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群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爲士者也爲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舉今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　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之無足怪

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爲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選人也故爲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黜而自減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才有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棄則是以官徇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勸而後得之數曰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則其爲政無所賴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既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也如憐其老而已則曷爲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爲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爲後者世世祿仕於朝襲簪紱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爲是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蓋矯失以救患者必有所過而後齊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齒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說曰百司臣不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

司之吏世以爲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而簿書衆也臣以爲不然主大計者必執簡以御繁以簡自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遺而情僞必見今則不然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既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相鉤較足以爲不失矣然世常以轉運使爲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吏者豈三司之吏則重於轉運使歟故臣以爲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使而使三司歲攬其綱目既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吏以絕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然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爲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

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　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而　仁宗之世則損之三歲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變者也而　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世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爲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議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議其爲怨也不直矣是以善爲國者循理而不卹怨非不卹怨知其無能爲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爲吏者捐其生業棄其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爲條約以沮格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不遂此其爲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均之二怨皆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　陛下親斷而力行之苟自增之吏漸以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曰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

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他事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其爲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終身苟其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終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況任之以衆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徒以爲怨云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所不問　陛下誠能擇奉公疾惡之臣而使行之　陛下厲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復過誤適陷於深文者也苟遂放歸終身不齒使姦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說曰臣聞　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既廣兵亦隨衆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

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輒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點民爲兵而沿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爲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熙天下之衆適以備　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　方今宿邊之兵分隸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　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愛爵祿百金不能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重於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　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爲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爲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　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採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苟有藉口以欺其將帥

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　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綵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百萬則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怪昔　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爲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彊敵而不敢輒近則雖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　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彊兵莫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廩愈厚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羌人每出聞多禁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輒相戒不敢輕犯以實較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畜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　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爲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說曰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　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遷則傷於恩昔者　太祖　太宗敦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師久而不別世歷　五聖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無親疏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也然而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　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

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祖皆廟而後爲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爲之制七廟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爲王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後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爲凡今宗室宜以親疎貴賤爲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祿秩之數遷敘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效而其不任爲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爲廬舍而稟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訾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處臨陋戚戚而無以爲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高祖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

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爲公夫自王而爲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祿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內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不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依衆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竊以爲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錮齒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爲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苟無其釁雖宗室誰敢覬者惟　陛下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末大之憂而饋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略其細故斂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既强天下承命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泝汴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郡之卒弊於道路月稟歲給之奉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飢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他物米之至京師者率非完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者也臣願更爲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其二即用舊法官出船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船及人漕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所欺盜敗失者以今三司軍大將之賞與之　方今濱江之民以其船爲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者得其贏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爲軍大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貴貴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反於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也故臣願爲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其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卹者富之端也不足卹者貧之源也從其可卹而收之無

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從其無足卹而棄之無所不棄則其所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富而顧區區之用此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與去歲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不廢於百官自橫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京西流民勞徠之未息官私乏困日不暇給而宗室之喪不俟歲月而葬臣以此觀之知　朝廷有無足卹之義臣誠知事之既往無可爲者然苟自今從其可卹而收之則無益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爲是三冗之說以獻伏惟　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矚臣之所陳何足言者然臣愚以爲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講求其源而定其方略擇任賢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

於其官而後責其成績　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從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今雖不能使之盡久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沿邊之將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成之而不久其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者不見其成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　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恊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爲此猶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惡同而好異疾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己小有齟齬不合則群起而噪之惜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無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人人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群指以罪法一不當而動不審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於下而胡[illegible][illegible]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譬如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因以耕田爲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　陛下誠以爲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　陛下所爲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國宥之則爲漢文帝不宥則爲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　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逃避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書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八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六十九

潁濱先生

書

上兩制諸公

轍讀書至於諸子百家紛紜同異之辯後世工巧組繡鑽研離析之學蓋嘗喟然太息以爲聖人之道譬如山海藪澤之奧人之入於其中者莫不皆得其所欲充足飽滿各自以爲有餘而無慕乎其外今夫班輸共工旦而操斧斤以遊其叢林取其大者以爲楹小者以爲桷圓者以爲輪挺者以爲軸長者擾雲霓短者蔽牛馬大者擁丘陵小者伏蓁莽左夷蹶取皆自以爲盡山林之奇怪矣而獵夫漁師結網聚餌左彊弓右毒矢陸死則斃象犀水伐則執蛟鰐熊羆虎豹之皮毛黿鼉犀兕之骨革上盡飛鳥下及走獸昆蟲之類紛紛籍籍折翹損足鱗鬣委頓縱横滿前肉登鼎俎膏潤砧几皮革齒骨披裂四出被於器用求珠之工隨侯夜光間以類玭磊落的皪充满其家求金之工輝赫晃蕩鏗鏘交戛遍爲天下冠冕佩帶飲食之飾此數者皆自以爲能盡山海之珍然山海之藏終瀰而莫見其畔昔者夫子及其生而從之遊者蓋三千餘人是三千人者莫不皆有得於其師是以從之周旋奔走逐於宋魯飢餓於陳蔡困厄而莫有去之者是誠有得乎爾也蓋顏淵見於夫子出而告人曰吾能知之子路子貢冉有出而告人亦曰吾知之下而至於邦巽孔忠公西輿公西蔵此數子者門人之下弟者也竊窺於道德之光華而有聞於議論之末皆以自得於一世其後田子方段干木之徒講之不詳乃竊以爲虛無淡泊之說而吳起禽滑釐之類又以猖狂於戰國蓋夫子之道分散四布後之人得其遺波餘澤者至於如此而楊朱墨翟莊周鄒衍田駢愼到韓非申不害之徒又不見夫子之大道皇皇惑亂如陷於大澤之陂荆榛荻蹊隧滅絶求以自致於通衢而不可得乃妄冒疾棃蹈崖谷崎嶇繚繞而不能自止何者彼亦自以爲已之得之也轍嘗怪古之聖人既已知之矣而不遂以明告天下而著之六經

六經之說皆微見其端而非所以破天下之疑惑使之一見而寤者是以世之君子紛紛至此而不可執也今夫易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剛柔喜怒之情勇敢畏懼之性而寓之八物因八物之相遇吉凶得失之際以教天下之趨利避害蓋亦如是而已而世之說者王氏韓氏至以老子之虛無京房焦貢至以陰陽災異之數言詩者不言咏歌勤苦酒食燕樂之際極歡極感而不違於道而言五際子午卯酉之事言書者不言其君臣之歡吁俞嗟嘆有以深感天下而論其費誓秦誓之不當作也夫孔子豈不知後世之至此極歟其意以爲後之學者無所據依感發以自盡其才是以設爲六經而使之求之蓋又欲其深思而得之也是以不爲明著其說使天下各以其所長而求之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而子貢亦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使仁者效其仁智者效其智賢者推明其大而不遺其小小者樂致其小以自附於大各因其才而盡其力以求其至微至密之地則天下將有終身於其說而無勌者矣至於後世不明其意患乎異說之多而學者之難明也於是舉聖人之微言而折之以一人之私意而傳疏之學橫放於天下由是學者愈怠而聖人之說益以不明今夫使天下之人因說者之異同得以縱觀博覽而辯其是非論其可否推其精粗而後至於微密之際則講之當益深守之當益固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昔者轍之始學也得一書伏而讀之不求其傳而惟其書之知求之而莫得則反覆而思之至於終日而莫見而後退而求其傳何者懼其入於心之易而守之不堅也及既長乃觀百家之書縱橫顛倒可喜可愕無所不讀泛然無所適從蓋晚而讀孟子而後遍觀乎百家而不亂也而世之言者曰學者不可以讀天下之雜說不幸而見之則小道異術將乘間而入於其中雖揚雄尚然曰吾不觀非聖之書以爲世之賢人所以自養其心者如人之弱子幼弟不當出而置之於紛華雜擾之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古之

所謂知道者邪詞入之而不能蕩詖詞犯之而不能詐爵祿不能使之驕貧賤不能使之辱如使深居自閑於闤闠之中兀然頹然而曰知道云者此乃所謂腐儒者也古者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是君子之所不爲也而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而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伯夷柳下惠是君子之所不爲而不棄於孔子此孟子所謂孔子集大成者也至於孟子惡鄉原之敗俗而知於陵仲子之不可常也美禹稷之汲汲於天下而知顏氏之自樂之非固也知天下之諸侯其所取之爲盜而知王者之不必盡誅也知賢者之不可召而知召之役之爲義也故士之言學者皆曰孔孟何者以其知道而已今轍山林之匹夫其才術技藝無以大過於中人而何敢自附於孟子然其所以泛觀天下之異說三代以來興亡治亂之際而皎然其有以折之者蓋其學出於孟子而不可誣也今年春　天子將求直言之士而轍適來調官京師舍人楊公不知其不肖取其鄙野之文五十篇而薦之俾與明詔之末伏惟執事　方今之偉人而朝之名卿也其德業之所服聲華之所播孰不欲一見以效薄技於左右夫其五十篇之文從中而下則執事亦既見之矣是以不敢復以爲獻姑述其所以爲學之道而執事試觀焉

上樞密韓太尉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遊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汩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

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
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
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
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畧冠天
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
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
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
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
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
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
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
之又幸矣

上昭文富丞相

轍西蜀之人行年二十有二幸得　天子一命之爵飢寒窮困之憂

不至於心其身又無力役勞苦之患其所任職不過簿書米鹽之間
而且未獲從事以得自盡方其閑居不勝思慮之多不忍自棄以爲
天子寬惠與天下無所忌諱而轍不於其彊壯閑暇之時早有所發
明以自致其志而復何事恭惟　天子設制策之科將以待天下豪
俊魁壘之人是以轍不自量而自與於此蓋天下之事上自三王以
來以至於今世其所論述亦已略備矣而猶有所不釋於心夫古之
帝王豈必多才而自爲之爲之有要而居之有道是故以漢高皇帝
之恢廓慢易而足以吞項氏之彊漢文皇帝之寬厚長者而足以服
天下之姦詐何者任人而人爲之用也是以不勞而功成至於武帝
材力有餘聰明睿智過於高文然而施之天下時有所折而不遂何
者不委之人而自爲用也由此觀之則夫天子之責亦在任人而已
竊惟　當今天下之人其所謂有才而可大用者非明公而誰推之
公卿之間而最爲有功列之士民之上而最爲有德播之夷狄之域
而最爲有勇是三者亦非明公而誰而明公實爲宰相則夫吾君之

所以爲君之事蓋已畢矣古之聖人高拱無爲而望夫百世之後以
爲明主賢君者蓋亦如是而可也然而天下之未治則果誰耶下而
求之郡縣之吏則曰非我能上而求之朝廷百官則曰非我責明公
之立於此也其又將何辭嗟夫蓋亦嘗有以秦越人之事說明公者
歟昔者秦越人以醫聞天下天下之人皆以越人爲命越人不在則
有病而死者莫不自以爲吾病之非真病而死之非真死也他日有
病者焉遇越人而屬之曰吾捐身以予子子自爲子之才治之而無
爲我治之也越人曰嗟夫難哉夫子之病雖不至於死而難以愈急
治之則傷子之四肢而緩治之則勞苦而不肯去吾非不能去也而
畏是二者夫傷子之四肢而後可以除子之病則天下以我爲不工
而病之不去則天下以我爲非醫此二者所以交戰於吾心而不釋
也旣而見其人其人曰夫子則知醫之醫而未知非醫之醫歟今夫
非醫之醫者有所冒行而不顧是以能應變於無窮今子守法密微
而用意於萬全者則是子猶知醫之醫而已天下之事急之則喪緩

之則得而過緩則無及孔子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不
肖者不及也夫天下患於不知而又有知而過之者則是道之果難
行也昔者世之賢人患夫世之愛其爵祿而不忍以其身嘗試於艱
難也故其上之人奮不顧身以搏天下之公利而忘其私在下者亦
不敢自愛叫號紛詨以攻訐其上之短是二者可謂賢於天下之士
矣而猶未免爲不知何者不知自安其身之爲安天下之人自重其
發之爲重君子之勢而輕用之於尋常之事則是猶匹夫之亮耳伏
自明公執政於今五年天下不聞慷慨激烈之名而日聞敦厚之懿
意者明公其知之矣而猶有越人之病也轍讀三國志嘗見曹公與
袁紹相持久而不決以問賈詡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
機勝紹紹兵百倍於公公畫地而與之相守半年而紹不得戰則公
之勝形已可見矣而久不決意者顧萬全之過耳夫事有不同而其
意相似今天下之所以仰首而望明公者豈亦此之故歟明公其略
思其說當有以解天下之望者不宣轍再拜

上曾參政

轍聞之士不更變不可與圖遠新勝之家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始若可喜而終不可久昔者轍讀書至秦誓而得之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夫昔之爲此言者蓋亦已知之矣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此三人者秦之豪俊有決之士而百里奚蹇叔子此秦之所謂老耄而不武者也穆公欲襲鄭孟明以爲可而蹇叔以爲不可則蹇叔之說無乃遠於事情而近於怯哉然而要其成敗得失之終而責其思慮之長短則蹇叔不可謂迂而孟明不可謂是也故曰如有一个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嗟夫穆公至此而後知蹇叔之非庸人歟今夫立於百官之上而宰天下之事者亦何以其他技爲哉溫良博愛而能容天下之士斯可矣往者轍之來遊而明公適爲京兆當此之時明公之聲上震於　朝廷而下懾於閭

里行道之人爲之不敢妄視盜賊屏息而不作可謂才有餘矣然至於參決大政而日韜其光務爲敦厚不欲以才蓋天下上承　二公下拊百官周旋揖讓而士大夫莫不雍容和穆以相與出嗟夫明公何以及此哉轍西蜀之匹夫往年偶以進士得與一命之爵今將爲吏崤澠之間閑居無事聞　天子舉直言之士而世之君子以其山林朴野之人不知　朝廷之忌諱其中無所隱蔽故以應詔而轍也復不自度量而言當世之事亦不敢爲恭愿不詳之說其言語文章雖無以過人而其所論說乃有矯拂切直之過竊獨悲古者深言之人遭時之不祥一有所觸而其言不復見錄於世　方今群公在朝以君子長者自處而優容天下彥聖有技之士士之有言者可以安意肆志而無患然後知士之生於今者之爲幸而轍亦幸者之一人也素所爲文家貧不能盡致有歷代論十二篇上自三王而下至於五代治亂興衰之際可以槩見於此觀其略可也

上劉長安

轍聞之物之所受於天者異則其自處必高自處既高則必趯然有所不合於世俗蓋猛虎處於深山向風長鳴則百獸震恐而不敢出松柏生於高岡散柯布葉而草木爲之不殖非吾則爾拒而爾則不吾抗也故大才不同則無朋而勢遠絕則失衆才高者身之累也勢異者衆之棄也昔者伯夷叔齊已嘗試之矣與其鄉人立以其冠之不正也舍而去之夫以其冠之不正也舍之而去則天下無乃無可與共處者耶舉天下而無可與共處則是其勢豈可以久也苟其勢不可以久則吾無乃亦將病之與其病而後反也不若其素與之之爲善也伯夷叔齊惟其往而不反是以爲天下之棄人也以伯夷之不吾屑而棄伯夷者是固天下之罪矣而以吾之潔清而不屑天下是伯夷亦有過耳古語有之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何者懼天下之以吾辯而以辯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故以拙養巧以訥養辯此又非獨善保身也亦將以使天下之不吾忌而其道可長久也今夫天下之士轍已略觀之矣於此有所不足則於彼有所長於此有所

蔽則於彼有所見其勢然矣及聞執事之風明俊雄辯天下無有敵者而高亮剛果士之進於前者莫不振慄而自失退而仰望不崇之輝光莫不逡巡而自愧蓋天下之士已大服矣而轍願執事有以小下之使天下樂進於前而無恐而轍亦得進見左右以聽議論之末幸甚幸甚

答黃庭堅

轍之不肖何足以求交於魯直然家兄子瞻與魯直往還甚久轍與魯直舅氏公擇相知不疎讀君之文誦其詩願一見者久矣性拙且懶終不能奉咫尺之書致慇懃於左右乃使魯直以書先之其爲愧恨可量也自廢棄以來頹然自放頑鄙愈甚見者往往嗤笑而魯直猶有以取之觀魯直之書所以見愛者與轍之愛魯直無異然則書之先後不君則我未足以爲恨也比聞魯直吏事之餘獨居而蔬食陶然自得蓋古之君子不用於世必寄於物以自遺阮籍以酒嵇康以琴阮無酒嵇無琴則其食草木而友麋鹿有不安者矣獨顏氏子

飲水啜菽居於陋巷無假於外而不改其樂此孔子所以嘆其不可及也今魯直目不求色口不求味此其中所有過人遠矣而猶以問人何也聞魯直喜與禪僧語蓋聊以是探其有無耶漸寒比日起居甚安惟以時自重

答李昭玘

稱啓女婿王君適自徐還筠承賜以長書伏讀愧歎無以爲喻自惟愚拙加以罪廢平時學問捐棄不講譬如荒畦敗圃草棘狼籍雖追惟疇昔耘鋤之勤欲從容遊歩其間而亦愀然自嫌不欲寘足況夫通都大邑之人遍觀天下之巨麗心欲廣大物難稱愜乃欲遊目縱覽究其有無豈有不嗤笑者哉伏惟君侯壯年篤學才節茂美文章俊發何意過聽如此然聞王君言出入學中逾年稍知旨趣所詣益耽悅至道忽忘世味每有超然絕俗之意聞轍被罪以來自知鄙陋歸耕之計處之已熟不察其故猶以知道許之夫古之所謂知道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夫豈如轍困躓而謀安者耶若夫收其精以治身而斥其土苴以惠天下此君侯之所當學也而亦何取於轍哉辱賜之厚不知所報謹奉啓陳謝伏惟照察不宣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七十

潁濱先生

記

齊州閔子廟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耆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雖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可以緩於是庀工爲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儐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者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爲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爲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爲汙世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即之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慣觸蛟蜃而不讋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爲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爲不足爲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上高縣學

古者以學爲政擇其鄉閭之俊而納之膠庠示之以詩書禮樂揉而熟之既成使歸更相告語以及其父子兄弟故三代之間養老饗賓

聽訟受成獻馘無不由學習其耳目而和其志氣是以其政不煩其刑不瀆而民之化之也速然者其行事非獨於學然也郊社祖廟山川五祀凡禮樂之事皆所以爲政而教民不犯者也故其稱曰政者君之所以藏身蓋古之君子正顏色動容貌出詞氣從容禮樂之間未嘗以力加其民民觀而化之以不逆其上其所以藏身之固如此至於後世不然廢禮而任法以鞭扑刀鋸力勝其下有一不順常以身較之民於是始悍然不服而上之人親受其病而古之所以藏身之術亡矣子游爲武城宰以弦歌爲政曰吾聞之夫子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使武城之人其君子愛人而不害其小人易使而不違則子游之政豈不綽然有餘裕哉上高筠之小邑介於山林之間民不知學而縣亦無學以詔民縣令李君懷道始至思所以導民乃謀建學宮縣人知其令之將教之也亦相帥出力以繕其事不逾年而學以具冀亭有堂講勸有位退習有齋庖湢有舍邑人執經而至者數十百人於是李君之政不苛而民肅賦役獄訟不

誘其府李君喜學之成而樂民之不犯知其爲學之力也求記其事告後以不廢予亦嘉李君之爲邑有古之道其所以得於民者非復世俗之吏也故爲書其實且以志上高有學之始元豐五年三月二十日眉山蘇轍記

王氏清虛堂

王君定國爲堂於其居室之西前有山石瓌奇琬琰之觀後有竹林陰森冰雪之植中置圖史百物而名之曰清虛日與其遊賢士大夫相從於其間嘯歌吟咏舉酒相屬油然不知日之既夕凡遊於其堂者蕭然如入於山林高僧逸人之居而忘其京都塵土之鄉也或曰此其所以爲清虛者耶客曰不然凡物自其濁者視之則清者爲清自其實者視之則虛者爲虛故清者以濁爲汙而虛者以實爲礙然而皆非物之正也蓋物無不清亦無不虛者雖泥塗之渾而至清存焉雖山石之堅而至虛存焉夫惟清濁一觀而虛實同體然後與物無匹而至清且虛者出矣今夫王君生於世族棄其綺紈膏粱之習而迭蕩於圖書翰墨之囿沉酣縱恣洒然與衆殊好至於鍾王虞褚顏張之逸迹顧陸吳盧王韓之遺墨雜然前陳贖之傾囊而不厭慨乎思見其人而不得則既與世俗遠矣然及其年日益壯學日益篤經涉世故出入患禍顧疇昔之好知其未離乎累也乃始發其箱篋出其玩好投以與人而不惜將曠焉黜去外累而獨求諸內意其有眞清虛者在焉而未見之也王君浮沉京師多世外之交而又要於梁張公氏張公超達遠騖體乎至道而順乎流俗君嘗試以吾言問之其必有得於是矣熙寧十年正月八日記

吳氏浩然堂

新喻吳君志學而工詩家有山林之樂隱居不仕名其堂曰浩然曰孟子吾師也其稱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吾竊喜焉而不知其説請爲我言其故予應之曰子居於江亦嘗觀於江乎秋雨時至溝澮盈滿衆水既發合而爲一汪濊淫溢充塞坑谷然後滂洋東流蔑洲渚乘丘陵肆行而前遇木而木折觸石而石陷浩然物莫能支子嘗試

考之彼何以若此浩然也哉今夫水無求於深無意於行得高而渟得下而流忘己而因物不爲易勇不爲險怯故其發也浩然放乎四海古之君子平居以養其心足乎內無待乎外其中潢漾與天地相終始止則物莫之測行則物莫之禦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行乎夷狄患難而不屈臨乎生死得失而不懼蓋亦未有不浩然者也故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今子將登子之堂舉酒相屬擊槁木而歌徜徉乎萬物之外子信以爲能浩然矣乎元豐四年七月九日眉山蘇轍記

藏書室

予幼師事　先君聽其言觀其行事今老矣猶志其一二先君平居不治生業有田一廛無衣食之憂有書數千卷手緝而校之以遺子孫曰讀是內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此孔氏之遺法也　先君之遺言今猶在耳其遺書在櫝將復以遺諸子有能受而行之吾世其庶矣乎蓋孔氏之所以教人者始於灑掃應對進退及其安之然後申

之以弦歌廣之以讀書曰道在是矣仁者見之斯以爲仁智者見之
斯以爲智矣顔閔由是以得其德子賜由是以得其言求由由是以
得其政游夏由是以得其文皆因其才而成之譬如農夫墾田以植
草木大小長短甘辛醎苦皆其性也吾無加損焉能養而不傷耳孔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如孔子猶養
之以學而後成故古之知道者必由學學者必由讀書傅說之詔其
君亦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而況餘人乎
子路之於孔氏有兼人之才而不安於學嘗謂孔子有民人社稷何
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子非之曰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好仁不好學其
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
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凡學而不
讀書者皆子路也信其所好而不知古人之成敗與所遇之可否未
有不爲病者雖然孔子嘗語子貢矣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
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一以貫之非多學之所能致則

子路之不讀書未可非耶曰非此之謂也老子曰爲學日益爲道日
損以日益之學求日損之道而後一以貫之者可得而見也孟子論
學道之要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心勿忘則莫如學
必有事則莫如讀書朝夕從事於詩書待其久而自得則勿正勿助
之謂也譬之稼穡以爲無益而捨之則不耘苗者也助之長則揠苗
者也以孔孟之說考之乃得　先君之遺意

序

元祐會計録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彊弱之實漢祖賴之
以并天下丙吉爲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案邊瑣條其
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逡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
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
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
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録元和國計并包巨細無
所不具　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爲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繼
羅一時出内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
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
承元豐之餘業親覩　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
而言也謹按　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内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
世然而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　朝廷郡縣皆不能
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
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款附琛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内庫以
畜金幣爲殄虜之策　太宗因之克平太原　真宗繼之懐服契丹
二患既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
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
費以鉅萬而上清昭應集禧景靈之功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
矣其後昭應之灾臣下復以營繕爲言大臣力爭　章獻感悟沛然
遂與天下休息　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

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間
出内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既平
而已益之兵遂不復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牣宮邸官吏冗積員溢於
位財之不贍爲日久矣　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群臣竦觀幾
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　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閔財力之傷
耗覽政之初爲彊兵富國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爲青苗助役
以病農民繼爲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
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
金雖内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憊矣今　二聖臨御方恭默無
爲求民之疾苦而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
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
之豈不殆哉臣歴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
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
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内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

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爲安也漢文帝恭儉寡
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歿之後七國作難幾
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
不旋踵子弟内叛羌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爲久也
今　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矣
然而空匱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强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
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卧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計會之實取元
豐之八年而其爲别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
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
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内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
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焉臣謹序

民賦

古之民政有不可復者三焉自　祖宗以來論事者皆以爲言而爲
政者嘗試其事矣然爲之愈詳而民愈擾事之愈力而功愈難其故
何哉古者隱兵於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安平之世無廩給之費征
伐之際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歎息而言也然而熙寧之初爲保
甲之令民始嫁母教子斷壞支體以求免丁及其既成子弟挾縣官
之勢以邀其父兄擅弓劍之技以暴其鄉黨至今河朔京東之盜皆
保甲之餘也其後元豐之中爲保馬之法使民計産養馬畜馬者衆
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馬於江淮小不中度輒斥不用郡縣歲時
閱視可否權在醫駔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於此此所謂不可復
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貸而求息三代
之政有不然者矣詩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
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古蓋有是
道矣而未必有常數亦未必有常息也至於熙寧青苗之法凡十家
戶得相保任而貸其息歲取十二出入之際吏緣爲姦請納之勞民
費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輸十而
得五錢積於上布帛米粟賤不可售歲暮寒苦吏卒在門民號無告

二十年之間民無貧富家産盡耗此所謂不可復者二也古者治民
必周知其夫家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有不知其數而能制其貧富
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
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
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
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爲兩稅
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
貿易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
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謂之記景德田況之記皇
祐皆以均稅爲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畮審肥瘠
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挾私隱崇告訐以賞貧富
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絶均虛數虐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
皆爲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可復者三也
故臣愚以謂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使民盡力耕田賦輸以
養兵終身無復征戍之勞而　朝廷招募勇力强狡之民教之戰陣
以衛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餘以貸不
足雖有倍稱之息而子本之債官不爲理償進之日布縷菽粟雞豚
狗彘百物皆售州縣晏然處曲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至於
田賦厚薄多寡之異雖小有不齊而安靜不擾民樂其業賦以時入
所失無幾因其交易而質其欺隱繩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者宇
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爲客雖得戶八十餘
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
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稱頌以爲先王之遺法用之足以致太
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試而屢敗足以爲後世好名者之戒矣惟
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倉庫躬饋運小者治燕饗職迎送
破家之禍易於反掌至於州縣役人皆貪官暴吏之所誅求仰以爲
生者先帝深究其病罷坊場以募衙前均役錢以僱諸役使民得闔
門治生而吏不敢苛問有司奉行不得其當坊場求數倍之價役錢

取寬剩之積而民始困踣不堪其生矣今　二聖覽觀前事知其得
失之實既盡去保甲青苗均稅至於役法舉差顧之中惟便民者取
之郡縣奉承雖未即能盡而天下之民知　天子之愛我矣故臣於
民賦之篇備論其得失俾後有考焉

古史

古之帝王皆聖人也其道以無爲爲宗萬物莫能嬰之其於爲善如
水之必寒如火之必熱其於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如竊脂之不
穀不學而成不勉而得其積之中者有餘故其推之以治天下者有
不可得而知也孔氏之遺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
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
地位焉萬物育焉天地萬物猶將賴之以存而況於人乎自三代之
衰聖人不作世不知本而馳騁於喜怒哀樂之餘故其發於事業日
以鄙陋不足以希聖人之萬一雖春秋之際王澤未竭士生其間習
於禮義而番於利病如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流皆不足以知之至

於孔子其知之者至矣而未嘗言孟子知其一二時以告人而天下
亦莫能信也陵遲及於秦漢士益以功利爲急言聖人者皆以其所
知臆之儒者流於度數而知者溺於權利皆不知其非也太史公始
易編年之法爲本紀世家列傳記五帝三王以來後世莫能易之然
其爲人淺近而不學疏畧而輕信漢景武之間尚書古文詩毛氏春
秋左氏皆不列於學官世能讀之者少故其記堯舜三代之事皆不
得聖人之意戰國之際諸子辨士各自著書或增損古事以自信一
時之說遷一切信之甚者或採世俗相傳之語以易古文舊說及秦
焚書戰國之史不傳於民間秦惡其譏已也焚之略盡幸而野史一
二存者遷亦未暇詳也故其記戰國有數年不書一事者余竊悲之
故因遷之舊上觀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雜錄始伏羲神農訖秦始
皇帝爲七本紀十六世家三十七列傳謂之古史追錄聖賢之遺意
以明示來世至於得失成敗之際亦備論其故嗚呼由數千歲之後
言數千歲之前其詳不可得矣幸其猶有存者而或又失之此古史
之所爲作也

古今家誡

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母之於子也愛
之深故其爲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行精慮故其爲之避害也速而
就利也果此慈之所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轍
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惻惻乎惟恐
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於弟子也爲之規矩以授
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彊也君之於臣也爲之號令以戒之能者予
之不能者不取也臣之於君也可則諫否則去子之於父也以幾諫
不敢顯皆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有棄子者哉是以盡
其有以告之無憾而後止詩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
弟君子民之父母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故
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爲之言也必忠且盡而況
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修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

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爲賢母錄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家誡得四
十九人以示轍曰古有爲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爲此合
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轍讀之而歎曰雖有悍子
忿鬭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之聲則斂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
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發
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母戒四公
又將益廣之未止也元豐二年四月三日眉山蘇轍敘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七十

三蘇文粹七十卷內府藏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前後亦無序跋其曰文粹葢仿陳亮歐陽文粹例也凡蘇洵文十一卷蘇軾文三十二卷蘇轍文二十七卷所錄皆議論之文葢以備場屋策論之用

樂府英華十卷

〔清〕顧有孝輯
上海圖書館藏清許間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樂府英華十卷》提要

樂府英華序

樂府者猶三百篇之雅頌也漢孝武立樂府多舉司馬相如𢾗乘數十人造爲詩歌考定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郊祀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倶歌昏祠至明天子自竹宫而望拜侍祠者皆肅然動心焉又有鼓吹鐃歌十八曲其中有難解者藝苑

卮言云疑有鈌文斷簡或謂曲
調之遺聲或謂兼正詞塡調大
小混錄疑義難析并難句讀者
若強而解之則鑿矣至魏晉宋
齊梁陳隋以至于唐雖其樂府
題目仍舊然各自命題立義不
同章句亦異夫作古題而蹈襲
前人之糟粕不能出己見是猶
學步邯鄲效顰西子徒貽識者
之誚耳蓋時世之升降風氣有

不得不變者樂府自漢至唐已
經三變漢樂府質朴古雅如商
彝周鼎光彩陸離是明堂清廟
之器魏則去古未遠猶有騷雅
遺風兼以英才間出各相雄長
人握隋侯之珠家有荊山之璞
鄴下人文於斯爲盛是一變也
洎及南北朝日尋兵戈禮廢樂
壞即有好文之主習尚務華務
爲淫靡流蕩忘返元音不作是

又一變也至唐而李杜諸大家樂府皆擬造新聲紀載時事若衰起弊橫制頹波是又一變也夫聲音之道與政通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詩之關係甚重

陳君舉曰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暴秦之政民之疾苦壅于上聞朝野之情不通無采詩之官故也自漢魏以來樂府有數十家而最著者有郭茂倩之樂苑左克明之樂府吳競之樂錄郗昂之解題沈建之廣題徐獻忠之樂府原各有意見余取諸家而參定之自漢迄於唐共成十卷余攜以請正於錢

宗伯牧齋先生先生曰此書成深有益於後學夫學詩而不讀樂府是猶觀寶而不覽河宗登山而不升泰岱無以充其學識宜付梓公之同好毋徒自作枕

中秘也余愧才識短淺未能窺
古人之堂奧不敢自信今特壽
之棃棗者承宗伯之意也
雪灘釣叟顧有孝撰

樂府英華總目
吳江顧有孝茂倫纂錄　同學諸子叅訂

樂府目錄

卷一 目錄終

樂府英華卷一

吳江顧有孝茂倫纂錄　同學諸子參訂

郊廟歌辭

夫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黃農以至三代禮樂之可考而知者唯周周頌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之樂歌也清廟祀太廟之樂歌也我將祀明堂之樂歌也載芟良耜藉田社稷之樂歌也祭樂之有歌其來尚矣兩漢以後世有制作其用於廟廷以接人神者亦各因其功業之所起而本其風俗之所由武帝時詔司馬相如等造郊祀歌詩十九章五郊互奏之又作安世歌詩十七章薦之宗廟明帝永平三年東平王蒼造光武廟登歌一章稱述功德而郊祀同用漢歌魏歌詞不見疑亦用漢詞也魏武始命杜夔創定雅樂魏復先代古樂自夔始晉武受命百度艸創泰始二年詔郊廟明堂禮樂權用魏儀但使傅玄改定其樂章而已永嘉之亂舊典不存賀循爲太常始有登歌之樂明帝太寧末又詔阮孚增益之至孝武太元之世郊祀

遂不設樂。宋文帝元嘉中，南郊始設登歌，廟舞猶闕。乃詔顏延之造天地郊登歌三篇，大抵依倣晉曲。是則宋初又仍晉也。南齊梁陳初皆沿襲，後更創制，以爲一代之典。元魏宇文繼有朔漠，宣武已後雅好胡曲，郊廟之樂徒有其名。隋文平陳，始獲江左舊樂，乃調五音爲五夏二舞，登歌房中等十四調，賓祭用之。唐高祖受禪，樂府尙用前世舊文。武德九年，乃命祖孝孫修定雅樂，而梁陳盡吳楚之音，周齊雜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爲唐樂。貞觀二年奏之。按郊祀明堂，自漢以來，有夕牲、迎神、登歌等曲。宋齊以後，加祼地、迎牲、飲福酒。唐則夕牲、祼地不用樂，公卿攝事，又去飲福之樂。安史作亂，咸鎬爲墟，五代相承，享國不永，制作之事，所未暇云。

漢郊祀歌

練時日

（按郊祀歌十九章，以爲司馬相如等作，而青陽四章，史題鄒子樂名。玩四章體氣如一，皆四字爲句，詞皆古奧，意極典顯，出一人手，是爲鄒作也。○此章蓋似總叙，而已下皆分獻之辭。）

練時日（練選也），侯有望，爇膋蕭（焫爇同，燒也。膋音聊，腸間脂。以蕭爇脂，合馨香也），延四方（四方之神也。○四語序時日降灌，極其整肅）。九重開（天之九重），靈之斿，垂惠恩，鴻祜休。靈之車，結玄雲，駕飛龍，羽旄紛。靈之下，若風馬（言速疾也），左蒼龍，右白虎（以爲衛）。靈之來，神哉沛，先以雨（令雨先驅），般裔裔（般，斑布。裔裔，飛流之貌）。靈之至，慶（言垂陰覆偏于下）。相放悲（猶髣髴也），震澹心（澹，動也）。靈已坐（確有在上在左右之一物），五音飭，虞至旦（虞，樂），承靈億（安也），牲繭栗，粢盛香，尊桂酒，賓八鄉（八方之神）。靈安留，吟青黃（謂四時之樂），徧觀此，眺瑤堂，衆嫭並（嫭音互，美容貌），綷奇麗（供神女樂，並奇麗也）。顏如荼，兆逐靡（兆民逐觀而猗靡也）。被華文，廁霧縠，曳阿錫（阿細繒，錫細布），佩珠玉。俠嘉夜（俠與挾同，嘉夜，芳草），茝蘭香，澹容與，獻嘉觴（奇幻幽與，其中銖兩極平。○三言之工，莫過練時日等篇。自後若繆襲、韋昭、傅玄輩，但得其章句，而神奇幽仄處，已懸絕也）。

帝臨

（帝臨一章，與青陽四章，并法絕類。蓋五篇共序五帝，此亦鄒作可知。）

帝臨中壇，四方承宇（天神尊者來降中壇，四方之神各承四宇）。繩繩意變，備得其所（繩繩，謹敬）。清和六合，制數以五（土數五）。海內安寧，興文匽武，后土富媼（音襖，土地之神）。昭明三光（海內安定，富媼之功），穆穆優游，嘉服上黃（土色上黃也）。

青陽

（史記樂書曰：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顥，冬歌玄冥。）

青陽開動，根荄以遂，膏潤并愛（并，兼也）。跂行畢逮，霆聲發榮，壧處（巖同）頃聽（蟄虫驚聽）。枯槁復產，迺成厥命，衆庶熙熙，施及夭胎，羣生啿啿（音湛，豐厚貌），唯春之祺。

朱明

朱明盛長，旉與萬物，桐生茂豫（桐讀爲通，言草木通達而盛美），靡有所詘，敷花就實，既阜既昌，登成甫田，百鬼迪嘗（粢盛因大出而登成，進于祀所，而百神歆嘗之），廣大建

祀肅雝不忘（語如雅頌）神若宥之也（若巻）。傳世無疆。

西顥

西顥沆碭（白氣貌）。秋氣肅殺。含秀垂穎。續舊不廢（叶音發。皆因舊苗無廢絕也。）姦僞不萌。祆孼伏息。隅辟越遠。四貉咸服。既畏茲威。惟慕純德。附而不驕。正心翊翊。

玄冥

玄冥陵陰。蟄蟲蓋藏。草木零落。抵冬降霜。易亂除邪。革正易俗。兆民反本。抱素懷樸（冬來實有此心情。）條理信義。望禮五岳。籍斂之時（謂收籍四）掩收嘉穀（四時四首兼采問月令之抄義而出。）

惟泰元（練時日、騷詞也。惟泰元、頌體也。二篇章法絕整。練時日三言之極奇者。惟泰元四言之極典者。）

惟泰元尊。媼神蕃釐（泰元天也。蕃多。釐福也。言天神至尊。而地神多福也。）經緯天地。作成四時。精建日月。星辰度理。陰陽五行。周而復始。雲風雷電。降甘露雨（看它日月星辰雲風雷電露雨字面錯互見奇）百姓蕃滋。咸循厥緒。繼統共勤。順皇之德（此言天子繼統恭勤而順天也。）鸞路龍鱗。罔不肸飾（肸振也。皆振整而飾之也。）嘉籩列陳。庶幾宴亨（叶鄉）。滅除凶災。烈騰八荒（滅烈之盛。騰于八荒。）鐘鼓竽笙。雲舞翔翔。招搖靈旗。九夷賓將（將猶從也。○練時日騷麗精工。此篇淳質古雅。擬郊祀者。當熟讀爲法。）

天地

天地並況（賜）。惟予有慕。爰熙紫壇。思求厥路（思求降神之路）。恭承禋祀。緼豫爲紛（積聚脩飾爲此紛華）。黼繡周張。承神至尊。千童羅舞成八溢（與佾同）。好劮歡虞（娛同）泰一。九歌畢奏。斐然殊鳴。琴竽瑟會軒朱（朱即朱軒也。言合音樂會于軒檻之前。）璆磬金鼓。靈其有喜。百官濟濟。各敬其事。盛牲實俎進聞膏（芬馨達于神所）。神奄留。臨須搖（奄讀曰淹。須搖須臾也。）長麗前掞光耀明（長離靈鳥。張衡賦曰前長離使拂羽。麗音離。掞音艷。）寒暑不忒況皇章（此言陰陽和順以賜君彰賢德）。展詩應律鋗玉鳴（鋗音喧。鳴玉聲。）函宮吐角。激徵清。發梁揚羽。申以商（函宮以下總言五聲）。造茲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鴹（與翔同）。神夕奄虞蓋（之脩發梁歌聲發梁）語詞。孔享（叶平聲）

日出入（此篇絕與鐃歌相類。又與郊祀體殊。故非一人手作。）

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世長而壽促）。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曠覽天地有此奇偉有此達論）。泊如四海之池。徧觀是耶謂何（偏觀知命甚促。當如之何。）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訾黃其何不徠下（訾黃一名乘黃。黃帝乘之而仙。武帝意欲得之。一曰訾歎詞也。）

天馬（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太初四年。誅宛王。獲宛馬。作西極天馬之歌。）

太乙況。天馬下（言天馬乃太乙所賜）。霑赤汗。沬流赭（沬音靧。言被面如靧也。）志俶儻。精權奇。籋（與躡同）浮雲。晻上馳（晻然而上馳）。體容與。迣萬里（迣音逝。超踰也。）今安匹。龍爲友（唯龍可爲之友）。

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化若鬼（毛色）

如虎脊者有兩其變化若鬼神也天馬徠歷無草磧鹵之地徑千里循東道天馬徠
徐時太歲在辰將摇舉誰與期天馬徠開遠門竦予身逝昆侖言武帝好仙常庶几其來衆之登昆侖也天馬徠龍之媒游閶闔觀玉臺

天門

天門開詄音經蕩蕩天體堅清之狀穆並騁以臨饗言衆神穆然駕而臨祠祭光夜燭
德信著神光夜炤應誠而來見德信著明靈浸平而鴻長生豫神靈德澤所浸潤博無私其福甚大故我得長生之道而安豫也大朱涂涂即塗廣夷石爲堂言通神之路飾以朱丹廣太平夷累石以爲堂
玉梢以舞歌梢舞者所持體招搖若永望星留俞塞隕光俞答也言衆星留神答我享薦降其光燿四面充塞也照紫幄珠熉音云黃貌言其珠色熉然而黃也紫幄享神之幄黃幡比翄

回集貳雙飛常羊舞者飛騰如鳥之回翔而雙集常羊逍遙也月穆穆以金波日華燿
以宣明假清風軋忽長遠之貌激長至重觴累謂獻也神裵回若留放殣
親以肆章殣音覲言神靈徘徊不去故得覲見與以親附而陳誠意以章明之函蒙祉福常若期應而至有常期也寂漻音聊上天知厥時天雖高遠知我享薦之時泛泛滇滇音田盛貌與闐同從
高斿殷勤此路臚陳也所求佻讀曰肇始也正嘉吉弘以昌休嘉砰隱盛意
溢四方專精厲意逝九閡紛云六幕猶言六合浮大海

景星元鼎五年得鼎汾陰作

景星顯見信星彪列景星德星也鎮星爲信星彪列謂彰著而爲行列也象載昭庭日親以察懸象秘事昭顯于庭日來親近甚明察也參侔開闔爰推本紀言今之鼎瑞參等于上世汾脽音誰

山鼎皇祜祜大福也元始五音六律依韋饗昭依韋諧和不相乖離也饗讀曰響言聲響之明
雜變並會雅聲遠姚姚僄姚言飛揚也空桑琴瑟結信成四興遞代八風生舞者四懸代奏也雜以行八風也殷殷鐘石羽籥鳴河龍供鯉醇犧牲河龍及之所賜者也供鯉給祭也醇謂色不雜百末旨酒布蘭生以百草華末雜酒故香且美也泰尊柘漿析朝酲析解也微感心攸通修名言精微所應其心攸遠故得通達成長久之名周流常羊思所并思與神道合也穰穰復正直往寧寧願也獲福既多歸于正道克當往日所願也馮蠵切和疏寫平言馮夷命靈蠵使切厲諧和水神令之疏道川潦寫散平均無災害也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豐年四時榮

齊房一曰芝房歌元封二年甘泉宮內中產芝作芝房之歌內中謂後庭之室也

齊房產草九莖連葉宮童效異宮之童豎致此異瑞披圖按諜玄氣之精回復此都大氣之精回旋反復于此雲陽之都謂甘泉也蔓蔓日茂芝成靈華

后皇

后皇嘉壇立玄黃服物發冀州汾陰屬冀州兆蒙祉福沇沇音衍流行貌四塞假狄合處假即遐遠夷也合處內附也經營萬億咸遂厥宇言我經營萬方億兆故得咸遂其居

華爗爗此章及赤蛟章頌詞逐氣與徠時日相頓

華爗爗固靈根神之斿過天門車千乘敦昆侖敦聚也神之出排玉房周流雜拔蘭拔舍止也蘭堂神之行旌容容飛揚之貌騎沓沓般縱縱言馳

逴也。縱縱，衆也。神之徠，泛翊翊，甘露降，慶雲集。神之揄，臨壇宇。（揄，引也。言神引來降臨壇宇。）九疑賓，夔龍舞。（言以舜爲賓客，夔、龍皆隨舜而來舞。）神安坐，鴹吉時，共翊翊，合所思。（玩前思所并可知）神嘉虞，申貳觴，福滂洋，邁延長。沛施祐，汾之阿，揚金光，橫泰河，莽若雲，增揚波。（言光明之盛，莽莽然如雲也。）遍臚驩，騰天歌。

五神

五神相，包四鄰，（五帝爲太一相也。包，含也。四鄰，四方也。）土地廣，揚浮雲，扢嘉壇，椒蘭芳。（謂摩拭其壇，加以椒蘭。）璧玉精，垂華光。（言禮神之璧）益億年，美始興。（福慶方起）交于神，若有承。廣宣延，咸畢觴。靈輿位，偃蹇驤。卉汩臚，析奚遺。（卉汩，速也。言速自陳列分散而歸，無所留也。）淫渌澤，洼（俗作汪）然歸。（淫，久也。渌澤，澤名。言我享神之后，久在渌澤，乃洼然而歸。）

朝隴首（一曰白麟歌。元狩元年，行幸雍，獲白麟。）

朝隴首，覽西垠。雷電尞，（尞音聊。又與燎同。言尞祭五時，皆有報應，聲若雷，光若電也。）獲白麟。爰五止，（爰，語詞。言麟足有五蹏。）顯黃德，圖匈虐，熏鬻殛。闢流離，（開道不得其所者。）抑不祥，賓百僚，山河饗。（叶香）掩回轅，鬗（音瞞，長貌）長馳，騰雨師，灑路陂。（言使雨師灑道）流星隕，感惟風，籋歸雲，撫懷心。

象載瑜（一曰赤雁歌。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雁作。）

象載瑜，白集西，（象載，象輿也。山出瑞應車也。言瑞車瑜然色白而出西方也。）食甘露，飲榮泉。（駕輿者之所飲食也。）赤雁集，六紛員，（六者，所獲赤雁之數也。紛員，多貌。言西獲[illegible]東獲赤雁，祥瑞多也。）殊翁雜，五采文。（翁，雁頸。言文采殊異。）神所見，施祉福，登蓬萊，結無極。（結，成也。）

赤蛟（按郊祀全樂首尾具存。練時日，迎神也。帝臨篇，五帝也。惟泰元，元精也。天地、日出入，三大也。天馬、景星、靈芝、麟、赤雁，諸瑞也。赤蛟，送神也。）

赤蛟綏，黃華蓋。（綏綏，赤蛟貌。其上有黃氣，狀若蓋也。）露夜零，晝晻濭。（音愛。晻濭[illegible]也。雲氣之貌。）百君禮，六龍位，（百君亦謂百神）勺椒漿，靈已醉。靈既享，錫吉祥。芒芒極，降嘉觴。靈殷殷，爛揚光，延壽命，永未央。杳冥冥，塞六合，澤汪濊，輯萬國。靈禗禗，（音徙。神不安欲去貌。）象輿轙，（音以御馬之具，人嚴駕待發之意。）票（音飄，輕舉也。）然逝，旗逶蛇。禮樂成，靈將歸。託玄德，（託恃天德）長無衰。（長生無衰竭）

漢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唐山夫人）

周有房中之樂，歌后妃之德。秦始皇改曰壽人。漢書禮樂志曰：漢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凡樂，樂其所生。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安世樂云。（鍾惺評云：無雅頌之和大，亦無漢以下之膚近質奥，幻杳自爲一氣，在四詩爲雜伯，在漢以後爲正始。）

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樂四懸也。）樂充宮庭。芬樹羽林，雲景杳冥。（所樹羽葆，其盛若林。仰視高遠，如雲日。）金支秀華，庶旄翠旌。（俱言樂上衆飾）七始華始，（天地四時人之始，萬物英華之始，以爲樂名。）肅倡和聲。神來晏娭，（娭與嬉同）庶幾是聽。粥粥音送，細齊人情。（與大雅有聞無聲同，一静想。○細，微也。以樂送神，微感人情，使之齊肅皆也。）忽乘青玄，（還神禮畢，忽登青天而去。）熙事備成。清思眑眑，（音杳。幽靜也。）經緯冥冥。

敉定曆數人告其心人心至此洽化淪矣漢猶未逮敉身齊戒施教申申乃立

廟敬明尊親大矣孝熙福也四極爰轃四方極遠之處無不臻也

王侯秉德其隣翼翼德有鄰也顯明昭式清明𥌒矣皇帝孝德竟全大

功撫安四極

海內有姦紛亂東北謂匈奴詔撫成師武臣承德武臣矣而德是承供占定脚根語

行樂交逆簫勺羣慝簫舜樂勺周樂以制定新樂則逆亂之徒盡變散也肅為濟哉蓋定燕

國匈奴服則燕國安靜

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言得民言養賢以得民語俱規諷豈出閭閻太山

崔百卉殖既言海又言山錯互見筆民何貴貴有德此首以下雜言變調繁促其聲出入其意

安其所樂終產樂終產世繼緒飛龍秋秋飛龍莊子有秋駕之法或改秋失之遊上

天高賢愉樂民人王者有愉愉之德故使衆人皆安樂

豐艸葽女蘿施善何如誰能回至德之人上古帝王皆不如之而不可干亂大莫大成

教德長莫長被無極雜以比興宕逸生風致詩俱灑灑

雷震震電耀耀明德鄉治本約取象雷電明示德義之方而治政本之要治本約澤弘

大加被寵咸相保德施大世曼延壽也

都荔遂芳窅窊音唯汙下也桂華都荔俱有芬芳桂華之形窅窊然指謂神宮所有耳孝奏

天儀言孝道承進于天若日月光說得孝字照耀乘玄四龍回馳北行羽旄殷盛

芬哉芒芒孝道隨世卽是繼述善處我署文章署猶分部一月表也

馮馮翼翼盛滿衆貌承天之則吾易久遠言廣大遠易燭明四極慈惠所愛

美若順也休德杳杳冥冥克綽永福

磑磑即即師象山則磑磑積累貌即即充實之貌衆類于山也嗚呼孝哉案撫戎國

蠻夷竭懽象來致福象譯致福貢也兼臨是愛終無兵革

嘉薦芳矣告靈饗叶鄉矣告靈既饗德音孔臧惟德之臧建侯之常

承保天休令問不忘

皇皇鴻明蕩平侯唯休德嘉承天和伊樂厥福在樂不荒惟民之

則浚則師德言有深法衆德下民咸殖故羣黎生育令問在舊孔容翼翼

孔容之常承帝謂天之明下民之樂子孫保光承順溫良受帝之光

嘉薦令芳壽考不忘調到極平處自不可支却

承帝明德師象山則看其複出句却不可移易象山為法言不騫不崩雲施稱民永受

厥德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樂受福無疆讀房中歌則郊祀歌又是後代矣蓋

郊祀多近房中其與杳通之而和平少之譚友夏謂如江海之出

為淵泉非不別具驚峭然故步稍後也前郊祀房中者何以觀蓋

晉天地郊明堂歌　傅玄

宋書禮樂志曰晉所作天地郊明堂歌有夕牲歌降神歌

天郊饗神歌地郊饗神歌明堂饗神歌其夕牲降神天地

郊明堂同用

夕牲歌

皇矣有晉時邁其德受終于天光濟萬國萬國既光神定厥祥從建
國入題虔于郊祀祗事上皇祗事上皇百福是臻巍巍祖考克配彼
天天地郊明堂一氣串不析嘉牲匪歆德馨惟饗本題事同受天之祐神化四方

降神歌

於赫大晉膺天景祥二帝邁德宣茲重光我皇受命奄有萬方郊
祀配享禮樂孔章神祗嘉饗祖考是皇克昌厥後保祚無疆

天郊饗神歌

整泰壇祀皇神精氣感百靈賓蘊朱火燎芳薪紫煙遊冠青雲神
之體靡象形曠無方幽以清神之來光景照聽無聞視無兆神之

至舉歆歆靈爽協動余心神之坐同歡娛澤雲翔化風舒嘉樂奏
文中聲八音諧神是聽咸潔齊並芬芳烹牷牲享玉觴神悅饗歆
禋祀祐大晉降繁祉祚京邑行四海保天年窮地紀較漢郊祀歌古奧已減而
整肅之氣悉敵

地郊饗神歌

整泰折竢皇祗衆神感羣靈儀陰祀設吉禮施夜將極時未移祗
之體無形象潛泰幽洞忽荒祗之出薆若有靈無遠天下母祗之
來遺光景昭若存終宜宜祗之至舉欣欣舞象德歌成文祗之坐
同歡豫澤雨施化雲布樂八變聲教敷物咸亨祗是娛齊既潔侍
者肅玉觴進咸穆穆饗嘉豢歆德馨祚有晉暨羣生溢九壤格天
庭天地毋五一篇幾是合撰保萬壽延億齡

明堂饗神歌

經始明堂享祀匪懈於皇烈考光配上帝赫赫上帝既高既崇聖
考是配明德顯融是頌是規俱在其內率土敬職萬方來祭常于時假保祚
永世平正便不失光大

宋明堂歌謝莊

明堂祀五帝漢郊祀皆四言宋孝武使謝莊造詞莊依五
行數木用三火用七土用五金用九水用六以數立文別

有依據周頌我將祀文王言皆四其一句五一句七莊歌
太祖亦無定句迎送神歌依漢郊祀三言四句一轉韻

迎神歌

地紐謐乾樞回華蓋動紫微開旌蔽日車若雲駕六氣乘絪縕
帝京輝超宗改作耀天邑聖祖降五靈集構瑤戺時上聲聳珠簾漢拂幌
月栖榱便如深夜昧爽神廟中氣象舞綴暢鍾石融駐飛景鬱行風頌詩無此風致懋
粢盛潔牷牲百禮肅羣司虔自覺嚴肅非等閒語皇德遠大孝昌貫九幽洞
三光神之安解玉鑾景福至萬寓歡超宗改用無構瑤凡至鬱行風數句

登歌

龍臺辯朔澤宮績服潔火夕照明水朝陳六瑚賁室八羽華庭滔事先聖懷濡上靈肆夏戒敬升歌發德永固鴻基以綏萬國（語皆莊重）

（固不免矣又不可及矣○按超宗採用禮服改選辰戒敬改式敬）

歌太祖文皇帝

維天爲大維聖祖是則辰居萬寓綴旒下國內靈八輔外光四瀛蕭宮仰蓋日館希旌複殿留景重檐結風刊楹接縟達嚮承虹設業設虡在王庭肇禋祀克配乎靈我將我享維孟之春以孝以敬以立我烝民（流麗中見出聲光直融風雅爲一之）

歌青帝

參映夕駟照晨靈乘震司青春鴈將向桐始蕤柔風舞暄光遲萌動達萬品新（語似月令而練法異）潤無際澤無垠（有末二語苞含亦自無際）

歌赤帝

龍精初見大火中朱光北至圭景同帝在在離實司衡水雨方降木槿榮庶物盛長咸殷阜恩覃四冥被九有

歌黃帝（超宗改用履建作履艮少景擺四句運作肆）

履建宅中寓司繩御四方裁化遍寒燠布政周炎涼（語皆切確）景麗條可結霜明水可折（弄奇）凱風扇朱辰白雲流素節分至乘經啓閉集恆度帝運緝萬有皇靈澄國步

歌白帝

百川如鏡天地爽且明（是新秋）雲沖氣舉德盛有（超宗作盛德在）素精木葉初下洞庭始揚波夜光徹地翻霜照懸河（掀奇至此終露騷人華艷）庶類收成歲功行欲寧浹地奉渥罄宇承秋（超宗作帝）靈

歌黑帝

歲月既宴方馳靈乘坎德司規玄雲合晦鳥路白雲繁亘天涯雷在地時木光餘國典閉關梁四節遍萬物殿福九域祚八鄉（超宗改去雷在數句）晨晷促夕漏延太陰極微陽宣（已下俱超省）鵲將巢冰已解氣濡水風動泉

送神歌

蘊禮容餘樂度靈方留景欲暮開九重肅五達鳳參差龍已沫雲既動河既梁萬里照四空香神之車歸清都琁庭寂玉殿虛睿化凝孝風熾顧靈心結皇思（超宗增四言四句）

齊南郊樂歌　謝超宗

南齊書樂志曰武帝建元二年有司奏郊廟雅樂歌詞太廟登歌用褚淵餘悉用謝超宗所撰多刪顏延之謝莊詞以爲新曲備改樂名永明二年又詔王儉造太廟二室及郊配辭其南郊樂群臣出入奏肅咸樂牲出入奏引牲樂

薦豆呈毛血奏嘉薦樂凡夕牲歌並重奏迎神奏昭夏樂
皇帝入壇東門奏永至樂升壇奏登歌初獻奏文德宣烈
樂次奏武德宣烈樂太祖高皇帝配享奏高德宣烈樂飲
福奏嘉胙樂送神奏昭遠樂就燎位奏昭遠樂還便殿奏
休成樂重奏

肅成樂 群臣出入

貪承寳命嚴恭帝緒奄受敷錫升中拓宇亘地彌皇璧天作主月
域來賓日際奉土開元首正禮交樂舉六典聯事九官列序 只二語係
群臣出入

引牲樂 牲出入

皇乎敬矣恭事上靈昭教國祀肅肅明明有牲在滌有潔在俎 得說
典以薦王衷以答神祐陟配在京降德在民奔精望夜高燎佇晨
重

嘉薦樂 薦豆呈毛血

我恭我享惟孟之春以孝以敬立我烝民青壇奄靄翠幙端凝嘉
俎重薦兼籍再升設業設簴展容玉庭肇禋配祀克對上靈

昭夏樂 迎神

唯聖饗帝唯孝饗親禮行宗祀敬達郊禋金枝中樹廣樂四陳月
御案節星驅扶輪遥興遠駕曜曜振振告成大報受釐元神

永至樂 皇帝入壇東門

紫壇望靈翠幙佇神率天奉贄壓地來賓神貺並介泯祇合祉恭
昭醴享肅光孝祀威靄四霧洞雁三光皇德全被大禮流昌 詞出顏作
一經簡牘
較爲艱累

登歌 升壇

報唯事天祭實尊靈史正嘉兆神宅崇禎五時昭鬯六宗彝序介
丘望塵皇軒肅舉

文德宣烈樂 初獻

營泰畤定天衷思心緒謀筵從田燭置權火通 權火每作爟火非是按祭祀所設火

郊柿燎燃之使通曉望郊時之大孝昭國禮弼之 按已上多用顏延之謝莊詞其謝莊
早晚也形如桔槹故號權火
明堂歌既載今錄延之夕牲歌云
貪威賓命嚴恭帝祖表海炳岱系唐胄楚靄鑒濬屯民屬睿武
奄受敷錫宅中拓宇亘地稱皇璧天作主月竁來賓日際奉土
開元首正禮交樂舉六典聯事九官列序
有牷在滌有絜在俎以饗王衷以荅神祜
迎送神歌云
雖聖饗帝唯孝養親皇乎備矣有事上春禮行宗祀敬達郊禋
全枝中樹廣樂四陳陟配在京降德在民奔精照夜高燎揚晨
陰明浮爍沈禁深淪告成大報受釐元神
月御按節星驅扶輪遥興遠駕耀耀振振
饗神歌云
營泰畤定天衷思心睿謀筵從建表蕝設郊宮田燭置權火通
曆元俯律旨克飾紫壇坎列室中星兆六宗秋乾宇爰地區謐
大孝昭祭禮供牲日展盛自躬具陳罷備禮容形饗被歌鍾
皇帝闕鑒神躍霧之來辰光溢潔粢酌救太一明華長日
祿既旋獻又終州蒼鬯報清饗宋德祚王功休命承福履虎

武德宣刻樂 次奏

功燭上宙緯耀中天風移九域禮飾八埏四霧晨炳五緯宵明膺
曆緒運道茂前聲

高德宣刻樂 太祖高皇帝配享此首係王儉作

饗帝嚴親則天光大舄奕前古榮鏡無外日月宣華卿雲流藹五
漢同休六幽咸泰 光華氣象不用雕工

嘉胙樂 飲福

鬯嘉禮承休錫盛德符景緯昌華應帝策聖藹耀昌基融祉暉世
歷聲正涵月軌書文騰日迹寶瑞昭神圖靈貺流瑞液我皇崇暉

祚重芬冠往籍

昭夏樂 送神

薦饗洽禮樂該神娛展辰旆回洞雲路拂璇階紫霧霜青霄開睠
皇都顧玉臺留昌德結聖懷 總是無射之思

昭遠樂 就燎位

天以德降帝以禮報牲鐏俯陳柴幣仰燎事展司采敬達瑄薌煙
贄青昊震嚴紫場陳聲示策肅志宗祗禮非物備福唯誠陳 周到一個説字上

休成樂 還便殿

[illegible]事匕祀饗薦具陳回鑾轉翠拂景翔宸綴懸敷暢鍾石昭融羽
旌潔照籥踐行風肆序輟度肅禮停文四金聳衛六馭齊輪

齊北郊樂歌 謝超宗

北郊樂迎地神奏昭夏樂升壇奏登歌初獻奏地德凱容
樂次奏昭德凱容樂送神奏昭夏樂瘞埋奏隸幽樂餘辭
同南郊

昭夏樂 迎地神

詔禮崇營敬饗玄畤靈正丹帷月肅紫墀展薦登華風縣凝鐏神
昨戾止欝葆遙莊昭望歲芬環游神太𦖋哉尚禮楨光秉懿 係句新麗

諸首一則

登歌 升壇

佇靈敬享禋肅彝文縣動聲儀薦潔牲芬陰祇以貺昭司式慶九
服熙慶六歲祥正

地德凱容樂 初獻

繕方丘端國陰掩珪晉仰靈心詔源委遍丘林禮獻物樂薦音

昭德凱容樂 次奏

慶圖濬邈蘊祥祕瑝儷天炳月煥光紫霄邦化靈懋閩則風調儷
德方儀徽載以昭

昭夏樂 送神齊氏承宋咸用元徽舊式宗廟朝享奏樂與同惟增北郊之禮永明六年所加也唯送神之樂宋奏肆夏永明中改昭夏

薦神升享序栱淹玉俎停金奏寶旆轉旒駕旋溢素景鬱紫蹕靈心頫留宸聽洽外灑瑞中縣

隸幽樂 瘞埋

后皇嘉慶定祗玄畤承帝休圓祇敷靈祉筐羃周序軒朱凝會牲幣芬壇精明佇蓋詷川瑞昌謦岳祥泰

齊明堂樂歌 謝超宗

武帝建元初詔謝超宗造明堂夕牲等歌并採用謝莊詞

賓出入奏肅咸樂牲出入奏引牲樂薦豆呈毛血奏嘉薦樂迎神奏昭夏樂皇帝升明堂奏登歌初獻奏凱容宣烈之樂還東壁受福酒奏嘉胙樂送神奏昭夏樂並建元永明中所奏也其凱容宣烈樂嘉胙樂太廟同用

肅咸樂二首 賓出入

彝承孝典恭事嚴聖浹天奉賮 奉上聲琛賮珍貨也 璧壤齊慶司儀具序羽容夙章芬枝揚烈黼構周張助寶奠軒酎珍充庭璆縣凝會琄朱竚聲先期遐禮肅若有承祇對靈祉皇慶昭膺

尊事威儀輝容昭序迎恭明神潔盛牲俎肅肅嚴宮藹藹崇基皇靈降止百祇具司戒誠望夜端㓞承朝依微昭旦物色輕宵 別具組練非尋常布帛青黄之在民

引牲樂 牲出入

惟誠潔饗惟孝尊靈敬芳黍稷敬滌犧牲騂繭在豢載溢載豐以承宗祀以肅皇烝薦芳四舉華火周傳神鑒孔昭嘉是柔牷

嘉薦樂 薦豆呈毛血

肇禋戒祀禮容咸舉六典飭文九司炤序牲柔既昭犧剛既陳恭滌惟清敬事惟神加籩再御兼俎重薦節動軒越聲流金縣奕奕閟幄亹亹嚴闈潔誠夕鑒端服晨暉聖靈戾止翊我皇則上

綏四寓下洋萬國永言孝饗孝饗有容儐儐贊列肅肅雝雝

昭夏樂 即謝莊迎神歌

登歌 即謝莊登歌

凱容宣烈樂 初獻

醲醴具登嘉俎咸薦饗洽誠陳禮周樂徧祝辭罷祼序容輟縣蹕動端庭鑾回嚴殿神儀駐景華漢亭虛八靈案衛三祗解途翠蓋耀澄畢帟凝晨玉鑣息節金輅懷音式誠達孝底心肅感追遐皇鑒思承淵範神錫懋祉四緯昭明仰福帝徽俯齊庶生

五帝歌 俱同謝莊

嘉胙樂 還東壁受福酒

禮爲洽福胙昌聖皇膺嘉祐帝業凝休祥居極秉景運宅德瑞中
王澄明臨四奧表一作 精華炎一作延 八鄉洞海同聲憓音慧愛也 徽
宇麗乾光靈慶纆世祉鴻烈永無疆 漢用澱法此用組法澱者火猶天工組者機織畫人巧
漢詞澱出即其斑剝光瑩摩娑不得是不澱之澱此詞組來
顯有繇纈文章華貴一時是組而不組作者當辨于兩法間

昭夏樂 同謝莊送神歌

梁雅樂歌 沈約

隋樂志曰梁初郊禋宗廟及三朝樂並用宋齊元徽永明儀注唯改嘉胙爲永胙又去永至之樂何佟之周捨議按周禮王出入奏王夏大祭祀與朝會同而漢制皇帝在廟奏永至朝會別奏皇夏二樂有異于禮爲乖乃除永至還用皇夏變王爲皇郎王夏也及武帝定國樂並以雅爲稱取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乃至階步之樂增撤食之雅焉衆官出入奏俊雅皇帝出入奏皇雅皇太子出入奏胤雅王公出入奏寅雅上壽酒奏介雅食舉奏需雅撤饌奏雍雅牲出入奏滌雅薦毛血奏牷雅降神及迎送奏誠雅飲福奏獻雅燎埋奏禋雅云

皇雅三首 皇帝出入奏之取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也二郊太廟同用

帝德實廣運只實字親着 車書靡不賓執瑁朝羣后垂旒御百神八荒
重譯至萬國婉來親是門向語反可龍舉一切
華蓋拂紫微勾陳繞太一容裔被緹組參差羅罕畢星回昭以爛
天行徐且謐

清蹕朝萬寓端冕臨正陽青絇音渠履飾也 黃金繶音益屨縫中紃也周禮屨人赤繶黃繶
袞衣文繡裳既散華蟲采復流日月光

滌雅 牲出入奏之取記郊特牲云帝牛必在滌三月也郊明堂太廟同

將修盛禮其儀孔熾有腯斯牲國門是置不黎不瘠音由病也靡愆靡
忌呈肌獻體永言昭事俯休皇德仰綏靈志百福具膺嘉祥允洎
駿奔伊在慶覃遐嗣

牷雅 薦毛血奏之取左傳云牲牷肥腯也郊明堂太廟同

反本興敬復古昭誠禮容有穆設祀事孔明華俎待獻崇碑麗牲充
哉繭握肅矣簪纓其膋既啓我豆既盈庖丁游刃葛盧驗聲多祉
攸集景福來并

誠雅 降神及迎送舞奏之取爲辭云至誠感神也

懷忽慌瞻浩蕩盡誠潔致虔想出杳冥降無象皇情肅具僚仰人
禮盛神途敞僾明靈申敬享感蒼極洞玄象南郊降神用
地德溥崑丘峻揚羽翟鼓應鞞音卑小鼓擊引声樂者 出尊祇展誠信招海

賁羅韺鎮惟福祉咸昭晋（北郊迎神明）
我有明德馨非稷黍牲玉孔偹嘉薦惟旅金懸宿設和樂具舉禮
達幽明敬行樽俎鼓鍾云送遐福是與（二郊明堂太廟送神同用）

獻雅（皇帝飲福酒奏之。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今之飲福亦古獻爵之義也。郊明堂太廟同。）

神宮肅肅天儀穆穆禮獻既同膺茲釐福我有馨明無愧史祝（只說愧史祝意淺反深。）

禋雅二首（燎埋用之。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又書曰禋于六宗是也。就燎用紫宮昭煥，就埋用盛樂斯舉。）

紫宮昭煥太乙微玄降臨下上尊高上天載陳珪璧式偹牲牷雲

狨清引栒虡高懸俯照象物仰致高烟肅彼靈祉咸達皇虔

盛樂斯舉協徵調宮靈饗慶洽祉積化融八變有序三獻已終坎
牲瘞玉酬德報功振垂成呂投壤生風道無虛致事由感通於皇
盛矣比祚華嵩（梁用隱華。）

北齊五郊樂歌

隋書樂志曰齊五郊迎氣降神並奏高明樂

青帝高明樂

歲云獻谷風歸斗東指鴈北飛雷鞭激雷車遠虹旌靡青龍馭和
氣洽具物滋翻降止應帝期

赤帝高明樂

婺女司旦仲呂宣朱精御節離景延根荄俊茂溫風發柘火風水
應炎月執衡長物德孔昭赤旆霞良會今朝

黃帝高明樂

居中匝五運乘衡畢四時含養資羣物協德固皇基畢綏萃土風
持載符君德艮辰動靈駕承祀昌萬國

白帝高明樂

風凉露降馳景颯寒精山川搖落平秩在西成蓋藏成積烝民被
嘉祉從享來儀鴻休溢千祀

黑帝高明樂

虹藏雉化告寒水壯地坼年殫日次月紀方極九州萬邦獻力叶
光是紀歲窮微陽潛兆方融天子赫赫明聖享神降福唯敬（九言六言二歌俱經動俱渾成五歌之佳者。）

隋圜丘歌

隋書樂紀曰仁壽元年詔牛弘柳顧言許善心虞世基蔡
徵等製雅樂歌詞其祠圜丘降神奏昭夏皇帝升壇奏皇
夏次奏登歌初獻奏誠夏既獻奏文舞飲福酒奏需夏次
奏武舞送神奏昭夏皇帝就燎位還大次並奏皇夏辭同

升壇

昭夏 降神

禋祭典協良辰具嘉薦俟皇臻禮方成樂已變感靈心迴 迴字不甚着力

看 天眷闢華闕下乾宮乘精氣御祥風 皇然如見 望燎火通田燭膺介圭受瑄玉神之臨慶陰陰烟衢洞宸路深善既福德斯輔 埋語不腐 流鴻祚徧區宇

皇夏 皇帝升壇

於穆我君昭明有融道濟區域功格玄穹 切一句 百神警衛萬國承風仁深德厚信洽義豐明發思政勤憂在躬 不唯規妙于頌節此正是格天之本 鴻基唯永福祚長隆

登歌 升壇次奏

德深禮大道高饗穆 穆字莫作於穆實字看 就陽斯恭陟配惟肅血膋升氣冕裘標服誠感清玄信陳史祝祗陳靈貺載膺多福

誠夏 初獻

肇禋崇祀大報尊靈因高盡敬埽地推誠 禮至無文文至亦無飾 六宗隨兆五緯陪營雲和發韻孤竹揚清我粢既潔我酌唯明元神是鑒百祿來成

文舞 既獻

皇矣上帝受命自天睿圖作極文教遐宣四方監觀萬國周[illegible]有苗斯格無得稱焉 頗拙妙 天地之經和樂具舉休徵咸萃要荒式序正位履端秋霜春雨 秋霜春雨如以與上作結妙

需夏 飲福酒

禮以恭事薦以饗時載清玄酒備潔薌其迴旋分爵思媚軒墀惠均撤俎祥降受釐 具見敬愛至意 十倫以具百福斯滋克昌厥德永祚鴻基

武舞 次奏

御曆膺期乘乾表則成功戡亂順時經國 如此說武不媿二代 兵暢五材武弘七德憬彼遐裔化行充塞三道備舉二儀交泰情發自中義均莫大祀敬恭肅鍾鼓繁會萬國斯歡兆人斯賴享茲介福康哉元首惠我無疆天長地久

昭夏 送神

享序洽祀禮施神之駕嚴將馳奔精驅長離耀牲烟達潔誠照騰日馭鼓電鞭辭下土升上玄瞻寥廓杳無際澹羣心留餘惠 按隋有五郊歌辭青帝奏角赤帝奏徵黃帝奏宮白帝奏商黑帝奏羽其迎送神登歌與圜丘同又有感帝歌祀感帝奏誠夏雩祭歌雩祭亦奏誠夏蜡祭歌亦奏誠夏朝日夕月歌並奏誠夏而迎送神登歌俱與圜丘同並

隋方丘歌

祭方丘迎神奏昭夏奠玉帛奏登歌獻皇地祇奏誠夏送神奏昭夏餘並同圜丘

昭夏 迎神

柔功暢陰德昭法 切入 陳瘞典盛玄郊龍幕清管嘒發皇情虔具寮肅笙頌合鼓鼗會出桂旌屯孔蓋敬如在肅有承神胥樂慶福膺

登歌 奠玉帛

道惟生育器乃包藏報功稱範殷薦有常六瑚已饋五齊流香貴誠尚質敬洽義章神祚唯永帝業增昌

誠夏 獻皇地祇

厚載垂德崑丘主神陰壇吉禮北至良辰鑒水呈潔牲栗表純樽壺夕覩幣玉朝陳羣望咸秩精靈畢臻祚流於國祉被于人

昭夏 送神

奠已徹獻已周竦靈駕逝遠遊洞四極帀九縣慶方流祉恒遍埋玉氣掩牲芬晰神理顯國文 按隋有神州歌祭神州奏誠夏其迎送神登歌與方丘同又有社稷歌先農歌俱奏誠夏而迎送登歌俱與方丘同也

唐祀圜丘樂章

唐書樂志曰貞觀二年祖孝孫脩定雅樂取禮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故製十二和之樂祭天神奏豫和之樂祭地祇奏順和祭宗廟奏永和登歌奠玉帛奏肅和皇帝行及臨軒奏太和王公出入送文舞出迎武舞入奏舒和皇帝食舉及飲酒奏休和皇帝受朝奏正和皇太子軒懸出入奏承和正至皇帝禮會登歌奏昭和文廟祖入奏雍和酬獻飲福酒奏壽和六年冬至祀昊天于圜丘樂章褚亮虞世南魏徵等作大曆十四年改豫和爲元和以避諱也按唐初作十二和以法天數其後增造非一頗無法度皆隨時制名云

豫和 降神

上靈睠命膺會昌盛德殷薦叶辰良景福降兮聖德遠玄化穆兮天曆長

太和 皇帝行

穆穆我后道應千齡登三處大得一居貞禮唯崇德樂以和聲百神仰止天下文明

肅和 登歌奠玉帛

闓陽布氣甄曜垂明有赫圜宰深仁曲成日麗蒼璧烟開紫營聿遵虔享式降鴻禎

雍和 迎俎

欽惟大帝載仰皇穹始命田燭爰啓郊宮雲門駭聽雷鼓鳴空神其介祀景祚斯融

壽和 酌獻飲福

八音斯奏三獻畢陳寶祚惟永暉光日新

舒和 送文舞迎武舞

疊璧凝影皇衢路編珠流彩帝郊前已奏黃鍾歌大呂還符寶曆祚昌年

凱安 武舞

貞觀初舞隋文舞曰治康武舞曰凱安郊廟朝會同用之

舞者各六十四人文舞左籥右翟著委貌冠黑素絳領廣袖白絝革帶烏皮履武舞左干右戚服平冕餘同文舞朝會則武舞平巾幘廣袖金甲豹文袴烏皮鞾執干戚餘同郊廟凡初獻作文舞亞獻終獻作武舞太廟降神以文舞凱安舞凡有六變一變象龍興參野二象剋靖關中三象東西賓服四象江淮寧謐五象獫狁讋服六變復位以崇象兵還振旅亦如周之大武六成樂止郭茂倩曰按貞觀禮享郊廟日文舞奏豫和順和永和等樂麟德二年十月文舞改用功成慶善樂武舞改用神功破陣樂後以慶善樂不可降神破陣樂不入雅樂復用治康凱安如故

于在炎運終中華亂無象酆郊赤烏見邙山黑雲上大賚下周車禁暴開殷網幽明同叶贊鼎祚齊天壤

豫和 送神

歌奉畢兮禮獻終六龍馭兮神將昇明德感兮非黍稷降福簡兮祚休徵

唐祀昊天樂章

景龍三年中宗親祀昊天上帝降神用豫和皇帝行用太和登歌用肅和迎俎用雍和酌獻用福和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武舞作用凱安

豫和 降神

天之曆數歸睿唐顧惟菲德欽昊蒼選吉日兮表殷薦冀神鑒兮降闓陽

太和 皇帝行

恭臨寶位肅奉瑤圖恒思解網每軫泣辜德慙巢燧化劣唐虞期我良弼式贊嘉謨 欽恤求賢得本之至

告謝

得一流玄澤通三御紫宸遠叶千齡運遐銷九道塵絕瑞駢闐集

多稼紛綸臻登年慶栖畝稔歲賀盈囷

肅和 登歌

倏哉廣覆方矣曲成曲成用一方字正是無方之謂方九玄著象七曜甄明珪璧是奠醞酎斯盈作樂崇德爰暢咸英

雍和 迎俎

郊壇展敬嚴配因心孤竹簫管空桑琴瑟肅穆大禮鏗鏘八音恭惟上帝希降靈歆

福和 酌獻

九成爰奏三獻式陳欽成景福恭托明禋

中宮助祭升壇

坤元光至德柔訓闡皇風芣苢芳聲遠螽斯美化隆徽範超千載嘉猷備六宮六句是贊語肅恭陪盛典欽若薦禋宗二句是歎數

亞獻

三靈降饗三后配神虔敷禋奠敬展郊禋

舒和 送文舞迎武舞

已陳粢盛敷嚴祀更奏笙鏞協雅聲璇圖寶曆欣寧謐晏俗淳風樂太平

凱安 武舞

堂堂聖祖興赫赫昌基泰戎車盟津偃玉帛塗山會舜日啟祥暉堯雲卷征旆風猷被有截聲教覃無外

樂府英華卷一終

卷二

卷二目錄終

樂府英華卷二

吳江顧有孝茂倫纂錄　同學諸子參訂

燕射歌辭

周禮大宗伯之掌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上公饗禮九獻食禮九舉侯伯殺二等子男又殺二等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大夫士如之凡正饗食則在廟燕則在寢所以仁

賓客也儀禮燕禮曰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此燕饗之有樂也大司樂曰大射王出入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大師大射帥瞽而歌射節此大射之有樂也王制曰天子食舉以樂大司樂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此食舉之有樂也漢有殿中御飯食舉七曲太樂食舉十三曲魏有雅樂四曲皆取周詩鹿鳴晉荀勗以鹿鳴燕嘉賓無

取于朝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先陳三朝朝宗之義又爲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十二篇終宋齊以來相承用之梁陳三朝樂有四十九等其曲有相和五引及俊雅等七曲後魏道武初正月上日饗群臣備列宮懸正樂奏燕趙秦吳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時饗會亦用之隋煬帝初詔秘書省定殿前樂工歌十四曲其後又因高祖七部樂乃定以爲九部唐武德初讌享承隋舊制貞觀中分爲十部後更分讌樂爲立坐二部天寶已後讌樂西凉龜茲部著錄者二百餘曲而清樂天竺諸部不在焉

晉四廂樂歌 傅玄

晉樂志曰晉初食舉亦用鹿鳴武帝泰始五年使傅玄荀勗張華各造正旦行禮及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云

正旦大會行禮歌 天鑒四章章四句

天鑒有晉世祚聖皇時齊七政朝此萬方鍾鼓斯震九賓備禮正位在朝穆穆濟濟煌煌三辰實麗于天君后是象威儀孔虔率禮無愆莫匪邁德儀刑聖皇萬邦唯則 詞皆和吉。

上壽酒歌 於赫一章八句

於赫明明聖德龍興三朝獻酒萬壽是膺敷佑四方如日之升自天降祚元吉有徵

食舉東西廂歌 天命十三章章四句

天命大晉載育羣生於穆上德隨時化成自祖配命皇皇后辟繼天創業宣文之績丕顯宣文先知稼穡克恭克儉足教足食既教食之弘濟艱難上帝是祐下民所安天祚聖皇萬邦來賀雖安弗安乾乾匪懈乃正丘郊乃定冢社廙廙 音亦敬也。作宗光宅天下惟敬朝饗爰奏食舉盡禮供御嘉樂有序樹羽設業笙鏞以間琴瑟齊列亦有篪塤喤喤鼓鍾鎗鎗磬管八音克諧載夷載簡既夷既簡其大不樂風化潛興如雲如雨如雲之覆如雨之潤聲教所曁無思不順教以化之樂以和之和而養之時惟雍熙禮煥其儀樂節其聲於鑠皇繇既和且平 聲節整而能遂。

宋四廂樂歌 王韶之

宋樂志曰王韶之造四廂樂歌五篇○一曰肆夏樂歌四章客入四廂振作於鑠曲皇帝當陽四廂振作將將曲皇帝入變服四廂振作於鑠將將二曲又黃鍾太蔟二廂作法章九功二曲○二曰大會行禮二章姑洗廂作○三曰王公上壽歌一章黃鍾廂作○四曰殿前登歌三章別用金石○五曰食舉歌十章黃鍾太蔟二廂更作黃鍾作晨

義體至和等五曲太族作五玉懷惹裔等五曲也

肆夏樂歌

於鑠我皇體仁包元齊明日月比量乾巛(坤郎)陶甄百王稽則黃軒訏謨定命辰告四蕃

將將蕃后翼翼羣僚盛服待晨明發來朝饗以八珍樂以九韶仰祗天顏厥猷孔昭

法章既設初筵長舒濟濟列辟端委皇除飲和無盈威儀有餘溫恭在位敬終如初

九功既歌六代唯時被德在樂宣道以詩穆矣大和品物咸熙慶積自遠告成在茲(其難雅恬)

大會行禮歌 二章

大哉皇宋長發其祥纂系在漢統源伊唐德之克明休有烈光配天作極辰居四方

皇矣我后聖德通靈有命自天誕受休禎龍飛紫極造我宋京光宅宇宙赫赫明明

王公上壽歌

獻壽爵慶聖皇靈祚窮二儀休明等三光

殿前登歌 三章

明明大宋緝熙皇道則天垂化光定天保天保既定肆覲萬方繁繁富穆穆皇皇

沔彼流水朝宗天池洋洋貢職抑抑威儀既習威儀亦閑禮容一人有則作孚萬邦

烝哉我皇固天誕聖履端唯始對越休慶如天斯久如日斯盛介茲景福永固駿命(滿整兼以韻折)

食舉歌 十章

晨義載曜萬物咸覩嘉慶三朝禮樂備舉元正肇始典章暉明萬方畢來賀華裔充皇庭多士盈九位(一作德)俯仰觀玉聲恂恂俯仰載燗其輝鼓鍾震天區禮容塞皇闈思樂窮休慶福履同所歸(其雅)

(恙池其聲古麗)

五玉既獻三帛是薦爾公爾侯鳴玉華殿皇皇聖后降禮南面元首納嘉禮萬邦同歡(一作欽)頒休哉(一疊休哉二字)君臣嘉燕建五旗列四縣樂有文禮無倦融皇風窮一變

體至和感陰陽德無不柔繁休祥瑞徵璧應嘉鍾舞靈鳳躍潛龍景星見甘露墜木連理禾同穗玄化洽仁澤敷極禎瑞窮靈符懷荒裔綏齊民荷天祐靡不賓靡不賓長世弘盛昭明有融繁嘉慶繁嘉慶熙帝載合(一作合)氣咸(一作感)和蒼生欣戴三靈協瑞維新

皇代
王道四達流仁布德窮理詠乾元垂訓順帝則霧化侔四府幽誠
通玄黙德澤被八紘禮章軌萬國
皇猷緝成熙泰禮儀煥帝庭要荒服遐外披髮襲纓冕左衽回矜
帶天覆地載流澤汪濊聲教布濩德光大
開元辰畢來王奉貢職朝后皇鳴珩佩觀典章樂王度悅徽芳肅
盛化遊太康不昭明永克昌
惟永初德丕顯齊七政敷五典彝倫序洪化闡王澤流太平始樹
霧祇恭明祀衍景祚膺嘉祉

禮有容樂有儀金石陳干羽施邁武濩均咸池歌南風德永稱文
武煥頌聲興
王道純德彌淑寧八表康九服道禮讓移風俗移風俗永克融歌
盛美告成功詠徽烈邈無窮 按南齊書樂志曰元會大饗四廟樂齊微改革多仍宋舊詞唯改大哉皇宋爲大哉皇齊云

周五聲調曲 庾信

曲序曰元正饗會大禮賓至食舉稱觴薦玉六律既從八
風斯暢以歌大業以舞成功

宮調曲五首 才氣奔騰論致英偉其爲詩騷歟賦歟連珠歟莫可端倪極其奇乎

氣離清濁割元開天地分三才初辨正六位始成文繼天[illegible]
安民乃樹君其明廣如日其澤厚如雲惟昝我文祖撥亂拒訴[illegible]
三分未撫運八百不陵河禮敷天下信樂正神人和風塵行息警
江海欲無波 俱以君道立論
我皇承下武革命在君臨膺圖當舜玉嗣德受堯琴沈首多推遜
陽城有讓心就日先知遠觀淵早見深玄精實委御蒼正乃皆平
履端朝萬國年祥慶百霧玉帛咸觀禮華戎各在庭鳳饗中夷則
天文正玉衡皇基自天保萬物乃由庚
握衡平地紀觀象正天樞祺祥鍾赤縣靈瑞炳皇都更受昭華玉

還披蘭葉圖金波來白兔弱木下蒼烏玉斗調元協金沙富國租
青丘還擾囿丹穴更巢梧安樂新咸慶長生百福符
明明九族序穆穆四門賓陰陵朝北附蟠木引東臣澗途求板築
溪源取釣綸多士歸賢戚維城屬茂親貴位連南斗高榮據北辰
迎時乃推策司職且班神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均承從文軌一
長無外戸人
欝盤舒棟宇崢嶸侔大壯拱木詔林衡全模徵梓匠千櫨綺翼浮
百栱長虹抗北去邯鄲道南來偃師望龍首截文儀雲楣承武帳
居者非求隘卑宮豈難尚壯麗天下觀是以從蕭相

宮調二首

帝遊光出震君明擅在離巖廊唯眷顧欽若尚無爲龍穴非難附鳳巢欲可窺具茨應不遠汾陽寧足隨烝民播殖重溝洫劬勞冬桑林還注雨積石遂開河明徵逢永命平秩伍年和更有薰風曲方聞晨露歌

移風廣軒曆崇德盛唐年成文與大雅出豫動鈞天黃鍾六律正閶闔八風宣孤竹調陽管空桑節雅絃舞林鸞更下歌山鳳欲前聞音能辯俗聽曲乃思賢感物觀治亂治心防未然君子得其道太平何有焉使人溫良而寬大者有之

商調曲四首

君以宮唱覺大而謨明臣以商應開義則可行有能爲政訪道于容成般湯受命委任于阿衡忠其敬事有罪不逃刑諷其箴諫言之無隱情有剛有斷四方可以寧既頌既雅天下乃升平專精一致金石爲之開動有兩心妻子恩情乖苟利社稷無有不盡懷昊天降祐元首惟康哉俱以臣道立論

百川俱會大海所以深羣材既聚故能成鄧林猛虎在山百獸莫敢侵忠臣處國天下無異心昔我文祖執心且危慮驅剪豺狼經營此天步今我受命又無敢逸豫惟爾弼諧各可知兹懼

祖樂既正人神所以和玉帛有序志欲靜干戈各分符瑞[illegible]山河今日相樂對酒且當歌道德以喻聽撞鍾之聲神姦不若鑄鼎之形鄷宮既朝諸侯于是穆岐陽或狩淮夷自此平若涉大川言馮于舟楫如和鼎實有寄于鹽梅君臣一體又合一句可以靜氛埃得人則治何世無奇才

風力是舉而台階序平重黎既登而天地位成功無與讓銘太常之旌世不失職受騂毛之盟輯瑞班瑞穆穆于堯門惟翰惟屏膴膴于周原功成而還禮樂斯存復子而明辟姬旦何言使人方廉而好義有之

角調曲二首

止戈見于經綸之野稱伐聞于舟水之征信義俱存乃先忘食五材竝用誰能去兵雖聖人之大寶曰位實天地之大德曰生涇渭同流清濁異能琴瑟竝御雅鄭殊聲擾擾烝人聲教不一茫茫禹跡車軌未并志在四海而尚恭儉心包宇宙而無驕盈言而無文行之不遠義而無立勤則無成惻隱其心訓以慈惠流宥其過哀矜典刑極濟爲民

臣贊之士或從魚釣雲雨之才作歎幽谷尋芳者追深遲之蘭識韻者探窮山之竹克明其德貢以三事樹之風聲言于九牧協用

五紀風若從時農用八政其作其穀殊風共軌見之周南與豳同國蹈之康叔祁寒暑雨是無胥怨天覆雲油滋焉滲漉幸無謝上古之淳人庶可以封之于比屋（舉才任職以爲民。使人惻隱而仁愛者有之）

徵調曲六首

乾以含養覆載日月以貞明照臨達人以四海爲務明君以百姓爲心水波瀾者源必遠樹扶疏者根必深雲雨取施無不洽廓廟求材多所任（爲民求才之事）

淳風布政常無欲至道防人能變俗求仁義畏于水火用禮讓多于鞍粟屈軼無佞人可指獬豸無繁刑可觸王道蕩蕩用無爲天

下四人誰不足（無爲之事）

聖人千年始一生黃河千年始一清揮提擬之而從紀玉燭於是而文明東南可以補地缺西北可以正天傾浮黿則東海可厲運鍾則南山可平衆仙就朝于瑤水羣帝受享于明庭懷和則蘇任並奏功烈則鍾鼎俱銘（蕩平之事）

三光以記物呈形四時以裁成正位雷風大山岳之響寒暑通陰陽之氣武功則六合攸同文教則二儀經緯有道則咸浴其德好生則各繁其類白日經天中則移明月横漢滿而虧能虧能缺既無爲雖盈雖滿則不危開信義以爲苑囿立道德以爲城池周監一代所損益郁郁乎文其可知庖犧之親臨佃漁神農之躬秉耒稼湯則救旱而憂勤禹則正冠而無暇草上之風無不偃君子之耻知可化將欲比德于三王未始追蹤于五伯（裁成之事）

纖纖不絕林薄成涓涓不止江河生事之毫髮無謂輕慮遠防微乃不傾雲官乃垂拱大君鳳曆惟欽明元首類上帝而禋六宗望山川而朝羣后地鏡則山澤俱開河圖則魚龍合負我之天綱莫不該開闔九關天門闢卿相則風雲玄感臣賛則星辰下來既興周室之三聖乃舉唐朝之八才華臣叅謀于左相大老敎政于中台其宜作則于明哲故無崇信于姦回（謹徵圖大之事）

正陽和氣萬類繁君王道合天地尊黎人耕植于義圃君子翱翔于禮園落其實者思其樹飲其流者懷其源咎繇爲謀不仁遠士會爲政羣盜奔克寬則昆蟲內向彰信則殊俗宅心浮橋有月支抱馬上苑有烏孫學琴赤玉則南海輸賮白環則西山獻琛無勞鑿空于大夏不待蹶角于蹛林（敎順之事。使人樂養而好施者有之）

羽調曲五首

樹君所以牧人立法所以靜亂首惡既其南巢元凶于是北竄居休氣而四塞在光華而兩旦是以雨施作解是以風行惟涣周之文武洪基光宅天下文思于茂克聖咸熙七百在我應期實昊天

有虞命四方其訓之（是天成句加一實字格調便覺有犖犖之致　咸若百物）遐乎後親之俗時亂先跡之雄踰桂林而驅象濟弱水而承鴻既浮于呂之氣還吹入律之風錢則都內貫朽倉則常平粟紅火中乃寒乃暑年和一風一雨聽鍾磬念封疆聞笙竽思畜聚瑶琨筱蕩既從怪石鉛松卽序長樂善馬成厩水衡黃金爲府（物阜之象）百尉乃宗巨海衆星是仰北辰九州攸同禹跡四海合德堯臣朝陽栖于鳴鳳靈時牧于般麟雲玉葉而五色月金波而兩輪凉風逃時北狩小暑戒節南巡山無藏于紫玉地不愛于黃銀雞南征而北懲實西畧而東賓既承清於四海終有慶于一人（物之獻瑞）

定律零陵玉管調鍾始平銅尺龍門之下孫桐泗水之濱鳴石河靈于是讓珪山精所以奉璧滌九川而賦稅栞（與刊同）三危而納錫北里之禾六穗江淮之茅三脊可以玉檢封禪可以金繩探册終禾保于鴻名足揚光於載籍（物之富有）太上之有立德其次之謂立言樹善滋于務本除惡窮于塞源冲深其智則厚昭明其道乃尊仁義之財不匱忠信之禮無繁動天無有不屈惟時無幽不徹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自非剛克掩義無所離于勦絕（五聲曲至讀羽調須以恭儉好讓之意體之）

隋大射登歌

周禮射人掌以射法治射儀王以騶虞九節諸侯以貍首七節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皆五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唐書樂志曰大射皇帝奏騶虞曲皇太子奏貍首曲其貍首逸按禮記載貍首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

道謐金科照時乂玉條明優賢饗禮洽選德射儀成鑾旗鬱雲動

寶軼儼天行巾車整三乏司裘飾五正鳴球響高殿華鍾震廣庭烏號傳昔美淇衛著前名揖讓皆時傑升降盡朝英附枝觀體定杯水視心平豐觚既來去燔炙復縱橫欣看禮樂盛喜遇黃河清（貴重可式）

樂府英華卷二終

樂府英華目録

卷二

鼓吹曲辭

漢鐃歌 古辭〇十八首

魏鼓吹曲 繆襲〇十二首

吳鼓吹曲 韋昭〇十二首

晉鼓吹曲 傅玄〇二十二首

卷二目錄終

樂府英華卷三

吳江顧有孝茂倫彙錄　同學諸子參訂

鼓吹曲辭

古今樂錄曰漢鼓吹鐃歌十八曲禮樂志曰漢樂四品其四曰短簫鐃歌謂漢有鼓吹曲辭鐃歌其一也鼓吹未知其始或曰黃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揚德風敵勸士也宋書樂志曰雍門周說孟嘗君鼓吹於不測之淵說者云鼓自一物吹自竽籟之屬非合奏一樂之名也然則短簫鐃歌此時未名鼓吹矣孫權觀魏武軍作鼓吹而還此應是今之鼓吹魏晉世又假諸將帥及牙門曲蓋鼓吹斯則其時方謂之鼓吹矣而漢世有黃門鼓吹漢享宴食舉樂十三曲與魏世鼓吹長簫同長簫短簫伎樂並云絲竹合作執節者歌晉書曰漢武帝時南越加置七郡皆假鼓吹東觀漢紀曰建初中班超拜長史假鼓吹麾幢則短簫鐃歌漢時已名鼓吹不自魏晉始也又建初錄云務成黃爵玄雲遠期皆騎吹曲非鼓吹曲此則列于殿庭者名鼓吹今之

從行鼓吹爲騎吹二曲異也而西京雜記漢大駕祠甘泉汾陰備千乘萬騎有黃門前後部鼓吹則不獨列于殿庭者名鼓吹也按鼓吹與騎吹異鼓吹執節施于殿庭騎吹執笳箛于馬上○箛音姑轉上作孔吹之一日節笳崔豹古今注曰漢樂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也短簫鐃歌鼓吹之一章爾亦以賜有功諸侯然則黃門鼓吹短簫鐃歌與橫吹曲得通名鼓吹但所用異爾漢有二十二曲列于鼓吹謂之鐃歌而存者朱鷺等十八篇其務成玄雲黃爵釣竿四篇辭已亡魏受命使繆襲改造十二曲而君馬黃雉子斑聖人出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玄雲黃爵釣竿十曲並仍舊名吳亦令韋昭改製十二曲其十曲亦因之而魏吳歌辭存者唯十二曲餘皆不傳晉武受禪命傅玄製二十二曲而玄雲釣竿名不改舊宋何承天于義熙末年私製十五篇皆擬漢舊名別增新意義與古辭不合疑未嘗被于歌聲也如齊王融謝朓梁太子統范雲陳稹子卿等追擬古題立義不同畧觀其一二焉耳

漢鐃歌古詞

按鐃歌曲句讀莫分意義難繹說者咸謂字句差脫及聲文混淆樂錄亦曰字多訛誤固然[illegible]今讀上之回巫山高戰城南皆首尾一意瞭然開有數字艱詰君馬黃章法尤整而有所思雞鳴[illegible]最明了也上邪言情臨高臺言景[illegible]短章神品上陵尤奇雅其朱鷺思悲翁艾如張[illegible]而意備可尋唯石留篇名詞義漫無指歸聽度紛[illegible]多事

一章有脫簡自非全首妃呼豨收中吾一句或是[illegible]直爲衍文不害全篇之美

朱鷺大射儀曰建鼓在阼階西南隋書樂志曰建鼓殷所作又栖翔鷺于其上不知何代所加或曰鵠也取其聲揚而遠聞也或曰鷺鼓精也或曰皆非也詩云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言古之君子悲周道之衰頌聲之息飾鼓以鷺存其風流又孔穎達曰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舊鼓吹朱鷺曲是也然則漢曲蓋因飾鼓以鷺而名曲焉　魏繆襲改爲楚之平　吳韋昭改爲炎精缺　晉傅玄改爲靈之祥　宋何承天朱路篇曰朱路揚和鸞琴[illegible]金華但稱路非[illegible]漢曲異

朱鷺魚以烏路訾邪鷺何食食茄下不之食不以吐將以問誅一作諫者升庵詩話云烏古與雅同叶音作雅與下字始叶魚以雅者言朱鷺之威儀魚魚雅雅也○茄音荷當作荷葉

思悲翁此漢古辭魏改爲戰滎陽吳改爲漢之季晉曰宣受命宋何承天以爲思悲公篇

思悲翁唐思奪我美人侵以遇悲翁也但我思蓬首一作蕞狗逐狡兔食交君梟子五梟毋六拉沓高飛暮安宿

艾如張　艾與刈同。芟艸也。如讀爲而。猗春秋曰星隕如雨也。古詞曰艾而張羅。又曰雀以高飛奈雀何。穀梁傳曰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謂因蒐狩以習武事也。蘭香艸也。言艾草以爲田之大防是也。魏改爲獲呂布。吳曰攄武師。晉曰征遼東。若陳蘇子卿云。張機蓬艾側。失古題本意。

艾而張羅。夷于何行成之。四時和。山出黃雀亦有羅。雀以高飛奈雀何。爲此倚欲。誰肯礙室。

上之回　漢書曰。孝武十四年。匈奴入朝那蕭關。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回中地在安定。其中有宮也。武帝紀曰。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吳兢樂府解題曰。漢武通回中道。後數出遊幸焉。沈建廣題曰。漢曲皆美當時之事。按石關宮闕名。近甘泉宮。魏改爲克官渡。吳曰伐烏林。晉曰宣輔政。

上之回。所中益。夏將至。行將北。以承甘泉宮。寒暑德。遊石關。望諸國。月支臣。匈奴服。令從百官疾驅馳。千秋萬歲樂無極。

翁離　一作擁離。魏改曰舊邦。吳曰秋風。晉曰時運多難。何承天云。奔士多離心。義稍異。

擁離趾中可築室。何用葺之蕙用蘭。擁離趾中。

戰城南　其詞大略言戰鬭格死。願爲忠臣。朝出攻戰。而暮不得歸也。魏改爲定武功。吳曰克皖城。晉曰景龍飛。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爲我謂烏。且爲客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腐肉作人誰。彼可字諒。字安能字。極尖極冷。八字渾如一幅古戰場。水深激激。蒲葦冥冥。梟騎戰鬭死。駑馬徘徊鳴。梁築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獲君何食。願爲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誠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歸。

巫山高　解題曰。古辭言江淮水深。無梁可渡。臨水遠望思歸而已。若齊王融想像巫山高。梁范雲巫山高不極雜以陽臺神女之事。無復遠望思歸之意也。魏改爲屠柳城。吳曰關背德。晉曰平玉衡。宋何承天則以李氏恃險爲晉所滅也。

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難以逝。我欲東歸。害梁不爲。我集無高曳。水何梁。湯湯回回。臨水遠望。泣下霑衣。遠道之人心思歸。謂之何。

上陵　古今樂錄曰。漢章帝元和中。有宗廟食舉六曲。加重來上陵二曲。爲上陵食舉。後漢書禮儀志曰。正月上丁。祀南郊。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禮畢以次上陵。西都舊有上陵。東都之儀。太官上食。太常樂奏食舉。按古詞大略言神仙事。不知與食舉曲同否。魏改曰平南荊。吳曰通荊門。晉曰文皇統百揆。何承天上陵者篇。但言升高遠望。傷時怨歎而已。

上陵何美美。下津風以寒。問客從何來。言從水中央。桂樹爲君船。青絲爲君笮。木蘭爲君櫂。黃金錯其間。滄海之雀赤翅鴻。白鴈隨。山林乍開乍合。曾不知日月明。醴泉之水光澤何蔚蔚。芝爲車。龍爲馬。覽遨遊四海外。甘露初二年。芝生銅池中。仙人下來飲。延壽千萬歲。

將進酒　古詞曰。將進酒。乘大白。大略以飲酒放歌爲言。魏改爲平關中。吳曰章洪德。晉曰因時運。宋何承天則言朝會進酒。且以濡首荒志爲戒。若梁昭明。但叙遊樂飲酒而已。

將進酒。乘大白。辨加哉。詩審搏。放故歌。心所作。同陰氣。詩悉索。使禹良工觀者苦。加一作佳。搏一作博。記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博爲是。

君馬黃 魏吳仍舊名其辭不傳晉改爲金靈運宋何承天止言馬而已

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易之有騩 騩音規貴二音馬淺黑色 蔡有赭。美人歸以南。駕車馳馬。美人傷我心。佳人歸以北。駕車馳馬。佳人安終極。

芳樹 解題曰古詞云妒人之子愁殺人君有他心樂不可禁若齊王融相思早春日謝朓早翫華池陰但言時暮衆芳歇絕而已。魏改爲邕熙。吳曰承天命。晉曰天序。何承天止言芳樹而佳人之傷時也

芳樹日月。君亂如于風。芳樹不上。無心溫而鵠。三而爲行。臨蘭池、心中懷我悵。心不可匡。目不可顧。妒人之子愁殺人。君有他心。樂不可禁。王將何似。如孫如魚乎。悲矣。

有所思 解題曰古詞言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聞君有他心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已往勿復相思而與君絕也按古今樂錄漢太樂食舉第七曲亦用之不知與此同否。魏改曰應帝期。吳曰從歷數。晉曰惟庸蜀。若王融如何有所思劉繪別離安可再但言離思而已。何承天則言生罹荼苦哀慕之不得見也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用玉紹繚之。極其珍重 聞君有他心。忽然生疑 拉雜摧燒之。總而燒之 摧燒之。當風揚其灰。極其憤碎 從今已往。勿復相思。盡情使性須不作使性 會若謂便相絕者是痴 相思與君絕。雞鳴狗吠。兄嫂當知之。妃呼狶。秋風肅肅晨風颸。東方須臾高知之。

雉子班 解題曰古詞云雉子高飛止黃鵠飛之以千里雄來蜚從雌視若梁簡文帝妒場時向隴但詠雉而已宋何承天則言避世之士抗志清霄覩物相方名猶氷炭之不相入也。魏吳不傳晉改曰於穆我皇。

雉子班如此。之于雉梁。無以吾翁孺。雉子知得雉子高蜚止黃鵠。飛之以千里。王可思雄來蜚從雌視子趨一雉雉子車大駕馬 一無馬字 滕被王送行所中堯羊蜚從王孫行

聖人出 按古詞聖人出陰陽和美人出遊九河是三言之可法者。但言亦稱駕六飛龍四時和等句蓋皆此體之至蹟。魏晉人極力摸楷觀揚章第歎可見擬鐃歌者宜取諸作。熟讀之可也。大要綴于誰題視于命詞是第一義。魏吳不傳。晉曰仲春振旅。

聖人出。陰陽和。美人出。遊九河。佳人來。騑離哉、何駕六飛龍四時和。君之臣明護不道美人哉。宜天子免甘星筮樂甫始美人子含四海

上邪 上邪言情蓋永以爲好之意也。魏改曰太和。吳曰玄化。晉曰大晉承運期。何承天則曰上邪下難正與古辭異矣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一作襄 下句 山無陵。江水爲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奇情奇筆

臨高臺 解題曰古詞言臨高臺下見清水中有黃鵠飛翻將關弓射之令我主萬年。魏吳詞不傳。晉曰夏苗田。何承天則言超帝鄉而會瑤臺謝朓則言臨望傷情與古詞意並不同。○句格自質然大人工。唐風山有樞云何不日鼓瑟此云臨高臺以軒可以當之又江有香草二句極是七言工美

臨高臺以軒。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關弓射鵠。令我主壽萬年。收中吾 一作吉

遠如期 一曰遠期。宋書樂志有晩芝曲，沈約言舊史云詁不可解，疑是漢遠期曲也。古今樂錄曰：漢太樂食舉自有遠期，到魏省之。晉曰仲秋獮田。宋何承天云遠期千里客，與古辭不同。

遠如期，益如壽，處天左側。大樂萬歲，與天無極。雅樂陳，佳哉紛單。于自歸，動如驚心。虞心大佳，萬人還來，謁者引鄉殿陳。累世未嘗聞之，增壽萬年亦誠哉。 結言卒以延齡益算爲言，蓋王祝頌君上蔭庇神休體，故當尾非謂漢人奏部也。

石流 一作石留。古詞不可讀。晉曰順天道。何承天云石上流水，又言子在川上，有志不遂，立義不同。

石流涼陽涼石，水流爲沙錫以微。河爲香向始谿冷，將風陽北逝。肯無敢與于揚心邪，懷蘭志金安薄北方開流離蘭。

魏鼓吹曲 繆襲

晉書樂志曰：魏武帝使繆襲造鼓吹十二曲，以代漢曲。

楚之平 改漢朱鷺，言魏也。古今樂錄作初之平。凡三十句，句三字。

楚之平，義兵征。神武奮，金鼓鳴。邁武德，揚洪名。漢室微，社稷傾。皇道失，桓與靈。閹臣熾，群雄爭。邊韓起，亂金城。中國擾，無紀經。 數語實錄 赫武皇，起旗旄。天下天下平。濟九州，九州寧。創武功，武功成。越五帝，邈三王。興禮樂，定紀綱。普日月，齊輝光。

戰滎陽 改思悲翁，言曹公也。凡二十句，其十八句句三字，二句句四字。

戰滎陽，汴水陂。戎士奮，怒貫甲。馳陣未成，退徐滎。二萬騎，塹壘平。戎馬傷，六軍驚。勢不集，衆幾傾。白日沒，時晦冥。顧中牟，心屏營。同盟疑，計無成。賴我武皇，萬國寧。 通首驚撼一句振收筆較雄

獲呂布 改艾如張，言曹公東圍臨淮，生擒呂布也。凡六句，其三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

獲呂布，戮陳宮。芟夷鯨鯢，驅騁群雄。囊括天下，運掌中。

克官渡 改上之回，言曹公與袁紹戰，破之于官渡也。凡十八句，其八句句四字，一句五字，九句句三字。

克紹官渡，由白馬。僵尸流血，被原野。賊衆如犬羊，王師尚寡。沙塠同惟傍，風飛揚。轉戰不利，士卒傷。今日不勝，後何望。土山地道，不可常。勝大捷，震冀方。屠城破邑，神武遂章。

舊邦 改漢翁離，言曹公勝袁紹於官渡，還譙收藏死亡士卒也。凡十二句，其六句句三字，六句句四字。

舊邦蕭條，心傷悲。孤魂翩翩，當何依。游士戀故，涕如摧。兵起事大令願違。傳求親戚在者，誰立廟置後。魂來歸。

定武功 改戰城南，言曹公初破鄴，武功之定，始乎此也。凡二十一句，其五句句三字，三句句六字，十二句句四字，一句五字。

定武功，濟黃河。河水湯湯，旦暮有橫流 一本無流字，應從有。 波。袁氏欲衰，兄弟爭。干戈決，漳水。水流滂沱，嗟城中如流魚。誰能復顧室家，計窮慮盡，來求進。和和不時，心中憂。戚賊衆內潰，君臣奔北。拔鄴城，奄有魏國。王業艱難，覽觀古今，可爲長嘆。 聲格寬有出入

屠柳城 改巫山高，言曹公越北塞，歷白檀，破三郡烏桓于柳城也。凡十句。

屠柳城，功誠難。越度隴塞，路漫漫。北踰岡平，但聞悲風正酸。蹋頓

梟首逆登白狼山神武慹（音贄又音孤怖也。又與懾同。）海外永無北顧患

平南荊（改漢上陵。言曹公克平荊州也。凡二十四句。）

南荊何遼遼江漢濁不清菁茅久不貢王師赫南征劉琮據襄陽賊備屯樊城六軍廬新野金鼓震天庭劉子面縛至武皇許其成許與其成撫其民陶陶江漢間普爲大魏臣大魏臣向風思自新思自新齊功古人在昔虞與唐大魏得與均多選忠義士爲喉脣天下一定萬世無風塵

平關中（改將進酒。言曹公征馬超定關中也。凡十句）

平關中路向潼濟渭水立高墉鬬韓馬離群肉選驍騎縱兩翼虜崩潰級萬億

應帝期（改有所思。言文帝以聖德受命應運期也。凡二十六句。）

應帝期於昭我文皇曆數承天序龍飛自許昌聰明昭四表恩德動遐方星辰爲垂耀日月爲重光河洛吐符瑞草木挺嘉祥麒麟步郊野黃龍游津梁白虎依山林鳳凰鳴高岡考圖定篇籍功配上古羲皇羲皇無遺文仁聖相因循期運三千歲一生聖明君堯授舜萬國萬國皆附親四門爲穆穆教化常如神大魏與盛與之爲鄰

邕熙（改漢芳樹。言魏氏臨其國。君臣邕穆。庶績咸熙也。凡十五句。其六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一句二字。三句句五字。二句句六字。）

邕熙君臣念德天下治登帝道獲瑞寶頌聲並作洋洋浩浩吉日臨高臺置酒列名倡歌聲一何紆餘雜笙簧八音諧有紀綱子孫永建萬國壽考樂無央

太和（改漢上邪。言明帝繼體承統。太和改元。德澤流布也。凡十三句）

惟太和元年皇帝踐祚聖且仁德澤爲流布災蝗一時爲絕息（七言）上天時雨露五穀滋田疇四民相率遵軌度事務澂清天下獄訟察以情元首明魏家如此那得不太平

吳鼓吹曲　韋昭

晉書樂志曰吳使韋昭製鼓吹十二曲

炎精缺（當朱鷺。言漢室衰。孫堅奮迅猛志。念在匡救王迹也。凡三十句。句三字。）

炎精缺、漢道微、皇綱弛、政德違、衆姦熾、民罔依、赫武烈、越龍飛、陟天衢、耀靈威、鳴雷鼓、抗電麾、撫乾衡、鎮地機、厲虎旅、騁熊羆、發神聽、吐英奇、張角破、邊韓羈、宛潁平、南土（一作上）綏、神武章、渥澤施、金聲振、仁風馳、顯高門、啓皇基、統罔極、垂將來、（亦是開創門面語。較無繆襲之誇。）

漢之季（當思悲翁。言孫堅悼漢之微。痛董卓之亂。興兵奮擊。功蓋海內也。凡二十句。其十八句句三字。二句句四字。）

漢之季、董卓亂、桓桓武烈。應時運、義兵興、雲旗建、厲六師、羅八陣、

飛鳴鏑接白刃輕騎發介士奮醜虜驚使衆散叔漢王還西館雄
豪怒元惡償赫赫皇祖功名聞

攄武師 當艾如張言孫權卒父之業而征伐也凡六句其三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

攄武師斬黃祖肅夷凶族革平西夏炎炎大烈震天下

伐烏林 當上之回言魏武既破荊州順流東下欲來爭鋒孫權命將周瑜逆擊之于烏林而破走也凡十八句其十句句四字八句句三字

曹操北伐拔柳城乘勝席卷遂南征劉氏不睦八郡震驚衆既降
操屠荊舟車十萬揚風聲議者狐疑慮無成賴我大皇發聖明虎
臣雄烈周與程破操烏林顯章功名

秋風 當擁離言孫權悅以使民民忘其死也凡十六句其十四句句五字一句四字一句三字

秋風揚沙塵寒露沾衣裳角弓持弦急鳩鳥化爲鷹邊垂飛羽檄
寇賊侵界疆跨馬披介冑慷慨懷悲傷辭親向長路安知存與亡
窮達固有分志士思立功思立功邀之戰場但言人心奮死而悅使自見身逸
獲高賞身沒有遺封

克皖城 當戰城南言魏武志圖并兼而令朱光爲廬江太守孫權親征光破之于皖城也十二句六句句三字六句句四字

克滅皖城遏寇賊惡此凶孽阻姦慝王師赫征衆傾覆除穢去暴
戢兵革民得就農邊境息誅君弔臣昭至德

關背德 當巫山高言蜀將關羽背棄吳德孫權引師浮江而擒之也凡二十一句

關背德作鴟張割我邑城圖不祥稱兵北伐圍樊襄陽樊襄陽蚩待不倫
嗟臂大于股嗟字領句亦自如韻將受其殃巍巍夫聖主睿德與玄
通親任呂蒙泛舟洪氾池溯涉長江神武一何桓桓聲烈正與風
翔歷撫江安城大據郢邦虜羽授首百蠻咸來同盛哉無比隆

通荊門 當上陵言孫權與蜀交好齊盟中有關羽自失之愆戎蠻樂亂生變作患蜀疑其眩吳惡其詐乃大治兵終復初好也凡二十四句其十七句句五字四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

荊門限巫山高峻與雲連蠻夷阻其險歷世懷不賓漢王據蜀郡
崇好結和親乖微中情疑讒夫亂其間大皇赫斯怒虎臣勇氣震

蕩滌幽藪討不恭觀兵揚炎耀厲鋒整封疆整封疆闡揚威武容
功赫戲洪烈炳章邈矣帝皇世聖吳同厥風荒裔望清化化恢弘
煌煌大吳延祚永未央

章洪德 當將進酒言孫權章其大德而遠方來附也凡十句

章洪德邁威神感殊風懷遠鄰平南裔齊海濱越裳貢扶南臣珍
貨充庭所見日新

從歷數 當有所思言孫權從圖籙之符而建大號也凡二十六句

從歷數於昭我皇帝聖哲受之天神明表奇異建號創皇基聰睿
協神思德澤浸及昆蟲六吉浩蕩越前代三光顯精耀陰陽稱至治

㢠甬步郊畛鳳凰栖靈囿神龜遊沼池圖讖摹文字黃龍覿鱗詎
符詳日月記（許作祥）一覽往以察今我皇多嗜事上欽昊天象下副萬
姓意光被爾蒼生家戶蒙惠賚風教肅以平頌聲章嘉喜大吳興
隆祚有餘裕

承天命（當芳樹言上以聖德踐位道化至盛也凡三十四句）

承天命於昭聖德三精垂象符靈表德巨石立九穗植龍金其鱗
烏赤其色輿人歌億夫歎息超龍升襲帝服窮淳懿體玄默夙興
臨朝勞謙日昃易簡以崇仁放遠讒與愿舉賢才親近有德均田
疇茂稼穡審法令定品式考功能用黜陟人思自盡唯心與力家

國治王道直思我帝皇壽萬億長保天祿祚無極

玄化（當上邪言上修文訓武則天而行仁澤流洽天下喜樂也凡十三句）

玄化象以天陛下聖真張皇綱率道以安民惠澤宣流而雲布（七言）
上下睦親君臣酣宴樂激發絃歌揚妙新修文籌廟勝須時備駕
巡洛津（無好大意穢可稱集伯）康哉泰四海懽忻越與三五鄰

晉鼓吹曲 傳玄

晉書樂志曰武帝令傳玄製鼓吹曲二十二篇以代魏曲

靈之祥（古朱鷺行言宣皇之佐魏猶虞舜之事堯也既有石瑞之徵又能用武以誅孟度之逆命也）

靈之祥石瑞章旌金德出西方（說瑞應去不妨）天降命授宣皇應期運時
龍驤繼大舜佐陶唐讚文武建帝綱孟氏叛據南疆追有扈亂五
常吳寇勁蜀虜彊交誓盟連遐荒宣赫怒奮鷹揚震乾威曜電光
陵九天陷石城梟逆命拯有生萬國安四海寧

宣受命（古思悲翁言宣皇帝禦諸葛亮養威重運神兵亮震怖而死）

宣受命應天機風雲時動神龍飛禦葛亮（一作諸葛）鎮雍梁邊境安夷
夏康務節事勤定傾攬英雄保持盈淵穆穆赫明明冲而泰天之
經養威重運神兵亮乃震斃（一作死）天下寧

征遼東（古艾如張言宣皇帝陵大海之表討滅公孫淵而梟其首也）

征遼東敵失據威靈邁日域公孫既授首羣逆破膽咸震怖朔北

響應海表景附武功赫赫德雲布

宣輔政（古上之回言宣皇帝聖道深遠撥亂反正網羅文武之材以定二儀之序也）

宣皇輔政聖烈深撥亂反正從天心網羅文武才慎厥所生所生
賢遺教施安上治民化風移肇創帝基洪業垂於爍明明時赫戲
功濟萬世定二儀雲澤雨施海外風馳

時運多難（古擁離行言宣皇帝致討吳方有征無戰也）

時運多難道教痡天地變化有盈虛蠢爾吳蠻虎視江湖我皇赫
斯致天誅有征無戰弭其圖天威橫被廓東隅

景龍飛（古戰城南言景帝克明威教賞從夷逆祚隆無疆崇此洪基也）

景龍飛御天威聰鑒玄察動與神明協機從之者顯逆之者滅夷
文教敷武功巍普被四海萬邦望風莫不來綏聖德潛斷先天弗
違弗違祥享世永長猛以致寛道化光赫明明祚隆無疆帝績惟
期有命既集崇此洪基

平玉衡 古巫山高言景帝一萬國之殊風齊四海之乖心禮賢養士而纂洪業也

平玉衡糺姦回萬國殊風四海乖禮賢養士羈御英雄思心齊纂
戎洪業崇皇堦品物咸亨聖敬日躋聰鑒盡下情明明綜天機

文皇統百揆 古上陵言文皇帝始統百揆用人有序以敷太平之化也

文皇統百揆繼天理萬方武將鎮四隅英佐盈朝堂謀言協秋蘭

清風發其芳洪澤所漸潤礫石爲珪璋大道侔五帝盛德踰三王
咸光太上參天與地至化無內外六合並康乂並康乂遘
茲嘉會在昔羲與農大晉德斯邁鎮征及諸州爲蕃衛玄功濟四
海洪烈流萬世

因時運 古將進酒言文皇帝因時運變聖謀潛施解長蛇之交離羣桀之黨以武濟文審其大計以邁其德也

因時運聖策施長蛇交解羣桀離勢窮奔吳虎騎厲惟武進審大
計時邁其德清一世

惟庸蜀 古有所思言文皇既平萬乘之蜀封建萬國復五等之爵也

惟庸蜀僭號天一隅劉備逆帝命禪亮承其餘擁衆數十萬闚隙
乘我虛驛騎進羽檄天下不遑居姜維屢寇邊隴上爲荒蕪文皇
愍斯民歷世受罪辜外謨蕃屏臣內謀衆士夫爪牙應指授腹心
獻良圖良圖協成文大一作乃興百萬軍雷鼓震地起猛勢陵浮雲
逋虜畏天誅面縛造壘門萬里同風教逆命稱妾臣光建五等紀
綱天人

天序 古芳樹言聖皇應歷受禪洪濟大化用人各盡其才也

天序曆應受禪承靈祜御羣龍勒螭虎弘濟大化英儁作輔明明
統萬機赫赫鎮四方咎繇稷契之儔協蘭芳禮王臣覆兆民化之
如天與地誰敢愛其身

大晉承運期 古上邪言聖皇應籙受圖化象神明也

大晉承運期德隆聖皇時清晏白日垂光應籙圖陟帝位繼天正
玉衡化行象神明至哉道隆虞與唐元首敷洪化百寮股肱並忠
良民大康和吉之音無鉠肹處隆隆赫赫福祚盈無疆

金靈運 古君馬黃言聖皇踐祚致敬宗廟孝道行于天下也

金靈運天符發聖徵見參日月唯我皇體神聖受魏禪應天命皇
之興靈有徵登大麓御萬乘皇之輔若闞虎爪牙奮莫之禦皇之
佐讚清化百事理萬邦賀神祇應嘉瑞章恭享禮薦先皇樂府奏
磬管鏘鼓淵淵鍾喤喤奠樽俎實玉觴神歆饗咸悅康宴孫子祐

無疆大孝烝烝德教被萬方

於穆我皇 古雅子班言聖皇受命德合神明也

於穆我皇盛德聖且明受禪君世光濟羣生普天率土莫不來庭顒顒六合內望風仰太清萬國雍雍興頌聲大化洽地平天成七政齊玉衡惟平峨峨佐命濟濟羣英夙夜乾乾萬機是經雖治興匪荒寧謙道光沖不盈天地合德日月同榮赫赫煌煌曜幽冥三光克從於顯天垂景星龍鳳臻甘露霄零肅神祇祗上靈萬物欣戴自天効其成

仲春振旅 古聖人出言大晉申文武之教畋獵以時也

仲春振旅大致民武教于時日新師執提工執鼓坐作從節有序盛矣允文允武蒐田表禡申法誓遂圍禁獻社祭允以時明國制文武並用禮之經列車如戰大教明古今誰能去兵大晉繼天濟羣生

夏苗田 古臨高臺言大晉畋狩順時爲苗除害也

夏苗田運將徂軍國異容文武殊乃命羣吏撰車徒辯其各號讚契書王軍啟八門行同上帝居時路建大麾雲旗翳紫虛百官象其事疾則疾徐則徐回衡旋軫罷陳敝車獻禽享祠烝烝配有虞惟大晉德參兩儀化雲敷

仲秋獮田 古遠期言大晉雖有文德不廢武事順時以殺伐也

仲秋獮田金德常剛涼風清且厲凝露結爲霜白藏司辰蒼隼時鷹揚鷹揚猶尚父順天以殺伐春秋時敘雷霆振一作挺威曜進退由鉦鼓致禽祀祊羽毛之用充軍府赫赫大晉德芬烈陵三五敷化以文雖治不廢武光宅四海永享天之祚

順天道 古石留言仲冬大閱用武修文大晉之德配天也

順天道握神契三時示講武事冬大閱鳴鐲振鼓鐸旌旗象虹霓文制其中武不窮武動軍誓眾禮成而義舉三驅以崇仁進止不失其序兵卒練將如闞虎唯闞虎氣陵青雲解圍三面殺不殄羣

偃旌麾班六軍獻享烝脩典文嘉大晉德配天祿報功爵俟賢饗燕樂受茲百祿嘉萬年

唐堯 古務成漢務成古辭已亡晉曰唐堯言聖皇陟帝位德化光四表也

唐堯諮務成謙德所興積漸終光大履霜至堅冰神明道自然河海猶可凝舜禹統百揆元凱以次升禪讓應天曆睿聖世相承我皇陟帝位平衡正準繩德化飛四表祥氣見其徵興王坐俟旦亡主恬自矜致遠由近始覆簣成山陵披圖按先籍有其證靈液

玄雲 漢古辭亡晉仍舊名言聖皇用人各盡其材也

玄雲起丘山祥氣萬里會龍飛何蜿蜿鳳翔何翽翽昔在唐虞朝

聯見青雲際。今親遊萬國。流光溢天外。鶴鳴在後圃。清音隨風邁。成湯隆顯命。伊摯來如飛。周文獵渭濱。遂載呂望歸。符合如影響。先天天弗違。輟耕綜時綱。解褐衿天維。元功配二王。芳馨世所稀。我皇叙羣才。洪烈何巍巍。桓桓征四表。濟濟理萬機。神化感無方。髦才盈帝畿。丕顯惟昧旦。日新孔所咨。茂哉明聖德。日月同光輝。

伯益 漢黃爵古辭。古晋曰伯益。言赤烏啣書。有周以興。今聖皇受命。神雀來也。

伯益佐舜禹。職掌山與川。德侔十六相。思心入無間。智理周萬物。下知衆鳥言。黃雀應清化。翔集何翩翩。和鳴栖庭樹。徘徊雲日間。夏桀爲無道。密網施山阿。酷祝振纖網。當柰黃雀何。殷湯崇天德。去其三面羅。逍遥羣飛來。鳴聲乃復和。朱雀作南宿。鳳凰統羽羣。赤烏啣書至。天命瑞周文。神雀今來遊。爲我受命君。嘉祥致天和。膏澤降青雲。蘭風發芳氣。闔世同其芬。

釣竿 古釣竿。言聖皇德配堯舜。又有呂望之佐。以濟天功。致太平也。

釣竿何冉冉。甘餌芳且鮮。臨川運思心。微綸沉九淵。太公寶此術。乃在靈秘篇。機變隨物移。精妙貫未然。游魚驚著釣。潛龍飛戾天。戾天安所至。撫翼翔太清。太清一何異。兩儀出渾成。玉衡正三辰。造化賦群形。退願輔聖君。與神合其靈。我君弘遠略。天人不足并。天人初并時。昧昧何芒芒。日月有徵兆。文象興二皇。蚩尤亂生民。

黃帝用兵征。萬方逮夏禹。而德衰三代。不及虞與唐。我皇聖德配堯舜。受禪即阼。享天祥。率土蒙祐。靡不肅。庶事康。庶事康。穆穆明明。荷百祿。保無極。永太平。

宋鼓吹鐃歌三首

宋書樂志曰。鼓吹鐃歌四篇。其一篇缺。古今樂錄曰。上邪曲四解。晚芝曲九解。漢曲有遠期。疑是也。又如張三解。沈約云。樂人音聲相傳。訓詁不可復解。凡古樂錄。皆大字是辭。細字是聲。聲辭合寫。故致然爾。

上邪曲四解

大竭夜烏白云何來堂吾來聲烏奚姑悟姑尊盧聖子黃尊來餉青皇清嬰烏白日爲隨來郭吾微令吾解一應龍夜烏由道何來直子爲烏奚如悟姑尊盧雞子聽烏虎行爲來明吾微令吾解二詩則夜烏道祿何來黑洛道烏奚悟如尊爾尊盧起黃華烏伯遼爲國日忠雨令吾解三伯遼夜烏若國何來日忠雨烏奚如悟姑尊盧面道康尊錄一作錄龍永烏赫赫福祚夜音微令吾解四

晚芝曲九解

幾令吾幾令諸韓亂發正令吾解一幾令吾諸韓從聽心令吾若里洛何來韓微令吾解二尊盧忌盧文盧子路子路爲路鷄如文盧烟

烏諸𧫒微令吾解三幾令諸韓或公隨令吾解四幾令吾幾諸或言隨令吾䍷洛何來諸韓微令吾解五尊盧安成隨來免路路子爲吾路奚如文盧炯烏諸𧫒微令吾解六幾令吾幾諸或言隨令吾解七幾令吾諸或言幾苦䍷洛河來諸韓微令吾解八尊盧公洪音磨隨來免路子子路子爲路奚姑文盧炯烏諸𧫒微令吾解九

艾如張曲

幾令吾呼曆舍居執來隨咄武子邪令烏街針相風其右其右解一幾令吾呼羣議破胡執來隨吾咄武子邪令烏今烏今朧同腦人海相風及後解二幾令吾呼無公赫吾執來隨吾咄武子邪令烏無公赫吾娛音居立諸布始布

宋鼓吹鐃歌　何承天

宋書樂志曰鼓吹鐃歌十五篇何承天晉義熙末私造按此雖有漢曲舊名大抵別增新意故其義與古辭多不合然亦未嘗被于歌也

朱路篇

朱路揚和鸞翠蓋耀金華玄牡飾樊纓流旌拂飛霞雄戟闢曠塗班劍翼高車三軍且莫喧聽我奏鐃歌清鞞驚短簫朗鼓節鳴笳人心惟愷豫立論重本茲音亮且和輕風起紅塵渟淵發微

是故吹鐃歌圖焉

波逝韻騰天路積響結城阿仁聲被八表威震振九遐嗟嗟介胄士勗哉念皇家規勉俱到得立言之體

思悲公篇

思悲公懷袞衣東國何悲公西歸公西歸流二叔幼主既悟偃禾復偃禾復聖志申營都新邑從斯民從斯民德惟明制禮作樂興頌聲興頌聲致嘉祥鳴鳳爰集萬國康萬國康猶弗已握髮吐飧下羣士惟我君繼伊周比擬中具有規刺親覩盛世復何求

雍離篇

雍士多離心荆民懷怨情二凶不量德搆難稱其兵王人銜朝命

正辭糾不庭上宰宣九伐萬里舉長旌樓船掩江瀆駟介飛重[illegible]歸德戒後夫賈勇尙先鳴逆徒既不濟愚智亦相傾霜鋒未及染鄢郢忽已清西川無潛鱗北渚有奔鯨凌威致天府一戰夷三城江漢被美化宇宙歌太平惟我東郡民曾是㴱推誠

戰城南篇

戰城南衝黃塵丹旌電熛式連切音燄火光也鼓雷震勍敵猛戎馬殷橫陣亘野若屯雲仗大順應三靈義之所感士忘生長劍擊繁弱鳴飛鏑炫晃亂奔星虎騎躍華毦音耄旋朱火延起騰飛燗驍雄斬高旗搴長角浮叫響清天夷羣寇殪逆徒餘黎沾惠咏來蘇奏愷樂歸

皇都斑爵獻俘邦國娛

巫山高篇

巫山高三峽峻青壁千尋深谷萬仞崇巖冠靈林冥冥山禽夜響晨猿相和鳴洪波迅澓（音服水迴流也）載逝載停悽悽商旅之客懷苦情在昔陽九皇綱微李氏竊命宣武耀靈威蠢爾逆縱復踐亂機王旅薄伐傳首來至京師古之為國惟德是貴力戰而虐民鮮不顛墜矧乃叛戾伊胡能遂咨爾巴子無放肆

上陵者篇（言升高望遠傷時悲歎）

上陵者相追攀被服纖麗振綺紈攜童幼升崇巒南望城闕鬱盤桓王公第通衢端高甍華屋列朱軒臨濬谷掇秋蘭士女悠奕映隰原指營丘感牛山爽鳩既沒景君歎嗟歲聿逝不還志氣衰沮玄鬢斑野莽宿墳土乾顧此纍纍中心酸生必死亦何怨取樂今日展情歡

將進酒篇（言朝會進酒且以濡首荒志爲戒）

將進酒慶三朝備繁禮薦嘉肴榮枯換霜霧交緩春帶命朋僚車等旗馬齊鑣懷溫克樂林濠士失志慍情勞思旨酒寄遊遨敗德人甘醇醪耽長夜或淫妖興屢舞厲哇謠形傞傞聲號呶首既濡志亦荒性命天國家亡嗟後生節酣觴匪酒辜孰爲殃

君馬黃篇

君馬麗且閑揚鑣騰逸姿駿足躡流景高步追輕飛冉冉六轡柔奕奕金華暉輕霄翼羽蓋長風靡淑旂願爲范我驅雍容步中畿豈效詭遇子馳騁趣危機鉛（音終）陵策良駟造父爲之悲不怨吳坂峻但恨伯樂稀赦彼岐山盜實濟韓原師柰何漢魏主縱情營所私疲民甘藜藿瘠馬患盈肥人畜貿（俗貿字）厥養蒼生將焉歸

芳樹篇

芳樹生北庭豐隆正徘徊翠穎陵冬秀紅葩迎春開佳人閑幽室惠心婉以諧蘭房掩綺幌綠草被長階日夕遊雲際歸禽命同棲皓月盈素景涼風拂中閨哀絃理虛堂要妙清且悽嘯歌流激楚傷此碩人懷梁塵集丹帷微飈揚羅袿豈怨嘉時暮徒惜良願乖

有所思篇（言生罹荼苦哀慈親之不得見）

有所思思昔人曾閔二子善養親和顏色奉晨昏（一作昏晨）至誠烝烝通明神鄒孟軻爲齊卿稱身受祿不貪榮道不用獨擁楹三徙既許（音虛）禮義明飛鳥集猛獸附功成事畢乃更娶哀我生遘凶旻幼罹荼酷偏艱辛慈顏絕見無因長懷永思託丘墳

雉子遊原澤篇（言避世之士）

雉子遊原澤幼懷耿介心飲啄雖勤苦不願棲園林古有避世士

抗志清霄岑浩然寄卜肆揮棹通川陰逝遥風塵外散髮撫鳴琴
卿相非所盻何况于千金功名豈不美寵辱亦相尋逵說高尚不免矜氣冰
炭結六府憂虞纏胸襟想自不悟亦或悔之無及當世須大度量已不克任又量
已才真平心語三復泉流誡自驚良已深

上邪篇 邪讀作邪正之邪前俱作耶音

上邪下難正衆枉不可矯音和響必清端影緣直表大化揚仁風
齊人猶偃草聖王既已沒誰能弘至道開春湛柔露代終肅嚴霜
承平貴孔孟政敝侯申商乃敝之所由孝公明賞罰六世猶克昌李斯
肆濫刑秦氏所以亡漢宣隆中興魏祖寧三方辟彼針與石效疾

而稱良行葦非不厚悠悠何詎央琹瑟時未調改絃當更張矧乃
治天下此要安可忘

臨高臺篇 言超帝鄉而會瑶臺也

臨高臺望天衢飄然輕舉凌太虛携列子超帝鄉雲衣雨帶乘風
翔肅龍駕會瑶臺清暉浮景溢蓬萊濟四海濯洧盤佇立雲岳結
幽蘭馳迅風遊炎州願言桑梓思舊遊傾霄蓋靡電旌降彼天塗
頹沓冥辭仙族歸人羣懷忠抱義奉明君任窮達隨所遣何爲遠
想令心勞

遠期篇

遠期千里客肅駕候良辰近命城郭友具爾惟懿親高門啟雙闈
長筵列佳賓中堂舞六佾三廂羅樂人簫管激悲音羽毛揚華文
金石響高宇絃歌動梁塵脩標多巧捷丸劒亦入神遷善自雅調
成化由清均主人垂隆慶群士樂亡身願我聖明君邇期保萬春

石流篇

石上流水湔湔其波發源幽岫永歸長河瞻彼逝者歲月其偕于
在川上惟以增懷嗟我殷憂載勞寤寐遠此百罹有志不遂行年
倏忽長勤是嬰永言沒世悼茲無成幸遇開泰沐浴嘉運緩帶安
寢亦又何慍古之爲仁自求諸已虛情遥慕終于徒已

梁鼓吹曲 沈約

隋樂志曰梁高祖制鼓吹新歌十二曲

木紀謝 隋樂志曰漢第一曲朱鷺改爲木紀謝言齊謝梁升也

木紀謝、火運昌、炳南陸、耀炎光、民去癸、鼎歸梁、鮫魚出、慶雲翔、韊
五帝、軼三王、德無外、化溥淳、仁蕩蕩、義湯湯、浸金石、達昊蒼、橫四
海、被八荒、舞干戚、垂衣裳、對天眷、坐巖廊、胤有錫、祚無疆、風教遠、
禮容盛、感人神、宣舞詠、降繁祉、延嘉慶、奎數語不嫌麥昆夫氣自勁爽

賢首山 漢鐃歌二曲思悲翁改爲賢首山言武帝破魏軍於司部肇王迹也

賢首山、險而峻、乘巘憑、臨胡陣、騁奇謀、奮卒徒、斷白馬、塞飛狐、虛

日逐殲骨都刃谷蠡藏林胡成奇草既潤原亦塗輪無返慕有□

掃幾孽震戎逋揚凱奏展歡酺咏杕杜旋京吳此言武功

桐柏山改艾如張言武帝牧司王業彌章也

桐柏山淮之首肇基帝迹遂光匯有大震邊關𧄍摽醜農既勸民唯阜穗克庭稼盈畝迫嘉辰薦芳禊納寒搗爲春酒昭景福命肴壽天斯長地斯久化無極功無朽此是富國報本之原

道亡改上之回言東昏喪道義師起樊鄧也

道亡數極歸永元悠悠兆庶盡含冤沈河莫極皆無安赴海誰授矯龍翰自樊漢仙波流水清且瀾救此倒懸拯塗炭誓師劉旅赫靈斷乎茲八百驅十亂登我聖明由多難長夜杳冥忽云旦此言興之至取

忱威改擁離言破加湖元勳建也

忱威授律命蒼兕一作鬼言薄加湖灌秋水迴瀾瀄音櫛水相楔也汩沆增雉爭河投岸掬盈指犯刃嬰戈洞流矢資此威烈齊文軌又言武功之一

漢東流改戰城南言義師克魯山城也

漢東流江之汭逆徒蜂聚旌旗紛蔽天振威靈乘高騁銳至仁解網窮鳥入懷因此龍躍言登泰階武功之平一統

鶴樓峻改巫山高言平郢城兵一敗無敵也

鶴樓峻逝翠微因巖設險池永歸晉亡齒惟海言震耀靈威鹵□□稽顙天不能違金湯無所用功烈長巍巍武功之迹又

昏主恣淫慝改上陵言東昏政亂武帝起義平九江姑熟大破朱雀伐罪弔民也

昏主恣淫慝官閂自昌盛昏主上類焱上仁矜億兆誓師爲請命既齊丹浦戰又符甲子辰龕難伐有罪伐罪弔斯民悠悠萬姓于此覩陽春弔伐對針

石首局改將進酒言義師平京城仍廢昏定大事也

石首局北墉塹新堞巖東壘峻共表裏遥相鎮矢未飛鼓方振競銜璧並輿櫬酒池授象廊震同伐謀兼善陳闘應和掃煨燼剪庶慝靡餘氛大定局面

期運集改有所思言武帝膺籙受禪德盛化遠也

期運集惟皇膺寶符龍躍清漢渚鳳起方洪隅謳歌共適夏獄訟兩違朱二儀啟佳祚千載猶旦暮舞蹈流帝功金玉昭王度叙德化

於穆改芳樹言大梁闡運君臣和樂休祚方遠也

於穆君臣君臣和以肅關王道定天保樂均靈囿宴同在鎬前庭懸鼓鍾左右列笙鏞繆佩俯仰有則備禮容翔振鷺騁羣龍隆周何足擬遠與唐比蹤歌無愧風無窮

惟大梁改上邪言梁德廣運仁化洽也

惟大梁開建受籙膺圖君臨極冠帶被五都四海並和會排闥欵
羣無異塗是絕
唐鼓吹鐃歌 柳宗元
唐鼓吹鐃歌十二曲柳宗元作以紀高祖太宗功德及征伐勤勞之事 按諸曲史書不載疑宗元私作而未嘗奏或奏而未嘗用故不被于歌如何承天之造宋當
晉陽武 言隋亂既極唐起晉陽平姦豪為生人義主以仁與武也第一
晉陽武奮義威煬之渝德焉歸氓畢屠綏者誰皇烈烈專天機號
以仁揚其旗日之昇九土晞斥田圻流洪輝有其二翼餘隋斮梟

鷙連熊螭枯以肉勍者羸后土蕩玄穹彌合之育莽然施惟德輔
慶無期 奇蹈是都卞邑
獸之窮 言李密自邙山之敗其下皆貳伯王之業知天授在唐遂歸于道卒我爵命也第二
獸之窮奔大麓天厚黃德狙獷服甲之櫜弓彌矢箙皇旅靖敵逾
戚自亡其徒匪予戮 商周事行以梁唐同 屈贅猛虔慄慄縻以尺組啗以秩
黎之陽土茫茫富兵戎盈倉箱乏者德莫能享驅豺兕授我疆
戰武牢 言太宗師討王世充竇建德助逆師喬擊武牢下擒之遂降充也第三
戰武牢動河朔逆之助圖掎角怒𤌇闢 不遺微小 抗喬嶽 不畏強梁 翹萌牙
傲霜雹王謀內定申掌握鋪施芟夷二主縛悍華戎廓封略命之
背甲以斮歸有德唯先覺 斷絕柚埋
涇水黃 言薛舉據涇以死其子仁杲尤勇以暴師平之也第四
涇水黃隴野茫負太白騰天狼有鳥鷙立羽翼張鉤喙決前
鉅 一作距 趯傷怒飛饑嘯翾不可當 一不字當三字如此用 老雄死子復良巢岐
飲渭肆翱翔頓地紘提天綱列缺掉幟招搖耀鋩鬼神來助夢嘉
祥腦塗原野魄飛揚星辰復恢一方
奔鯨沛 言輔氏憑江淮竟東海命將平之也第五
奔鯨沛盪海垠吐霓翳日腥浮雲帝怒下顧哀墊昏 其谷語易以雄峭 授
以神柄推元臣手援矢矛截脩鱗披攘蒙霧開海門地平水靜浮

天垠羲和顯耀乘清氛赫炎溥暢礴大鈞
苞枿 言梁之餘保荊衡巴巫窮南越良將取之不以師也第六
苞枿黷矣惟根之蟠彌巴蔽荊負南極以安曰我舊梁氏 逼三百篇風度
緝綏艱難江漢之阻都邑固以完聖人作 陡援 神武用有臣勇智奮
不以衆投跡死地謀猷縱化敵爲家慮則中浩浩海裔不威而同
係縲降王定厥功澶漫萬里宣唐風蠻夷九譯咸來從凱旋金奏
象形容震赫萬國罔不龔
河右平 言李軌保河右師臨之不克變或執以降也第七
河右澶漫頑爲之魁王師如雷震崑崙以頹上聾下聰驁不可迴

助讎抗有德惟人之災乃潰乃奮執縛歸厥命萬室蒙其仁一夫
則病濡以鴻澤皇之聖威畏德懷功以定順之于理物咸遂厥性

鐵山碎 言突厥之大古夷狄莫強焉師大破之降其國告于廟也第八

鐵山碎大漠舒二　勁連　廬背北海專坤隅歲來侵邊或傳于
都天子命元帥奮其雄圖破定襄降魁渠窮竟窟宅斥余吾百蠻
破膽邊氓蘇威武輝耀明鬼區利澤彌萬祀功不可踰官臣拜首
惟帝之謨 與天子句照應立論

靖本邦 言劉武周敗表叛咸有晉地太宗滅之也第九

本邦伊晉惟時不靖根柢之搖枝葉攸病守臣不任勖于神聖 新古

惟越之興翦焉則定洪惟我理式和以徵羣頑既夷庶績咸正皇
極載大唯人之慶 似板不板才致軼人

吐谷渾 言李靖滅吐谷渾於西海上也第十

吐谷渾盛彊背西海以夸歲侵擾我疆退匿險且遐帝謂神武師
往征靖皇家烈烈旆其旗熊虎雜龍蛇王旅千萬人銜枚默無譁
束刃逾山徼張翼縱漠沙一舉刈　腥尸骸積如麻除惡務本根
況敢遺萌芽洋洋西海水威命窮天涯係　來王都犒樂窮休嘉
登高望還師竟野如春華行者靡不歸親戚讙要遮凱旋獻清廟
萬國思無邪 稜稜然有古之姝

高昌 言李靖滅高昌也第十一

麴氏雄西北別絕臣外區既恃遠且險縱傲不我虞烈烈王者師
熊螭以爲徒能旂翻海浪驛騎馳坤隅賁育搏嬰兒一掃不復餘
平沙際天極但見黃雲驅 可作滅虜圍 臣靖執長纓智勇伏囚拘文皇
南面坐　狄千羣趨咸稱天子神往古不得俱獻號天可汗以覆
我國都兵戎不交害各保性與軀

東　 言既克東　羣臣請圖　蠻如周書王會也第十二

東　有謝氏冠帶理海中自言我異世雖聖莫能通王卒如飛翰
鵬騫駭羣龍轟然自天墜乃信神武功 看他虛字轉 繫　君臣人累累

來自東無思不服從唐業如山崇百辟拜稽首咸願圖形容如周
王會書永永傳無窮睢盱萬狀乖咿嗢九譯重廣輪撫四海浩浩
如皇風歌詩鐃鼓間以壯我元戎 總結鐃歌

擬鐃歌

樂府之擬貴于合調次于詣題今每不務合調而秪取題
而之髣髴以自賦其志律絕歌行無所不可其于擬樂府
之志已荒矣然古之人早有爲之者錄之以存其槩

朱鷺 蘇子卿

玉山一朱鷺容與入王畿欲向天池飲還過上林飛金堤晒羽翮

丹水浴毛衣非食葭下食懷恩自遠歸

同前 張籍

翩翩兮朱鷺來泝春塘棲綠樹羽毛如翦色如染遠飛欲下雙翅斂避人引子入深溆動處水紋開灩灩誰知豪家網爾軀不如飲啄江海隅

艾如張 孫子鄉

誰在關門外羅家諸少年張機遂艾側結網槿籬邊若能飛自勉豈忘繒所纏黃雀儻爲誠朱絲猶可延

同前 李賀

錦襜褕繡襠襦彊彊飲啄哺爾雛隴東臥穟滿風雨莫信一作逐龍媒隴西去齊人織網如素空張在野春平碧中網絲漠漠無形影誤爾觸之傷首紅艾葉綠花誰翦刻中藏禍機不可測

上之回 蕭愨

發軔城西時回輿事北遊山寒石道凍葉下故宮秋朔路傳清警邊風卷畫旒歲餘巡省畢擁仗返皇州

同前 [illegible]

承平重遊樂御蹕上之回屬車響流水清笳轉落梅嶺雲蓋道轉巖花映綬開下輦便高宴何如在瑤臺

同前 李白。此言秦皇漢武之事。同中者不過溺于神仙，豈知求賢哉。明皇亦好神仙，故諷之

三十六離宮樓臺與天通閣道步行月美人愁煙空恩疎寵不及桃李傷春風淫樂意何極金輿向回中萬乘出黃道千旗揚綵虹前軍細柳北後騎甘泉東豈問渭川老寧邀襄野童但慕瑤池宴歸來樂未窮

同前 李賀

上之回大旗喜懸虹彗撻鳳尾劍匣破舞蛟龍蚩尤死鼓逢逢天高慶雷齊墜地地無驚煙海千里

戰城南 李白。此指當時之事而言。天寶元年，北討奚契丹，戰桑乾河，三遇三克。又李嗣業討勃律，通道葱嶺上。

征伐無時著有所諷也。

去年戰桑乾源今年戰葱河道洗兵條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中草萬里長征戰三軍盡衰老匈奴以殺戮爲耕作古來唯見白骨黃沙田秦家築城備　處漢家還有烽火然烽火然不息征戰無已時野戰格鬬死敗馬號鳴向天悲烏鳶啄人腸啣飛上挂枯樹枝士卒塗草莽將軍空爾爲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巫山高 王融

想像巫山高薄暮陽臺曲煙雲乍舒卷猨鳥時斷續彼美如可期

竊言紛在矚憮然坐相望秋風下庭綠

同前 劉方平

楚國巫山秀清猿日夜啼萬重春樹合十二碧峰齊峽出朝雲下江來暮雨西陽臺歸路直不畏向家迷

同前 于濆 [illegible]

何山無朝雲彼雲亦悠揚何山無暮雨彼雨亦蒼茫宋玉恃才者憑虛構高堂自重文賦名荒淫歸楚襄峩峩十二峰永作妖鬼鄉

同前 李賀

碧叢叢高插天大江翻瀾神曳烟楚魂尋夢風颸然曉風飛雨生苔錢瑤姬一去一千年丁香筇竹啼老猿古祠近月蟾桂寒椒花墜紅濕雲間

將進酒 昭明太子

洛陽輕薄子長安遊俠兒宜城溢渠盌中山浮羽卮

同前 李白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岑是岑參丹丘即元丹丘白友此二人故指之將進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傾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復醒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任達放浪近于蕩矣然白抱用世之才而不遇合以爲此解慰之詞也

同前 李賀

瑠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珍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屏繡幕圍香風吹龍笛擊鼉鼓皓齒歌細腰舞況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酩酊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

君馬黃 蔡知君

君馬徑西極臣馬出東方足策浮雲影珂連明月光水凍恒傷骨蹄寒爲踐霜蹢躅嗟伏櫪坐想欲從良

同前 李白

君馬黃我馬白馬色雖不同人心本無隔馬色不同而馬則一以況人之才藝雖異而爲人則均也共作遊冶盤雙行洛陽陌長劍既照曜高冠何赩赫此言俱以才藝進仕各有千金裘俱爲五侯客猛虎落陷穽壯夫時屈厄相知在急難獨好亦何益此詩其傷朋友之道缺乎應是白遭誣被謗之時作

芳樹 謝朓

早翫華池陰復鼓滄洲泄椅柅芳若斯葳蕤紛可結霜下桂枝銷

怨與飛蓬折不厠玉盤滋誰憐終委絕

同前 王融

相望早春日烟華雜如霧復此佳麗人含情結芳樹綺羅已自憐萱風多有趣去來徘徊者佳人不可遇

同前 沈佺期

何地早芳菲宛在長門殿天挑色若綬穠李光如練啼鳥弄花疎游蜂飲香遍歎息春風起飄零君不見

同前 羅隱

細蕊慢逐風暖香閒破鼻青帝固有心時時動人意去年高枝猶壓地今年低枝已憔悴吾所以見造化之權變通之理春夏作頭秋冬爲尾循環反覆無窮已今生長短同一軌若使威可以制力可以止秦皇不肯斂手下沙丘孟賁不令低頭入蒿里伊人强猛猶如此顧我勞生何足恃但願素袍傾綠蟻陶陶兀兀大醉於青冥白晝間任他上是天下是地

有所思 王融

如何有所思而無相見時宿昔夢顏色階庭尋履綦高張更何已引滿終自持欷知憂能老爲視鏡中絲

同前 虞羲

佳期竟不歸春日坐芳菲拂匣看離扇開箱見別衣井梧生未合宮槐卷復稀不及銜泥鷰從來相逐飛

同前 李白

我思仙人乃在碧海之東隅海寒多天風白波連山倒蓬壺長鯨噴湧不可涉撫心茫茫淚如珠西來青鳥東飛去願寄一書謝麻姑

同前 盧仝

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珠箔天之涯天涯娟娟嫦娥月三五二八盈又缺翠眉蟬鬢生別離一望不見心斷絕心斷絕幾千里夢中醉卧巫山雲覺來淚滴湘江水湘江兩岸花木深美人不見愁人心愁人心含愁更奏綠綺琴調高絃絕無知音美人兮美人不知爲暮雨兮爲朝雲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窗前疑是君

雉子斑 李白○古今樂錄曰梁三朝樂第四十一設辟邪伎鼓吹作雉子斑曲引去來○天寶之末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此詩其有所諷與

辟邪伎作鼓吹驚雉子斑之奏曲成喔咿振迅欲飛鳴扇錦翼雄風生雙雌同飲啄趫悍誰能爭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黃金籠下生天地至廣大何惜遂物情善卷讓天子務光亦逃名所貴曠士

懷朗然合太清

臨高臺 魏文帝○詩紀云此曲三段辭不相屬鵠欲南遊以下乃古辭飛鵠行也漢曲大畧意同

臨臺行高高以軒下有水清且寒中有黃鵠往且翻行爲臣當盡忠願令皇帝陛下三千歲宜居此宮鵠欲南遊雌不能隨我欲躬銜汝口噤不能開欲負之毛衣摧頹五里一顧六里徘徊

同前 張正見

曾臺迥清漢出迥架重棼飛棟臨黃鶴高窻度白雲風前朱幌色霞處綺䟭分此中多怨曲地遠詎能聞

同前 王勃

臨高臺高臺迢遞絕浮埃瑶軒綺構何崔嵬鸞歌鳳吹清且哀俯瞰長安道萋萋御溝草斜對甘泉路蒼蒼茂陵樹高臺四望同帝鄉佳氣鬱葱葱紫閣丹樓紛照曜璧房錦殿相玲瓏東迷長樂觀西指未央宮赤城映朝日綠樹搖春風旗亭百隊開新市甲第千甍分戚里朱輪翠蓋不勝春疊榭層楹相對起復有青樓大道中繡戶文窻雕綺櫳錦衣晝不襞羅幃夕未空歌屏朝掩翠粧鏡晚窺紅爲吾安寶髻蛾眉罷花叢狹路塵間黯將暮雲開月色明如素鴛鴦池上兩兩飛鳳凰樓下雙雙度物色正如此佳期那不顧銀鞍繡轂盛繁華可憐今夜宿倡家倡家少婦不須顰東園桃李片時春吾看舊日高臺處柏梁銅雀生黃塵

遠期 張率

遠期終不歸節物坐將變白露愴單衫秋風息團扇誰能久離別他鄉且異縣浮雲蔽重山相望何時見寄言遠期者空閨淚如霰

玄雲 張率

壞陣壓巘盤遷隱牆息扉映日斜生海旁樹似鵬飛夢山姿已去落霞何由歸

黃雀行 莊南傑

穿屋穿墻不知止爭樹爭巢入營死林間公子挾彈弓一丸致斃

花叢裏小雛黃口未有知青天不解高高飛虞人設網當要路白日啾啾禍萬機

釣竿 魏文帝○崔豹曰伯常子避仇河濱爲漁者其妻思之而作也每至河側輒歌之後相如作釣竿詩傳爲樂曲

東越河濟水遙望大海涯釣竿何珊珊魚尾何簁簁行路之好者芳餌欲何爲

同前 沈約

桂舟既容與綠浦復回紆輕絲動弱芰微楫起單鳧扣舷忘日暮卒歲以爲娛

樂府英華卷三終

卷四

卷四目錄終

吳江顧有孝茂倫箋錄　同學諸子參訂

橫吹曲辭

橫吹曲其始亦謂之鼓吹馬上奏之蓋軍中之樂也北狄諸國皆馬上作樂故自漢以來北狄樂總歸鼓吹署其後分爲二部有簫笳者爲鼓吹用之朝會道路亦以給賜漢武時南越七郡皆給鼓吹是也有鼓角者爲橫吹用之軍中馬上所奏者是也晉書樂志曰橫吹有鼓角又有胡角舊說云蚩尤帥魑魅與黃帝戰帝乃命吹角爲龍鳴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桓越沙漠而軍士思歸于是減爲半鳴尤更悲矣橫吹有雙角卽口樂也漢張騫入西域傳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口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用之魏晉以來唯傳黃鵠等十曲其詞後亡又有關山月等八曲後世之所加也又古今樂錄有梁鼓角橫吹曲多叙慕容垂及姚泓時戰陣之事其曲有企喻等歌三

十六曲樂府胡吹舊曲又有隔谷等歌三十曲總六十六曲未詳時用何篇也

漢橫吹曲

解題曰漢橫吹曲二十八解李延年造魏晉已來唯傳十曲曰黃鵠曰隴頭曰出關曰入關曰出塞曰入塞曰折楊柳曰黃覃子曰赤之揚曰望行人後又有關山月洛陽道長安道梅花落紫騮馬驄馬雨雪劉生八曲合十八曲古辭闕有存者今列六朝諸詩以觀其槩云

隴頭　陳後主

（一曰隴頭水通典曰天水郡有大阪名曰隴坻亦曰隴山卽漢隴關也三秦記曰其阪九迴上者七日乃越上有清水四注下所謂隴頭水也）

隴頭征戍客寒多不識春驚風起嘶馬苦霧雜飛塵投錢積石水斂轡交河津四面夕冰合萬里望佳人（懷）

隴頭水　梁元帝

銜悲別隴頭關路漫悠悠故鄉迷遠近征人分去留沙飛曉成幕海氣旦如樓（境地流異）欲識秦川處隴水向東流

同前　王建

隴水何年隴頭別不在山中亦嗚咽（從隴水說別離）征人塞耳馬不行未到隴頭聞水聲謂是西流入蒲海還聞北海（一作去）繞龍城隴東隴

西多屈曲野麋飲水長簇簇胡兵夜回水傍住憶着來時磨劍處不堪頻經。又不堪過歷。向前無井復無泉放馬回看隴頭樹不堪頻足。

同前 鮑溶

隴頭水千古不堪聞生歸蘇屬國死別李將軍生歸死別俱不堪。細響風凋河清哀雁落雲悲涼在目。

出關 魏徵 此玄成奉使出關賦以見志。

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策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羈南越憑軾下東藩鬱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既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魂先說艱險預折有為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為此懷慨想見忠魏。下四句只足此句。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入關 賈馳

河上微風來關頭樹初溼今朝關城吏又見孤客入又見并頻孤客真孫。上國誰與期西來徒自急

出塞 晉書樂志曰。出塞入塞曲。李延年造。曹嘉之晉書曰。劉疇嘗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羣胡皆垂泣而去。按西京雜記曰。戚夫人善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則高帝府已有之。疑不起于延年也。唐又有塞上塞下曲。蓋出于此。

候騎出甘泉奔命入居延旗作浮雲影陣如明月弦簡語極潤。非後人書。

同前 劉孝標

薊門秋氣清飛將出長城絕漠衝風急交河夜月明陷敵摐金鼓摧鋒揚旆旌去去無終極日暮動邊聲

同前 王維

居延城外獵天驕白草連天野火燒暮雲空磧時驅馬秋日平原好射鵰護羌校尉朝乘障破虜將軍夜渡遼玉靶角弓珠勒馬漢家將賜霍嫖姚

同前 王昌齡

秦時明月漢時關秦時明月。極是巧思。出口自成雅言何也。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渡陰山含刺但覺溫平。

入塞 周王褒

戍久風塵色勳多意氣豪建章樓閣迥長安陵樹高度冰傷馬骨經寒墜節旄行當見天子無假用錢刀已是難買處。

折楊柳 梁元帝 ○樂府有胡吹歌云。上馬不捉鞭。反拗楊柳枝。下馬吹橫笛。愁殺行客兒。此辭元出北國。即鼓角橫吹曲折楊柳是也。宋書五行志曰。晉太康末。京洛為折楊柳之歌。其曲有兵革苦辛之詞。

山高巫峽長垂柳復垂楊同心且同折故人懷故鄉山似蓮花艷流如明月光寒夜猿聲徹遊子淚霑裳聲情悽惋。

望行人 王建

自從江樹秋日日上江樓夢見離珠浦書來在桂州不同魚比目
終恨水分流久不開明鏡多應是白頭

關山月 梁元帝○解題曰傷別離也古木蘭詩曰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按相和曲有度關山亦類此

朝望清波道夜上白登臺月中含桂樹流影自徘徊寒沙逐風起
春花犯雪開夜長無與晤衣單誰爲裁

洛陽道 梁元帝

洛陽開大道城北達城西青槐隨幰拂綠柳逐風低玉珂鳴戰馬
金爪鬬場鷄桑萎日行暮多逢秦氏妻

洛陽陌 李白

白玉誰家郎回車渡天津看花東陌上驚動洛陽人

長安道 梁簡文

神皐開隴右陸海實西秦金槌一作推輪抵長樂複道向宜春落花依
度幰垂柳拂行人金張及許史夜夜尙留賓可括盧駱長篇

梅花落 鮑照○梅花落本笛中曲也按唐大角曲亦有大單于小單于大梅花小梅花等曲今其聲猶有存者

中庭雜樹多偏爲梅咨嗟問君何獨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
作實念其字多少愛惜鑒賞兩能作字妙于說梅又着念爾字情致婉媚搖蕩春風媚春日念爾零落逐風飈
徒有霜華無霜質

紫騮馬 梁簡文○古辭云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又梁曲曰獨柯不成樹獨樹不成林念娘錦裲襠恒長不忘心蓋從軍久戍懷歸而作也

賤妾朝下機正値良人歸青絲懸玉鐙朱汗染香衣驟急珂彌響
蹀音鋪馬蹀跡也多塵亂飛雕菰幸可薦故心君莫違

同前 梁元帝

長安美少年金絡錦連錢宛轉青絲鞚照耀珊瑚鞭

驄馬 車騎○一曰驄馬驅皆言關塞征役之事○已後作者俱盛誇馬

驄馬鏤金鞍柘彈落金丸意欲騁驊走先作野遊盤平明發下蔡
日中過上蘭路遠行須疾非是畏人看

驄馬曲 紀唐夫

連錢出塞驕沙遂登比當時御史驄逐北自諳深磧路連嘶誰念
靜邊功登山每與青雲合弄影應知碧草同今日虜平將換妾不
如羅袖舞春風是言馬是不言馬比體也

驄馬驅 梁元帝

朔方寒氣重胡關饒苦霧白雪晝凝山黃雲宿埋樹連翩行役子
終朝征馬驅試上金微山還看玉關路

雨雪 陳後主○穆天子傳曰天子遊于黃臺之丘獵苹澤天子乃休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之曰我徂黃竹是也今雨雪曲蓋取諸此○陳晴五言似爲律詩之始然工整後忽爾響竭此等作是也

長城飛雪下邊關地籟吟濛濛九天暗霏霏千里深樹冷月恒少

冂霧日偏況況聽南歸鴈切思朝笳音

雨雪曲 張正見

胡關辛苦地雲路遠漫漫倉氷踏馬足雜雨凍旗竿沙漠飛恒暗
天山積轉寒無因辭日逐團扇掩齊紈

劉生 梁元帝○劉生不知何代人齊梁已來爲劉生辭者皆稱其任俠豪放周游五陵三秦之地或云抱劍專征爲符節官所未詳也

任俠有劉生然諾重西京扶風好驚坐長安恒借名榴花聊夜飲
竹葉解朝酲結交李都尉遨遊佳麗城 是寫俠

梁鼓角横吹曲

樂錄曰梁鼓角横吹曲有企喻琅琊王鉅鹿公主紫騮馬黃淡思地驅樂雀勞利慕容垂隴頭流水等歌三十六曲二十五曲有歌有聲十一曲有歌是時樂府胡吹舊曲有大白淨皇太子等十四曲唯淳于王捉搦東平劉生三曲有歌十一曲並亡又有隔谷折楊柳幽州馬客吟慕容家自魯企由谷隴頭高陽王樂人等歌古辭並存唯木蘭一曲不知起于何代也

企喻歌 企喻歌四曲或云後又有二句頭毛墮落魄飛揚百草頭屍後男兒可憐蟲一曲是符融詩本云深山解谷口把骨無人收按企喻本北歌與今傳者小異四曲曲四解

男兒欲作健結伴不須多鷂子經天飛群雀兩向波
放馬大澤中草好馬着臕 音標肥貌 牌子鐵裲襠 音兩當裲襠稻䄒也稻音陌 鉅 一作鉾 鉾 與矛同又劍口 鶡尾條
前行看後行齊著鐵裲襠前頭看後頭齊著鐵鉅鉾 承結伴言郎同袍皆作意
男兒可憐蟲出門懷死憂尸喪狹谷口白骨無人收

琅琊王歌 琅琊王歌八曲或云陰凉下又有二句云盛冬十一月就女覓凍漿屍後云誰能騎此馬唯有廣平公按晋書載記廣平公姚弼興之子泓之弟也八曲曲四解

新買五尺刀懸著中梁柱一日三摩娑劇于十五女 鍾惺云讀此二語知愛妾換馬不是惡薄不近情事

琅琊復琅琊琅琊大道王陽春二三月單衫繡裲襠
東山看西水水流盤石間公死姥更嫁孤兒甚可憐 可入村語正是古華
琅琊復琅琊琅琊大道王鹿鳴思長草愁人思故鄉
長安十二門光門宛妍雅渭水從隴來浮遊渭橋下
琅琊復琅琊女郎大道王孟陽三四月移鋪逐陰凉
客行依主人願得主人強猛虎依深山願得松柏長 譚元春云遊客讀之心搖地王讀之情長○妙在猛虎句在後是古法
悕 音猿此當同快 馬高纒鬃遥知身是龍誰能騎此馬唯有廣平公

鉅鹿公主歌 樂志曰梁有鉅鹿公主歌似是姚萇時歌其詞華音與此歌不同○三曲曲四解

官家出遊雷大鼓細乘犢車開後戶
車前女子年十五手彈琵琶玉節舞
鉅鹿公主殷照女皇帝陛下萬幾王

紫騮馬歌 樂錄曰。十五從軍征以下。是古詩。○六曲曲四解。

燒火燒野田野鴨飛上天童男娶寡婦壯女笑殺人。一笑兼有妬羨。醜壯女字。
高高山頭樹風吹葉落去一去數千里何當還故處。此首已下自是一串。
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 閒閒說出慘境。
遙看是君家松柏冢纍纍兔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
中庭生旅穀井上生旅葵舂穀持作飯採葵持作羹 慘中作聊賴。

羹飯一時熟不知飴阿誰出門東向看淚落沾我衣 轉入真慘去處。

黃淡思歌 樂錄曰。思音相思之思。按李延年造橫吹曲二十八解。有黃覃子。不知與此同否。○四曲曲四解

歸歸黃淡思逐郎還去來歸歸黃淡百逐郎何處索
心中不能言復作車輪旋與郎相知時但恐傍人聞
江外何鬱拂龍洲廣州出一作去象牙作帆檣綠絲作幃繂。
綠絲何葳蕤逐郎還去來

地驅樂歌 樂錄日。側側力力以下八句。是今歌有此曲。最後云不可與力。或云各自努力。○四曲曲四解

青青黃黃雀石頹唐槌殺野牛押殺野羊
驅羊入谷白羊在前老女不嫁蹋地喚天 老女情狀妍笑。妙在真情不淹
側側力力念君無極枕郎左臂隨郎轉側
摩捋郎鬚看郎顏色郎不念女不可與力 鍾惺云。千態溫存。非老女不辦此行徑。

雀勞利歌 一曲曲四解

雨雪霏霏雀勞利長嘴飽滿短嘴饑

慕容垂歌 晉書載記曰。慕容垂。本名霸。以讖記。乃去夬。以垂爲名。慕容儁僭號。封垂爲吳王。徙鎮信都。太元八年。自稱燕王。○三曲曲四解。

慕容攀牆視吳軍無邊岸我身分自當枉殺牆外漢
慕容愁憤憤燒香作佛會願作牆裏燕高飛出牆外
慕容出牆望吳軍無邊岸咄我臣諸佐此事可惋歎

隴頭流水歌 樂錄曰。樂府有此歌曲。解多于此。○三曲曲四解

隴頭流水流離西下念我一身飄然曠野
西上隴阪羊腸九回山高谷深不覺腳酸
手攀弱枝足踰弱泥 鍾惺云。二語漢樂府妙境。二弱字。雨雪瀌瀌之苦在其中。不必竟其所說即妙

隔谷歌 樂錄曰。前云無辭。樂工有詞如此。○二曲

兄在城中弟在外弓無弦箭無栝食糧乏盡若爲活救我來救我來 郭本止此一曲
兄爲俘虜受困辱骨露力疲食不足弟爲官吏馬食粟何惜錢刀來我贖 不作怨望。直是真情語。

淳于王歌 二曲

肅肅河中育育熟須含黃獨坐空房中思我百媚郎

百媚在城外千媚在中央但使心相念高城何所妨

地驅樂歌 樂錄曰與前曲不同 一曲

月明光光星露墮欲來不來早語我 鍾云波得妙少得妙

東平劉生歌 一曲

東平劉生安東子樹木稀屋裏無人看阿誰

紫騮馬歌 樂錄曰與前曲不同

獨柯不成樹獨樹不成林念郎錦裲襠恒長不忘心

捉搦歌 四曲

粟穀難舂付石臼敝衣難護付巧媼男兒千凶飽人手 勸世名言千凶字見

老女不嫁只生口 小勇行狀 比踏地喚天又好笑

誰家女子能行步反著裌禪后裙露天生男女共一處願得兩個成翁嫗

華陰山頭百丈井下有流水徹骨冷可憐女子能照影不見其餘見斜領 不見其餘有無限情想○鍾惺云此首之妙在不說出

黃桑柘屐蒲子履中央有絲兩頭繫小時憐母大憐婿何不早嫁論家計 此句中當作轉韻似作一順看

同前 歌辭

門上關墻上棘窗中女子聲唧唧洛陽大道徒自直女子心在婆舍側鳴鳴籠鳥觸四隅養男男娶婦養女女嫁夫阿婆六十翁七十不知女子長日泣從他嫁去無悒悒遲看孟津河楊柳鬱婆娑

我是虜家兒不解漢兒歌 更無深意音節自古

健兒須快馬快馬須健兒跳跋黃塵下然後別雄雌 跳跋音別撰

幽州馬客吟歌辭 五曲

儈 一作快 馬常苦瘦勦兒常苦貧黃禾起羸馬有錢始作人 貧士骨疏

熒熒帳中燭燭滅不久停盛時不作樂春花不重生

南山自言高只與北山齊女兒自言好故入郎君懷

郎著紫袴褶女著綵裌裙男女共燕遊黃花生後園

黃花鬱金色綠蛇銜珠丹辭謝床上女還我十指鐶

折楊柳枝歌 四曲

上馬不捉鞭反拗楊柳枝下馬吹長笛愁殺行客兒

門前一株棗歲歲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孫兒抱 稍文雅一字不得

敕敕何力力女子臨窗織不聞機杼聲只聞女歎息

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阿婆許嫁女今年無消息 語意吞吐偏妙○古辭相襲不以爲異此二曲取木蘭歌截作短章而章法意義絕已不同

慕容自魯企谷由歌（一作由谷）

郎在十重樓，女在九重閣。郎非黃鷂子，那得雲中雀。

隴頭歌

隴頭流水，流離山下。念吾一身，飄然曠野。

朝發欣城，暮宿隴頭。寒不能語，舌卷入喉。（似隽氏語，然畢竟是樂府語。）

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心肝斷絕。

高陽樂人歌（樂錄曰：魏高陽樂人所作也。又有白鼻騧，蓋出于此。）

可憐白鼻騧，相將入酒家。無錢但共飲，畫地作交賒。

何處碟（音塌）鵝來，兩頰色如火。自有桃花容，莫言人勸我。（問答用筆古。）

白鼻騧 溫子昇

少年多好事，攬轡向西都。相逢狹斜路，駐馬詣當壚。

同前 李白

銀鞍白鼻騧，綠地障泥錦。細雨春風花落時，揮鞭且就胡姬飲。

同前 張祜

爲底胡姬酒，長來白鼻騧。摘蓮拋水上，郎意在浮花。

雍臺 吳均

雍臺十二樓，樓樓鬱相望。隴（一作西）回飛狐門，白日盡無光。

木蘭詩（樂錄曰：木蘭不知名。浙江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韋元甫續附入。按木蘭詩作男子代父征行，其詞最）

（若相和曲有度關山，亦祖篇中關山度若飛之意，皆言傷別云。）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唯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四語妙妙）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質得妙）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旦（一作朝）辭爺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旦辭黃河去，暮至黑山頭。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鳴啾啾。（兩行忽入浩歌）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數語似律。忽）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一作賜物）百千彊。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一作欲與木蘭賞，不願尚書郎。）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爺孃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補出阿姊小弟）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牀。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雲鬢，挂鏡帖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每間七字句，覺有體勢。）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雙（一作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橫吹曲 江總

簫聲鳳臺曲，洞吹龍鍾管。鏜鎝漢陽摻，惄抓胡笳斷。

四卷終

樂府英華目錄

卷五

相和歌辭

相和六引

箜篌引 古辭　宮引 沈約

商引 沈約　角引 沈約

徵引 沈約　羽引 沈約

相和十五曲

氣出唱 魏武帝○三首　精列 魏武帝

江南 古辭　又 梁簡文帝

江南曲 丁仙芝　又 李益

又 陸龜蒙○五解

度關山 魏武帝　又 張正見

東光 古辭　十五 魏文帝

薤露 古辭　又 魏武帝

又 曹植　惟漢行 曹植

蒿里 古辭　又 魏武帝

對酒 魏武帝　又 范雲

雞鳴 古辭　雞鳴高樹顛 梁簡文帝

烏生 古辭　烏生八九子 劉孝威

城上烏 吳均　又 朱超

平陵東 古辭　又 曹植

陌上桑 古辭　又 魏武帝

日出東南隅行 陸機　日出行 蕭撝

吟歎曲

大雅吟 石崇　王明君 石崇

王昭君 鮑照　明君詞 王偃

昭君歎 范靜婦沈氏　楚妃歎 石崇

楚妃怨 張籍　王子喬 古辭

四弦曲

蜀國弦 李賀

平調曲

長歌行 古辭　又 古辭

又 魏文帝　鰕䱇篇 曹植

短歌行 魏武帝　又 魏武帝

又 魏文帝　又 陸機

鴈門太守行 古辭　又 梁簡文帝
艶歌何嘗行 古辭　又 魏文帝
艶歌行 古辭
煌煌京洛行 魏文帝　又 鮑照
又 戴暠　門有車馬客行 陸機
門有萬里客 曹植　牆上難為趨 傅玄
日重光行 陸機　月重輪 魏文帝
蜀道難 梁簡文帝
櫂歌行 魏明帝　又 陸機
又 梁簡文帝　蒲坂行 陸厥

胡無人行 僧貫休

楚調曲

白頭吟 古辭　又 鮑照
決絕詞 元稹　泰山吟 陸機
梁甫吟 諸葛亮　泰山梁甫行 曹植
東武吟 陸機
怨詩行 古辭　又 曹植
怨歌行 班婕妤　又 曹植
又 梁簡文帝　長門怨 柳惲
班婕妤 陸機

大曲

滿歌行 古辭

卷五目錄終

吳江顧有孝茂倫纂錄　　同學諸子參訂

相和歌辭

宋書樂志曰相和漢舊曲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爲二其後晉荀勗又採舊辭施用於世謂之清商三調歌詩即沈約所謂依絃管金石造歌以被之者也唐書樂志云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曲之遺聲漢世謂之三調又有楚調漢房中樂也與前三調總謂之相和調晉書樂志曰凡樂章古辭存者並漢世街陌謳謠江南可採蓮烏生八九子白頭吟之屬其後漸被于絃管即相和諸曲是魏晉之世相承用之永嘉之亂五都淪覆中朝舊音散落江左後魏孝文宣武用師淮漢收其所獲南音謂之清商樂相和諸曲亦在焉所謂清商正聲相和五調伎也凡諸調歌詞並以一章爲一解古今樂錄曰傖歌以一句爲一解中國以一章爲一解王僧虔啟云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當是先詩而後聲詩叙事聲成文必使志盡于詠音盡于曲是以作詩有豐約制解有多少猶詩子陽陽兩解南山有臺五解之類也又諸調曲皆有辭有聲而大曲又有豔有趨有亂豔在曲之前趨與亂在曲之後亦猶吳聲西曲前有和後有送也又大曲十五曲沈約並列于瑟調今郭茂倩依元嘉伎錄分于諸調又別叙大曲于其後唯滿歌行一曲諸調不載故附見于大曲之下云

相和六引

張永技錄相和有四引曰箜篌引曰商引曰徵引曰羽引古六引其宮引角引二曲闕宋惟箜篌引有詞三引有歌聲而辭不傳梁具五引有歌有辭凡相和其器有笙笛節歌琴瑟琵琶箏七種

箜篌引　子高妻麗玉

一曰公無渡河古今注曰箜篌引者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渡其妻隨而止之不及遂墮河而死于是援箜篌而歌曰公無渡河云云聲甚悽愴曲終亦投河而死子高還以語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箜篌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麗玉以其曲傳鄰女麗容名曰箜篌引又有箜篌謠不詳所起大略言結交當有終始與此異也

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當奈公何

使人悽涼無盡○唐汝詢云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人用樂府爲題者直當代其人而措詞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詞太白輩或失之惟琴操爲得體

宮引 沈約○隋樂志曰梁有相和五引三朝第一奏之漢氏因焉隋開皇中改五引爲五音唯迎氣于五郊降神奏之月令所謂孟春其音角也○唐樂志曰五郊迎氣各以月律而奏其音蓋因隋舊制云

八音資始君五聲與比和樂感百神優游律呂被咸英

商引

司秋紀兌奏西音激揚鍾石和瑟琴風流福被樂愔愔

角引

萌生觸發歲在春咸池始奏德尙仁惉懘以息和且均

徵引

執衡司事宅離方滔滔夏日火德昌八音備舉樂無疆

羽引

玄英紀運冬水折物爲音本和且悅窮高測深長無絕

相和十五曲

樂錄曰張永元嘉技錄相和有十五曲曰氣出唱曰精列曰江南曰度關山曰東光曰十五曰薤露曰蒿里曰覲歌曰對酒曰雞鳴曰烏生曰平陵東曰東門曰陌上桑十三曲有辭氣出唱精列度關山薤露蒿里對酒並魏武帝詞十五文帝詞江南東光雞鳴烏生平陵東陌上桑並古詞是也覲歌東門皆無其詞古有十七曲其武陵鵾鷄二曲

氣出唱 魏武帝○亦曰惟乾○此言受養其氣則精神自當上下天地游行四海之外而壽無窮矣

駕六龍乘風而行行四海外路下之八邦歷登高山臨谿谷乘雲而行行四海外東到泰山仙人玉女下來遨遊驂駕六龍飲玉漿河水盡不東流解愁腹飲玉漿奉持行東到蓬萊山上至天之門玉闕下引見得入赤松相對四面顧望正惶惶開玉心正興其氣百道至傳告無窮閉其口但當愛氣壽萬年東到海與天連神仙之道出窈入冥常當專之心恬澹無所愒欲閉門坐自守天與期氣願得神之人乘駕雲車驂駕白鹿上到天之門來賜神之藥跪

受之敬神齊當如此道自來

華陰山自以爲大高百丈浮雲爲之蓋仙人欲來出隨風列之雨吹我洞簫鼓瑟琴何誾誾酒與歌戲今日相樂誠爲樂玉女起起舞移數時鼓吹一何嘈嘈從西北來時仙道多駕烟乘雲駕龍鬱何蓊蓊遨遊八極乃到崑崙之山西王母側神仙金止玉停來者爲誰赤松王喬乃德旋之門樂共飲食到黃昏多駕合坐萬歲長宜子孫

遊君山甚爲真磪碨砟硌爾自爲神乃到王母臺金階玉爲堂芝草生殿傍東西廂客滿堂主人當行觴坐者長壽遽何央長樂甫

始宜孫子長願主人增年與相守 魏武多延方士，採討靈岡。其言不過養成氣機，而神自運行也。

精列 魏武帝○言頹駕螭龍遊見俞者其精神之列也若有生之身則有終期雖周孔大禹不免徂落而墳丘也

厥初生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終期莫不有終期聖賢不能免何爲懷此憂願螭龍之駕思想崑崙居思想崑崙居見欺于迂怪志意在蓬萊志意在蓬萊周孔聖徂落會稽以墳丘會稽以墳丘陶陶誰能度君子以弗憂年之暮奈何時過時來微

江南 蓋美芳晨麗景嬉遊得時若梁簡文桂楫晚應旋遊戲也按梁武作江南弄以代西曲有採蓮採菱蓋出于此唐陸龜蒙又廣古辭爲五解云

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聲奏丁冬寥雜然

同前 梁簡文帝

桂楫晚應旋歷岸扣輕舷紫荷擎釣鯉銀筐插短蓮人歸浦口暗那得久回船 言不耐其回船之久也情景俱盡也

江南曲 唐丁仙芝

長干斜路北近浦是兒家有意來相訪明朝出浣紗
發向橫塘口船前值急流知郎舊時意且請攏船頭
昨暝逗南陵風聲波浪阻入浦不逢人歸家誰信女
未曉已成妝乘潮意茫茫因從京口渡使報邵陵王

始下芙蓉樓言發琅琊岸急爲打船開惡許傍人見 各有一意極其輕倩

同前 李益

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 奇特想

同前五解 陸龜蒙○分綴東西南北太覺作意然詩家正有以此爲多者

魚戲蓮葉間參差隱葉扇鸂鶒鶂窺瀲灩無因見
魚戲蓮葉東初霞射紅尾傍臨謝山側恰値清風起
魚戲蓮葉西盤盤舞波急潛衣曲岍凉正對斜光入
魚戲蓮葉南欹危午烟疊光搖越鳥巢影亂吳娃檝
魚戲蓮葉北澄陽動微漣回看帝子渚稍背郎君船

度關山 魏武帝○魏樂奏武帝詞言人君當自勤苦省方黜陟輕刑薄賦也餘作者但敘征人行役之思焉

天地間人爲貴立君牧民爲之軌則車轍馬跡經緯四極黜陟幽明黎庶繁息於爍賢聖總統邦域封建五爵井田刑獄有燔冊書無普赦贖皋陶甫侯何有失職嗟哉後世改制易律勞民爲君役賦其力 一詩悉利病 舜漆食器畔者十國不及唐堯采椽不斵 大舜有閒然尚論者所忽 世歎伯夷欲以厲俗後惡之大儉爲共德許由推讓豈有訟曲兼愛尚同疏者爲戚

同前 張正見

關山度曉月劍客遠從征雲中出迴陣天外落奇兵 中有奇多度越 輪推

偃去節樹倒礙懸旌沙揚折坂暗雲積榆關明（明暗俱異域）馬倦時銜草人疲屢看城寒隴胡笳澁空林漢鼓鳴還聽鳴咽水併切斷腸聲

東光 技錄云東光舊但弦無音宋識造其歌聲

東光平蒼梧何不平蒼梧多腐粟無益諸軍糧諸軍遊蕩子早行多悲傷（只一語點意悲凉在目）

十五 魏文帝○樂錄曰十五歌文帝詞後解歌瑟調西山一何高彭祖稱七百篇詞在瑟調

登山而遠望谿谷多所有楩柟千餘尺衆草芝盛茂華葉耀人目五色難可紀雉鴝山鷄鳴虎嘯谷風起號罷當我道狂顧動牙齒

薤露 薤露蒿里並喪歌本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爲作悲歌一章言人命奄忽如薤露之易晞二章言人精魂歸于蒿里至漢武時李延年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上大夫庶人挽柩者歌之亦謂之挽歌魏武帝薤露行曰惟漢二十二世所任誠不良曹植又作惟漢行也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得韻妙）

同前 魏武帝

惟漢二十二世所任誠不良沐猴而冠帶知小而謀彊猶豫不敢斷因狩執君王白虹爲貫日已亦先受殃賊臣執國柄殺主滅宇京蕩覆帝基業宗廟以燔喪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爲哀傷

同前 曹植○擬薤露爲天地無終極

天地無窮極陰陽轉相因人居一世間忽若風吹塵願得展功勤輸力于明君懷此王佐才慷慨獨不羣鱗介尊神龍走獸宗麒麟蟲獸豈知德何況于士人孔氏刪詩書王業粲已成（一作分）騁我徑寸翰流藻垂華芬（惓惓忠悃）

惟漢行 曹植○出魏武擬薤露歌

太極定二儀清濁始以形三光炤八極天道甚著明爲人立君長欲以遂其生行仁章以瑞變故誡驕盈神高而聽卑報若響應聲明王敬細微（語本頌）三季悖天經二皇稱至化盛哉唐虞庭禹湯繼厥德周亦致太平在昔懷帝時日昃不敢寧濟濟在公朝萬載馳其名

蒿里

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聚斂字用得妙）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不說着田橫一字說則傷心矣不說更自深）

同前 魏武帝○唯傷兵卒死亡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羣凶初期會孟津乃心在咸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鴈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淮南弟稱號刻璽于北方鎧甲生蟣蝨萬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鷄鳴生民百遺一

念之斷人腸○氣皆詞殺○

對酒 魏武帝○其旨言王者德澤廣被政理人和萬物咸遂若梁范雲則言但當爲樂勿徇名自欺

對酒歌太平時吏不呼門○是第一太平可槩下面諸狀王者賢且明宰相股肱
皆忠良咸禮讓○民無所爭訟○三年耕有九年儲○倉穀滿盈○斑白不
負戴○雨澤如此百穀用成○郤走馬以糞其上田○爵公侯伯子男咸
愛其民○以黜陟幽明○子養有若父與兄○犯禮法○輕重隨其刑○路無
拾遺之私○囹圄空虛○冬節不斷人○耄耋皆得以壽終○恩德廣及草
木昆蟲○王道根本次第了了胸中是其英雄見地非作假冒語也

同前 梁范雲

對酒心自足○故人來共持○方悅羅衿解○誰念髮成絲○狗往良爲達○
求名本自欺○追君當歌日○及我傾尊時○有張季鷹之達

雞鳴 初言天下方太平次言黃金爲門白玉爲堂置酒作倡樂爲樂方兄弟三人近侍榮耀道路與相逢狹路間行同終言桃傷而李仆喻兄弟當相爲表裏若劉孝威雞鳴篇但咏雞又有雞鳴高樹顛長雞高樹鳴皆出于此

雞鳴高樹顛○狗吠深宮中○蕩子何所之○天下方太平○刑法非有貸○
柔協正亂名○黃金爲君門○碧玉爲軒堂○上有雙尊酒○作使邯鄲倡○
作使二字寫出蕩子行徑劉王碧青甓○後出郭門王○舍後有方池○池中雙鴛鴦○
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鳴聲何啾啾○聞我殿東廂○我聞也兄弟四
五人○皆爲侍中郎○五日一時來○富貴得有趣觀者滿路傍○黃金絡馬頭○
熲熲何煌煌○桃生露井上○李樹生桃傍○蟲來齧桃根○李樹代桃僵○
說得桃李有意氣有恩情一代字尤可咲樹木身相代○兄弟還相忘○說至此非惟勢利無着落骨肉亦無
用庭矣千載而下誦之黯然○詩紀以爲前後辭不相屬蓋采詩入樂合而成章亦錯簡來誤也

雞鳴高樹顛 梁簡文帝

碧玉好名倡○夫壻侍中郎○桃花全覆井○金門半隱堂○時欣一來下○
復比雙鴛鴦○雞鳴天尚早○東烏定未光○

烏生 解題曰古詞言烏母子本在南山巖石間而來爲秦氏彈丸所殺白鹿在苑中人得以爲脯黃鵠摩天鯉在深淵人得而烹煮之則壽命各有定分死生何得前後也若劉孝威咏烏而已又有城上烏蓋出于此○鄭樵以爲爲應者戒

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唶音借歎聲我秦氏家有遊遨蕩子○上
用睢陽彊○蘇合彈○左手持彊彈兩丸○出入烏東西○唶我一丸即發
中烏身○烏死魂魄飛揚上天○阿母生烏子時○乃在南山巖石間○唶
我人民安知烏子處○蹊徑窈窕安從通○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忽接
數長射工尚復得白鹿脯○唶我黃鵠摩天極高飛○後宮尚復得烹煮
之○鯉魚乃在洛水深淵中○釣竿尚得鯉魚口○唶我人民生○各各有
壽命○死生何須復道前後○只結語出正意

烏生八九子 劉孝威

城上烏○一年生九雛○枝輕巢本狹○風多葉早枯○氄毛不自煖○張羽

𪄧相呼金柝嚴兮翠樓肅歷壁光兮椒泥馨虞機衡網不得犄麕
鷙隼鷂無由逐永願共栖曾氏冠同瑞周王屋莫啼城上寒猶賢
野間宿羽成翩翩備各西東丁年賦命有窮通言到窮通定處仿本古詞意不見
高飛帝輦側遠託日輪中倘逢王吉箭猶嬰夏羿弓豈知變彩救
燕質入夢祚昭公留聲表師退集幕示營空靈臺已鑄像流蘇時
候風詞多缺殘

城上烏　吳均

嗚嗚城上烏翩翩尾畢逋凡生八九子夜夜啼相呼質微知慮少
體賤毛衣麤陛下三萬歲臣至執金吾

同前　朱超

朝飛集帝城猶帶夜啼聲近日毛雖煖聞弦心尚驚

平陵東　漢翟義門人所作也翟義丞相方進之少子字文仲爲東郡太守以王莽篡漢舉兵誅之不克見害門人作歌以怨之

平陵東松栢桐不知何人刧義公刧義公在高堂下交錢伯萬兩
走馬兩走馬亦誠難顧見追吏心中惻心中惻血出漉歸告我家
賣黃犢

同前　曹植○止言神仙事

閶闔開天衢通被我羽衣乘飛龍乘飛龍與仙期東上蓬萊採靈
芝靈芝採之可服食年若王父無終極

陌上桑　邯鄲女子姓秦名羅敷爲邑人千乘王仁妻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于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置酒欲奪之羅敷彈箏作陌上桑以自明乃止按歌辭盛誇其夫爲侍中郎以拒之與前說不同若陸機但歎美人好合與古詞始同而末異又有採桑亦出于此○鄭樵曰陌上桑有二此則爲羅敷也別有秋胡行事與此同亦名陌上桑致後人差互如王筠云秋胡方倚馬羅敷未滿筐蓋合爲一事也或言侍中郎與舊說不同然侍中郎漢官恐仁初爲家令後爲漢侍中郎也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喜蠶桑
採桑城南隅青絲爲籠係桂枝爲籠鈎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
緗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情態可想少年見

羅敷脫帽著帩頭耕者忘其犂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怒怨但坐觀
羅敷解一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秦氏
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
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辭使君一何愚愚字盡之矣使君自有
婦自有婦三字罵得惡羅敷自有夫解二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
壻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直千萬
餘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爲人潔白
皙鬑鬑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壻
殊一解○只誇夫壻不對使君何必云不樂宋玉爾爾○全詩俱作風艷何嘗發猶潔語

同前 魏武帝○止言神仙事

駕虹蜺乘赤雲登彼九疑歷玉門濟天漢至昆侖見西王母謁東君交赤松及羨門受要秘道愛精神至道不煩食芝英飲醴泉拄杖桂枝佩秋蘭絕人事遊渾元若疾風遊欻飄翩景未移行數千壽如南山不忘愆

日出東南隅行 陸機○但歌佳人好會與古詞始同末異

扶桑升朝暉照此高臺端高臺多妖麗濬房出清顏淑貌耀皎日惠心清且閑美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窈窕多容儀婉媚巧笑言本色妙暮春春服成粲粲綺與紈金雀垂

藻翹瓊珮結瑶璠珮服妙方駕揚清塵濯足洛水瀾藹藹風雲會佳人一何繁南崖充羅幙北渚盈軿軒清川含藻景高岸被華丹月臨琳琅馥馥芳袖揮泠泠纖指彈悲歌吐清響雅韻播幽蘭丹唇含九秋妍迹凌七盤赴曲迅驚鴻蹈節如集鸞綺態隨顏變沈姿無定源俯仰紛阿那顧步咸可歡遺芳結飛飈浮景映清湍音態妙冶容不足詠春遊良可嘆

日出行 蕭愨

昏昏隱遠霧團團乘陣雲正值秦樓女含嬌酬使君含嬌不讓羅敷本色

吟歎曲

張永技錄有吟歎四曲曰大雅吟曰王明君曰楚妃歎曰王子喬其大雅吟王明君楚妃歎並石崇辭王子喬古辭王明君一曲今有歌大雅吟楚妃歎二曲今無能歌者古有八曲其小雅吟蜀琴頭楚王吟東武吟鈌

大雅吟 石崇

堂堂太祖淵弘其量仁格宇宙義風遐暢啟土萬里志在翼亮三分有二周文是尚於穆武王奕世載聰欽明沖默文思允恭武則不猛化則時雍庭有儀鳳郊有遊龍啟路千里萬國率從蕩清吳會六合乃同百姓仰德良史書功超越三代唐虞比蹤體面語

王明君 石崇○一日王昭君西京雜記曰元帝時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其形案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昭君自恃容貌獨不肯與乃醜圖之後匈奴入朝求美人爲閼氏帝按圖以昭君行及入辭光彩射人帝悔之而名籍已定方重信于外國遂不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毛延壽等弃市漢人憐昭君遠嫁爲作歌詩始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嫁烏孫王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然晉文帝諱昭故晉人改爲明君石崇有妓日綠珠善歌舞以此曲教之而自製王明君歌其文悲雅我本漢家子是也謝希逸琴論曰平調明君三十六拍胡笳明君二十六拍清調明君十三拍閒弦明君九拍蜀調明君十二拍吳調明君十四拍杜瓊明君二十一拍凡有七曲琴集曰胡笳明君四弄有上舞下舞上閒弦下閒弦明君三百餘弄其善者四焉

我本漢家子將適匈奴庭辭決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鳴傷及僕馬其傷可知哀鬱傷五內泣淚沾朱纓行行日已遠遂

造匈奴娀延我于穹廬加我閼氏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陵辱對之慙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遭屈抑而不死一句公道諦出䠶）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鴻翼棄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屛營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朝華不足嘉甘與秋草幷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爲情（不傳語可知傳語更親切矣如此收語蘊蓄無盡）

王昭君　鮑照

既事轉蓬遠心隨鴈路絕霜鞞旦夕驚邊笳中夜咽（愈開遠愈相關）

明君詞　王偃

北望單于日半斜明君馬上泣胡沙一雙淚滴黃河水應得東流入漢家（雋巧一門）

昭君歎　梁范靜婦沈氏

早信丹青巧重貨洛陽師千金買蟬鬢百萬寫蛾眉（一切遇合如是觀）

楚妃歎　石崇（楚妃楚莊王夫人王好狩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嘗與虞丘子語以爲賢樊姬笑之曰妾充後宮十一年而所進者九人虞丘子相楚十年而所薦者非其子孫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子是以孫叔敖爲令尹三年而莊王以伯陛機晏趨行云楚妃且莫嘆明非近遐也謝希逸琴論有楚妃歎七拍）

蕩蕩大楚跨土萬里北據方城南接交趾西撫巴漢東被海涘五侯九伯是疆是里矯矯莊王（重說莊王也）淵渟岳峙冕旒垂精充纊塞耳韜光戢曜潛默恭己內委樊姬外任孫子（平提）猗猗樊姬（即接樊姬）體

道履信既紬虞丘九女是進杜絕邪佞廣啟令胤割歡抑寵居之不吝不吝實難可謂知幾化自近始著于閨闈光佐伯業邁德揚威群后列辟式瞻洪規譽彼江海百川咸歸萬邦作歌身沒名飛

楚妃怨　張籍

梧桐葉下黃金井橫架轆轤牽素綆美人初起天未明手拂銀餅秋水冷

王子喬（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于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緱氏山頭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

王子喬參駕白鹿雲中遨參駕白鹿雲中遨下遊來王子喬參駕白鹿上至雲戲游遨上建逋陰廣里踐近高結仙宮過謁三台東遊四海五岳上過蓬萊紫雲臺三王五帝不足令令我聖朝應太平養民若子事父明當究天祿永康寧玉女羅坐吹笛簫嗟行聖人遊八極鳴吐銜福翔殿側聖主享萬年悲吟皇帝延壽命

四弦曲

技錄有四弦一曲蜀國四弦是也居相和之末三調之首

古有四曲其張女四弦李延年四弦嚴郎四弦三曲闕

蜀國弦　李賀

楓香晚華靜錦水南山影驚石墜猿哀行雲愁半嶺涼月生秋浦

玉沙鱗鱗光誰家紅淚容不恐過瞿塘

平調曲

郭茂倩曰王僧虔技錄平調有七曲曰長歌行短歌行猛虎行君子行燕歌行從軍行鞠歌行荀氏所載十二曲傳者五曲武帝周西對酒文帝仰瞻並短歌行文帝秋風別日並燕歌行是也其七曲今不傳其器有笙笛筑瑟琴箏琵琶七種歌弦六部張永錄曰未歌之前有八部弦四器俱作在高下遊弄之後凡三調歌弦一部竟輒作送歌弦今用器又有大歌弦一曲歌大婦織綺羅不在歌數唯平調有之即清調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篇後章有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是也張錄云非管弦音聲所寄似是命笛理絃之餘王錄所無也亦謂之三婦艷詩

長歌行 郭茂倩曰崔豹古今注曰長歌短歌言人壽命長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按古詩云長歌正激烈魏武帝燕歌行云短歌微吟不能長晉傅玄艷歌行云咄來長歌續短歌然則歌聲有長短非言壽命也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真古詩不厭其平○此言人之待時猶葵之待日也

又 嚴滄浪云文選載前一首郭茂倩有青麓余謂岧岧山上亭下其義不同當別是一首

仙人騎白鹿髮短耳何長導我上太華攬芝獲赤幢來到主人門奉藥一玉箱主人服此藥身體何康彊髮白復更黑延年壽命長岧岧山上亭皎皎雲間星遠望使心思遊子戀所生驅車出北門遙觀洛陽城凱風吹長棘夭夭枝葉傾黃鳥飛相追咬咬弄音聲佇立望西河泣下沾羅纓

同前四解 魏文帝○郭茂倩曰文帝所賦言仙道洪崇不可議如王喬赤松之徒怪誕亦當觀聖道而已

西山亦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僮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一解服藥四五日身體生羽翼輕舉乘浮雲倏忽行萬億流覽觀四海茫茫非所識二解彭祖稱七百悠悠安可原老聃適西戎于今竟不還王喬假虛詞赤松垂空言三解達人識真偽愚夫好妄傳追念往古事憒憒千萬端百家多迂怪聖道我所觀○四解 此

又編入折楊柳行

鰕䱇篇 曹植○郭茂倩曰植擬長歌行為鰕䱇○鰕亦作蝦長鬚蟲魚部無䱇字玉篇䱇從旦市演切與鱓同與似蛇俗作鱔非

鰕䱇遊潢潦不知江海流燕雀戲藩柴安識鴻鵠遊世事此誠明大德固無儔駕言登五岳然後小陵丘俯觀上路人勢利唯是謀讐高念皇家遠懷柔九州撫劍而雷音猛氣縱橫浮泛泊徒嗷嗷誰知壯士憂 自處高大

短歌行 魏武帝○魏武對酒當歌士衡置酒高堂皆言當及時爲樂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相思之心如明月之光誰能掇去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悲淒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右一曲本詞其晉樂所奏改爲六解前後增減多不同今世本混○其文至奇矣又至細至厚英雄騷雅千古一人

同前 魏武帝

周西伯昌懷此聖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貢獻臣節不墜崇侯讒之是以拘繫解一後見赦原賜之斧鉞得使征伐爲仲尼所稱達及德行猶奉事殷論敘其美解二齊桓之功爲伯之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不以兵車正而不譎其德傳稱解三孔子所歎并稱夷吾民受其恩賜與廟胙命無下拜小白不敢爾天威在顏咫尺解四晉文亦伯躬奉天王受賜珪瓚秬鬯彤弓盧弓矢千虎賁三百人解五威服諸侯師之者尊八方聞之名亞齊桓河陽之會詐稱周王是以其名紛葩六解○右一曲晉樂所奏○譚友夏云此老詩有伯氣而不必其王有菩薩氣而不必其佛吾于此首正云

同前 魏文帝○技錄云仰瞻一曲魏氏遺令使節朔奏樂文帝製此詞自撫箏和歌歌者云貴官彈箏貴官即魏文也

此曲聲製最美辭不可入宴樂

仰瞻帷幕俯察几筵其物如故其人不存解一神靈倏忽棄我遐遷靡瞻靡恃泣涕連連解二呦呦遊鹿銜草鳴麑翩翩飛鳥挾子巢棲解三我獨孤煢懷此百離憂心孔疚莫我能知解四人亦有言憂令人老嗟我白髮生一何早解五長吟永嘆懷我聖考曰仁者壽胡不是保六解○右一曲魏樂所奏○短歌曹氏父子並作其聲響意格身分各自可見也

同前 陸機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人生幾何逝如朝霜時無重至華不再揚蘋以春暉蘭以秋芳來日苦短去日苦長今我不樂蟋蟀在房樂以會興悲以別章豈曰無感憂爲子忘我酒既旨我肴既臧短歌可詠長夜無荒文士家常話

同前 顧況

城邊路今人犁田昔人墓岸上沙昔時江水今人家今人昔人共長嘆四氣相催節回換明月皎皎入華池白雲離離度清溪

又

新繫青絲百尺繩心在君家轆轤上我心皎潔君不知轆轤一轉一惆悵

銅雀臺 張正見○一日銅雀妓鄴都故事曰魏武帝遺命諸子曰吾死之後葬于鄴之西岡上與西門豹祠相近

無藏金玉珠寶餘香可分諸夫人又命祭吾妾與伎人皆著銅雀臺臺上施六尺牀張繐帳朝晡上酒脯粻糒之屬月朔十五輒向帳作伎汝等時登臺望我西陵墓田解題曰後人悲其意而爲之詠也

妾凉銅雀晚搖落墓田通雲慘當歌日松吟欲舞風人蹤瑶席冷
曲罷繐帷空可惜年將泪俱盡望陵中

銅雀妓 謝朓

繐帷飄井榦罇酒若平生鬱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芳襟染淚迹
嬋娟空復情玉座猶寂寞況乃妾身輕

猛虎行 魏文帝 古辭曰饑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栖野雀安無巢遊子爲誰驕魏明帝曰雙桐生空井枝葉自相加通泉溉其根玄雨潤其柯王僧虔曰荀錄所載雙桐篇今不傳解題曰陸機云渴不飲盗泉水言從遠役猶耿介不以艱難改節也又有雙桐生空井亦出于此選注云取發首猛虎字爲名大體是勸人抗其志節義不苟容

與君媾新歡託配于二儀充列於紫微升降焉可知梧柯攀鳳翼
雲雨散洪池 梅鼎祚云此似未全

同前 陸機 諸家多咏虎而已如韓愈猛虎雖云惡亦各有匹儕張籍南山北山樹冥冥猛虎白日遶林行通說虎

渴不飲盗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 木多枝正爲惡 志士苟止深警深警
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饑食猛虎窟寒栖野雀林日
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崇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靜言幽谷底長
嘯高山岑急弦無懦響亮節難爲音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衿
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 覺古今猶多可愧事也

雙桐生空井 梁簡文帝

季月對桐井新枝雜舊株晚葉藏棲鳳朝花拂曙烏還看稚子照
銀牀繫轆轤

君子行 蓋言遠嫌疑也又有君子有所思行辭旨與此不同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嫂叔不親授
長幼不比肩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 寧爲守介良是 周公下白屋吐哺
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詩甚平正而使好奇者不能棄之

同前 釋齊己

聖人不生麟龍何瑞梧桐不高鳳凰何止吾聞古之有君子行藏
以時進退求已榮必爲天下榮恥必爲天下恥苟進不如此亦何
必用虛偽之文章取榮名而自美 可針砭一世于百世之君子

燕歌行 魏文帝 晉樂奏魏文帝秋風別日二曲言時序遷換行役不歸佳人怨曠無所訴也廣題曰燕地名也言良人從役于燕而爲此曲 譚友夏曰此歌中極和穩者誦之不厭

秋風蕭瑟天氣凉草木搖落露爲霜一解 羣鷰一作燕 辭歸鵠一作鴈 南
翔念君客遊思斷腸二解 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三解 賤
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四解 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絃
發清商五解 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牀六解 星漢西流夜未
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七解 兩指二星而實自謂

同前 二詩皆婦人思其君子遠行不歸之詞。豈帝爲中郎將時北征在外，代述閨中之意而作歟。

別日何易會日難，山川悠遠路漫漫。一解 鬱陶思君未敢言，寄書浮雲往不還。二解 涕零雨面毀容顏，誰能懷憂獨不歎。三解 耿耿伏枕不能眠，披衣出戶步東西。四解 展詩清歌聊自寬，樂往哀來摧心肝。悲風清厲秋氣寒，羅幃徐動經秦軒。五解 仰戴星月觀雲間，飛鳥晨鳴聲可憐。留連顧懷不自存。六解 此晉樂所奏，與本詞少異。

從軍行 王粲。○曹公西征張魯，粲作詩美其事。○後有苦哉遠征人、苦哉行、遠征人，皆出于從軍行。○王作五首，今選一。

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師。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一舉滅獯虜，再舉服羌夷。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陳賞越丘山，酒肉踰川坻。軍中多沃饒，人馬皆溢肥。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拓地三千里，往返一如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晝日處大朝，日暮薄言歸。外參時明政，內不廢家私。禽獸憚爲犧，良苗實已揮。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不能效沮溺，相隨把鋤犂。孰覽夫子詩，信知所言非。近于熱媚。

從軍五更轉 伏知道。○樂苑曰：五更轉，商調曲。按伏知道已有從軍辭，則五更轉蓋陳已前曲。

一更刁斗鳴，校尉遶 遶音繞。器遶行貌。 連城。遥聞射鵰騎，懸憚將軍名。

二更愁未央，高城寒夜長。試將弓學月，聊持劍比霜。

三更夜警新，橫吹獨吟春。瘂聽梅花落，悞憶柳園人。

四更星漢低，落月與雲齊。依稀北風裏，胡笳雜馬嘶。

五更催送籌，曉色映山頭。城烏初起堞，更人悄下樓。

從軍有苦樂行 李益。○王粲詩從軍有苦樂，因以爲題也。

勞者且勿歌，我欲送君觴。從軍有苦樂，此曲樂未央。僕本居隴上，隴水斷人腸。東過秦宮路，客路入咸陽。時逢漢帝出，諫獵至長楊。詎馳游俠窟，非結少年場。一旦承嘉惠，輕命重恩光。秉筆參帷帟，從軍至朔方。邊地多陰風，草木自凄涼。斷絕海雲去，出沒胡沙長。參差引雁翼，隱轔騰軍裝。劍文夜如水，馬汗凍成霜。俠氣五都少，矜功六郡良。山河起目前，睚眦死路傍。北逐驅獯虜，西臨復舊疆。昔還賦餘資，今出乃贏糧。一矢致夏服，我弓不再張。寄言丈夫雄，苦樂身自當。全首言樂，結言苦樂身自當，則苦亦不辭矣。立言便廣。

鞠歌行 陸機。○機序曰：漢宮閣有含章鞠室、靈芝鞠室，鞠歌將謂此也。又東阿王詩連騎擊壤，或謂蹴鞠乎。三言七言，雖奇寶名器，不遇知己，終不見重。願逢知己，以託意焉。

朝雲升，應龍攀，乘風遠遊騰雲端。鼓鐘歇，豈自歡，急弦高張思和彈。時希值，年夙愆，循己雖易人知難。王陽登，貢公歡，罕生既沒國子歎。嗟千載，豈虛言，邈矣遠念情慨然。

清調曲

王僧虔技錄清調有六曲曰苦寒行豫章行董逃行相逢狹路間行塘上行秋胡行荀錄所載九曲傳者五曲晉宋齊所歌今不歌武帝北上苦寒行上謁董逃行蒲生塘上行歲上願登蓬秋胡行是也其四曲明帝悠悠古詞自惕武帝白日古詞相逢是也今不傳其器有笙笛下聲弄高弄遊弄篪節琴瑟箏琵琶八種歌弦四部張永錄云未歌之前有五部弦又在弄後晉宋齊止四器也徐獻忠曰清調者清含幽思事屬殷憂以清商調寫之絲竹雜陳音節清促非清調之奏也

苦寒行 魏武帝○晉樂奏魏武北上篇備言冰雪谿谷之苦其後謂之北上行蓋因此詞擬之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為之摧道路險艱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讀之與于左麋鹿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嘆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道正徘徊思歸不得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念及征大矣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能以險華繪險境○此蓋屯兵河內登涉太行遇天寒而賦之

豫章行 陸機○古辭闕謨不傳士衡泛舟清川渚蓋傷離別言壽短景馳容華不久若曹植擬豫章行為窮達傅玄苦相篇言盡力于人終以華落見棄亦題曰豫章行也○李白則言邊戍

汎舟清川渚遥望高一作山陰川陸殊途軌懿親將遠尋三荊歡同株四鳥悲異林樂會良自古悼別豈獨今寄世將幾何日昃無停陰前路既已多後途隨年侵促促薄暮景亹亹鮮克禁曷為復以茲曾是懷苦心遠節嬰物淺近情能不深行矣保嘉福景絕繼以音

同前二首 曹植○解題曰植擬豫章為窮達

窮達難豫圖禍福信亦然虞舜不逢堯耕芸處中田太公未遭文漁釣涇渭川不見孔丘窮困陳蔡間周公下白屋天下稱其賢鴛鴦自朋親不若比翼連他人雖同盟骨肉天性然周公穆康叔管蔡則流言子臧讓千乘季札慕其賢

豫章行苦相篇 傅玄

苦相身為女卑陋難再陳兒男當門戶墮地自生神雄心志四海萬里望風塵男先說女育無欣愛不為家所珍長大逃深室藏頭羞見人垂淚適他鄉忽如雨絕雲低頭和顏色素齒結朱唇跪拜無復數婢妾如嚴賓情合同雲漢葵藿仰陽春心乖甚水火百惡集其身玉顏隨年變丈夫多好新昔為形與影今為胡與秦胡秦時相見一絕踰參辰

董逃行 解題曰古辭言五岳之上黃金為宮闕多靈禽仙草以求長生不死之術令天神擁護君上以壽考也古今注以董逃行後漢遊董所作終有董卓之亂卒以逃亡後人習之為歌章樂府奏之以警誡焉元稹作紀指卓事

吾欲上謁從高山山頭危險道路難遙望五岳端黃金爲闕斑璘但見芝草葉落紛紛 解一 伯鳥集來如烟山獸紛綸麟辟邪其端鵾鷄聲鳴但見山獸援戲相拘攣 解二 小復前行玉堂未心懷流還傳教出門來門外人何求所言欲從聖道求一得命延 解三 教敕凡吏受言採取神藥若木端白兎長跪擣藥蝦蟆丸奉上陛下一玉柈服此藥可得神仙 解四 服爾神藥莫不歡喜陛下長生老壽四面肅肅稽首天神擁護左右陛下長與天相保守 解五

同前 陸機 言節物芳華可及時行樂無使但徒坐而已

和風習習薄林柔條布葉垂陰鳴鳩拂羽相尋倉庚喈喈弄音感時悼逝傷心日月相追周旋萬里倏忽幾年人皆冉冉西邁盛時一往不還慷慨乖念淒然昔爲少年無憂常怪秉燭夜遊翩翩宵征何求於今知此有由但爲老去年遒盛固有衰不疑長夜冥冥無期何不驅馳及時耶樂永日自怡齎此遺情何之人生居世爲安豈若及時爲歡世道多故萬端憂慮紛錯交顏老行及之長歎 皆言及時爲歡也箏情翩逸

相逢行 一曰相逢狹路間行亦曰長安有狹斜行解題曰古辭文意與鷄鳴曲同陸機長安狹斜行云伊洛有岐路蓋言世路險狹邪僻正直之士無所措手足矣

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不知何年少夾轂問君家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鄲倡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爲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盈道傍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音聲何噰噰鶴鳴東西廂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爲挾瑟上高堂 許多愛惜鴛鴦 丈人且安坐調絲方未央 與鷄鳴多相同而各自起伏須看古人語同意反異也李賀有難忘曲亦出于此

長安有狹斜行

長安有狹斜狹斜不容車適逢兩少年挾轂問君家君家新市傍易知復難忘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無官職衣冠仕洛陽三子俱入室室中自生光大婦織綺紵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爲挾瑟上高堂丈人且徐徐調絃詎未央

同前 陸機

伊洛有岐路岐路交朱輪輕蓋承華景騰步躡飛塵鳴玉豈朴儒馮軾皆俊民烈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余本倦遊客豪彥多舊親傾蓋承芳訊欲鳴當及晨守一不足矜岐路良可遵規行無曠迹矩步豈逮人投足緒已爾四時不必循將遂殊塗軌要子同歸津

三婦艷詩 王筠

大婦留芳褥中婦對華燭小婦獨無事當軒理清曲丈人且安卧

豔歌方斷續。

塘上行 魏武帝。晋樂奏武帝蒲生我池中。諸集錄皆言其詞魏文帝甄后所作。歎以讒訴見棄，猶幸得新好不遺故惡焉。若士衡江離生幽渚，言婦人衰老失寵，行于塘上而為此歌，蓋與古辭同意。

蒲生我池中，其葉何離離。傍能行仁義，莫若妾自知。此處說仁義妙 衆口鑠黃金，使君生別離。使君二字罪歸讒者 念君去我時，獨愁常苦悲。想見君顏色，感結傷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莫以豪賢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捐葱與薤。莫以麻枲賤，棄捐菅與蒯。妙以賢豪句放 今前不爲波深了讀 出亦復苦愁，入亦復苦愁。繁音促節 邊地多悲風，樹木何脩脩。從君致獨樂，延年壽千秋。緒處及說問。甄死叵言云塘上之作朴茂真至，可與紈扇白頭婕妤既摧折而芳馨不稱，良為可歎。

同前 陸機

江離生幽渚，微芳不足宣。被蒙風雨會，移居華池邊。發藻玉臺下，垂影滄浪前。霑潤既已渥，結根奧且堅。一作頼 四節逝不處，繁華難久鮮。淑氣與時殞，餘芳隨風捐。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全。男懽智傾愚，女愛衰避妍。不惜微軀退，但懼蒼髮前。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善于憂讒

蒲生行浮萍篇 曹植

浮萍寄清水，隨風東西流。結髮辭嚴親，來為君子仇。恪勤在朝夕，無端獲罪尤。在昔蒙恩惠，和樂如瑟琴。何意今摧頹，曠若商與參。茱萸自有芳，不若桂與蘭。新人雖可愛，無若故所懽。先說莊語有味 行雲有返期，君恩儻中還。忠愛非同與倖矣 慊慊仰天歎，愁心將何訴。日月不恒處，人生忽若寓。悲風來入懷，淚下如垂露。發篋造裳衣，裁縫紈與素。

秋胡行 魏武帝。列女傳曰：魯秋潔婦者，秋胡之妻也。納之五日而宦于陳，五年乃歸。見路傍有美婦人方採桑而說之，乃以金挑之，婦拒之。歸至家，奉金遺母，使人呼其婦，乃壻採桑者。婦汙其行，去而投于河死。後人哀而賦之。若魏文帝詞云堯任舜禹當復何為，亦題曰秋胡行。廣題曰：曹植秋胡行但歌魏德而不取秋胡事，與文帝詞同也。

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牛頓不起，車墮谷間。坐盤石之上，彈五弦之琴。作為清角韻，意中迷煩。歌以言志，晨上散關山。解一

有何三老公，卒來在我傍。有何三老公，卒來在我傍。負揜被裘，似非恒人。謂卿云何困苦以自怨，徨徨所欲來到此間。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解二

我居崑崙山，所謂者真人。我居崑崙山，所謂者真人。道深有可得。名山歷觀，遨遊八極，枕石漱流飲泉。沉吟不決，遂上升天。歌以言志，我居崑崙山。解三

去去不可追，長恨相牽攀。去去不可追，長恨相牽攀。夜夜安得寐，惆悵以自憐。正而不譎，辭賦依因。經傳所過，西來所傳。歌以言志，去去不可追。解四

其二

願登泰華山神人共遠遊願登泰華山神人共遠遊經歷崑崙山到蓬萊飄颻八極與神人俱思得神藥萬歲為期歌以言志願登泰華山解一天地何長久人道居之短天地何長久人道居之短世言伯陽殊不知老赤松王喬亦云得道得之未聞庚以壽考歌以言志天地何長久解二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昭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昭二儀合聖化貴者獨人不萬國率土莫非王臣仁義為名禮樂為榮歌以言志明明日月光解三四時更逝去晝夜以成歲四時更逝去晝夜以成歲大人先天而天弗違不戚年往憂世不治

存亡有命慮之為蚩歌以言志四時更逝去解四戚戚欲何念歡笑意所之戚戚欲何念歡笑意所之壯盛智慧殊不再來愛時進趣將以惠誰泛泛放逸亦同何為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解五

同前 傅玄

秋胡納令室三日宦他鄉皎皎潔婦姿泠泠守空房燕婉不終夕別如參與商憂來猶四海易感難可防人言生日短愁者苦夜長百草揚春華攘腕採柔桑素手尋繁枝落葉不盈筐羅衣翳玉體回目流采章君子倦仕歸車馬如龍驤精誠馳萬里既至兩相忘行人悅令顏情一作借息此樹傍誘以逢卿喻遂下黃金裝烈烈貞女忿言辭厲秋霜長驅及居室奉金升北堂母立呼婦來歡情樂未央秋胡見此婦惕然懷探湯負心豈不慙永誓非所望清濁必異源鳧鳳不並翔引身赴長流果哉潔婦腸彼夫既不淑此婦亦太剛

瑟調曲

王僧虔技錄瑟調有三十八曲荀氏錄所載十五曲傳者九曲其器有笙笛節琴瑟箏琵琶七種歌弦六部張永錄云未歌之前有七部弦又在弄後晉宋齊止四器也

善哉行 此言人命不可保當見親友且求長年術與王喬八公遊焉 魏文帝有美一人此篇諸集所出不入樂志

來日大難口燥脣乾今日相樂皆當喜歡解一經歷名山芝草翻翻仙人王喬奉藥一丸解二自惜袖短內手知寒慚無靈輒以報趙宣解三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交在門飢不及餐解四歡日尚少戚日苦多何以忘憂彈箏酒歌解五淮南八公要道不煩參駕六龍遊戲雲端六解○忽言飲酒忽言學仙忽言報恩語無倫次樂府詩類如此

同前 魏武帝○詩家直說云魏武善哉行七解魏文煌煌京洛行五解全用古人事實不可泥于詩法論之

古公亶甫積德垂仁思弘一道哲王於豳解一太伯仲雍王德之仁行施伯世斷髮文身解二伯夷叔齊古之遺賢讓國不用餓殂首山解三智哉山甫相彼宣王何用杜伯累我聖賢解四齊桓之霸賴得仲

夕從任豎刁蟲流出戶解五晏子平仲積德兼仁與世沈德未必思
命解六仲尼之相王國爲君隨制飲酒揚波使官解七

其二

自惜身薄祜夙賤罹孤苦既無三徒教不聞過庭語解一其窮如抽
裂自以思所怙雖懷一介志是時其能與解二守窮者貧賤惋歎淚
如雨泣涕於悲夫乞活安能覩解三我願於天窮琅邪傾側左雖欲
竭忠誠欣公歸其楚解四快人由爲歎抱情不得敘顯行天教人誰
知莫不緒解五我願何時隨此歎亦難處歎是難處又言難處此歎使不欲徒嘆今我
將何照於光耀釋銜不如雨解六

同前 魏文帝

朝日樂相樂酣飲不知醉悲弦激新聲長笛吐清氣解一弦歌感人
腸四坐皆歡悅寥寥高堂上涼風入我室解二持滿如不盈有德者
能卒君子多苦心所愁不但一解三慊慊下白屋吐握不可失衆賓
飽滿歸主人苦不悉解四比翼翔雲漢羅者安所羈冲靜得自然榮
華何足爲解五

同前

上山採薇薄暮苦飢溪谷多風霜露霑衣解一野雉羣雊猿猴相追
還望故鄉鬱何壘壘解二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

解三人生如寄多憂何爲今我不樂歲月其馳解四湯湯川流中有行
舟隨波轉薄有似客游本詞客游似行舟反一語運用得妙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
馳載驅聊以忘憂

同前 一作銅雀園詩

朝遊高臺觀夕宴華池陰大酋奉甘醪狩人獻嘉禽解一齊倡發東
舞秦箏奏西音有客從南來爲我彈清琴解二五音紛繁會拊者激
微吟淫魚乘波聽踴躍自浮沈解三飛鳥翻翔舞悲鳴集北林樂極
哀情來寥亮摧肝心解四清角豈不妙德薄所不任大哉子野言弭
弦且自禁解五

同前

有美一人婉如清揚妍姿巧笑和媚心腸知音識曲善爲樂方哀
弦微妙清氣含芳流鄭激楚度宮中商感心動耳綺麗難忘離鳥
夕宿在彼中洲延頸鼓翼悲鳴相求眷然顧之使我心愁嗟爾昔
人何以忘憂以代昔人作計似問于古人

同前 魏明帝

我徂我征伐彼蠻 練師簡卒爰正其旅解一輕舟竟川初鴻依浦
桓桓猛毅如羆如虎解二發砲若雷吐氣成雨旄旌指麾進退應矩
解三百馬齊轡御由造父休休六軍咸同斯武解四兼塗星邁亮茲行

阻行行日遠西背京許解五遊弗淹旬遂届揚土奔寇震慴莫敢當
御解六虎臣烈將怫鬱充怒淮泗肅清奮揚徽所解七運德耀威惟鎮
惟撫反旆言歸旆入皇祖解八

同前

赫赫大魏王師徂征冒暑討亂振曜威靈解一汎舟黃河隨波潺湲
通渠回越行路綿綿解二綵旄蔽日旌旐翳天淫魚瀺灂游嬉深淵
解三唯唐泊從如流不爲單握揚楚心惆悵歌採薇心綿綿在淮肥
願君速捷一作節早旋歸解四

當來日大難曹植〇解題日發善哉行爲日苦短

日苦短樂有餘乃置玉鐏辦東廚乃字有能廣情故心相於閨門置酒
和樂欣欣遊馬後來轅車解輪今日同堂出門異鄉黯然別離一段眼前拈出
別易會難各盡杯觴情詞溫潤

隴西行始言婦有容色能應門承賓次言善于主饋終言送迎有禮若簡文但言辛苦征戰佳人怨思

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桂樹夾道生青龍對道隅鳳凰鳴啾啾
一母將九雛顧視世間人以鳳凰作睥睨語奇然是與此爲樂甚獨殊好婦出迎
客此語陡然接出覺得奇古不知有與北在前顏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問客平安不
請客北堂上坐客氈氍毹清白各異鐏酒上正華疏酌酒持與客
客言主人持郄略再拜跪幾是女人家數然後持一杯談笑未及竟左顧
敕中廚科分如見促令作麤飯慎莫使稽留作家本等然婦人則可令男子然以此爲本等則不可
可廢禮送客出然則有廢禮之禮未經聖人說出盈盈府中趨送客亦不遠足不
過門樞眞是周公之禮取婦得如此齊姜亦不如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
夫

同前 梁簡文

隴西四戰地羽檄歲時聞護羌擁漢節校尉立元勳石門留鐵騎
冰城息夜軍洗兵逢驟雨送陣出黃雲沙長無止泊水脈屢縈分
當思勒燕鼎無用想羅裙

步出夏門行

邪徑過空廬好人常獨居卒得神仙道上與天相扶過謁王父母
乃在太山隅離天四五里的有程途不是說謊道逢赤松俱攬轡爲我御將
吾天上遊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桂樹夾道生青龍對伏趺說得無謂加村夫述都市所見也然此村處正又不可與村人說矣

同前魏武帝〇一曰碣石拔蹤云隴西行歌武帝碣石明帝夏門二前

雲行雨步超越九江之皋臨觀異同心意懷遊豫不知當復何從
經過至我碣石心惆悵我東海雲行至此爲豔東臨碣石以觀滄海何等蘊藉
水何澹澹山島竦峙奇壯而氣悲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
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粲爛若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詠

志觀滄海一解孟冬十月北風徘徊天氣肅清繁霜霏霏鵾雞晨鳴鴻鴈南飛鷙鳥潛藏熊羆窟棲好月令錢鎛停置農收積場逆旅整設以通賈商幸甚至哉歌以詠志二解冬十月鄉土不同河朔隆寒流澌浮漂舟船行難錐不入地豐藾深奧水竭不流氷堅可蹈土一作士隱者貧勇俠輕非心常歎怨戚戚多悲幸甚至哉歌以詠志河朔寒三解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爲土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早已摯碎吐壺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造命妙語養怡之福可得永年講出實理幸甚至哉歌以詠志龜雖壽四解

同前魏明帝

步出夏門東登首陽山嗟哉夷叔仲尼稱賢君子退讓小人爭先惟斯二子于今稱傳林鍾受謝節改時遷日月不居誰得久存善哉殊復善弦歌樂情一解商風夕起悲彼秋蟬變形易色隨風東西乃眷西顧雲霧相連丹霞蔽日彩虹帶天弱水潺潺葉落翩翩孤禽失羣悲鳴其間自覺不堪善哉殊復善悲鳴在其間二解朝遊青冷日暮嗟歸朝遊止此爲韻蹙迫日暮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卒逢風雨樹折枝摧雄來驚雌雌獨愁栖夜失群侶悲鳴徘徊芃芃荊棘葛生綿綿感彼風人惆悵自憐月盈則冲華不再繁古來之說嗟哉一言蹙迫下爲趁響出冷冷繁謾欲訴

折楊柳行技錄云折楊柳行歌文帝西山古默默二篇今不歌

默默施行違厥罰隨事來如讀太上感應語末喜殺龍逢竟說末喜殺妹桀放於鳴條一解祖伊言不用紂頭懸白旄指鹿用爲馬胡亥以喪軀二解夫差屬命絕乃云負子胥戎王納女樂以亡其由余即以失賢當厭罰妙句法更妙璧馬禍及虢二國俱爲墟三解三夫成市虎慈母投杼趍卞和之刖足接輿歸草廬叔冠二語餘乃歷叙事應字句間警雋得妙文帝西山一何高在長歌行者又編入折楊柳行

同前謝靈運兼傷離別貧賤也

鬱鬱河邊樹青青野田草舍我故鄉客將適萬里道妻妾牽衣袂抆淚沾懷抱還拊幼童子顧託兄與嫂辭訣未及終嚴駕一何早

幾言顧托情所不堪忽接二語分外倉皇文情不能逼視負笮引文舟飢渴常不飽誰令爾貧賤咨嗟何所道讀二語還作安分看還作悲憤看只是安分耳離屑出穴風揮霍見日雪颼颼無久摧皓皓幾時潔未覺泮春冰已復謝秋節空對尺素遷獨視寸陰滅否桑未易繫泰茅難重拔桑芧迭生運語默寄前哲

西門行始言醇酒肥牛及時爲樂次言人生不滿百當秉燭夜遊終言貪吝爲後世所嗤又有順東西門行三七言亦傷時顧陰有類于此

出西門步念之念得悠然不作沉吟都令人沉吟無盡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一解夫爲樂三字嘶頻爲樂當及時何能坐愁怫鬱當復待來茲二解飲醇酒炙

肥牛請呼心所歡 第一件爲樂存此合卻便百計不樂 可用解愁憂 三解 此愁憂耳須藏更樂何事 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

命難與期 五解 人壽非金石年命安可期貪財愛惜費但爲後世嗤

六解○通首只作嗤醒此輩亦妙然此輩安得嗤醒只可嗤他堅自己信心爲樂

順東西門行 陸機

出西門望天庭陽谷既虛崦嵫盈感朝露悲人生逝者若斯安得

停桑樞戒蟋蟀鳴我今不樂歲聿征迨未暮及時平置酒高堂宴

友生激朗笛彈哀箏取樂今日盡歡情 其聲瀏然聽之可樂

東門行 言士有貧不安其居者拔劍將去妻子牽衣留之願共餔糜不求富貴且曰今時清不可爲非也若鮑照傷禽惡弦驚但傷別離而已

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悵欲悲盎中無斗儲還視桁上無懸衣 一解

拔劍出門去兒女牽衣啼 拔劍下忽着兒女大是可恨亦要拔劍人着眼 他家但願富貴

但字亦刺得富貴一輩好 賤妾與君共餔糜 二解 共餔糜上用滄浪天故下爲黃

口小兒今時清廉難犯教言君復自愛莫爲非 三解○玩莫爲非應不指拔劍言更

教之以極安貪賤義甚細 今時清廉 以清廉着時世妙想亦見貪濁時世來否則何以知 難犯教言 清論纖芥

難犯如此 君復自愛莫爲非行吾去爲遲平慎行望君歸 四解

同前 鮑照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零涕零心斷絕

將去復還訣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 一息之別尚不相知今試作一息想 遙遙征

駕遠杳杳白日晩居人掩閨臥 覺得居人可羨 行子中夜飯野風吹草木

行子心腸斷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絲竹徒滿座憂人不解顏

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 錚惺日聲響出于變韻細讀自悟

却東西門行 魏武帝

鴻鴈出塞北乃在無人鄉舉翅萬餘里行止自成行冬節食南稻

春日復北翔田中有轉蓬隨風遠飄揚長與故根絕萬歲不相當

奈何此征夫安得去四方戎馬不解鞍鎧甲不離傍冉冉老將至

何時返故鄉神龍藏深泉猛獸步高岡狐死歸首丘故鄉安可忘

安可忘似責之稱作征夫言是怨之

飲馬長城窟行 一曰飲馬行長城其下有泉窟可以飲馬言征戍之客至長城而飲馬婦人思念其勤勞又傷良人遊蕩不歸○或云蔡邕之詞若陳琳水寒傷馬骨則言秦人苦長城之役矣

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

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

不經離別不知思遠之苦 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 非人所能慰况無誰慰 客從遠方來

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

上言加餐食下言長相憶

同前 陳琳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愼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舉築諧汝聲男兒寧當格鬪死何能怫鬱築長城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人說是癡然如此地位只得用癡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身在禍難中何爲稽留他家子生男愼莫舉生女哺用脯此係築城民歌句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結髮行事君慊慊心意關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本似長短歌行句頭畢竟是古

樂府徵

泛舟橫大江　梁簡文。魏文帝飲馬長城窟行曰。泛舟橫大江。因以爲題也。

滄波白日暉遊子出王畿旁望重山轉前觀遠帆稀廣水浮雲吹江風引夜衣旅鴈同洲宿寒鳧夾浦飛行客誰多病當念早旋歸

上留田行　魏文帝。古今注曰。上留田地名也。人有父母死不字其孤弟者。鄰人爲其弟作悲歌以風其兄。廣題曰。蓋漢世人也。云里中有啼兒似類親父子回車問啼兒慷慨不可止。

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富人食稻與粱上留田貧子食糟與糠上留田貧賤亦何傷上留田祿命懸在蒼天上留田今爾歎息將欲誰怨上留田歸于祿命而不怨。怨此正以風彼。

同前　釋貫休

父不父兄不兄上留田蝥賊生徒陟岡淚崢嶸我欲使諸凡鳥雀盡變爲鶺鴒我欲使諸凡草木盡變爲田荊隣人歌隣人歌古風清清風生

新城安樂宮行　梁簡文。解題曰。備言雕飾刻鏤之美也。

遙看雲霧中刻桷映丹紅珠簾通曉日金華拂夜風欲知歌管處來過安樂宮

婦病行

婦病連年累歲傳呼丈人前一言當言未及得言不知淚下一何翩翩屬累君兩三孤子莫我兒飢且寒有過愼莫笪笞行當折搖思復念之亂曰抱時無衣襦復無裏閉門塞牖舍是慘境孤兒到市

道逢親交泣坐不能起從乞求與孤買餌對交啼泣淚不可止我欲不傷悲恐心說一句妙不能已探懷中錢持授交入門見孤兒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復爾耳棄置勿復道言說有傷咽声

孤兒行　一曰孤子生行。言孤兒爲兄嫂所苦。難與久居也。歌錄曰。亦曰放歌行。鮑照云。蓼蟲避葵堇。言朝廷方盛。君上好才。何爲臨歧相將去也。

孤兒生孤子遇生命獨當苦父母在時乘堅車駕駟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賈南到九江東到齊與魯臘月來歸不敢自言苦則知可以言苦者遂不是苦頭多蟣虱面目多塵大兄言辦飯大嫂言視馬即此便見了無餘情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兒淚下如雨句法歷落處若不能成声使我朝行

汲暮得水來歸手爲錯足下無扉愴愴履霜中多蒺藜拔斷蒺藜腸月中愴欲悲淚下渫渫清涕纍纍冬無複襦夏無單衣居生不樂不如早去下從地下黃泉已斷後起春氣動草萌芽三月蠶桑六月收瓜將是瓜車來到還家瓜車反覆助我者少啗瓜者多願還我蒂只將覆瓜事描畫形神是絕妙一齣苦劇兄與嫂嚴獨且急歸當與校計苦惱人亂筋節日里中一何譊譊願欲寄尺書將與地下父母訃唯有此又決是不成康兄嫂難與久居非孤兒不能寫此一字是孤兒又何嘗寫此一字

放歌行 鮑照○敘放臣之心也

蓼蟲避葵堇習苦不言非小人自齷齪安知曠士懷罵不嫌直直便痛快一味

渾融者爾話、雞鳴洛城裏禁門平旦開冠蓋縱橫至車騎四方來素帶曳長飈華纓結遠埃日中安能止鐘鳴猶未歸夷世不可逢賢君信愛才明慮自天斷不受外嫌猜一言分珪爵片善辭草萊登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君謂被放者疾患也嫌其引去之遲

野田黃雀行 曹植○晉樂奏東阿王置酒高殿上始言豐膳樂飲盛賓主之獻酬中言歡極而悲嗟盛時不再終言歸于知命而無憂也箜篌引亦用此曲按漢鐃歌亦有黃雀行不知與此同否

置酒高殿上親交從我遊全是宴享賓親相勸之義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謙君子德磬折欲何求已康當貴不欲人過爲謙畢能下交矣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總申相勸之意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亦何憂前首和緩後首英爽出自一手妙

又

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利劍不在掌結友何須多不見籬間雀見鷂自投羅羅家得雀喜少年見雀悲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飛飛摩蒼天來下謝少年仁人語正在有俠客氣

鴈門太守行 後漢書曰王渙字稚子廣漢郪人也父順安定太守渙少好俠晚惇學通于法律舉茂才除溫令政化大行商人露宿于野其有放牛者輒云以付稚子終無矢盜遷兗州刺史歲餘拜侍御史遷爲洛陽令政平

訟理發姦伏如神元興初病卒老少咨嗟莫酹至以千數及喪西歸至弘農人多設祭于路吏問其故言平常持米到洛爲卒司所抄自王君在事不復見枉故來報耳人立祠在安陽亭西每食輒弦歌而薦之後鄧太后下詔褒美拜其子石爲郎帝事黃老悉毀諸祠廟唯渙及卓茂廟存按歌辭歷述渙本末而題云鴈門太守所未詳也若梁簡文帝驚霜中夜下備言邊城征戰之苦皇甫規鴈門之問蓋據題爲之也

孝和帝在時洛陽令王君本自益州廣漢蜀民少行宦學通五經論解一明知法令歷世衣冠從溫補洛陽令治行致賢擁護百姓子養萬民解二外行猛政內懷慈仁兩語作網文武備具料民富貧移惡子姓篇著里端解三傷殺人比伍同罪對門禁鍪矛八尺捕輕薄少年加笞決罪詣馬市論解四無妄發賦念在理冤敕吏正獄不得苛煩

尉用錢三十貫繩理竿解五 賢哉賢哉我縣王君臣吏衣冠奉事皇帝功曹主簿皆得其人解六 臨部居職不敢行恩清身苦體夙夜勞勤治有能名遠近所聞解七 天年不遂早就奄昏為君作祠安陽亭西欲令後世莫不稱傳解八

同前 梁簡文

輕霜中夜下黃葉遠辭枝寒苦春難覺邊城秋易知風急旌旗斷途長鐙馬疲少解孫吳法家本幽并兒非關買雁肉徒勞皇甫規

艷歌何嘗行 一曰飛鵠行古辭云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言雌病雄不能負之而去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雖遇新相知終傷生別離也又有古辭云何嘗快獨無憂不復為後人所擬鵠一作鶴

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十十五五羅列成行解一 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隨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解二 吾欲啣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頹解三 樂哉新相知憂來生別離躇躕顧羣侶淚下不自知解四 念與君離別氣結不能言各各重自愛遠道歸還難妾當守空房閉門下重關君生當相見亡者會黃泉今日樂相樂延年萬歲期 念與下為趨

同前 魏文帝

何嘗快獨無憂 書居心 但當飲醇酒炙肥牛解一 長兄為二千石中兄被貂裘解二 小弟雖無官爵鞍馬馺馺往來王侯長者遊解三 但當在王侯殿上快獨摴蒱六博對坐彈棊解四 男兒居世各當努力蹙迫日暮殊不久留解五 少小相觸抵寒苦常相隨忿恚安足諍吾中道與卿共別離約身奉事君禮節不可虧上慚滄浪之天下顧黃口小兒奈何復老心皇皇獨悲誰能知 少小下為趨曲前為艷詩云以壯起以悲結

艷歌行 古辭也樂錄曰艷歌行非一有直云艷歌即艷歌行是也技錄有艷歌雙鴻行艷歌福鍾行今皆不傳艷歌羅敷行相和中歌之今不歌按古詞言燕尚冬藏夏來兄弟反流宕他縣主婦為紉衣服其夫見而疑之也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兄弟兩三人流宕在他縣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賴得賢主人 咸激主人客況便修 覽取為吾組夫婿從門來斜倚西北眄語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見石見何纍纍遠行不如歸 轉語

然以下若有數句在而忽然了之結法亦然

煌煌京洛行 魏文帝○晉樂所奏魏文天天園桃無子空長言虛美者多敗又有韓信高鳥盡良弓藏等語若鮑照鳳樓十二重[illegible]始則盛稱京洛之美終言君恩歇薄有沉淪之歎也

天天園桃無子空長虛美難假偏輸不行解一 淮陰五刑鳥得弓藏保身全名獨有子房大憤不收褒衣無帶多言寡誠祇令事敗解二 蘇秦之說六國以亡傾側賣主車裂固當賢矣陳軫忠而有謀楚懷不從禍卒不救解三 禰夫吳起智小謀大西河何健伏尸何劣解四 嗟彼郭生古之雅人智矣燕昭可謂得臣揔揔仲連齊之高士北辭千金東蹈滄海解五 ○前意于房郭曹為秋實傷為春華也首節為綱餘蕆否參錯入古言加箴銘

同前 鮑照

鳳樓十二重四戶八綺窗繡桷金蓮花桂樹玉盤龍珠簾無隔路羅幌不勝風寶帳三千所爲爾一朝容揚芬紫烟上垂綵綠雲中春吹回白日霜歌落塞鴻但懼秋塵起（末段轉）盛愛逐衰蓬坐視青苔滿臥對錦筵空琴瑟縱橫散舞衣不復縫古來共歇薄君意良獨濃唯見雙黃鵠千里一相從

同前 戴暠

欲知佳麗地爲君陳帝京由來稱俠窟爭利復爭名鑄銅門外馬刻石水中鯨黑龍過飲渭丹鳳俯臨城群公邀郭解天子問黃瓊

詔幸平陽地騎指伏波營五侯同拜爵七貴各垂纓衣風飄飄起車塵暗浪生舞見淮南法歌聞齊后聲揮金留客坐饌玉待鐘鳴獨有文園客偏嗟武騎輕（末句轉）

門有車馬客行 陸機（言問訊其客或得故舊鄉里或駕自京師備敘市朝遷謝親友凋喪之意也）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念君久不歸濡跡涉江湘投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拊膺攜客泣掩淚敘溫涼借問邦族間（問）惻愴論存亡（答）親友多零落舊齒皆凋喪市朝互遷易城闕或丘荒墳壟日月多松柏鬱茫茫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慷慨惟平生俛仰獨悲傷（見者悽慘聞者不得見更慘）

門有萬里客 曹植（與前題同意）

門有萬里客問君何鄉人褰裳起從之果得心所親挽裳對我泣太息前自陳本是朔方士今爲吳越民行行將復行去去適西秦（反從客人泣訴一翻不說到聽者如何理會正有不堪理會處）

墻上難爲趨 傳玄（技錄云荀錄所載墻上一篇今不傳）

門有車馬客驂服若騰飛革組結玉珮蘩藻細葳蕤馮軾垂長纓顧盼有餘輝貧主屣敝履整比藍縷衣客曰嘉病乎正色意無疑吐言若覆水搖舌不可追渭濱漁釣翁乃爲周所諮顏回處陋巷大聖稱庶幾苟富不知度千駟賤采薇季孫由儉顯管仲病三歸

夫差耽淫侈終爲越所圍遺身外榮利然後享巍巍迷者一何衆孔難知德希甚美致憔悴不如豚豕肥楊朱泣路岐失道令人悲子貢欲自矜原憲知其非屈伸各異勢窮達不同資夫唯體中庸先天天不違（子家精理）

日重光行 陸機（漢明帝爲太子時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日日重光二日月重輪三日星重輝四日海重潤漢末喪亂後二章亡舊說太子之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衆輝如星霑潤如海太子比德故云重也）

日重光奈何天回薄日重光冉冉其遊如飛征日重光今我日華華之盛日重光倏忽過亦安停日重光盛往衰亦必來日重光譬如四時固恒相催日重光惟命有分可營日重光但惆悵才志

重光身沒之後無遺名

月重輪 魏文帝

三辰垂光照臨四海煥哉何煌煌悠悠與天地久長愚見目前聖覩萬年明闇相絕何可勝言

蜀道難 梁簡文○備言銅梁玉壘之阻與蜀國弦頗同李白作蜀道難以罪嚴武後陸暢謂韋南康皋于蜀郡感韋之遇反其詞作蜀道易云蜀道易易于履平地按銅梁玉壘蜀都西南今永康是非入蜀道之遠矣

建平督郵道魚復永安宮若奏巴渝曲時當君思中

巫山七百里巴水三回曲笛聲下復高猿啼斷還續

櫂歌行 魏明帝○解題曰晉樂奏明帝王者布大化備言平吳之勳若陸機梁簡文但言乘舟鼓棹而已

王者布大化配乾稽后祇陽育則陰殺晷景應度移解一文德以時振武功伐不隨重華舞干戚有苗服從嫣解二蠢爾吳蜀虜憑江棲山阻哀哉王士民瞻仰靡依怙解三皇上悼愍斯宿昔奮天怒發我許昌宮列舟于長浦解四翌日乘波揚楫歌悲且涼大常拂白日旗幟紛設張解五將抗旄與鉞耀威于彼方伐罪以弔民清我東南疆將抗下為趨

同前 陸機

遲遲暮春日天氣柔且嘉元吉隆初巳濯穢游黃河龍舟浮鷁首羽旗垂藻葩乘風宣飛景逍遙戲中波名謳激清唱榜人縱櫂歌

投綸沉洪川飛繳入紫霞

同前 梁簡文

妾家住湘川菱歌本自便風生解刺浪水深能捉船葉亂由牽荇絲飄為折蓮濺妝疑薄汗霑衣似故湔浣沙流暫濁汰錦色還鮮榮同趙飛燕借問李延年從來入弦管誰在櫂歌前

蒲坂行 陸厥○河東唐虞所都蒲坂也漢為蒲坂縣春秋秦晉戰于河曲即其地

江南風已春河間柳已把腸逐無南書寸心何由寫流泊祁連山颼飀高關下

胡無人行 僧貫休○樂錄曰技錄有胡無人行今不歌

霍嫖姚趙充國天子將之平朔漠肉胡之肉燼胡帳幄千里萬里唯留胡之空殼邊風蕭蕭榆葉初落殺氣晝赤枯骨夜哭將軍既立殊勳遂有胡無人曲我聞之天子富有四海德被無垠但令一物得所八表來賓亦何必令彼胡無人此僧可為王佐

楚調曲

技錄楚調曲有白頭吟行泰山吟行梁甫吟行東武琵琶吟行怨詩行其器有笙笛弄節琴箏琵琶瑟七種張永錄云未歌之前有一部弦又在弄後

白頭吟 解題曰始言良人有兩意故來與之相決絕次言別于溝水之上敘其本情終言男兒重意氣何用于錢

刀也西京雜記謂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乃止若鮑照張正見作皆自傷鑠金玉之謗君恩以薄與古文近一說疾人之相知以新間舊不能至于白首故名元稹決絕詞出此

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躞蹀御溝上溝水東西流淒淒重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簁簁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說得長卿文人態死長卿不得不止文君之妒于妬也文君之奔與妒文君之才耳

同前 鮑照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我心無新舊何慚宿昔意猜恨坐相仍人情有新故人情賤恩舊世路逐衰興毛髮一爲瑕丘山不可勝食苗實碩

鼠點白信蒼蠅鳧鵠遠成美薪芻前見凌申黜褒女進斑去趙姬升周王日淪惑漢帝益嗟稱心賞固難恃貌恭豈易憑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自廣處慨進益深

決絕詞 元稹

噫春冰之將泮何予懷之獨結以冰泮起怨結急致漸有美一人于馬曠絕一日不見比一日于三年況三年之曠別水得風兮小而已波筍在苞兮高不見節矧桃李之當春競衆人之攀折我自顧悠悠而若雲又安能保君皓皓之如雪感破鏡之分明睹淚痕之餘血幸他人之既不我先又安能使人之終不我奪渙渙如冰之將釋矣已焉哉織

女別黃姑一年一度穐相見彼此隔河何事無

泰山吟 陸機 言人死精魄歸于太山亦蒿里之類按謝靈運俗宗秀雜吉則泳太山而已

泰山一何高迢迢造天庭峻極周已遠曾雲鬱冥冥梁甫亦有館蒿里亦有亭幽塗延萬鬼神房集百靈長吟太山側慷慨激楚聲

梁甫吟 諸葛亮○謝希逸曰亮作梁甫吟按陳武別傳武常騎驢牧羊諸牧豎或有知歌謠者武遂學太山梁甫吟幽州馬客吟之蜀志曰亮好爲梁甫吟則不起于亮矣李勉琴說曰曾子耕泰山之下雪凍旬月不得歸思父母作梁山歌按梁甫山在泰山下蓋言人死葬此山亦葬歌也又有泰山梁甫吟與此頗同

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墓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國相齊晏子筆筆倒裝感不絕心

泰山梁甫行 曹植○植改泰山梁甫爲八方

八方各異氣千里殊風雨劇哉邊海民寄身于草墅妻子象禽獸行止依林阻如見太古矣須不作太古觀柴門何蕭條狐兔翔我宇仁人心眼看出

東武吟 陸機○東武泰山皆齊之土風弦歌謳吟之曲名也鮑照沈約有作則傷時移事異芳華沮謝云

投跡短世間高步長生閫濯髮冒雲冠浣身被羽衣飢從韓衆餐寒就佚女棲寒不爲飢所害

怨詩行 琴操曰卞和得玉璞以獻楚懷王王使樂正子治之曰非玉刖其右足平王立復獻之又刖其左足平王死子立復獻之乃抱玉而哭繼之以血荊山爲崩刖之果有寶乃封和陵陽侯不受而作怨歌焉

天德悠且長人命一何促百年未幾時奄若風吹燭嘉賓難再遇人命不可續齊度遊四方各繫太山錄人間樂未央忽然歸東嶽當須盪中情遊心恣所欲

同前 曹植○樂錄曰怨詩行歌東阿王明月照高樓一篇植與文帝同母今浮沉異勢以孤妾自喻而切切哀慮也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一解借問歎者誰自云客子妻夫行踰十載賤妾常獨棲二解念君過于渴思君劇于飢君爲高山柏妾爲濁水泥三解北風行蕭蕭烈烈入吾耳心中念故人淚墮不能止四解沈浮各異路與高山濁水逆接會合當何諧願作東北風吹我入君懷五解君懷常不開賤妾當何依恩情中道絕流止任東西六解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七解○右一曲晉樂所奏其本詞較省

怨歌行 班婕妤○漢成帝班婕妤失寵求供養太后于長信宮乃作怨詩以自傷託詞于紈扇云

新製齊紈素鮮潔如霜雪潔白持已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事君無虧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飇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朱子稱其情雖出于幽怨終不過于慘傷與自悼賦兼觀可知

同前 曹植○言周公推心輔政二叔流言致有雷雨拔木之變植在雍丘疏求自試明帝既不報及徙東阿復疏願入侍左右其年冬詔諸王朝此詩其作于入朝燕享之時乎植于明帝爲叔父故引之

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公佐成王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待罪居東國泣涕常流連皇靈大動變震雷風且寒拔樹偃秋稼天威不可干素服開金縢感悟求其端公旦事既顯成王乃哀歎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

同前 梁簡文○此自言妹艷以覬見寵與植詩意同而詞異

十五頗有餘日照杏梁初蛾眉本多疾掩鼻特成虛持此傾城貌翻爲不肖軀不肖軀三字入得妙秋風吹海水寒霜依玉除月光臨戶駛荷花依浪舒望簷悲雙翼泣泣前魚苦生履處沒草合行人疏裂紈傷不盡歸骨恨難祛早知長信別不避後園輿譚元春云怨實有所指則怨矣

二語只是悔妙

長門怨 柳惲○漢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擅寵驕貴無子衛子夫得幸廢居長門宮愁悶悲思聞司馬相如工文章奉黃金百斤令爲解愁之詞相如作長門賦帝見而傷之復得親幸後人因其賦爲長門怨

玉壺夜愔愔應門重且深秋風動桂樹流月搖輕陰綺簷清露瀉網戶思蟲吟歎息下蘭閣含愁奏雅琴何由鳴曉珮復得抱宵衾無復金屋念豈照長門心

班婕妤 陸機○一曰婕妤怨爲班婕妤作也婕妤既居長信宮作賦及紈扇詩以自傷後人爲作婕妤怨也又有長信怨娥眉怨玉階怨等題俱出于此

婕妤去辭寵淹留終不見寄情在玉階託意惟團扇春苔暗階除

秋草無高殿黃昏履綦絕愁來空雨面

大曲

宋書樂志曰大曲十五曲一曰東門東門行古辭二曰西山[illegible]柳行魏文帝辭即西山一何高三曰羅敷艷歌羅敷行古辭四曰西門西門行古辭五曰默默折楊柳行古辭六曰園桃煌煌京洛行文帝辭七曰白鵠艷歌何嘗行古辭八曰碣石步出夏門行武帝辭九曰何嘗艷歌何嘗行古辭十曰置酒野田黃雀行東阿王辭十一曰爲樂滿歌行古辭十二曰夏門步出夏門行明帝辭十三曰王者布大化櫂歌行明帝辭十四曰洛陽令雁門太守行古辭十五曰白頭吟古辭白頭吟與櫂歌同調其羅敷何嘗夏門三曲前有艷後有趨碣石一篇有艷白鵠爲樂王者布大化三曲有趨白頭吟一曲有亂按技錄櫂歌行在瑟調白頭吟在楚調而沈約云同調未知孰是

滿歌行古辭言爲樂未幾遇時嶮巇古人遜位躬耕遂我所願次言窮達天命智者不憂雖周遺名名垂千載終言命如鑿石見火宜自怡養以保百年也○許云長詩看其語脈簡妙處

爲樂未幾時遭世險巇逢此百罹伶丁荼毒愁苦難支遙望辰極天曉月移憂來塡心誰當我知一解戚戚多思慮耿耿不寧禍福無形唯念古人遜位躬耕遂我所願以茲自寧自鄙棲棲守此末榮二解莫秋烈風起西蹈滄海心不能安攬衣起瞻夜北斗闌干星漢照我去去自無他奉事二親勞心可言三解窮達天所爲智者不愁多爲少憂安貧樂正道師彼莊周遺名者貴子熙一作遐同巇一作遊往者二賢名垂千秋四解飲酒歌舞不樂何須一作樂復何須善哉照觀日月一作照觀日月無善哉字日月馳驅轗軻人間何有何無貪財惜費此何一愚一作何命如鑿石見火居世竟能幾時但當懽樂自娛盡心極所嬉怡安善養君德性百年保此期頤飲酒下爲趨○右一曲晉樂所奏○不同者俱本辭本無命如二字後皆不同云鑿石見火居代幾時爲當懽樂心得所喜安神養性得保遐期

樂府英華卷五終

樂府英華目錄

卷六

清商曲辭

吳聲歌曲

西曲歌

卷六目錄終

吳江顧有孝茂倫纂錄　同學諸子參訂

清商曲辭

郭茂倩曰清商樂一曰清樂清樂者九代之遺聲其始即相和三調是也並漢魏已來舊曲其詞皆古調及魏三祖所作晉馬南渡其音分散苻堅滅涼得之傳于前後二秦及宋武定關中因而入南不復存于內地南朝文物號爲最盛後魏孝文討淮漢宣武定壽春得江左所傳中原舊曲明君聖主公莫白鳩之屬及江南吳歌荊楚西聲總謂之清商樂至于殿庭饗宴則兼奏之梁陳亡亂存者蓋寡及隋平陳得之文帝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乃微去其哀怨考而補之以新定律呂更造樂器因于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謂之清樂開皇初始置七部樂清商伎其一也大業中煬帝乃定清樂西涼等爲九部而清樂歌曲有楊伴舞曲有明君并契樂器有鍾磬琴瑟擊琴琵琶箜篌筑箏節鼓笙笛簫篪塤等十五種爲一部唐又增吹葉而無塤隋室喪亂日益淪缺唐貞觀中用十部樂清樂亦在焉至武后時猶有六十三曲其後歌詞在者有三十二曲白雪公莫巴渝明君鳳將雛明之君鐸舞白鳩白紵子夜吳聲四時歌前溪阿子及歡聞團扇懊儂長史變丁督護讀曲烏夜啼石城莫愁襄陽西烏夜飛估客楊伴雅歌驍壺常林歡三洲採桑春江花月夜玉樹後庭花堂堂泛龍舟等其明之君雅歌各二首四時歌四首合三十七首又七曲有聲無辭上林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嘯通前爲四十四曲存焉長安已後朝廷不重古曲工伎寖缺能合于管弦者唯明君楊伴驍壺春歌秋歌白雪堂堂春江花月夜等八曲自是樂章訛失與吳音轉遠開元中劉貺以問歌工李郎子郎子北人學于江都人俞才生時聲調已失唯雅歌曲辭辭典而音雅後郎子亡去清樂之歌遂闕自周隋已來管弦雅曲將數百曲多用西涼樂鼓舞曲多用龜茲樂唯琴工猶傳楚漢舊聲及清調蔡邕五弄楚調四弄謂之九弄雅聲獨存非朝廷郊廟所用故不載

吳聲歌曲

晉書樂志曰吳歌雜曲並出江南東晉已來稍有增廣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蓋自永嘉渡江之後下及梁陳咸都建業吳聲歌曲起此也古今樂錄曰吳聲歌舊器有篪箜篌琵琶今有笙箏其曲有命嘯吳聲游曲半折六變八解其命嘯十解存者有烏噪林浮雲驅雁歸湖馬讓餘

皆不傳吳聲十曲有子夜上柱鳳將雛上聲歡聞歡聞變前溪阿子丁都護團扇郎並梁所用曲鳳將雛已上三曲古有歌自漢至梁不改今不傳上聲已下七曲內人包明月製舞前溪一曲餘並王金珠所製也游曲六曲子夜四時歌警歌變歌並十曲中間遊曲也半折六變八解漢已來有之八解者古彈上柱古彈鄭干新蔡大治小治當男盛當梁太清中猶有得者今不傳又有七日夜女歌長史變黃鵠碧玉桃葉長樂佳歡好懊惱讀曲亦皆吳聲歌曲也

子夜歌 晉宋齊辭 ○唐書樂志曰子夜歌者晉曲也晉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聲過哀苦解題曰後人更爲四時行樂之詞謂之子夜四時歌又有大子夜歌子夜變歌子夜警歌皆曲之變也

落日出前門瞻矚見子度冶容多姿鬢芳香已盈路（一作李）
芳是香所爲冶容不敢當（一作謙辭）天不奪人願故使儂見郎
始欲識郎時兩心望如一理絲入殘機何悟不成匹（影語都妓）
見娘喜（一作善）容媚願得結金蘭空織無經緯求匹理自難（求之有理）
前絲斷纏綿意欲結交情春蠶易感化絲子已復生（易生難斷）
自從別郎來何日不咨嗟黃檗鬱成林當奈苦心多
高山種芙蓉復經黃檗塢果得一蓮時流離嬰辛苦（奇巧得之）

歷齒不能食蹇蹇步闈裏投瓊著局上終日走博子
郎爲傍人取負儂非一事（此前是賓之首句又似不欲見真妙）攡門不安橫無復相關意（單關）
常慮有貳意歡今果不齊枯魚就濁水長與清流乖
誰能思不歌誰能飢不食（內句倒轉便平）日冥當戶倚惆悵底不憶
攬裙未結帶約眉出前窗羅裳易飄颻小開罵春風（一作嗔春小開不堪）
歡從何處來端然有憂色三喚不一應有何比松
我念歡的的子行由豫情霧露隱芙蓉見蓮不分明
儂作北辰星千年無轉移歡行白日心朝東暮還西
憐歡好情懷移居作鄉里桐樹生門前出入見梧子
朝日照綺錢光風動紈素巧笑蒨兩犀美目揚雙蛾

子夜四時歌 春歌 晉宋齊辭

春風動春心流目矚山林山林多奇采陽鳥吐清音
杜鵑竹裏鳴梅花落滿道燕女遊春月羅裳曳芳草（不言悲矣）
朱光照綠苑丹華粲羅星那能閨中繡獨無懷春情
春林花多媚春鳥意多哀春風復多情吹我羅裳開（人則罵）
笞別鴈集渚今還燕巢梁敢辭歲月久但使逢春陽
崎嶇與時競不復自顧慮春風振榮林常恐華落去

作歡後數音不絕響瀆棃向春生苦心隨日長（春不到……便好春……）

夏歌

高堂不作壁招取四面風吹歡羅裳開動儂含笑容（太出相）

反覆華簟上屏帳了不施郎君未可前待我整容儀（何前佁後來）

疊扇放床上企想遠風來（悲嫌有致）輕袖拂華妝窈窕登高臺

含桃已中食郎贈合歡扇深感同心意蘭室期相見

朝登涼臺上夕宿蘭池裏乘月採芙蓉夜夜得蓮子

昔別春風起今還夏雲浮路遙日月促非是我淹留

秋歌

開窗秋（一作明）月光滅燭解羅裳含笑帷幌裏舉體蘭蕙香

秋夜涼風起天高星月明蘭房競妝飾綺帳待雙情

掘作九州池盡是大宅裏處處種芙蓉婉轉得蓮子

仰頭看桐樹桐花特可憐願天無霜雪梧子解千年

冬歌

淵冰厚三尺素雪覆千里我心如松柏君情復何似

塗澀無人行冒寒往相覓若不信儂時但看雪上跡

何處結同心西陵柏樹下晃蕩無四壁嚴霜凍殺我

白雪停陰岡丹華耀陽林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

未嘗經辛苦無故強相矜欲知千里寒但看井水冰

大子夜歌

歌謠數百種子夜最可憐慷慨吐清音明轉出天然

絲竹發歌響假器揚清音不知歌謠妙聲勢出口心

子夜警歌

鏤椀傳綠酒雕鑪薰紫烟誰知苦寒調共作白雪弦

恃愛如欲進含羞出不前朱口發豔歌玉指弄嬌弦

子夜變歌（宋書樂志曰。六變諸曲。皆因事制歌。古今樂錄曰。子夜變歌前作持子送。後作歡娛我送子夜警歌

無送聲。仍作變。故呼為變頭。為六變之首也。）

人傳歡負情我自未嘗見三更開門去始知子夜變

歲月如流邁春盡秋已至熒熒條上花零落何乃駛

歲月如流邁行已及素秋蟋蟀吟堂前惆悵使儂愁

同前　王金珠

七綵紫金柱九華白玉梁但歌繞不去含吐有餘香

上聲歌（晉宋梁詞。樂錄曰。此因上聲促柱得名。或用一調。或用無調名。如古歌詞所言。謂哀思之音。不及中和。梁武因之改辭。無復雅句。）

儂本是蕭草持作蘭桂名芬芳頓交盛感郎為上聲

[illegible]上聲曲枉促使絃哀響如秋風怨觸遇傷儂懷

[illegible]歌子夜曲攻調促鳴箏四座暫寂靜聽我歌上聲

三鼓染烏頭聞鼓白門裏擧縈抱履走何冥不輕紀

新衫繡兩端迮著羅裙裏行步動微塵羅裙隨風起

歡聞歌 晉穆帝升平初歌畢輒呼歡聞不以爲送聲後因爲曲名今世用涉持乙子代之蒲稍訛異

遥遥天無柱流漂萍無根單身如螢火持底報郎恩

歡聞變歌 晉穆帝升平中童子輩忽歌于道曰阿子聞曲終輒云阿子汝聞否無幾穆帝崩褚太后哭阿子汝聞不聲既悽苦因以名之

金瓦九重牆玉璧珊瑚柱中夜來相尋喚歡聞不顧

歡來不徐徐陽窗都銳戶耶婆尚未眠肝心如推櫓

張罾不得魚不櫓罾不歸君非鸊鵜鳥底爲守空池 有墳

刻木作斑鵻有翅不能飛 不能奮飛何緣將矣 搖着帆檣上望見千里磯

鍥臂飲清血牛羊持祭天没命成灰土終不罷相憐 豈可人如灰土豈可人如灰土

駛風何曜曜帆上牛渚磯帆作繖子張船如侶馬馳

同前 王金珠

南有相思木合影復同心遊女不可求誰能識纖音

前溪歌 宋書樂志曰晉車騎將軍沈玩所制郗昂樂府解題曰前溪曲也

憂思出門倚逢郎前溪度莫作流水心引新都捨故

爲家不鑿井擔瓶 一作瓶 下前溪開穿亂漫下但聞林鳥啼

前溪滄浪映通波澄淥清聲弦傳不絕千載寄汝名永與天地并

逍遥獨桑頭東北無廣親黄瓜是小草春風何足 處一作 歎憶汝涕交零

黄葛結蒙籠生在洛溪邊花落逐水去何當順流還還亦不復鮮

花宜自護矣〇每一句聲情特妙

黄葛生爛熳誰能斷葛根寧斷嬌兒乳不斷郎殷勤 薄倖人當與忤子同律

同前 包明月

當曙與未曙百鳥啼窗前獨眠抱被歎憶我懷中儂單情何時雙

阿子歌 此亦因升平歌云阿子汝聞不演其聲爲阿子歡聞二曲又樂苑曰嘉與人養鴨兒鴨兒既死因有此歌也未知孰是

阿子復阿子念汝好顏容風流世希有窈窕無人雙

春月故鴨啼獨雄顛倒落工知悦弦死故來相尋博

野田草欲盡東流水又暴念我雙飛鳧飢渴常不飽 宜味腸矣

丁督護歌 宋武帝〇宋書樂志曰彭城内史徐逵之爲魯軌所殺宋高祖使府[illegible]收斂殯埋之逵之妻高祖長女也呼旿至閤下自問斂送之事每問輒歎息曰丁督護其聲哀切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〇今歌武帝所製

督護北征去前鋒無不平朱門垂高蓋永世揚功名

洛陽數千里孟津流無極辛苦戎馬間别易會難得
督護北征去相送落星墟帆檣如芒檉督護今何渠
督護初征時儂亦惡聞許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
聞歡去北征相送直瀆浦只有泪可出無復情可吐

團扇郎 樂錄曰晉中書令王珉捉白團扇與嫂婢謝芳姿有愛情好甚篤嫂捶撻婢過苦王東亭聞而止之芳姿素善歌嫂令歌一曲當赦之應聲歌曰白團扇辛苦五流連是郎眼所見珉聞更問之汝歌何遺芳姿即改云白團扇顦顇非昔容羞與郎相見後人因而歌之

七寶畫團扇燦爛明月光餉郎卻暄暑秋節至矣相憶莫相忘
青青林中竹可作白團扇動搖郎玉手因風托方便假重子敬獨詞
團扇薄不搖窈窕搖蒲葵清秋奉愛分矣相憐中道罷定是阿誰非

七日夜女歌

金風起漢曲素月明河邊七章未成匹飛鸞一作鶩起長川
春離隔寒暑明秋暫一會兩歎别日長雙情若飢渴
婉孌不終夕一别周年期桑蠶不作繭晝夜長懸絲

長史變歌 宋書樂志曰晉司徒左長史王廞臨敗所製也

出儂吳昌門清水綠碧色徘徊戎馬間求罷不能得
已和狂風扇心故清白節朱門前世榮千載表忠烈欲不愧祖
朱桂結貞根芳芬溢帝庭不愧陵霜不改色枝葉永流榮矢志凜栗

黃鵠曲 列女傳曰魯陶嬰者魯陶明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績爲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馬嬰恐不得免乃作歌明已之不更二庭也其歌曰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鵷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況于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世人聞之不敢復求按黃鵠本漢橫吹曲名

黃鵠參天飛半道鬱徘徊腹中車輪轉君知思憶誰
黃鵠參天飛半道還哀鳴三年失羣侶生離傷人情只想故雄便貞

碧玉歌 樂苑曰宋汝南王所作也碧玉汝南王妾名以寵愛之甚所以歌之

碧玉破瓜時郎爲情顛倒芙蓉凌霜榮秋容故尚好
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貴德感郎千金意慚無傾城色代作謙語悅之甚也

碧玉小家女不敢貴德攀感郎意氣重遂得結金蘭

桃葉歌 樂錄曰晉王子敬之所作也桃葉子敬妾名緣於篤愛所以歌之隋書五行志曰陳府江南盛歌王獻之桃葉詞云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檝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後隋晉王廣伐陳置將桃葉山下及韓擒虎渡江大將任蠻奴至新亭以導北軍之應

桃葉映紅花無風自婀娜春花映何限感郎獨采我花許人花感知已
桃葉復桃葉桃樹連桃根相憐兩樂事獨使我慇懃
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檝但渡無所苦我自來迎接一作我自迎接汝

長樂佳

小庭春映日四角佩琳琅玉枕龍鬚席郎瞑眠也肯何當

腸不集林體潔好清流只絕臞奇世長樂戲汀洲

鴛鴦翻碧樹皆以戲蘭渚褰食不相離長莫過時許

比翼交頸遊千載不相離誇情欣歎念長樂住

同前

紅羅複斗帳四角垂朱璫玉枕龍須席郎眠何處牀

歡好曲

淑女總角時喚作小姑子容豔初春花人見誰不愛

窈窕上頭懽那得及破瓜但看脫葉蓮何如芙蓉花不可長恃須及時

逶迤總角年華豔星間月遲見情傾廷不見喉中歲

懊儂歌晉石崇綠珠所作唯絲布澀難縫一曲而已後皆隆安初民間訛謠之曲

絲布澀難縫令儂十指穿黃牛細犢車遊戲出孟津

寡婦哭城頹此情非虛假相樂不相得謂不遂抱恨黃泉下

我有一所歡安在深閤裏桐樹不結花何由得梧子

長檣鐵鹿子布帆阿那起詫儂安在間一去三千里

月落天欲曙能得幾時眠悽悽下牀去儂病不能言

山頭草歡少四面風趨使儂顛倒

懊惱奈何許夜聞家中論不得儂與汝令人想古押衙

華山畿樂錄曰宋少帝時南徐一士子從華山畿往雲陽見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悅之無因遂感心疾其母以

女母為至華山見女具說聞感之因脫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少日果差忽舉席見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氣欲絕謂母曰葬時車載從華山度母從其意比至女門牛不肯前女曰且待須臾妝點沐浴既而出歌曰華山畿君既為儂死獨活為誰施歡若見憐時棺木為儂開棺應聲開女透入棺家人叩打無如之何乃合葬呼曰神女冢

華山畿君既為儂死獨生為誰施歡若見憐時棺木為儂開

夜相思投壺不停箭憶歡作嬌時

啼着曙淚落枕將浮身沈被流去譚元春云聰明苦語○長江語倒貫此語却疏疏則無味疏偏有味知疏法矣

將懊惱石闕晝夜題碑淚常不燥

相送勞勞渚長江不應滿是儂淚成許須知是確語

奈何許天下人何限慊慊只為汝慊慊二字情深

松上蘿願君如行雲時時見經過

夜相思風吹窗簾動言是所歡來

讀曲歌宋書樂志曰民間為彭城王義康所作也樂錄曰元嘉十七年袁后崩百官不敢作聲歌或因酒讌止竊聲讀曲細吟而已以此為名按義康被徙亦是十七年

花釵芙蓉髻雙鬢如浮雲春風不知着好來動羅裙風尚有情若以解事語動風動粲之定須有省

千葉紅芙蓉照灼淥水邊餘花任郎摘慎莫擺儂蓮擺字使人欲讌

思歡久不愛獨枝蓮只惜同心藕

衫襄木栖床誰能坐相思生字作呆字看三更書石闕憶子夜啼碑
奈何不可言朝看莫牛跡知是宿蹄痕雙關人妙若俗諦則可厭矣
娑拖何處歸道逢播掿郎口朱脫去盡花釵復低昂
愳難忍絡𦉰語酒壺倒寫儂頓盡
折楊柳百鳥園林啼道歡不離口
、、
逋髮不可料顦顇爲誰睹欲知相憶時但看裙帶緩幾許雅
百花鮮誰知憐春日獨入羅帳眠
奈何許石闕生口中銜碑不得語想頭愈怪
：
白門前烏帽白帽來白帽郎是儂良不知烏帽郎是誰無謂得妙

音信濶弦朔方悟千里遥朝霜語白日知我爲歡消語得奇幻
黄絲咡素琴泛彈弦不斷百弄任郎作唯莫廣陵散
濶面行負情詐我言端的画背作天圖子將負星歷隱語深古
君行負憐事那得厚相於麻子語三葛我薄汝麤疎貴其鍾惺云貴其薄易知也
共食踈難知也有情人自然細察
打殺長鳴鷄彈去烏臼鳥願得連冥不復曙一年都一曉
嬌咲來向儂一抱不能已湖燥芙蓉萎蓮汝藕欲死此死儂手
下帷掩燈燭明月照帳中無油何所苦但使天明儂唯天可表
種蓮長江邊藕生黄蘗浦必得蓮子時流離經辛苦一意貫下

兩乖事難懷况復臨别離伏龜語石板方作千歲碑
晉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沈水香儂作博山爐此不在則意而妙
一夕就郎宿通夜語不息黄蘗萬里路道苦真無極
登店賣三葛郎來買丈餘合匹與郎去誰解斷麁疎
闇淵斷信使的的兩相憶譬如水上影分明不可得
罷去四五年相見論故情殺荷不斷藕蓮心已復生
春江花月夜隋煬帝○晉書樂志曰春江花月夜玉樹後庭花堂堂並陳后主所作后主常與宮中女學士及朝臣相和爲詩太常令何胥又善于文爲甚其尤豔麗者以爲此曲
暮江平不動春花滿正開更不妙流波將月去潮水帶星來
夜露含花氣春潭漾月暉漢水逢遊女湘川值兩妃景中人洛浦欲出
玉樹後庭花陳后主○隋書樂志曰後主于清樂中造黄鸝留及玉樹後庭花金釵兩臂垂等曲與幸臣等製其歌詞綺艷相高極于輕蕩男女唱和其音甚哀
麗宇芳林對高閣新妝豔質本傾城映戶凝嬌乍不進嬌態是出帷
含態咲相迎隻字妖姬臉似花含露玉樹流光照後庭
堂堂溫庭筠
錢塘岍上春如織淼淼寒潮帶晴色潮說晴妙淮南遊客馬連嘶碧草
迷人歸不得風飄客意如吹煙纖指慇懃傷鴈弦一曲堂堂紅燭
筵金鯨瀉酒如飛泉

三閣詞 劉禹錫○劉所作吳聲曲也南史曰後主於光照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閣高數十丈以沈檀香爲玉微風暫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庭自居臨春張貴妃居結綺龔孔二貴嬪居望仙並複道交相往來

貴人三閣上日晏未梳頭不應有恨事嬌甚却成愁 善于說嬌合境冷刻

珠箔曲瓊鉤子細見揚州北兵那得度浪語判悠悠 可使君王聞而信之

沉香帖閣柱金縷畫門楣回首降幡下已見黍離離 來然了

三人出眢井一身登檻車朱門漫臨水不可見鱸魚

黃竹子歌 唐李康成曰黃竹子歌江陵女歌皆今時吳歌也

江邊黃竹子堪作女兒箱一船使兩槳得娘還故鄉

江陵女歌

雨從天上落水從橋下流拾得娘裙帶同心結兩頭

神弦歌

古今樂錄曰神弦歌十一曲曰宿阿曰道君曰聖郎曰嬌女曰白石郎曰青溪小姑曰湖就姑曰姑恩曰採菱童曰明下童曰同生

宿阿曲

蘇林開天門趙尊閉地戶神靈亦道同真官今來下

道君曲

中庭有樹自語梧桐推枝布葉

聖郎曲

左亦不佯佯右亦不翼翼仙人在郎傍玉女在郎側酒無沙糖味 鍾惺云沙糖豈可比酒味惺語妙妙 為他通顏色 通字有情理○譚元春云性情極邪之言裝裹得極正便妙

嬌女詩

北遊臨河海遙望中菰菱芙蓉發盛華淥水清且澄弦歌奏聲節彷彿有餘音

蹀躞越橋上河水東西流上有神仙居下有西流魚行不獨自去三三兩兩俱

白石郎曲

白石郎臨江居前導江伯後從魚

積石如玉列松如翠郎豔獨絕世無其二

清溪小姑曲 吳均續齊諧記曰宋元嘉中趙文韶在清溪中橋秋夜步月乃倚門唱烏飛曲忽有青衣詣門遂與文韶還將旦別去以金簪遺文韶文韶亦贈以銀盌及琉璃匕明日於清溪廟中得之乃知清溪神女也搜神記曰蔣子文嘗爲秣陵尉逐賊擊傷而死孫權封中都侯立廟鍾山異苑曰清溪小姑蔣侯第三妹也

開門白水側近橋梁小姑所居獨處無郎

湖就姑曲

赤山湖就頭孟陽二三月綠蔽貢荇藪

湖就赤山磯大姑大湖東仲姑居湖西

姑恩曲

明姑遵八風蕃謁雲日中前導陸離獸後從朱鳥麟鳳凰

茗茗山頭柏冬夏葉不衰獨當被天恩枝葉華葳蕤

採菱童曲

泛舟採菱葉過摘芙蓉花扣楫命童侶齊聲採蓮歌

東湖扶菰童西湖採菱芰不持歌作樂爲持解愁思

明下童曲

走馬上前阪石子彈馬蹄不惜彈馬蹄但惜馬上兒

陳孔驕赭白陸郎乘斑騅徘徊射堂頭望門不欲歸

同生曲

人生不滿百常抱千歲憂早知人命促秉燭夜行遊

歲月如流邁行已及素秋蟋蟀鳴空堂感悵令人憂

西曲歌

樂錄曰西曲歌有石城樂等三十四曲其石城樂烏夜啼莫愁樂估客樂襄陽樂三洲襄陽蹋銅蹄採桑度江陵樂青驄白馬共戲樂安東平那呵灘孟珠翳樂壽陽樂並舞曲青陽度女兒子來羅夜黃夜度娘長松標雙行纏黃督黃纓平西樂攀楊枝尋陽樂白附鳩拔蒲作蠶絲並倚歌孟珠翳樂亦倚歌郭茂倩曰按西曲歌出于荊郢樊鄧間而其聲節送和與吳歌亦異故因其方俗而謂之西曲云

石城樂（唐書樂志曰石城在竟陵宋臧質嘗爲竟陵郡于城上眺矚見羣少年歌謠通暢因作此曲）

生長石城下開窗對城樓城中諸少年出入見依投

陽春百花生摘插環髻前捥指蹋忘愁相與及盛年

布帆百餘幅環環在江津執手雙淚落何時見歡還

大艑載三千漸水丈五餘水高不得渡與歡合生居

聞歡遠行去相送方山亭風吹黃蘗藩惡聞苦離聲（填詞俚曲語都高于唐人絕句數格知其故始可與讀此等諸詩○雙關語是子夜讀曲通套如此深曲者思其味最雋妙莫入天巧人手筆）

烏夜啼（宋臨川王義慶所作也元嘉十七年徙彭城王義康于豫章義慶時爲江州至鎮相見而哭文帝聞而怪之徵還宅大懼伎妾夜聞烏啼聲扣齋閣云明日應有赦其年更爲南兗州刺史因此作歌故其和云夜夜望郎來籠窗窗不開今所傳歌詞似非義慶本旨）

歌舞諸少年娉婷無種迹菖蒲花可憐聞名不曾識

長檣鐵鹿子布帆阿那起詫儂安在間一去數千里

辭家遠行去儂歡獨離居此日無啼音裂帛作還書

可憐烏臼鳥彊言知天曙無故三更啼歡子冒夜去（譚元春云怨及無情是絕歌中第一佳想○譚選一首）

烏生如欲飛飛飛各自去生離無安心夜啼至天曙

艇□憶不能發戶戶不動歡下廢艇箭交儂那得往
遙望千里煙隱當在歡家欲飛無兩翅當奈獨思何
巴陵三江口蘆荻齊如麻執手與歡別痛切當奈何

烏棲曲 梁簡文帝

芙蓉作船絲作絝北斗橫天月將落採蓮渡頭礙黃河郎今欲渡畏風波
浮雲似帳月如鉤那能夜夜南陌頭宜城投泊今行熟停鞍繫馬暫棲宿
青牛丹轂七香車可憐今夜宿倡家倡家高樹烏欲棲羅帷翠被任君低
織成屏風金屈膝朱脣玉面燈前出正羞澀意相看氣息望君憐誰能含羞不自前含羞不前齒爛誰能更情至也○此首意調聯翩婉

棲烏曲 陳後主

陌頭新花歷亂生蘪裏春鳥送春情長安游俠無數伴白馬驪珂路中滿
金鞍向暝欲相連玉面俱要來帳前含態眼語懸相解翠帶羅裙入為解
合歡襦薰百和香牀中被織兩鴛鴦烏啼漢沒天應曙只持懷抱

送郎去

莫愁樂 出於石城樂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石城樂和中復有忘愁聲因有此歌

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
聞歡下揚州相送楚山頭探手抱腰看江水斷不流

估客樂 齊武帝○樂錄曰齊武帝布衣時嘗遊樊鄧登祚以後追憶往事而作歌使樂府令劉瑤管絃被之教習卒遂無成有人啓釋寶月善解音律帝使奏之旬日之中便就諧合敕歌者常重為感憶之聲猶行于世寶月又上兩曲○數乘龍舟遊五城江中放觀以紅越布為帆綠絲為帆纜鍮石為篙足篙榜者悉著鬱林布作淡黃褲列開使江中衣五城殿猶在齊舞十六人梁八人○唐書樂志曰梁改其名為商旅行後有賈客樂賈客詞出此

昔經樊鄧役阻潮梅根渚感憶追往事意滿詞不叙

同前 釋寶月

郎作十里行儂作九里送拔儂頭上釵與郎資路用
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或不用叮嚀情自不容已于叮嚀莫作瓶落井一去無消息
大艑珂峩頭何處發揚州借問艑上郎見儂所歡不問得癡
初發揚州時船出平津泊五兩如竹林何處相尋博俱言商賈事後元稹等作

襄陽樂 宋隨王誕所作也誕始為襄陽郡元嘉二十六年仍為雍州刺史夜聞諸女歌謠因而作之所以歌和中有襄陽來夜樂之語又有大堤曲亦出此簡文帝雍州十曲有大堤南湖北渚等曲○襄陽曲雍州曲同此

朝發襄陽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豔驚郎目佛意

上水郎檐篙下水搖雙櫓四角龍子幡環環江當柱
江陵三千三西塞陌中央但問相隨否何計道里長
人言襄陽樂樂作非儂處乘星冒風流還儂揚州去
爛熳女蘿草結曲繞長松三春雖同色歲寒非處儂
黃鵠參天飛中道鬱徘徊腹中車輪轉歡今定憐誰
揚州蒲鍛環百錢兩三叢不能買將還空手攬抱儂
女蘿自微薄寄托長松表何惜負霜死看他下一死字。貴得相纏繞

襄陽曲 施肩吾

大堤女兒郎莫尋三三五五結同心清晨對鏡冶容色意欲取郎千萬金意貨將可但只爲千萬金。不爲郎矣。一文不宜破慳。

大堤曲 張柬之

南國多佳人莫若大堤女玉牀翠羽帳寶袜蓮花炬魂處自目成色授開心許迢迢不可見以不見爲妙日暮空愁予

三洲歌 唐書樂志曰。三洲。商人歌也。樂錄曰。商客數遊巴陵三江口。往還因共作此歌。

送歡板橋灣相待三山頭遙見千幅帆知是逐風流風流輩語佳。
風流不暫停三山隱行舟願作比目魚隨歡千里遊
湘東酃醁酒廣州龍頭鐺玉樽金鏤椀與郎雙杯行

襄陽蹋銅蹄 梁武帝。隋樂志曰。梁武帝在雍鎮有童謠云。襄陽白銅蹄。反縛揚州兒。識者言白銅蹄。謂金蹄爲馬也。及義師興。實以鐵騎。揚州之士皆面縛。故帝後更造新聲。帝自爲三曲。又令沈約爲三曲。以被管絃。

陌頭征人去閨中女下機含情不能言送別沾羅衣
草樹非一香花葉百種色寄語故情人知我心相憶
龍頭紫金鞍翠眊白玉羈照耀雙闕下知是襄陽兒

同前 沈約

分手桃林岸望別峴山頭若欲寄音信漢水向東流
生長宛水上從事襄陽城一朝遇神武奮翼起先鳴
躞蹀飛塵起左右自生光男兒得富貴何必在歸鄉

採桑度 唐樂志曰。採桑因三洲曲而生此聲調也。採桑度。梁時作。水經曰。河水過屈縣西南爲採桑津。

蠶生春三月春桑正含綠女兒採春桑歌吹當春一作初曲
冶遊採桑女盡有芳春色姿容應春媚粉黛不加飾
繫條採春桑採葉何紛紛採桑不裝鉤牽壞紫羅裙
語歡稍養蠶一頭養百塸奈當黑瘦盡桑葉常不周
春月採桑時林下與歡俱養蠶不滿百那得羅繡襦
採桑盛陽月綠葉何翩翩攀條上樹表牽壞紫羅裙
僞蠶化作繭爛熳不成絲徒勞無所獲養蠶持底爲

江陵樂 通典曰。江陵。古荊州城。楚之郢地。秦置南郡。晉爲荊州。東晉宋齊以爲重鎮。梁元帝都之。

不復蹋踶音題人踶地地欲穿盆隘歡繩斷蹋壞絳羅裙

不復出場戲蹀場生青草試作兩三回蹀場方就好鍾惺云不必深不必婉直寫來口角回翔覺數語之外尚有許多婉折

陽春二三月相將蹋百草逢人駐步看揚聲皆言好

暫出後園看見花多憶子鳥鳥雙雙飛儂歡今何在

青陽度 樂錄曰青陽度倚歌凡倚歌悉用鈴鼓無弦有吹

隱機倚不織尋得爛熳絲成匹郎莫斷憶儂經絞時

碧玉擣衣砧七寶金蓮杵高舉徐徐下輕擣只為汝憐

青荷蓋綠水芙蓉披紅鮮下有並根藕上生並目蓮

青驄白馬 青驄白馬舊舞十六人

青驄白馬紫絲韁可憐石橋根柏梁

汝忽千里去無常願得到頭還故鄉

繫馬可憐著長松游戲徘徊五湖中

借問湖中採菱婦蓮子青荷可得不

可憐白馬高纓驄著地躑躅多徘徊

問君可憐六萌車迎取窈窕西曲娘

問君可憐下都去何得見君復西歸

齊唱可憐使人惑晝夜懷歎何時忘

共戲樂 舊舞十六人梁八人

齊世方昌書軌同萬宇獻樂列國風

時泰民康人物盛腰鼓鈴柈各相競

長袖翩翩若鴻驚纖腰嫋嫋會人情

觀風採樂德化昌聖皇萬壽樂未央

安東平 舊舞十六人梁八人

凄凄烈烈北風為雪船道不通步道斷絕是里語是古詩

吳中細布濶幅長度我有一端與郎作袴親切

微物雖輕拙手所作自珍語莫作謙看餘有三丈為郎別厝

制為輕巾以奉故人不持作好嫌得使人憐與郎拭座

東平劉生復感人情疑得妙防得妙與郎相知當解千齡妙在以此二語接之

女兒子 倚歌也已下並倚歌

巴東三峽猿鳴悲夜鳴三聲淚沾衣

我欲上蜀蜀水難蹋蹀珂頭腰環環

來羅

鬱金黃花標下有同心草草生日巳長人生日就老

君子防未然莫近嫌疑邊瓜田不躡履李下不正冠此不作避嫌看

故人何怨新切少必求多此事何足道聽我歌來羅

白頭不恐死心愁皆敖然遊戲泰始世一日當千年

那呵灘 多叙江陵及揚州事。那呵，蓋灘名也。

我去只如還 想頭亦妙 終不在道邊 我若在道邊 良信寄書還

沿江引百丈 一濡多一艇 上水郎擔篙 何時至江陵

江陵三千三 何足持作遠 書疏數知聞 莫令信使斷

聞歡下揚州 相送江津彎 願得篙櫓折 使心歪用情熱 交郎到頭還

篙折當更覓 櫓折當更安 各自是官人 那得到頭還 戲得毒尋得妙

百思纏中心 顦顇為所歡 與子結終始 折約在金蘭 正說枚煞

孟珠 一日冊陽孟珠歌。孟珠十曲，今錄倚歌二曲。

人言孟珠富 信實金滿堂 龍頭銜九花 玉釵明月璫

陽春二三月 艸與水同色 攀條摘香花 言是歡氣息 即合詞未吐氣若幽蘭意。 却翻得靈活

翳樂 翳樂一曲倚歌，二曲舞十六人，梁八人。

人生歡愛時 少年新得意 一旦不相見 輒作煩寃思 倚歌

陽春二三月 相將舞翳樂 曲曲隨時變 持許艷郎目

人言揚州樂 揚州信自樂 總角諸少年 歌舞自相逐 舞曲

夜黃 倚歌

湖中百種鳥 半雌半是雄 鴛鴦逐野鴨 恐畏不成雙 以妒情[illegible]

夜度娘

夜來冒霜雪 晨去履風波 雖得敘微情 奈儂身苦何 不知足妙

長松標

落落千丈松 晝夜對長風 歲暮霜雪時 寒苦與誰雙

雙行纏 鍾惺評云，如此命題，想其入情之細。

朱絲繫腕繩 真如白雪凝 非但我言好 衆情共所稱 跌踈說來不必過艷卿得如非但

新羅繡行纏 足趺如春妍 他人不言好 何處見得 獨我知可憐

我言好他人不言好，各一意，然遍來名占與獨任知己，皆是兒女中妙事，令看始知。

黃督

喬客他鄉人 三春不得歸 願看楊柳樹 已復藏斑雛

籠車度朔行 故人求寄載 催牛閉後戶 無預故人事

平西樂

我情與歡情 二情感蒼天 形雖胡越隔 神交中夜間

攀楊枝 樂苑曰，梁時作。

自從別君來 不復著綾羅 晝眉不注口 施朱當奈何

尋陽樂

雞亭故儂去 九里新儂還 送一卻迎兩 無有暫時閑 譚元春云，此語惟其直，所以為古曲。若留卻一枝河畔，便非不敢，乃所以為唐絕。

白附鳩 吳均。樂錄曰，亦白白浮鳩，本拂舞曲也。

石頭龍尾灣新亭送客者酤酒不取錢郎能飲幾許

拔蒲 倚歌

青蒲銜紫茸長葉復從風與君同舟去拔蒲五湖中
朝發桂蘭渚晝息桑榆下與君同拔蒲竟日不成把

壽陽樂 宋南平穆王爲豫州所作也舊舞十六人梁八人其歌詞蓋叙傷別望歸之思

可憐八公山在壽陽別後莫相忘 戒之
東臺百餘尺凌風雲別後不忘君 自述之
梁長曲水流明如鏡雙林與郎照 近之
辭家遠行去空爲君明知歲月駛 遠之
籠窗取涼風彈素琴一歎復一吟 歎繼以吟自慰之
夜相思望不來人樂我獨愁 憂之
長淮何爛漫路悠悠得當莫忘憂 教之莫忘憂姚
上我長瀨橋望歸路秋風停欲度 代之望歸
銜淚出傷門壽陽去必還當幾載 總莫之

作蠶絲 倚歌

柔桑感陽風阿娜嬰蘭婦垂條付綠葉委體看女手
春蠶不應老晝夜常懷絲何惜微軀盡纏綿自有時
績蠶初成繭相思條女密投身湯水中貴得共成匹

柔絲非常質屈折成綺羅敢辭機杼勞但恐花色多

楊叛兒 唐書樂志曰本童謠歌也齊隆昌時女巫之子曰楊旻旻隨母入內及長爲何后寵童謠云楊婆兒共戲來所歡語訛遂成楊伴兒樂錄曰楊伴兒送声云叛兒教儂不復相思

截玉作手鉤七寶光平天繡沓織成帶嚴帳信可憐
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沉水香儂作博山爐
送郎乘艇子不作遭風慮橫篙擲去槳願倒逐流去 風流謎語
七寶珠絡鼓教郎拍復拍黃牛細犢兒楊柳映松柏
歡欲見蓮時移湖安屋裏 没理得姚 芙蓉繞床生眠臥抱蓮子
聞歡遠行去送歡至新亭津邏無儂名
落秦中庭生誠知非好草龍顏相鉤連見枝如欲繞
楊叛西隨曲柳花經東陰風流隨遠近飄揚悶儂心

西烏夜飛 樂錄曰宋元徽五年荊州刺史沈攸之所作也攸之舉兵發荊州東下未敗之前思歸京師所以歌和云白日落西山還去來送聲云折翅烏飛何處被彈歸

日從東方出團團鷄子黃夫歸恩情重憐歡故在傍
蹔請半日給徙倚娘店前目作宴瑱飽腹作宛惱飢
我昨憶歡時攬刀持自刺自刺分應死刀作離樓僻
陽春二三月諸花盡芳盛持底喚歡來花笑鶯歌詠
感郎崎嶇情不復自顧慮臂繩雙入結遂成同心去

月節折楊柳歌

正月歌

春風尚蕭條去故來入新苦心非一朝折楊柳愁思滿腹中歷亂不可數

二月歌

翩翩烏入鄉道逢雙飛勞君看三陽折楊柳寄言語儂歡尋還不復久

三月歌

泛舟臨曲池仰頭看春花杜鵑緯林啼折楊柳雙下俱徘徊我與歡共取

四月歌

芙蓉始懷蓮何處覓同心俱生世尊前折楊柳捻香散名花志得長相取

五月歌

菰生四五尺素身為誰珍盛年將可惜折楊柳作得九子粽思想勞歡手

六月歌

三伏熱如火籠窗開北牖與郎對榻坐折楊柳銅堰貯蜜漿不用

大洗浣

七月歌

織女遊河邊牽牛顧自歎一會復周年折楊柳結結長命草同心不相負

八月歌

迎歡裁衣裳日月流如水白露凝庭霜折楊柳夜聞擣衣聲窈窕誰家婦

九月歌

甘菊吐黃花非無杯觴用當奈許寒何折楊柳授歡羅衣裳含笑言不取

十月歌

大樹轉蕭索天陰不作雨嚴霜半夜落折楊柳林中與松柏歲寒不相負

十一月歌

素雪任風流樹木轉枯悴松柏無所憂折楊柳寒衣履薄冰歡詎知儂否

十二月歌

天寒歲欲暮春秋及冬夏苦心停欲度折楊柳沈亂枕席間纓絹

不覺久

閏月歌

成閏暑與寒春秋補小月念子無時閒折楊柳陰陽推我去那得有定主

常林歡 温庭筠○唐樂志曰常林歡疑宋梁間曲宋梁時荆雍爲南方重鎮皆皇子爲牧江左詞詠莫不稱爲樂土故隨王誕作襄陽歌齊武帝追憶樊鄧梁簡文歌云分手桃林岸送別峴山頭若欲寄音信漢水向東流又曰宜城投酒今行熟停鞍繫馬暫棲宿桃林在漢水上宜城在荆州北荆州有長林縣江南謂情人爲歡長誤爲常也

宜城酒熟花覆橋沙晴綠鴨鳴咬咬穠桑繞舍麥如尾樂土在此幽軋鳴機雙鷰巢馬聲特特荆門道蠻水揚光色如草錦薦金爐夢正長東家呃喔鷄鳴早 沃土南漢在此

江南弄七首 梁武帝

樂錄曰梁天監十一年冬武帝改西曲製江南上雲樂十四曲江南弄七曲曰江南弄龍笛曲採蓮鳳笛曲採菱遊女朝雲等曲又沈約作四曲曰趙瑟曲秦箏曲陽春曲朝雲曲亦謂之江南弄云

江南弄 樂錄曰江南弄三洲韻和云陽春路娉婷出綺羅

衆花雜色滿上林舒芳耀綠垂輕陰連手蹀躞舞春心舞春心臨歲腰中人望獨踟躕

龍笛曲 龍笛曲和云江南音一唱直千金馬融長笛賦云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己截竹吹之声相似然則龍笛曲蓋因聲如龍鳴而名曲

美人綿眇在雲堂雕金鏤竹眠玉床婉愛寥亮繞紅 疑作虹 梁繞紅梁流月臺馳狂風鬱徘徊

採蓮曲 採蓮曲和云採蓮渚窈窕舞佳人

遊戲五湖採蓮歸發花田葉芳襲衣爲君儂歌世所希世所希有如玉江南弄採蓮曲

鳳笙曲 鳳笙曲和云弦吹席長袖善留客

綠耀尅碧彫琯笙朱脣玉指學鳳鳴流連參差飛且停飛且停在鳳樓弄嬌響開清謳

採菱曲 此曲和云菱歌女解佩戲江陽

江南稚女珠腕繩金翠搖首紅顏與桂棹容與歌採菱歌採菱心未怡翳羅袖望所思

遊女曲 此曲和云當年少歌舞承酒笑

氤氳蘭麝體芳滑容色玉耀眉如月珠佩婐姬 音五果身弱好貌又女侍態 戲金闕戲金闕遊紫庭舞飛閣歌長生

朝雲曲 此曲和云徙倚折耀華

張樂陽臺歌上謁如寢如興芳晻曖容光既豔復還沒復還沒望

不來巫山高心徘徊

江南弄四首 沈約

趙瑟曲

邯鄲奇弄出文梓縈弦急調切流徵玄鶴徘徊白雲起白雲起鬱

披香離復合曲未央

秦筝曲

羅袖飄纚拂雕桐促柱高張散輕宮迎歌度舞遏歸風遏歸風止

流月壽萬春歡無歇

陽春曲 宋玉對楚威王問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解題曰陽春傷也

楊柳垂地燕差池緘情忍思落容儀弦傷曲怨心自知心自知人

不見動羅裙拂珠殿

朝雲曲

陽臺氤氳多異色巫山高高上無極雲來雲去長不息長不息夢

來遊極萬世度千秋

上雲樂七首 梁武帝

上雲樂七曲曰鳳臺桐柏方丈方諸玉龜金冊金陵等曲

按又有老胡文康詞周捨作或曰范雲

鳳臺曲 和云上雲真樂萬春

鳳臺上兩悠悠雲之際神光朝天極華蓋遏延州羽衣昱燿春吹

去復留

桐柏曲 和云可憐真人遊

桐柏真昇帝賓戲伊谷遊洛濱參差列鳳管容與起梁塵望不可

至徘徊謝時人

方丈曲

方丈上崚層雲挹八玉御三雲金書發幽會碧簡吐玄門至道虛

凝冥然共所遵

方諸曲 三洲韻和云方諸上可憐歡樂長相思

方諸上上雲人業守仁挺金集瑶池步光禮玉晨華蓋容長肅清

虛伍列真

玉龜曲 和云可憐遊戲來

玉龜山真長仙九光耀五雲生交帶要分影大華冠晨纓喬如玄

羅出入遊太清

金冊曲 和云金冊會可憐乘白雲

紫霜耀絳雪飛追以還轉復飛九真道方徵千年不傳一傳裔雲

衣

金陵曲

勾曲仙長樂游洞天巡會迹六門揖玉板登金門鳳巢廻肆翳羽降壽雲鸑羽一流芳芬鬱氛氳

上雲樂 周捨

西方老胡厥名文康遨遊六合傲誕三皇西觀濛汜東戲扶桑南泛大蒙之海北至無通之鄉昔與若士為友共弄彭祖扶牀往年暫到崑崙復值瑤池舉觴周帝迎以上席王母贈以玉漿故乃壽如南山志若金剛青眼智智白髮長長蛾眉臨髭高鼻垂口非直能俳又善飲酒簫管鳴前門徒從後濟濟翼翼各有分部鳳凰是老胡家雞獅子是老胡家狗陛下撥亂反正再朗三光澤與雨施化與風翔覘雲候呂志遊大梁重駟修路始屆帝鄉伏拜金闕仰瞻玉堂從者小子羅列成行悉知廉節皆識義方歌管愔愔鏗鏗鏘鏘響震鈞天聲若鵷皇前却中規矩進退得宮商舉伎無不佳胡舞最所長老胡寄篋中復有奇樂章齎持數萬里願以奉聖皇乃欲次第說老耄多所忘但願明陛下壽千萬歲歡樂未渠央

梁雅歌

梁有雅歌五曲曰應王受圖曲曰臣道曲曰積惡篇曰積善篇曰宴酒篇三朝樂第十五奏之

應王受圖曲

應王受圖荷天華命樂曰功成禮云治定恩弘庇臣念昭率性乃眷三才以宣八政愧無則哲臨淵自鏡或戒面從永隆福慶

臣道曲

孝義相化禮讓為風當官無媚嗣民必公謙謙君子蹇蹇匪躬諒而不許和而不同誠之誠之去驕思冲弘茲大雅是曰至忠

積惡篇

積惡在人猶酖處腹酖成形亡惡積身覆殿辛再離湯舒五族貢必及嗣財豈潤屋斯川既往逝命不復鏡茲餘殃幸脩多福

積善篇

唯德是輔皇天無親抱獄歸舜捨財去邠豚魚懷信行葦留仁先世有作餘慶方因鳴玉承家錫珪于民連城非重積善為珍

宴酒篇

記稱成禮詩詠飽德卜晝有典厭夜不忒彝酒作民樂飲斁則腐腹遺喪濡首亡國誓彼六馬去茲三惑占言孔昭以來溫克

君道曲 李白○梁雅歌無君道曲疑應王受圖曲也李白敘曰梁之雅歌有五篇今作一章

大君若天覆廣運無不至軒后爪牙常先泰山稽如心之使臂小白鴻翼于夷吾劉葛魚水本無二士扶可成牆積德為厚地

樂府卷六終

樂府英華目錄

卷七

公莫舞歌 李賀

晉拂舞歌詩 無名氏〇五首

白鳩篇　濟濟篇

獨漉篇　碣石篇

淮南王篇

晉白紵舞歌 古辭〇三首

梁白紵辭 武帝〇二首

四時白紵歌 沈約〇五首

春白紵　夏白紵

秋白紵　冬白紵

夜白紵

東宮春 隋煬帝　江都夏 隋煬帝

長安秋 虞茂

晉杯槃舞歌詩 無名氏

宋泰始歌舞曲辭

淮南風　白紵篇大雅

齊明王歌詞 王融〇三首

淥水曲　採菱曲

散曲

唐功成慶善樂舞辭 唐太宗

霓裳辭 王建〇十首

柘枝辭 無名氏　屈柘辭 溫庭筠

散樂附

俳歌辭 古辭

宋鳳凰銜書伎辭 無名氏

卷七目錄終

吳江顧有孝茂倫蒐錄　同學諸子參訂

舞曲歌辭

郭茂倩曰通典曰樂之在耳者曰聲在目者曰容聲應乎耳可以聽知容藏於心難以貌覩假于戚羽旄以表其容發揚蹈厲以見其意聲容選和而大樂備矣詩序曰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此舞所由起也魯隱公

五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問羽數于衆仲對曰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杜預以爲六六三十六人而沈約非之曰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列若降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服虔謂天子八八諸侯六八于義爲允也周有六舞一帗舞二羽舞三皇舞四旄舞五干舞六人舞帗舞者析五綵繒羽舞者析羽也皇舞者雜五綵羽如鳳凰色持之以舞也旄舞者氂牛之尾也干舞者兵舞持盾而舞也人舞者無所執以手袖爲威儀也周官舞師掌教四舞（兵舞山川之祭祀帗舞社稷之祭祀羽舞四方之祭祀皇舞旱暵之事）樂師亦掌教國子小舞自漢以後樂舞寖盛故有雅舞有雜舞雅舞用之郊廟朝饗雜舞用之宴會傅玄又有十餘小曲名爲舞曲南齊書載其辭云獲罪于天北徙朔方墳墓誰掃超若流光疑非宴樂之詞未詳其所用前世樂飲酒酣必自起舞詩屢舞僊僊是也故知宴樂必舞但不宜屢耳漢武帝樂飲長沙定王起舞是也自是已後尤重以舞相屬所屬者代起舞猶飲酒以杯相屬也灌夫起舞以屬田蚡謝安舞以屬桓嗣是也近世以來此風絕矣

雅舞

郊廟朝饗所奏文武二舞是也古者樂有先後以揖讓得天下先奏文舞征伐得天下先奏武舞各尚其德也黃帝雲門堯大咸舜大韶禹大夏文舞也殷大濩周大武武舞也周存六代之樂至秦唯餘韶武漢魏已後咸有改革然其所用文武二舞而已名雖不同不變其舞故樂錄曰自周以來唯改其辭未有變其舞者也然雲門而下皆有名而亡其容獨大武之制樂記存而可考成王以周公有勳勞命魯祀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下管象武朱干玉戚冕

而舞大武皮弁素幘襏𧝋舞大夏以廣魯于天下也自漢
已後又有廟舞各用于其廟凡此皆雅舞也

漢武德舞歌詩 東平王蒼○一曰世祖廟登歌宋書樂志曰六代之樂至秦唯餘韶武始皇改周大武舞曰五行漢高四年造武德舞舞人悉執干戚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六年改韶舞曰文始示不相襲也文帝又造四時舞以明天下之安和孝景採武德舞爲昭德舞薦之太宗廟孝宣採昭德舞爲盛德舞薦之世宗廟東觀記曰明帝永平三年公卿奏世祖廟舞名東平王蒼議以漢制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光武皇帝撥亂中興武功盛大樂舞宜曰大武之舞其文始五行之舞如故勿進武德舞詔曰如驃騎將軍議進武德之舞如故

於穆世廟肅雍顯清俊乂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奔來寧建
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休矣唯德罔射協同本支
百世永保厥功 和平盛世之音不可放襲取似

晉正德大豫舞歌 荀勗

宋書樂志曰晉武帝泰始九年荀勗典知樂事使郭瓊宋
識等造正德大豫之舞而勗及傅玄張華又各造舞歌咸
寧元年詔定祖宗之號而廟樂同用正德大豫舞初魏明
帝景初元年造武始咸熙二舞祀郊廟則武始舞者平冕
黑介幘玄衣裳白領袖中衣絳合幅袴絳絑 音抹 絑非 黑韋鞮 音低 單履
咸熙舞者冠委貌其餘服如前奏于朝廷則武始舞
者武冠赤介幘生絳袍單衣絳領袖皂領袖中衣虎文畫
合幅袴白布絑黑韋鞮咸熙舞者進賢冠黑介幘生黃袍
單衣白合幅袴其餘服如前晉相承用之

正德舞歌

人文垂則盛德有容聲以依詠舞以象功干戚發揮節以笙鏞羽
籥雲舒翊宣令蹤敷美盡善允協時邕煥炳其章光乎萬邦萬邦
洋洋承我晉道配天作享元命有造上化如風民應如草穆穆斌
斌形于綴兆文武劭作慶流四表無競維烈永世是紹

大豫舞歌

豫順以動大哉唯時時邁其仁世載邕熈兆我區夏宣文是基大
業惟新我皇隆之重光累暉欽明文思迄用有成惟晉之祺穆穆
聖皇受命既固品物咸寧旁列雲布文教旁通蕩以淳素玄化洽
暢被之服豫作樂崇德同美韶濩濬邈幽遐式遵王度

宋前後舞歌 王韶之

宋書樂志曰武帝永初元年改晉正德舞曰前舞大豫舞
曰後舞並襲寶庙作孝武孝建二年建平王宏議以舞不
更名直爲前後二舞依據昔代義舛事乖宜釐改權稱以
凱容爲韶舞 舞文 宣烈爲武舞祖宗廟樂總以德爲名若廟
非不毀則樂舞別稱猶漢高文武咸有嘉號景惠二王樂

無餘名高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章皇太后廟唯奏文樂明婦人無武事也郊祀之樂無復別名仍同宗廟而已詔如宏議

前舞歌

於赫景明天監是臨樂來伊陽禮作唯陰歌自德富舞由功深庭列宮懸陛羅瑟琴翿籥繁會笙磬諧音簫韶雖古九成在今導志和聲德音孔宣光我帝基協靈配乾儀刑六合化移自然如彼雲漢爲章于天熙熙萬類陶和當年擊轅中韶永世弗騫

後舞歌

假樂聖后實天誕德積美自中王猷四塞龍飛在天儀刑萬國欽明唯神臨朝淵默不言之化品物咸德告成于天銘勳是勒翼翼厥猷登叠其仁順命創制因定和神海外有截九圍無塵冕旒司契垂拱臨民乃舞大豫欽若天人純嘏孔休休命載彌新

齊前後舞歌

前舞階步歌 齊詞○隋書樂志曰近代舞出入皆作樂謂之階步咸用肆夏至梁天之[illegible]復用焉卽周官所謂樂出入奏鐘鼓也

天挺聖哲三方維綱川嶽伊寧七耀宣光茂育萬物衆族咸康道用潛通仁施遐揚德厚坤[illegible]功高昊蒼舞象盛容德以歌章八音既節龍躍鳳翔皇基永樹二儀等長有夸大痕跡

前舞凱容歌 宋辭○卽於赫景明之辭隋書樂志曰宋前後舞歌二章齊微改革多仍舊詞凱容舞執羽籥用魏咸熙舞冠服宣烈之舞執干戚用魏武始舞冠服

後舞階步歌 齊詞

皇皇我后紹業盛明滌拂除穢宇宙載清允執中和以蒞蒼生玄化遠被兆世[illegible]形何以崇德乃作九成妍步恂恂雅曲芬馨八風清鼓應以祥禎澤浩天下功齊百靈

後舞凱容歌 宋辭○卽假樂聖后之詞改乃舞大豫爲乃舞凱容

梁大壯大觀舞歌 沈約

隋書樂志曰梁初猶用凱容宣烈之舞武帝定樂以武舞爲大壯舞文舞爲大觀舞二郊明堂太廟三朝同用樂錄曰梁改宣烈爲大壯卽周武舞也大觀卽舜韶舞也陳以凱容樂舞用之郊廟而大壯大觀猶同梁舞所謂祠用宋曲宴準梁樂人神不雜也

大壯舞歌 取易彖云大壯大者壯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也

高高在上實愛斯人眷求聖德大極彝倫率土万燎如火在薪惵惵黔首莫不及晨朱光啟耀兆發穹旻我皇鬱起龍躍漢津言屆牧野電激雷震闕鞏之甲彭濮之人或貔或武漂杵浮輪我邦雖

薦其命維新六伐乃止七德必陳君臨萬國遂撫八寅

大觀舞歌（取易象曰大觀在上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也）

皇矣帝烈大哉興聖奄有四方受天明命居上不怠臨下唯敬舉無愆則動無失正物從其本人遂其性昭播九功肅齊八柄寬以惠下德以爲政三趾晨儀重輪夕映榮光臨檻山匪晏如日有恒與天無竟載陳金石式流舞詠咸英韶夏於茲比盛（音旨鏗鏘具有規儀）

隋文武舞歌

隋樂志曰隋有文舞武舞舞各六十四人文舞黒介幘進賢冠絳紗連裳內單皂褾（音表袖端）領襈（音饌衣緣）舄華帶烏皮履

左執籥右執翟武舞服武弁朱褠（音鉤單衣）衣餘同文舞左執朱干右執大戚其舞六成始而受命再成而定山東三成而平蜀道四而北狄是通五而江南是拓六成復綴以闡大平

文舞歌

天眷有屬后德唯明君臨萬寓昭事百靈濯以江漢樹之風聲地畢歸窮天皆至六戎仰朔八蠻請吏烟雲獻彩龜龍表異緝和禮樂燮理陰陽功由舞見德以歌彰兩儀同大日月齊光

武舞歌

惟皇御㝢惟帝乘乾五材並用七德兼宣平暴夷險拯溺救焚九域載安兆庶斯賴續地之厚補天之大聲隆有截化覃無外鼓鍾既奮干戚攸陳功高德重政謐化淳鴻休永播久而彌新

雜舞

雜舞者公莫巴渝槃舞鞞舞鐸舞拂舞白紵之類是也始皆出自方俗後寖陳于殿廷蓋自周有縵樂散樂秦漢因之增廣宴會所奏率非雅舞漢魏已後並以鞞鐸巾拂四舞用之宴饗宋武帝大明中亦以鞞拂雜舞合之鍾石施于廟庭朝會用樂則兼奏之明帝時又有西傖羌胡雜舞

後魏北齊亦皆參以胡戎伎自此諸舞彌盛矣隋牛弘亦請存四舞宴會則與雜伎同設于西涼前奏之而去其所持鞞拂等按此雖非正樂亦皆前代舊聲成公綏賦云鞞鐸舞庭八音並陳梁武帝報沈約云鞞鐸巾拂古之遺風是也唐太宗貞觀中始造讌樂其後又分爲立坐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立部伎八（一安樂二太平樂三破陣樂四慶善樂五大定樂六上元樂七聖壽樂八光聖樂）坐部伎六（一讌樂二長壽樂三天授樂四鳥歌萬歲樂五龍池樂六小破陣樂）武后中宗之世大增造立坐部伎諸舞隨亦寖廢武后毀唐太廟七德九功之舞皆亡獨

其名存曰後宴饗復用隋文舞武舞而已開元中又有[illegible]凡
舞從舞之屬文宗時教坊又進霓裳羽衣舞女三百人
此皆雜舞也

魏俞兒舞歌 王粲

晉書樂志曰巴渝舞漢高帝所作也高帝自蜀漢將定三秦閬中范因率賨人從帝爲前鋒號板楯蠻勇而善鬬及定秦中封因爲閬中侯復賨人七姓其俗善歌舞高帝數觀其舞曰武王伐紂歌也後使樂人習之閬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曰巴渝舞舞曲有矛渝弩渝安臺行詞本歌曲四篇其詞既古莫能曉其句度宋書樂志曰魏俞兒舞歌四篇魏國初建所用使王粲改創其詞爲矛俞弩俞安臺行詞新福歌曲行辭以述魏德後于太祖廟並作之黃初二年改曰昭武舞及晉又改曰宣武舞唐書樂志曰俞美也魏晉改其名梁復號巴俞隋文帝以非正典罷之

漢初建國家匡九州蠻荊震服五刃三革休安不忘備武樂脩宴我賓師敬用御天永樂無憂子孫受百福常與松喬遊烝庶德莫不咸歡柔（眾眾其節穆穆其音）

右矛俞新福歌

材官選士劍弩錯陳應桴蹈節俯仰若神綏我武烈篤我淳仁自東自西莫不來賓

右弩俞新福歌

武功既定庶士咸綏樂陟我廣庭式宴賓與師昭文德宣武威平九有撫民黎荷天寵延壽尸千載莫我違

右安臺新福歌

神武用師士素厲仁恩廣覆猛節横逝自古立功莫我弘大桓桓征四國爰及海裔漢國保長慶垂祚延萬世（俱無爵麾）

右行辭新福歌

吳俞兒舞歌 陸龜蒙

枝月喉棹鐳斧北斗離離在寒碧龍蒐清虎尾白秋照海心同一色蘇影吒少千影側神豪髮直四睨之人股信栗欲定不定定不得春殘兒且止秋胡有膽大如山怖亦死（奇擊極新極古帶有漢鐃歌氣）

右劍俞

牛來開弦人爲置鏃捩機關迸山谷鹿駭澀隼擊灘折毫中睫洞腋外[illegible]達[illegible][illegible]雄師可以冠猛樂壯曲抑揚蹈厲有裂犀兕之氣者非公（[illegible]然何法俱從鐃歌古辭得之）

右弩俞

晉宣武舞歌 傅玄

晉樂志曰魏黃初三年改漢巴渝舞曰昭武舞景初元[illegible]又作武始咸熙章斌三舞皆執羽籥及晉改昭武舞曰宣[illegible]武舞羽籥舞曰宣文舞（咸寧元年詔勅樂停宣武宣文二舞而同用正德大豫舞）

惟聖皇篇 矛俞第一

惟聖皇（單句提）德巍巍光四海禮樂猶形影文武為表裏乃作巴俞肆舞士劍弩齊列戈矛為之始進退疾鷹鷂龍戰而豹起如亂不可亂動作順其理離合有統紀（整整斜斜參差入古）

短兵篇 劍俞第二

劍為短兵其勢險危疾踰飛電回旋應規武節齊聲或合或離電發星騖若景若差兵法攸象軍容是儀（雅雅而談不作蓬頭突鬢趙門劍客之態）

軍鎮篇 弩俞第三

弩為遠兵軍之鎮其發有機體難動往必速重而不遲銳精分鑄射遠中微弩俞之樂一何奇變多姿（句逸）進若激退若飛五聲協八音諧宣武象讚天威

窮武篇 安臺行詞第四

窮武者喪何但敗北柔弱亡戰國家亦廢秦始徐偃（分貫）既已作戒前世先王鑒其機脩文整武藝文武足相濟然後得光大亂曰高[illegible]盈亢必危盈必傾去危傾守以平沖則久濁能清[illegible]順天經（前用論體後用銘體）

晉宣文舞歌 傅玄

羽籥舞歌

羲皇之初天地開元網罟禽獸羣黎以安神農教耕創業誠難得粒食淡然無所患（忽接五字句）黃帝始征伐萬品造其端[illegible]為無常居是曰軒轅（忽換四字句）[illegible]勤止堯舜匪荒寧晏禹治水湯武用兵孰能保安逸坐致太平（句法出奇）聖皇邁乾乾天下與頌聲且明明（奇一句收已下三字句）惟聖皇道化彰徽四海清三光萬幾理庶康濟龍升儀鳳[illegible]兩時物繁昌郄走馬降瑞祥揚側陋簡中良百寮是荷[illegible]（又四字可收）

羽鐸舞歌

昔在渾成時兩儀尚未分陽升垂清景陰降興浮雲中和合氣氳萬物各異群人倫得其序衆生樂聖君三統繼五行然後有質文皇王殊迭代治亂亦繽紛伊大晉（接得陡健）德兼往古越犧農邁舜禹參天地陵三五禮唐周樂部武箕惟簫韶六代具舉澤需地境化亢天宇聖明臨朝元凱作輔普天同樂胥浩浩元氣遐哉太清五行流邁日月代征隨時變化庶物乃成聖皇繼天光濟羣生化之

以道萬國咸寧受茲介福延千億齡

魏陳思王鞞舞歌

宋書樂志曰鞞舞未詳所起然漢代已施于燕享矣傅毅張衡所賦皆其事也樂錄曰鞞舞梁謂之鞞扇舞即巴渝是也漢曲五篇一曰關東有賢女二曰章和二年中三曰樂久長四曰四方皇五曰殿前生桂樹並章帝造魏曲五篇一明明魏皇帝二大和有聖帝三魏歷長四天生烝民五為君既不易並明帝造以代漢曲其詞並亡陳思王又有五篇一聖皇篇以當章和二年中二靈芝篇以當殿前生桂樹三大魏篇以當漢吉昌四精微篇以當關東有賢女五孟冬篇以當狡兎（漢曲無漢吉昌狡兎二篇疑樂久長四方皇是也）隋書樂志曰鞞舞漢巴渝舞也郭茂倩曰按樂錄隋志並以鞞舞為巴渝今考漢魏二篇歌辭各異本不相亂蓋因梁陳之世于鞞舞前作巴渝弄遂云一舞二名殊不知二舞亦容合作猶巾舞以白紵送豈得便謂白紵為巾舞失之遠矣

聖皇篇

聖皇應曆數正康帝道休九州咸賓服威德洞八方三公奏諸公不得久淹留藩位任至重舊章咸率由侍臣省文奏陛下體仁慈

況吟有愛戀不忍聽可之追有官典憲不得顧恩私（明君用恩於政持法善于立誼）諸王當就國璽綬何纍縗便時舍外殿宮省寂無人主上增顧念皇母懷苦辛何以為贈賜傾府竭寶珍文錢百億萬采帛若烟雲乘輿服御物錦羅與金銀龍旂垂九旒羽蓋參班輪（極失意時盛稱一番恩榮可原其心凡）諸王自計念無功荷厚德思一効筋力糜軀以報國鴻臚擁節衛副使隨經營貴戚並出送夾道交輜軿車服齊整設韡曄耀天精武騎衛前後鼓吹簫笳聲（俱不堪境）祖道魏東門淚下霑冠纓扳蓋因內顧俛仰慕同生行行將日暮何時還闕庭車輪為徘徊四馬躊躇鳴路人尚酸鼻何況骨肉情（鍾惺云此與贈白馬王彪同一音旨而深婉柔厚過之人稱彼遺此何也）

靈芝篇

靈芝生王地朱草被洛濱榮華相晃耀光彩曄若神古時有虞舜父母頑且嚚盡孝于田壟烝烝不違仁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慈母笞不痛歔欷涕沾巾丁蘭少失母自傷早孤煢刻木當嚴親朝夕致三牲暴子見陵侮犯罪以亡刑木人為泣血免戾全其名董永遭家貧父老財無遺舉假以供養傭作致甘肥責家填門至不知何用歸天靈感至德神女為秉機歲月不安居嗚呼我皇考生我既已晚棄我何其早蓼莪誰所興念之令人老退詠南風詩

灑淚淵禕袍亂曰聖皇君四海德教朝夕宣萬國咸禮讓百姓家
肅虔庠序不失儀孝弟處中田戸有曾閔子比屋皆仁賢髫亂無
天齒黃髮盡其年陛下三萬歲慈母亦復然（忠孝之語千古怊人。）

大魏篇

大魏應靈符天祿方甫始聖德致泰和神明為驅使左右宜供養
中殿宜皇子陛下長壽考羣臣拜賀咸悅喜積善有餘慶寵祿固
天常衆喜填門至臣子蒙福祥無患及陽遂輔翼我聖皇衆吉咸
集會凶邪姦惡並滅亡黃鵠遊殿前神鼎周四阿玉馬充乘輿芝
蓋樹九華白虎戲西除舍利從辟邪騏驎躡足舞鳳凰拊翼歌豐

年大置酒玉樽列廣庭樂飲過三爵朱顏暴已形式宴不違禮君
臣歌鹿鳴樂人舞鞞鼓百官雷抃讚若驚儲禮如江海積善若陵
山皇嗣繁且熾孫子列曾玄羣臣咸稱萬歲陛下長壽樂年御酒
停未飲貴戚跪東廂侍人承顏色奉進金玉觴此酒亦真酒福祿
當聖皇陛下臨軒笑左右咸歡康杯來一何遲羣僚以次行賞賜
累千億百官並富昌（華俱森古。）

精微篇

精微爛金石至心動神明（二語作極）杞妻哭死夫梁山為之傾子丹西
質秦烏白馬角生鄒衍囚燕市繁霜為夏零關東有賢女自字蘇
來卿壯年報父仇身沒垂功名女休逢赦書白刃幾在頸俱上列
仙籍去死獨就生太倉令有罪遠征當就拘自悲居無男禍至無
與俱緹縈痛父言荷擔西上書盤桓北闕下泣淚何漣如乞得并
姊弟沒身贖父軀漢文感其義肉刑法用除其父得以免辯義在
列圖多男亦何為一女足成居簡子南渡河津吏廢舟船執法將
加刑女娟擁棹前妾父聞君來將涉不測淵畏懼風波起禱祝祭
名川備禮饗神祇為君求福先不勝釂祀誠至令犯罰顙君必欲
加誅乞使知罪諐妾願以身代至誠感蒼天國君高其義其父用
赦原河激奏中流簡子知其賢歸聘為夫人榮寵超後先辯女解

父命何況健少年黃初發和氣明堂德教施治道致太平禮樂風
俗移刑錯民無枉怨女復何為聖皇長壽考景福常來儀

孟冬篇

孟冬十月陰氣厲清武官誡田講旅統兵元龜襲吉元光著明蚩
尤蹕路風弭雨停乘輿啓行鸞鳴幽軋虎賁采騎飛象珥鶡鍾鼓
鏗鏘簫管嘈喝萬騎齊鑣千乘等蓋夷山填谷平林滌藪張羅萬
里盡其飛走趯趯狡兔揚白跳翰獵以青骹掩以修竿韓盧宋鵲
呈才騁足噬不盡緤牽麋掎鹿魏氏發機養基撫弦都盧尋高搜
索猴猨慶忌孟賁蹈谷超巒張目決眦髮怒穿冠頓熊扼虎蹴豹

博獸氣有餘勢負象而趨獲車既盈日側樂終罷役解徒大饗離宮亂曰聖皇臨飛軒論功校獵徒死禽積如京流血成溝渠明詔大勞賜大官供有無走馬行酒醴驅車布肉魚鳴鼓舉觴爵擊鍾爵無餘絕網縱麟麑弛罩出鳳雛收功在羽校威靈振鬼區陛下長懽樂永世合天符 較獵賦為堅古

晉鞞舞歌 傅玄辭今不錄

樂錄曰晉鞞舞歌五篇一曰洪業篇 宣文創洪業盛德在泰始云云 當魏曲明明魏皇帝古曲關東有賢女二曰天命篇 聖祖受天命應期輔魏皇云云 當魏曲大和有聖帝古曲章和二年中三曰景皇篇 景皇帝聰明命世生盛德參天地云云 當魏曲魏曆長古曲樂久長四曰大晉篇 赫赫大晉於穆文皇云云 當魏曲天生烝民古曲四方皇五曰明君篇 明君御四海聽鑒盡物情云云 當魏曲為君既不易古曲殿前生桂樹按曹植怨歌行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不知與此同否○按齊鞞舞曲有明君詞 明君創洪業盛德在建元云云 聖主曲辭 聖主受天命應期則虞唐云云 梁鞞舞歌沈約作明之君七首以歌君德

鞞舞歌詩

唐樂志曰鞞舞漢曲也樂錄曰鞞舞者所持也木鞞制法度以號令天下故取以為名今謂漢世諸舞鞞巾二舞是漢事鞞拂二舞以象時古鞞舞曲有聖人制禮樂一篇聲詞雜寫不復可辨相傳如此魏曲有太和時晉曲有雲門篇傅玄造以當魏曲齊因之梁周捨改其篇 梁三朝樂第十八設鞞舞

聖人制禮樂篇

昔皇文武邪彌彌舍善誰吾時吾行許帝道銜來治路萬邪治路萬邪赫赫意黃運道吾治路萬邪善道明邪金邪善道明邪金邪帝邪近帝武武邪邪聖皇八音偶邪 共一百八十二字已下不錄

雲門篇 傅玄辭以代魏太和時鞞舞用之除下厭衆目上從鍾鼓二句

黃雲門唐咸池虞韶舞夏夏殷濩列代有五振鐸鳴金延大武清歌發唱形為主聲和八音協律呂身不虛動手不徒舉應節合度周其叙時奏宮角雜之以徵羽下厭衆目上從鍾鼓樂以移風與德禮相輔安有失其所 有鞞鐸舞會之義

梁鞞武曲 周捨

雲門且莫奏咸池且莫歌我后興王德樂頌發中和白雲汾已隆萬舞鬱駢羅功成聖有作黃唐何足多

巾舞歌詩 古辭

唐書樂志曰公莫舞晉宋謂之巾舞其說云漢高祖與項籍會鴻門項莊舞劍將殺高祖項伯亦舞以袖隔之且語

莊曰公莫苦言公莫害漢王也漢人德之故舞用巾以象項伯衣袖之遺式宋書樂志曰按琴操有公莫渡河然則其聲所從來已久俗云項伯非也古今樂錄曰巾舞古有歌辭訛異不可解江左以來有歌舞詞沈約疑是公無渡河曲今三調中自有公無渡河其聲哀切故入瑟調不以瑟調雜于舞曲唯公無渡河古有歌有弦無舞也

吾不見公莫時吾何嬰公來嬰姥時吾哺聲何爲茂時爲來嬰當思吾明月之土轉起吾何嬰土來嬰轉去吾哺聲何爲土轉南來嬰當去吾城上羊下食艸共三百零三字已下不錄

公莫舞歌　李賀

方花古礎排九楹刺豹淋血盛銀甖一作罌華筵鼓吹無桐竹長刀直立割鳴箏橫楯觳錦生紅緯日炙錦嫣王未醉腰下三看寶玦光項莊掉箭欄前起材官小臣公莫舞座上真人赤龍子芒碭雲瑞抱天回咸陽王氣清如水鐵樞鐵楗重束關大旗五丈撞雙環漢王今日須秦印絕臏刳腸臣不論烈烈生氣正其用殺氣出之

晉拂舞歌詩

晉書樂志曰拂舞出自江左舊云吳舞也晉曲五篇曰白鳩曰濟濟曰獨祿曰碣石曰淮南王齊多刪舊詞而因其曲名樂錄曰梁拂舞歌並用晉詞解題曰其詞除白鳩一曲餘並非吳歌未知所起也齊梁不甚出

白鳩篇南齊樂志曰白符鳩舞出江南吳人所造其歌本云平平白符思我君惠集我金堂言白者金行符合也鳩亦合也符鳩雖異其義是同宋樂志曰晉楊泓舞序云自到江南見白符舞或言白鳧鳩舞云有此來數年矣其詞旨乃是吳人患孫皓虐政思屬晉也晉詞蓋改其本歌云

翩翩白鳩載飛載鳴懷我君德來集君庭白雀呈瑞素羽明鮮翔庭舞翼以應仁乾交交鳴鳩或丹或黃樂我君惠振羽來翔東壁餘光奐在江湖惠而不費語新妙敬我微軀妙想趣語不覺其所以來策我良駟習我驅馳與君周旋樂道忘餘我心虛靜我志霑濡彈琴鼓瑟聊

以自娛凌雲登臺浮遊太清扳龍附鳳日望身輕翩逸

濟濟篇鍾惺云節似有敧斷處近漢鐃歌音節餘詩妙或過此正以其大完好處遠之此看樂府法也

暢飛暢舞氣流芳追念三五大綺黃去失有時可行去來同時此未央時冉冉近桑榆但當飲酒爲歡娛衰老逝有何期多憂耿耿內懷思淵池發奐獨希願得黃浦衆所依恩感人世無比悲歌且舞無極已

獨漉篇一作獨祿南齊樂志曰古辭明君曲後云勇安樂無慈不問清與濁清與無時濁邪交與獨祿復錄只求祿求祿清白不濁清白尚可貪汙殺我晉歌爲鹿字古通用也疑是諷刺之辭

獨漉獨漉水深泥濁泥濁尚可水深殺我只此四語便是樂府哀以後妙諳樂引線

雛雛雙雁遊戲田畔我欲射雁念子孤散翩翩浮萍得風搖輕我
心何合與子同并（八句似唐人雅秀之韻）空牀低帷誰知無人（此丁風雨灘至）夜衣
錦繡誰別偽與真刀鳴削中倚床無施父冤不報欲活何為（骨氣俠烈擊碎）
吐猛虎斑斑遊戲山間虎欲齧人不避豪賢（罵得毒）
壺

碣石篇（南齊樂志曰碣石魏武帝辭晉以為碣石舞其歌四章一觀滄海二冬十月三土不同四龜雖壽解題曰相和大曲步出夏門行碣石篇與此並同但曲前有艷爾今不更出）

淮南王篇（淮南小山作古今注曰淮南王服食求仙徧禮方士遂與八公相攜俱去莫知所往小山之徒思戀不已乃作淮南王曲焉解題曰古詞實言安仙去）

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樓與天連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漿汲寒漿飲少年少年窈窕何能賢揚聲悲歌音絕天我欲渡河河無梁願化雙黃鵠還故鄉還故鄉入故里徘徊故鄉苦身不已繁舞寄聲無不泰徘徊桑梓遊天外

晉白紵舞歌

宋書樂志曰按舞詞有巾袍之言紵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也晉俳歌云皎皎白緒節節為雙吳音呼緒為紵疑白緒即白紵也解題曰古詞盛稱舞者之美宜及芳時為樂其譽白紵質如輕雲色如銀云云唐書樂志曰梁武帝令沈約改其詞為四時白紵歌今中原有白紵曲辭旨與此全殊

輕軀徐起何洋洋（恰是舞女初至）高舉兩手白鵠翔宛若龍轉乍低昂凝停善睞容儀光（舞女不可無色）如推若引留且行隨世而變誠無方舞以盡神安可忘（情態中忽作理語）晉世方昌樂未央（著一語便有關係）質如輕雲色如銀愛之遺誰贈佳人制以為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處分瑣瑣）

（沒紫要有情緒）麗服在御會佳賓醪醴盈樽美且淳清歌徐舞降祇神四座歡樂胡可陳（右一篇）

雙袂齊舉鸞鳳翔羅裾飄颻昭儀光趨步生姿進流芳鳴弦清歌及三陽人生世間如電過樂時每少苦時多（用殺風景語勸君行樂適首此意）幸及良辰耀春華齊倡獻舞趙女歌羲和馳景逝不停春露未晞嚴霜零百草凋索花落英蟋蟀吟牖寒蟬鳴百年之命忽若傾早知迅速秉燭行東造扶桑遊紫庭西至崑崙戲曾城（右一曲）

陽春白日風花香（香連風便紅）趨步明玉舞瑤璫情發金石媚笙簧羅袿徐轉紅袖揚清歌流響繞鳳梁如矜若思凝且翔（寫舞之性情）轉盼流精艷輝光將流將引雙雁行歡來何晚意何長明君馭世永歌昌（右一曲）

梁白紵辭二首（武帝）

樂錄曰梁三朝樂第二十設巾舞并白紵蓋巾舞以白紵

四解送也

朱絲玉柱羅象筵飛琯促節舞少年短歌流目未肯前含笑一轉私自憐（自憐從未肯前出來有品）

纖腰嫋嫋不任衣嬌態獨立特為誰赴曲君前未忍歸上聲急調中心飛（此是欲人憐一種）

四時白紵歌 沈約

樂錄沈約云白紵五章勑臣約造武帝造後兩句

春白紵

蘭葉參差桃半紅飛芳舞縠戲春風如嬌如怨狀不同含笑流眄滿堂中翡翠羣飛飛不息願在雲間長比翼佩服瑤草駐容色舜日堯年惟無極

夏白紵

朱光灼爍照佳人含情送意遲相親嫣然宛轉亂心神非子之故欲誰因翡翠羣飛飛不息願在雲間長比翼（佩服二句以下皆同）

秋白紵

白露欲凝草已黃金琯玉柱響洞房雙心一意俱徊翔吐情寄君君莫忘翡翠羣飛飛不息願在雲間長比翼

冬白紵

寒閨晝寢羅幌垂婉容麗心長相知雙去雙還誓不移長袖拂面為君施翡翠羣飛飛不息願在雲間長比翼

夜白紵

秦箏齊瑟燕趙女一朝得意心相許明月如規方襲予夜長未央歌白紵翡翠羣飛飛不息願在雲間長比翼（不脫時納差為穩雅）

東宮春 隋煬帝 ○亦為四時白紵

洛陽城邊朝日暉天淵池前春燕歸含露桃花開未飛臨風楊柳自依依小苑花紅洛水綠清歌宛轉繁絃促長袖逶迤動珠玉千年萬歲陽春曲（配詞蕩志）

江都夏 隋煬帝

黃梅雨細麥秋輕楓樹蕭蕭江水平飛樓倚觀軒若驚花簟羅帷當夏清菱潭落日雙鳧舫綠水紅妝兩搖漾還似浮槎碧海上誰肯空歌採蓮唱（自是風流才豪）

長安秋 虞茂

露寒臺前曉露清昆明池水秋色明搖環動佩出曾城鵾弦鳳管奏新聲上林蒲桃合縹緲甘泉祈樹上蔥青玉人當歌理清曲婕妤恩情斷還續（不淫不靡）

晋杯槃舞歌詩

宋書樂志曰柈舞漢曲也張衡舞賦云歷七槃而縱躡王粲七釋云七槃陳于廣庭皆以七槃爲舞也搜神記云晉太康中天下爲晉世寧舞矜手以接杯槃而反覆之此則漢世唯有柈舞而晉加之以杯反覆也五行志曰其歌云晉世寧舞杯槃言接杯盤于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也杯盤者酒食之器而名曰晉世寧言晉世之士偷苟于酒食之間而其知不遠晉世之寧猶杯槃之在手也唐樂志曰漢有槃舞晉謂杯槃舞詩云妍袖陵七槃言舞用盤七枚也

晉世寧四海平普天安樂永太寧四海安天下歡樂治與隆舞杯槃舞杯槃何翩翩舉坐翻覆壽萬年接詩萬年偏沒理天與日終與一奇在天與日之下即是終與一左回右轉不相失舞法之巧盡此三字箏笛悲酒舞疲疲字有酣暢意莫作與瀾看心中慷慨可健兒樽酒甘絲竹清願令諸君醉復醒醉復醒時合同四坐歡樂皆言工絲竹音可不聽亦舞此槃左右輕自相當合坐歡樂人命長人命長當結友千秋萬歲皆老壽歡樂延年之道結交歡樂之道○附宋改爲宋世寧齊改爲齊世昌梁謂之樂伎所隸散樂部中

宋泰始歌舞曲詞

樂錄曰宋泰始歌舞十二曲一皇業頌二聖祖頌三明君大雅四通國風五天符頌六明德頌七帝圖頌八龍躍大雅九淮祥風十宋世大雅十一治兵大雅十二白紵篇大雅

淮祥風

淮祥應賢彥生翼贊中興致太平

白紵篇大雅

在心曰志發言詩聲成于文被管絃手舞足蹈欣泰時移風易俗王化基說得大琴角揮韻白雲舒簫韶協音神鳳來拊擊和節詠在初章曲乍畢情有餘文同軌一道德行國靖民和禮樂成四縣庭響美勲英八列陛唱貴人聲舞飾麗華樂容工羅裳映日袂隨風金翠列輝蕙麝豐淑姿秀體允帝衷

齊明王歌辭 王融

齊明王歌詞七曲王融應司徒教而作也一明王曲二聖君曲三淥水曲四採菱曲五清楚引六長歌引七散曲

淥水曲

湛露改寒司文鶯變春旭瓊樹落晨紅瑤塘水初淥日霽沙溆明風動泉華燭遵渚泛蘭觴乘漪弄清曲斗酒千金輕寸陰百年促何用盡歡娛王度式如玉右一曲三解

採菱曲

炎光銷玉殿涼風吹鳳樓雕輜一作青幨儀音素向也平隰朱櫂泊安流金
華妝翠羽鷁首畫飛舟荆姬採蓮曲越女江南謳騰聲翻葉靜散
響谷雲浮良時時一遇佳人難再求右一曲三解

散曲

金枝湛明燎繡幕裂芳然綺閨橫綠綺曠席絅朱纓楚調廣陵散
瑟柱秋風弦輕裾中山麗長袖邯鄲妍徐歌駐行景迅節翕浮烟
言願聖明王永永萬斯年右一曲三解○語殊刻異出乎蕪音

唐功成慶善樂舞辭 唐太宗

一曰九功舞殿庭朝會所奏文舞也太宗生于武功之慶

善宮貞觀六年幸之宴從臣賞賜閭里帝歡甚賦詩呂才
被之管絃名曰功成慶善樂以童兒六十四人冠進賢冠
紫褲褶長袖漆髻屣履而舞舞蹈安徐以象文德洽而天
下安樂也冬正享讌及國有大慶與七德舞偕奏于庭

壽丘唯舊跡酆邑乃前基粤余承累聖懸弧亦在茲弱齡逢運攺
不言功提劍鬱匡時指麾八荒定懷柔萬國夷梯山盛入款駕海亦
來思單于陪武帳日逐衛文榹端扆朝四嶽無為任百司霜節明
秋景輕冰結水湄芸黃遍原隰禾穎積京坻共樂還謙宴歡此大
風詩雄槩不比大風而溫克自勝

霓裳辭十首 王建○一曰霓裳羽衣曲唐逸史曰羅公遠多祕術嘗與玄宗至月宮初以拄杖向空擲之化為大橋行十餘里精光奪目寒氣侵人至一大城公遠曰此月宮也仙女數百皆素練寬衣舞于廣庭問其曲曰霓裳羽衣帝曉音律因默記其音調而還召樂工依其音調作霓裳羽衣曲一說曰與術士葉法善遊一說曰西涼府節度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記之半為散序所進之曲為霓裳羽衣也白居易曰霓裳法曲也凡曲將終聲拍皆促唯霓裳之末長引一聲故其歌云唳鶴曲終長引聲是也

弟子部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按此及劉禹錫詩云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然則非月中所聞矣散聲未足重來授直到牀前見上皇
中管五弦初半曲遙教合上隔簾聽一聲聲向天頭落效得仙人
夜唱經

自直梨園得出稀更番上曲不教歸一時跪拜霓裳徹立地階前
賜紫衣
旋翻新譜聲初足除却梨園未教人宣與書家分手寫中宮走馬
賜功臣
伴教霓裳有貴妃從初直到曲成時日長耳裏聞聲熟拍數分毫
錯總知
弦索摐摐隔綵雲五更初發一山一作滿宮聞武皇自送西王母新換
霓裳月色裙
敕賜宮人澡浴回遙看美女院門開一山星月霓裳動好字先從

[illegible]來

傳呼法部按霓裳新得承恩別作行應是貴妃樓上看內人昇下綵羅箱數首俱騈麗

朝元閣上山風起夜聽霓裳玉露寒宮女月中更替立黃金梯滑並行難凄麗

知向華淸年月滿山頭山底種長生去時留下霓裳曲總是離宮別館聲凄

柘枝詞 樂府雜錄曰健舞曲有柘枝軟舞曲有屈柘樂苑曰羽調有柘枝曲商調有屈柘枝此舞因曲爲名用二女童帽施金鈴抃轉有聲其來也于二蓮花中藏花拆而後見對舞相占實舞中雅妙者也一說作柘枝

將軍奉命卽須行塞外領強兵聞道烽烟動腰間寶劍匣中鳴

屈柘詞 溫庭筠

楊柳縈橋綠玫瑰拂地紅繡衫金騕褭花髻玉瓏璁宿雨香潛潤春流水暗通畫樓初夢斷晴日照湘風情景平淡

散樂附

周禮旄人教舞散樂鄭康成云散樂野人爲樂之善者若今黃門倡漢有黃門鼓吹以宴羣臣則雅樂之外又有宴私之樂焉唐樂志曰散樂者非部伍之聲俳優歌舞雜奏也秦漢已來又有雜伎其變非一名爲百戲相承有之

俳歌詞 古詞一曰侏儒導自古有之蓋倡優戲也說文曰俳戲也穀梁魯定公會齊侯于夾谷會罷齊人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下范甯云優俳施其名也樂錄曰梁三朝樂第十六設俳伎隋樂志曰魏晉故事有侏儒導引隋文帝以非正典罷之

俳不言不語呼俳噏所俳適一起狼率不止生拔牛角摩斷肉耳馬無懸蹄牛無上齒駱駝無角奮迅兩耳

宋鳳凰銜書伎辭 隋樂志曰鳳凰銜書伎自宋齊已來有之三朝用之南齊樂志曰蓋魚龍之流也元會日侍中于殿前跪取其書以授舍人舍人受書升殿跪奏宋世有詞齊初郊江淹改造至梁武帝罷之

皇宋興隆膺靈符鳳鳥感和銜素書嘉樂之美通玄虛惟新濟濟邁唐虞巍巍蕩蕩道有餘

樂府英華卷七終

樂府英華目錄

卷八

琴曲歌辭

卷八目錄終

吳江顧有孝茂倫纂錄　同學諸子參訂

琴曲歌辭

唐書樂志曰琴禁也夏至之音陰氣初動禁物之淫心也世本曰琴神農造廣雅曰伏羲造琴長七尺二寸而五絃琴操云文武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風俗通曰七絃法七星也桓譚曰今琴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也自伏羲制作

之後有瓠巴師曠伯牙子皆善鼓琴而其曲有暢有操有引有弄和樂而作命曰暢言達則兼濟而美暢其道也憂愁而作命曰操言窮則獨善而不失其操也引者進德業申達之名弄者情性和暢寬泰之名也其後西漢有慶安世善爲成帝侍郎善爲雙鳳離鸞之曲齊人劉道彊能作單鳧寡鶴之弄趙飛燕亦善爲歸風送遠之操皆妙絕當時嵇夫心意感發聲調諧應大絃寬和而溫小絃清激而不亂覽之淡磷之倫斯爲蕭善矣古琴曲有五曲九引十二操五曲者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也九引者烈女引伯妃引貞女引思歸引霹靂引走馬引箜篌引琴引也十二操者將歸操猗蘭操龜山操越裳操拘幽操岐山操履霜操朝飛操別鶴操殘形操水僊操襄陵操也自後作者相繼而其義與其所起畧可考而知不復備論解題曰琴操紀事好與本傳相違存之者以廣異聞

神人暢

唐堯。樂錄曰堯郊天地祭神座上有響誨堯曰水方至爲害命子救之堯乃作歌

清廟穆兮承予宗百僚肅兮于寢堂醊禱進福求年豐有響在坐敎予爲害在玄中欽若皓天德不隆承命任禹寫中一作東宮

思親操

虞舜。舜遊歷山見鳥飛思親而作此

陟彼歷山兮崔嵬有鳥翔兮高飛瞻彼鳩兮徘徊河水洋洋兮清冷深谷鳥鳴兮嚶嚶設罥張罝兮思我父母力耕日與月兮往如馳父母遠兮吾當安歸琹而不怨

南風歌二首

虞舜。史記樂書曰舜歌南風而天下治南風者生長之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意也

反彼三山兮商嶽嵯峨天降五老兮迎我來歌有黃龍兮自出于河負書圖兮委蛇羅沙案圖觀讖兮閔天嗟嗟擊石拊韶兮淪幽洞微鳥獸蹌蹌兮鳳皇來儀凱風自南兮喟其增歎班剝森炕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較平和

襄陵操 夏禹○一曰禹上會稽背曰洪水湯湯懷山襄陵樂錄曰禹治洪水上會稽山顧而作此

嗚呼洪水滔天下民愁悲上帝愈咨三過吾門不入父子道衰嗟嗟不欲煩下民 占賢如語。

箕子操 箕子○史記紂始為象箸箕子歎之乃佯狂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琴集曰箕子吟箕子自作

嗟嗟紂為無道殺比干嗟重復嗟獨奈何漆身為厲被髮以佯狂今奈宗廟何天乎天哉欲負石自投河嗟復嗟奈社稷何 言短而心已嘔

拘幽操 周文王○琴操曰文王拘於羑里而作也○其詞憂而不至煩亂。

殷道溷溷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別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閉牢阱由其言兮遘我四人憂勤勤兮

同前 韓愈○較文王作為剴至正其剴至處別為韓作也然既為韓作亦不得不剴至矣

目掩掩兮其凝其盲耳肅肅兮聽不聞聲朝不日出兮夜不見月與星有知無知兮為死為生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 太護。

文王操 周文王○紂為無道諸侯皆歸文王其後有鳳凰銜書于郊文王乃作此歌○其詞皆露古人不嫌處。

翼翼翱翔彼鳳凰兮銜書來遊以會昌兮瞻天案圖殷將亡兮蒼蒼之天始有萌兮五神連精合謀房兮興我之業望羊來兮

尅商操 周武王○一曰武王伐紂琴論曰尅商操武王伐紂時製

上告皇天兮可以行乎 武王只是順應只是一天故二語表之已竟。

傷殷操 微子○書大傳曰微子朝周過殷故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欲哭則不可欲泣則近婦人推而廣之作雅

聲即此操也亦謂之麥秀歌○今作箕子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 一腔熱腸遺恨所在處故不服他輩。

越裳操 周公旦○樂錄曰越裳獻白雉周公作歌遂傳之為越裳操

於戲嗟嗟非旦之力乃文王之德 無歸功于文王之痕已見其歸功于文王之實

神鳳操 周成王○一曰鳳凰來儀樂錄曰成王時鳳凰翔舞成王作此歌謝希逸曰言德化之感也。

鳳凰翔兮於紫庭予何德兮以感靈賴先人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 瑞之實處

採薇操 伯夷○史記武王尅商伯夷叔齊恥食周粟隱首陽山採薇而食乃作歌因傳為操一曰晨遊高舉也

登彼高山言採其薇以亂易暴不知其非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適安歸 實見得如此亦實是如此莫作過分語看

履霜操 尹伯奇○琴操曰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伯奇無罪為母讒而見逐乃集芰荷以為衣採楟花以為食晨朝履霜自傷見放援琴鼓之而作此操曲終投河而死

履朝霜兮採晨寒考不明其心兮聽讒言孤恩別離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痛歿不同兮恩有偏誰說顧兮知我冤 可以怨

士失志操 介子推○一曰龍蛇歌琴操曰文公與介子綏俱亡子綏割腓股以啖文公文公復國咎犯趙衰俱蒙厚賞子綏獨無所得乃作龍蛇之歌而隱文公求之不肯出按史記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公門云

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飢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于中野

有龍矯矯。遭天譴怒。三蛇從之。一蛇割股。二蛇入國。厚蒙爵土。
有一蛇。棄于草莽。
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既入深淵。得其安所。
蛇脂盡乾。獨不得甘雨。
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因懸是從者之詞若子推那得復怨應是代爲之怨則可

雉朝飛操 犢沐子〇一曰雉朝雊操古今注曰犢沐子所作齊宣王時處士泯宣五十無妻出薪于野見雉雄雌相隨而飛意動心悲乃仰天嘆大聖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獨不獲因援琴以自傷其聲中絕魏武帝宮人有盧女者七歲入漢宮學鼓琴特異于餘妓善爲新聲能傳此曲解題曰若梁簡文晨光照麥畿但詠雉

雉朝飛兮鳴相和。雌雄羣遊於山阿。我獨何命兮未有家。時將莫兮可奈何。嗟嗟莫兮可奈何。

思歸引 石崇〇一曰離拘操琴操曰衛有賢女邵王聞其賢而聘之未至而王薨太子曰吾聞齊桓公得衛女而伯今衛女賢欲留之大夫曰不可賢必不我聽聽必不賢果留之不聽拘于深宮思歸不得遂援琴而歌曲終縊死石崇思歸引序曰崇少有大志晚節更樂放逸因覽思歸引古曲有弦無歌乃作樂辭但思河陽別業與琴操異。

思歸引。歸河陽。假予翼鴻鶴高飛。翔經芒阜濟河梁。望我舊館心悅康。清渠激魚彷徨。鴈驚泝波羣相將。終日周覽樂無方。登雲閣。列姬姜。拊絲竹。叩宮商。宴華池。酌玉觴。伏活人語

猗蘭操 孔子〇一曰幽蘭操琴操曰孔子歷聘諸侯莫能任自衛反魯隱谷之中見蘭香獨茂喟然嘆曰蘭當爲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衆草爲伍乃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托辭于香蘭云云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所定處。時人闇蔽。不知賢者。與不怨尤參看年紀逝邁。一身將老。篇中一字不及蘭古人的文字寄托不拘如此

將歸操 孔子〇一曰陬操孔叢子曰趙使聘夫子子聞鳴犢與竇犨見殺回輿而旋爲操曰將歸史記孔子不得用于衛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河歎曰丘之不濟此命也乃還息于鄹鄉作鄹操

翱翔于衛。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無時不從好非謂復舊居才從好矣

龜山操 孔子〇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此曲以喻季氏若龜山之蔽魯也

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譚友夏云手有斧柯奈龜山何

琴歌 百里奚妻〇風俗通曰百里奚爲秦相堂上樂作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因援琴而歌乃其故妻還爲夫婦

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爲。
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臨當別時烹乳雞。今適富貴忘我爲。
百里奚。百里奚。母已死。葬南谿。墳以瓦。覆以柴。舂黃藜。搤伏雞。西入秦。五羖皮。今日富貴捐我爲。亦謂之扊扅歌門關謂扊扅或作剡移〇声詞朴直而多折

鳳求凰 司馬相如〇琴史曰相如客臨邛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竊見之相如以琴心挑之

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時未遇兮何所將。何悟今夕升斯堂。有艷淑女在閨房。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緣交頸爲鴛鴦。胡頡頏兮共翱翔。纖靡抑揚撫頰以自寄之爲女也父兄不可不知焉

[illegible]兮賜兮從我栖得托孳尾永爲妃交情通體心和諧中夜相[illegible]知者誰雙翼俱起翻高飛無感我思使余悲 以自身刑害己慈悲無所得妙

處女吟 晉處女○樂錄曰魯處女見女貞木而作歌亦謂之女貞木歌

菁菁茂木隱獨榮兮變化垂枝含蕤英兮修身養志建令名兮厥道不同善惡并兮屈身身獨去微清兮懷忠見疑何貪生兮

貞女引 梁簡文○琴操曰魯次室女作貞女引

借問懷春臺百尺凌雲霧光有歲寒松南臨女貞樹庭花對帷滿隙月依枝度但使明妾心無嗟坐遲暮

別鶴操 商陵牧子○古今注曰商陵子娶五年而無子父兄將爲之改娶妻聞之中夜起倚户而悲嘯牧子聞之

愴然而悲援琴歌之后人因爲樂章 琴譜曰琴曲有四大曲別鶴操其一

將乖比翼兮隔天端山川悠遠兮路漫漫攬衣不寐兮食忘餐

走馬引 張率○古今注曰樗里牧恭爲父報怨亡匿于山下有天馬夜圍其室而鳴以爲追吏奔而亡去明旦視之乃天馬跡因悟曰吾所處之將危乎遂逃入于沂澤中援琴鼓之爲天馬之声故曰走馬引一曰天馬引

良馬龍爲友玉珂金作羈馳騖宛與洛半驟復半馳倏忽而千里光景不及移九方惜未見薛公寧所知斂轡且歸去吾畏路傍兒

龍丘引 梁簡文○琴操曰楚游子龍丘高所作也龍丘高出遊三年思歸故鄉望楚而長嘆故又曰楚引

龍丘一廻首楚路蒼無極水照弄珠影雲吐陽臺色[illegible]烟[illegible]洲長歸鳥息遊蕩逐春心佇憐無羽翼

渡易水 荊軻○史記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丹送之至易水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爲變徵之声又前而爲此歌復爲羽声忼慨于是就車而去樂府廣題曰後人以爲琴中曲一曰荊軻歌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只二語便淒壯無盡

力拔山操 項籍○漢書項羽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驚曰漢已得楚乎起飲帳中有美人虞氏常從駿馬名騅常騎乃悲歌忼慨自爲詩歌數曲泣下數行上馬潰圍南出琴集有力拔山操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只是到底豪不作是語 出口便狠然一句句氣竭矣○鍾伯敬云妾與馬多舍不得便是不能殺漢王之根矣

大風起 漢高帝○高祖既定天下還過沛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帝擊筑自歌令兒皆和習之帝自起舞按琴操有大風起高帝所作也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其氣大其

思深不掩其雄伯氣質故不比于曹瞞

採芝操 四皓○樂錄曰商山四皓隱居漢高祖聘之四皓不甘仰天歎而作歌○亦謂之四皓歌

皓天嗟嗟深谷逶迤樹木莫莫高山崔嵬岩居穴處以爲幄茵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往矣吾當安歸 四皓是王佐品地矣

八公操 劉安○一曰淮南操樂錄曰淮南王好道正月上辛八公來降王作此歌

煌煌上天照下土兮知我好道公來下兮公將與余生毛羽兮超騰青雲蹈梁甫兮觀見瑶光過北斗兮馳乘風雲使玉女兮含精吐氣嚼芝草兮悠悠將將天相保兮 游仙步虛之漸

昭君怨 王嬙○琴操曰明君齊國王穰女年十七獻之元帝帝以地遠不之幸後單于遣使朝貢帝宴之盡召後宮昭君盛飾而至帝問欲以一女賜單于昭君越席請行帝驚恨不及昭君恨帝始不得見遇乃作此怨思之歌

秋木萋萋其葉萎黃有鳥處山集于苞桑養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升雲上遊曲房離宮絕曠身體摧藏志念沉抑不得頡頏雖得委食心有徊徨我獨伊何來往變常翩翩之燕遠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長嗚呼哀哉憂心惻傷 何等宛貫一字不露

蔡氏五弄 琴集曰五弄游春淥水幽居坐愁秋思並宮調蔡邕所作琴議曰隋帝以嵇氏四弄蔡氏五弄通謂之九弄今按近世作者多因題命辭無復本意云

游春曲 王維○蔡邕嘉平初入青溪訪鬼谷所居山有五曲一曲製一弄山之東曲常有仙人遊故作游春

萬樹江邊杏新開一夜風滿園深淺色照在綠波中 畫境是仙世界

上苑何窮樹花開次第新香車與絲騎風靜亦生塵

淥水曲 江奐○蔡邕南曲有澗冬夏常淥故作淥水

塘上蒲欲齊汀洲杜將歇春心既易蕩春流豈難越桂櫂及晚風菱江映初月芳香若可贈爲君步羅襪

幽居弄 顧況○中曲[illegible]鬼谷先生隱居深遠岑寂故作幽居

苔衣生花露滴月入西林蕩東壁扣商占角兩三聲洞戶谿窗一冥寂獨去滄洲無四鄰身嬰世網此何身關情命曲寄惆悵久別江南山裏人

秋思 王維○北曲高巖猨鳥所集感物愁坐故作坐愁今無詩西曲灌木吟秋故作秋思

網軒涼吹動羅衣夜聽更長玉漏稀月渡天河光轉濕鵲驚秋樹葉頻飛宮連太液見蒼波暑氣微清秋意多一夜輕風蘋末起露珠翻盡滿池荷

胡笳十八拍 蔡琰○後漢書曰琰字文姬邕之女博學才辯又妙于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于家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沒于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痛邕無嗣遣使以金璧贖之重嫁陳留董祀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唐劉商胡笳曲序曰文姬爲胡人掠入番爲后武帝與邕有舊敕大將軍贖以歸漢胡人思慕文姬乃捲蘆葉爲吹笳奏哀怨之音後董生以琴寫胡笳聲爲十八拍今之胡笳弄是也琴集曰大胡笳十八拍小胡笳十九拍並蔡琰作李肇國史補曰唐有董庭蘭善沈聲祝聲蓋大小胡笳云

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漢祚衰天不仁兮降亂離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時干戈日尋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烟塵蔽野兮胡虜盛志意乖兮節義虧對殊俗兮非我宜遭惡辱兮當告誰笳一會兮琴一拍心憤怨兮無人知 右第一拍叙入胡

戎羯逼我兮爲室家將我行兮向天涯雲山萬重兮歸路遐疾風千里兮揚塵沙人多暴猛兮如虺蛇控弦被甲兮爲驕奢兩拍張懸兮弦欲絕志摧心折兮自悲嗟 右第二拍叙婚胡

越漢國兮入胡城亡家失身兮不如無生氈裘爲裳兮骨肉震驚

羯羶爲味兮枉遏我情鼙鼓喧兮從夜達明風浩浩兮暗塞營
傷今感昔兮三拍成銜悲畜恨兮何時平 右第三拍●叙胡俗 不如無生何一[illegible]
無日無夜兮不思我鄉土稟氣含生兮莫過我最苦天災[illegible]
人無主唯我薄命兮沒戎　俗殊心異兮身難處嗜慾不同兮[illegible]
可與語尋思涉歷兮何艱阻四拍成兮益悽楚 右第四拍 思土
鴈南征兮欲寄邊心鴈北歸兮爲得漢音鴈飛高兮邈難尋空腸
斷兮思愔愔攢眉向月兮撫雅琴五拍泠泠兮意彌深 右第五拍 寄音
氷霜凜凜兮身苦寒飢對肉酪兮不能餐夜聞隴水兮聲嗚咽朝
見長城兮路杳漫追思往日兮行李難六拍悲來兮欲罷彈 右第六拍

○追念歸路
日暮風悲兮邊聲四起不知愁心兮說向誰是原野蕭條兮烽戍
萬里俗賤老弱兮少壯爲美逐有水草兮安家葺壘牛羊滿野兮
聚如蜂蟻草盡水竭兮羊馬皆徙七拍流恨兮惡居于此 右第七拍○後
叙胡俗較深一籌
爲天有眼兮何不見我獨漂流爲神有靈兮何事處我天南海北
頭我不負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負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製
兹八拍兮擬排憂何知曲成兮轉悲愁 右第八拍○怨及天神
天無涯兮地無邊我心愁兮亦復然人生倏忽兮如白駒之過隙

然不得歡樂兮當我之盛年怨兮欲問天天蒼蒼兮上無緣舉頭
仰望兮空雲烟九拍懷情兮誰爲傳 右第九拍○寫怨
城頭烽火不曾滅疆場征戰何時歇殺氣朝朝衝塞門胡風夜夜
吹邊月 二語全是唐律 故鄉隔兮音塵絕哭無聲兮氣將咽一生辛苦兮
緣別離十拍悲深兮淚成血 右第十拍○果爲絶調
我非貪生而惡死不能捐身兮心有以生仍冀得兮歸桑梓死當
埋骨兮長已矣日居月諸兮在戎壘胡人寵我兮有二子鞠之育
之不羞耻愍之念之兮生長邊鄙十有一拍兮因茲起哀響纏綿
兮徹心髓 右第十一拍○叙生子

東風應律兮暖氣多漢家天子兮布陽和羌 踏舞兮共謳歌兩
國交歡兮罷兵戈忽逢漢使兮稱近詔遣千金兮贖妾身喜得生
還兮逢聖君嗟別二子兮會無因十有二拍兮哀樂均去住兩情
兮誰具陳 右第十二拍○已後叙還漢
不謂殘生兮却得旋歸撫抱 兒兮泣下沾衣漢使迎我兮四牡
騑騑胡兒號兮誰得知與我生死兮逢此時愁爲子兮日無光輝
焉得羽翼兮將汝歸一步一遠兮足難移魂銷影絕兮恩愛遺十
有三拍兮弦急調悲肝腸攪刺兮人莫我知 右第十三拍○叙別子
身歸國兮兒莫知隨心懸懸兮長如飢四時萬物兮有盛衰唯有

愁苦兮不暫移山高地闊兮見汝無期更深夜闌兮夢汝來斯夢
中執手兮一喜一悲覺後痛吾心兮無休歇時十有四拍兮涕泪
交垂河水東流兮心是思 右第十四拍 敘念子
十五拍兮節調促氣填胸兮誰識曲 一作 作頻 處穹廬兮偶殊俗願歸
來兮天從欲再還漢國兮歡心足心有憶兮愁轉深日月無私兮
曾不照臨子母分離兮意難任同天隔越兮如商參生死不相知
兮何處尋 右第十五拍 喜還漢而悲別子合敘
十六拍兮思茫茫我與兒兮各一方日東月西兮徒相望不得相
隨兮空斷腸對萱艸兮徒想憂忘彈鳴琴兮情何傷今別子兮歸

故鄉舊怨平兮新怨長 一語 泣血仰頭兮訴蒼蒼生我兮獨罹此
殃 右第十六拍 再敘別子 將新怨與舊怨縈迴幾段生情
十七拍兮心鼻酸關山阻脩兮行路難去時懷土兮心無緒來時
別兒兮思漫漫塞上黃蒿兮枝枯葉乾沙場白骨兮刀痕箭瘢風
霜凜凜兮春夏寒人馬飢虺兮筋力單豈知重得兮入長安歎息
欲絕兮淚闌干 右第十七拍 總志去來
胡笳本自出胡中緣琴翻出音律同 敘題作歟 十八拍兮曲雖終 言含未盡
響有餘兮思未窮是知絲竹微妙兮均造化之功哀樂各隨人心
兮有變則通胡與漢兮異域殊風天與地隔兮子西母東苦我怨
氣兮浩于長空六合雖廣兮受之應不容 右第十八拍 ○總尾音有盡而意無窮 ○前後
自分序次而音調平穩微覺沓拖尾言云十八拍頗
語似出閨襜而中雜唐調非文姬筆與木蘭頗類也

飛龍引 蕭慤

河曲鄉國出江上負舟歸欲因作雨去還逐景雲飛引商吹細管
下徵泛長徽持此淒清引春夜舞羅衣

烏夜啼引 張籍 ○李勉琴說曰何晏之女所造也晏繫獄有
二烏止于舍上女曰烏有喜声父必免遂撰此操
按此與清商西曲烏夜啼宋臨川王所作義同而事異也

秦烏啼啞啞夜啼長安吏人家吏人得罪囚在獄傾家賣產將自
贖少婦起聽夜啼烏知是官家有赦書下牀心喜不重寐未明上

堂賀舅姑少婦語啼烏汝啼慎勿虛借汝庭樹作高巢年年不令
傷爾雛

宛轉歌 劉妙容 ○續齊諧記曰晉王敬伯者餘姚人年十八
仕東宮為衛佐休假還鄉過吳維舟中渚登亭望月
乃倚琴歌泫露之詩俄聞戶外嗟歎声見一女子謂敬伯
曰女郎悅君之琴願共撫之既而女郎至從二少女女郎
乃撫琴調韻哀雅曰古所謂楚明君也唯嵇叔夜能為此
声復鼓琴歌遲風之詞乃命大婢酌酒小婢彈箜篌作宛
轉歌女郎脫頭上金釵扣琴弦而和意韻繁諧歌凡八曲
敬伯唯憶二曲將去留錦卧具及珮一雙遺敬伯敬伯報
以牙火籠玉琴軫女郎悵然不忍別敬伯船至虎牢戍吳
令劉惠明者有愛女早世舟中亡臥具于敬伯船獲焉具
以告吳于帳中得火籠箏女郎名妙容大婢春條小
婢桃枝皆善箜篌唱繼萃嬌有王敬伯敬出此

月既明西軒琴復清寸心斗酒爭芳夜千秋萬歲同一情歌宛轉

宛轉變以哀願爲星與漢光影共徘徊
悲且傷參差泪成行低絲掩翠方無色金徽玉軫爲誰鏘歌宛轉
宛轉情復悲願爲烟與霧氛氳對容姿 樂府多于情景

王敬伯歌 唐李端

妾本舟中客聞君江上琴君初感妾歎妾亦感君心遂出合歡被
同爲交頸禽傳杯唯畏淺接膝猶嫌遠侍婢奏箜篌女郎歌宛轉
宛轉怨如何中庭霜漸多霜多葉可惜昨日非今夕徒結萬里歡
終成一宵容王敬伯淥水青山從此隔

三峽流泉歌 李季蘭。琴集曰三峽流泉晉阮咸所作也。

妾家本住巫山雲巫山流水常自聞玉琴彈出轉寥夐直似當時
夢中聽三峽流泉幾千里一時流入深閨裏巨石奔崖指下生飛
波走浪弦中起初疑噴湧含雷風又似鳥咽流不通回湍曲瀨勢
將盡時復滴瀝平沙中憶昔阮公爲此曲能使仲容聽不足一彈
既罷復一彈願似流泉鎮相續 琴声泉声泪泪並出

風入松歌 僧皎然。琴集曰風入松晉嵇康所作也。

西嶺松聲落日秋千枝萬葉風飀飀美人援琴弄成曲寫得松間
聲斷續聲斷續清我魂流波壞陵安足論美人夜坐月明裏含少
商兮照清徵風何凄兮飄颻攪寒松兮又夜遲夜未央曲何長金
徽更促聲泱泱何人此時不得意意苦弦悲聞客堂

秋風引 劉禹錫

何處秋風至蕭蕭送鴈群朝來入庭樹孤客最先聞

明月引 盧照鄰

洞庭波起兮鴻鴈翔風瑟瑟兮野蒼蒼浮雲卷靄明月流光荊南
兮趙北碣石兮瀟湘澄清規于萬里照離思于千行橫桂枝於西
第繞菱花于北堂高樓思婦飛蓋君王文姬絕域侍子他鄉見胡
鞍之似練知漢劍之如霜試登高而極目莫不變而迴腸 排宕似短賦。

綠竹引 宋之問

青溪綠潭潭水側修竹嬋娟同一色徒生仙實鳳不遊老死空山
人詎識妙年秉願逃俗紛歸臥嵩丘弄白雲含情傲慰心目何可
一日無此君

山人勸酒 李白

蒼蒼雲松落落綺皓春風爾來爲阿誰蝴蝶忽然滿芳草秀眉霜
雪顏桃花骨青髓綠長美好稱是秦時避世人勸酒相歡不知老
各守兔鹿志恥隨龍虎爭欻起佐太子漢皇乃復驚顧謂戚夫人
彼翁羽翼成歸來商山下泛若雲無情舉觴酹巢由洗耳何獨清
浩歌望嵩嶽意氣還相傾 白爲明皇欲廢太子瑛而作也末語不滿于當時之嵩嶽者矣

幽澗泉 李白 ○此謂澗泉似風之聲猿鳴客愁之狀○皆寫于琴声之中也實皆寓于詩調之中矣○

拂彼白石彈我素琴幽澗愀兮流泉深善手明徽高張清心寂歷似千古松颼飀兮萬尋中見愁猨弔影而危處兮叫秋木而長吟客有哀時失志而聽者淚淋浪以沾襟乃緝商綴羽潺湲成音吾但寫聲發情於妙指殊不知此曲之古今幽澗泉鳴深林

龍宮操 顧況 ○況曰壬子癸丑二年大水蔣在滁遂作此操蓋大曆中也

龍宮月明光參差精衛啣石東飛時鮫人織綃採鵜絲鄱江倒漢傾吳蜀漢女江妃杳相續龍王宮中水不足

成連 辛德源

征夫從遠役歸望絕雲端蓑笠城隃壞桑落梅初寒雪夜然烽濕氷朝飲馬難漢女江妃杳相續龍王宮中水不足

琴歌 阮瑀 ○魏書曰太祖雅聞阮瑀不應魏入山焚山得瑀太祖大延賓客使瑀就技人列瑀善解音撫其弦而歌

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士為知己死女為悅者玩恩義苟潛暢他人焉能亂 怡雅不為激烈大弁漁陽一流

同前 趙整 ○晉書曰苻堅末年愈于政趙整援琴作歌二章以諷

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誰亂使濁 比君

北園有棗樹布葉垂重陰外雖多棘刺內實有赤心 自比

同前 趙整 ○晉書載記曰苻堅分氐戶于諸鎮整侍援琴而歌堅笑不納及敗于淝我呆知整言

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

琴歌 顧況

琴調秋些胡風遶雪峽泉聲咽佳人愁些

樂府英華卷八終

卷九

雜曲歌詞

卷九目錄終

樂府英華卷九

吳江顧有孝茂倫纂錄　　同學諸子參訂

雜曲歌詞

左克明曰漢魏之世歌詠雜興而詩之流乃有八曰行引歌謠吟詠怨歎者皆詩人六義之餘也如三曹七子猶有古之遺風焉自晉遷江左下逮六朝風化寖薄繁音日滋新聲熾而雅音廢矣故齊陳隋之將亡也有伴侶無愁玉樹後庭花泛龍舟等曲此則新聲之極也自秦漢以來文人才士作者非一或情思之所感或宴游之所發或序離別悲傷之懷或言征戰行役之苦故有名存義亡不見所起而有古辭可考者則若傷歌行生別離長相思之類是也古辭已亡而後人繼有擬述者則若出自薊北門結客少年場齊謳吳趨之類是也又如曹植之惟漢苦思欲遊桂之樹等行白馬仙人飛龍等篇陸機鮑照之君子有所思北風苦熱行之類其篇甚多或因意命題或學古敘事其詞見後不復備論

蜨蝶行

蜨蝶之遨遊東園柰何卒逢三月養子燕接我苜蓿間持之我入紫深宮中行纏之傅欂櫨間雀來燕燕子見啣哺來搖頭鼓翼何軒奴軒

桂之樹行 曹植

桂之樹桂之樹桂生一何麗佳揚朱華而翠葉流芳布天涯上有棲鸞下有盤螭桂之樹得道之眞人咸來會講仙教爾服食日精要道甚省不煩澹泊無爲自然乘蹻萬里之外去留隨意所欲存高高上際於衆外下下乃窮極地天 與氣出唱等篇自是一家言

驅車上東門行 古十九首之一

驅車上東門 河南郡東三門最北頭日上東 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 莊子人而無人道謂之陳人 杳杳即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以神仙不如一杯酒太辟放矣然正神仙事

駕出北郭門行 阮瑀

駕出北郭門馬樊不肯馳下車步踟躕仰折枯楊枝顧聞丘林中噭噭有悲啼借問啼者出何爲乃如斯親母舍我歿後母憎孤兒飢寒無衣食舉動鞭捶施骨消肌肉盡體若枯樹皮藏我空室中父還不能知上冢察故處存亡永別離親母何可見淚下聲正嘶棄我於此間窮厄豈有貲傳告後代人以此爲明規

出自薊北門行 鮑照 其詞與從軍行同而兼言燕薊風物及突騎勇悍之狀與吳趨行同也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徵師屯廣武分兵救朔方嚴秋筋竿 弓筋 勁虜陣精且強天子按劍怒使者遙相望雁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 雁行魚貫指陣勢 簫鼓流漢思旌甲被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 言寒 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投軀報明王身死爲國殤

君子有所思行 陸機 機及鮑照沈約辭皆言雕室麗色不足久歡宴安酖毒滿盈所宜敬忌也○語皆歲錄

命駕登北山延佇望城郭廛里一何盛街巷紛漠漠甲第崇高闥洞房結阿閣曲池何湛湛淸川帶華薄邃宇列綺窗蘭室接羅幕淑貌色斯升哀音承顏作人生盛行邁容華隨年落善哉膏粱士營生奧且博宴安消靈根酖毒不可恪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與藿

同前 鮑照

西上登雀臺東下望雲闕層閣肅天居馳道直如髮繡甍結飛霞璇題納明月 一作行 築山擬蓬壺穿池類溟渤選色徧齊代徵聲匝

竽越陳鍾陪夕宴笙歌待明發年貌不可留身意會盈歌蟻壞漏
山河緜溟毀金骨鼎惡含滿歃物忌厚生沒智哉衆多士服理辯
昭晰

同前 沈約

晨策終南首顧望咸陽川咸里遡曾闕甲館負崇軒復塗希紫閣
重臺僾望仙巴姬幽蘭奏鄭女陽春弦共矜紅顏日俱忘白髮年
寂寥茂陵宅照耀未央蟬無以五鼎盛顧嗤三徑玄 末四語轉出正意

傷歌行 傷歌側調曲也古辭傷日月代謝年命遒逝悲離知變傷而作歌也

耶昭素明月輝光燭我床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微風吹閨闥

羅帷自飄揚攬衣曳長帶屣履下高堂東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
春鳥翻南飛翩翩獨翱翔悲聲命儔匹哀鳴傷我腸感物懷所思
泣涕忽沾裳佇立吐高吟舒憤訴穹蒼 從寂入此如雲山連斷

悲歌

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 不敢泣不得歸也悲甚○譚元春云顏燭向快活邊此向愁苦邊
思念故鄉鬱鬱纍纍欲歸家無人欲渡河無船心思不能言腸中
車輪轉

悲哉行 陸機○客遊而感時傷別

遊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蕙草饒淑氣
時鳥多好音翩翩鳴鳩羽喈喈倉庚音幽蘭盈通谷長莠 深谷草木長茂
者 被高岑女蘿亦有托蔓葛亦有尋 緣也言物有依附而客遊獨無 傷哉客遊士
憂思一何深目感隨氣草耳悲詠時禽 草生隨氣序禽聲應時變 寤寐多遠念
緬然若飛沉 殊隔也 願托歸風響寄言遺所欽

妾薄命 曹植○此恨安宴之惟不久也如梁簡文名都多麗質傷良人不返王嬙遠聘盧姬嫁遲

日月既逝西藏更會蘭室洞房華燈步障舒光皎若日出扶桑促
樽合坐行觴主人起舞鑑盤能者冗 音由行也一作穴 觸別端 三都兩都中敘舞盤
情不外此六字 騰觚飛爵闌干同量等色齊顏任意交觴所歡 情至之語 朱顏
發外形蘭 形蘭二字生生合來妙 袖隨禮容極情妙舞仙仙體輕裳解履遺

絕纓俛仰笑諠無呈 妮媚入微 覽持佳人玉顏齊舉金爵翠盤手形羅
袖良難 下語有妙處 腕弱不勝珠環坐者嘆息舒顏御巾裛粉君傍中
有霍納都梁雞舌五味雜香進者何人齊姜 妙處歸重在此六字可想可思 恩重
愛深難忘召延親好宴私但歌杯來何遲客賦既醉言歸主人稱
露未晞

同前 梁簡文帝

名都多麗質本自恃容姿蕩子行未至秋胡無定期玉貌歇紅臉
長顰串翠眉鏡迷朝色縫鍼脆故絲本異搖舟咎何關竊席疑
生離誰拊背溘死詎來遲王嬙貌本絕踉蹌入氈帷盧姬嫁日晚

非復少年時。轉山猶可遂。烏白望難期。妾心徒自苦。傍人會見嗤。

羽林郎 漢書曰武帝太初元年置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屬光祿勳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顏注羽林如羽之疾如林之多後漢百官志曰羽林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良家補之又有胡姬年十五亦出于此

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餘。當壚何貴重乃爾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銀鞍何煜爚。翠蓋空踟躕。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盤膾鯉魚。貽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裾。不

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踰。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不爲不可犯之色詞自嚴婉

胡姬年十五 劉琨

虹梁照曉日。淥水泛香蓮。如何十五少。含笑酒壚前。花將面自許。人共影相憐。回頭堪百萬。價重爲時年。只說胡姬價重不說情

當壚曲 梁簡文 漢書司馬相如與卓文君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傭保雜作顏注賣酒之處累土爲壚以居酒甕形如鍛壚故名壚當壚曲蓋取此也

十五正團團。流光滿上蘭。當壚設夜酒。宿客解金鞍。迎來挾琴易。送別唱歌難。欲知心恨急。翻令衣帶寬。寬急字設想亦幻

齊瑟行名都篇 曹植 歌錄曰名都美女白馬並齊瑟行皆以首句名篇名都者邯鄲臨淄之類也以刺時人騎射之妙遊騁之樂而無憂國之心也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光且鮮。鬪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古人種楸于道 馳騁未能半。雙兎過我前。攬弓捷鳴鏑。長驅上南山。左挽因右發。一縱發雙天兎兩禽連。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歸來宴平樂。觀名美酒斗十千。膾鯉臇音前上声少汁膗也胎鰕。炮鼈炙熊蹯。炮本作寒李善注今之餚謂之寒鼈韓國饌用此法寒與韓通鳴儔嘯匹侶。列坐竟長筵。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誇之所以刺之

美女篇 曹植 美女者以喻君子言君子有美才願得明君而事之若不遇時雖見徵求終不屈也

美女妖且閑。采桑歧路間。柔條紛冉冉。落葉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碧色珠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還。顧眄遺光采。長嘯氣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借問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定也定以下吊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前令說得叙飛此下都說得高達從美女上說出名士風槩衆人徒嗷嗷。用嗷嗷字可笑安知彼所觀。有所觀擇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嘆。題正美人有此心事

白馬篇 曹植○白馬者見乘白馬而爲此曲言人當立功立事盡力爲國不可念私也

白馬飾金羈絡也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未射在手時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猱捷俯身散馬蹄言馳驚也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邊城多警急胡虜數遷移羽檄從北來厲策馬登高堤右驅蹈匈奴左顧陵鮮卑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忠臣死于

行閒

同前 鮑照○此與沈約作俱言邊塞征戰之狀

白馬騂角弓鳴鞭乘北風要途問邊急雜虜入雲中閉壁自往夏清野逐還冬僑裝多闕絕旅服少裁縫埋身守漢節一作境沉命對胡封薄暮塞雲起飛沙被遠松含悲望兩都楚歌登四墉丈夫設計誤懷恨逐邊戎棄別中國愛要冀胡馬功去來今何道卑賤生所鍾但令塞上兒知我獨爲雄馬革裹尸之志生與性成

同前 沈約

白馬紫金鞍停鑣過上蘭寄言狹斜子詎知隴道難赤阪途三折龍堆路九盤冰生肌裏冷風起骨中寒功名志所急日暮不遑餐長驅入右地輕舉出樓蘭直去已垂涕寧可望長安匪期定遠封

無羨輕車官唯見恩義重豈覺衣裳單本持軀命答幸遇身名完勇將而收福將之功勇所知也福非所知也

升天行 曹植○此與鮑照作及植又有五遊篇皆傷人世不永俗情險難當求神仙翱翔六合之外也

乘蹻追術士遠之蓬萊山靈液飛素波蘭桂上參天玄豹遊其下翔鵾戲其顛乘風忽登舉彷彿見眾仙○扶桑之所出乃在朝陽谿中心陵蒼昊布葉蓋天涯日出登東幹既夕沒西枝願得紆陽轡迴日使東馳迴日不如及時

同前 鮑照

家世宅關輔勝帶謂勝冠帶時宦王城備聞十帝事委曲兩都情倦見物興衰驟覩俗屯平翩翻類迴掌恍惚似朝榮窮途悔短計晚志愛長生從師入遠岳結友事仙靈五圖五岳真形圖發金記九籥籥以藏經而丹有九轉故日九籥隱丹經風滄委松宿雲臥恣天行冠霞登綵閣解玉去壯飲一作隱椒庭暫遊越萬里近別數千齡鳳臺無還駕簫管有遺聲何當與爾曹啄腐共吞腥世治亂人壽夭千古泊沒不可不一讀此

五遊 曹植

九州不足步願得凌雲翔逍遙八紘外遊目歷遐荒披我丹霞衣襲我素霓裳華蓋紛晻藹六龍仰天驤曜靈未移景倏忽造昊蒼閶闔啟丹扉雙闕曜朱光徘徊文昌殿登陟太微堂上帝休西櫺

翠后集東廂。帶我瓊瑤珮。漱我沆瀣漿。踟躕玩靈芝。徙倚弄華芳。王子奉仙藥。羨門進奇方。服食享遐紀。延壽保無疆。易致遊仙矣歟。

遠遊篇 曹植○楚詞遠遊曰。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王逸云。遠遊者屈原所作。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困于讒佞。無所告訴。乃思與仙人俱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至焉。

遠遊臨四海。俯仰觀洪波。大魚若曲陵。承浪相經過。靈鼇戴方丈。神岳儼嵯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戲其阿。瓊蘂可療飢。仰漱吸朝霞。崑崙本吾宅。中州非我家。將歸謁東父。一舉超流沙。鼓翼舞時風。長嘯激清歌。金石固易弊。日月同光華。齊年與天地。萬乘安足多。

仙人篇 曹植○樂府廣題曰。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為仙真人詩。遊行天下。令樂人歌之。曹植仙人篇曰。仙人攬六著。言人生如寄。當養羽翼。徘徊九天。以從韓終王喬于天衢也。齊陸瑜有仙人覽六著篇。蓋出于此。

仙人攬六著。對博太山隅。湘娥拊琴瑟。秦女吹笙竽。玉樽盈桂酒。河伯獻神魚。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韓終與王喬。要我于天衢。萬里不足步。輕舉凌太虛。飛騰踰景雲。高風吹我軀。廻駕觀紫微。與帝合靈符。閶闔正嵯峨。雙闕萬丈餘。玉樹扶道生。白虎夾門樞。驅風遊四海。東過王母廬。俯觀五岳間。人生如寄居。潛光養羽翼。進趨且徐徐。不見軒轅氏。乘龍出鼎湖。徘徊九天下。與爾長相須。

仙人攬六著篇 齊陸瑜

九仙會歡賞。六著且娛神。戲谷開餘地。銘山憶舊秦。遊敵情恩巧。論兵勢重新。問取南皮夕。還笑拂碁人。

飛龍篇 曹植○離騷曰。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此篇亦言求仙者乘飛龍而升天。與楚詞同意。

晨遊泰山。雲霧窈窕。忽逢二童。顏色鮮好。乘彼白鹿。手翳芝草。我知真人。長跪問道。西登玉堂。金樓複道。授我仙藥。神皇所造。教我服食。還精補腦。壽同金石。永世難老。

鬬雞篇 曹植○左傳曰。季郈之鬬雞。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杜注。擣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為介。鄴都故事曰。魏明帝太和中。築鬬雞臺。趙王石虎亦以斗羽深沙鬬雞于此。植詩云。鬬雞東郊道是也。伎倖開道

遊目極妙伎。清聽厭宮商。主人寂無為。衆賓進樂方。人卸此。長筵坐戲客。鬬雞觀閑房。羣雄正翕赫。雙翹自飛揚。揮羽邀清風。悍目發朱光。觜落輕毛散。嚴距往往傷。四句闕。長鳴入青雲。扇翼獨翱翔。願蒙貍膏助。常得擅此場。

閶闔篇 梁武帝○張衡西京賦曰。表嶢闕于閶闔。閶闔天門也。閶闔篇蓋出于此。

西漢本佳婀。金馬望甘泉。衛尉屯兵士。期門駐漏傳。猶重河東賦。欲以追神仙。羽騎凌雲轉。閶闔帶空懸。長旗拂月窟。層廟迹躔星纏。但使丹砂就。能令億萬年。

齊謳行 陸機○舊說齊人以歌其地。土衡詩備述齊地之美。欲使人推分直進。不可妄有所營也。

營丘負海曲。沃野爽且平。洪川控河濟。崇山入高冥。東被姑尤水。二側肉界聊攝城。二城海物錯萬類。陸產尚千名。孟諸澤。吞楚夢百二

倂秦京惟師尙父恢東表桓后定周傾天道有迭代人道無久長
哉牛山歎未及至人情爽揚何已但吾子安得停行行將復去長
存非所營長存之事非由經營而得

吳趨行 陸機○舊說吳人以歌其地士衡楚妃且歎是也

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始
請從閶門起閶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重欒拱也承遊極浮棟迴軒長窓
啓曲阿藹藹慶雲被冷冷祥風過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太伯
導仁風仲雍揚其波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王迹頹陽九帝功
與四遐三國大皇自富春孫權諡大皇帝矯首頓世羅邦彥應運興粲若春

林葩蜀城咸有士吳邑最爲多八族未足侈四姓朱張顧陸實名家文
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淑美難窮紀商
榷爲此歌

會吟行 謝靈運○其致與吳趨同會謂會稽

六引緩清唱三調郎清平側佇繁音列筵皆靜寂咸共聆會吟會吟自
有初請從文命敷禹敷文命敷績壺冀始刊木至江汜列宿星紀炳天文
負海橫地理連峰競千仞背流各百里滮池感木沮汩溉粳稻輕雲曖
松杞兩京愧佳麗三都豈能似層臺指中天高墉積崇雉飛燕躍
廣逵鷁首戲清沚肆市也呈窈窕容路曜娥媌子自來彌世代賢達

不可紀勾踐善廢興越叟識行止諫勾踐霸吳范蠡出江湖梅福入城
市東方朔就旅逸梁鴻去桑梓牽綴書土風辭彈意未已

苦熱行 鮑照○解題曰苦熱行備言流金爍石火山炎海之艱難也若鮑照云赤阪橫西阻火山赫南威言南方瘴癘之地盡節征伐而賞之太薄也

赤阪橫西阻火山赫南威南荒外有火山身熱頭且痛鳥墮魂未歸馬援曰吾在浪泊仰視鳥鳶跕跕墮水中湯泉發雲潭焦烟起石圻日月有同昏雨露未嘗
晞丹蛇踰百尺玄蜂盈十圍含沙射流影吹蠱病行暉瘴氣晝熏
體蕳音罔草名露有毒露夜霑衣飢猨莫下食晨禽不敢飛毒涇秦毒晉師尚
多死渡瀘瀘水毒寧具腓病生軀蹈死地昌志登禍機戈船歸義侯爲戈

船將軍榮既薄伏波馬援止列卿賞亦微爵輕君尚惜士重安可希立言有顯便不爲毅賞

前緩聲歌 緩聲本言歌聲之緩非言命也按陸機前緩聲歌言將前慕仙遊與命長緩欲流聲于歌曲也

水中之馬必有陸地之船但有意氣不能自前心非木石荆根株
數得覆蓋天當復思東流之水必有西上之魚不在大小但有朝
於復來長笛續短笛欲今皇帝陛下三千歲

同前 陸機

遊仙聚靈族高會曾城阿王母所居長風萬里舉慶雲鬱嵯峨宓妃興
洛浦王韓王子晉韓衆起太華北徵瑤臺女南要湘川娥肅肅霄駕動翩

綢翠蓋羅羽旗樓瓊鸞以瓊為鸞飾旗上玉衡衡車吐鳴和大容黃帝樂師揮
弦洪崖三皇時伎人發清歌獻酬既已周輕舉乘紫霞總轡扶桑枝濯
足暘谷波清輝溢天門垂慶惠皇家言羣仙飛樂溢滿天門賜福我皇家也

結客少年場 鮑照○言輕生重義慷慨以立功名也廣題曰漢長安少年殺吏受財報仇相與探丸為彈探得赤丸斫武吏探得黑丸殺文吏尹賞為長安令盡捕之長安中為之歌曰何處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復何葬按結客少年場言少年時結任俠之客為遊樂之場終而無成故作此曲也

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仇追兵一旦至
負劍遠行遊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升高臨四關洛陽有四關表裏
望皇州九衢達道九軌平若水雙闕似雲浮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

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擊鍾陳鼎食方駕自相求今我獨何為
坎壈懷百憂少年亦務可少

輕薄篇 張華○篇言衆肥衣輕馳逐經過為樂與少年行同意何遜云城東美少年是也

末世多輕薄驕戾好浮華志氣既放逸貲財亦豐奢四語一篇之綱被服
極纖麗肴膳盡柔嘉僮僕餘粱肉婢妾蹈綾羅文軒樹羽蓋乘馬
鳴玉珂橫簪刻玳瑁長鞭錯象牙足下金鑮履手中雙莫邪賓從
煥絡繹侍御何芬葩朝與金張期暮宿許史家甲第面長街朱門
赫嵯峨蒼梧竹葉清宜城九醞醝浮醪隨觴轉素蟻自跳波美女
興齊趙妍唱出西巴一顧傾國城千金不足多北里獻奇舞大陵
奏名歌新聲踰激楚妙妓絕陽阿玄鶴降浮雲鱏魚躍中河墨
且停車展季猶咨嗟淳于前行酒雍門坐相和孟公結重關賓客
不得蹉三雅來何遲耳熱眼中花盤案互交錯坐席咸喧譁簪珥
咸墮落冠冕皆傾邪酣飲終日夜明燈繼朝霞絕纓尚不尤安能
復顧他留連彌信宿此歡難可過人生若浮寄年時忽蹉跎促促
朝露期榮樂遽幾何念此腸中悲涕下自滂沱但畏執法吏禮防
且切蹉以輕薄命題至于幾也篇中俱言其浮華極見輕薄處終篇更讚其歡樂只末二語跌轉篦陸多此法

同前 梁何遜

城東一作長安美少年重身輕萬億柘彈隨珠丸白馬黃金飾長安九

逵上青槐蔭道植轂擊晨已喧肩排暝不息走狗東西望牽牛向
南直相期百戲傍去來三市側象牀沓繡被玉盤傳綺食大姊掩
扇歌小妹開簾織相看獨隱笑見人還斂色黃鶴悲故群山枝詠
新識烏飛過客盡雀聚行龍匿酌羽方厭厭此時歡未極此只形其華樂

遊獵篇 劉孝威○備言遊行射獵之事亦謂之行行遊且獵篇是也

之眾講射所上林娛獵場選徒驕楚客詔狩誇胡王空車已戒道
風烏復啟行飲飛且習繳材官命蹶張高罝掩月兔勁矢射天狼
蹶地不遑兔排虛豈及翔日暮銷陳轉風清鐃吹揚歸來宴平樂
寧肯帶禽荒一語轉

鳴鴈行 鮑照○衛詩匏有苦葉曰雝雝鳴鴈旭日始旦鄭注云鴈者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鴈雝雝聲和也鳴鴈行蓋出于此

雝雝鳴鴈鳴且齊人命侶入雲漢中夜相失羣離亂留連徘徊不忍散憔悴容儀君不知辛苦霜雪亦何爲 貞者不望知望知未嘗非情也

東飛伯勞歌 詩七月鳴鵙伯勞也陰氣至而鵙鳴

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誰家女兒對門居開顏發豔照里閭南窗北牖桂月光羅帷綺帳脂粉香女兒年幾十五六窈窕無雙顏如玉三春已暮花從風空留可憐誰與同 鍾惺云兩句寥然使人不敢言年號二字

晨風行 梁王僧孺○秦詩晨風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傳曰鴥疾飛貌晨風鸇也言穆公招賢人賢人往之疾如晨風之入北林也王僧孺作但歌晨朝之風耳

霧開九曲濆風起千金堤岸回分野還林際成牛躁晁隨落潮去日傍綺霞低望日輕舟隱瑟瑟逆寒俟還兆小平急宴語方難齊

空城雀 鮑照○言雀之輕飛近集茹腹辛傷免羅網而已

雀乳四㲉空城之阿朝拾野粟夕飲水阿高飛畏鴟鳶下飛畏網羅辛傷伊何言怵迫良已多誠不及青鳥遠食玉山禾猶勝吴宮燕無罪得焚巢賦命有厚薄長歎欲如何

自君之出矣 宋孝武帝○漢徐幹有室思詩五章其第三章曰自君之出矣明鏡暗不治蓋出于此

自君之出矣金翠闇無精思君如日月回還晝夜生

同前 齊虞羲

自君之出矣楊柳正依依君去無消息唯見黃鶴飛關山多險阻士馬少光輝流年無止極君去何時歸

長相思 宋吴邁遠○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李陵詩曰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蘇武詩曰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又有千里思與此同類梁昭明太子正言相思之意

晨有行路客依依造門端人馬風塵色知從河塞還時我有同棲結宦遊邯鄲將不異客子分飢復共寒煩君尺帛書寸心從此殫遣妾長憔悴豈復歌笑顏簷隱千霜樹庭枯十載蘭經春不舉袖秋落寧復看一見願道意君門已九關虞卿棄相印擔簦爲同歡閨陰欲早霜何事空盤桓

同前 梁昭明太子

相思無終極長夜起歎息徒見貌嬋娟不知心有憶寸心無以因願附歸飛翼

行路難 鮑照○備言世路艱難及離別悲傷之意多以君不見爲首按陳武別傳曰武常牧羊諸家牧豎有知歌謠者武遂學行路難則所起亦遠矣

奉君金卮之美酒瑇瑁玉匣之彫琴七綵芙蓉之羽帳九華蒲萄之錦衾紅顏零落歲將暮寒光宛轉時欲沉願君裁悲且減思聽

我抵節行路吟不見柏梁銅雀上寧聞古時清吹音
瀉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嘆復坐愁酌
酒以自寬舉杯斷絕歌路難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譚元春云不曾言其所以不曾指其所在自唱自愁讀之老人
剉蘗染黃絲黃絲歷亂不可治我昔與君始相值爾時自謂可君
意自負詩妙結帶與我言死生好惡不相置今日見我顏色衰意中索
莫與先摶看詩細說得真還君金釵瑇瑁簪不忍見之益愁思恨甚厚甚
諸君莫歎貧富貴不由人丈夫四十強而仕余當二十弱冠辰英
音艸木秀大雪會應蘇息遇陽春對酒敘長篇窮途運命委皇天

但願樽中九醞滿莫惜床頭百箇錢直須優遊卒一歲何勞辛苦
事百年鍾惺云蘇李十九首性情從七言中脫出樂府歌行出入其中游戲其外可知而不可言

古別離 江淹○楚詞曰悲莫悲今生別離古詩曰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蘇武使匈奴與李陵詩曰良時不可再離別在須臾故後人擬之爲古別離宋吳邁遠有長別離唐李白有遠別離亦類此

遠與君別者乃至鴈門關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送君如昨日
簷前露已溥不惜蕙艸晚所悲道里寒鍾惺云止此便有蘇李家風君在天一
涯妾身長別離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兔絲及水萍所寄終不
移

西洲曲 譚元春云一曲可折多少絕句然相續相生音節幽亮其下愈盡而其上愈含蓄可味

憶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單衫杏子紅雙鬢鴉雛色西洲在何
處兩槳橋頭渡日暮伯勞飛風吹烏臼樹樹下即門前門中露翠鈿
開門郎不至出門採紅蓮一消遣法採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低頭弄
蓮子蓮子青如水置蓮懷袖中蓮心徹底紅憶郎郎不至仰首望
飛鴻又一消遣鴻飛滿西洲望郎上青樓又一消遣樓高望不盡日欄干
頭欄杆十二曲垂手明如玉卷簾天自高海水搖空綠簾中景語如登臨眺藏無限
海水夢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風知我意吹夢到西洲驚夢錯覽詩最深夢妙劇○人憶極風吹夢消幻之極

杞梁妻 吳邁遠○古今注曰杞梁妻者杞殖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殖戰死妻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人生之苦極矣乃抗声長哭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而死殖妹悲姊之貞乃作歌名曰杞梁妻梁殖之字也

燈竭從初明蘭凋猶早薰抱牕非一代千載炳遺文貞夫淪莒役
杞婦結齊君齊莊公襲莒殖戰死驚心眩白日長洲崩秋雲精微貫穹旻高
城爲隤墳行人既迷徑飛鳥亦失羣壯哉金石軀出門形影分一
隨塵壞消聲誰共論

董嬌娆 後漢宋子侯

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傍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春風東北起
花葉正低昂妖語蕩人不知誰家子提籠行採桑纖手折其枝花落何
飄颺譚元春云折枝因而花落非折花也語態有情之甚粗人不知請謝彼姝子何爲見損傷溫細

高秋八九月白露變爲霜終年會飄墮安得久馨香秋時自零落
春月復芬芳又說向不衰颯上去不敗興何時盛年去懽愛永相忘吾欲竟此
曲此曲愁人腸歸來酌美酒挾瑟上高堂

焦仲卿妻序曰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爲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沒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于庭樹時人傷之爲此辭也○此詩亂處看其整織處看其暇辟處看其完忙處看其閒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
十六誦詩書十七爲君婦心中常苦悲伏都情事君既爲府吏守節情
不移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
五疋大人故嫌遲非爲織作遲君家婦難爲妾不堪驅使徒留無

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府吏得聞之堂上啓阿母兒已薄
祿相幸復得此婦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爲友共事二三年始爾未
爲久女行無偏斜何意致不厚阿母謂府吏何乃太區區此婦無
禮節動自專由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秦
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爲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府吏長
跪告伏惟啓阿母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阿母得聞之槌床便
大怒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惡母痴兒賢婦兒遲
府吏默無聲再拜還入戶舉言謂新婦哽咽不能語我自不驅
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暫還家吾今且報府不久當歸還還必相迎
取以此下心意慎弗違吾語新婦謂府吏勿復重紛紜往昔初陽
歲謝家來貴門奉事循公姥進止敢自專晝夜勤作息伶俜縈苦
辛謂言無罪過供養卒大恩仍更被驅遣何言復來還妾有繡腰
襦葳蕤自生光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箱簾六七十綠碧青絲
繩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絮語俱妙人賤物亦鄙不足迎後人留
待作遺施於今無會因時時爲安慰久久莫相忘雞鳴外欲曙新
婦起嚴妝著我繡裌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
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纖纖作細步精
妙世無雙被遣出門何等景象却作誇獎傷心在于此上堂謝阿母母聽去不止昔

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本自無教訓兼愧貴家子受母錢帛多對惡村媼語不堪母驅使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裏才是賢婦語卻與小姑別
淚落連珠子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
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人別小姑一段人暮我嗟
出門登車去涕落百餘行府吏馬在前新婦車在後隱隱何甸甸
俱會大道口下馬入車中低頭共耳語誓不相隔卿且暫還家去
吾今且赴府不久當還歸誓天不相負新婦謂府吏感君區區懷
君既若見錄不久望君來君當作磐石妾當作蒲葦蒲葦紉如絲
磐石無轉移我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懷

伏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數語已是長訣）入門上家堂進退無顏儀（是作
行出女人）阿母大拊掌不圖子自歸十三教汝織十四能裁衣十五彈
箜篌十六知禮儀十七遣汝嫁（獲得妙以見無罪）謂言無誓違汝今無罪
過不迎而自歸蘭芝慚阿母兒實無罪過（此處偏略）阿母大悲摧還家
十餘日縣令遣媒來云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年始十八九便言
多令才阿母謂阿女汝可去應之阿女銜淚答蘭芝初還時府吏
見丁寧結誓不別離今日違情義恐此事非奇自可斷來信徐徐
更謂之阿母白媒人貧賤有此女始適還家門不堪吏人婦（是阿母作）
（斷奈許）豈合令郎君幸可廣問訊不得便相許媒人去數日尋遣丞

請還說有蘭室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遣丞為
媒人主簿通語言直說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結大義故遣來
貴門阿母謝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豈敢言阿兄得聞之（又是一阿兄惡）
悵然心中煩舉言謂阿妹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後嫁得郎君
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不嫁義郎體其往欲何云蘭芝仰頭答
理實如兄言（決志人作轉變語）謝家事夫婿中道還兄門處分適兄意那
得自任專雖與府吏要渠會永無緣登即相許和便可作婚姻媒
人下牀去諾諾復爾爾還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談大有緣府
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視曆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良

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交語速裝束絡繹如浮雲青
雀白鵠舫四角龍子幡婀娜隨風轉金車玉作輪躑躅青驄馬流
蘇金鏤鞍齎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雜綵三百端交廣市鮭珍從
人四五百鬱鬱登郡門（此處偏要夸悉）阿母謂阿女適得府君書明日來
迎汝（阿母至此勸駕矣情態畢肖）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舉阿女默無聲手巾
掩口啼淚落便如瀉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
執綾羅朝成繡裌裙晚成單羅衫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門啼府吏
聞此變因求假暫歸未至二三里摧藏馬悲哀新婦識馬聲躡履
相逢迎悵然遙相望知是故人來舉手拍馬鞍嗟嘆使心傷自君

別我後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願又非君所詳我有親父母逼迫
兼弟兄以我應他人君還何所望府吏謂新婦賀卿得高遷磐石
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紉便作旦夕間卿當日勝貴吾獨
向黃泉（府吏尚不深諒其妻所以府吏朴）新婦謂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
君爾妾亦然（郤似看樣語早是互心不二）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執手分道
去各各還家門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念與世間辭千萬不復
全府吏還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
蘭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後單故作不良計勿復怨鬼神命如南山
石四體康且直阿母得聞之零淚應聲落汝是大家子仕宦於臺

閣慎勿爲婦死貴賤情何薄東家有賢女窈窕艷城郭阿母爲汝求便復在旦夕府吏再拜還長嘆空房中作計乃爾立轉頭向戶裏漸見愁煎迫其日牛馬嘶以點景敘此一段不測新婦入青廬忽入新婦不測菴菴黃昏後寂寂人定初我命絕今日魂去屍長留攬裙脫絲履舉身赴清池先結新婦死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別離徘徊庭樹下自掛東南枝結府吏死結局處偏又寫得妙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中有雙飛鳥自名爲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行人駐足聽寡婦起徬徨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不如此關叢叢一段亦收不住

樂府　卷九　雜曲　二十四

盧女曲　崔顥○解題曰盧女魏武帝時宮人故將軍陰升之妹七歲入漢宮善鼓琴至明帝崩後出嫁爲尹更生妻簡文妾薄命曰盧姬嫁日晚非復少年時蓋傷其嫁遲也

二月春來半宮中日漸長柳垂金屋暖花發玉樓香拂匣先臨鏡調笙更炙簧還將盧女曲夜夜奉君王

邯鄲才人嫁爲厮養卒婦　謝朓○蓋古有是事也

生平宮閣裏出入侍丹墀開笥方羅縠窺鏡比蛾眉初別意未解去久日生悲顦顇不自識嬌羞餘故姿夢中忽髣髴猶言承讌私

楊白花　梁書曰楊華武都仇池人少有勇力容貌雄偉魏胡太后逼通之華懼及禍乃率其部曲來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爲作楊白華歌辭使宮人晝夜連臂蹋足歌之聲甚悽惋楊華本名白花奔梁後名華○事藏

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閨闥楊花飄蕩落南家含情出戶腳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秋去春還雙燕子願銜楊花入窠裏

茱萸女　萬楚○前梁簡文帝有作

山陰柳家女九日採茱萸復得東鄰伴雙爲陌上姝插花向高髻結子置長裾作性恒遲緩非關妒丈夫平明折林樹日入反城闉俠客邀羅袖行人挑短書蛾眉自有主年少莫踟躕

舞媚娘　陳后主○樂苑曰舞媚娘大舞媚娘並羽調曲唐書曰高宗永徽末天下歌舞媚娘未幾立武氏爲后按陳后主已有此歌則永徽所歌蓋舊曲云

樂府　卷九　雜曲　二十五

樓上多嬌艷當窗併三五爭弄遊春陌相邀開繡戶轉態結紅裙含嬌拾翠羽留賓乍拂弦托意時移柱

淇水變新臺春爐當夏開玉面含羞出金鞍排夜來春日好風光尋觀戲市傍轉身移佩響牽袖起衣香其詞淫冶

于闐採花

山川雖異所草木尚同春亦如溱洧地自有採花人

秦王卷衣　吳均○解題曰言咸陽春景及宮闕之美秦王卷衣以贈所歡也李白有秦女卷衣

咸陽春草芳秦帝一作女卷衣裳玉檢茱萸匣金泥蘇合香初芳薰複帳餘輝耀玉床當須晏朝罷持此贈龍陽一作華

秦女卷衣 李白

天子居未央妾侍卷衣裳顧無紫宮寵敢拂黃金牀水至亦不去（應用楚昭夫人守符事）熊來尙可當（馮婕妤事）微身捧日月飄若螢火光願君採葑菲無以下體妨（傅咸螢賦曰諒有似于賢臣分跡外而盡誠正用此意）

愛妾換馬 梁簡文帝（舊說淮南王所作疑即劉安也古辭今不傳）

功名幸多種（說到功名羞殺妾矣）何事苦生離誰言似白玉定是媿青驪必取匣中釧廻作飾金羈眞成恨不已願得路傍兒

同前 張祜

綺閣香銷華厩空忍將行雨換追風休憐柳葉雙眉翠卻愛桃花兩耳紅侍宴承辭春色裏趨朝休立漏聲中恩勞未盡情先盡暗泣嘶風兩意同（太工一家）

枯魚過河泣

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鱮相教愼出入（作書相教奇過河泣亦慘）

冉冉孤生竹 十九首之一

冉冉孤生竹結根太山阿與君爲新婚菟絲附女蘿菟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亮君執高節賤妾亦何爲（譚元春云全不疑其薄相思中極敦厚之言然愁苦在此）

棗下何纂纂 梁簡文帝（古咄唶歌曰棗下何攢攢榮華有時棗欲初赤時人從四邊來棗適今日賜誰當仰視之潘安仁賦曰詠園花之夭夭歌棗下之纂纂歌曰棗下纂纂朱實離離宛其死矣化爲枯枝纂纂棗花也棗之纂纂盛貌實之離離將衰言榮謝之各有時也）

垂花臨碧澗結翠依丹巘非直入游宮兼期植靈苑落日芳春莫遊人歌吹晚弱刺引羅衣朱實凌還幰且歡洛浦詞無羨安期遠

西園遊上才 沈約（詠月詩曰方暉竟入戶圓影隙中來高樓切思婦西園遊上才因以爲題也）

西園遊上才清夜可徘徊月桂臨樽上山雲影蓋來飛花隨燭度疎葉向帷開當軒顧應阮還覺毀鄒枚

薄莫動弦歌 梁沈君攸

柳谷向夕沉餘日蕙樓臨砌徙斜光金戶半入叢林影蘭徑時移落蘂香（薄莫）絲羅玉壺傳綺席秦箏趙瑟響高堂舞裙拂履喧珠珮歌響出扇繞塵梁雲邊雪飛弦柱促留賓但須羅袖長（弦歌）日莫歌鍾恒不倦處處行樂爲時康（樂以時康非一往而蕩矣然時康若何乎可用反感）

羽觴飛上苑 沈君攸（楚詞曰瑤漿蜜勺實羽觴羽觴謂杯上綴羽以速飲作生爵形是也）

上路薄晚風塵合禁苑初春氣色華石徑斷絲闌蔓艸山流細沫擁浮花魚文熠爚含餘日鶴蓋低昂照落霞隔樹銀鞍喧寶馬分衢玉軑動香車車馬處處蘢成蔭斑荊促席對芳林蘸杯壓酌惜行暢翠尊引滿遞彌深山陽倒載非難得宜城醇醞促須斟今醉

此歌應可奏上客莫慮擲黃金資排麗一種。

桂檝泛河中 沈君攸

黃河曲注通千里濁水分流引八川仙槎逐源終未極蘋亭一作漢帝遺跡尚難遷聊聊雲根侵遠樹蒼蒼水氣合遙天波影雜霞無定色流文觸岸不成圓赤馬青龍交出浦飛雲蓋海遠凌烟蓮舟渡沙轉不礙桂檝距浪弱難前風急金烏翅日轉汀長錦纜影微懸榜人欲歌先扣枻津吏猶醉羅持船河堤極望今如此行杯落蘂詎虛傳波文鬱蔟。

內殿賦新詩 江總

兔影脉脉照金鋪虬水滴滴寫玉壺綺翼雕甍邇清漢虹梁紫一作桂柱麗黃圖風高暗綠凋殘柳雨歇芳紅溼晚芙三五二八佳年少百萬千金買歌笑偏羞故人織素詩願奉秦聲采蓮一作菱調織女今夕渡銀河當見清秋停玉梭昔人謂取材六朝正如已上諸作等。

武溪深行 馬援○一日武陵深行古今注日馬援南征之所作援門生爰寄生吹笛令和之

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渡獸不敢臨嗟哉武溪兮多毒淫。

半渡溪 劉孝威○言戰而半渡溪水見過所言皆嶺南地里與武溪深相似梁元帝又有半路溪首與此殊。

本兩偏伍伴一戰殄凶渠制賜文犀節歸紫泥書入營陳御蓋遲家乘紫車皇恩空以重冊心恨不[illegible]不長淩溪既有餘

昔思君 傅玄

昔君與我兮形影潛結今君與我兮雲飛雨絕昔君與我兮音響相和今君與我兮落葉去柯昔君與我兮金石無虧今君與我兮星滅光離體亦創、

飲酒樂 陸機○樂苑曰商調曲也。

蒲萄四時芳醇瑠璃千鍾舊賓夜飲舞遲銷燭朝醒弦促催人

淫思古意 顏竣○鍾惺曰四字造得奇。

春風飛遠方紀轉流思堂貞節寄君子寄得好。窮閨妾所藏裁書露微疑千里問新知婦人心事。君行過三稔故心久當移君子望婦人在貞節婦人疑君

子在移心先自盡而後疑人賢于妬者也。

思公子 王融○楚詞九歌曰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思公子蓋出于此。

春盡風颯颯蘭凋木脩脩王孫久為客思君徒自憂

王孫遊 謝朓○楚詞招隱士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王孫遊蓋出于此。

綠草蔓如絲雜樹紅英發無論君不歸君歸芳已歇故後一步忠正前一步怨

陽翟新聲 王融○隋樂志曰西涼樂曲陽翟新聲神白馬之類皆生于胡戎歌非漢魏之遺曲也。

悽春發下蔡含笑向陽城恥為飛雉曲好作鵾雞鳴

發白馬 費昶○通典曰春秋衛曹邑有黎陽津一曰白馬津發白馬言征戍而發兵于此也又有濟黃河類此。

家本樓煩俗召募羽林兒怖羌角觝戲習戰昆明池弓弢不復捝

劍衣恆露鈹一辭豹尾內長別屬車垂白馬今雖發黃河未結澌
寄言閨中婦逢春心勿移

結襪子 李白○帝王世紀曰文王伐崇至五鳳襪係解顧左右無可使者乃俯而結之武王至商郊牧野誓衆王襪解莫肯與王結王乃釋旄俯而結之漢書曰王生善爲黃老言處士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襪解顧謂張釋之爲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讓王生王生曰吾自[illegible]張廷[illegible]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illegible]詞大抵言感恩之重而以命相許也

燕南壯士高漸離事吳門豪專諸事筑中置鉛魚隱刀感君恩重許君命
泰山一擲輕鴻毛

沐浴子 李白

沐芳莫彈冠浴蘭莫振衣處世忌太潔至人貴藏暉滄浪有釣叟
吾與爾同歸全樂府漁父詞之意其太白涉獵後之詞乎

澤雉 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期畜乎樊中澤雉曲蓋取此樂錄曰嘶將離以澤雉送曲

擅場延繡頸朝飛弄綺翼飲啄常自在驚雄恆不息

二臺 韋應物○後漢書曰蔡邕爲侍御史又轉侍書侍御史遷尚書三日間周歷三臺樂府以邕曉音律製三臺曲以悅邕又北齊高洋毀銅爵等三臺宮人拍手呼上臺送酒因名其曲又李氏資暇日三臺三十拍促曲名昔鄴中有三臺石季龍常爲宴遊之所樂工造此曲以促飲未知孰是按樂苑天寶中羽調曲有三臺又有急三臺

一年一年老去明日後日花開未報長安平定萬國豈得銜杯
氷泮寒塘始綠雨餘百艸皆生朝來門閤無事晚下高齋有情

上皇三臺

不寐倦長更披衣出戶行月寒秋竹冷風切夜窗聲康靜也

突厥三臺

鴈門山上鴈初飛馬邑欄中馬正肥日旰山西逢驛使殷勤南北送征衣悠思也

宮中三臺 王建○行樂也

魚藻池邊射鴨芙蓉園裏看花日色柘袍相似不著紅鸞扇遮
池北池南草綠殿前殿後花紅天子千年萬歲未央明月清風

江南三臺 王建○別離也征役也不如行樂也

揚州橋邊小婦長干市裏商人三年不得消息各自拜鬼求神
青草湖邊草色飛猿嶺上猿聲萬里三湘客到有風有雨人行
樹頭花落花開道上人去人來朝愁暮愁即老百年幾度三臺

陵雲臺 謝擧○魏志曰文帝黃初元年營洛陽宮二年築陵雲臺世說曰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衆木然後構造無錙兩相負揭臺高峻恆隨風動搖洛陽記曰陵雲臺高二十三丈登之見孟津也

綺甍懸桂棟隱暎傍喬柯勢高凌玉井臨迥度金波易覺涼風至
早飛秋鴈過高臺思想曲望遠驪人歌幸屬此逍遙知承雲霧多

築城曲 張籍○淮南子曰秦發卒五十萬築修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後因有築城曲又有築城睢陽曲與此不同樂錄曰築城相杵者出自漢梁孝王築睢陽城造唱聲以小鼓爲節築者下杵

以和之、後世謂此聲爲淮陽曲。今樂家雎陽曲、是其遺音云、

築城去。千人萬人齊抱杵。重重土堅試行錐。軍吏執鞭催作遲。來時一年深磧裏。盡著短衣渴無水。力盡不得拋杵聲。杵聲未定人皆死。家家養男當門戶。今日作君城下土。

大道曲 謝尚○廣題曰、謝尚爲鎭西將軍、嘗著紫羅襦、據胡牀、在市中佛國門樓上彈琵琶、作大道曲、市人不知是三公也、

青陽二三月。柳青桃復紅。車馬不相識。音落黃埃中。

採荷調 江從簡○梁太尉從事中郎江從簡年十七、有才思、爲此以刺何敬容、敬容不覺、嗟賞、愛其巧麗、

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

湖陰曲 溫庭筠○溫序曰、王敦舉兵至湖陰、明帝微行覘其營伍、由是樂府有湖陰曲、後其詞亡、作而附之、

祖龍黃鬚珊瑚鞭。祖龍借用。或謂其鬚弄也。鐵驄金面青連錢。虎髯拔劍欲成夢。日壓賊營如血鮮。海旗風急驚眠起。甲重光搖照湖水。蒼黃追騎塵外歸。森索妖星陣前死。五陵愁碧春萋萋。灞川玉馬空中嘶。羽書如電入青瑣。雪腕如捶催畫鞞。白虬天子金煌鋩。高臨帝座廻龍章。吳波不動楚山晚。花壓闌干春晝長。著雄健氣。

永明樂 謝朓○南齊書曰、永明樂歌者、竟陵王子良與諸文士造奏之、人爲十曲、釋寶月詞頗美、武帝常被之管弦、而不列于樂官、按此曲永明中造、故曰永明樂。

帝圖開九有。皇風浮四溟。永明一爲樂。咸池無復靈。

民和禮樂富。世清歌頌徽。鴻名軼卷領。稱首邁垂衣。

朱臺鬱相望。青槐紛馳道。秋雲湛甘露。春風散芝草。

龍樓日月照。淄館風雲清。儲光溫似玉。藩度式如瓊。

化洽鯷海君。恩變龍庭長。西北騖環裘。東南盡龜象。

出車長洲苑。選旅朝夕川。絡絡結雲騎。奕奕泛戈船。

燕駟遊京洛。趙服麗有輝。清歌留上客。妙舞送將歸。

寶相薄五禮。妙花開六塵。明祥已玉燭。寶瑞亦金輪。

生茂苒雜性。身與嘉惠隆。飛纓入華殿。屣去出重宮。

彩鳳鳴朝陽。玄鶴舞清商。瑞此永明曲。千載爲金皇。平填慇調、

無愁果有愁曲 李商隱○隋書曰、北齊後主自能度曲、嘗倚弦而歌、別採新聲、爲無愁曲、自彈胡琵琶而唱之、音韻窈窕、極於哀思、使胡兒閹官輩齊和之、曲終樂闋、莫不隕涕、李商隱曰無愁果有愁、北齊歌也、

東有青龍西白虎。中含福皇包世度。玉壺渭水笑清潭。鑿天不到牽牛處。麒麟踏雲天馬獰。牛山撼碎珊瑚聲。秋娥點滴不成淚。十二玉樓無故釘。推煙墜月拋千里。十番紅桐一行死。白楊別屋鬼迷人。空留暗記如蠶紙。日暮向風牽短絲。血凝血散今誰是。

起夜來 柳惲○解題曰、其詞意猶念疇昔思君之來也、解題中又有起夜半、

城南斷兵騎。閣道覆青埃。露華光翠網。月影入蘭臺。洞房且莫掩。應門或復開。颯颯秋桂響。非君起夜來。

獨不見 柳惲○傷思而不得見也、

別鵠望雲臺天淵隔水殿芳草生未積春花落如霰出從張公子還過趙飛燕奉帚長信宮誰知獨不見

携手曲 沈約 言携手行樂恐芳時不留君恩將歇也沈約所制

舍轡下雕輅更衣奉玉牀斜簪映秋水開鏡比春妝所畏紅顏促君恩不可長鵁冠且容裔豈吝桂枝亡

邯鄲行 陸厥 邯山名鄲盡也戰國時趙敬侯始都之有叢臺洪波臺在焉廣題曰舞曲也

趙女擫鳴琴邯鄲紛躧步長袖曳三街兼金輕一顧有美獨臨風佳人在遐路相思欲褰袵叢臺日已暮

大垂手 吳均 大垂手小垂手皆言舞而垂其手也江總婦病行曰夫壻府中趨誰能大垂手又獨搖手與此同

垂手忽迢迢飛燕掌中嬌羅衫恣風引輕帶任情搖詎似長沙地促舞不回腰

小垂手 吳均

舞女出西秦躡影舞陽春且復小垂手廣袖拂紅塵折腰應兩笛頓足轉雙巾蛾眉與慢臉見此空愁人

夜夜曲 沈約 約所作解題曰傷獨處也

北斗闌干去夜夜心獨傷月輝橫射枕燈光半隱牀

河漢縱復橫北斗橫復直星漢空如此寧知心有憶 望知于星漢一段獨處撓 孤燈曖不明寒機曉猶織零淚向誰道雞鳴徒歎息

秋夜長 王融 魏文帝詩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秋夜長其取諸此

秋夜長夜長樂未央舞袖拂花燭歌聲繞鳳梁 如此以遣展轉被衣之擣亦作

秋夜曲 王建

天清漏長霜泊泊蘭綠收榮桂膏涸高樓雲鬟弄嬋娟古瑟暗斷秋風弦玉關遙隔萬里道金刀不剪雙淚泉香囊火死香氣少向帷合眼何時曉城烏作營啼夜月秦川少婦生離別 艷腸作凄語

夜坐吟 鮑照 照所作其詞言聽歌逐音因音託意也宗夬又有遲夜吟則言永夜獨吟憂思未歇異此

冬夜沉沉夜坐吟含聲未發已知心 一作含情便發 霜入幕風度林朱燈滅朱顏尋體君歌逐君音不貴聲貴意深 譚元春云深微造極士女皆無遁情艷詩之宗

遲夜吟 宗夬

遲夜復遲夜遲夜憂未歇坐對風動帷臥見雲間月 幽遠

寒夜怨 陶弘景 陸機獨寒吟云雪夜遠思君寒窻獨不寐但叙相思之意弘景寒夜怨簡文獨處愁皆類此

夜雲生夜鴻驚悽切嘹唳傷夜情空山霜滿高烟平 詩歸云高烟平奇幻何以知之何以見之空山獨夜始信此語之妙 鉛華沉照帳孤明寒月微寒風緊愁心絕愁淚盡情人不勝怨思來誰能忍 隱居亦作此言乃知靜者自然情深

獨處愁 梁簡文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芳香郁烈黼帳高張有女獨處婉然在牀獨處愁蓋取諸此

獨處恒多怨開幕試臨風彈棊鏡奩上傳粉高樓中自君征馬去音信不曾通只恐金屏掩明年已復空 帝王詩作婦女氣簡文亦是閨奩後手后主隋煬不

人

同聲歌 張衡 ○ 解題曰漢張衡所作言婦人自謂幸得充閨房願供婦職不離君子以喻臣子之事君也傅玄何當行言結交相合其義亦同

邂逅承際會得充君後房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湯 敬畏處是情癡 不才勉自竭賤妾職所當綢繆主中饋奉禮助蒸嘗思爲莞蒻席在下蔽匡牀願爲羅衾幬在上衛風霜 詩歸云在下在上溫存得妙辛勤得妙陶公閑情賦由此 洒掃清枕席鞮芬以狄香 細 重戶結金扃高下華燈光衣解巾粉御列圖陳枕張素女爲我師儀態盈萬方 我師妙妙前段謹畏極矣至此不覺自矜自憐故知畏慎癡不是爾念 衆夫所希見天老教軒皇樂莫斯夜樂沒齒焉可忘 此國風專一之思莫作昵情看

樂府 卷九 雜曲 三十六

何當行 傅玄

同聲自相應同心自相知外合不由中雖固終必離管鮑不出世結交安可爲

定情詩 繁欽 ○ 解題曰欽所作也言婦人不能以禮從人而自相悅媚乃解衣服玩好致之以結綢繆之志若臂環致拳拳指環致慇懃耳珠致區區香囊致扣扣跳脫致契闊佩玉結恩情自以爲志而期于山隅山陽山西山北終而不答乃自傷悔焉

我出東門遊邂逅承清塵思君即幽房侍寢執衣巾時無桑中契迫此路側人我既媚君姿君亦悅我顏 二語通首線索 何以致拳拳綰臂雙金環何以致慇懃約指一雙銀何以致區區耳中雙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繫肘後何以致契闊繞腕雙跳脫何以結恩情珮玉綴羅纓何以結中心素縷連雙針何以結相於金薄畫搔頭何以慰別離耳後瑇瑁釵何以答懽悅紈素三條裙何以結愁悲 答懽悅結愁悲哀樂不同妙妙 白絹雙中衣 許多何以細求之意義都無大此語犯重反覺語語生意 與我期何所乃期東山隅 即接下板用東西南北四雜更覺其活 日旰兮不至谷風吹我襦遠望無所見涕泣起踟躕與我期何所乃期南山陽日中兮不來飄風吹我裳逍遙莫誰覩望君愁我腸與我期何所乃期西山側日夕兮不來躑躅長歎息遠望涼風至俯仰正衣服 寫得光景如見 與我期

樂府 卷九 雜曲 三十七

何所乃期山北岑日暮兮不來淒風吹我衿望君不能坐悲苦愁我心愛身以何爲惜我華色時 此下妙在數語收盡情款 中情既款款然後克密期褰衣躡茂草謂君不我欺廁此醜陋質徙倚無所之自傷失所欲淚下如連絲 詩歸云連用十一何以又連用與我期四段甚覺而中間頊頊屑屑使人不厭纏纏綿綿人代爲之愁非情思深細人不能爲此

合歡詩 楊方 ○ 解題曰晉楊方所作言婦人謂虎嘯風起龍躍雲浮磁石引針陽燧取火皆以同声相應同氣相求我情與子亦猶形影宮商之不離常願食共並根穗飲共連理杯衣共雙絲絹寢共無縫裯坐必接膝行必攜手如鳥同翼如魚比目利斷金石密踰膠漆也

虎嘯谷風起龍躍景雲浮同聲好相應同氣自相求我情與子親

出如影追軀食共同根穗飲共連理杯衣共雙絲絹寢共無縫裯
居願接膝坐行願携手趨子靜我不動子遊我不留齊彼同心鳥
譬彼比目魚情至斷金石膠漆未爲牢但願長無別合形作一軀
生爲併身物死爲同棺灰秦氏自言至我情不可儔
磁石引長針陽燧下炎烟宮商聲相和心同自相親我情與子合
亦如影追身寢共織成被絮共同功綿暑搖比翼扇寒坐併肩氈
子笑我必哂子慼我無歡來與子共迹去與子同塵齊彼蛩蛩獸
舉動不相捐惟願長無別合形作一身生有同室好死成併棺民
徐氏自言至我情不可陳 一味出相

春江行 梁簡文帝○郭元振曰春江巴女曲也○元振有春江曲同此

客行祇念路相爭渡京口誰知堤上人拭淚空摇手

江皐曲 王融

林斷山更續洲盡江復開雲峰帝鄉起水源桐柏來

桃花曲 梁簡文○又有楊花曲

但使新花艷得間美人簪何須論後實怨結子瑕心

映水曲 范靖妻沈氏

輕鬢學浮雲雙蛾擬初月水澄正落釵萍開理垂髮

越城曲

別怨悽歌響離啼濕舞衣願假鳥栖曲翻從南向飛

浮遊花 辛德源

窗中斜日照池上落花浮若畏春風晚當思秉燭遊

上林 梁昭明太子

千金驄驀騎萬斤流水車爭遊上林苑高蓋逗春華

夾樹 吳均

桂樹夾長岐復值清風吹氛氳揉芳葉連綿交密枝能迎春露點
不逐秋風移願君長惠愛當使歲寒知

樹中草 李白○梁簡文有作○明皇之時諸王相繼誅夷此詩有感而作也

鳥銜野田草誤入枯桑裏客土植危根逆春猶不死草木雖無情
因依尚可生如何同枝葉各自有枯榮

城上麻 吳均

麻生滿城頭麻葉落城溝麻莖左右披溝水東西流少年感恩命
奉劍事西周但令直心盡何用逐封侯

錦石擣流黃 隋煬帝

漢使出燕然愁閨夜不眠易製殘燈下鳴砧秋月前今夜長城下
雪昏月應暗誰見倡樓前心悲不成慘

河曲遊 盧思道

鄴下盛風流河曲有名遊應徐託後乘車馬踐芳洲丰茸雜樹密遲裔鶴烟稠日上疑高蓋雲起類重樓金鸚自沃若蘭棹成夷猶懸匏動淸吹采菱轉艷謳遲珂響金埒歸袂拂銅溝唯畏三春晚勿言千載憂

城南隅讌　盧思道

城南氣初新才王邀古人輕盈雲映日流亂鳥啼春花飛北寺道絃散南漳濱舞動淮南袖歌揚齊后塵騎鑣歇夜馬接軫限歸輪公孫飲彌月平原讌浹旬即是消聲地何須遠避秦

春遊樂　李端

遊童藕合帶倡女蒲葵扇初日映城府相思忽相見褰裳蹋露草理鬢回花面薄暮不同歸留情此芳甸

春遊曲　張仲素

烟郊飛輕絮風榆落小錢濛濛百花裏羅綺競鞦韆行樂三春節林花百和香當年重意氣先佔鬬雞場

樂府古詞（○魏明帝五古劉言史七絕孟郊五絕顧況五排律權德輿七古俱有作）

行胡從何方列國持何來氍毹毾㲪五木香迷迭艾蒳及都梁

雜曲　陳傳緈

新人新寵住蘭堂翠帳金屏玳瑁床叢星不似珠簾色度月遲如粉壁光從來著名推趙子復有丹唇發皓齒一嬌一態本難逢如回如花定相似棲臺宛轉曲皆通絃管逶迤徹下風此殿笑語恒長共傍省歡娛不復同訝許人情太厚薄分恩賦念能斟酌多作繡被爲鴛鴦長弄綺琴憎別鶴人今投寵要須堅會使歲寒恒度前共取星辰作心抱無轉無移千萬年（風艷惹人）

燉煌樂　後魏溫子昇（○燉煌古流沙地黑水之所經秦及漢初爲月支匈奴之境武帝開其地分酒泉置燉煌郡）

客從遠方來相隨歌且笑自有燉煌樂不減安陵調

阿那瓌（阿那瓌蠕蠕國王也蠕蠕自拓跋初從雲中即有種落後強盛盡有匈奴故地阿那瓌孝明帝時國王）

聞有匈奴主（即指阿那）雜騎起塵埃列觀長平坂驅馬渭橋來

高句麗　王褒（○高句麗東夷之國也唐有高麗曲李勣破高麗所進後改東夷賓引者是）

蕭蕭易水生波燕趙佳人自多傾杯覆盌漼漼垂手奮袖娑娑不惜黃金散盡只畏白日蹉跎

舍利弗

金繩界寶地珍木蔭瑤池雲間妙音奏天際法蠡吹

摩多樓子

從戎向邊北遠行辭密親借問陰山候還知塞上人

步虛詞　庾信（○解題曰道家曲也備言衆仙縹緲輕舉之美）

渾成空教立元始正塗開赤玉靈文下朱陵真氣來中天九龍館

倒景八風臺。雲夏弦歌響。星移空殿迥。青衣上少室。童子向蓬萊。
逍遥闍四會。倏忽度三災。
北閣臨玄水。南宮坐絳雲。龍泥印玉策。天火鍊真文。上元風雨散。
中天歌吹分。靈駕千尋上。空香萬里聞。
麟洲一海濶。玄圃半天高。浮丘迎子晉。若士避盧敖。經飡林慮李。
舊食緱山桃。成冊須竹節。刻髓用蘆刀。無妨隱士去。即是賢人逃。

同前 高駢

清溪道士人不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門深鎖碧窻寒。滴露研珠
寫周易。

步虛引 陳陶

小隱山人十洲客。莓苔爲衣雙耳白。青編爲我忽降書。莫雨虹蜺
一千尺。赤城門閉六丁直。曉日已燒東海色。朝天半夜聞玉鷄。星
斗離離礙龍翼。此等詩。作爲神仙語反更多烟火氣也。擇其高爲者存之。

樂府英華卷九終

樂府英華目録

卷十

近代曲辭

卷十目錄終

吳江顧有孝茂倫纂錄　　同學諸子參訂

近代曲辭

夫久則論畧近則論詳兩漢聲詩著于史者唯郊祀安世之歌與固以巡狩福應之事不序郊廟故餘皆弗論由是漢之雜曲所見者少而相和鐃歌或至不可曉解非無也久故也魏晉以後訖于梁陳雖畧可考猶不若隋唐之為詳非獨傳者加多也近故也近代曲者亦雜曲也以其出于隋唐之世故曰近代曲云

紀遼東 隋煬帝所作也高句麗不遵東藩大業八年煬帝伐高麗度遼水進圍遼東是也

遼東海北剪長鯨風雲萬里清方當銷鋒散馬牛旋師宴鎬京前歌後舞振軍威飲至解戎衣判不徒行萬里去空道五原歸

秉旄仗節定遼東俘馘變夷風清歌凱捷九都水歸宴洛陽宮策功行賞不淹留全軍藉智謀詎似南宮複道上先封雍齒侯 亦是英王

踏踏聯 薛道衡○樂苑曰羽調曲也唐亦為舞曲踏一作行薛吏部有踏踏聯唐趙嘏廣為二十章每句作一章

垂柳覆金堤蘼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採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 妙在守字 恒斂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帷低飛魂同夜鵲 意似鬱然不入纖 倦寢憶晨雞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 渾寫得幽閒覺起睱雙去雙栖等語猶着情態 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

十索詩 丁六娘○樂苑曰羽調曲也

裙裁孔雀羅紅綠相參對映以蛟龍錦分明奇可愛麤細君自知 太出相挨郎又暴謎語可喜 從郎索衣帶

為性愛風光偏憎良夜促曼眼腕中嬌相看無厭足 真着色相 惟情不耐眠從郎索花燭

君言花勝人人今去花近寄語落花風莫吹花落盡欲作勝花妝從郎索紅粉 勝花從紅粉語亦老實

二八好容顏非意得相關逢桑欲採折尋枝倒嬾攀欲呈纖纖手從郎索指環 非索指環欲呈纖纖手也買所得好

水調歌 商調曲也煬帝幸江都時所製聲韻悲切王令言聞而謂其弟子曰但有去聲而無回韻帝不返矣按唐曲凡十一疊前五疊為歌後六疊為入破其歌第五疊五言調聲最為愁切故白居易詩云五言一遍最殷勤調少情多似有因不會當時翻曲意此聲腸斷為何人唐又有新水調亦商調曲也

平沙落日大荒西隴上明星高復低孤山幾處看烽火戰士連營候鼓鼙 第一

猛將關西意氣多。能騎駿馬弄琱戈。金鞍寶鉸教精神出。笛[illegible]翻水調歌。第二

王孫別上綠珠輪。不羨名公樂此身。戶外碧潭春洗馬。樓前紅燭夜迎人。第三

隴頭一段氣長秋。舉目蕭條總是愁。祗為征人多下淚。年年添作斷腸流。第四

雙帶仍分影。同心巧結香。不應須換彩。意欲媚濃妝。第五

細草河邊一鴈飛。黃龍關裏掛戎衣。為受明王恩寵甚。從事經年不復歸。入破第一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第二

昨夜遙歡出建章。今朝綴賞度昭陽。傳聲莫閉黃金屋。為報先開白玉堂。第三

日晚笳聲咽戍樓。隴雲漫漫水東流。行人萬里向西去。滿目關山空恨愁。第四

千年一遇聖明朝。願對君王舞細腰。乍可當熊任生死。誰能伴鳳上雲霄。第五

閨燭無人影。羅屏有夢魂。近來音耗絕。終日望君門。第六

堂堂　李義府。樂苑曰。角調曲也。唐高宗為[illegible]州[illegible]曰。[illegible]中。太子既廢。李綱其弦謂人曰。嗣猶未已。朝事決于中宮。諸王俱在散位。情已承。樂府有堂堂曲。再言堂堂。是唐再受命也。中宮潜[illegible]復歸于孫。則為再受命矣。近閭里人有謝堂堂嫌堂堂之謳。將見忠作。後皆知其言。按堂堂本陳後主所作。唐為法曲

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回雪影。好取洛川歸。

懶正鴛鴦被。羞褰玳瑁床。春風別有意。密處也尋香。

涼州歌　宮調曲也。開元中西涼府都督郭知運進。樂府雜錄曰。梁州曲本在正宮調中。有大遍小遍。貞元初康崑崙翻入琵琶玉宸宮調。合諸樂。即黃鐘宮調也。亦謂之新涼州。

漢家宮裏柳如絲。上苑桃花連碧池。聖壽已傳千歲酒。天文更賞百僚詩。第一

朔風吹葉鴈門秋。萬里烟塵昏戍樓。征馬長思青海北。胡笳夜聽隴山頭。第二

開篋淚沾襦。見君前日書。夜臺空寂寞。猶見紫雲車。第三

三秋陌上早霜飛。羽獵平田淺草齊。錦背蒼鷹初出按。五花驄馬餵來肥。排遍第一

鴛鴦殿裏笙歌起。翡翠樓前出舞人。喚上紫微三五夕。聖明方壽一千春。第二

大和　羽調曲也

國門卿相舊山莊。聖主移來宴綠芳。簾外輾為車馬路。花間踏出

舞人場第一

園島尚含天樂囀寒風猶帶御衣香爲報碧潭明月夜會須留賞待君王第二

庭前鵲遶相思樹井上鶯歌爭刺桐含情少婦悲春草多是良人學轉蓬第三

塞北江南共一家何須淚落怨黃沙春酒半酣千日醉邉庭一作庭前還有落梅花第四

我皇膺運太平年四海朝宗會百川自古幾多明聖王不如今帝勝堯天第五

伊州歌 商調曲也西京節度蓋嘉運所進也

秋風明月獨離居蕩子從戎十載餘征人去日慇懃囑歸鴈來時數寄書第一

彤闈曉闢萬鞍迴玉輅春遊薄晚開渭北清光搖草樹州南嘉景入樓臺第二

關道黃花戍頻年不解兵可憐閨裏月偏照漢家營第三

千里東歸客無心憶舊遊掛帆游白水高枕到青州第四

桂殿江烏對彤屏海燕重祗應多釀酒醉罷樂高鍾第五

千門今夜曉初晴萬里天河徹帝京璨璨繁星駕秋色稜稜霜氣韻鈞聲入破第一

長安二月柳依依西出流沙路漸微閼氏山上春光少相府庭邊驛使稀第二

三秋大漠冷溪山八月嚴霜變草顏卷旆風行宵渡磧銜枚電掃曉應還第三

行樂三陽早芳菲二月春閨中紅粉態陌上採花人第四

君任孤山下烟深夜徑長轅門渡綠水遊苑逸垂楊第五

陸州歌

分野中峰變陰晴衆壑殊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第一

共得烟霞遲東歸山水遊蕭蕭望林夜寂寂坐中秋第二

香氣傳空滿妝花映薄紅歌聲天仗外舞態御樓中第三

樹發花如錦鶯啼柳若絲更逢歡宴地愁見別離時排遍第一

明月照秋葉西風響夜砧彊言徒自亂往事不堪尋第二

對坐銀缸曉停留玉箸痕君門常不見無處謝前恩第三

隔月當窗滿征人出塞遊畫樓終日閉清管爲誰調第四

簇拍陸州

西去輪臺萬里餘故鄉音耗日應疎隴山鸚鵡能言語爲報閨人數寄書

石州 商調曲也又有舞石州

自從君去遠巡邊終日羅幃獨自眠看花情轉切攬鏡淚如泉一

自離君後啼多雙臉穿何時狂虜滅免得更留連

蓋羅縫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征人尚未還但願龍庭神將在不教胡馬

度陰山

音書杜絕白狼西桃李無顔黄鳥啼寒鴈春深歸去盡出門腸斷

草萋萋

雙帶子

私言切語誰人會海燕雙飛繞畫梁君學秋胡不相識妾亦無心

去採桑

崑崙子

楊子談經去淮王載酒過醉來啼鳥喚坐久落花多

祓禊曲 拾遺記曰周昭王溺於江漢二女延娟延娛與王乘舟夾擁王身同沒焉故江漢之人思之至春上巳日禊集祠間或以時鮮甘味採蘭杜包裹以沉水中或結五色紗囊盛食或用金鐵之器並沉水中言蛟龍畏五色金鐵則不侵此食也後漢書曰三月上巳官民皆絜于東流水上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漢書八月祓灞水亦斯義也宋書曰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伯諸侯因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爲盛集晋宋已後

因之至唐傳以爲曲

昨夜春條綠那知秋葉黄蟬聲猶未斷寒雁已成行

金谷園中柳春來已舞腰那看好風景獨上洛陽橋

何處堪愁思花間長樂宮君王不重客泣淚向春風

穆護砂 歷代歌辭曰穆護砂曲犯角

玉管朝朝弄清歌日日新折花當驛路寄與隴頭人

思歸樂 樂苑曰商調曲也後一曲犯角

晚日催弦管春風入綺羅杏花如有意偏落舞衫多

萬里春應盡三江雁亦稀連天漢水廣孤客未言歸

金殿樂

今夜秋砧動千門起四隣不緣樓上月應爲隴頭人

胡渭州 商調曲也

亭亭孤月照行舟寂寂長江萬里流鄉國不知何處是雲山漫漫

使人愁

楊柳千尋色桃花一苑芳風吹入簾裏唯有惹衣香

戎渾

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

破陣樂 樂苑曰商調曲也按破陣樂并舞曲唐太宗所造玄宗又作小破陣樂亦舞曲也

秋來四面足風沙塞外征人暫到家千里不辭行路遠時光早晚
到天涯

歎疆場 宮調曲也

聞道行人至妝梳對鏡臺淚痕猶尚在笑靨自然開

塞姑

昨日盧梅塞口整見諸人鎮守都護三年不歸折盡江邊楊柳

水鼓子

雕弓白羽獵初回薄夜牛羊復下來夢水河邊秋草合黒山峰外
陣雲開

婆羅門 商調曲也開元中西涼節度楊敬述進。天寶十三載改婆羅門爲霓裳羽衣

迴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
盡望鄉

長命女 羽調曲也大曆中嘗有樂工自造一曲即古曲長命西河女也増損節奏頗有新亮

雲送關西雨風傳渭北秋孤燈燃客夢寒杵擣鄉愁

醉公子

昨日春園飲今朝倒接䍦誰人扶上馬不省下樓時

一片子

柳色青山映梨香雪鳥藏綠窓桃李下閒坐歎春芳

甘州 羽調曲也

欲使傳消息空書意不任寄君明月鏡偏照故人心

濮陽女 羽調曲

雁來書不至月照獨眠房賤妾多愁思不堪秋夜長

相府蓮 古解題曰王儉爲南齊相一時所辟皆才名之士時以入儉府爲蓮花池謂如紅蓮映綠水今號[illegible]始此後訛爲想夫憐又有簇拍相府憐樂苑曰相夫[illegible]調曲也白居易詩曰玉管朱弦莫急催客聽歌送十分[illegible]長愛夫憐第二句情君重唱夕陽關王維詞曰秦川一半夕陽開是也

夜聞鄰婦泣切切有餘哀即問緣何事征人戰未迴 未一作骨

離別難 武后朝士人府寛獄妻配入掖庭善吹觱篥乃撰此曲以寄情初名大郎神蓋取良人第行也既畏人知

遂三易其名曰悲切子終號怨回鶻云

此別難重陳花深復變人來時梅覆雪去日柳含春物候催行客
歸途淑氣新剡川今已遠魂夢暗相親

山鷓鴣 羽調曲也

玉關征戍久空閨人獨愁寒露溼青苔別來蓬鬢秋

人坐青樓晚鶯語百花時愁多人自老腸斷君不知

樂世 一曰綠腰琵琶錄曰綠腰即錄要也貞元中樂工進曲德宗令錄出要者因以爲名後訛爲綠腰樂府雜錄曰綠腰軟舞曲也樂苑曰樂世羽調曲又有急樂世也

管急絲繁拍漸稠綠腰宛轉曲終頭誠知樂世聲聲樂老病人聽

未兒愁

何滿子 白居易○白序曰、開元中滄洲歌者、臨刑進此曲以贖死、竟不免、杜陽雜編曰、文宗時宮人沈阿翹爲帝舞何滿子、調詞風態率皆宛暢、則亦舞曲也、

世傳滿子是人名、臨就刑時曲始成、一曲四詞歌八疊、從頭便是斷腸聲、

清平調 李白○開元中、禁中重木芍藥、會花方繁開、帝乘照夜白、太真以步輦從、李龜年以歌擅名、帝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辭、遂命李白作清平調詞、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沈香亭北倚欄杆。

回波樂 李景伯○商調曲也、唐中宗時造、蓋出于曲水引流泛觴也、中宗世、嘗因内宴、羣臣皆歌回波樂、撰詞起舞、沈佺期罪流嶺表、恩還舊官而未復朱紱、佺期乃歌回波樂詞以見意、即以緋魚賜之、自是多求遷擢、景龍中中宗嘗宴、令各爲回波樂、衆皆爲佞詞、次至諫議大夫李景伯、乃歌此詞、後亦爲舞曲

回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讌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

大酺樂 商調曲、唐張文收造、

淚滴珠難盡、容殘玉易銷、儻隨明月去、莫道夢魂遙。

千秋樂 張祜○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玄宗降誕日、讌百僚于花萼樓、百僚請以每年八月五日爲千秋節、王公已下獻鏡及承露囊、天下咸令讌樂、著于令、千秋樂起此、

八月平時花萼樓、萬方同樂奏千秋、傾城人看長竿出、一伎初成趙解愁。

火鳳詞 李百藥○羽調曲也、又有真火鳳、貞觀中、裴神符妙解琵琶、初唯作勝蠻、火鳳、傾杯樂三曲、聲度清美、太宗愛之、

歌聲扇裏出、妝影扇中輕、未能令掩笑、何處欲彰聲、知音自不惑、得念是分明、莫見雙嚬斂、疑人含笑情、

佳人靚晚妝、清唱動蘭房、影入含風扇、聲飛照日梁、嬌嚬眉際斂。逸韻口中香、自有橫陳分、應憐秋夜長、

熱戲樂 張祜○教坊記曰、玄宗在藩邸、有散樂一部、及即位、且羈縻之、嘗于九曲閱太常樂、卿姜晦押樂以進、凡戲輒分兩朋以判優劣、人心競勇、謂之熱戲、乃詔寧王主藩邸樂以敵之、一伎戴百尺幢、鼓舞而進、太常所戴則百尺餘、比彼伎一出、則往復矣、長欲半之疾乃兼倍、太常群樂方鼓譟、上不說、後罷遣、

熱戲爭心劇火燒、銅槌暗執不相饒、上皇失喜寧王笑、百尺幢竿果動搖。

上因不說、命内養五六十人各執一物、皆鐵馬鞭骨檛之屬、匿袖中、雜立聲兒後、候聲兒嘗亂檛之、左右初怪、內奏曆至竊見袖中有物、皆奪氣而戴竿者方振捉其幢、南北不已、上顧謂内人出、其竿即當自折、果中斷、上大笑、

雨霖鈴 張祜○明皇別錄曰、帝幸蜀、南入斜谷、霖雨彌旬、于棧道雨中、聞鈴聲與山相應、帝既悼念貴妃、因採其

声為雨霖鈴曲以寄恨焉時獨樂工張徽從帝以其曲授之至德中復幸華清宮命徽奏此曲不覺流涕

雨霖鈴夜却歸秦猶是張徽一曲新長說上皇垂淚教月明南內更無人

桂華曲 白居易蘇州所作蘇之東城古吳都城也今為楳故多有桂一株生于城下惜其不得地而作曲

可憐天上桂花孤試問嫦娥更要無月宮幸有閑田地何不中央種兩株其曲音韻怨切聽輒動人故其詩云桂華詞苦意丁寧唱到嫦娥醉便醒此是世間腸斷曲莫教不得意人聽

渭城曲 王維所作也一曰陽關本送人使西安詩遂被于歌劉禹錫與歌者詩云更與殷勤唱渭城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竹枝 本出於巴渝貞元中劉禹錫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騷人九歌作竹枝新詞九章教里中兒歌之盛于貞元元和之間禹錫曰巴兒聯歌吹短笛擊鼓以赴節歌者揚袂睢舞其音協黃鍾羽末如吳聲含思宛轉

白帝城頭春草生白鹽山下蜀江清南人上來歌一曲北人莫上動鄉情

山桃紅花滿上頭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紅易衰似郎意水流無限似儂愁

江上朱樓新雨晴瀼西春水縠文生橋東橋西好楊柳人來人去唱歌行

日出三竿春霧消江頭蜀客駐蘭橈憑寄狂夫書一紙住在成都萬里橋

兩岸山花似雪開家家春酒滿銀盃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宮外踏青來

瞿塘嘈嘈十二灘此中道路古來難長恨人心不如水等閑平地起波瀾

巫峽蒼蒼烟雨時清猿啼在最高枝箇裏愁人腸自斷由來不是此聲悲

城西門前灩澦堆年年波浪不能摧懊惱人心不如石少年東去復西來

山上層層桃李花雲間烟火是人家銀釧銀釵來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畬

又二首

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還有晴一作情

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鄉歌今朝北客思歸去迴入紇那披綠羅

同前 白居易

瞿塘峽口冷烟底白帝城頭月向西唱歌竹枝聲咽處寒猿晴鳥

一聯聯

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静山空歇又聞。蠻兒巴女齊聲唱。愁殺江樓病使君

巴東船舫上巴西。波面風生雨脚齊。水蓼冷花紅簇簇。江蘺濕葉碧萋萋

江畔誰人唱竹枝。前聲斷咽後聲遲。怪來調苦緣詞苦。多是通州司馬詩

楊柳

楊柳楊柳枝。白居易洛中所製也。本事詩曰。白尚書有妓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爲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而小蠻方豐艷。乃作楊柳枝詞以託意。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帝問誰詞。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時永豐坊西南角園中有垂柳一株。柔條極茂。因命取兩枝植于禁中。居易感上知名。且好尚風雅。又作辭一章云。

一樹春風萬萬枝。嫩于金色軟于絲。永豐西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

一樹衰殘委泥土。雙枝榮耀植天庭。定知玄象今春後。柳宿光中添兩星

又八首 白居易

六么水調家家唱。白雪梅花處處吹。古歌舊曲君休聽。聽取新翻楊柳枝。

陶令門前四五樹。亞夫營裏百千條。何似東都正二月。黃金枝映洛陽橋。

依依嫋嫋復青青。勾引清風無限情。白雪花繁空撲地。綠絲條弱不勝鶯

紅板江橋青酒旗。館娃宮暖日斜時。可憐雨歇東風定。萬樹千條各自垂

蘇州楊柳任君誇。更有錢唐勝館娃。若解多情尋小小。綠楊深處是蘇家

蘇家小女舊知名。楊柳風前別有情。剝條盤作銀環樣。卷葉吹爲玉笛聲

葉含濃露如啼眼。枝嫋輕風似舞腰。小樹不禁攀折苦。乞君留取兩三條

人言柳葉似愁眉。更有愁腸似柳絲。柳絲挽斷腸牽斷。彼此應無續得期

同前二首 李商隱

暫憑尊酒送無憀。莫損愁眉與細腰。人世死前惟有別。春風爭擬惜長條

含烟惹霧每依依。萬緒千條拂落暉。爲報行人休盡折。半留相送半迎歸

浪淘沙 劉禹錫

九曲黄河萬里沙。浪淘風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銀河去。同到牽牛織女家。

洛水橋邊春日斜。碧流清淺見瓊沙。無端陌上狂風急。驚起鴛鴦出浪花。

汴水東流虎眼文。清淮曉色鴨頭春。君看渡口淘沙處。渡却人間多少人。

鸚鵡洲頭浪颭沙。青樓春望日將斜。銜泥燕子爭歸舍。獨自狂夫不憶家。

濯錦江邊兩岸花。春風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鴛鴦錦。將向中流定晚霞。

日照澄州江霧開。淘金女伴滿江隈。美人首飾侯王印。盡是沙中浪底來。

八月濤聲吼地來。頭高數丈觸山迴。須臾却入海門去。卷起沙堆似雪堆。

莫道讒言如浪深。莫言遷客似沙沉。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

流水淘沙不暫停。前波未滅后波生。令人忽憶瀟湘渚。迴唱迎神三兩聲。

紇那曲 劉禹錫

楊柳鬱青青。竹枝無限情。同郎一回顧。聽唱紇那聲。

踏曲興無窮。調同詞不同。願郎千萬壽。長作主人翁。

瀟湘神 劉禹錫

湘水流。湘水流。九疑雲物至今愁。君問二妃何處所。零陵香草露中秋。

斑竹枝。斑竹枝。淚痕點點寄相思。楚客欲聽瑤瑟怨。瀟湘深夜月明時。

金縷衣 李錡

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拜新月 李端

開簾見新月。便即下階拜。細語人不聞。北風吹裙帶。

同前 吉中孚妻張氏

拜新月。拜月出堂前。暗魄深籠桂。虛弓未引弦。拜新月。拜月妝樓上。鸞鏡未安臺。蛾眉已相向。拜新月。拜月不勝情。庭前風露清。月臨人自老。望月更長生。東家阿母亦拜月。一拜一悲聲斷絕。昔年

拜月趕各儀如今拜月雙淚垂回看衆女拜新月却憶閨中年
時

憶江南 白居易○一曰望江南樂府雜錄曰李德裕鎮浙西爲妾謝秋娘所製本名謝秋娘改爲望江南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
江南

江南憶最憶是杭州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何日更
重遊

江南憶其次憶吳宮吳酒一杯春竹葉吳娃雙舞醉芙蓉早晚復
相逢

同前 劉禹錫

春去也共惜艷陽年猶有桃花流水上無辭竹葉醉樽前惟待見
青天

春去也多謝洛城人弱柳從風疑舉袂叢蘭裛露似霑巾獨笑亦
含嚬

宮中調笑 王建○樂苑曰商調曲也戴叔倫謂之轉應詞

團扇團扇美人病來遮面玉顏憔悴三年誰復商量管弦弦管
管春草昭陽路斷

蝴蝶蝴蝶飛上金花枝葉君前對舞春風百葉桃花樹紅紅樹紅
燕語鶯啼日暮

轉應詞 戴叔倫

邊草邊草邊草盡來兵老山南山北雪晴千里萬里月明明月明
月胡笳一聲愁絕

踏歌詞 崔液

綵女迎金屋仙姬出畫堂鴛鴦裁錦袖翡翠貼花黃歌響舞分行
艷色動流光

庭際花微落樓前漢已橫金壺催夜盡羅袖舞寒輕樂笑暢歡情
未半著天明

同前 張說

花萼樓前雨露新長安城裏太平人龍銜玉樹千燈艷雞踏一作上
蓮花萬歲春

帝宮三五戲春臺行雨流風莫妒來西域燈輪千影合東華金闕
萬重開

欸乃曲 元結 其序曰大曆初結爲道州刺史以軍事詣都使還州逢春水舟行不進作欸乃曲令舟子唱之以取適於道路云欸乃音襖靄棹舡聲也

偏存名跡在人間順俗與時未安閒來謁大官兼問政扁舟却入
九疑山

湖江二月春水平滿月和風宜夜行唱橈欲過平[illegible]問姓名

千里楓林烟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停橈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

零陵郡北湘水東浯溪形勝滿湘中溪口石顛堪自逸誰能相伴作漁翁

下瀧船似入深淵上瀧船似欲升天瀧南始到九疑郡應絕高人乘興船

十二月樂辭 李賀○十三

上樓迎春新春歸暗黃著柳宮漏遲薄薄淡靄弄野姿寒綠幽泥生短絲錦牀曉臥玉肌冷露臉未開對朝暝官街柳帶不堪折早晚菖蒲勝綰結 正月

二月飲酒採桑津宜男草生蘭笑人蒲如交劍風如薰勞勞胡燕怨酣春薇帳逗煙生綠塵金翅峨髻愁莫春沓颯起舞真珠裙津頭送別唱流水酒客背寒南山死 二月

東方風來滿眼春花城柳暗愁幾人複宮深殿竹風起新翠舞襟靜如水光風轉蕙百餘里暖霧驅雲撲天地軍裝宮妓掃蛾淺提錦旗夾城暖曲水飄香去不歸梨花落盡成秋苑 一作愁 三月

曉涼暮涼樹如蓋千山濃綠生雲外依微香雨青氛氳膩葉蟠花照曲門金塘閒水搖碧漪老景沉重 一作帖 無驚飛墮紅殘蕚暗參差 四月

雕玉押簾上輕縠籠虛門井汲鉛華水扇織鴛鴦文回雪舞涼殿甘露洗空綠羅袖從徊翔香汗沾寶粟 五月

裁生羅伐湘竹帔拂疎霜簟秋玉炎炎紅鏡東方開暈如車輪上徘徊啾啾赤帝騎龍來 六月 一本無帔字

星依雲渚冷露滴盤中圓好花生木末衰蕙愁空園夜天如玉砌池葉極青錢僅厭舞衫薄稍知花簟寒曉風何拂拂北斗光闌干 七月

孀 一作宮 妾怨長夜獨客夢歸家傍簷蟲緝絲 一作織 向壁燈垂花簷外月光吐簾中樹影斜悠悠飛露姿點綴池中荷 八月

離宮散螢天似水竹黃池冷芙蓉死月綴金鋪光脈脈涼苑虛庭空澹白霜花飛飛鳳草草翠錦斕斑滿層道雞人罷唱曉瓏璁鴉啼金井下疏桐 九月

玉壺銀箭稍難傾缸花夜笑凝幽明碎霜斜舞上羅幕燭籠兩行照飛閣珠帷怨臥不成眠金鳳刺衣著體寒長眉對月鬬彎環 十月

宮城團回凜嚴光白天碎碎墮瓊芳撾鐘高飲千日酒卻天凝寒

作君壽御湯泉合如環素火井溫水在何處十一月

日脚濇光紅灑灑薄霜不掛桂枝下依稀和氣解冬嚴已就長日

辭長夜十二月

帝重光年重時七十二候回環推天官玉琯灰剩飛今歲何長來

歲逞王母移桃獻天子羲氏和氏迂龍轡閏月

樂府英華卷十終

樂府英華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顧有孝編有孝字茂倫吳江人自序稱自漢迄唐樂府有數十家而最著者郭茂倩之樂苑案郭茂倩書名樂府詩集不名樂苑名樂苑者乃梅鼎祚書左克明之樂府吳兢之樂錄案吳兢書名樂府古題要解不名樂錄郗昂之題解沈建之廣題徐獻忠之樂府各有意見因取而參定之然所分各類亦多踵茂倩舊目於體製無所考訂惟每章下略加註釋而附以評語蓋其例主於選詩與吳郭諸家用意各不同也